LA COMÉDIE HUMAINE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

# 人间喜剧



11



〔法〕巴尔扎克著

· BALZAC ·

# 人间喜剧

## 第十一卷

〔法〕巴尔扎克著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II〕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四年·北京

11

（京）新登字002号

Balzac

La Comédie humaine

VI

Bibliothèque de la Pléïade

Éditions Gallimard, 197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间喜剧 第十一卷/（法）巴尔扎克（Balzac,H.）著；多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2
（人间喜剧）
ISBN 7-02-001898-X

Ⅰ.人… Ⅱ.①巴… ②多… Ⅲ.①小说-法国-近代-选集②巴尔扎克，H.-小说-选集Ⅳ.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02225号

本卷编校人员：施康强 陆秉慧
艾 珉(责任编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74,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8.875 插页10
1994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定价26.10元



作 者 像

# 目　次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Ⅱ〕**

赛查·皮罗托盛衰记……………………………傅　雷译（3）

第一部　赛查登峰造极……………………………（3）

一　夫妇之间的一场争论……………………………（3）

二　赛查·皮罗托的出身……………………………（23）

三　苦难的萌芽……………………………（55）

四　铺张浪费……………………………（73）

五　一个真正的哲人，一个伟大的化学家……………（98）

六　两个明星……………………………（120）

七　跳舞会……………………………（152）

第二部　赛查与苦难搏斗……………………………（176）

八　几道闪电……………………………（176）

九　一声霹雳……………………………（184）

十　高级银行界……………………………（197）

十一　一个朋友……………………………（218）

十二　破产前夜……………………………（243）

十三　交出清账……………………………（258）

第三部　赛查的胜利……………………………（285）

十四　破产概况……………………………（285）

十五　最精彩的表现……………………………………………………（305）
十六　在天上……………………………………………………………（325）
纽沁根银行……………………………………………………罗　芃译（335）
卡迪央王妃的秘密　……………………………………梁　均译（421）
法西诺·卡讷……………………………………………沈怀洁译（499）
萨拉金　………………………………………………………陆秉慧译（518）
皮埃尔·格拉苏　………………………………………方　平译（561）

题解　……………………………………………………………………（596）

#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Ⅱ〕

# 赛查·皮罗托盛衰记

献给阿尔封斯·德·拉马丁先生

他的景仰者　巴尔扎克

## 第一部　赛查登峰造极

### 一　夫妇之间的一场争论

冬天夜里，圣奥诺雷街上只有一会儿安静；从戏院或跳舞会出来的车马才闹过一阵，便是赶中央菜市场的菜贩的声音。那一会儿安静，在巴黎市嚣的大交响乐中好比一个休止符，出现在清早一点左右。就在这休止期间，在旺多姆广场附近开花粉铺的赛查·皮罗托的女人，做了一个恶梦惊醒过来。她梦里变做两个人，眼看自己穿得破破烂烂的，把干瘪打皱的手抓着铺子的门钮；一个她站在店门口，另外一个她坐在账台后面的椅子上；她向自己要饭，听见自己在账台上和店门口同时讲话。她醒过来想扑到丈夫身上去，不料摸到的地方是冷的，更吓得魂不附体：她脖子发僵，动不来了；喉壁粘在一块，喊不出声音来。安放床位的暖阁，两扇小门敞开着；她坐在床上动弹不得，眼睛直勾勾的睁得很大，头发好象给人揪着，耳朵里乱

轰轰的响成一片，心又是抽搐又是乱跳，浑身发冷，同时又在出汗。

本来恐怖差不多是个病态的感觉，对身体的压力之猛，可以使器官的机能不是突然发挥到最高度，就是全部瓦解。生理学家对这个现象向来感到惊奇，他们的理论和推测都被推翻了，打乱了；其实事情很简单，只是一种精神上的触电，不过和电流的变化一样，出现的方式总是古古怪怪的难以捉摸。电流对我们的思想影响极大，将来科学家承认了这一点，我这番解释也就变得平淡无奇了。

当时皮罗托太太的难受等于受到剧烈的光的刺激，因为我们的意志不知被什么机构触动之下，会扩张开去或者集中起来，产生一些可怕的放射作用。所以这个平凡的女人会象鬼使神差一般，能够在实际上只是一刹那，而以她迅速的印象来说是极长的时间之内，比着她身心正常的一天之内生出更多的念头，唤起更多的回忆。只要听她几句荒唐矛盾，莫名其妙的话，就能知道她自言自语的时候心里多么难过。

“皮罗托没有理由不在我床上。他小牛肉吃得太多了，也许不舒服吧？不过他真要闹病，也该叫醒我呀。在这幢屋子里，在这张床上，我们两人睡了十九年，他从来没有不声不响的走开的，可怜的羔羊！只有上民团去值夜班的时候，他才睡在外边。今晚上他是不是和我一起睡的呢？怎么不是！天哪！我真糊涂！”

她向床上瞅了一眼，看见丈夫的睡帽圆滚滚的，明明是戴过的样子。

她往下又想："那么他是死了！会不会自杀的呢？干吗自杀？这两年他做了副区长就六神无主。天地良心，叫他当官儿才可怜呢！他的买卖很不错，还送了我一条披肩。也许买卖不行吧？嘿！那也瞒不了我。不过男人的心事，谁摸得透呢？女人的心还不是一样？那也没有关系。今天咱们不是做了五千法郎生意么？再说，当副区长的总不能寻死，他是精通法律的啊。那么他哪儿去了呢？"

她既不能扭动脖子，也不能伸出手去拉绳子打铃，把一个厨娘，三个伙计和一个送货的叫起来。醒是醒了，恶梦还没有散。她忘了她女儿安安静静的睡在隔壁房里，房门就在自己的床脚边。终于她叫了一声："皮罗托！"没有回音。她自以为叫了，可是没有叫出声来。

"莫非他养着什么女人么？"她马上又想："不会的，他没有这本领；而且他多么爱我。他不是告诉过罗甘太太，说从来没有对我不忠实，连念头都不曾有过么？这个人是最老实不过的。谁要配进天堂的话，准定是他。不知他在忏悔师面前有什么事好埋怨自己，还不是瞎说一阵！他虽是个保王党，也不知他为什么做保王党的，——却从来不把宗教挂在嘴上。① 可怜的好人儿早上八点偷偷摸摸去望弥撒，好象是去寻欢作乐，见不得人似的。他敬上帝就是为敬上帝。地狱跟他不生关系。怎么会养女人？他还寸步不离的钉着我，叫我腻烦呢。他爱我胜过他的眼睛，他为我连瞎掉眼睛都愿意。十九年功

---

① 保王党人一般都热心宗教。

夫，他对我说话，嗓门儿从来不比别人高。他心里第一是我，其次才是女儿。啊，赛查丽纳不是睡在那边么？……赛查丽纳！赛查丽纳！皮罗托有什么念头，一向不瞒我。他到小水手①来看我的时候，说要日子长了才能认识他；这话一点不错。这一下他不在床上！……那可怪了。”

她好容易转过头去，偷偷瞧了瞧卧房。那些别有风光的夜景只有小品画家画得出，语言是无能为力的。各种东西的影子扭来扭去非常可怕；窗帘给风吹着鼓起来，变得奇形怪状；守夜灯隐隐约约的光照着红布幔子的褶裥；挂钩上射出火焰似的反光，钩子的中心又红又亮，好比小偷的眼睛；一件袍子拖在地下，象一个人跪在那里；总之，在脑子只会感受痛苦夸大痛苦的当儿，一切可惊可怖的怪现象，无论什么话都没法描写。皮罗托太太似乎看到卧房的外间有一片强烈的光，便马上想到失火；回头看见一条红围巾，又当作一摊鲜血，念头转到强盗身上，觉得家具摆的样子是有人打过架了。她一想起银箱里的现款就心惊胆战，把她做恶梦的忽冷忽热的感觉赶走了。她光穿着衬衣，慌慌张张扑到房间当中预备去救丈夫，以为他在跟凶手搏斗。

她终于声音很凄惨的叫起来："皮罗托！皮罗托！"

她发觉丈夫就在隔壁屋里，拿着一支尺在空中量来量去。绿地棕色花的睡衣没有穿好，把两条腿冻得通红；赛查却一心想着自己的事，不觉得冷。他转过身来说道："嗯，什么事啊，

---

① 小水手是一家铺子的名字，详见下文。

康斯坦斯？"那副心不在焉的傻相叫皮罗托太太看着笑了。

她说："哎，赛查，瞧你这副滑稽样儿！干吗不告诉我一声把我丢在那里呢？我差点儿吓死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你冒着寒气在这儿干吗呢？你要重伤风了。听见没有，皮罗托？"

"听见了。我来啦，"花粉商一边回答一边回进卧房。

皮罗托太太拨开炉子里的灰，赶紧把柴火弄旺了，说道："来，来烤火吧。你打的什么鬼主意，告诉我听。我冻死了。怪我自己糊涂，只穿一件衬衫就起来了；可是我当真以为有人谋杀你呢。"

皮罗托把烛台放在壁炉架上，把睡衣裹裹紧，心不在焉的替太太找来一条法兰绒衬裙。

"喂，咪咪，穿上吧。"又自言自语的往下说："宽二十二，深一十八，正好做一间漂亮的客厅。"

"哎！哎！皮罗托，你是疯了还是做梦？"

"才不呢，太太；我在计算。"

"你要胡闹也该等到天亮啊，"她说着把衬裙曳在衬衫下面，走过去打开女儿的卧房。

"赛查丽纳睡着呢，听不见的。来，皮罗托，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咱们可以开个跳舞会。"

"开跳舞会！天晓得，你真是做梦了，朋友。"

"不是做梦，我的好宝贝。听我说，一个人有怎样的地位，就该做怎样的事。政府提拔了我，我是官方的人了。咱们应

当体会政府的精神，把它的意思发挥出来，帮政府贯彻。要求占领军撤退的交涉，① 黎塞留公爵已经办成了。德·拉比亚迪埃先生认为，代表巴黎市的大小官儿都应当在各人的范围之内庆祝领土解放。这是一种责任。咱们要表示真正的爱国精神，叫那些所谓自由党，该死的阴谋家，看了惭愧。你以为我不爱国么？我要给自由党人，给我的敌人们立个榜样，告诉他们爱王上就是爱国！”

“皮罗托，你说你有敌人吗？”

“当然啰，太太，咱们有敌人。咱们街坊上的朋友，一半就是敌人。他们说：‘皮罗托运道好；皮罗托是个光棍出身，居然当了副区长，百事顺利。’好吧，这一回又要叫他们吓一跳了。别人不知道，我先告诉你：我得了荣誉勋位骑士勋章，王上的命令昨天就下来了。”

皮罗托太太听了大为激动，说道：“噢！朋友，那么跳舞会是应当开的了。可是你得勋章是立了什么功呀？”

皮罗托不大好意思的回答：“昨天德·拉比亚迪埃先生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跟你一样想了想我有什么资格；回家的路上我可想出来了，觉得政府做事真有道理。首先，我是保王党；共和四年正月的圣罗克事件，②我受过伤；在那个年月为了尽

---

① 拿破仑战败下野之后，各国根据一八一五年的巴黎和约，在法国一部分领土上驻扎军队。路易十八的外交大臣黎塞留与各国谈判，于一八一八年十月九日成立协议，各国占领军于当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全部撤退。

② 一七九五年十月（即共和四年正月）圣罗克教堂事件，是保王党人最后一次暴动。

忠王室而拿起枪杆子来，也是不容易的吧？其次，据某些生意人的意见，我当商务裁判时期办的事，大家都满意。最后，我是副区长。王上这回派了四个受勋的名额给巴黎的市政官员。省长查了一下有资格受勋的副区长，把我列为第一名。再说，王上也该记得我的名字：因为拉贡老头的关系，王上所喜欢的那种扑粉向来由我们供应。故世的王后①——可怜在大革命中牺牲了，她用的香粉配方就是咱们独家有。区长还拚命替我撑腰呢。那有什么办法！反正我没有要求勋章，是王上自动赏的；要不接受，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对他不敬。副区长又何尝是我自己要做的？所以，太太，既然遇着胜风（顺风），——象你家皮勒罗叔叔高兴的时候说的，——我决意把屋子重新安排一下，样样要配得上咱们的门第。倘使我能当个人物，老天爷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命里要当县长就当县长。你认为做了二十年零卖的花粉生意，就算尽到国民的责任，那你是大错特错了，太太。国家要咱们缴家具税，门窗税，咱们不是一律缴上去吗？如果要咱们贡献出聪明才智，咱们也该贡献出来。难道你愿意坐一辈子账台吗？天哪，你也坐够了。我要开的跳舞会也是庆祝咱们自己的喜事。从今以后，你不用再管零碎生意。我要烧掉玫瑰皇后的招牌，把**拉贡香粉老店，赛查·皮罗托新记**字样取消，只漆上香粉铺几个描金大字。我要把账房间和收银柜搬到中二层②，再替你布置一个漂亮的办公室。铺面后间，还有现在做餐室和厨房的屋

① 指玛丽-安东奈特。

② 中二层是在底层与二楼之间的一层，比较低矮。

子，将来改做货栈。我要租下隔壁的二层楼，在墙上开一扇门，把楼梯改个方向，使两边的楼面一样高低。这样，咱们就有一套宽大的房间，摆设得漂漂亮亮的。是的，我要把你的房间家具全部换新，替你安排一间小会客室，给赛查丽纳一间精致的卧房。将来你雇一个女店员，她跟领班伙计，还有你的贴身老妈子——是的，太太，你一定要有一个贴身老妈子！——都睡在三楼。四楼做厨房，做打杂的伙计和厨娘的卧室。五层楼作为贮藏室，存放咱们的磁器，瓶罐和玻璃器具。女工都到阁楼上去做活。过路人再也看不见店堂里粘标签，做纸袋，拣瓶子，盖瓶塞等等了。那是圣德尼街的派头，放在圣奥诺雷街可不行，太俗气了！咱们的铺子要摆设得象客厅一样。你说，有头面的花粉商是不是只有咱们一家？做醋生意的，做芥末生意的，不是在民团里当团长，受到宫里的抬举么？咱们应当学他们的样，扩充营业，同时想法进上流社会。”

“皮罗托，你知道我听着你的话有什么感想？你是骑驴觅驴，多此一举了。别忘了人家派你当区长的时候我劝过你：人生在世，第一要过太平日子！我说的：‘你要出名，好比拿我的胳膊去做风车的翅膀。荣华富贵要断送你的。’那时你不听我，现在可闯祸了。要在官场中做个角儿，先得有钱；咱们有没有呢？怎么！花了六百法郎做来的招牌，你想烧掉？你的名气都是靠玫瑰皇后挣来的，你倒不要了吗？别人有野心是别人的事。把手伸进火里去总得带些火星出来，是不是？今日之下，政治是烫手的。咱们除了工场，存货和做买卖的资本

以外，不是有响铛铛的十万法郎存起来么？你想多弄些钱，尽可以用一七九三年的老办法：公债市价只有七十二法郎，还是买公债吧，一年有一万法郎利息好收，又不妨碍咱们的买卖。经过这番调度，你可以把女儿出嫁，把铺子出盘，咱们俩回本乡去。十五年功夫，你口口声声只想把希农附近的特雷索里买下来；那儿有池塘，有草场，有树林，有葡萄园，有分种田，是个挺好的小庄园，一年有三千法郎进款。咱们俩都喜欢那屋子；现在花六万法郎还能买进，而你先生倒想进官场了。别忘了咱们的身分，咱们是花粉商。十六年前，你还没发明女苏丹两用雪花膏和润肤水的时候，倘若有人告诉你，说你就要有本钱买进特雷索里了，你还不快活死么？你一心想要那块产业，老是挂在嘴上；如今能买了，你反而想把钱胡乱花掉。钱是咱们俩满头大汗挣来的，我说咱们俩，因为我一年四季坐在账台上，象一条可怜的狗守着它的窝一样。等女儿出嫁了，做了巴黎公证人的太太，我们每年在希农住八个月，把女儿的家作为在巴黎歇脚的地方，那比起把五个铜子变成两个半，把两个半变成一个都没有，不是强得多么？将来公债涨价了，给女儿每年八千法郎利息，咱们自己留着两千；出盘铺子的钱可以买进特雷索里。咱们把家具带着走，还值好大一笔钱呢。凭着这种气派住在你家乡，好朋友，咱们就跟王爷差不多；不比在巴黎当个角色起码要一百万家私。”

皮罗托说道：“哎，太太，你这些话，我早料想到了。你认为我糊涂透顶，我还不至于糊涂到不考虑周全。你听我说：亚历山大·克罗塔将来要盘进罗甘的事务所，招他做女婿对咱

们跟手套一样合适；可是十万法郎陪嫁，你想能满足他么？而且咱们要把全部现款都给女儿，才有这笔数目。当然我打算这么办的：我宁可老来吃干面包，一定要女儿象王后娘娘一样享福，就是象你说的，把她嫁给巴黎的公证人。可是要盘进罗甘的事务所，别说十万资金，便是年息八千法郎的本钱也不管用。人家以为我们的家私远不止这些；我们叫他小格藏德罗的克罗塔心里也这样想。他老子是个有钱的庄稼人，就是一毛不拔；他要不卖掉十万法郎田产，格藏德罗休想当公证人。罗甘的事务所值到四、五十万；克罗塔不先付一半现款，交易怎么能成功？所以赛查丽纳的陪嫁要有二十万才行；而我告老的时候还得体体面面的保持布尔乔亚身分，需要一万五的进款。哼！事情一明一白全摊出来了，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啊！你要有什么金山银山的话……”

“我就是有呀，我的宝贝，”他搂着老婆的腰轻轻拍着，高兴得眉飞色舞。“有笔买卖还没定局，我一向不愿意跟你谈，明儿大概能成交了。事情是这样的：罗甘劝我做一桩投机生意；因为十拿九稳，他跟拉贡，你的叔叔皮勒罗，还有两个别的主顾，都加入了。我们想在玛德莱娜教堂附近①买进一批地产。罗甘计算过了，拿三年以后上涨的行情来说，眼前的买价只有四分之一。三年以后，现有的租地契约都满了期，我们就能自由经营。一共是六个股东，各人认一个数目。我出三十万，因为我要占总数的八分之三。以后无论哪个股东要调动银钱，

① 玛德莱娜教堂是巴黎有名的大教堂之一，附近一带现在是最热闹的市中心；十九世纪初期还没完全开发。

只消把自己的股份托罗甘做押款。为了要亲自出马，看看鱼儿是怎么钓的，我跟皮勒罗和拉贡老头合认一半股份，这一半统统归我出面；还有一半的买主归罗甘负责，他托一个叫夏尔·克拉帕龙的出面。罗甘将来和我一样，另外出凭据给他的合伙人。在我们没有能支配全部地产以前，只立一份预约买卖的文契，不经过公证。不过到底立哪一种合同，还得罗甘研究；是不是能暂时不备案，注册费叫将来分块买进的人负担，还没有把握。这些事也跟你解释不完。一朝付清了地价，咱们只要抱着胳膊坐等，三年以后就有一百万家私。那时赛查丽纳二十岁，咱们再盘掉铺子，就能靠天照应，乖乖儿往上爬了。"

皮罗托太太问道："可是你的三十万法郎哪儿去张罗呢？"

"亲爱的小猫咪，你一点不懂生意经。存在罗甘那儿的十万法郎可以先付出去，再拿神庙区的工场和园子抵押四万，咱们手头还有两万有价证券；总数是一十六万。还缺十四万，我签一张票据给银行家克拉帕龙先生，托他贴现。这样，三十万法郎就凑齐啦。老话说的好：票据不到期，不欠一个钱。到期的时候，咱们拿生意上的赚头去付。万一付不出，拿我名下的地产作抵，向罗甘借，只要五厘起息。其实也用不到借：我发明了一种香精——用榛子做的科马热讷油①。利文斯通替我装了一座水压机，榛子的油经过高压，全部能挤出来。我算过，不出一年，至少能赚进十万。我正在盘算招贴怎么写，第

① 科马热讷是"生发"的意思，源出拉丁文。

一句就是打倒假头发！必定轰动一时。你啊，你就没发觉我夜里失眠！看到望加锡油①走红，我已经三个月睡不着觉了。我要打倒望加锡！”

“原来这就是你瞒着我盘算了两个月的好主意。我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自己的店门口要饭。这是什么预兆啊！不久咱们的家产要弄得精光，只剩一双眼睛淌眼泪。只要我活着，决不让你这样做，听见没有，赛查？那些事情里头必有些鬼把戏，你没看到；你太规矩太正派了，想不到别人会欺骗讹诈。干吗人家要送你一百万？你把现货都脱手了，做的生意超过了你的实力；要是你的油销不出，钱弄不到，地产变不了现款，你拿什么去付你的票据？拿你的榛子壳么？为了向上爬，你不愿意再在生意上出面，要卸下玫瑰皇后的招牌，同时你倒想印招贴，印仿单，在墙角里，在木板上，在人家盖屋子的地方，让赛查·皮罗托的大名到处出现。”

“噢！你不懂我的意思。我要用昂赛末·包比诺的名义设一家分店，在伦巴第街一带找所屋子让小昂赛末安顿下来。帮拉贡的内侄自立门户，也可以缴销我欠拉贡老夫妻的情分。包比诺将来会发财的。可怜的拉贡夫妇近来寒酸得很。”

“呦！那些人就是想你的钱。”

“那些是什么人呢，请问你？你的叔叔皮勒罗把我们当做心肝宝贝一般，每星期天都跟我们一块儿吃饭，难道他想我们的钱么？难道是咱们的老东家，好好先生拉贡么？他清白了

① 望加锡油确实存在，是英国产品。

四十年，咱们经常跟他玩着波士顿①，他想骗我们的钱么？再不然是堂堂巴黎公证人，当了十五年公职，上了五十七岁的罗甘么？如果老实人还得分等级，那么巴黎的公证人就是天字第一号的老实人。何况到紧要关头，合伙老板还会帮我忙呢！好宝贝，请问你圈套在哪儿？唉，我非点醒你不可。真的，我心里不大舒服。——你老是象猫一样多心。店里存了两个钱，就把顾客当做小偷一般的防。——要你发财，直要人家跪下来向你苦苦央求！亏你还是巴黎人出身，竟然这样没有野心！你要不老是担惊受怕，我就十全十美，就是天底下最快活的男人了！依了你，什么女苏丹雪花膏，什么润肤水，我都不会制造。不错，咱们的铺子养活了咱们，可是咱们净赚的十六万法郎，是靠那两样发明和咱们的肥皂挣来的呀。——没有我的天才（因为我做花粉生意的确有本领），咱们不过是小本经营的零售商，不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顾了年头就顾不到年尾，更轮不到做什么商界名流，竞选商务裁判了；我既当不了裁判，也当不了副区长。在那个情形之下，你知道我是怎样的人？还不是个开小铺子的，跟当年的拉贡老头一样！我这么说不是刻薄他，我看重铺子，顶呱呱的人物都是开店出身。——但是卖了四十年花粉，咱们也不过象老东家一样攒到三千法郎一年进款，照眼前的局势，物价涨起一倍，咱们只能勉强过个苦日子，跟他们没有分别。这对老夫妻叫我心里越来越难受了。我要弄清他们的底细，明儿问包比诺就知

① 波士顿，一种纸牌游戏。

道。——你看到运气来了就担心，怕今天有的明天保不住。听了你，我不会有声望，我得不到勋章，也没希望踏进政界。真的，你别摇头，咱们的生意成功了，我可以当巴黎的议员！我名叫赛查①不是白叫的，我做一样成功一样。——外边人人说我能干，想不到在家里，我最要讨她喜欢的人，我做牛做马要她幸福的人，偏偏当我傻瓜！”

有心埋怨人家的人总是说几句，停一下，开起口来象连珠炮，静默的时候又那么含蓄。皮罗托虽然用了这个手法，但口气仍表现出对老婆一片深情，叫皮罗托太太听了心中感动。可是她跟一般的女人一样，还想利用对方的感情来取胜。

她说："皮罗托，你要是爱我，就让我自得其乐的过日子吧。你我都没受过教育；咱们不会说话，不会象上流人物那样请安行礼，进官场怎么会得意呢？我吗，我只要能住在特雷索里就快活了，我向来喜欢牲口，小鸟；我养养鸡啊，管管庄稼啊，日子可以过得挺好。我劝你把铺子出盘，把赛查丽纳嫁掉，别想你那个伊摩日纳②了。咱们每年到巴黎来过冬，住在女婿家里，多么逍遥自在！政界商界出什么事都跟咱们不相干。为什么要压倒别人呢？咱们眼前的产业还嫌不够么？做了百万富翁能多吃一顿夜饭么？是不是你还想另外弄个女人？看

---

① 法文中的赛查就是拉丁文中的恺撒，古罗马有名的独裁者就叫做裘里斯·恺撒。

② 伊摩日纳是莎士比亚悲剧《辛白林》中女主人公的名字。康斯坦斯记不住"科马热讷"这个古怪词，说成发音相近的伊摩日纳。这个细节说明她没有什么学问。

看咱们的叔叔皮勒罗吧！他只有一份小小的家私，却是很知足，经常做点儿好事。他几曾想要什么漂亮家具？我料定你已经替我定了家具：我看见勃拉雄来过，他决不是来买花粉的。”

“是啊，我的美人儿，你的家具已经定下了。屋子明天就动工装修，一切归建筑师负责，他是德·拉比亚迪埃先生介绍来的。”

皮罗托太太嚷道：“哎哟，我的上帝！可怜我们吧！”

“你这是不讲理了，我的宝贝。难道你在三十七岁上，一个这样娇嫩，这样漂亮的女人，就躲到希农乡下去不成？我吗，谢谢上帝，还只有三十九岁。运道来了，给了我一个美好的前程，我就闯进去。只要谨慎小心，我在巴黎的布尔乔亚中间可以开创一个光荣的门第；过去的例子多得很，我可以叫皮罗托成为一个世家大族，象凯勒，象于勒·德马雷，象罗甘，象科香，象纪尧姆，象勒巴，象纽沁根，象萨亚，象包比诺，象玛蒂法，他们都在本区出过名，或是正在出名。你放心，这桩买卖要不象金条一般靠得住……”

“靠得住！”

“当然靠得住。我已经盘算了两个月。我装做若无其事的向市政府，建筑师，承包商，把营造的事都打听过了。替我们改装屋子的青年建筑师葛兰杜，因为没有钱加入我们的投机生意，懊恼死了。”

“将来有营造生意好做，他自然撺掇你，好敲你一笔了。”

“象罗甘，皮勒罗，克拉帕龙这些人可是哄骗得了的？这

桩赚钱的生意和女苏丹雪花膏一样稳，告诉你!”

“可是朋友，罗甘盘进事务所的钱早已付清，家业也挣起来了，干吗还要做投机生意？有时我看见他走过，心事比当部长的还要重；他低着眼睛瞧人的样子，我就不喜欢：他怕人看出他心中有事。这五年来，他脸孔变得象个老色鬼。谁告诉你，他不会拿了你们的钱溜之大吉？这是常有的事。咱们知道他的底细么？尽管他和咱们交了十五年朋友，我可不愿意为他把手伸到火里去。①啊，我想起了，他害着鼻窦炎，不跟太太同居，一定私下养着女人，被她们蛀空了；要不然他没有理由垂头丧气。我早上梳妆，从百叶窗里望出去，看见他走回家，知道他从哪儿来！我看他是另外有个家，管着两处开销。这种生活可是公证人的生活？要是收进五万，花掉六万，二十年下来，他的家业不就完了？还不是光杆儿一个，象初出世的小约翰么？但是他阔绰惯了，便老实不客气抢劫朋友：精明的慈善家总是先照顾自己的。他跟咱们的老伙计——那小流氓杜·蒂耶——很亲热，这就不是好兆。倘若他识不透杜·蒂耶，他是瞎子；倘若识透了，干吗要那样讨好他？你会说他的女人爱着杜·蒂耶吧？哼！一个男人在有关老婆的问题上不要面子，决不会作出什么好事来。再说，那些地产的业主竟那么傻，肯把值到一百法郎的东西只卖一百铜子么？你碰到一个孩子不知道一个路易值多少，你不是会告诉他么？照我看来，你们那买卖，你听了别生气，竟是一种抢劫。”

---

① 典出拉封丹寓言诗《猴子和猫》，诗中描写猫为猴子火中取栗，自己却没得到任何好处。

"天哪！女人家有时候真古怪，念头会这样七颠八倒的！罗甘不参加吧，你会说：'喂，喂，赛查，罗甘不搭股，那买卖靠不住。'罗甘加入了，应该有保障了，你又说……"

"加入的不是罗甘，是什么克拉帕龙。"

"当公证人的不能出面做投机生意啊。"

"那么他为什么要干一桩法律禁止的事呢？你向来尊重法律，你怎么说？"

"让我说下去好不好？罗甘加入了，你又说买卖靠不住。有这道理么？你又说：'他这么做是违法的。'可是必要的话，他尽可以出头露面。你还说：'他已经有钱了。'人家不是也可以这样说我么？倘若拉贡和皮勒罗来问我：'你已经象贩猪的一样赚饱了，干吗还做这笔生意？'咱们听了欢迎么？"

皮罗托太太说："生意人的地位跟公证人不同。"

赛查接口道："反正我良心很太平。卖主有不得不卖的理由；我们并没抢他们，好比你买进七十五法郎的公债，并没有抢劫抛出的人。今天我们照今天的市价买进地产；两年以后，行情不同了，跟公债一样。告诉你，康斯坦斯-巴勃-若瑟菲娜·皮勒罗，① 无论什么事，只要有一点儿不清白，我赛查·皮罗托一辈子也不会做，不管是犯法的还是违背良心的，还是犯嫌疑的。真想不到，成家立业十八年了，还被老婆疑心做人不老实！"

"得啦，得啦，赛查！别生气。跟你相处了这么些年，还识

① 皮罗托太太娘家姓皮勒罗，康斯坦斯-巴勃-若瑟菲娜是她的全名。

不透你的心么？归根结底，你是当家的。这笔产业不是你挣来的么？既然是你的，你尽管花吧。哪怕弄到山穷水尽，我们母女俩决没有半句怨言。可是你听我说：当初你发明女苏丹雪花膏和润肤水的时候，你冒的险不过五、六千法郎。现在你把全部家私都押在一副牌上，赌的又不止你一个，你有合伙老板，说不定比你精明。你要开跳舞会就开吧，要装修屋子就装修吧，花上万把法郎虽然冤枉，还不至于伤元气。至于那笔玛德莱娜的生意，我坚决反对。你是花粉商，就做花粉商，别做地皮生意。我们女人天生有股灵性，不会错的！我的话说完了，随你怎么办吧。你当过商务裁判，懂得法律；你当家当得很好，我跟你走就是了。不过咱们的财产还没安排妥当，赛查丽纳还没有称心如意的嫁出去，我总觉得提心吊胆。但愿上帝保佑，我的梦不要是个预兆才好！”

康斯坦斯表示就范了，皮罗托倒也不大好受；遇到这类情形，他就喜欢使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手段。

他道：“康斯坦斯，我话还没有说出去呢；不过说不说都是一样。”

“噢！赛查，话都说尽了，不用再提。总之，名誉比财产要紧。来，朋友，睡觉吧，咱们柴火也烧完了。你喜欢谈天，床上谈舒服得多。……噢！那个恶梦！我的天哪，看见自己变成那副情景，多可怕！……我要跟赛查丽纳去好好的念一台九日经，保佑你的地产生意成功。”

皮罗托一本正经的说道：“有老天爷帮忙自然没有害处；可是太太，榛子油也是一股力量呢！我这个发明，象我从前发

明女苏丹雪花膏一样是碰巧。上回是随便翻开一本书，这回是看到一幅版画，题目叫做《海洛与利安德》①，画着一个女人在情人头上洒香油，你想多有趣！最可靠的投机生意是利用人的虚荣心，利用人的自尊心和爱打扮的心理。这些心理是永远不会消灭的。”

“唉！是啊，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

“男人到相当年纪，头发没有了，会千方百计的想要。理发师告诉我，近来不但望加锡油畅销，凡是可以染头发的，大家认为可以长头发的药品，销路都好。自从和平以后，②男人对女人热心多了，女人可是不喜欢秃顶的，嗨，嗨，咪咪！可见这一类商品的销路跟时局有关。保护头发的药品跟面包一样好卖，尤其我的香精将来可以请科学院批准，好心的沃克兰③先生一定还会帮我一次忙。明天我要把我的主意告诉他，向他请教；他喜欢的版画也要拿去送给他，我托人在德国找了两年才找到。和他合伙做化学药品的希弗维尔说，他正在研究头发。我的发明倘若跟他的发明合得拢，男男女女都要买我的香油。我再说一遍，我这个主意就是一笔财产。天哪，我简直睡不着

---

① 据希腊神话传说，爱神阿佛洛狄忒的女祭司海洛与希腊青年利安德相爱。利安德每晚游过海峡与海洛相会。某夕风浪大作，利安德中途溺死，海洛闻讯后蹈海殉情。画家德洛尔姆在一八一四年沙龙画展上展出《海洛与利安德》和《利安德之死》，众口交誉。根据这两幅油画制作的版画流传甚广。

② 这里所说的和平，指一八一五年签订巴黎和约。

③ 沃克兰(1763—1829)实有其人，是化学家，科学院院士。他确实研究过头发，也与人合伙开过药厂。

觉了。总算运气，小包比诺长着一头世界上最好看的头发。咱们再雇一个头发拖到地下的女店员，只要不亵渎上帝不得罪人，就叫她说是多亏了我的生发油，因为那东西的确是油，一点不假。这么一来，凡是头发花白的家伙都要钉着我的油了，好比晦气星老钉着穷人一样。除此以外，亲爱的，还有跳舞会哩！我不是要吓唬人，只想见见那个小流氓杜·蒂耶，他有了几个钱耀武扬威，一到交易所可就躲着我啦。他知道有桩不光彩的事落在我手里。也许我当初对他太厚道了。太太，你说奇怪不奇怪，一个人做了好事老吃亏，当然我说的是这一世！我待他象待儿子一样，你才不知道我帮了他多大的忙呢。”

“提起他来，我身上就起鸡皮疙瘩。他要你当什么角色，你要知道了就不会把他偷三千法郎的事瞒起来了；我早猜到那桩事是怎么了结的。你如果送他上法庭，对大家倒是做了件功德。”

“他想叫我当什么角色呢？”

“别提了。今晚上你要肯听我的话，皮罗托，我就劝你不要再理睬杜·蒂耶。”

“他从前是我的伙计，他刚做生意的当口，我还替他作了两万法郎的保；现在不准他进门，人家不要奇怪么？算了吧，咱们总是为好，别的不用管了。再说，杜·蒂耶已经变好了也说不定。”

“那么咱们屋子里要弄得一塌糊涂了！”

“什么一塌糊涂？放心好了，样样会安排得有条有理，象五线谱一样。我才告诉你，楼梯要改向，我跟卖伞的凯龙办过

交涉，要租隔壁的屋子，难道你都忘了不成？我明儿要和他一同去找他的房东莫利讷，明儿我事情多得跟大臣一样……”

康斯坦斯道：“你那些主意把我搅得头昏脑涨，什么都弄不清了。再说，皮罗托，我快睡着了。”

丈夫答道：“啊，早安。因为眯眯，现在已经是早上了。啊！她睡熟了，亲爱的孩子！嘿，你要不发一笔大财，我才不叫赛查呢。”

一会儿，康斯坦斯和赛查都安安静静的打起鼾来。

我们只要把这出戏里两个主角的身世大致看一看，就知道这场不伤和气的争论给人的印象，和他们过去的历史完全一致。我们这幅速写除了描写一般零售商的生活，也要交代清楚做花粉生意的赛查·皮罗托，怎么会碰巧当上副区长，从前怎么会在民团中当队长，现在又怎么会得荣誉勋位勋章。摸透了他的性格，弄清了他发迹的原因，我们就懂得为什么生意上的风浪，精明强干的人能够战胜，临到无能的人头上就会变做不可挽回的灾难。世界上的事情永远不是绝对的，结果完全因人而异：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基督徒是一口受洗礼的池子，对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一个万丈深渊。

## 二 赛查·皮罗托的出身

希农附近有个穷苦的农民叫做雅克·皮罗托，在一位有钱的太太家里种葡萄，和她的丫头结了婚，生了三个儿子。老婆生下小儿子就死了，可怜的男人也没有再活多久。女主人对

丫头感情不错，让雅克的大儿子弗朗索瓦和她自己的孩子一同上学，又送他进神学院。弗朗索瓦·皮罗托做了神甫，在大革命中躲来躲去，和一般拒绝向政府宣誓的教士①一样到处流浪，被人当做野兽一般追捕，抓住的话至少是上断头台。我们这故事开场的时节，弗朗索瓦是图尔大教堂的副堂长。他只离开过一次图尔，去看他的弟弟赛査。巴黎的热闹把老实的教士吓坏了，躲在房里不敢出去。他把双轮马车叫做小街车，看到每样东西都大惊小怪。住了一星期，他回到图尔，打定主意从此不进京城。

种葡萄的第二个儿子冉·皮罗托当了国民自卫军，在大革命初期打了几仗，很快就升到上尉。特雷比亚一役，②麦克唐纳招募敢死队攻打一座炮台，上尉带着部队冲上去，打死了。皮罗托一家的命运就是这样到处受人压制，或者受时势播弄。

最小的孩子便是这出戏的主角。赛査在十四岁上识得字，能写能算，带着一个金路易离开本乡，步行到巴黎去找出路。图尔的一家药店老板介绍他进拉贡的花粉铺，做个打杂的小厮。那时他的全部家当不过是一双底上有铁钉的皮鞋，一条扎脚裤，几双蓝袜子，一件花背心，一件乡下人穿的上衣，三件厚厚实实的粗布衬衫和他上路用的棍子。头发虽则剪得象唱诗班里的孩子，可是身体结实，到底是都兰地区的人。他有时象他同乡人一样懒散，但成家立业的愿望把这一点给补救了。

① 法国大革命后，政府曾于一七九〇年下令，教士必须宣誓服从政府。

② 一七九九年六月，法国麦克唐纳将军与俄、意联军战于特雷比亚河畔。

他既不聪明，也没受过什么教育，却是天性正直，一丝不苟，象他的母亲。照都兰的俗语说，他母亲是个有钱难买好心肠的女人。赛查吃了东家的，每月拿六法郎工钱，睡在阁楼上，靠近厨娘的卧室搭一张破床。伙计们指点他打包，送货，扫街，扫栈房，一边教他干活，一边拿他打哈哈。按照小商店的习惯，师兄传授本领，说笑打趣也是一个重要项目。拉贡先生和拉贡太太跟他说起话来好象他是条狗。他在街上跑了一天，夜晚两只脚痛得要命，肩膀象断下来似的；可是没有一个人理会学徒的苦处。在所有的京城里，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是天经地义；赛查尝到这种冷酷的滋味，觉得巴黎的生活苦极了。他晚上一边哭一边想着都兰。那边的乡下人做起活来才悠闲呢：泥水匠慢吞吞的砌着墙，很聪明的把劳动和懒散联在一起。但他还来不及想到逃跑就睡着了，因为第二天早上还得出差，他又生来象看家的狗一样尽职。他偶尔嘀咕几句，领班伙计就嘻嘻哈哈的笑道：

"啊！小伙子，玫瑰皇后店里不是样样都玫瑰色的，云雀不是现成炸好了从天上掉下来的；先得去追，去捉，末了还得有烹调的作料。"

胖子厨娘是庇卡底人；她把好菜都自己吃了，从来不和赛查说话，除非是向他抱怨拉贡夫妻管得紧，什么都不让走漏。第一个月月终，星期天轮着这姑娘看家，不免跟赛查谈起话来。于絮尔身上一经收拾干净，在打杂的小厮眼里就很动人了。这是他一生第一个暗礁，要不是后来事情起了变化，他说不定就会这样断送了的。跟所有无依无靠的人一样，他碰到

第一个对他和颜悦色的女人就爱上了。厨娘做了赛查的保护人，和他有了私情，给伙计们毫不留情的作为嘲笑资料。过了两年，厨娘高高兴兴的丢开了赛查，另外挑上一个二十岁的同乡。他为了逃避兵役，躲在巴黎，家乡有几亩田，听凭于絮尔作主和她结了婚。

那两年，厨娘尽拣好东西给她的小赛查吃；教他从下面去看巴黎的生活，把一些秘密替他拆穿了；为了抓住赛查，她告诉他下流场所的可怕，使他听了毛骨悚然；那些地方的危险，她自己好象并不陌生。一七九二年赛查失恋的时候，两只脚已经在巴黎街上锻炼出来了，肩膀上箱子也扛惯了，他所谓巴黎人的噱头也听惯了。因此于絮尔把他扔下，他也不怎么伤心，觉得自己在感情方面的许多理想，于絮尔一桩都配不上。她又淫荡又暴躁，会撒娇会揩油，又自私又纵酒。她既伤害了皮罗托那颗纯洁的心，又没有什么美丽的远景好让他指望。天真的人总以为爱情的关系是最牢固的；可怜的孩子和一个并不投机的姑娘有了这种关系，有时感到很痛苦。等到他在感情方面恢复自由的当儿，他成熟了，年纪也到了十六岁。头脑经过于絮尔的栽培，经过伙计们说笑打诨的启发，他开始研究生意经了；别看他眼睛的神气老实，骨子里还是聪明的呢。他留心主顾，有空就打听关于商品的知识，把品种和来路记在心里。终于有一天，他对货色，价钱，暗码，比新来的同事熟悉得多；拉贡先生和拉贡太太也把他使唤惯了。

共和二年[①]全国征发壮丁，拉贡公民手下的人抽调一空，

① 共和二年，即一七九三年。

赛查·皮罗托升了二伙计，趁此机会拿到五十法郎一月的薪水，能够和拉贡夫妻同桌吃饭更是说不出的得意。玫瑰皇后的二伙计本来积着六百法郎，如今又有了一间正式的卧房，把他添置的一些蹩脚衣服放进眼红了多年的柜子里。当时的风气，年轻人都喜欢做出粗野的举动，算作时髦；这个温和朴实的乡下佬，逢着十天一次的例假，①也照他们的款式打扮起来，模样儿也不输他们了。他和布尔乔亚的雇佣关系，在别的时代原是一道高墙，这一下可被他轻轻跳了过去。那年年底，因为他诚实可靠，当了出纳。威严的拉贡女公民②管着伙计的内衣被褥；老板和老板娘都当他自己人看待了。

一七九四年九月，赛查拿一百金路易的积蓄换了革命政府的六千法郎钞票，买进行市三十法郎的公债。交易所市面大跌的前一天，他付清了款子，欢天喜地的把债券收起来。从此他就关心行市，关心大局，暗地里牵肠挂肚；那个时期正是我们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好消息坏消息都会使他心跳。玛丽-安东奈特王后用的香粉一向是拉贡供应的；两位暴君倒台了，拉贡对他们还是忠心耿耿，在大局紧张的日子把这份心意告诉了赛查。赛查一辈子就受着这些心腹话的影响。夜晚铺子关了门，盘好账，街上静悄悄的时候谈的话，把都兰人听得如醉若狂；再加上天生的倾向，他竟做了保王党。拉贡夫妇讲了许多故事，形容路易十六的德行，赞美王后的贤慧，越发挑起赛

---

① 大革命时期，政府把星期的例假改为十天一次。

② 大革命时期，男人统称为公民，女人统称为女公民，以代替先生太太的称呼。

查的热情。国王和王后就在离铺子不远的地方砍头的，这个悲惨的下场叫软心的赛查大抱不平，恨死了那个残杀无辜的政权。从做生意的角度看，他觉得限制物价的法令①和不利于买卖的政潮把商业的生路断绝了。何况革命以后，大家留提图斯②式的短发，不再用扑粉；赛查是个地道的花粉商，也就对革命大起反感。既然只有专制政体能使国家太平，只有太平能使百姓活命和赚钱，他便死心塌地拥护王室。等到拉贡先生认为他思想成熟了，就升他做领班伙计，参与玫瑰皇后的秘密。原来有些主顾是波旁王室最忠心最活跃的党羽，暗中把花粉铺作为巴黎与西方的通讯机关。赛查血气方刚，和乔治、拉比亚迪埃、蒙托朗、博旺、龙吉、芒达、佩尼埃、杜·陀尼克、封丹纳③等等接触之下，受着他们的煽动，竟参加了共和四年正月十三的事变。那是保王党联合了恐怖党，想推翻那个快要结束的国民会议的阴谋。

赛查很荣幸，居然在圣罗克教堂的石级上和拿破仑交锋，但一开场就受了伤。事变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巴拉斯手下的副官从默默无闻中冒了出来，④皮罗托亏得默默无闻而逃了性命。几个朋友把作过战的领班伙计送到玫瑰皇后店里，拉贡太太替他包扎了，把他藏在阁楼上，幸而没有人追究。皮罗托打仗的勇气不过是一时冲动。他一面养伤，一面把政治

① 一七九三年五月国民会议颁布法令，限制一部分主要粮食的最高价格。

② 提图斯（40—81），罗马皇帝。

③ 以上都是巴尔扎克笔下的保王党人物，散见于其他小说。

④ 圣罗克事变时，拿破仑在巴拉斯部下率领军队保卫国民议会，镇压保王党的叛乱。

与花粉生意这种荒唐的结合，认真思索了一番。虽然他仍是保王党，但打定主意只做一个吃花粉饭的保王党，全心全意管他的本行，再也不去冒险。

共和八年二月十八的政变，① 使拉贡夫妻对波旁王室的命运绝望了，决意脱离花粉业，去过安分守己的布尔乔亚生活，从此不问政治。他们要想收回资本，必须物色一个野心不大而诚实有余，才具不足而明理懂事的人来接手。拉贡便劝领班伙计把他的店盘下来。皮罗托却是踌躇不决。他那时二十岁，每年有一千法郎的公债利息；他的志愿是但等拿破仑在杜伊勒里宫中的地位巩固，公债也跟着稳定，他每年能有一千五利息的时候，住到希农乡下去。他私下想："老老实实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不好么？干吗去担生意上的风险？"他从来没想到能攒起那么大一笔财产，那种发财的机会也只有一个人年轻的时代才敢尝试。当时他只想在都兰娶一个家业和他差不多的老婆，把特雷索里买下来自己经营。他从懂事的时候起就看中那块小小的产业，打算扩充到一年有三千法郎进款，在那儿快快活活，无声无臭的过日子。他正要回绝东家，不料爱情使他忽然改变主意，野心也大了十倍。

赛查被于絮尔丢开以后很本分，不敢在巴黎接近女色，一则怕危险，二则工作也忙。情欲没有养料，会变做饥渴一般的需要；所以中等阶级的人脑子里只想着结婚，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办法弄到一个女人。赛查·皮罗托便是到了这一步。玫

① 共和八年二月十八，即一七九九年十一月九日，拿破仑推翻旧执政，自任首席执政，开始独裁。史称"雾月十八日政变"。

瑰皇后店里的大小事务都集中在领班伙计身上，他没有时间去寻欢作乐。在这样的生活中间，情欲的需要就变得愈加迫切。荒唐惯的伙计看了不会动心的那种漂亮姑娘，给安分的赛查遇到了，印象就深刻了。六月里有一天，他从玛丽桥走往圣路易岛，在安茹河滨道上靠近桥堍的一家铺子门口，看见站着一个姑娘。她叫做康斯坦斯·皮勒罗，在小水手铺子里当领班小姐。小水手是巴黎最早的一家时装商店。这类铺子以后开了不少，多半挂着油漆招牌和飘飘荡荡的市招；橱窗里的围巾挂成鞦韆架一般，领带叠得象纸扎的宫堡；还有许多招徕顾客的花样，售价划一的商品，①又是布幡，又是招贴，花花绿绿，光彩夺目的玩意儿做得着实巧妙，把橱窗装饰得挺有诗意。小水手卖的所谓时新货，价钱非常便宜，所以虽则开在巴黎最冷落最不时髦的地段，倒也生意兴隆，红极一时。领班小姐长得漂亮的名声也传出去了，正如后来千柱咖啡馆的老板娘和别的一些女孩子一样，引得老头儿和小伙子们在帽子店，咖啡馆，小商店窗外伸头探脑，数目比巴黎街上的石板还要多。玫瑰皇后的领班伙计住在圣罗克教堂和苏第埃街之间，平日只关心花粉，不知道有这家叫做小水手的铺子。巴黎的零售商素来不通声气。赛查一见康斯坦斯的姿色，兴奋得不得了，一鼓劲儿冲进店里买了六件衬衫，讨价还价磨了半天，把整匹的布抖开来看过，活脱是英国女人shoping② 的派头。赛查承蒙领班小姐赏脸，亲自出来招呼。她一看某些形景就知

① 售价划一的推销方法，就是现代一元商店或一角商店的起源。

② 英文：买东西。正确的拼法应为 shopping，巴尔扎克拼错了。

道（那是每个女人都看得出的），这位顾客上门主要不是为买东西，而是为了售货员。赛查把姓名住址告诉领班小姐，领班小姐只等他买好东西，并不在乎他的钦慕。可怜的伙计当初讨于絮尔喜欢，并没有费什么力，只是傻支支的象绵羊一般听人摆布；这番动了真情，他变得更傻了，一句话都说不上来。迷人的女店员笑了笑，马上对他很冷淡；可是他神魂颠倒，根本没发觉。

一连八天，赛查每天晚上去守在小水手门外，但求人家瞧他一眼，好比一条狗在厨房门口讨骨头吃。男女店员们的嘲笑，他满不在乎；遇到顾客和行人，他就恭恭敬敬闪在一边；那些人都很注意店里的动静。过了几天，他又走进他天使住的乐园，推说买手帕，其实是要告诉她一个简单明瞭的念头。

他一边付账一边说："小姐，你要用花粉，我可以供应。"

康斯坦斯·皮勒罗经常听见人家对她许愿，话说得天花乱坠，可是从来不提婚姻；因此她虽然心地的单纯跟脸蛋儿的白净不相上下，也直要赛查回来回去，奔走了六个月，证明他的爱情确是百折不回以后，才肯赏脸接受他的殷勤，但还不愿意表示态度。她这样谨慎是因为追求她的人太多了，做批发生意的酒商，有钱的咖啡馆老板，还有一些别的人，都对她很有意思。赛查发现康斯坦斯有个监护人叫做克洛德-约瑟夫·皮勒罗，在废铁河滨路上开着五金店，便走了他的门路。这种暗地刺探的勾当，说明他的确动了真情。

在巴黎，纯洁的爱情自有许多乐趣，一般做伙计的也另有一套花钱的方式，或者请吃时鲜的甜瓜，或者上韦尼阿饭店吃

一顿讲究的饭，接着再上戏院，再不然星期天坐着马车到乡下去玩儿；这些情节在我们这个简短的叙述里只好略而不谈了。

赛查虽不是美男子，也没有什么叫人不喜欢的地方。在巴黎住了相当时候，老待在黑洞洞的铺子里，乡下人的通红的皮色已经褪下去了。头发又黑又浓，胸脯结实象诺曼底的马，四肢粗大，神气忠厚老实，都给人一个好印象。皮勒罗管着侄女的终身大事，经过访查，同意了赛查的亲事。一八〇〇年五月，正当风光明媚的季节，康斯坦斯-巴勃-若瑟菲娜·皮勒罗小姐，在苏镇① 的一株菩提树下答应嫁给赛查，赛查快活得晕过去了。

皮勒罗对侄女说："孩子，你这个丈夫着实不错。他心肠好，爱面子；脾气爽直，而且象小耶稣一样安分，的确是个天字第一号的好人。"

康斯坦斯和所有的女店员一样，有时对自己的前途也做过想入非非的好梦，这一下干脆把这些念头丢开了，自愿安分守己，做个贤妻良母，按照中等阶级的一套原则做人。并且她的思想也最配当这个角色，许多巴黎姑娘所向往的那种虚荣危险的生活，对她并不合适。康斯坦斯头脑狭窄，是个标准小布尔乔亚，喜欢一边做活一边闹些小脾气；心里要的，嘴里偏说不要，把她当真了又要生气。从厨房什物到银钱出入，从要紧事儿到内衣上小得看不见的破洞，她都放心不下，忙着照管。便是喜爱一个人的时候，嘴上也老在埋怨。她只能想些最简单的主意，挺无聊的念头；她什么都要争辩，什么都要害

① 巴黎近郊的风景胜地。

怕，什么都要计算，时时刻刻想着将来。她的呆板而天真的美，动人的表情，娇嫩的气息，使皮罗托把她的缺点都忘了。何况她也有许多好处，先是那种诚实不欺的本性，做事极有条理，既有拚命干活的劲儿，也有推销商品的天赋。那时康斯坦斯十八岁，积着一万一千法郎。

赛查受着爱情鼓动，登时雄心勃勃，盘进了玫瑰皇后；在旺多姆广场附近租下一所漂亮屋子，把铺子搬过去。年纪不过二十一岁，娶了一个心爱的美人儿，做了老板，本钱已经付了四分之三，再想到从开场到现在所走过的路，他当然觉得前程远大。罗甘是拉贡家的公证人，也是皮罗托婚书的起草人，给新接手的花粉商出了个好主意，劝他不要因为有了老婆的陪嫁，就把盘进铺子的钱付清。

他说："老弟，留些本钱好好做几笔生意吧。"

皮罗托佩服这位公证人，经常向他请教，和他做了朋友。象拉贡和皮勒罗一样，他最相信公证人这一行，也就对罗甘推心置腹，不容许自己有半点儿怀疑。赛查听了他的话，拿康斯坦斯的一万一千法郎做起买卖来。那个时候，即使有人拿首席执政的家业来和他调换，不管拿破仑的家业如何煊赫，他也不会接受。皮罗托开场只雇一个厨娘，自己住在店面高头的中层楼上。家具商把简陋的房间装修得还算整齐，新婚夫妇就在那儿度他们永远没有完的蜜月。

赛查太太坐在账台上简直是个活宝。靠了美人儿的名气，铺子的营业蒸蒸日上；帝政时代的公子哥儿，谈话之间没有不提到漂亮的皮罗托太太的。舆论虽然责备赛查是保王党，却

也承认他规矩老实；街坊上有些商人妒忌他福气好，却也认为他有资格消受。因为在圣罗克的石级上中过一颗子弹，他得了勇敢的名气，人家还说他参加过秘密的政治活动。其实他血里既没有什么军人的胆气，脑子里也没有一星半点的政治观念。但就凭着这几点，本区的一般老实人推他当了国民自卫军队长；后来这个职位被拿破仑撤销了，据皮罗托说是拿破仑为了共和四年的事，怀恨在心。于是皮罗托又轻易得了一个受迫害的荣誉，引起在野党的注意，使他显得相当重要。

赛查夫妻俩的感情始终很融洽，只有一些生意上的烦恼使生活有些波动。现在我们来说一说他们婚后的遭遇。

第一年，赛查·皮罗托把花粉生意的门道关节告诉他女人听，他女人领会得特别快，一来就精通了；好象她生到世界上来是专为招揽顾客的。赛查预定要攒到十万法郎，作为一生幸福的保障；不料年终结账下来，除掉开支，直要二十年功夫才能勉强攒到这个数目，把野心勃勃的花粉商吓了一跳。他决意快一点发财，第一个念头是除了零卖之外，自己也动手制造。他不管老婆反对，在神庙区租了一块空地，一间木屋，漆上"赛查·皮罗托作坊"几个大字；从格拉斯①地方挖来一个工人，专做肥皂，香精和科隆香水，条件是赚的钱各半均分。这桩合伙买卖做了半年就结束了，亏空全落在赛查一个人头上。他可并不灰心，因为怕老婆埋怨，无论如何要得出一个结果来。事后他告诉老婆，那个时期他毫无希望，脑子里翻上翻下象油锅一般，要没有宗教观念，早已跳塞纳河了。

① 在法国南方，至今仍为香水业中心。

他作了几次试验都失败，非常苦闷。有一天回家吃饭，一路沿着环城大道闲逛。在巴黎逛马路的，除了闲汉，往往也有灰心绝望的人。地摊的箱子里摆着几本六个铜子一册的旧书；赛查忽然注意到一个满布尘土，颜色发黄的题目，叫做：《阿台格，又名驻颜术》①。这部冒充的阿拉伯著作其实是一部小说，作者是十八世纪的一个医生。赛查随手翻到的一页恰好提到香粉。他靠在路旁的树上翻下去，发见一条注解，说真皮和表皮性质不同，有些雪花膏和肥皂，效果往往跟目的相反。需要放松的皮肤用了有刺激性的雪花膏和肥皂，或者需要刺激的皮肤用了有放松作用的化妆品，效果都不会好。皮罗托觉得这些话给了他一个生财之道，就把书买下了。

可是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聪明，又去见有名的化学家沃克兰，很天真的问他，对于性质不同的表皮，有什么方法配制一种两用的化妆品。真正的学者真正了不起的地方，是暗暗做了许多伟大的工作而生前并不因此出名；但他们对头脑简单的人差不多都和颜悦色，乐于相助。所以沃克兰帮了花粉商的忙，给他一张方子去配一种能够使手皮白净的雪花膏，作为皮罗托自己的发明。皮罗托给这个化妆品起的名字叫做*女苏丹两用雪花膏*。为了求事业圆满，他又用同一张方子做了一种药水，叫做*润肤水*。他仿效*小水手*的一套招徕顾客的办法；大批的招贴、传单、广告，被社会上不大公平的称为江湖派的那些手段，在花粉业中是他第一个采用。

---

① 该书假托回教纪元一一六八年（公元1790年）在君士坦丁堡出版，作者实为法国医生勒加缪（1722—1772）。书里没有皮罗托读到的内容。

花花绿绿的招贴把女苏丹雪花膏和润肤水送进市场，送进上流社会。广告一开头就标着法兰西研究院认可几个字。

这个口号第一次应用的结果，灵验无比。不仅在法国，连全欧洲的街头巷尾都被玫瑰皇后的老板贴满了黄的、红的、蓝的招贴，写着：本号专制化妆用品发售，品种齐备，售价克己。东方这个名词在那个时代最流行，男的只想做苏丹，女的只想做女苏丹；苏丹两字的魔力不一定要聪明人才体会得到，用作化妆品的名字，便是普通人也想得出来。但群众只看成绩，认为皮罗托确是做生意的能手，尤其因为那份仿单是他自己起的稿子，字句的可笑也是走红的原因之一。在法国不管是人还是东西，有人注意就有人挖苦；失败的事根本没人理会。皮罗托的可笑不是有意做出来的，别人却以为他很聪明，懂得在恰当的时候装傻。

这仿单，我们好容易在伦巴第街包比诺制药公司里找到一份，内容很有意思，用学术的眼光看，也是一种带有证明性质的文件。我们把仿单抄在下面。

---

**女苏丹两用雪花膏与润肤水**

**赛查·皮罗托监制**

最新发明　奇妙无比

法兰西研究院认可

---

欧洲各界仕女久已认为科隆香水功效平常，必须另有高等香膏与高等香水，作为搽手搽脸之用。皮罗托先生向为花粉业之翘楚，驰誉京城，名闻国外，深知男女两性对皮肤之和顺柔软，光泽娇

**嫩**，均极重视；因特日以继夜，研究真皮与表皮的性质，发明雪花膏与润肤水各一种。一经问世，即蒙巴黎高雅人士交口称誉，赞为妙品。良以此项发明对皮肤功效卓著，不若市上一般药品纯以谋利为目的，用后反使皮肤起皱，未老先衰。皮罗托先生之出品，按照不同体质分为两类：粉红色的宜于淋巴质人士的表皮；白色的宜于多血质人士的表皮。

此项雪花膏原系阿拉伯名医专为苏丹后宫配制，故今命名为**女苏丹雪花膏**。雪花膏及根据同一配方制成之香水，均经我国化学大家**沃克兰**先生化验合格，呈请法兰西研究院认可。

**雪花膏**气味芬芳，功能消除最顽强之雀斑，遏止人人厌恶之手汗，即最难调养之皮肤亦能一变而为洁白纯净。

**润肤水**功能消除面刺，仕女用之，参加舞会即无临时受阻之虞；并能适应各人体质，使毛孔或开或闭，增加皮色之娇嫩。本品能长保青春，妙用无穷，已为世人公认，故各界妇女感激之余，称之为**美人良友**。

科隆香水纯为普通香水，毫无特殊作用。**女苏丹两用雪花膏与润肤水**则以验方配制，不特功效显著，且对皮肤机能有益无损。香味幽雅宜人，大有怡情养性，提神醒脑之功。配制简单，尤为特色。妇女用之，愈增妩媚；男性用之，尤觉风流潇洒。

日常使用**润肤水**可免除修面剃胡之刺痛，口唇不致龟裂而能常保红润；雀斑自然灭迹，皮色自然鲜艳。凡此种种，均表示人身液体①平衡，绝无偏头痛之患。妇女若以**润肤水**为经常化妆用品，可预防一切皮肤病，既不妨碍汗水蒸发，兼能养护皮肤，娇艳逾恒。

外埠顾客请函巴黎圣奥诺雷街，旺多姆广场附近，**赛查·皮罗**

---

① 欧洲旧派医学对人身之血、胆汁及各种分泌物，统称为液体。

**托先生**接洽，邮资免付。本号原为拉贡老店，故玛丽-安东奈特王后所用花粉皆由本号供应。

**雪花膏**每匣三法郎，**润肤水**每瓶六法郎。

包装**雪花膏**之纸上印有赛查·皮罗托先生亲笔签名，**润肤水瓶**上亦有暗印为记，敬请各界注意，以防假冒。

赛查不曾发觉，出品的畅销还是得力于康斯坦斯。她劝丈夫把雪花膏和润肤水整箱运出，答应国内外的花粉商，凡是论箩① 批发的都给三成回扣。这两样货色的确比同类的化妆品高明，一般外行又被他按照体质分类的说法迷惑了。法国的五百家花粉店贪图厚利，每家每年向皮罗托批进三百箩以上。按件计算固然利子很薄，销数一大，赚头就惊人了。赛查把神庙区的木屋和空地买了下来，盖了几间宽大的厂房；玫瑰皇后的店面也装修得十分华丽。两夫妻过着小康的生活，太太也不象以前那么提心吊胆了。

一八一〇年，赛查太太料到房租快要涨价，撺掇丈夫在原来的店面和中层之外，把屋子的大部分房间都租下来，自己的卧室也搬上二楼。皮罗托装修房间为太太花了一大笔钱；康斯坦斯因为家里有桩喜事，也就闭着眼睛，由他去了。原来花粉商当选了商务法庭的裁判。由于他规矩老实，一丝不苟，又靠着外边的人缘好，他得了这份荣誉，从此成为巴黎有身分的商人。为了充实知识，他清早五点起身，研究判例汇编和有关商业诉讼的书。他做人方正，热心，讲公道：这些都是处理商

① 一箩是十二打。

务纠纷最要紧的条件，所以他成了最受推崇的裁判之一。不但优点，便是他的缺点也抬高了他的声望。赛查知道自己才力不够，很愿意接受同事的意见；同事看他聚精会神的听着，心里很受用。有的人因为他专门听人说话，认为他思想深刻，看他不声不响的表示同意，觉得特别高兴；有的喜欢他谦虚随和，尽量夸奖他。诉讼的当事人又赞他心地宽厚，处处息事宁人。交给他的案子，他往往凭着天生的理性，处理得象回教祭司一样公正。他当裁判的时期又学会了一套滥调，夹着一些尽人皆知的格言和数字的计算，用四平八稳的句子不慌不忙的说出来，浅薄的人只道他能言善辩。社会上总是俗人居多，老是忙忙碌碌，没有什么远大的眼光，因此大多数人很喜欢赛查。但他大半时间都花在商务法庭上，老婆认为代价太高，硬要他把这个荣誉放弃了。

一家子庸庸碌碌在人生中走了一程之后，靠着两夫妻感情融洽，到一八一三年上进入一个兴旺的时期，好象是不怕挫折，可以永远维持下去的了。来往的朋友包括老东家拉贡夫妇、叔叔皮勒罗、公证人罗甘、拉贡太太的兄弟包比诺法官；普罗泰兹-希弗维尔公司的希弗维尔；伦巴第街上的药材商，供应玫瑰皇后货源的玛蒂法一家；他们的合伙老板，国库职员科香和他的太太；纪尧姆的后手，盘进猫打球①的布商约瑟夫·勒巴，圣德尼街上的一位能人；这个虔诚的小集团的忏悔师兼

① 这是一家布店的名称，招牌上画着一只猫拿球拍打球。见《巴尔扎克全集》第一卷：《猫打球商店》。

灵修指导洛罗神甫；还有几个别的人。

虽然皮罗托拥护王室，舆论还是对他很好。大家当他非常有钱，其实除了做生意的资本，他只存起十万法郎。他买卖做得规矩，说一不二，从来不欠账，不拿票据出去贴现，但是肯帮人家忙，只要票据可靠，他无不通融；所以他在外面名气很大。他的确赚了很多钱，但在建筑和制造上头花掉不少。家里开销每年要近二万法郎。夫妻俩都宠爱他们的独养女儿赛查丽纳，她的教育费就需要很大一笔款子。他们只想把女儿留在身边；只要能讨女儿喜欢，从来不考虑到钱。可爱的赛查丽纳不是在琴上练一支施泰贝尔特① 的朔拿大，就是唱一支浪漫曲；她文字写得很通顺，常常朗诵拉辛父子② 的作品，解释其中的妙处；也画些风景画和墨笔画。你想，这些情形叫一个可怜的乡下人出身的暴发户看着听着，该有多么得意！她是一朵还没离开枝条的花，那么美丽，纯洁；她是一个天使，父母抱着满腔热情看着她一天比一天长得妩媚；她是一个独养女儿，天真未凿，还不会轻视父亲，嘲笑他缺少教育；赛查能够把生命寄托在这样一个女儿身上，当然是乐不可支了。

赛查来到巴黎的时候识得字，能写能算，但他的教育至此为止；平时辛苦忙碌，除了花粉生意，不可能学到别的知识，得到什么别的思想。经常接触的一些人都只懂本行，完全不关

---

① 施泰贝尔特（1765—1823），德国钢琴家和作曲家。他的作品当时在欧洲很流行。

② 悲剧诗人拉辛的儿子路易·拉辛写过宗教题材的长诗，当时已没有读者。想必这些作品因其内容虔诚，故在赛查丽纳的书架上占一席之地。

心科学文学；他自己也没有时间研究高深的东西，只能做一个办实际事务的人。他自然而然接受了巴黎布尔乔亚的一套语言，见解和错误。这般人凭着一些听来的话，佩服莫里哀，伏尔泰，卢梭，买着他们的著作从来没看过；一口咬定衣柜应当说做金柜，因为女人在柜子里藏着黄金，她们的衣衫从前也差不多全是闪光的，现在人说衣柜是念别了音。他们说，波蒂埃，塔尔玛，马尔斯小姐①的家私都上千万，饮食与众不同：塔尔玛吃生肉，马尔斯小姐学一个埃及有名的女演员的样，把炸珍珠当饭菜。又说拿破仑的背心上有许多皮口袋，因为他要一大把一大把的抓烟草；凡尔赛的桔宫的大楼梯，拿破仑是骑着马奔上去的。作家和艺术家生活怪僻，结果都死在救济院里；而且他们不信上帝，万万招待不得。约瑟夫·勒巴还不胜惊骇的提到他的小姨子嫁给画家索迈尔维的故事。他们也相信天文学家把蜘蛛当粮食。他们在语言、戏剧、政治、文学、科学方面的这些突出的见解，说明布尔乔亚的脑子是怎么一个天地。要是一个诗人走过伦巴第街，香料的味道会使他想到亚洲；闻到香草，印度客店里的舞女好象就在眼前供他欣赏；看见金壳虫的光彩，他体会到婆罗门的诗歌、宗教和阶级制度；遇到生坯的象牙，他仿佛自己就骑着象，坐在纱笼里象拉合尔王一样跟后妃谈情说爱。但零售商对自己经营的货物，根本不知道来路和产地。皮罗托做着香粉生意，对化学生物学却一窍不通。他把沃克兰看作大人物，认为他是个例外。

① 波蒂埃（1774—1838），塔尔玛（1763—1826），马尔斯小姐（1779—1847），都是法国的名演员。

有一个退休的杂货商跟人家谈论茶叶怎么运来的，装着很精明的神气说道："茶叶的来路只有两条，不是由骆驼大队装来，便是由勒阿弗尔的海道运来。"皮罗托的知识就跟这个什货商差不多。

据皮罗托说，沉香和鸦片只有伦巴第街上买得到；所谓君士坦丁堡的玫瑰香水，其实和科隆香水一样是巴黎做的。那些地名全是胡扯，为讨好法国人而编出来的，因为他们讨厌本国货。法国商人必须把出品说做英国货才有销路，正如英国的药行老板必须把东西说成法国出品。可是赛查究竟不完全是傻子或脓包：诚实和好心使他的一生行事都照着一道光彩，叫人敬重。一个人只要行为高尚，不管怎样无知也会得到原谅的。赛查因为百事顺利，面上表现得信心十足。信心是权势的标记，所以巴黎人认为信心就是权势。结婚的头三年里，赛查太太认清了赛查的性格，经常为之担心。夫妻两人，女的代表怀疑、恐惧、机警、深谋远虑，老站在批评反对的方面；男的代表大胆、行动、野心，和意想不到的好运道。但这不过是表面，花粉商骨子里胆小得很，他老婆倒有耐性，有勇气。一个庸俗猥琐，没有教育，没有思想，没有知识，没有个性的人，照理决不能在世界上最不容易站稳脚跟的地方成功；可是由于他品行端方，是非分明，象真正的基督徒一样的慈悲，始终爱着他唯一占有的女人，居然被认为很有本领，又是勇敢，又有决断。群众是只看见效果的。除掉皮勒罗和法官包比诺以外，同赛查来往的都只看他的表面，没有能力加以判断。——并且，彼此经常见面的二三十个朋友，都说着同样的废话，搬

弄一套同样的滥调，个个自命为在本行中高人一等。太太们比打扮，比请客的饭菜，各人有一句瞧不起丈夫的话，此外就谈不到什么思想。——只有皮罗托太太一个人识得大体，在众人面前敬重自己的丈夫。她认为赛查虽则骨子里无用，毕竟挣了一份家私，让她也沾着光，有了身分。但她有时暗中思忖，社会究竟是怎么回事，假定所谓高明的人都跟她丈夫差不多的话。在我们国内，做老婆的多半喜欢抱怨丈夫，灭丈夫威风；所以花粉商能始终受人尊敬，一部分还得归功于他的太太。

一八一四年，正是法兰西帝国受到致命伤的那一年年初，皮罗托家里出了两件事，在别份人家根本不足为奇，但对于象赛查夫妻那样心地单纯，感情上从来没受过大波动的人，却是印象很深。他们雇了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做领班伙计，名叫费迪南·杜·蒂耶。据说是个天才，因为人家不答应他分红，刚从一家花粉铺出来，千方百计想进玫瑰皇后。玫瑰皇后两个东家的性格，能力和家庭生活，他都知道。皮罗托雇了他，给他一千法郎一年薪水，存心将来把铺子盘给他。费迪南对这个家庭的前途大有影响，必须把他介绍一下。

最初他有名无姓，只叫做费迪南。在拿破仑要家家户户出壮丁的时代，没有姓倒是个很大的便宜。但他虽是一个薄情郎逢场作戏的产物，到底也有个出生之处。以下便是有关他身世的些少材料。莱桑德利附近有个小地方叫做杜·蒂耶，一七九三年的一天夜里，一个可怜的姑娘在本堂神甫的园子里生下一个孩子，敲了敲护窗板，投河自尽了。好心的教士

收下婴儿，当做亲生的一样抚养，给他取的名字就是当天日历上圣徒的名字。[1]一八〇四年，神甫死了，留下的遗产不够让孩子继续受他已经开始的教育。费迪南便到巴黎来过着流浪生活，尽有机会不是上断头台，就是飞黄腾达；当律师，进军队，做生意，当佣人，都有可能。他不得不象费加罗[2]那样鬼混，先是做跑码头的掮客，最后在巴黎当了花粉店的伙计。那时他已经在全国各地走过一遭，把社会研究过了，打定主意非出头不可。一八一三年，他认为自己的年龄和身分需要由公家证明一下，便申请莱桑德利法院把他在教堂受洗的记录转到区政府，让他用杜·蒂耶做姓氏。法院按照处理孤儿的条例，在他出生的地方办过招认手续，批准了他的要求。

他无父无母，除了检察官没有别的监护人，[3]独自在世界上，对谁都不用负责。他把社会当作后娘看待，象土耳其人跟摩尔人一样势不两立；做事只管自己的利益，只要能发财，什么手段都行。这个诺曼底人有着可怕的才干，除了向上爬的欲望，还有大家责备（不管责备得对不对）他同乡人的那种狠毒。他当面奉承，暗里寻衅，是个最刁顽的讼棍。他大胆否认别人的权利，自己的权利可一丝一毫都不放弃。他用时间来磨敌人，顽强到底，死缠不休，叫敌人疲劳。他的主要本领就

---

① 基督教国家的日历，每天都纪念一个圣徒。这里是指圣费迪南的节日（五月三十日）。

② 费加罗是法国喜剧家博马舍（十八世纪）创造的人物，后成为聪明狡猾，机智风趣的仆役的通称。

③ 法律规定检察官是孤儿的监护人。

是老戏里的司卡班① 的那一套：花样百出，做了坏事，照样能逍遥法外，见了好东西就心痒难熬的想抢过来。总之，泰雷神甫替政府说的那句话，② 杜·蒂耶拿来应用在自己身上，预备将来有了钱再规规矩矩做人。他干起事来精神抖擞，凭着打仗一般的蛮劲，不管好事坏事，都要人家帮忙，他的理论无非是个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他瞧不起人，认为谁都可以用钱收买。既然所有的手段都使得，他自然毫无顾虑。他相信有了金钱和地位，一切罪恶就能一笔勾销。这样一个人当然迟早会成功。他的前途不是服苦役，便是当百万富翁，因此他怀着仇恨与顽强的心情，遇事当机立断；但是象克伦威尔一样不动声色，认定诚实是他的死冤家，非打倒不可。他城府很深，面上却装做玩世不恭的轻佻样儿。地位不过是一个花粉店的伙计，野心却大得没有边际。他用仇恨的目光瞪着社会，心里想："我一定要征服你！"他发誓要四十岁才结婚，后来果然说到做到。

至于外表，费迪南是个身腰俊美，个子瘦长的青年，没有一定的态度举动，能随机应变，适应各个阶层的社会。瘦小狡猾的脸，初看还讨人喜欢，接触多了，就会发觉他有些古怪的表情，说明他是个精神上有矛盾，良心不太平的人。诺曼底人

① 司卡班是从早期意大利喜剧传到法国喜剧里来的人物，莫里哀有一出喜剧专写司卡班，是一个狡猾透顶的仆人。

② 泰雷神甫(1715—1778)，路易十五的财政总监，因横征暴敛受到拿鲍纳大主教批评，说他等于在人家口袋里拿钱。泰雷回答："要不然叫我到哪儿去拿呢？"

那种软绵绵的皮肤，颜色赭红，非常刺目。眼珠上蒙着一层银色的翳，平时目光躲躲闪闪，欺侮人的时候却死盯着人，十分可怕。声音有气无力，好似话讲得太多了。薄薄的嘴唇还算细气，但尖鼻子和微微鼓起的脑门，明明显出他的血统不纯。头发的颜色象染黑的，证明他是各个不同社会的混血儿：聪明得之于一个生活放荡的贵族，卑鄙得之于一个被诱失身的乡下姑娘，知识是受了一半的教育给他的，品行不端是流浪生活养成的。

杜·蒂耶穿得挺漂亮的出去，回店很晚，常常到银行家和公证人府上参加跳舞会；皮罗托知道了非常诧异。他不喜欢这种行径；依他的思想，做伙计的应当研究店里的账册，只关心本行的事。花粉商看不惯那些胡闹的举动，用婉转的口气数说杜·蒂耶不该穿那么讲究的内衣，不该在名片上印着F·杜·蒂耶，① 那种款式，按照赛查的生意人观点，只有上流人物才配用。但费迪南投身到这个奥尔恭家里来，是存心要做答尔丢夫的。② 他追求赛查太太，想勾引她；他和东家娘一样把东家的为人看得很清楚，可是比她看的快得多。杜·蒂耶尽管十分谨慎，说话很留意，但他流露出来的人生观把小心翼翼的康斯坦斯吓坏了；她的做人之道完全跟丈夫一样，认为损

① 法国人姓氏前冠有"德"或"杜"，多半是贵族的标记，杜·蒂耶利用这一点来蒙混人家。

② 莫里哀在喜剧《伪君子》中描写一卑鄙小人叫做答尔丢夫，赚得富翁奥尔恭的信任，想骗取他的女儿，又想勾引他的妻子。现在奥尔恭的名字已成为冤大头的别称。

害人家一分一毫就是天大的罪过。虽则她应付得很巧妙，杜·蒂耶仍旧感觉到皮罗托太太瞧他不起。康斯坦斯收到过杜·蒂耶几封情书，不久又发觉这伙计对她换了一副态度，装出俨然的样子，仿佛他们之间已经有了默契。于是康斯坦斯没说明什么理由，只劝赛查把费迪南歇掉。赛查也表示同意，辞退伙计的事算是定局了。在打发他的三天之前，一个星期六晚上，皮罗托清点月底的现金，发觉少了三千法郎。他大吃一惊，还不是为了损失，而是因为铺子里的三个伙计，一个厨娘，一个杂差和几个长工都犯了嫌疑。叫他疑心哪一个好呢？皮罗托太太从来不离开账台。管出纳的包比诺是拉贡先生的内侄，只有十八岁，宿在店里，是最老实不过的青年。他账上的数目跟柜子里存的现金不符，可见是结过账以后出的事。皮罗托夫妻俩决定暂不声张，在店里私下留神。

第二天星期日，他们在家招待客人。这小圈子里的几份人家一向是轮流作东的。玩布约特①的时候，公证人罗甘在桌面上丢出几块古老的金路易，正是赛查太太几天以前从一个新婚的妇女，德·埃斯巴太太手里收进的。

花粉商笑着说："哎哟，你这是偷了教堂里的募捐箱啦。"

罗甘说这几块钱是在一位银行家府上从杜·蒂耶那儿赢来的。杜·蒂耶若无其事的当场承认了。花粉商可是面孔涨得通红。客人散了，费迪南正想去睡觉，皮罗托推说要谈生意，把他邀到店堂去，说道：

---

① 一种纸牌戏。

“杜·蒂耶，我柜子里少了三千法郎，又没有一个人可疑心。刚才那几块老洋钱对你太不利了，我不能不跟你说明。今晚咱们要找出了账上的错误才睡觉。因为一定是账目弄错了。说不定你在你薪水项下拿了钱。”

杜·蒂耶承认那些路易是他拿的。东家翻开账簿，杜·蒂耶名下并没记上借支的数目。

费迪南道：“我当时匆忙，忘了叫包比诺上账。”

“对，”皮罗托说着，看见杜·蒂耶冷冷的满不在乎，倒反怔住了。可是这诺曼底人存心到这铺子里来找生路，早已摸熟这些老实人的脾气。

两人花了大半夜功夫对账，忠厚的赛查明知这查对是多余的。趁查来查去的当口，他在抽斗侧面的板上暗中粘了三张一千法郎的钞票；然后装做疲倦之极，瞌睡了，打起鼾来。杜·蒂耶得意扬扬的把他叫醒，因为找出了错误，高兴得不得了。下一天，皮罗托当众把太太和小包比诺埋怨了一顿，对他们的粗心大意很生气。半个月以后，费迪南·杜·蒂耶进了一家证券号子，说花粉生意对他不合适，他要研究金融了。从皮罗托店里出来，杜·蒂耶提到赛查太太的口气，仿佛东家是为了吃醋而歇掉他的。

过了几个月，杜·蒂耶来看他的老东家，说有笔生意可以让他发迹，还缺两万保证金，要求老东家作保。皮罗托看他这样无耻，大出意外；杜·蒂耶眉头一皱，问皮罗托是不是不相信他。玛蒂法和其他两个正在跟皮罗托谈生意的商人，都看出花粉商心里很气，但当着他们没有发作。他想也许杜·蒂

耶已经变老实了，从前犯的事或者是被一个发急的情妇逼出来的，或者是赌输了钱想翻本；一个年纪轻轻而说不定正在忏悔的人，当众受到一个正派人责备，很可能走上犯罪和悲惨的路。皮罗托这好人儿便拿起笔来在杜·蒂耶的票据背后签了字，作了保，嘴里还说，对一个过去在店里出过力的青年，他很乐意帮这点儿小忙。皮罗托说着这些遮面子的假话，脸都红了。杜·蒂耶受不住皮罗托的目光，当下就怀恨在心，而且永远记着，象魔鬼对天使一样。在金融界做投机好比走绳索，杜·蒂耶可是把平衡棒拿得很稳，内里还空虚的时候，外表已经衣冠楚楚，俨然是个富家儿了。他一朝买进了自备小马车，就永远坐下去。上流社会的人都是一边作乐一边做买卖，把歌剧院当作交易所的分店，全是现代的杜卡莱① 派头。杜·蒂耶在这个社会里居然站住了脚。他在皮罗托家认识了罗甘太太，靠她帮忙，很快就钻进金融界大头的圈子。到那个时候，杜·蒂耶的富裕就不是徒有虚名的了。由于罗甘的介绍，他和纽沁根银号关系很好，又跟凯勒弟兄和上层银行界搭上了。谁也不知道这年轻人手里调度的大量资金从哪儿来的，大家认为他的成功是靠他的聪明和诚实。

王政复辟使赛查变成一个人物。政局动荡，他当然把那两件生活中的小事给忘了。自从他受了伤，他对保王党的政治主张早就十分冷淡，只是为了面子关系还站在保王党一边，好象始终不曾动摇过；人家也还记得他共和四年效忠王室的

① 十八世纪勒萨日所作的喜剧。主角杜卡莱是个精明的包税商，同时却被情妇敲诈。

事。正因为他自己一无所求，以上的两点使当局特别想抬举他。他连一个操练的口号都喊不上来，却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的大队长。一八一五年，始终跟皮罗托作对的拿破仑把他撤职了。“百日”① 期间，皮罗托是本区自由党人的眼中钉。商人们在政治上分派别就是从一八一五年开始的，以前他们只一致要求时世太平，好做生意。第二次复辟，政府改组市级机构，省长有心叫皮罗托做区长。花粉商听着老婆劝告，只接受了副区长的职位，免得太显露。人家看他谦虚，对他愈加重视；区长弗拉梅·德·拉比亚迪埃也和他交了朋友。远在玫瑰皇后给保王党人做通讯机关的时代，皮罗托就常常看见拉比亚迪埃到店里来；所以塞纳省省长向皮罗托征询区长人选，皮罗托便把他推荐了。从此以后，区长请客就没有忘记过皮罗托夫妇。赛查太太还时常陪着上流社会的漂亮太太在圣罗克教堂替穷人募捐。轮到市政官员受勋的时节，拉比亚迪埃热烈支持皮罗托，说他在圣罗克受过伤，对波旁家忠心耿耿，在群众中又有相当名气。政府原想大发勋章，摧毁拿破仑的事业②，借此也可收买人心，为波旁家拉拢一批艺术家，科学家和各行各业的商人。于是皮罗托就被列入受勋的名单。这个荣誉和皮罗托在区里的声望正好相配；他本来百事顺利，这一下更长了他的志气。区长一告诉他受勋的消息，花粉商

---

① 一八一五年三月二十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回巴黎，到同年六月二十二日滑铁卢战败后第二次下野为止，在法国史上称为“百日”时期。

② 荣誉勋位本是拿破仑创立的，对受勋者选择颇严。复辟王朝滥发勋章，故云“摧毁拿破仑的事业”。

更觉得刚才说给太太听的那桩买卖非做不可，以便尽早脱离花粉业，踏进巴黎高等布尔乔亚的圈子。

那时赛查四十岁。因为在工场里干活，脸上早有了皱纹，稠密的长头发略微带着银色，被帽子压成亮晶晶的一圈。前面的头发把脑门画出五个尖角。额角开朗，足见他生活朴素。浓厚的眉毛并不可怕，因为他的蓝眼睛一清如水，目光跟他老实人的额角完全一致。塌鼻梁，大蒜鼻，神气好象巴黎那种最会上当的傻瓜。嘴唇很厚，肥大的下巴长得笔直。紫堂堂的四方脸，在整个相貌和皱纹的分布上，显出乡下人那种毫无掩饰的狡猾。四肢肥大，阔背，大脚，浑身都是力气，样样都说明他是个移植到巴黎来的乡下人。出身的标记即使不是全身都有，单看他毛茸茸的大手，皮肤打皱的手指，粗大的骨节，四方的阔指甲，也就够了。他嘴角上挂着一团和气的笑容，象招待顾客一样；但他的笑容也是志得意满，心情和顺的表现。他的猜疑从来不超出做生意的范围，一离开交易所，一合上账簿，他就把机诈的心思丢开了。他认为做买卖不能不提防，正象不能不开发票一样。他那张信心十足的滑稽面孔，又得意又和气，倒也颇有特色，不完全象巴黎布尔乔亚那么平凡。要没有这种天真的，自命不凡的表情，他会显得太威严的；正因为有了可笑的地方，他才能跟众人接近。平时说话总反剪着手，自以为说了句风流的或是精彩的话，会不知不觉的踮着脚尖，把身子往上挺两下，再重重的放下脚跟，仿佛专为加强语气。争论热烈的时候，他有时突然打个转身，望后走几步，好似要找些理由，再回过头来应付人家。他从来不打断别人的话；这

个讲礼貌的作风常常使他吃亏；人家把话说完了，走了，他竟来不及开口。他做买卖是老经验，由此养成的某些习惯，有人认为是怪脾气。有什么不能兑现的票据，他都交给书办，从此不问，除非是去收回本利和赔偿的手续费；他让书办代他追讨，直到债务人破产为止。破产以后的程序，赛查从不参加，他不出席债权人会议，只保存着票据。这套办法和绝对瞧不起破产人的心理，都是向拉贡学来的。拉贡凭着做生意的经验，觉得打官司旷时废日，协议书上规定的清偿成数不但微乎其微，而且靠不住，犯不着浪费时间去来回奔走，听不老实的破产人花言巧语的搪塞。

拉贡说过："破产的倘是个规矩人，将来能够爬起来的话，一定会还你钱。倘若他一无办法，真正倒了霉，难为他有什么用？倘是个坏蛋，那就永远不会有希望。你严厉出了名，大家知道你决不通融，没法叫你让步，那么只要人家还得出，一定会还你的。"

赛查逢到约会必定准时，对方迟到十分钟，他就走，怎么也挽留不住；这个脾气逼得跟他打交道的人也不得不准时。

他的装束跟他的相貌和生活习惯很调和。他固执得很，非戴白领带不可。挂在脖子底下的四只角上有他妻子或女儿做的挑绣。斜纹布的方襟背心一直盖到他的大肚子上，因为他已经有些发胖了。蓝裤子，黑丝袜，鞋子上打的结常常松开。老是嫌太大的橄榄青常礼服，加上一顶阔边的帽子，使他模样很象一个朋友会①会员。为了星期日晚上的应酬，他换

① 朋友会是基督教新教中的一派，教士都戴阔边帽子。

一条绸的扎脚裤，一双银搭扣的鞋子，还穿上那件永不离身的方襟背心，领口略微敞开，露出胸前的百裥颈围。栗色大氅的衣襟很大，下摆很长。到一八一九年为止，他都挂着两条平行的金表链，但第二条只有正式穿扮才挂出来。

这便是赛查·皮罗托。他是个好人，可是掌管命运的主宰不曾给他足够的聪明，他既不能从全局来看政治看人生，也不能超出中等阶级的水平，样样事情只会照老规矩办理；所有的见解都是听来的，不加思考的随便应用。他没有眼光，但是天性厚道；相当俗气，但是奉教虔诚；他的心是纯洁的。这颗心中只有一股专一的爱，成为他生命的光与力；他向上爬的欲望，学到的些少知识，都是为了他对妻子和女儿的感情。

至于三十七岁的赛查太太，跟米洛岛上的维纳斯女神①太相象了，认识她的人，在德·里维埃公爵把那座美丽的雕像运到巴黎的时候，都看做是赛查太太的肖像。可是不出几个月，她就饱经忧患，白得耀眼的皮色很快染上了一层黄黄的色调，美丽的绿眼睛四周，那蓝圈很凄惨的变成了黑的，肉也陷下去了，神气象个老年的圣母。因为她虽然潦倒憔悴，还保存着温柔和天真；眼神虽然凄凉，仍旧那么清朗，叫你不能不承认她始终是个端庄稳重的美人儿。在赛查不久要开的跳舞会

① 古希腊时代留下的维纳斯女神雕像，有许多座；后人都用发现的地名或贮藏的博物馆命名。一八二〇年，法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德·里维埃公爵，向米洛岛上的乡下人购得维纳斯雕像一座，运回法国赠与国家。此雕像称为《米洛岛上的维纳斯》。

里，美丽的赛查太太还得放出最后一道光芒，引人注意。

每个人一生都有一个顶点，在那个顶点上，所有的原因都起了作用，产生效果。这是生命的中午，活跃的精力达到了平衡的境界，发出灿烂的光芒。不仅有生命的东西如此，便是城市、民族、思想、制度、商业、事业，也无一不如此；象王朝和高贵的种族一样，都经过诞生、成长、衰亡的阶段。这个盛衰的规律怎么能施诸万物，不爽毫厘的呢？在疫疠盛行的时期，连死亡也有猖獗，缓和，复发和酣睡的阶段。我们的地球本身也许只是一支历时较久的火箭。历史把世界上万物盛衰的原因揭露之下，可能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应当急流勇退，停止活动；但是雄图大略的霸主也罢，演员也罢，女人也罢，作家也罢，都不听这个忠告。

赛查不知道他已经登峰造极，反而把终点看做一个新的起点。史不绝书的灭亡倾覆的事迹，多少帝王与财阀的家世提供了那么显著的例子，赛查可不知道原因所在；而那些帝王与民族也不曾想到把原因大书特书，昭示后世。结果与原因不能保持直接关系或者比例不完全相称的时候，就要开始崩溃：这个原则支配着民族，也支配着个人。我们为什么不立一些新的金字塔，随时把这个原则提醒大家呢？其实这一类的纪念碑触目皆是：例如种种的传说和建筑物告诉我们许多过去的事，证明顽强的命运变化莫测，一举手之间就能把我们的幻想抹得干干净净，也证明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归纳起来不过是一个观念罢了。特洛亚战争和拿破仑的事迹仅仅是几首诗。但愿我这个故事能够成为歌咏布尔乔亚兴亡递嬗的诗

篇。虽然这些变化太猥琐了，没有一个诗人注意过；但变化的意义是伟大的，因为这里所牵涉的不止是一个单独的人，而是整个受苦的人群。

## 三　苦难的萌芽

赛查睡下去的时候，惟恐他女人第二天再来坚决反对，打算清早起床，把所有的事都解决掉。天才透亮，老婆还睡着，他就悄悄的起来，急忙穿好衣服下楼。打杂的正在卸下编着号码的护窗板。伙计们还没起床，皮罗托只得等着，站在店门口看打杂的拉盖做活，皮罗托对这些事也是内行呢。虽然冷一些，天气却好得很。

他看见昂赛末·包比诺下楼，就说："包比诺，去戴上帽子，换了鞋；叫赛莱斯坦下来；我跟你上杜伊勒里公园去谈谈。"

包比诺正是跟杜·蒂耶完全相反的角色，赛查身边有这么一个人也算运气，仿佛冥冥之中真有天意似的。他对这个故事关系重大，应当在这儿把他描写一番。

拉贡太太是包比诺家的小姐。她有两个兄弟。小兄弟在塞纳省初审法院当候补推事。大的一个做羊毛生意，亏了本死了，留下一个独养儿子由拉贡夫妻和没有儿女的法官负责；孩子的母亲得了产后症早已不在。拉贡太太要给内侄安排职业，便送他进花粉店，希望将来能接替皮罗托。昂赛末·包比诺身材矮小，又是拐脚。拜伦、瓦尔特·司各特、塔莱朗[①]，都

① 拜伦（1788—1824），英国浪漫派诗人。司各特（1771—1832），英国小说家。塔莱朗（1754—1838），法国外交家。

有这残疾，所以同病的人不必因此丧气。红头发的人多半皮色鲜明，长满雀斑；包比诺就有这些特点。但是他清秀的额角，夹着灰色纹缕的玛瑙眼睛，好看的嘴巴，白皙的皮肤，童贞的青年人的妩媚，因为体格有缺陷而表示的畏缩羞怯，都惹人怜爱。人总是喜欢弱者的。所以大家关心他，叫他小包比诺。出身是个奉教虔诚的家庭，虽然重道德，并不冬烘；生活俭朴，做过不少好事。孩子经过那个当法官的叔叔教养，结合着许多优点，越发显出青年人的可爱：他又本分又亲切，又羞怯又热情，对人忠心，生性朴实，脾气象绵羊一般和顺，干起活来却劲头十足；总之，凡是早期基督徒的品德，他都具备。

威风凛凛的东家大清早约伙计上杜伊勒里散步，事情太奇怪了；包比诺以为皮罗托要跟他谈成家立业的事，便忽然想起赛查丽纳来。赛查丽纳是真正的玫瑰皇后，店里的活招牌；包比诺比杜·蒂耶早两个月进店的那天，心里就爱上了她。他上楼的当儿胸口发胀，心跳得厉害，不得不在楼梯上歇了一下。一会儿，他下来了，后面跟着领班伙计赛莱斯坦。包比诺和东家两人一声不响的望杜伊勒里走去。当时他二十一岁，皮罗托就是在这个年纪上娶亲的。包比诺觉得他跟赛查丽纳的亲事也不应该有什么阻力，虽说花粉商的财产和他女儿的美貌，对于这个野心勃勃的愿望是极大的障碍。爱情的发展完全是靠希望推动的：一个人抱的希望越狂妄，越相信会成功，自己和情人距离越远，欲望越强烈。在一切平等，衣着不讲身分的时代，包比诺还会把花粉商的女儿看做高高在上，忘了自己是巴黎老布尔乔亚出身，可见他幸福得很，的确

动了真情。事实上他尽管疑疑惑惑，暗地着急，心里毕竟很快活：他不是天天和赛查丽纳一桌吃饭么？照管铺子的那股热诚和劲头，使他忘了工作的艰苦；一切都是为了赛查丽纳，他自然不觉得疲倦了。在一个二十岁的青年身上，忠诚便是培养爱情的养料。

"他将来能够做大生意，会发迹的，"赛查对拉贡太太这么说着，称赞昂赛末在作场里打包卖力，对本行的窍门领会得很快，在批发生意最赚钱的时节不怕辛苦，卷着袖子，露着胳膊，拐着腿，他一个人装的箱，敲的钉，就比别的伙计加起来还多。

公证人罗甘的首席帮办，亚历山大·克罗塔想要娶赛查丽纳的意思，他自己承认，别人也知道；他父亲又是布里地方有钱的庄稼人：这对孤儿包比诺的心愿都是很大的阻碍，但还不是最难克服的。包比诺暗中另外有些苦闷，使他和赛查丽纳距离更远。拉贡家的财产原是他的名分，此刻不但成了问题，还得他按月把微薄的薪水送去帮助他们。可是他仍旧相信自己能成功！他好几次发觉赛查丽纳望着他的眼神好象很高傲，但那双蓝眼睛明明含着期待的意味在鼓励他。所以那天走在路上，他受着希望鼓动，战战兢兢，一声不出，心里非常紧张。生命才抽芽的时候，青年人遇到类似的情形大概都这样。

好心的东家问他："包比诺，你姑妈好吗？"

"好，先生。"

"我觉得她近来愁眉不展，可是有什么不如意的事么？告

诉你，孩子，你用不着对我躲躲闪闪，我差不多是一家人，跟你姑丈认识二十五年了。当初我是穿着大钉鞋从村里出来进他铺子的。虽然我家乡的地名叫做宝库①，我的全部家私只有德·于克塞尔侯爵夫人给的一块金路易。她是我的干妈②，现在过世了，跟咱们的老主顾德·勒农库公爵夫妇是亲戚。我每个星期天都为侯爵夫人和她的家属祈祷。她的侄女德·莫尔索太太住在都兰，她的化妆品也是我供应的。她们常常介绍主顾来，比如德·旺德奈斯先生一年就照顾我们一千二百法郎。我们感激人家不单是为了良心，同时也为了实际利益，不过我指望你好，完全是为了你，没有别的意思。”

“啊！先生，允许我大胆说一句，你的脑子真灵！”

“不，不，孩子，光是这一点还不够。我不说我的脑子不如别人，但是我还做人老实呢，作风正派呢！还有，除了太太之外从来没爱过别人。德·维莱勒③先生昨天在议会里说的好：有了爱情就有前程。”

包比诺接口道：“爱情！噢！先生，难道……”

“咦，咦！在路易十五广场那一头走过来的不是罗甘老头吗？此刻才不过八点，好家伙在那儿干什么呀？”赛查自言自语的说着，把包比诺和榛子油都给忘了。

皮罗托想起了老婆的猜疑，便不进杜伊勒里公园，一径朝

① 第一章提到皮罗托一心想买下特雷索里做自己的地产。“特雷索里”意为“宝库”。

② 这里所谓“干妈”是指幼年受洗时的教母。

③ 维莱勒伯爵（1773—1854），时为内阁总理。

着公证人走过去。昂赛末远远跟着东家，不懂他为什么忽然注意起一件无关重要的事情来；但东家说到钉鞋，说到金路易和爱情等等，大有鼓励的意思，昂赛末觉得很高兴。

罗甘又高又胖，脸上长着肉刺，前面的黑头发秃得很厉害，当年也还算得上有风度的人。他有过魄力，有过朝气，从小职员一直爬到公证人。但到了这个时候，眼光尖利的人一看就知道他色欲过度，面上的肌肉扭来扭去，疲倦不堪。一个人陷入了纵欲的泥坑，脸上不管这儿那儿要没有一点污迹是办不到的：罗甘的满面皱裥和火气就谈不上什么庄严。清心寡欲的人，肌肤之间自有一种明净的光彩，表现身心康健；罗甘却相反，他的身体和肉欲苦苦挣扎之下，只叫人看到一片浑浊的血色。他的鼻子往上翘得很难看，正如湿热专从鼻孔排泄，因而成了暗疾的人一样。从前法国有位贤德的王后[①]，很天真的以为这是男性共同的不幸，因为她除了王上，从来没从近处看过别的男人。罗甘一生的苦恼主要是这个暗毛病引起的，他想用大量的西班牙鼻烟来遮盖，结果反而更坏。

大家为了顾全面子，老是用不真实的色彩描写人物，不揭露盛衰荣辱的真正的原因，其实疾病往往就是原因之一。至此为止，写小说的人恐怕太不重视生理的缺陷，没有考察它对精神的损害和对生命机能的影响。罗甘夫妇之间的秘密，倒是被赛查太太猜着了。

罗甘太太是银行家舍弗赖的可爱的独养女儿，新婚第一

---

① 可能指法国国王查理九世的王后，奥地利的伊丽莎白。

夜就对可怜的公证人起了难以克服的反感，马上想提出离婚。她有五十万陪嫁，将来还有遗产可得；罗甘好运气娶到这样一个有钱的太太，只求她不要离婚，情愿让她自由，一切后果他都忍受。于是罗甘太太在家里惟我独尊，对丈夫好比交际花对待一个痴情的老头儿。罗甘不久就觉得吃不消，跟多数的巴黎人一样在外边另外有了一个家。这笔额外的费用开头还有节制，数目不大。

先是罗甘没有花多少钱，找了一般容易满足的女工。但近三年来，他的情欲不但象五、六十岁的男人那样到了没法控制的地步，而且那女的还是当时一个了不起的尤物。她在脂粉队里绰号叫荷兰美人，后来重堕风尘，因为被人谋杀而出了名。她原是罗甘的一个主顾从布鲁日①带到巴黎来的，那人为了政局关系要回国，在一八一五年上把她送给了罗甘。公证人为他的美人儿在爱丽舍田园大道买进一所小房子，布置得十分华丽；对她百依百顺，尽量满足她奢豪的欲望。她挥霍成性，把他的产业吃光了。

罗甘见了皮罗托马上遮盖掉的满面愁容，跟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有关，其中就有杜·蒂耶很快会挣起一份家私来的秘密。在皮罗托家星期日的集会上，杜·蒂耶一看出罗甘夫妇之间的关系，立刻把他进花粉店的计划改变了。他原来的目的还不在于勾引赛查太太，而尤其希望在勾引不到的时候，人家会向他提赛查丽纳的亲事作为补偿。杜·蒂耶只道赛查

---

① 布鲁日，比利时一城市。

有钱，后来发觉他并不，所以放弃娶赛查丽纳的念头并不困难。他对公证人作了一番刺探工作，把他拍上了，见到了荷兰美人，研究她和罗甘的交情究竟如何。结果他知道只要罗甘克扣她奢侈的享受，她就恐吓罗甘要跟他脱离。荷兰美人本是那种荒唐透顶的女子，从来不问钱从哪儿来和怎么来的；哪怕是逆子杀了父亲弄来的钱，她也会拿去寻欢作乐。她今天不想到明天。她的所谓将来不过是下午之于上午；至于月底，虽有许多账要付，也觉得遥遥无期，仿佛永远不会来的。杜·蒂耶在社会上遇到这第一块跳板，高兴极了，先劝荷兰美人把爱罗甘的代价从每年五万减到三万。这种帮忙，痴情的老年人都不大会忘记的。

有一天，两人醉醺醺的吃过宵夜，罗甘把自己的经济危机告诉了杜·蒂耶。他的不动产给太太做了法定抵押品①，为着情妇，只得挪用主顾的存款，数目已经超过事务所价值的一半。等到余下的本钱也吃完了，不幸的罗甘预备用手枪自杀，利用大家的哀怜减轻一些倒账引起的公愤。杜·蒂耶听着，看到有笔又快又稳的横财在他沉醉的脑子里闪出光来，便安慰了罗甘，并且为报答他的信任起见，劝罗甘把手枪朝天放。

他说："既然是冒险，你这等角色做事就不该象傻瓜一样，闭着眼睛瞎撞，应当大着胆子干。"

他劝罗甘马上拿出一大笔现款，交给他狠狠的去博一下，

① 夫妇结婚时在婚书上订明以丈夫的不动产若干作为经管妻子财产的担保，称为"法定抵押品"。

或者做交易所，或者在当时许许多多的投机事业中挑一样。赚钱的话，两人合办一家银行，拿客户的存款去做生意，得了好处给罗甘拿去寻欢作乐。万一运道不好，罗甘也不必自寻短见，尽可躲到外国去，因为他的好朋友杜·蒂耶哪怕只剩一个铜子，还是对他忠心的。对一个淹在水里的人，这计划好比一根现成的救命索；罗甘可没看出花粉店伙计正在把救命索套他的脖子。

杜·蒂耶利用罗甘的秘密，把妻子，情妇，丈夫三个人一齐抓在手里。罗甘太太听到有意想不到的危险，马上接受了杜·蒂耶的殷勤。杜·蒂耶觉得自己的前途有了把握，也就离开皮罗托的花粉铺。他又毫不费事的说服荷兰美人拿出一笔钱来碰碰运气，免得将来遭到不幸，再去当妓女。罗甘太太把事情料理一下，赶紧凑起一笔小资本交给一个受她丈夫信托的男人；因为公证人已经先拿出十万法郎交给他的同党。杜·蒂耶在罗甘太太身边的地位，正好使美人儿对他的关心转变为感情，而杜·蒂耶也自有本领挑起她狂热的爱情。三位不出面的股东当然送他一份干股，但他还不满足，胆敢在交易所里假作亏本，串通了一个对手，事后把亏蚀的钱还给他；因为他替三个老板做投机，同时自己也做。等他挣到五万法郎，他就知道稳发大财了。他凭他特别锐利的眼光，把当时国内各个阶段的局势看得很准：对外作战期间，他看跌；波旁王室回来了，他看涨。路易十八复辟以后两个月，罗甘太太有了二十万法郎，杜·蒂耶有了三十万。公证人的收支也平衡了，觉得这青年简直是个天使。荷兰美人却是有多少花多少，原来

她身上长着一个毒瘤，名叫马克西姆·德·特拉伊，当过拿破仑的侍从。杜·蒂耶和那婆娘订合同的时候，发见她真姓名叫做莎拉·高布赛克，和他常常听到的一个放高利贷的，公子哥儿们的救命恩人同姓，觉得很奇怪。他就去找那个放债的老头儿，看看莎拉·高布赛克对这个高布赛克有多少影响。放高利贷的巨头对外甥孙女毫无情分；但杜·蒂耶自称为莎拉的银钱经理，手头有资金要存放，居然使高布赛克对他另眼相看。诺曼底人的性格和放印子钱的性格十分相投。高布赛克当时正在物色一个能干的年轻人，代他到国外去监督一笔小生意。

有一位平政院①的评事，先没料到波旁王室复辟，临时想出一个讨好宫廷的主意，打算上德国去收买王室在流亡期间签的借票。他的目的完全在政治方面，愿意把盈利②让给替他垫款的人。高布赛克只愿意在借据陆续收回的时候陆续放款；另外还得派一个精明的代表去审查债权。放高利贷的是对谁都不相信的，非要有担保不可。跟这种人打交道完全要看当时的形势：用不着你的时候，他们冷若冰霜；用得着的时候倒也眉开眼笑，阔气得很。在圣德尼和圣马丁两条街上放债的韦布律斯特和羊腿子，在鱼贩子大街放债的帕尔马，差不多经常跟高布赛克有来往；杜·蒂耶知道这些人在巴黎市场上潜势力很大。他为了想做高布赛克的代表，愿意提供一笔保证

① 平政院是专门受理各方对政府机关的诉讼的。

② 第三者用低价收买别人的借票，再向原债务人追偿；虽追偿所得不可能与票面金额相等，但与收进价已有差额，故收买的人仍有盈利。

金，但是要有利息，还得让他在那桩银钱生意上投资；这样一来，他以后就有靠山了。“百日”时期，他陪着克莱芒-沙尔丹·德·吕卜克斯上德国旅行了一趟，到二次复辟才回来；结果是为将来播的发财种子比他眼前发的财更多。巴黎最精明的投机家的秘诀，都被他摸熟了。他的使命原是去监督德·吕卜克斯，临了却和吕卜克斯交了朋友。这个高明的骗子把政治上的一些关节和实例赤裸裸的向杜·蒂耶揭穿了。杜·蒂耶生来聪明，听了一言半语就懂，旅行完毕，他的教育也受完全了。

回到巴黎，他发觉罗甘太太对他没有变心。可怜的公证人等着杜·蒂耶的心情和他太太同样急切。荷兰美人又把他蛀空了。杜·蒂耶盘问荷兰美人，没有一笔开支合得上她花费的数目，这才发觉莎拉·高布赛克对马克西姆·德·特拉伊的痴情，那是她一向紧瞒着的秘密。德·特拉伊荒唐下流的生活一开场，就说明他是无论哪个政府都少不了的政治流氓。他嗜赌若命，永远需要钱。杜·蒂耶发觉了这一点，方始明白为什么高布赛克对他的外甥孙女这么冷淡。事情到了这一步，银行家杜·蒂耶，因为他已经成为银行家了，便极力劝罗甘预备后路，招揽一般有钱的主顾做一桩买卖，让他能大大的捞一笔，假使投机再失败而非破产不可的话。交易所行市的涨落当然只会对杜·蒂耶和罗甘太太有利；公证人经过这些交易所的风波，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田地。于是他的临终苦难被他的好朋友利用上了。玛德莱娜教堂近边的地产生意就是杜·蒂耶想出来的。不用说，皮罗托暂时存在罗甘那儿

的十万法郎，早已到了杜·蒂耶手里；而杜·蒂耶为了断送花粉商，还指点罗甘说，欺骗亲近的朋友，可以少冒一些危险。

他道："朋友即使恼火，总还留个余地。"

今日之下，很少人知道玛德莱娜四周的地当初多么便宜；但买进的时候也要高于市价，才有业主肯脱手。杜·蒂耶只打算坐收渔利，不愿担远期投机的风险。换句话说，他的计划是先毁掉这笔生意，当作死尸一般接收过来，再把它弄活。高布赛克，帕尔马，韦布律斯特和羊腿子那帮人，遇到这一类的事都会互相支援；但杜·蒂耶跟他们不够亲密，不便去央求他们；并且他也不愿意出面，只想在暗里指挥，免得吞进赃物的时候觉得难为情。因此他需要有个傀儡，生意场中所谓的稻草人。据他看，最好是叫那个在交易所里替他冒充对手的家伙做替死鬼；他便代行上帝的职权，凭空造出一个人来。——那是一个掮客出身的穷光蛋，一无所有的汉子，唯一的本领是对什么问题都能空空洞洞地说一套废话；但是他懂得角色的性质，上台表演决不会出乱子；他也极讲义气，就是说能够保守秘密，为了后台老板的利益，便是弄到身败名裂也愿意。杜·蒂耶把他装扮成一个创办和经营大企业的银行家，克拉帕龙银号的老板。倘若杜·蒂耶办的事业宣告破产，夏尔·克拉帕龙就得给犹太人和法利赛人摆布，克拉帕龙自己也知道。但他当初遇到老伙计杜·蒂耶的时候，身边只有四十个铜子，愁眉苦脸地在大街上闲荡；这样一个穷光蛋在每桩生意中到手一点小小的好处，就象得了金山银山一般。他对杜·蒂耶的友谊和忠心，加上盲目的感激，自己又生活腐化，需要用钱，

使他惟命是听，什么事都愿意干。克拉帕龙出卖了自己的名誉，看到人家倒也郑重其事，不随便拿他的名誉去冒险，也就死心塌地的跟着老伙计，象狗对它的主人一样。的确，克拉帕龙是条奇丑无比的哈叭狗，但随时肯赴汤蹈火，替人拼命。在眼前这桩地产买卖里，他代表一半的买主，赛查·皮罗托代表另外一半。克拉帕龙收下皮罗托的票据，由杜·蒂耶托一个放高利贷的出面做贴现；惟有这样，等罗甘卷走皮罗托的资金以后，才能把皮罗托逼上破产的路。将来的破产管理人会按照杜·蒂耶的意思行事。杜·蒂耶既拿了花粉商的钱，又是花粉商的不出面的债主，可以叫人把皮罗托方面的共有地产拍卖，他只要出一半价钱就能买进，买价就用罗甘的资金和皮罗托偿还债权人的成数抵充。罗甘在这件事情中通同作弊，只道在花粉商和他合伙老板的贵重的遗物里头可以分到一大笔，没想到支配他的人会把肥肉一口独吞。罗甘既没法向任何法院告杜·蒂耶的状，只能躲在瑞士乡下，心满意足地啃着杜·蒂耶按月扔给他的骨头，搅一些廉价的女人。

这个恶毒的计划是客观形势促成的，不是什么虚构情节的悲剧作家编出来的。单是恨而没有报复的心，等于一颗谷子落在花岗石上。但杜·蒂耶要拿赛查出气是极自然的心理，否则代表黑暗的魔鬼也不会跟代表光明的天使斗争了。巴黎只有一个人知道杜·蒂耶偷过钱，杜·蒂耶要谋杀这个人固然有许多不便，却尽可把他推入泥坑，把他毁掉，使他不可能再出来作证。报复的种子在杜·蒂耶心中长着芽，长时期不得开花；因为在巴黎，便是心里有深仇宿恨的人也不能预订计

划；日子过得太快，太忙，出乎意料的事也太多。但这些动荡不已的人事虽不允许你预谋，却很可以给潜伏在你心中的思想利用，只要你相当精明，能够抓住变化多端的机会。罗甘向杜·蒂耶吐露心腹的时候，杜·蒂耶还在当伙计，已经隐隐约约看到毁灭赛查的机会，而他果然看得不错。公证人因为快要跟他的心肝宝贝分手了，便捧着破杯子里剩下的迷魂汤，拼命想多喝几口，每天都上爱丽舍田园大道过夜，到第二天清早才回家。可见赛查太太不是瞎疑心。等到一个人象罗甘那样决心接受杜·蒂耶派给他的角色，他自然会有名角儿做戏的本领，眼睛象野猫一般的尖，象巫师一般深沉，能催眠那个受他愚弄的人。皮罗托没看见公证人之前，公证人早看到了皮罗托，皮罗托朝他一望，他就远远的伸出手来。

他神态自若的说道："我才替一个大人物立了遗嘱，他活不了几天了。人家当我乡下医生看待，派车子把我接了去，却让我走回家。"

这几句话把花粉商脸上一层淡淡的疑云抹掉了。罗甘早就看出他的面色，所以决不先开口谈地产生意；他要把皮罗托一举成擒的攻下来。

皮罗托道："立了遗嘱，又立婚书：这就叫做人生。说起婚书，咱们什么时候把玛德莱娜娶过来呢，嗯，嗯，罗甘老头？"他拍拍公证人的肚子补上这两句。

男人见了面，最规矩的布尔乔亚偏喜欢说些风流话儿取乐。

公证人声色不动的回答："要不是今天，事情就吹啦。我们

怕消息张扬出去；我两个最有钱的主顾紧钉着我，要求加入。所以事情马上要定局了。一过中午，我就立文书；你想加入的话，要赶在下午一点以前。再见了，昨天晚上格藏德罗替我拟了合同，我正要去过过目。”

“好吧，一言为定，我加入了，”皮罗托追上去抓着公证人的手拍了几下。“我给女儿作陪嫁的十万法郎，你先收下罢。”

“行，”罗甘一边走开一边回答。

皮罗托回头向小包比诺走去，只觉得肚子里一阵奇热，横隔膜乱抽，耳朵乱响。

伙计看见东家脸色发白，问道：“先生，你怎么啦？”

“啊！孩子，我刚才一句话做了一笔大生意。遇到这种情形，谁也免不了心中激动。再说，那跟你也有关系。所以我带你到这儿来痛快谈一谈，不让别人听见。你姑母手头很紧，她的钱是怎么亏掉的？你讲给我听。”

“先生，我姑丈和姑母的资金存在纽沁根那儿，硬被他结成了伏钦煤矿的股票，还没派过利息。在他们这个年纪，单靠希望过活是不容易的。”

“那么他们日子怎么过的？”

“承他们瞧得起，收了我的薪水。”

“好，好，昂赛末，”花粉商说着，冒出一颗眼泪在眼眶里打滚，“你真不枉我一片诚心的关切。你在店里尽心出力，我就要重重的酬劳你了。”

花粉商说着这几句，不但包比诺觉得他伟大，他自己也觉得伟大；那种庸俗，天真，浮夸的口吻正是他自命为了不得的

表现。

“怎么！难道你猜到我爱……”

“爱谁？”花粉商问。

“赛查丽纳小姐。”

皮罗托嚷道：“啊！小家伙，你好大胆子！这话千万别说出去。我不跟你计较，好在你从明儿起就不住在店里了。我不怪你。嘿，嘿！换了我，也会爱她的。她长得多漂亮啊！”

“啊！先生！”伙计出了一身大汗，连衬衫都湿了。

“孩子，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让赛查丽纳自己作主；她妈妈还有她妈妈的打算。你该仔细想想，擦擦眼睛，收起心来，从此别提。你是初审法院推事包比诺先生的侄儿，拉贡家的内侄，有你这样的女婿，我不会觉得丢脸的。你爱怎么打天下都可以，谁也管不了；不过因为呀，然而呀，如果呀，条件多得很。咱们要谈生意，你怎么七颠八倒说这种鬼话呢？喂，在这张椅子上坐下来，丢开爱情，管你的本行。”他把眼睛瞪着伙计，问：“包比诺，你有种没有？可有胆子跟一个比你高强的对手较量，敢跟他拼一拼么？”

“我敢，先生。”

“敢打个长期的危险的仗么？”

“为了什么事呢？”

“为了要打倒望加锡油！”皮罗托说着，站起身来，俨然是个普卢塔克① 笔下的英雄。“咱们不能糊里糊涂的骗自己，敌

① 普卢塔克，公元一至二世纪时的希腊作家，所著《希腊罗马名人传》为古代经典著作之一。

人好厉害呢，他站得很稳，声势浩大。望加锡这块牌子做得劲头十足。他们心思也巧，小方瓶儿的式样别致得很。咱们的瓶子，我原先计划用三角形的；细细想来，还是用细长的小玻璃瓶，外面裹一层芦草，叫人看了莫名其妙。凡是古怪的东西，用户都喜欢。”

包比诺道：“这样做很花钱。咱们每一项成本都要精打细算，才能提高零售商的回佣。”

“对，孩子，这是真正的生意眼。你多费点儿心吧，望加锡油会抵抗的！它外表很漂亮，名字又好听，自称为进口货。咱们的货色吃亏的是出在本国。你说，包比诺，你问问自己可有力量打倒望加锡？第一，外洋的销路一定要胜过它。听说望加锡的确是个印度地方；咱们把法国货卖给印度人，不是比把印度货销回到印度去更合理么？你非打倒这些蹩脚货不可！可是咱们要在国外竞争，也要在国内竞争！望加锡油的广告做得挺好，不能小看它的势力，它已经时行了，大家都知道它了。”

包比诺眼睛火剌剌的说道：“我一定把它打倒！”

皮罗托道：“拿什么去打呢？年轻人就是这股热情。你先听完我的话啊。”

昂赛末的姿势活象一个小兵向法兰西元帅行敬礼。

“包比诺，我发明了一种油，能够长头发，刺激头皮；用了它，男男女女的头发都能不褪颜色。这油跟我的雪花膏和润肤水一样能畅销。可是我想脱离商界，不愿意自己经营。我预备把科马热讷油交给你去做。科马热讷这个词儿是从拉丁文的

Coma来的，太医阿利贝尔①先生告诉我，Coma的意思就是头发。拉辛有一出悲剧叫做《贝蕾妮丝》，说一个国王爱上了别国的一个王后，她的头发出名的好看；那痴情的国王为了讨好王后，竟把自己的国度叫做科马热讷国②。你看，那些伟大的作家心思多巧，连最细微的地方都想到了。"

小包比诺一本正经的听着，这段古里古怪的插话明明是说给他受过教育的人听的。

皮罗托又道："昂赛末，我看中了你，要你到伦巴第街上去开一家卖高等药材的号子。我做你不出面的合伙人，第一批资金归我来。做好了科马热讷油，再来试验香草精，薄荷精。咱们做药材生意要在药材业里来一次革命：不卖原料，只卖浓缩的香精。孩子，你既然有雄心，你听了高兴不高兴？"

昂赛末紧张得答不上话来，但是湿漉漉的眼睛代他回答了。他觉得东家这个提议象父亲对儿子一样体贴，仿佛是告诉他："你想法先挣了钱，有了地位，再来打赛查丽纳的主意。"

他把皮罗托的激动当做惊奇，便回答说："先生，我一定成功！"

花粉商叫道："啊！我当年就是这样，就是说的这句话。你虽然得不到我女儿，家业是稳的了。嗯，孩子，你又想什么啦？"

---

① 阿利贝尔医生(1766—1837)，出版过皮肤病学专著。

② 科马热讷国是古代叙利亚东北部的独立小国，其得名与头发无关。皮罗托是望文生义。

“我希望得到了这个，也能得到那个。”

皮罗托被昂赛末的语气感动了，说道：“你要希望，我当然阻止不了。”

“先生，我能不能今天就去想法找一个铺面，趁早开张呢？”

“好啊，孩子。明儿咱们俩要在工场里待上一天。上伦巴第街之前，你先到利文斯通那儿，瞧瞧我的水压机明天能不能派用场。今天吃晚饭的时候，咱们去拜访那位好心的，有名的沃克兰先生，向他讨教一下。这位学者最近在研究头发的组织，研究它的色素是什么东西，从哪儿来的，头发是什么东西构成的。关键就在这里，包比诺。我会把秘密告诉你，以后就得好好的利用了。你找利文斯通之前，先去看皮埃里·贝纳尔。沃克兰先生那种清高脾气，使我一辈子心里苦闷：没有办法送他一点东西。幸亏我向希弗维尔打听出来，他在觅一幅德累斯顿的圣母像，是一个叫做缪勒的刻的版子。贝纳尔写信到德国去托人找了两年，才找到一份印在中国纸上的初印本，值到一千五百法郎呢，孩子。你看看贝纳尔有没有配好框子。等会我们的恩人送我们出来，可以在穿堂里看见这幅版画了。这样，沃克兰先生就会永远记得我跟我的女人。我们为了感激他，十六年功夫天天在为他祈祷。我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可是，包比诺，那些学者只知道做学问，把妻子，朋友，受过他们恩惠的人都忘了。我们不够聪明，但至少有一颗热呼呼的心。这也算我们做不了大人物的安慰。法兰西研究院里那般先生只有头脑，没有别的，等会你瞧吧。教堂里从来看不

见他们。沃克兰先生老是待在书房里或是实验室里：但愿他在化验的时候也想到上帝才好。行，就这样吧：我给你资本，给你秘方，股份咱们各人一半，用不着立合同。等事业成功了，咱们好好庆祝一番。孩子，你快去吧；我也要去干我的事。告诉你，包比诺，过二十天我要开个盛大的跳舞会，你去做一套新衣服，打扮得象个已经发迹的生意人一样来参加……”

最后这番好意使包比诺感动得不得了，捧着皮罗托的手亲了一下。老头儿的体己话叫动了爱情的人听着很得意；而动了爱情的人干起事来就会拼命。

皮罗托看着他从杜伊勒里花园中奔出去，说道：“可怜的孩子！要是赛查丽纳爱他的话！不过他是个瘸子，头发又黄得莫名其妙；女孩子们的脾气多古怪！我不相信赛查丽纳会……并且她妈要她嫁给公证人。亚历山大·克罗塔会替她挣钱：有了钱，样样都受得了；要不然，无论怎样的快乐都经不起贫穷的磨折。还是让女儿自己作主的好，即使她胡闹，我也由她。”

## 四 铺张浪费

皮罗托的邻居是个南方人，叫做凯龙，做着雨伞，阳伞和手杖的小买卖，生意很坏，皮罗托帮过他好几次忙。凯龙巴不得减轻房租，只借店面，把二层楼的两间屋让给有钱的花粉商。

皮罗托走近卖伞的铺子，挺随便地说道：“喂，邻居，我女

人同意扩充住房了！要是你愿意，咱们十一点钟去看莫利讷。”

卖伞的接口道：“亲爱的皮罗托先生，为了转让房子，我从来没向你开过口；可是你知道，生意人在每样东西上都得想法挣几个钱。”

花粉商答道：“噢！噢！我没有成千上万的家私啊。我正等着建筑师，还不知道他认为这工程能做不能做呢。他告诉我：‘没决定以前，先得弄清楚两边的楼面是不是一般高低。打通墙壁要莫利讷先生答应，这堵墙是不是两家合的也是问题。’我家里的楼梯要改换方向，楼梯台也得重新做过，两边的屋子才能一样平。开支多得很，我不愿意弄得倾家荡产啊。”

“噢！先生，”那南方人说，“等到你倾家荡产，太阳要从西边出了。”

皮罗托摸着下巴颏儿，踮着脚尖，把身子往上挺了两下。

凯龙又道：“而且我只求你收下这些票据，给我贴现……”

他递给皮罗托一叠票子，共计十六张，总数是五千法郎。

花粉商一边翻一边说：“全是零碎票子，两个月的，三个月的……”

卖伞的赔着小心，说道：“只算我六厘利吧。”

花粉商带着埋怨的口气回答：“难道我放过高利贷不成？”

“唉，先生，我找过你的老伙计杜·蒂耶，他无论怎样不肯收；大概他是故意的，要看看我肯损失多少。”

花粉商道：“这些出票人，我都不认识。”

“卖伞卖手杖的，姓名怪得很，都是跑乡村的小贩。”

“好吧，我不说照单全收，拣期头近一些的替你想办法

吧。”

“你别叫我为了四个月期的一千法郎票子，再去找那般蚂蝗了①；一经他们的手，我的赚头都给拿走了。先生，你一齐收下吧。我没有地方好贴现，也没有地方透支；我们做零卖生意的苦就苦在这里。”

“行，我收下了，等会让赛莱斯坦和你办手续。十一点整，你等着我。——啊，这不是我的建筑师葛兰杜先生么？”花粉商看见头天晚上在德·拉比亚迪埃先生家约好的青年来了，便拿出生意人的头等应酬工夫，招呼道：“先生，你不象一般有本领的人，倒是准时的。咱们的王上是个大政治家兼大才子，他说准时是帝王的礼貌，我说也是商人的财富。光阴，光阴就是黄金，尤其为你们艺术家。建筑是一切艺术的总汇，我相信这句话。”他指着自己家里的小门，补上一句：“咱们不用打店里走。”

四年以前，葛兰杜得了美术学校的建筑奖，靠官费在罗马留学了三年。青年艺术家在意大利想的是艺术，在巴黎想的是家业。一个建筑师要成名只有靠政府，只有政府拿得出几百万来盖大房子。从罗马回来的人不是自命为封丹纳就是自命为佩尔西埃，②所以有点儿野心的都要捧政府：留学时代的自由党一回国就变做保王党，一心想找有势力的人撑腰。得过奖的艺术家有了这种作风，就被老同学们说是投机分子。年轻的葛兰杜当时有两种办法：或者替花粉商尽心出力，或者敲他一

---

① 一般人把放高利贷的叫做蚂蝗，也就是吸血鬼的意思。

② 封丹纳，佩尔西埃，都是十八至十九世纪法国有名的建筑师。

笔。但对皮罗托还是要敷衍才对，他是副区长，不久又要买进玛德莱娜近边的一半地产。那儿早晚要大兴土木，变成一个热闹的市区。葛兰杜为着将来的利益，只得牺牲眼前的好处。虽然艺术家都瞧不起布尔乔亚，老是拿他们作为说笑挖苦的资料，但皮罗托颠来倒去说出他的计划和主意的当口，葛兰杜却也耐性听着，点头耸脑的表示赞成。花粉商样样说清楚了，年轻的建筑师便替他把计划归纳起来。

他说："你楼上有三扇窗临街，另外一扇是靠里边，从楼梯台取光的。如今要在这四个窗洞之外，加上隔壁屋子的两个窗洞；楼梯要改换方向，使靠街的楼面两边一样高低。"

"我的意思，你全明白了，"花粉商说着，想不到建筑师领会得这样快。

"根据你的计划，将来楼梯要从顶上取光，把看门的住的小间安排在座子底下。"

"座子？……"

"是啊，安放楼梯的座子……"

"我懂了，先生。"

"至于你们的住房怎样分配，怎样装修，最好让我全权处理。我要使你们的屋子配得上……"

"配得上！先生，你这话说得对极了。"

"你要我多少天完工呢？"

"二十天。"

"你打算在人工方面花多少钱？"

"先要知道这样的改装要多少钱？"

葛兰杜回答说："盖一所新房子，建筑师的预算顶多只有一个生丁出入；可是我不知道哄骗一个布尔乔亚……(噢！对不起！先生，我说溜了嘴)，我得声明改装和修理是没法估价的。八天以后，我才能开出一个大概的账目。希望你信任我：我替你设计一座漂亮的楼梯，从顶上取光，临街布置一间雅致的穿堂，座子底下……"

"又是座子！"

"你别担心；我会腾出地位来做个小小的房间。至于你们的上房，我要花足心思来设计。先生，我是只看艺术不看钱。要出头，不是先要大家替我宣传么？我认为最好不跟那些包工的做手脚，工程要做到价廉物美。"

皮罗托带着老长辈的口气说道："存着这样的心，小朋友，你一定成功。"

葛兰杜接着道："因此，泥水匠，漆匠，铜匠，木工，木器工，都由你直接交涉。我只管核对账单。我只要两千法郎酬劳，你花这笔钱包你不吃亏。明儿中午，场子就得归我支配，还要请你告诉我工匠的名字。"

皮罗托说："约估一下，总数要多少钱呢？"

葛兰杜说："一万到一万二，家具不算；我想你也要全部换过吧。请你把家具商的地址给我，我好去跟他商量颜色，把整个屋子都配得高雅大方。"

"替我管家具的是圣安东街上的勃拉雄，"花粉商的口气象贵人一般。

建筑师掏出一本多半是漂亮妇女送的小册子，把地名记

下了。

“好吧，我完全相信你，先生。可是我先要把隔壁两间屋子的租约过到我自己名下，打通墙壁也要人家答应。”

建筑师道：“晚上你叫人送个字条来。我夜里就要动手打图样。我们宁可替布尔乔亚当差，不喜欢白忙一阵，替自己工作。现在让我先量量屋子的高低，墙壁的厚薄，门窗的大小……”

皮罗托道：“咱们到期一定要完工，要不然就不做。”

建筑师道：“当然。工人可以开夜工，我们有办法叫油漆快干。可是你别上包工的当，价钱要事先问清楚，讲好的条件要写下来。”

“世界上只有在巴黎才能变出这样的戏法来，”皮罗托做了一个手势，气派活象《天方夜谭》中的人物。——“先生，请你赏光来参加我的跳舞会。有才干的人不一定都瞧不起做买卖的，在我的跳舞会上你会碰到第一流的学者沃克兰先生，他是法兰西研究院的会员！还有德·拉比亚迪埃先生、德·封丹纳伯爵、商务法庭庭长、商务裁判勒巴先生；还有一些司法界的人，比如高等法院的德·格朗维尔伯爵；初审法院的包比诺先生；商务裁判卡缪索先生，他的岳父卡陶先生……说不定御前侍从长勒农库公爵也会来。我约了些朋友……为了庆祝领土解放……也为了庆祝我……得到荣誉勋位勋章……”

葛兰杜做了个古怪的手势。

“大概……我得到这个勋章和王上的……恩典，是因为我当过商务裁判；共和四年正月十三的事变，我曾经为波旁家在

圣罗克的石阶上打过仗，被拿破仑打伤。这些资历……”

康斯坦斯在赛查丽纳房里换衣服，穿着晨装走出来。她才望了一眼，就把丈夫的谈锋打断了。赛查原来在找一句得体的话，想用谦虚的口吻把他的荣誉告诉人家。

“喂，咪咪，这一位是德·葛兰杜先生①，年纪轻轻，极有才干。他是德·拉比亚迪埃先生介绍的建筑师，来主持咱们这儿的一点小工程的。”

花粉商说到小字，躲着太太把手指望嘴上一放，向建筑师递了个暗号，建筑师马上懂了。

“康斯坦斯，这位先生要量量屋子的高低大小。——你让他量吧，”皮罗托说完，望街上溜了。

康斯坦斯问建筑师：“这工程是不是要花很多钱？”

“不，太太。约估一下，六千法郎……”

“约估一下！”皮罗托太太嚷道，“先生，没有讲妥条件，说好价钱，千万不要动工。我知道包工的花样，说六千就是两万我们可没有力量浪费钱。我恳求你，先生，虽说我丈夫是一家之主，也得让他有时间多想想。”

“太太，副区长先生限我二十天完工；误了日子，钱就白花了。”

花粉美人说道：“唉！这里那里，都是花钱！”

“太太，一心想造大建筑的人来替人装修住家，你想他脸

---

① 皮罗托故意在葛兰杜的姓氏前面加一个“德”字，一方面向妻子卖弄建筑师出身高贵，一方面奉承建筑师，一方面也表示自己来往的都是有身分的上流人物。

上光彩么？我承担这件小小的工程，无非看着拉比亚迪埃先生的情分，要是太太怕我……”

他退了一步，好象预备走了。

“好吧，好吧，先生，”康斯坦斯说着，回进自己卧房，把头倒在赛查丽纳肩上。——“啊！孩子，你父亲要把家产败光了。他找来一个建筑师，上嘴唇留着一撇胡子，下巴上留着一撮须，说要造高楼大厦呢！他要把好好的屋子拆掉，替我们盖一所卢浮宫了。赛查胡闹起来，手脚真快。昨天夜里才告诉我计划，今天早上就动手了。”

“没关系，妈妈，让爸爸去吧，老天爷一向照应他的，”赛查丽纳把母亲拥抱了一下，弹起琴来，有心教建筑师看看花粉商的女儿对艺术也并不外行。

建筑师走进卧房，看到赛查丽纳的美貌大吃一惊，几乎愣住了。赛查丽纳穿着早晨的便服从小房间走出来，正象一个十八岁的女孩那样娇嫩，那样红润。她淡黄头发，蓝眼睛，细挑身材，有股巴黎难得看到的弹性，使她细腻的皮肉格外饱满；透明的肌肤底下，布满着蓝颜色的血管在那里微微颤动，深浅不一的色调正是画家最喜欢的层次。尽管巴黎的商店生活老是阴沉沉的，屋子里空气阻塞，很少阳光；赛查丽纳的起居习惯却使她康健活泼，倒象住在台伯河彼岸过露天生活的罗马人。浓厚的头发长得跟父亲一样，望上梳的款式把好看的脖子露在外面，闪闪发光的头发卷儿收拾得跟商店的女职员一样细致，——她们为了要人注目，在装扮方面的认真完全是英国派。赛查丽纳的那种美不是英国贵妇人的美，也不是法

国公爵夫人的美，而是象卢本斯① 笔下的头发赭红，身体滚圆的弗朗德勒美女。往上翘的鼻子象父亲，但长相更细巧，所以更秀气，近乎拉吉利埃② 最拿手的标准法国鼻子。她的皮肤赛过细洁紧密的布，充满着处女的生命力。美丽的前额象母亲，但因为无忧无虑而更加开朗。水汪汪的蓝眼睛，活活表现出头发淡黄的快乐姑娘的温柔妩媚。一般画家为了追求诗意，往往把人物画得过于沉思默想；赛查丽纳因为心情快活，缺少这种诗意；但是从未离开母亲怀抱的女孩子，生理上也有些说不出的惆怅，使她显得超然脱俗。她外表很细气，身体却非常结实：一双脚证明她的父亲是乡下人出身，这是她血统方面的缺陷，手上的红斑也是纯粹布尔乔亚的标记。她这种人是早晚要发胖的。铺子里常有漂亮的青年妇女上门，赛查丽纳见得多了，也就懂得怎么穿扮，怎么说话，怎么动作，学会了一些左顾右盼的姿态，摆出一副大家闺秀的功架，叫所有的年轻人和店里的伙计都为她着迷，觉得她人材出众。包比诺发誓非赛查丽纳不娶。她象一泓水似的可以让你一眼看到底，受一句埋怨就会变做泪人儿；包比诺只有在她面前才觉自己是个刚强的男性。这可爱的姑娘叫人一见生情，来不及考虑她是否相当聪明，能够使爱情持久。而且巴黎人的所谓聪明对布尔乔亚根本没用，他们只要女人贤慧，懂道理，就幸福了。赛查丽纳的品性和母亲一样，不过经过教育点缀，知识略微完备了一

---

① 卢本斯（1577—1640），有名的弗朗德勒画家，画的女人都是体格丰满，特别健康的一型。

② 拉吉利埃（1656—1746），有名的法国肖像画家。

些。她喜欢音乐，能够用铅笔临摹拉斐尔的圣母坐像，看些柯丹太太，黎柯博尼太太①，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费讷隆，拉辛等等的作品。她只有在饭前几分钟方和母亲一同坐在柜台后面，或者很难得的替代她一下。暴发户都急于把儿女捧得高高在上，促成他们的忘恩负义；赛查丽纳的父母也把她当作神道一般，幸亏她天性笃厚，不曾滥用父母的宠爱。

葛兰杜拿着建筑师和包工用的界尺棍棒量屋子，皮罗托太太带着不安和恳求的神气盯着他，觉得那些棍棒界尺的古怪动作象巫术一般可怕，预兆很不好。她指给女儿看，心里恨不得叫墙壁低一些，房间小一些，可又不敢问建筑师施这些法术有什么用。

建筑师微笑着说："放心，太太，我不会拿走你东西的。"

赛查丽纳听着笑了。

康斯坦斯没注意到建筑师的误会，只用央求的口气说："先生，请你算省一些，我们一定重重酬谢……"

赛查去找隔壁屋子的业主莫利讷之前，先上罗甘那儿，把克罗塔替他立的租屋文书拿来。走出事务所，皮罗托看见杜·蒂耶靠在罗甘办公室的窗口。以杜·蒂耶和公证人太太的关系来说，订地产合同的时候有他在场原来很平常，皮罗托对公证人也向来深信不疑，但这一回也不放心了。杜·蒂耶神气很兴奋，好象在讨论什么。

皮罗托由于生意上的谨慎，暗暗想道："这笔交易，他是不

① 柯丹太太（1773—1807）和黎柯博尼太太（1714—1792）的作品当时还在流行，被认为是正经的闺中读物。

是也有份呢？"

猜疑的念头在他脑子里象电光似的一闪。他马上回进屋子，看见了罗甘太太，便觉得杜·蒂耶在场并不怎么可疑了。

他又想："说不定康斯坦斯看得不错呢！——嘿！听信女人，岂不糊涂！等会跟叔叔去谈谈吧。从莫利讷住的巴塔沃大院到布尔东奈街，只有几步路。"

换了一个多疑的观察家或是生平遇到过坏蛋的商人，就会逃过这一关。但皮罗托过去事情太顺利，脑子又不管用，不能象高明的人那样把事情推本穷源，追出原因来，所以他活该倒霉。

他回去看见卖伞的穿的整整齐齐，就预备一同去见他的业主；不料厨娘维吉妮跑来拉着皮罗托的手臂，说道：

"先生，太太不让你再出去……"

皮罗托嚷道："嘿！女人家又来出主意了！"

"……她要你先回家喝咖啡。"

皮罗托道："啊！不错。"便回头招呼凯龙："我脑子里事情太多了，竟忘了肚子。你先走一步吧；咱们在莫利讷家门口相会；或者你先上去跟他说明，节省一点儿时间也好。"

莫利讷先生是个靠少数利息过日子的怪物；这种人只有巴黎看得见，正如某种藓苔只长在冰岛上。我这比喻非常恰当，因为他是混合品种，属于半动物半植物一类；倘若再出一个梅尔西爱①，很可能当他隐花植物看。他们生长在一些古

① 梅尔西爱(1740—1814)，法国作家，所著《巴黎景象》多系讽刺当时社会的小品文。

怪而不卫生的屋子里，从开花到枯萎都在墙头、墙脚，或是墙里。头上戴着瓜棱式的便帽，那株人形植物颇象一朵伞形花；下身套一条似绿非绿的裤子，脚上穿着翻鞋，好比长着球状的根须。一眼望去，你只觉得他相貌平凡，皮肤苍白，看不出有什么毒性。这古怪东西最喜欢买股票，什么事都相信报纸，他的意见只有一句话："你去看报吧！"他拥护秩序，精神上老是反抗政府，事实上永远服从。这等人聚在一起全是脓包，单独碰到却也十分凶横。一牵涉到利益，他就象书办一样冷酷；平时在家可是会用新鲜的野菜喂鸟，拿鱼骨喂猫，写写房票也会停下来对金丝雀吹口哨。他一方面和牢头禁卒一样多心，一方面乖乖的把钱捧出去做一桩蚀本生意，事后再用精打细算的啬刻办法来弥补损失。这个混杂品种的害处，只有接触多了才显出来；一定要等他跟人打交道，有了利害关系，你才会发觉他满嘴牢骚，讨厌透顶。我们每个人，哪怕是做门房的，总有或多或少的威力加在或多或少的人身上，例如自己的老婆、孩子、房客、伙计、狗、马、猴子等等；一朝受了暗中羡慕的上层阶级的气，就不免回过来向另外一些人发泄。莫利讷和所有的巴黎人一样，觉得也需要有这么一份威力。无奈这讨厌的小老头儿既没有女人孩子，也没有侄儿侄女；对待打杂的老妈子也太凶了，没法把她当作出气筒；她除了认真干活之外，处处躲着他。他统治别人的欲望既不得满足，为了过瘾，只得把有关租赁契约和共有墙壁的法律拿来耐心研究。凡是涉及巴黎房地产的项目，例如接界的土地房屋、地役权、正税、附加税、清洁捐、圣体节的结彩、污水管、街灯，挑出在公共走道上空的

建筑物，附近有什么妨碍卫生的工厂等等，每一项判例的细枝小节，他都下过很深的工夫。他的体力、精力、聪明，都用来保卫他做业主的地位。开头这些事情不过作为消遣，后来竟成了怪癖。他喜欢保护同胞不受非法行为的侵害；可惜出头申诉的机会很少，一肚子偏激的情绪只能发泄在房客身上。房客是他的敌人，他的下属，他的子民，他的奴仆，必须对他恭而敬之，在楼梯上见了他不招呼就是下流胚。房票都由他亲手写好，在到期的那天中午送出。过期不付，限期付清的催告就来了。随后是封门啊，要求赔偿损失啊，一连串的法律手续都跟着来，正是"说时迟，那时快"，象刽子手形容他手里的家伙一样。莫利讷不答应分期付款，也不答应展期。一提到房租，他的心就是铁打的。

他对那些付得出房租的人说："你缺少钱，我可以借给你；但是房租非付不可。迟付一天，我就吃亏利息，法律又不给我补偿的。"

房客都有些意想不到的怪脾气，新来的总要推翻老规矩，好比国家改朝换代一样。莫利讷把他们的怪脾气细细研究过了，定出一个宪章来；他不象国王，对这个宪章倒是严格遵守的。所以他从来不管修理。照他说来，没有一个烟囱漏烟，楼梯干净，天花板雪白，檐板没有毛病，地板很坚固，粉刷油漆都过得去，锁钥的年龄永远不超过三年，窗上玻璃一块不缺，毫无裂痕。直要到房客搬走的时候，他才会发见破碎的玻璃，带着铜匠或玻璃匠去，叫房客当场配好，他说："这些工人都很好说话，为什么不叫他们配呢？"当然，房客有权利装修屋子；不

过要是有个冒失鬼这么做了，小老头儿莫利讷就会日夜想办法把他撵走，把新装修的屋子收回去；他暗中看着，等着，使出一连串的坏主意。有关租约的法规，一切奥妙他都知道。他又健讼又健笔，专门写些温和有礼的信给房客；他的文体跟他面上那副猥琐而殷勤的表情一样，骨子里却藏着一颗夏洛克①的心。他要房客预付六个月押租，将来在最后一期房租内扣除；另外还想出许多麻烦的条件。他要查看房客有没有数量足够的家具能保证房租。招新房客必先经过详细调查，因为他不接受某些行业，不管怎么小的锤子，他都害怕。合同的稿子，他要拿去推敲一个星期，最怕公证人笔下的那“等等”二字。丢开了业主的观念，冉-巴蒂斯特·莫利讷倒也殷勤和气。打波士顿，同伴出错牌，他并不嗔怪；一般布尔乔亚听了好笑的事，他也笑；一般布尔乔亚说的话，他也说，也跟着大家谈论警察的舞弊，十七位左翼议员的英勇事迹，面包店加重秤码，胡作非为等等。他一边读梅里埃神甫反宗教的著作《明辨》②，一边照旧望弥撒，因为在自然神教与基督教之间没法选择；可是他不缴领圣体的费用，理由是不愿意受势力越来越大的教会的影响。不怕麻烦的请愿专家为这个题目写过许多信给报馆，报馆既不登出，也不答复。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值

---

① 夏洛克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里的主角，是个贪得无厌，重利盘剥的犹太人。

② 梅里埃神甫(1677—1733)，生前默默无闻，但在死后发表的《遗书》中说他久已丧失信仰，故死后声名大噪。《明辨》实际上是霍尔巴赫假托梅里埃神甫的名字发表的著作。

得敬重的布尔乔亚，逢着圣诞节必定郑重其事的把木柴点起来；三王来朝节的分饼游戏① 和四月一日编谎话的玩意儿②，他都参加；天晴一定出去散步，把条条大街都走遍；溜冰也要看；放烟火的日子，下午两点就到了路易十五广场的走道上，袋里带着面包去抢头排。

小老头儿住的巴塔沃大院原是投机商人盖的，一朝完工了，谁也说不出为什么要造成那个怪样子。修道院款式的建筑用的是软砂石，四周是连拱式的走廊，院子底上有一个早已干了的喷水池，上面的狮子张着大嘴，不是喷出水来，倒象是向过路人讨水喝。当初修建这屋子，大概是要让圣德尼区也有一所王宫③ 式的建筑。不卫生的院子四周都是高房子，只有白天才有人活动，有点生气。坐落的地位正是几条小巷子的交叉点，出去走到有名的坎康普瓦街④，一头就通菜市区，一头通圣马丁区。小巷子都很潮湿，会叫匆忙的行人害关节炎；一到夜晚更是全巴黎最冷落的所在，好象是商业区的地下坟场。这儿有好几个作坊的垃圾堆，很多的什货商，可没有几

---

① 据《马太福音》，耶稣诞生后上天示象，有三王自东方来朝拜。法国教会把三王来朝节定在一月六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按民间习俗，做一个大糕饼，预先放入一蚕豆或小瓷人。分饼时吃到硬物者得受众人祝贺。

② 四月一日是愚人节。

③ "王宫"是指圣奥诺雷街上面对卢浮宫的大建筑，原名主教官邸，因黎塞留大主教献给国王，改称王宫，楼下设有市场，称为王宫市场，在巴尔扎克小说内时常提到。

④ 坎康普瓦街在十七、十八世纪时是巴黎的商业中心，约翰·罗首创的第一家公司就设在这条街上。故作者说是"有名的坎康普瓦街"。

个巴塔沃人。① 这座商业宫内部的住屋，窗子都不开在街上，除了公用的院子，望不到别的风景，所以房租非常便宜。莫利讷为了健康关系，住在七层楼的转角上。这里的空气要离开地面七十尺才新鲜。我们这位和善的业主在屋顶的水管旁边散步的时候，可以望见蒙马特尔区的大风车，欣赏一下那个奇妙的景致。虽则警察局禁止居民在现代的巴比伦② 城里布置屋顶花园，他还是在屋顶上种了花。他一共有四间屋，上面一层还有他独用的一间卫生厕所，那是由他装置，钥匙归他的：这方面的手续他都齐备。走进他家，一副寒酸相立刻显出主人的啬刻：穿堂里摆着六张草垫椅子，一只珐琅质的火炉，壁上是深绿色的花纸，挂着四幅从拍卖行买来的版画。餐室有两口食器柜，两个笼子装满了鸟儿，一张铺着漆布的桌子，一只晴雨表，一扇通往屋顶花园的落地长窗，几张马鬃垫子的胡桃木椅。客厅挂着旧绿绸小窗帘，放一套丝绒面子的白漆家具。老鳏夫的卧房，摆的是路易十五时代的家具，已经破旧不堪，穿白衣衫的妇女不敢坐上去，怕弄脏衣服。壁炉架上放着一只钟，钟面夹在两根柱子中间，顶上站着一个神话里的帕拉斯③，手里拿着长枪。砖地上摆满碟子，都是给猫儿吃的剩菜，你看了就怕一脚踩在里头。红木五斗柜高头的壁上挂着一幅水粉画：莫利讷年轻时代的肖像。还有一些书，几张桌

① 巴塔沃是古代日耳曼族的一支，荷兰人的祖先。建筑物的名称叫做巴塔沃大院，但并没有什么巴塔沃人。

② 巴比伦是古代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城；现代的巴比伦是指巴黎。

③ 雅典娜的别名。

子，堆着难看的绿色文件夹；钉在壁上的古董架供着几只金丝雀的标本，是他以前养过的；最后还有一张床，那种冰冷的感觉，相形之下仿佛加尔默罗会女修士的苦行还不够苦。

赛查·皮罗托进门的时候，莫利讷穿着灰呢晨衣，正在壁炉架上用一只白铁小炉子煮牛奶，一面拿着在瓦罐里翻腾的开水一点一滴的倒进咖啡壶。卖伞的免得惊动房东，代他去开了门，让皮罗托进来。皮罗托看见莫利讷对他礼数周到，心里挺高兴。莫利讷素来敬重巴黎的区长和副区长，说是他的地方官。他见了皮罗托马上站起来，脱下帽子拿在手里，只要皮罗托大人站着，他决不敢坐。

"不，先生……是，先生……啊！先生，倘若我早知道敝业要有一位巴黎的市政长官来借住，我一定亲自到府上来接洽，这是我应尽的义务，虽然我忝为阁下的房东，或者说……将要成为……先生您的房东。"

皮罗托抬了抬手，要他戴上帽子。

"不，不；请您先坐下，把帽子戴上，免得伤风。我这屋子不大暖和，我收入有限，不能……"皮罗托掏摸租约的当儿打了一个嚏，莫利讷忙说："啊，副区长，希望您万事如意。"①

皮罗托把文书递过去，说为了节省时间，他已经出钱托罗甘公证人把文件起草了。

莫利讷答道："在巴黎的公证人里头，罗甘先生是出名的老前辈了，对他的学识我决不怀疑；可是我有我的习惯，每件

① 法国人习惯，遇到有人打嚏，往往对他说一句吉利的话。

事都亲自动手，这点儿脾气也还可以原谅吧？我的公证人是……”

生意人办事都是爽爽快快，当场决定的，花粉商习惯了这一套，便说：

“咱们的事简单得很哪。”

莫利讷道：“简单得很！租赁房屋的事从来不简单。啊！先生，您没有房产真是运气。您才不知道房客无情无义到什么田地，要多么小心提防才好呢！告诉您，先生，我有个房客……”

莫利讷讲了一刻钟，说有个画素描的冉德兰先生，在圣奥诺雷街的屋子里逃过门房的监督，做出象马拉①那样的下流事儿，画些猥亵的画，警察竟不去干涉，原来他们是通气的。那个伤风败俗的艺术家把不三不四的妇女带进屋子，叫人楼梯都没法走！世界上也只有画漫画攻击政府的人才会这样捣乱。为什么他要捣乱呢？……因为要他每月十五付房租！他非但不付，还赖在空房子里不走。这样，莫利讷就和冉德兰上了法院。莫利讷还收到一些匿名信，准是冉德兰写的，恐吓说夜里要在巴塔沃大院四周的小巷子里暗杀他。

他接着说：“我逼得没法，只能把我的苦处告诉警察局长，顺便对他说起这一部分的法律需要修正。局长准许我带自卫手枪。”

小老头儿站起来，找出他的手枪，叫道：“您瞧，先生！”

---

① 马拉(1743—1793)，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革命领袖，《人民之友》报主编，后被暗杀身死。

“可是，先生，你用不着怕我有这样的事啊，”皮罗托微微笑着，对凯龙瞟了一眼，表示很瞧不起这样的人。

莫利讷注意到这个眼风，气得不得了。副区长应当保护居民才对，怎么可以这样讪笑人呢？别人有这个态度倒还罢了，出之于皮罗托可就不能原谅。

他沉着脸说道：“先生，您是大家敬重的商务裁判，又是副区长，又是体面的商人，当然不会失了身分去干这些卑鄙的事，因为那的确卑鄙！不过在咱们这个交涉里头，打通公共墙壁要您的房东格朗维尔伯爵同意；合同上要注明满期的时候恢复原状。再说，现在的租金便宜得不象话，将来市面要涨的，旺多姆广场一带的房租都要抬高，此刻已经在抬高了！卡斯蒂利奥内路快要开辟，我……我订了合同要受束缚……”

皮罗托听着呆住了，说道：“闲话少说，你究竟要什么？我懂得生意经，知道你的许多理由只要一个理由就能压倒，就是钱！说吧，你要什么条件？”

“只要公平就行，副区长先生。租期打算订几年呢？”

“七年。”

莫利讷叫道：“七年里头，我的二层楼可以租到什么价钱啊！在那个区域，两间有家具的屋子，租金再高也有人要。说不定能租到两百法郎一月！现在订了合同，我就受了束缚！所以咱们的租金要一千五百法郎一年。您出了这个价钱，我同意在凯龙先生的租金项下除去两间屋子，”他说到这里斜着眼瞧了瞧卖伞的。“我跟您订七年合同。打通墙壁的费用归您，条件是要格朗维尔伯爵表示同意，放弃他的一切权利，他

的书面声明得交给我。打通墙壁的全部后果由您承担。我这方面将来用不着您恢复原状，只要现在先付我五百法郎赔偿损失。谁死谁活，没人知道，我不愿意有朝一日为了重砌墙壁再去找这个那个。”

皮罗托道：“这些条件大致还公平。”

“还有，”莫利讷道，“现在就得付我七百五十法郎，将来在最后一期的租金内扣除；这笔钱只消在合同上注一笔，不另立收据。您可以付我小额的期票，期头长短随你的便；但票子上要批明是*付房租的*，那我才有保障。我办事干脆得很。合同上还得规定，由您出钱把通到我楼梯的大门用砖头堵死。放心，租约满期的时候，我不会为了恢复门洞再要求补偿损失，这笔费用已经算在五百法郎之内。先生，您瞧，我样样都公平交易。”

花粉商道：“我们做买卖的才不这样认真呢；要办这么些手续，生意就做不成了。”

“噢！做买卖当然不同，尤其是花粉生意，样样都象手套一样合适，”小老头儿尖刻的笑了笑。“但是先生，在巴黎租赁房屋，一点都马虎不得。我有个房客，在蒙托格伊街……”

皮罗托道：“先生，耽误你的中饭，我心里要不安的。合同留在这里，你修改就是了。你的要求，我都同意；咱们明儿签字，有话今天讲明，建筑师明天就要支配场子。”

莫利讷把眼睛望着卖伞的，对皮罗托说：“先生，还有已经到期的租金，凯龙先生不愿意付，咱们把它跟小额票据加在一起吧；租约从正月算起也正规一些。”

“行！”皮罗托说。

“看门的小费……”

皮罗托说：“哎哟！他不准我从大门出入，也不准用楼梯，怎么要我……”

小老头儿斩钉截铁的答道：“噢！您是房客啊；是房客就得付门窗税，房子上的各项开支都有你一份。一切讲明了就没事啦。先生，您越来越高发了，生意很好吧？”

皮罗托道：“很好。不过我扩充住房另外有原因。我打算请些朋友庆祝我们的领土解放，同时庆祝我获得荣誉勋位勋章……”

莫利讷道：“啊！啊！那是您应得的酬报！”

皮罗托道：“是啊。王上给我恩典，赏我勋章，也许是因为我当过商务裁判，共和四年正月十三还替波旁家打过仗，在圣罗克的石级上被拿破仑打伤过；这些资历……”

莫利讷接口道：“这些资历跟咱们王军里的英雄好汉没有分别。打仗的人流过血，怪不得勋章的绶带是红的。”

听到这几句从《宪政报》上搬来的话，皮罗托不由得邀请莫利讷参加跳舞会。莫利讷一再道谢；刚才受的皮罗托的轻蔑，这一下也觉得可以原谅了。老人把新房客直送到楼梯头，客气非凡。皮罗托和凯龙走到院子中间，望着邻居含讥带讽的说道：“想不到天底下有这样没出息的人！”他本想骂一句脓包的，临时改了口。

凯龙道：“啊！先生，不是每个人都有你这样的才干啊。”

在莫利讷面前，皮罗托觉得自己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听

着卖伞商人的回答，他很得意的笑了笑，然后大模大样的和凯龙告别。

皮罗托心上想："已经来到中央菜市场，顺手把榛子的事也办了吧。"

中央菜市场上的女摊贩叫皮罗托到伦巴第街去，做糖果用的榛子那边销得最多。他找了一小时，才从朋友玛蒂法嘴里打听出，批发干果的只有一家铺子，是安杰莉克·玛杜开的，在佩兰-加斯兰街。她卖的是真正普罗旺斯大榛子和阿尔卑斯的白榛子。

在河滨道，圣德尼街，废铁路，钱币街之间，有个四方形的区域，里头纵横交错，全是些小巷子，可以说是巴黎的脏腑。佩兰-加斯兰街便是许多小巷中的一条，无数杂七杂八的商品都聚集在那儿，有腥臭难闻的，也有讨人喜欢的，有青鱼，有镂空纱，有丝织品，有蜂蜜，有牛油，有纱罗；还有很多连巴黎人都想象不到的小商业，好比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的脏腑里消化些什么。这些小本经纪的买卖都受一个格勒内塔街上的吸血鬼盘剥，他姓比多，外号叫做放款的羊腿子。在佩兰-加斯兰街上，这儿是从前的马房改成的货栈，堆着一桶桶的油，停马车的屋子里放着成千上万双的纱袜；那儿又是什么批发粮食的字号，给人拿到中央菜市场去零卖的。玛杜太太原先是卖海鲜的小贩，十年以前和现在这铺子的老板有了关系，才改行做干果。那段姻缘曾经在菜市上成为多年说笑的资料。她当年是个雄赳赳的富有刺激性的美人儿，如今胖得不可收拾，谈不上什么姿色了。她住的那幢黄颜色的破屋子，每层都靠一些交

叉的铁条支撑；她住在底下一层。故世的老板早就打倒了同业，把干果买卖变做独行生意；所以他的承继人虽然教育有些欠缺，也能按着老规矩办下去，在货栈里奔进奔出，忙个不停。货栈原是马房、车房和工场改的，里头的虫子都被她肃清了。

她店里没有柜台，没有账房，没有账簿，因为她不识字；她收到信就拍桌子，认为是欺侮她。总的说来，她心肠不坏；皮色紫堂堂的，头上戴一顶小帽，再裹一块包头布；大喇叭似的嗓子把送货的手车夫收拾得服服帖帖，跟他们吵起架来总是一瓶白葡萄酒收场。她和供应果子的庄稼人从来不发生麻烦，样样凭现钱说话，他们之间的交道也只能用这个方式；不冷不热的季节，玛杜妈妈还下乡去拜访他们呢。皮罗托在成袋的榛子，栗子，核桃中间把这个粗野的老板娘找到了。

皮罗托带着点轻浮的神气说道："你好，亲爱的太太。"

她道："你亲爱的！嘿！我的儿，你算是记得我啦，你跟我打过交道，觉得不错是不是？咱们一块儿服侍过王上没有？"

"我是做花粉生意的，又是巴黎第二区的副区长；凭我这个官员兼顾客的身分，你对我讲话应该换一种口气才对。"

那个雄赳赳的女人回答："我一不结婚，二不上区政府买东西，反正不打搅区长。要说我的主顾，他们才喜欢我呢。我对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要不乐意，尽管请便，上别处去做冤大头好了。"

皮罗托轻轻说了句："这就是独行生意弄出来的！"

"你说杜安孙吗？他是我的干儿子，说不定闯了祸；区长先生，你可是为他来的？"她说话的声音缓和了。

“不是的。早告诉你了，我是办货来的。”

“你叫什么名字，好小子？从来没看见你来过。”

“照你这种口气，你的榛子大概卖得很便宜了？”皮罗托说着，把姓名职业告诉了她。

“啊！原来你就是皮罗托，你的老婆好漂亮呢！榛子榛子，你要多少呢，我的心肝宝贝？”

“六千斤。”

“我统共只有六千斤，”老板娘的声音好似一支嘶嗄的笛子，“好先生，你又要替姑娘们证婚，又要替她们扑粉，① 倒不是贪吃懒做的家伙。上帝保佑你，你真忙啊。了不起！了不起！你要做我的大主顾了，你的名字要刻在我最喜欢的女人心上了……”

“谁？”

“亲爱的玛杜太太呀。”

“榛子怎么卖？”

“你要全部买，老板，我特别优待，二十五法郎一百斤。”

皮罗托道：“二十五法郎一百斤，六千斤就是一千五！我每年说不定要十万斤呢。”

她把鲜红的胳膊伸进一只袋里，掏出一把大榛子来，说道：“你瞧，货色多好！都是赤了脚采的，只只实心，我的好先生！什货店里的什景干果要卖二十四铜子一斤，每四斤羼一斤多榛子。难道你要我亏本么？你人倒不错，但是要我为你

① 区政府的任务之一是替人民证婚；皮罗托是副区长，又是花粉商，所以玛杜太太跟他这样说笑话。

赔本，我还没喜欢你到这一步呢。你大批买，就算二十法郎一担吧。反正我不能让一个副区长空手回去，对新娘子们不吉利。你动手摸摸看，货色多好，多重！一斤还秤不到五十个！只只饱满，没有蛀的！”

“好吧，二千法郎六千斤，① 三个月期票，送到我神庙区工场里，明儿清早就要。”

“怎么，急得象新娘子一样么？行，区长先生，再见了，别生我的气。”她跟着皮罗托到院子里，又道：“你要是方便的话，最好给我四十天的票子；我价钱卖得太便宜了，不能再在贴现上头吃亏。羊腿子的心肠才狠呢，他象蜘蛛吃苍蝇一般咬着我们的心。”

“那么给你五十天的票子吧。可是货色要一担一担的过秤，免得弄进许多空心的。要不然，我不买。”

玛杜太太道：“啊！老狐狸，倒是个内行，骗他不过的。准是伦巴第街上的那些混蛋教给他的！那些老虎都串通了来吃我们这般可怜的绵羊。”

她这绵羊可是身高五尺，腰围三尺，好象一块界石披了一件条纹的布袍，没有束上腰带。

花粉商沿着圣奥诺雷街走去，一路想着跟望加锡油火拼的事，出神了。他心里盘算用什么标签，什么样的瓶子，还计划瓶塞子上的零件，招贴的颜色。谁说生意经中没有诗意呢？便是牛顿为他著名的二项式定理所花的心思，也不见得比皮

① 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数字常有矛盾：二千法郎六千斤，比玛杜太太开的价反而高出许多，显然是错了。

罗托为他的科马热讷香精花得多。在他脑子里，头油忽然变做香精了；他不知道两个名词的区别，只是颠来倒去的乱用。各式各样的计划往他脑子里挤：他把这种忙忙碌碌的空想当做是才能出众的实际表现。聚精会神的转着念头，他直走过了布尔东奈街才想起他的叔岳，回过头来。

## 五　一个真正的哲人，一个伟大的化学家

克洛德-约瑟夫·皮勒罗从前是做五金生意的，开的铺子叫做金钟。他的相貌天然有种风度；衣着和生活，头脑和心地，言语和思想，在他身上都很调和。皮勒罗是皮罗托太太独一无二的亲属，他所有的感情都放在康斯坦斯和赛查丽纳身上。在他经商的时期，他的老婆、儿子，还有过继厨娘的一个孩子，全死了。这些悲痛的丧事养成了他坚忍刻苦的基督徒精神。这个高尚的人生观使他日子过得很有生气，他的风烛残年也有一道又冷又暖的光彩，象冬天的太阳。瘦削干瘪的脸，土黄和暗棕色混合起来的皮肤，色调沉着，跟画家用来象征时间的人物非常相象，只是更亲切一些。做买卖的习惯把他那种庄严古板的气息减轻了些，不至于象画家，雕塑家，造钟的艺术家所表现的那么过分。他中等身材，不是胖而是有些臃肿，天生是个能劳动而长寿的人；肩膀的宽度说明他骨骼结实。人很镇静，没有表面上的激动，可也并非冷酷无情。从安详的态度和神气坚决的面相上看，皮勒罗很少表情，他的感情是内在的，既不放在嘴上，也不加以夸张。带着一星星黑点子的绿眼珠特别清朗。脑门很低很窄，因为年纪大了，皮肤已

经发黄，刻着一道道笔直的皱纹；银灰色的短头发象毡一样。细气的嘴巴不是吝啬而是谨慎的标识。炯炯有神的目光说明他生活很有节制。诚实，负责，谦虚这些美德，象光轮一般罩着他，使他的脸更显得精神饱满。

六十年功夫，他都过着艰难俭省，刻苦耐劳的生活。他的经历和赛查相仿，只是没有赛查那样的运气。他做伙计一直做到三十岁；赛查把积蓄买进公债的时代，皮勒罗的资金还冻结在生意上。他吃过限价政策的苦，锄头和铁器都被征用。他谨慎，保守，有预见，转起念头来象做算术一样精细，这些特点影响到他的经营方式。他的买卖多半是口头成交的，倒也不大发生纠葛。他和深思默想的人一样会得冷眼旁观，尽量听人家说话，暗暗打量人家。因此邻居们贪图便宜做的好买卖，他往往不愿意做；事后他们上了当，才佩服皮勒罗有眼光，识得人的好坏。他宁可做些利子薄而稳当的买卖，不肯拿大本钱去冒险。他经营壁炉前面的铁板、烤肉用的夹子、粗糙的壁炉架、翻砂的和生铁的锅子、铁耙和乡下人的动用器具：全是没有出息的货色，要花很多力气整理，赚头还抵不上人工。东西笨重，搬动存放都不容易，好处却有限得很。他一生不知钉了多少箱子，打了多少包，卸了多少车货。这样挣来的一份家私可以说是最光明，最正当，最体面的了。他从来不勒索高价，也从来不钻谋生意。最后一个时期，他常常站在店门口，抽着烟斗，一面瞧着过路人，一面看伙计们做活。一八一四他退休的那一年，他手头有七万法郎公债，一年收五千几百法郎利息。他把铺子盘给一个伙计，但是那四万法郎要五年收清，

而且是没有利钱的。三十年功夫，他每年做十万法郎交易，赚一个七厘钱，日常吃用去了一半。这就是他的总账。邻居们对这份薄产并不眼红，只称赞他做人通达，可并不懂得其中的道理。钱币街和圣奥诺雷街的转角上，有一家大卫咖啡馆，几个老年的商人都象皮勒罗一样晚上在那儿喝咖啡。过继厨娘儿子那件事，有时在咖啡馆里成为取笑的资料，但是取笑并不过火，因为大家敬重这个五金商，虽则他只求问心无愧，并不要人尊敬。那可怜的过继儿子死后，有两百多人送丧，一直送到公墓。皮勒罗却表现得非常勇敢；他凭着刚强朴实的性格忍着痛苦，使邻里街坊更加同情这个好人。提到皮勒罗的时候，大家嘴里的好人两字意思特别广泛，也特别高贵。

巴黎的布尔乔亚一朝闲下来就会闷得发慌，皮勒罗清苦惯了，告老之后更不愿意懒洋洋的坐享清福。他依旧过着从前那样的生活，还用政治信仰来鼓起他晚年的兴致。他的政见，也不必替他隐瞒，是极端的左派。大革命曾经把一部分工人阶级和布尔乔亚结合在一起，皮勒罗就属于这一部分的工人。他唯一的缺点是把布尔乔亚在政治上的收获看得过于认真：他坚持布尔乔亚的权利，坚持自由，坚持大革命的果实。自由党人说耶稣会教士潜势力很大，《宪政报》说王上的兄弟[①]有某些思想；皮勒罗也的确相信那些教士和那些思想威胁布尔乔亚的安乐生活和政治地位。但他和自己的生活与思想完全一致；他的政见没有胸襟狭窄的意味，他决不辱骂敌人。他

① 指路易十八的弟弟阿图瓦伯爵（1757—1836）。一八二四年继王位后称查理十世。

一方面怕出入宫廷的马屁鬼，一方面相信共和党人的品德，以为曼努埃尔真是生活朴素，富瓦将军真是大人物，拉法夷特是政治的先知，卡西米·佩里埃没有野心，库里埃是个好好先生。① 总而言之，他脑子里装满了高尚的幻想。这个极有风度的老人喜欢和亲友们相处，跟拉贡家、侄女家、法官包比诺家、勒巴家、玛蒂法家来往。个人的开销一年只花到一千五。他把余下的收入做好事，送侄孙女礼物，每年四次在时运街的罗兰酒家请朋友们吃饭，接下来还请他们看戏。象他这样的老鳏夫，太太们兴之所至，尽可敲他竹杠，叫他开一张现期支票，要他作东到郊外去玩儿，或是上歌剧院，上博戏游乐场。皮勒罗能够请人玩儿觉得非常得意，看见人家快乐，他就快乐。铺子出盘了，他可不愿意离开住惯的区域，在布尔东奈街一所老屋子的五层楼上租了三间屋。

正如莫利讷的不三不四的家具反映出他的生活习惯，皮勒罗家里的陈设也表现了他的简单朴素的生活。三间屋分作穿堂，客室和卧房，除了大小不同以外，都象修道士的寝室。穿堂铺着红的上蜡地砖，只有一扇窗，挂着红边的布窗帘，红羊皮面子的胡桃木椅钉着铜钉；壁上糊着橄榄青的花纸，挂着几幅版画，有《美国人的宣誓》，《首席执政时代的波拿巴》，和《奥斯特利茨战役》。客厅大概是家具商设计的，铺着地毯，摆着玫瑰花图案的黄色桌椅；壁炉架上放一套本色的紫铜摆设；壁

① 曼努埃尔(1775—1827)、富瓦将军(1775—1825)、拉法夷特(1757—1834)，佩里埃(1777—1832)、库里埃(1772—1825)都是王政复辟时代的自由派政治家。

炉前面有一个漆屏风；靠壁的桌上，玻璃罩底下盖着一个花瓶；圆桌上铺着毡毯，摆着一套酒具。上了年纪的五金商很少在家招待客人，所以客厅里样样簇新，可见他是为了适应潮流而牺牲了一笔钱。卧房的简单跟教士和老军人住的差不多，这两等人最能够体会人生。床高头的壁上挂着一个带圣水缸的十字架。生活清苦的共和党人居然还有信仰，的确叫人感动。屋子每天由一个老婆子来收拾，但皮勒罗尊重妇女，不让她擦皮鞋，另外包给一个专门擦鞋的工人。

他衣着简单，刻板得很。平时穿的是绿呢外套、绿呢长裤、花布背心、白领带、阔口皮鞋；过节换一件铜钮扣的大氅。他起身，吃中饭，上街，吃晚饭，出门，回家，都有一定的时间，再准确没有。有规律的生活原是健康与长寿的秘诀。他和赛查，拉贡夫妇，洛罗神甫，从来不谈政治；这帮人彼此太熟悉了，决不为了要说服别人而争论。他象侄婿和拉贡夫妻一样，极信任罗甘。在他眼里，巴黎的公证人永远是德高望重的人物，诚实不欺的模范。关于那笔地产生意，皮勒罗曾经作过一番调查；所以赛查才敢大着胆子不相信老婆的预感。

花粉商走完七十八级楼梯，到了叔岳家的棕色小门前面，心里想老人家身体真结实，经常爬这些蹬级居然不哼一声。他看见外边的衣架上挂着外套和长裤；瓦扬太太正在把衣服又是刷又是搓。那位真正的哲人披着一件灰呢大褂，坐在火炉旁边吃中饭，一边念着《宪政报》又名《商报》① 上登载的国会

① 《宪政报》从一八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至一八一九年五月一日改称《商报》，正是小说故事发生的时代。

辩论。

赛查道："叔叔，生意已经定局，就要立合同了。你要有些害怕或是懊悔的话，退出还来得及。"

"为什么要退出？买卖是好的，不过时间长一些；靠得住的生意全是这样。我的五万法郎端整好了，就在银行里；出盘铺子的最后五千法郎，昨天已经收齐。拉贡他们可是把全部家私都押上去了。"

"以后他们怎么过日子呢？"

"放心，他们不会饿死的。"

"我懂了，叔叔，"皮罗托非常感动，握着古板老头儿的手。

皮勒罗突然问道："这笔交易怎么分配呢？"

"我认八分之三，你和拉贡两人合认八分之一。公证契约的问题没决定以前，你们的款子先收在我账上。"

"好吧。不过，侄儿，你真有那么多钱，能投资三十万么？我觉得你在本行之外太冒险了些；不影响买卖么？当然，这是你的事儿。你要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卖掉二千法郎整理公债，行市已经到八十法郎。那是我预备给你女儿的。你还是小心点儿好，侄儿。万一要我帮忙，就得动用你女儿的财产了。"

"叔叔，多么了不起的事，你说得这样轻描淡写！我真感动。"

"刚才我念了富瓦将军的演说才感动呢！行，就这样，你去把事情定下来吧。地产是飞不走的，咱们将来好占到一半；就算等上六年，还是有好处，那边的工场也得付咱们租金，所以没有什么可损失的。只有一个危险，说起来也不可能，就是

罗甘把咱们的资金拿走……”

“昨天夜里我女人就这么说过，她怕……”

皮勒罗笑道：“怕罗甘拿走我们的资金？为什么拿走？”

“她说他太痴情了，凡是弄不到女人的男人都拼命想……”

皮勒罗微微一笑表示不信；接着从一本小册子上撕下一页纸，写上数目，签了字。

“这十万法郎的支票是我和拉贡两人的股款。可怜拉贡他们，直要把伏钦矿山的十五股股票卖给你那个混账伙计杜·蒂耶，才凑起这个数目。我看见好人落难，心里真难过。夫妻俩做人多正派，多高尚，完全是老一辈布尔乔亚的精华！拉贡太太的兄弟包比诺法官完全不知道他们的景况；他们瞒着他，省得多费周折谢绝他的帮助。这些人象我一样干活干了三十年……”

皮罗托叫道：“但愿上帝保佑，让我的科马热讷油做成功！那我才格外高兴呢。再见了，叔叔；星期天你来跟拉贡、罗甘和克拉帕龙一同吃饭，咱们都要在合同上签字；明天是星期五，我不愿意……”

“你还迷信这些么？”

“叔叔，神的儿子被人处死的那一天，我永远不相信是什么吉利的日子。正月二十一[1]，我们什么事都得暂停一下。”

皮勒罗突然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星期日见。”

---

① 路易十六于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上断头台。

皮罗托走下楼梯，心里想："要没有他那些政治主张，象叔叔这样的人世界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其实政治跟他有什么相干？丢开那些念头不是很好么？他这样固执，可见天底下没有一个完人。"他回到家里，说道："嘿！已经三点了。"

赛莱斯坦拿着伞店老板的一叠零碎票子，问："先生，你收下这个吗？"

"是的，六厘起息，不取手续费。——太太，替我准备衣服，我要去看沃克兰先生了，你知道为什么事。别忘了白领带。"

皮罗托关照了伙计们几件事，没看到包比诺，心里想这个未来的合伙人一定在换衣服，便急忙回到房里。德累斯顿的圣母像果然照他的意思，配上了富丽堂皇的框子。

他对女儿说："嗯，你看，好玩吗？"

"爸爸，应该说美得很；要不然人家会笑你的。"

"啊！女儿教训起爸爸来了！……依我的心思，我倒是喜欢《海洛与利安德》。圣母是宗教题材，最好挂在教堂里。可是《海洛与利安德》，啊！我一定去把它买来，装油的瓶子叫我想起了……"

"爸爸，我不懂你什么意思。"

赛查剃好胡子，嗓子很响亮的叫道："维吉妮，去雇辆马车！"那时怯生生的包比诺也下来了，他为了赛查丽纳特意拖着脚走路。

可是多情的包比诺没有发觉，他的残废在情人眼中早已不存在了。这一类爱情的证据最是回味无穷，也只有生理上

有缺陷的人才体会得到。

他说："先生，压榨机明儿可以用了。"

赛查看见昂赛末红着脸，问道："什么事啊，包比诺？"

"先生，我太高兴了；我在五钻石街找到一个铺面，有后间，有厨房，有货栈，楼上还有卧室，一年只要一千二百法郎。"

皮罗托说："那就得想法订十八年租约。咱们先去看沃克兰先生，路上再谈。"

赛查和包比诺上了马车。伙计们看着耀眼的服装和不平常的车子，好不诧异；玫瑰皇后的主人在心里盘算的大事业，他们一点都不知道。

花粉商说道："榛子到底怎么样，这一下可以弄清楚了。"

"榛子？"包比诺问。

花粉商道："我已经把秘密告诉你了，包比诺。我说榛子，对啦，关键就在这上头。只有榛子油对头发有用，就是没有一家花粉铺想到过。我一看见《海洛与利安德》那幅版画，就心上想：古人为了头发用那么多油，必有道理；因为古人到底是古人！不管现在的人怎样自命不凡，我对古人的意见还是跟布瓦洛①一样。我这么一想，马上想到榛子油。也亏得你那个在医学院念书的亲戚小毕安训提醒我，说他的同学要胡子和鬓脚长得快，都是用的榛子油。现在只消大名鼎鼎的沃克兰先生给证实一下就行。由他指点过了，我们就不会欺哄主顾。刚才我在中央菜市场向一个卖榛子的女人收了原料；如

① 十七世纪末叶至十八世纪初叶，法国文坛上有厚古与厚今两派的论战。诗人兼批评家布瓦洛是厚古派的健将。

今为了从原料中提取精华，又要去见一位法兰西最了不起的学者。俗语说的好：极端也会碰在一起。孩子，你瞧，商业就是蔬果和科学的中间人。安杰莉克·玛杜管收割，沃克兰先生管提炼，咱们管出卖油精。榛子卖五个铜子一斤，经过沃克兰先生的手，价值就提高一百倍，而且说不定咱们还造福人类呢。大家既然为了虚荣，心里烦恼，发明一种灵验的化妆品当然是做了一件好事。”

包比诺听着他赛查丽纳的父亲说话，非常钦佩；皮罗托看了，谈锋越来越健，凡是布尔乔亚所能想到的古怪词儿都用上了。

皮罗托一拐进沃克兰住的那条街，就说："昂赛末，你态度要恭敬；咱们马上要踏进科学的圣殿了。你等会把圣母像放在饭厅里椅子上，地位要显著，可不能象是故意摆的。啊！但愿我说话不要结结巴巴的把意思搅糊涂了！"皮罗托很天真的嚷着。“包比诺，这个人物对我有种化学作用，听见他的声音，我的五脏六腑就会发热，甚至有点儿肚子痛。他是我的恩人；再过几分钟，昂赛末，他也是你的恩人了。”

包比诺听了这些话觉得身上发冷，走路战战兢兢的仿佛脚下踩着鸡蛋；他神色不安的瞧了瞧屋外的墙。沃克兰先生在书房里，门上给皮罗托通报了。法兰西研究院会员知道花粉商当了副区长，非常走红，马上接见了。

学者说："承你的情，得意了还想到我。不过化学家和花粉商本来也很接近。”

“哎哟！先生，您是天才，我是凡人，跟您比真是天差地远

了。您说我得意，那是您赏赐的，不管在这个世界上还是那个世界上，我都永远忘不了。”

“噢！在那个世界上，咱们一律平等，不分什么国王和鞋匠了。”

“就是说做人正直的国王和鞋匠，”皮罗托补上一句。

小包比诺在化学家的书房里没看见什么神怪的东西，既没有大得吓人的机器，也没有会飞的金属，会动的物质，倒反呆住了。沃克兰瞧着包比诺问皮罗托：“这位可是令郎？”

“不是的，先生。我很喜欢这个青年，特意带他来求您照应。您的好意不是跟您的天才一样没有穷尽吗？”皮罗托说着，装出一副机灵的神气。“十六年前我请教过您，今天又要来讨教一个重要的问题，那是我做花粉生意的完全不懂的。”

“什么事啊？”

“听说先生正在研究头发。您为了您的荣誉而想到这个题目，我是为了商业而想到的。”

“亲爱的皮罗托先生，你要问我什么呢？是不是分析头发的结果？”

他拿起一张字条儿，说道：“我正要向科学院宣读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头发的成分包含相当多的粘液，少量的白油，很多青黑色的油，还有铁质，还有几颗酸化物的分子，有锰，有磷酸石灰，有极少量的炭酸石灰，有二氧化硅和大量的硫磺。这些物质的比例不同，头发的颜色就跟着不同。红头发含的青黑色油就比别的头发多得多。”

赛查和包比诺都把眼睛睁得那么大，叫人看了好笑。

皮罗托叫道："一共有九样东西。怎么！头发里头还有油跟金属？要不是先生您，我所敬重的人告诉我，我才不信呢。多奇怪！……沃克兰先生，上帝真伟大！"

大化学家接着说："头发从一个小囊里长出来，那个器官象一只两头开口的袋子：一头接神经和血管，另外一头长出头发。我有些同道，象勃兰维尔先生，认为头发是一部分已经死了的物质，从那个含有髓状物的囊里排泄出来的。"

包比诺叫道："那不象人身上流出来的汗，挂成面条那样吗？"

花粉商轻轻踢了踢包比诺的脚跟。沃克兰听着包比诺的譬喻微微一笑。

赛查把眼睛望着包比诺，对沃克兰道："这孩子倒还乖巧是不是？但是先生，既然头发长出来就是死的，自然不能叫它活过来，那我们就完啦。仿单上的一套全是胡说；您不知道一般人多古怪，就不能告诉他们……"

包比诺还想逗沃克兰笑一下，接口道："不能告诉他们，说他们头上有个垃圾堆……"

化学家顺口把笑话接下去，道："……头发的拉雪兹神甫公墓[1]。"

皮罗托叫道："那么我买的榛子怎办呢？"他为了生意上的损失着急起来了。"那么为什么人家要卖……"

沃克兰微笑道："你别慌。我知道你要找一个不让头发脱

---

① 拉雪兹神甫公墓是巴黎最大的公墓。

落或者发白的秘方。根据我的研究，我的意见是这样的……”

包比诺竖起耳朵，象一只受了惊吓的兔子。

“……头发这种物质，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我认为它的褪色是由于色素的停止分泌；所以寒带地方，长毛的动物到冬天颜色会变淡或者发白。”

皮罗托叫道：“包比诺，听见没有？”

沃克兰又道：“头发的变质，显然是由于周围的温度突然起了变化……”

皮罗托嚷道：“周围的，包比诺，……记住这个词儿，记住！”

“对啦，”沃克兰说，“不是由于冷热的交替，便是由于效果相同的内部现象。说不定偏头痛和一切头痛毛病把含有生殖力的液体给吸收了，消耗了，或者使液体流到别的地方去了。身体内部是医生的事。外部就得你们的化妆品来补救。”

皮罗托道：“啊！先生，您这么一说，我透过气来了。我打算卖榛子油，因为想到古人头发上是用油的。古人到底是古人，我赞成布瓦洛的意见。要不然，为什么运动员身上要涂油呢？……”

沃克兰不听皮罗托的话，往下说：“不一定榛子油，橄榄油也一样。无论哪种油都能保护球根，不让在它内部起作用的物质——我们在化学上说起来是在分解中的物质，——受到损害。也许你想得对：迪皮特伦[①]告诉我，榛子油有刺激作

① 纪尧姆·迪皮特伦男爵（1777—1835），王室外科医师。

用。将来我要研究各种油的分别，榈实油，菜油，橄榄油，核桃油等等。”

皮罗托很得意的说道：“那么我的想法是不错了，我竟会跟一个大人物的意见相同。这样看来，望加锡油一定能打倒了！先生，望加锡是价钱卖得很贵的一种生发油。”

沃克兰说：“亲爱的皮罗托先生，望加锡地方从来也没出口一两油到欧洲来，所谓的望加锡油，对头发毫无作用。马来女人出了金子一样的价钱去买它，因为它能保存头发，却不知鲸鱼的油功效跟望加锡油一样。天下没有一种力量，不管是化学的还是上帝的力量……”

“噢！上帝的……那可不能这么说，沃克兰先生。”

“可是，亲爱的先生，上帝的第一条规律就是跟他自己不发生矛盾：有了矛盾就不能产生力量……”

“啊！要是这么说……”

“所以天下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叫秃顶长出头发来，也不能把红头发白头发染色而不出毛病。不过你宣传用油的好处是不错的，不是扯谎；我认为用了油可以保存头发。”

“您想王家科学院肯出面审定么？……”

沃克兰道：“噢！这又不是什么新发明。而且那些江湖派滥用科学院的招牌，你就是抬出科学院来也没有什么好处。凭良心，我不能说榛子油是什么灵丹妙药。”

皮罗托问：“用什么方法提炼最好呢？用水煮还是用机器压？”

“放在两块滚热的板中间压，出油比较多；用冷的板压，质

地比较好。"沃克兰还好心告诉他："油要搽在头皮上，擦头发是没用的。"

"包比诺，记住这一点，"皮罗托兴奋得脸上升火。他又对沃克兰道："先生，这年轻人一定会把今天看做他一生最幸运的日子。他没见到您，已经认得您，敬重您了。啊！我家里人常常提起您。老挂在心上的人，嘴上就会说出他的名字来。我跟老婆，女儿，天天在为您祈祷。对恩人就应该这样。"

"你把小事情看得太重了，"沃克兰听着花粉商一大堆感谢的话，很不自在。

皮罗托叫道："噢！噢！您一点儿礼物都不肯受我的，总不能拦着我们，不让我们敬您吧？您象太阳一般大放光明，受到恩惠的人竟没法回敬。"

化学家微笑着站起身来；花粉商和包比诺也跟着站起。

"昂赛末，你把这间书房多瞧上几眼吧。先生，您允许吗？您时间宝贵，也许他不会再来了。"

沃克兰问皮罗托："你的买卖顺利吗？归根结底，咱们俩都是做买卖的……"

"还不错，先生，"皮罗托说着，往饭厅那边退出去，沃克兰在后面相送。皮罗托接着说："可是要把这个科马热讷油精推销出去，需要很大的本钱……"

"科马热讷油精这几个字有点刺耳，还不如叫皮罗托香油。要是不愿意用自己的姓名，另外起个名字也行……噢，这不是德累斯顿的圣母像吗？……皮罗托先生，你要叫咱们闹得不欢而散了。"

皮罗托抓着化学家的手，说道："沃克兰先生，这东西又不值什么，不过我存心要找到它，表示我一点儿意思。我托人把全个德国都寻遍了，才觅来一幅中国纸的初印本。我知道您想要，只是事情忙，没空去找；我替您做了一次掮客。我请您接受的不是一幅粗糙的版画，而是我的一番殷勤，一番心血，表示我的诚意。我巴不得您访求的东西要我到悬崖峭壁之下去取来，送到您面前。所以请您收下吧。我们太容易叫人忘记了；让我跟我的老婆、女儿，还有将来的女婿，永远留在先生心目中；但愿先生看到这幅圣母像的时候会记起来，还有些老实人在想着您呢。"

"那么我收下了。"

沃克兰语气恳切，包比诺和皮罗托都感动得抹了抹眼睛。

"您能不能再赏个脸？"花粉商问。

"什么事啊？"

"我约几个朋友……"

他提起脚跟，但态度还是很谦虚。

"……庆祝我们的领土解放，同时庆祝我获得荣誉勋位勋章。"

沃克兰诧异地叫了一声："啊！"

"王上给我恩典，赏我勋章，或许是因为我当过商务裁判，并且共和四年正月十三那天，我在圣罗克教堂的石级上替波旁家打过仗，被拿破仑打伤了……二十天以后的星期日，内人要开个跳舞会，请您光临。那天还要请先生赏脸来吃饭。那我就好比得了两次勋章。事先我会把请帖送过来的。"

沃克兰道："好吧。"

花粉商到了街上，叫道："我快活得心要跳出来了。他居然答应到我家里来！他说的关于头发的话，我真怕记不住；包比诺，你都记得么？"

"记得，先生；再过二十年也忘不了。"

皮罗托说道："这个大人物眼光多厉害！多深刻！他一点不含糊，一下子就猜到我们的心事，给了我们打倒望加锡油的办法。啊！原来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叫头发生长，望加锡完全是扯谎！包比诺，咱们发财是稳的了。明儿早上七点就得上工场，等榛子送到，咱们就动手炼油。沃克兰先生说什么油都一样，这话给外人听见，咱们不就完了么？要不加点儿榛子和香料，凭什么理由把四两油卖到三、四个法郎呢？"

包比诺说："先生，你要受勋了；这是很大的光荣，对于……"

"对于商界，是不是，孩子？"

皮罗托发财有了把握，不由得脸上很得意；伙计们也注意到了，互相递着眼色。他们看着老板和出纳穿扮齐整，坐着马车出去，已经想入非非的编了许多故事。赛查和昂赛末两人心照不宣的眼风表示彼此都很满意，包比诺还满怀希望的对赛查丽纳瞅了两回，可见铺子里的确发生了大事情，伙计们猜得不错。在那种忙乱而闭塞的生活中间，只要一点儿小事就会引起大家兴趣，好比犯人特别留意监狱里的动静。赛查摆着一副俨然的神气，太太却带着将信将疑的表情，这就说明他们又要办什么新事业了。要不然，赛查太太一定会心满意足，因为

当天的收入出乎意料的到了六千法郎，有些客户来付了几笔过期的账；而她平时看到门市生意好就高兴的。

饭间和厨房都在底层和二楼之间的中层，从前是赛查夫妻俩的卧房；他们在这儿度过蜜月，所以饭间的格局象一间小客厅。厨房靠一个小天井取光，和饭间隔着一条过道；通往底层后间的楼梯就在过道里。吃晚饭的时候，铺子叫心腹小厮拉盖看守；上了饭后点心，伙计们先下楼，让赛查和他老婆女儿在火炉旁边继续吃饭。这习惯还是拉贡夫妇传下来的，他们的老规矩素来严格，东家与伙计距离很大，象从前师傅跟徒弟一样。伙计们走开了，赛查便坐到壁炉旁边的大靠椅上，由赛查丽纳或是康斯坦斯替他料理咖啡。那时他就把白天的琐碎事儿告诉太太听，或者是城里的见闻，或者是神庙街工场里的情形和制造方面的困难。

那天伙计们一下楼，赛查就说："太太，今天是咱们一生中最重大的日子了！榛子买下了，水压机明儿开动了，地皮生意也成交了。哪，这张支票你收起来，"他把皮勒罗的票子递给太太。"屋子决定改装，咱们住家要扩充了。啊！我在巴塔沃大院遇到的一个人才怪呢。"

他讲了莫利讷的事。

他正在高谈阔论，说到兴头上，太太忽然插嘴道："我看你已经背了二十万法郎的债！"

"是啊，太太，"花粉商故意装着情虚胆怯的样子。"怎么还得清呢，我的天哪？玛德莱娜的地产不能算在账上，虽则将来是巴黎最热闹的区域。"

“对，赛查，要等将来呢！”

他继续开玩笑，说道：“唉！我八分之三的股份要六年以后才值到一百万。眼前的二十万怎么付呢？”赛查作了一个惊慌的手势。——“嗨，告诉你，就用这个来付！”他从袋里掏出一个向玛杜太太要来，当作宝贝一般藏着的榛子。

他用两个手指夹着榛子给赛查丽纳和康斯坦斯看。康斯坦斯一声不响，赛查丽纳却诧异得不得了，一边替父亲倒咖啡一边说：“啊！爸爸，你这是说笑话吧？”

花粉商和伙计们一样在饭桌上留意到包比诺投向赛查丽纳的眼风，起了疑心，想借此机会弄个明白，便道：

“哎，孩子，这榛子叫咱们家里起了大大的变化。从今晚起，屋子里要少一个人了。”

赛查丽纳望着父亲，神气仿佛说：“那跟我有什么相干？”

父亲又补上一句：“包比诺要走了。”

赛查看人固然没有什么眼光，他最后一句话也是为一面试探女儿，一面宣布包比诺公司成立而说的；但因为爱女儿，看到她面上和额上泛起红晕，连眼睛都红起来，终于低下头去，他也猜到女儿心中有些说不出的感情，以为赛查丽纳和包比诺私下讲过什么话了。其实并不。两个孩子跟所有胆怯的情人一样，一句话没说就心心相印了。

有些伦理学家认为，除了母爱之外，两性的爱是最不由自主，最没有利害观念，最没有心计的。这个见解真是荒谬绝伦。即使大部分人不知道爱情怎么发生，但是一切生理上精神上的好感，仍然从头脑，感情，或是本能的计算出发的。男女

之爱主要是一种自私的感情，而自私就是斤斤较量的计算。一般人只注意结果，看到象赛查丽纳那样的漂亮姑娘，竟会爱上一个又是瘸腿又是红头发的穷小子，第一个印象可能觉得不大现实，或是太离奇了。然而这的确合乎布尔乔亚在感情方面打的算盘。明白了这一点，那些老是令人奇怪的婚姻，例如个子高大的美女嫁了一个矮小的丈夫，漂亮哥儿娶了一个矮小丑陋的老婆等等，也可以得到解释了。凡是体格有缺陷的，不论是拐脚，是瘸腿，是各种各样的驼背，或者长得奇丑无比，或者满面酒瘢，或者长着白癜疯，或者有罗甘那样的毛病，或者有了父母没法控制的任何一种残废，他只有两条路好走：不是叫人害怕，就是和善得不得了；他不能象大多数人那样在中间摇摆不定。走第一条路的有能人，有天才，有强者；因为只有无恶不作才能使人恐怖，只有天才才能使人尊敬，只有聪明绝顶才能使人惧怕。走第二条路的却叫人疼爱，特别能适应女性的专横，比长相完全的男人更懂得爱。

管教昂赛末的都是些德行高尚的人，无论是当法官的包比诺叔叔还是拉贡他们，——这夫妻俩在体面的布尔乔亚里头也算得上是模范。再加小包比诺天真朴实，信仰宗教，生理上那点儿小小的缺陷早已由完美的品性给补偿了。年轻人有了这些优点，格外显得可爱。康斯坦斯和赛查时常当着女儿称赞昂赛末。两个开店的虽则头脑狭窄，却是胸襟宽大，很懂得一个人的心地。他们的称赞引起女儿的共鸣；她尽管天真，在昂赛末纯洁的眼睛里也看出有股强烈的热情。女人看见男人对自己锺情总是得意的，不管这男的年龄如何，地位如何，

长相如何。何况小包比诺比一个漂亮哥儿更有理由爱一个女人。倘若是个美女，他到老都会发疯般的爱她，用热情来培养自己的野心，千辛万苦的为妻子谋幸福，奉她为一家之主，甘心情愿的听她支配。这就是赛查丽纳不由自主所想到的，也许想得没有这样露骨。她已经远远的看到爱情的果实，比来比去的思索过了：母亲的幸福摆在面前，自己的期望也不过如此；她的本能告诉她，昂赛末就是第二个赛查，不过象她一样受了教育，多经过些琢磨而已。她的理想是包比诺将来能当上区长，她自己在本区的教堂里替穷人募捐，跟现在母亲在圣罗克教堂里一样。临了，她竟不觉得包比诺的左腿和右腿有什么不同了，可能还会说："他瘸腿吗？"她喜欢那对一清如水的眼珠，往往有心瞅他一下，让他眼睛里冒出一道纯洁的火焰，然后神态抑郁的把眼睛低下去。罗甘的首席帮办，亚历山大·克罗塔的谈吐庸俗，赛查丽纳先就受不了；他在公事场中混惯了，不免少年老成，有种半玩世半随和的神气，赛查丽纳觉得更可厌。相反，包比诺的沉默却表示他性情和顺；赛查丽纳最喜欢看他听着无聊的俗套露出一副凄凉的笑容；引起他微笑的那些废话，赛查丽纳也一向厌恶，所以他们俩是一同微笑，或者是一同感到难受的。昂赛末虽则在这些地方高人一等，干起活来照样抢在前面，赛查丽纳就赏识他这股不怕辛苦的干劲。她知道尽管伙计们都说："赛查丽纳将来是嫁给罗甘的帮办的，"那又穷，又瘸腿，又是红头发的昂赛末，却始终存着向她求婚的念头。本来嘛，一个人抱的希望越大，越显出他的痴情。

赛查丽纳装着满不在乎的神气问父亲："他上哪儿去呢？"

皮罗托道："他要在五钻石街自立门户了！我相信，靠着上帝保佑……"

老婆和女儿都没有听懂他这句惊叹的话。

皮罗托碰到难题，往往象虫蚁遇到障碍物似的东撞一下，西撞一下。他把话扯开去了，打算以后再和老婆谈赛查丽纳的事。

他对康斯坦斯说："你对罗甘的意见和担心，我告诉了你叔叔，他听着笑了。"

康斯坦斯叫道："咱们俩说的话，你不应该告诉别人。可怜的罗甘也许是世界上最老实的男人，他已经五十八了，大概不会再想……"

她看见赛查丽纳留神听着，便突然停住，朝赛查睐了睐眼睛。

皮罗托道："那么我决定入股是不错的了。"

她答道："你本来是当家的嘛。"

她要是赞成丈夫的计划，说的总是这句话。赛查抓着他女人的手，亲了亲她的额角。

接着他下楼对伙计们嚷道："喂，十点钟收市。今天夜里大家出把力，把二层楼的家具搬上三楼。咱们要象俗话说的，把小瓶放在大瓶里，让建筑师明天舒舒泰泰的动手。"他没看见包比诺，便道："怎么！包比诺没请假就出去啦？啊，他不睡这儿了，我忘了。"又暗暗想道："他不是去把沃克兰先生的话记下来，准是租店房去了。"

两个伙计和拉盖都站在赛莱斯坦后面，赛莱斯坦代表大家说道："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搬东西；我们要向先生道喜，你的荣誉也是我们的光彩……包比诺说先生……"

"哎，孩子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给了我勋章。所以我想请一次客，不但为了领土解放，还为了庆祝我的受勋。王上给我恩典，赏我勋章，大概因为我当过商务裁判，共和四年正月十三还为了保卫王家打过仗，就象你们现在的年纪，在圣罗克的石级上被那个自称皇帝的拿破仑打伤了！我伤在大腿上，还是拉贡太太给包扎的。所以你们应当有勇气，将来一定会得到酬报。不是吗，孩子们，吃苦不是白吃的。"

赛莱斯坦道："以后不会再有巷战了。"

"可是不能不存着希望。"赛查又接下去对伙计们演说了一番，末了请大家一齐参加跳舞会。

拉盖，维吉妮和三个伙计一听有跳舞会，都上了劲，手脚轻健象卖技的一样。他们在楼梯上搬东西，上上下下，什么都没砸破，什么都没摔倒。清早两点，全部搬完了。赛查夫妻睡在三楼上。包比诺的房间给赛莱斯坦和二伙计住了。四层楼上暂时堆着家具。

## 六　两个明星

大量的神经流体所激起的强烈的热情，① 能够在胸怀大

① 相信磁性感应的人认为"神经流体"是肉体与灵魂之间的媒介，凡是暗示作用及全身强直等现象都是由神经流体促成的。巴尔扎克深信催眠术和灵学，故小说中常常引用磁性感应的学说。

志的野心家或情人心中燃起一团烈火。那么温和那么安详的包比诺，就在这股热情激励之下离开饭桌，下楼到铺子里，浑身骚动，象一匹正要出场比赛的骏马。

赛莱斯坦问他："你怎么啦？"

他凑着赛莱斯坦的耳朵说："朋友，没想到有这么一天！我要开店去了。还有，赛查先生得了勋章。"

赛莱斯坦嚷道："老板帮你忙，你真运气。"

包比诺没有回答，一溜烟走了，仿佛是一阵狂风，一阵胜利的好风把他卷走的。

一个伙计正在收拾成打的手套，对另外一个核对标签的同事说："哼！运气！包比诺瞧着赛查丽纳小姐的眼风，被老板发觉了；他多精明，借此机会把包比诺打发出去。他是拉贡家的内侄，真要求亲倒不好意思回绝。明明是调虎离山，赛莱斯坦还说老板热心呢！"

昂赛末·包比诺走出圣奥诺雷街，直奔二元街去找一个青年人帮忙。他凭着做生意的直觉，认为要挣一份家业非利用那个人不可。

法官包比诺帮助过一个巴黎最能干的掮客；他靠着信口雌黄，无孔不入的手段，后来得了个外号，叫做*大名鼎鼎*。那时他还没有成为掮客大王，大家只知道他姓戈迪萨尔，专门推销帽子和巴黎什货。年纪不过二十二岁，在生意上已经显出他催眠人的本领。他细挑身材，终日眉开眼笑，脸上表情十足，记性极好，眼光又厉害，一下子就能看出每个人的口味，确有资格成为后来的掮客大王，做个标准的法国人。前几天，戈

迪萨尔遇到包比诺，说马上就要出门。那天晚上包比诺匆匆赶到二元街，希望他还在巴黎。一打听，他在驿站上的位置都定了，因为要和他亲爱的京城告别，正在滑稽歌舞剧院看一出新戏。包比诺决意等着他。戈迪萨尔是推广新出品的能手，一些大公司已经在极力奉承他了；把榛子油交给他推销，就等于拿到了一张财神的期票。而且包比诺对戈迪萨尔是完全抓得住的。要叫外省最顽固的零售商上钩，戈迪萨尔固然是本领一等，但他自己也上过当，参加了"百日"以后第一次颠覆王室的阴谋。他是最怕呆着不动的人，偏偏背了大逆不道的罪名给关进监狱。负责侦查的包比诺法官认为他受到牵连仅仅是由于荒唐胡闹，把他开脱了。换了一个有心巴结政府的推事或是一个狂热的保王党，准会把倒霉的掮客送上断头台。他眼看预审推事救了他的命而他只能空空洞洞的感激一番，心里老大过意不去。既然不能向秉公处理的法官道谢，戈迪萨尔便去见拉贡夫妇，说他为了报答包比诺一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愿意。

昂赛末等着他的时候，不免又去瞧了瞧五钻石街的店房，把屋主的地名打听好了，以便商量租约。他在中央菜市场近边那个黑洞洞的迷魂阵似的区域里闲荡，盘算怎样使事业快点儿成功，不料就在屠夫奥布里街上碰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预兆挺好的机会，打算第二天叫赛查大大的高兴一下。包比诺守在二元街尽头商务旅馆门口，半夜左右，远远听见戈迪萨尔在格勒奈尔街那边唱着一出戏文的结尾，还拿手杖在石板路上打拍子。

昂赛末冷不防从旅馆门洞里走出来，说道："先生，跟你谈

两句话。”

“二十句也行，”掮客只道遇到歹人，把一头装铅的手杖举了起来。

昂赛末忙道：“我是包比诺。”

戈迪萨尔认出是他，便说：“什么事啊？要用钱吗？钱请假出门去了，不过总有办法。还是要决斗找我去帮忙？好，我从头到脚都交给你就是了。”

接着他唱道：

对啦，对啦，

这才是真正的法国兵！

包比诺道：“来跟我谈十分钟，不要在你房里，免得给人听到；这时河滨道上没有人，咱们上那边去。事情非常重要。”

“这样紧急么？好，走吧！”

一会儿，戈迪萨尔知道了包比诺的秘密，认为事情的确重要。他套着拉封① 串演熙德的台词，连唱带做的念道：

花粉商，理发师，零售商，统统替我走出来！②

“——我要把法兰西和纳瓦拉③ 所有的零售商都捏在手

---

① 拉封(1773—1846)，法国有名的悲剧演员。

② 高乃依的著名悲剧《熙德》里有一句台词：“纳瓦尔人，摩尔人，卡斯蒂利亚人，统统走出来！”

③ 纳瓦拉是比利牛斯山脉两旁的古国名，原属西班牙，十七世纪初被法国并吞。现在这个名称是指法国西南边界上的地区。

心里。噢！主意有了！我本来要出门，现在不走了。我要去代理巴黎的花粉生意。”

“为什么？”

“为打倒你的同行啊，你这傻瓜！我做了他们的推销员，就能偷天换日，拿你的头油去抢他们蹩脚化妆品的生意。我开口闭口只提你的油，只推销你的油。这就叫做掮客的手段！哈哈！我们是生意场中的外交家，好厉害呢！你的仿单交给我去办。我有个从小的朋友叫做安多希·斐诺，老子在雄鸡街上开帽子店，当初叫我推销帽子的就是他。安多希聪明绝顶：他一个人的头脑抵得上所有戴他爸爸帽子的头脑。他弄文学，替《戏剧报》写小戏院的剧评。他爹是个没有脑子的老昏蛋，不喜欢聪明，不相信聪明；你告诉他头脑也能卖钱，也能发财，都是白搭。他脑子里只有酒精。老斐诺叫小斐诺饿肚子，逼他投降。可是小斐诺有本事，跟我是好朋友；我除了做买卖，向来不跟傻瓜来往。斐诺替那家叫做忠实的牧羊人的糖果店在匣子上题字，糖果店倒还肯出钱，不比那些报刊叫他做了苦工，只给他喝西北风。他那一行也忌妒得厉害，和巴黎的什货业一样。有个做戏的马尔斯小姐是个了不起的美人儿，我着实喜欢；斐诺为她编了一出绝妙的独幕剧，为了要上演，只得拿到快活剧院① 去。他写仿单是老手，懂得生意人的心思；又不拿架子，不会要咱们酬报的。一碗杂合酒，几块蛋

① 快活剧院是当时一家三流剧院。剧作家编好一出戏，首先拿到一流剧院，如法兰西剧院去。遭大剧院拒绝后，不得已才去求小剧院接受。

糕，请请他就行啦。真的，包比诺，不说笑话：我这回出门不收你佣金，不要你花一个钱，一应开支都出在你同行账上。我要要他们一下。跟你讲明在先：这件事的成功失败跟我面子有关。只要你结婚请我做傧相，就是我的报酬了。我要去意大利，去德国，去英国，带着各种文字的广告到处张贴，村子也好，教堂的大门也好，外省无论什么要紧关口，只要我知道，都要贴上去。保险每个人头上都搽你的油，搽得亮晶晶的发光。喝！将来你结婚起来非同小可，一定是大场面！你要娶不到赛查丽纳，我就不叫做**大名鼎鼎**！这个绰号是斐诺老头送给我的，因为他的灰呢帽给我一推销就风行全国。现在推销你的头油还是我的老本行，弄来弄去离不开人的脑袋。大家知道，帽子和头油都是保护头发的。”

包比诺眼看事业有希望了，上姑母家睡觉去的时候，兴奋之极，一路上走过的街道都变做一条一条的油沟。他夜里睡不安稳，梦见自己的头发拼命的长，两个天使象在戏里一样打开一条横披，上面写着赛查丽安油。他醒来记起这个梦，决定就用这个名字；他把梦里的胡思乱想看做是天意。

榛子还没送来，赛查和包比诺早已在工场里等着。趁玛杜太太的送货工人没有到，包比诺得意扬扬的先把他跟戈迪萨尔的联盟讲了一遍。

“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肯帮忙，咱们的百万家财是稳的了！”花粉商嚷着，向他的出纳员伸出手去，神气活象路易十四

在德南一仗之后接待德·维拉尔元帅①。

“还有好消息呢，”兴高采烈的伙计从袋里掏出一个小瓶来，形状象南瓜，四边是瓜棱式的。“这样的现成瓶子一共有一万个，四个铜子一个，六个月的期票。”

皮罗托打量着奇形怪状的小瓶，先叫了声：“昂赛末！”然后声调很严肃地说道：“只不过是昨天，你在杜伊勒里花园说你一定成功；今天轮到我来对你说了：你一定成功！四个铜子一个！六个月的期票！式样这么别致！这一下望加锡可完蛋啦，给我们一棍子打死了！巴黎只有这么一批榛子，都给我收了来，你看我做得对不对？这些瓶子你哪儿找到的？”

“我一边等着戈迪萨尔，一边在街上闲逛……”

皮罗托道：“跟我从前一样。”

“顺着屠夫奥布里街往下走，有一家批发各式瓶罐和玻璃龛的铺子，栈房大得不得了；我一看到这种小瓶就眼睛一亮，好象忽然遇到了一道光，耳朵里听见一个声音说道：你要的东西就在这里！”

赛查轻轻自言自语道：“天生是个做买卖的！我女儿准是他的了。”

“我走进铺子，看见那样的小瓶箱子里装着几千个。”

“你就问了？”

昂赛末听了这一句好似受了委屈一般，说道：“我才不那

① 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1710—1714)中，法国德·维拉尔元帅(1653—1734)在德南击败欧也纳亲王统率的奥地利-荷兰联军。

么傻呢！”

“天生是个做买卖的！”皮罗托又说了一遍。

“我说要买个玻璃龛，安放蜡制的小耶稣。我一边还价，一边批评那些瓶子难看。老板被我逗了几句，就一五一十把实话告诉我听。原来新近破产的法伊和布肖两人想制造一种化妆品，要用奇形怪状的瓶子，老板不信任他们，要他们先付一半定洋。法伊和布肖只希望事业成功，照付了。瓶子没有做好，他们已经破产。破产管理人为了清理这笔债务，最近跟玻璃店老板讲好条件，破产人把付过的钱和做好的瓶子一齐放弃，作为赔偿。大家觉得这批东西式样可笑，反正卖不掉的。瓶子原价八个铜子，现在要能卖到四个铜子，老板就很高兴了。谁知道这批冷门货还得在栈房里搁多少时候！我说：‘你可愿意照四个铜子的价钱供应一万只吗？我能替你出清这批瓶子，我是皮罗托先生店里的伙计。’我跟他磨来磨去，一边逗，一边激，终究把他说服了。”

皮罗托说：“好啊，四个铜子！你知道没有？咱们的油每瓶可以定到三法郎，让零售商赚一法郎，咱们赚一法郎半。”

包比诺叫道：“啊！赛查丽安油！”

“什么赛查丽安油？噢，多情的家伙，你把父女两个都奉承到了。行，就叫做赛查丽安油吧！赛查征服过天下，他的头发一定漂亮。”

包比诺道：“赛查是秃顶呢。”

“因为他没有用上咱们的油呀，将来我们就这么说吧。赛查丽安油卖三法郎一瓶，比望加锡油便宜一半。有戈迪萨尔

帮忙，不消一年就能赚到十万。咱们要叫每个爱体面的人一年买一打，赚他十八法郎！一万八千人就是十八万法郎。[1] 咱们马上是百万富翁啦。”

榛子送来了，包比诺，赛查，拉盖和几个工人先剥了一堆，下午四点以前就榨出了几斤油。包比诺送去给沃克兰，沃克兰给他一张配方，在榛子油里羼进另外一种便宜的油，再加香料。包比诺马上办手续，向公家申请发明和精工监制的执照。捐税是忠心的戈迪萨尔垫付的，因为包比诺存心争口气，他的半股开办费一定要自己筹划。

根基浅薄的人一朝事业兴旺就会冲昏头脑；得意忘形的后果是不难预料的。葛兰杜送来一张着色的草图，各个房间的内景，画上家具，美不可言。皮罗托看了中意得很，全部同意。泥水匠立刻挥动铁锹，把屋子和康斯坦斯震动得直叫。管油漆的卢杜阿是个挺有钱的包工头儿，有心把工程做得讲究，说要在客厅墙上嵌金线。听到这句话，康斯坦斯出来干涉了。

她说：“卢杜阿先生，你有三万法郎利息收入，住着自己的屋子，可以爱怎么装修就怎么装修；可是我们……”

“太太，做买卖的也得放点儿光彩，别让贵族压倒才好。再说，皮罗托先生进了官场，赫赫有名……”

康斯坦斯当着手下的伙计和其余的五个人插嘴道：“对，可是他还在开店呢。我，他，他的朋友，他的敌人，都不会忘记这一点。”

---

① 这笔账，巴尔扎克又算错了。

皮罗托背剪着手，踮着脚尖，放下脚跟，身子一上一下动了好几回，说道："我女人说得不错。我们虽然事业兴旺，还是应该俭朴一些。并且，只要一个人还在做买卖，用钱就得谨慎，不能过于奢华，法律也规定，生意人不应当铺张浪费。倘使扩充住宅，装修屋子而超过了限度，就是我轻举妄动，便是你卢杜阿也要批评我的。街坊上都瞪着眼看着我，一帆风顺总有人忌妒，总有人眼红！——啊，小朋友，你不久也体会得到，"皮罗托对葛兰杜补上一句。"人家要毁谤是没办法的，至少不能给他们抓住把柄，说我坏话。"

卢杜阿道："毁谤也罢，坏话也罢，都扯不上你的；你的地位与众不同；做生意的经验这么丰富，什么都考虑周到。你好厉害啊！"

"不错，做买卖我还有点儿经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扩充住宅？我把工程脱期的罚款定得那么高，是为了……"

"为了什么呀？"

"告诉你吧，我跟我太太请几位客人，为了庆祝领土解放，同时也为了庆祝我获得荣誉勋位勋章。"

卢杜阿道："怎么！怎么！他们给了你勋章？"

"是啊；王上给我恩典，赏我勋章，也许是因为我当过商务裁判，并且共和四年正月十三我替王上打过仗，在圣罗克的石级上被拿破仑打伤了。希望你带着太太小姐一齐来……"

属于自由党的卢杜阿道："承你瞧得起，荣幸得很。可是皮罗托，你真有一手啊。你是要我不脱期，才请我参加跳舞会的。好吧，让我派一些最熟练的工人来，多生一点火，把油漆

烘干。我们有快干的办法，反正不能让石灰里的潮气把屋子搅得烟雾腾腾的，叫人家来跳舞。要屋子没有气味，只消外面加一层油就行了。"

三天以后，街坊上做买卖的听到皮罗托要开跳舞会的消息，都轰动了。为了赶快把楼梯搬好，屋外架着支柱，街上停着大车，拆下的旧料从方形的木漏斗里直接倒下来：这些情形，大家都看到了。工人分做日夜两班，点着火把急急忙忙干活，闲人和看热闹的站在街上议论纷纷；他们根据这些排场，预言屋子的装修不知有多么奢华。

地产生意正式定局的那个星期日，下午四点左右，晚祷以后，拉贡夫妻和皮勒罗叔叔来了。赛查说因为正在拆屋，只请了夏尔·克拉帕龙、克罗塔和罗甘。公证人带来一份《辩论报》，上面有德·拉比亚迪埃先生叫人登的一条新闻：

> 本报讯，为了领土解放，全国上下均将热烈庆祝。在外国军队占领期间，首都的繁华因体统关系曾一度销歇，巴黎各区政府的官员觉得应当及时恢复。闻正副区长均将分别举行跳舞会，盛况空前，可以预卜。举国欢腾的热潮势必普遍展开。各界正在筹备的庆祝会中，尤以皮罗托先生的舞会引人注意。皮罗托先生最近获得荣誉勋位骑士勋章；他素来效忠王室，曾于共和四年正月十三在圣罗克事件中受伤；迩后出任商务裁判，又深孚众望；此次得邀圣眷，实属受之无愧。

皮罗托叫道："噢！现在的人文章写得多好！"又对皮勒罗说："报纸上提到我们呢。"

皮勒罗答道："那又怎么呢？"他最讨厌《辩论报》。

赛查太太不象丈夫那样神魂颠倒，只轻轻的对拉贡太太说："这条新闻一出来，我们的雪花膏和润肤水也许会多销一些。"

拉贡太太又高又瘦，满面都是皱纹，削鼻子，薄嘴唇，很象旧时宫廷中的侯爵夫人。眼睛四周，很大的一圈皮肤已经松了，跟那些饱经忧患的老太太一样。她尽管很有礼貌，那副威严庄重的气派叫人不能不肃然起敬。她身上还有些说不出的古怪样儿，很触目而不会叫你发笑，那只能用她的衣着和举动来解释。她戴着露出半截手指的手套，不管什么天气出门总拿着手杖式的阳伞，象玛丽-安东奈特王后在特里亚农宫中用的；穿的是淡棕色的，所谓"落叶"色的连衫裙，叠在腰里的褶裥，谁都学不来，那个窍门跟着上一代的老太太失传了。她披的黑头纱，周围镶着大方眼子的黑花边；古色古香的帽子，四面的镶边好象旧框子上的镂空花。她吸起鼻烟来最是干净利落；凡是有福气见过祖母和祖姑母的青年们，都还记得她们郑重其事的把金鼻烟壶放在身边的桌上，再把围巾上的烟屑子抖干净；拉贡太太吸鼻烟就是这副功架。

拉贡先生是矮个子，最多不过五尺高，脸象个榛子钳，只看见他一双眼睛，两个尖颧骨，一个鼻子和一个下巴。牙齿落尽，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可是一半的字儿都给吃掉了。对人很殷勤，喜欢装腔作势，从前开店的时代有什么漂亮太太上门，他总是满面春风的迎上去，到现在脸上仍旧挂着这副笑容。扑粉在他头上画出一个雪白的月牙形，梳得很整齐，两边突出，象鱼翅，中间用缎带扎成一根短辫子。身上穿的是宝蓝色大

髦，白背心，扎脚裤，丝袜，金搭扣的皮鞋，戴着黑丝手套。最特别的脾气是走在街上帽子不戴，老是拿在手里。他神气活象贵族院里的信差，或是御前的传达，象那些待在什么长官身边而多少沾着点光彩的小角儿。

他神气俨然的说道："喂，皮罗托，当初你信了我们的话，现在后悔吗？亲爱的王上决不会忘记我们，这一点我们从来没怀疑过。"

拉贡太太对皮罗托太太说："好妹子，你心里一定很快活吧？"

"是的，"花粉美人回答。拉贡太太的手杖式的阳伞，蝴蝶式的帽子，窄袖子和朱丽① 式的大头巾，对康斯坦斯始终有股吸引力。

拉贡太太尖着嗓子，摆出老长辈的神气说道："赛查丽纳真讨人喜欢。——过来，美丽的孩子。"

皮勒罗叔叔问："是不是办了公事再吃饭？"

罗甘说："咱们等克拉帕龙先生。我走的时候，他正在换衣服。"

赛查说："罗甘先生，你告诉他没有，我们是在见不得人的中层楼上吃饭？……"

"哼！十六年前他觉得这房间漂亮得很呢，"康斯坦斯轻轻说了一句。

"……到处是灰土，工人。"

---

① 朱丽，卢梭的小说《新爱洛伊丝》的女主人公。

罗甘说："啾，他随和得很，决不挑剔。"

赛查又说："我叫拉盖守在店里；咱们不走原来的门了，你看见没有？样样都拆掉了。"

皮勒罗问拉贡太太："干吗你不带侄儿来呢？"

赛查丽纳也跟着问："他今天会来么？"

"不来了，我的宝贝，"拉贡太太回答，"昂赛末这孩子忙得连命都不要了。那条臭气冲天的五钻石街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我想到就害怕。阳沟不是发蓝，就是发绿发黑。我担心他会掉下去。可是年轻人脑子里打定了主意就是这样！"她对赛查丽纳做了一个手势，表示她所谓脑子其实是指心。

赛查问道："难道他已经签了租约么？"

拉贡道："昨天就签了，还经过了公证。租期十八年，可是要预付六个月租金。"

花粉商道："拉贡先生，我这么办，你满意么？我把新发明的秘方告诉了他……"

"赛查，我们太了解你了，"小老头儿拉着赛查的手，热呼呼的捏了一回。

罗甘对于克拉帕龙的出场不能不担忧，觉得他的举动谈吐会叫循规蹈矩的布尔乔亚吓一跳的，还是让众人心上有个准备的好。

他对拉贡，皮勒罗和太太们说："你们等会看吧，克拉帕龙是个怪物，表面上胡说霸道，出言粗俗，实际非常有才干；他是靠着聪明从低微的地位上爬起来的。将来跟银行家来往多了，一定会学得文雅一些。说不定你们在大街上或者咖啡馆

里，会看见他衣冠不整的在那里喝酒，打弹子，神气活象个大傻瓜……其实不是的；他在转念头，想翻些新鲜花样叫工商界轰动一下。”

皮罗托说：“我懂得；我最好的主意都是逛马路的时候想出来的，不是吗，亲爱的？”他问太太。

罗甘接着说：“克拉帕龙白天在外面安排，布置，找门道；晚上还抓紧时间做事。这般有本事的人过的生活都莫名其妙，怪得很。别看他自由散漫，他照样达到目的。我亲眼看着他叫咱们的卖主一个一个的让步。当初有的人不愿意，有的心里疑疑惑惑，克拉帕龙要弄他们，天天去看他们，跟他们纠缠不清，终于把地产弄来了。”

克拉帕龙是这个故事中最离奇的角色，是出面支配赛查今后命运的人物。他人还没出场，先传来一阵酒鬼所特有的勃噜——勃噜的怪声音。花粉商听了，赶到黑洞洞的小楼梯上吩咐拉盖关店门，同时向克拉帕龙道歉，表示在饭间里接待他不恭得很。

克拉帕龙回答说：“那有什么关系！这儿正好啃莱根……哦，我的意思是说，谈生意经。”

虽然罗甘用花言巧语解释过了，态度文雅的拉贡夫妇，冷眼旁观的皮勒罗，还有赛查丽纳和她的母亲，对这个冒充的大银行家一开场都印象不大好。

他是掮客出身，年纪大概有二十八，头发脱得精光，戴着一副烫成螺旋形的假头发。这个款式照例要有少女般的娇嫩，凝脂般的皮肤，妩媚动人的女性的风度才配得上；克拉帕

龙戴上这假头发，越发显出他的丑恶，那张长满小肉刺的土红脸一团虚火，活象赶班车的马夫。未老先衰的皱纹，一道道象滚边一般沟槽很深的肉裥，扯动起来好不难看，说明他生活糜烂，一口牙齿都坏了，粗糙的皮肤布满着小黑点，也是他荒唐胡闹的结果。克拉帕龙的神气颇象外省戏班里的跑龙套，什么角色都能演，脸上已经涂不上胭脂，疲乏的身体快支持不住了，厚嘴唇象涂了一层面粉；可是油嘴滑舌，即使喝醉了也口角俏皮。看起人来，眼睛非常放肆，举动更不知检点。他灌饱了杂合酒，脸上老是醉醺醺的，嘻嘻哈哈，没有一点做生意的正经样儿。他直要指手划脚的学了半天，才勉强学会一副冒充阔佬的功架。杜·蒂耶好比一个剧团经理不放心初次登台的主角，亲自监督克拉帕龙穿衣打扮，深怕他生活放荡，下流惯了，在装做银行家的时候忽然露出马脚来。

他吩咐道："你越少开口越好。银行家从来不多说话；他只管行动，思索，考虑，听着人家，掂斤估量。所以要装得象，就不能说话，顶多只说一些不关痛痒的话。你那快活的疯疯癫癫的眼神得收起来，目光要严肃，呆一点倒不要紧。提到政治，你得站在政府一边，说些空话，好比：预算庞大呀；各党各派不可能妥协呀；自由党人是危险分子呀；无论什么摩擦，波旁王室都应当避免呀；自由党的主张只是利害相关的集团用的幌子呀；波旁家正在替我们安排一个繁荣的时代，尽管你不喜欢，也得支持现政府呀；法国已经有相当的政治经验呀；诸如此类。别看见桌子就懒洋洋的伏在上面，别忘了你得保持百万富翁的尊严。吸鼻烟不能象残废军人那样；回答人家的

话，最好先把鼻烟壶拿在手里玩玩，瞧瞧自己的脚，望望天花板；总之要装做思想深刻。还有你那乱动东西的坏习惯，非改掉不可。在交际场中，银行家应当懒得动弹。不是吗？你通宵没有睡觉，被数目字搅得头昏脑涨，办一桩事业不知要凑集多少条件！花多少功夫研究！你尤其要表示对生意怨声载道，说做买卖又吃力，又麻烦，又棘手。说话不要越出这范围，别提到什么专门的问题。吃饭之前，别哼你那些贝朗瑞[1]的小调，酒不能喝太多。喝醉了，你的前途就完啦。反正罗甘会管着你的。你这回要去见一般道学先生，都是挺规矩的布尔乔亚，别把你那套下等酒店的论调吓了他们。”

这篇训话给夏尔·克拉帕龙精神上的影响，和他的新衣服对他身体的影响不相上下。他原是一个满不在乎的乐天派，跟谁都合得来；穿惯乱七八糟的舒服衣衫，身体裹在里头，和他的思想在谈吐中一样无拘无束。如今刚穿上裁缝误了时间送来的新衣服，身体直僵僵的象根柱子；他既担心自己的说话，又担心自己的动作：一只手向什么瓶子匣子冒冒失失的伸出去又缩回来，一句话说到一半忽然停住，使皮勒罗只觉得他矛盾得可笑。他的通红的脸，乱蓬蓬的螺旋形的假头发，和他的衣着全不相称；他的思想也老是和他的说话打架。但是这些接二连三的矛盾，那般忠厚的布尔乔亚还当做是事情太忙，心不在焉的缘故。

罗甘说：“他做的事业才多呢。”

拉贡太太对赛查丽纳说：“事业并没给他多少教育。”

---

① 贝朗瑞(1780—1857)，法国歌谣作家。

罗甘听了，急忙把手指放在嘴上，低下头去告诉拉贡太太："他又有钱又能干，做生意又非常规矩。"

皮勒罗对拉贡道："看在他这些长处份上，有些地方自然不必计较了。"

罗甘道："咱们就在饭前把合同念了吧，好在没有外人。"

拉贡太太，赛查丽纳和康斯坦斯一齐走开；皮勒罗，拉贡，赛查，罗甘和克拉帕龙，听亚历山大·克罗塔念合同。合同上写明赛查拿神庙街的工场和地基作抵押，出一张四万法郎的借据给罗甘的一个主顾。他把皮勒罗的银行支票交给罗甘；另外拿出二万法郎证券和开着克拉帕龙抬头的十四万法郎期票，但克拉帕龙不出收据。

克拉帕龙说："我用不着出收据给你；你们的一份由你向罗甘先生负责，我们的一份归我们负责。卖主将来向罗甘先生收钱，我只凭你的十四万法郎票据替你凑足股款。"

皮勒罗说："对。"

克拉帕龙说："那么请太太们回来吧，她们走开了，咱们冷得很。"他看了看罗甘的脸色，不知道这句笑话是不是说得过分了。

他叫了一声："太太们！……"又挺着身子望着皮罗托说："噢！那位小姐想必是令爱吧？想不到你还有这一手。经过你提炼的玫瑰花都给她比下去了，也许就因为你提炼了玫瑰花……"

罗甘截断了他的话，说道："真的，我肚子饿了。"

皮罗托说："那就吃饭吧。"

克拉帕龙鼓起脖子说："咱们这顿饭也是经过公证的了。"

皮勒罗有心坐在克拉帕龙旁边，问道："先生买卖做得很多吗？"

银行家回答："太多了，全是整批整批的；可是买卖真难做，真棘手。比如运河吧，哎！那些运河啊！我们为了运河忙成怎样，你才想不到呢。那也是当然的。政府要开运河。你知道，各省各府都需要运河，那跟各行各业都有关系。帕斯卡尔说过：'江河是活动的路。'所以我们要开辟市场。市场要有地基，因为不知要挑多少土；挑土是穷人的事；因此要发公债，公债归根结底是还给穷人的！伏尔泰说过：'河道，胡说霸道，穷人的生财之道！'①可是政府有工程师指导，不容易叫它上当，除非你和工程师串通；因为国会！……噢！先生，国会老跟我们为难，不肯考虑财政所牵涉到的政治问题。双方都不怀好意。你相信么？凯勒弟兄，呃，我是说国会议员弗朗索瓦·凯勒，他为了公债问题、运河问题，攻击政府。我们在他家里等着，那好家伙回来看到我们的计划对他有利，还得和他刚才臭骂过的政府妥协。议员的利益和金融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我们夹在中间两面受敌。现在你可明白生意多么难做了，每个人都要给他满足，职员、议员、清客、大臣……"

"大臣？"皮勒罗决意要摸清这个合伙人的底细。

"是啊，先生，连大臣在内。"

皮勒罗道："那么报上说的不错了。"

---

① 这句话是克拉帕龙信口胡编的。

皮罗托道："叔叔谈起政治来了；克拉帕龙先生对他倒很配胃口。"

克拉帕龙道："报纸吗？它专门捣乱，混账透了。先生，报纸把我们的计划都搅乱了；有时候也帮我们的忙，可是常常叫我提心吊胆，睡不着觉；那我可不愿意呢。总而言之，又要看文件又要计算，我眼睛都花了。"

皮勒罗希望知道些内幕，接着问："大臣们又怎么样呢？"

"大臣们提出的条件完全按照政府的意思。哎，这是什么菜啊？龙肝凤脯么？"克拉帕龙把话扯开去了。"这种沙司①只有布尔乔亚家里吃得到，休想在兔崽子的小饭铺里……"

拉贡太太听到这一句，帽子上插的花象小羔羊似的直跳起来。克拉帕龙知道说了一句粗话，想补救一下。

他说："在高级金融界里头，凡是时髦的夜酒店，象韦里和普罗旺斯弟兄等等，都叫做兔崽子小饭铺。我是说，不管是那些酒店老板还是什么高明的厨子，都做不出滑腻的沙司；有的在清水里加些柠檬，有的是做化学实验。"

饭桌上从头至尾是皮勒罗在那里进攻，想摸克拉帕龙的底，可是摸来摸去只摸个空。皮勒罗认为这家伙不是好东西。

罗甘咬着克拉帕龙的耳朵说："情形很好。"

"唉！我要能把这身衣服早点儿脱下来才好呢。"克拉帕龙闷得气都透不过来。

皮罗托说："先生，我们不得不把饭厅作为客室，因为十八

---

① 沙司是用肉汤为底，和以牛奶面粉及香料做成的浇汁。

天以后我们要请客，庆祝领土解放……”

“好啊，先生；我也是拥护政府的人。梅特涅那家伙真狠，奥国王室的命运都操在他手里；他主张维持现状，我政治上的主张是跟他一路的。要并吞新的就得保持旧的，要保持旧的就得并吞新的：这是我的原则，荣幸得很，那也是梅特涅亲王的原则。”

赛查接着说：“……我请客也为了庆祝我得到荣誉勋位勋章。”

“是的，我知道。谁跟我说的？是凯勒弟兄还是纽沁根？”

罗甘想不到他这样机灵，不由得做了个钦佩的手势。

“啊，不是的，我想起来了，是在议院里听到的。”

赛查道：“在议院里吗？可是德·拉比亚迪埃先生告诉你的？”

“对啦，就是他。”

赛查对叔岳道：“你看他多可爱。”

皮勒罗道：“他空话连篇，叫人越听越糊涂。”

皮罗托又道：“王上给我恩典，赏我勋章，也许……”

克拉帕龙抢着说：“也许因为你对花粉业有贡献。不管什么功劳，波旁家都会奖励。所以咱们应当拥护这些正统的帝王，他们宽宏大量，不久还要大兴市面呢……复辟政府知道一定要和拿破仑政权见个高低；现在的政府不用打仗也能扩充疆界，你等着瞧罢！……”

赛查太太说：“先生肯赏光来参加我们的跳舞会么？”

“噢！太太，为了来奉陪您，便是错过机会，少赚几百万我

也愿意。”

赛查对叔岳说：“他的话真多。”

正当花粉业的巨头日薄西山，快要回光返照的时候，生意场中的地平线上隐隐约约升起一颗星来。就在同一个时间，小包比诺在五钻石街上开始为他的家业打基础。

五钻石街一头通伦巴第街，一头通屠夫奥布里街，对面便是巴黎老区里赫赫有名的坎康普瓦街，法国史上许多大事都是在那条街上发生的。五钻石街路面狭窄，货车很不容易通过。但虽然有这个缺点，近边全是药材铺，所以地段还是有利，包比诺挑得不错。屋子坐落在伦巴第街那头的第二家，里面黑得厉害，有时白天也得点灯。头天晚上，初出道的包比诺接管了这个黑洞洞的叫人恶心的地方。原来的房客是做糖浆和粗糖生意的；墙壁、院子、货栈，到处留着这个行业的痕迹。

店面是一间开阔高大的屋子，装着两扇深绿漆的大门，钉着长铁条，帽钉形式象香菌。窗上围的铁丝网，底下一截往外鼓起，象老式的面包房；地下铺着大块的白石板，多数已经破裂；颜色发黄的墙上一无所有，跟营房一样。往里是一间后店堂和一间厨房，都靠院子取光；拐角上的货栈原先一定是马房。楼梯在后店堂，上楼去有两间临街的屋子，包比诺打算做办公室和账房。他自己预备住在货栈楼上，一共有三个小房间，跟邻居合着一堵墙，窗子对着天井。从三间黑魆魆的破屋子里望出去，只看见一个不规则形的院子，四面围着高墙，房里的潮气即使在最干燥的日子也象新粉刷的。院子堆过糖浆和粗糖，石板缝里嵌着一层又黑又臭的油腻。三间房都没有

糊纸，地下铺着方砖，只有一间有壁炉。

戈迪萨尔找了一个裱糊匠在墙上刷了一层胶水；那天从早上起，除了工匠，包比诺和戈迪萨尔都亲自动手，把那间难看的卧房糊上十五铜子一卷的花纸。家具只有一张中学生睡的红漆小木床，一只蹩脚床儿，一口古式五斗柜，一张桌子，两张安乐椅，六张单靠椅，都是包比诺法官给的。戈迪萨尔买来一面旧镜子，放在壁炉架高头。晚上八点左右，炉子里烧起一捆木柴，两位朋友坐下来预备吃白天剩下的饭菜。

戈迪萨尔叫道："咱们要吃进屋酒，把冷羊肉拿开！"

"可是我……"包比诺只有一块二十法郎的银洋，预备给起草仿单的人做报酬的，他掏出来给戈迪萨尔看了。

"我！……"戈迪萨尔说着，把一块四十法郎的钱贴在自己的眼睛上晃了一晃。

大门上的环子响了一下，声音一直传到院子里，因为是星期天，做手艺的都离开作坊出去了，院子里特别幽静，回声也特别响亮。

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说道："啊，陶瓷街的老伙计来了。我，我就是有办法！"

果然，一个伙计带着两个小厮，捧着三只食匣送来一桌菜，还有挑得很内行的六瓶酒。

包比诺道："咱们俩怎么吃得了这许多？"

戈迪萨尔道："还有那个作家呢！斐诺见过花天酒地的大场面。等会他要来的，写的仿单包你别出心裁。你说我用的词儿妙不妙？仿单总不免枯燥无味，要种子开花，全靠用好

酒来浇。”——他整了整衣服，对两个小厮说：“好吧，小鬼，我赏你们几两金子。”

他给了他们十个铜子，气概就象他所崇拜的拿破仑。

“谢谢先生，”两个小厮听他的说笑，比拿到酒钱还高兴。

戈迪萨尔对留下来侍候的一个伙计说：“告诉你，小子，楼下有个看门女人，住在一个破窑里，有时在那里烧烧饭消遣消遣，象当年瑙西卡洗衣服① 一样。你去向她求告一番，要她关心一下我们饭菜的冷热。对她说：冉-弗朗索瓦·戈迪萨尔的儿子，贫民世家戈迪萨尔的后代，费利克斯·戈迪萨尔，多多拜上她，祝福她。去吧，小心侍候，每个菜都要弄得好好的；要不然，仔细你的屁股！”

大门上的环子又响了一下。

戈迪萨尔道：“才子安多希来啦。”

进来的是个胖胖的青年，不高不矮，大圆脸，从头到脚象个帽子司务的儿子；五官长得毫无棱角，外表稳重，看不出是个精明家伙。他本是穷得愁眉苦脸，一看见饭桌上摆得齐齐整整，酒瓶的封口与众不同，登时笑逐颜开，快活得不得了。他听到戈迪萨尔的叫喊，淡蓝眼睛亮了一亮，把大脑袋从右到左移动了一下，一张脸活象卡尔梅克人②。他招呼包比诺的态度很古怪，既不卑躬屈节，也不表示尊敬，仿佛很不自在而又放不下架子。那时他正认识到自己没有一星半点的文才，觉得

① 瑙西卡，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中淮阿喀亚王的女儿，她在海滨与女伴洗衣打球的时候，发见漂流在海边的奥德修。

② 卡尔梅克人是蒙古族的一支，住在俄罗斯南部。

与其写出作品来卖不到钱，不如做个文坛企业家，踏在文人雅士的肩膀上做生意。低声下气求人的手段已经用尽了，钻门道找出路的委屈也受够了，他打算改变作风，象实力雄厚的金融家一样，故意装得神态傲慢。但开场总得有一笔资本才行，恰好戈迪萨尔跑来告诉他，只要把包比诺的头油捧上台，他的开办费就有了着落。

戈迪萨尔说："你代表他跟报馆打交道，可是不能骗他；要不然我会跟你拼命的。你赚他多少钱就得出多少力。"

包比诺神色不安的瞧着这位作家。真正的生意人看到作家，总带着又害怕又哀怜又好奇的心情。包比诺原来很有教养，但是他那些老长辈的习惯和思想把他影响了，再加在店里忙着大小事务，银钱出入，更容易感觉麻木；所以包比诺的头脑变了，完全受着本行的风俗习惯控制。这种情形，我们在老同学身上也能看到：离开中学或私塾的时候，许多人思想都差不多，隔了十年就大不相同。当下包比诺愣了一愣，斐诺却当做是佩服他。

戈迪萨尔道："咱们先把仿单商量好了，才能丢开心事，痛痛快快喝酒。吃过饭，文章就念不清楚，舌头也要管消化的。"

包比诺道："先生，一张仿单往往等于一笔财产。"

斐诺道："对于我这样的光棍，财产不过是一张仿单。"

戈迪萨尔道："啊！妙极了。斐诺这怪物。他一个人的才气抵得上四十个。①"

---

① 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名额一共是四十人，终身制。所谓四十个就是指法兰西学院院士。包比诺不懂这个意思，故有下文。

包比诺听了斐诺的话，吃了一惊，说道："别说四十，一百个也抵得上！"

性急的戈迪萨尔拿起稿子，加强着语气高声念道：护发油。

包比诺道："我想还是叫做赛查丽安油。"

戈迪萨尔道："朋友，你不知道内地人的脾气。有种外科手术叫这个名字①，内地人笨得很，会把你的油当做催生用的；要把他们从接生拉回到头发上来，不知要费多少口舌。"

作者说："我不是替我起的名字辩护，我只提醒你一下：护发油就是头上用的油，把你的意思都包括了。"

"念吧，"包比诺说着，心里急得很。

下面便是仿单原文，市场上到今天还在成千成万的分发。(这又是一种证明文件。)

## 荣获一八二四年博览会奖章②







① 传说恺撒大帝是动了剖腹手术出生的，因此剖腹产术叫做"赛查丽安"。

# 护　发　油

## 领有发明执照及精工监制执照

世界上既没有一种化学品能够把头发染色而不损害理智的中枢，也没有一种化妆品能够叫头发生长。科学界最近宣布，头发是一种死的物质，脱落或发白都无法阻止。要预防秃顶与发囊萎缩，只消维持头部所需要的温度，保护头发根下面的球茎不受外界气候的影响。护发油就是根据科学院所肯定的原理制成的，能产生上面所说的作用。这些作用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和北方民族一致重视，因为头发对于他们特别宝贵。据专家考证，古代以头发长短为标志的贵族，也是用的这个方法。但制油的秘诀失传已久，最近方由护发油的发明人昂赛末·包比诺重新发见。

护发油的目的是保存头发，而不是对包含球茎的表皮加以无效或有害的刺激。护发油香味幽雅，能防止头上脱皮；并且由于成分关系——主要是榛子油，——能防止空气对头部的影响，保持内部的温暖，从而预防伤风，鼻腔感冒，以及一切头痛脑胀病症。因此之故，贮藏繁殖头发的液体的球茎，即不会受凉受热。各界男女所珍视的头发，用了护发油可长保光泽细软，与儿童的头发媲美。

每瓶的包装纸上均附有用法，敬请注意为幸。

## 护发油用法

每晨先用刷子梳子将头发梳洗干净，用木梳分开，再用细软小

② 小说情节发生在一八一九年，路易十八治下。右图的头像是查理十世，路易十六和路易十八的弟弟，一八二四年即位。作者假定护发油迅速取得成功，五年后即得奖。

布饱蘸护发油涂于头发根上，全部头皮均须擦遍，但不宜太厚。至于将油涂在头发上不但是可笑的成见，且遍留油渍，殊为可厌。

护发油一律用小瓶装，瓶上有发明人签字为记，以防假冒。售价每瓶三法郎。发行所：**巴黎伦巴第区五钻石街包比诺商行。**

外埠函洽，免收邮费。

**附注：**包比诺商行兼售药用油料，如橙花油，松香油，甜杏仁油，可可油，咖啡油，蓖麻油等，均有发售。

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对斐诺说道："亲爱的朋友，写得好极了。嘿！让人家瞧瞧咱们是怎么谈科学的！不绕圈子，开门见山，马上谈出要点来。啊！我从心底里佩服你，这才是切实有用的文章。"

包比诺非常高兴，说道："仿单真妙！"

戈迪萨尔说："开头第一句就把望加锡骂倒了。"他威风凛凛的站起来，指手划脚，象在国会里演说似的一字一顿地念道：

"你一不能一叫一头发一生一长！

"你一不能一把一头发一染一色一而一不冒一危一险！

"哈哈！这样一来，咱们的货色要销不出才怪呢！现代的科学居然和古人的习惯完全一致。不管老少，咱们都谈得拢。碰到年纪老的人，你就说：'喂！喂！先生，古人、希腊人、罗马人，都是有道理的，不象大家说的那么傻！'跟年轻人打交道吧，你就说：'亲爱的小弟弟，科学日新月异，又有新发明啦，可见咱们在进步。蒸汽、电报这一类东西不知要发展到什么地步呢！这油便是根据沃克兰先生的报告制造的！'咱们把沃克兰

先生向科学院宣读的报告印上一段，你们看怎么样？那才妙呢！好，斐诺，来吃饭。咱们来啃菜根！多喝几杯香槟，祝贺咱们的小朋友成功！”

作者很谦虚的说道：“我觉得时代变了，不能再用轻浮无聊的笔调来写仿单。咱们已经进入科学时代，要摆出学者面孔，权威口吻，才能叫大众信服。”

戈迪萨尔道：“咱们一定要把头油捧上台，我脚底痒了，舌头也痒了。跟头发有关的商品，我都做了代理人。他们的佣金没有一家超过三成的，咱们给四成，包你六个月销十万瓶。我要把药房老板、杂货店老板、理发师，一齐拉过来。他们得了四成佣金，准会把每个主顾的头擦满油的。”

三个青年狼吞虎咽，喝了不知多少酒，想着护发油美丽的远景，快乐得飘飘然。

斐诺微笑着说：“这个油会叫人头晕的。”

凡是跟油、头发、脑袋这几个字谐音双关的玩意儿，都被戈迪萨尔发挥尽了。三个朋友吃到饭后点心，正在互相干杯祝贺，哈哈大笑的当儿，大门上的门环又响了，他们居然也听见了。

包比诺道：“这是我叔叔了。他可能来看我的。”

斐诺道：“叔叔？没有酒杯怎么办呢？”

戈迪萨尔告诉斐诺：“包比诺的叔叔是个预审推事，救过我的命，不能跟他开玩笑。唉！要是你象我这样差点儿上断头台，去领教那卡擦一声，马上跟头发脱离关系的滋味，”他用手比划着铡刀落下来的样子，“碰到一个清官把你救下来，让

你还能留着脖子在这儿喝香槟，那你一定会记得他，哪怕醉得半死也记得。斐诺，你敢说你将来就用不着包比诺先生吗？所以要对他鞠几个躬，多下一些定钱。”

那位公正的预审推事果然向看门女人打听他侄子的住处。昂赛末一听出他的声音，马上端了一个烛台去迎接。

法官说了声："诸位先生好。"

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深深鞠了一躬。斐诺醉眼朦胧的把法官打量了一下，认为他相当饭桶。

法官瞧着房间，一本正经地说道："嗯，简陋得很。可是孩子，想要出人头地，先得从小角儿做起。"

戈迪萨尔对斐诺道："你听，多深刻！"

当记者的斐诺回答说："不过是报纸上的滥调。"

"啊！先生，是你，"法官认出了戈迪萨尔。"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先生，我想尽我一些小小的力量，帮助您亲爱的侄儿挣一份家业。我们才把仿单商量好，稿子是这位先生起草的。有关头发的文献，要算他的一篇写得最好了。"

法官望着斐诺。

戈迪萨尔接下去说："这一位是安多希·斐诺先生，杰出的青年文学家，常常有高深的政论和小戏院的剧评在官方报纸上发表。他本来是位政治家，现在快成为作家了。"

斐诺扯了扯戈迪萨尔的衣摆。

法官听了，才明白饭桌上为什么杯盘狼藉，觉得在这个情形之下摆酒作乐也还情有可原。他说："好吧，孩子们，"又回

头吩咐包比诺："你去换衣服，咱们一同上皮罗托先生家，我有事找他去。你跟他两人应当签一份合伙契约，我已经把稿子细细研究过了。既然你制油的作坊在神庙街，皮罗托就应当和你订一份工场的租赁合同，他也可以派代表参加你的工作。手续办齐了，将来不会有争论。昂赛末，你这里墙壁潮湿得很，靠床应当挂些草席。"

戈迪萨尔哈腰曲背地抢着说："法官先生，对不起打断您的话，我们今天自己动手糊了纸……还……还没有干。"

法官说："你们知道省钱，好得很。"

戈迪萨尔凑着斐诺的耳朵说道："我的朋友包比诺是个规矩人，他跟他叔叔走了；咱们找老相好去吧。"

斐诺把背心口袋翻给戈迪萨尔看，被包比诺瞧见了，马上塞了二十法郎给仿单的作者。法官雇的车子停在街口上，便带着侄儿上皮罗托家。

他们俩到的时候，皮勒罗、拉贡夫妇和罗甘，正在玩波士顿。赛查丽纳在拉贡太太旁边绣头巾，昂赛末一进来，她就显得很高兴。罗甘坐在拉贡太太对面，看见赛查丽纳的表情，立刻向帮办使了个眼色，叫他注意那姑娘的脸红得象石榴一般。

大家招呼过了，法官向皮罗托说明来意，皮罗托道："哦，今天真是立文书的日子了。"

赛查、昂赛末、法官包比诺，走上三楼，到花粉商的临时卧房去讨论法官起草的租约和合伙文书。皮罗托同意把工场的租期定为十八年，跟五钻石街店房的租期一样。这点儿小枝节

好象无关重要，后来对皮罗托却大有用处。赛查和法官重新回到中层。看到屋子里到处乱七八糟，而且皮罗托向来奉教虔诚，星期天家里还有匠人做工，法官就很诧异，不免问起缘故；花粉商也巴不得他有此一问。

他说："先生，虽然你不应酬不交际，我们庆祝领土解放，你也不反对吧？而且还有别的事呢。我们请客也为了庆祝我得到荣誉勋位勋章。"

法官不禁"啊！"的一声叫起来，他自己还没有受过勋呢。

"王上给我恩典，赏我勋章，也许是因为我当过裁判……呃，不过是商务裁判；并且替波旁家出过力……"

法官说："是的。"

"……共和四年正月十三，我在圣罗克的石级上被拿破仑打伤过。"

法官说："我一定来。要是内人不闹病，我带她一起来。"

罗甘临走，在大门口对他的帮办说："格藏德罗，你娶赛查丽纳的念头，我看还是趁早丢开了吧。再过六个星期，你会觉得我这个劝告是不错的。"

"为什么？"克罗塔问。

"朋友，皮罗托的跳舞会要花到十万法郎；他又不听我的话，拿全部财产做了那笔地产生意。六个星期以后，这些人连饭都没得吃了。油漆包工卢杜阿的女儿有三十万陪嫁，你还是娶她吧。我告诉你这话是免得你吃亏。你倘使想接手我的事务所，先付我十万现款，明天就好成交。"

## 七 跳舞会

报纸已经向欧洲作了预告，提到花粉商筹备的跳舞会场面伟大；但是日夜不停的工程所引起的谣言一传到商界，大家对跳舞会又有另一种说法。有的说赛查租了三幢屋子；有的说客厅都描了金；又有人说酒席是定的希奇古怪，新发明的菜；还有一说，做生意的一律不请，只请政府官员；有人狠狠的批评花粉商的野心，笑他自命不凡的政治资历，不承认他受过伤。在第二区里，为了要弄一张跳舞会的请帖而勾心斗角的事已经有好几起；皮罗托的朋友们固然不用操心，普通的熟人却钻谋得厉害。一个人只要有好处给人家，就有人来趋奉。不少人的请帖是费了好大周折才到手的。皮罗托夫妇看到不认识的朋友这么多，大吃一惊。那股争先恐后的劲儿吓得皮罗托太太心里发慌；好日子越近，她脸色越阴沉。她告诉赛查不知道怎么应付；这样大的场面有许许多多的零碎事儿，想起就害怕：什么银器呀，玻璃杯呀，冷饮呀，磁器呀，餐具呀，哪儿去张罗呢？大小事情由谁照管呢？她要皮罗托当天站在上房门口，不曾邀请的人一概不让进来。她听说有的家庭跳舞会就有人冒充朋友混进去，发生意想不到的事，主人连他们的姓名都叫不出。十天之前，勃拉雄、葛兰杜、卢杜阿和营造商抄法鲁，宣布屋子准定在十二月十七那个星期天完工；赛查就跟妻子女儿吃过晚饭，在中层楼那个朴素的小客厅里开了一个滑稽的会，商量请帖的名单。那天早上，印刷所已经把帖子送到，粉红卡纸上印着漂亮的斜体字，内容无非照抄交际大全上

的一套。

皮罗托说："嗳！嗳！一个人都不能忘掉啊。"

康斯坦斯说："咱们忘了，人家可忘不了。但维尔太太从来不曾来看过我们，昨天傍晚可神气活现的来了。"

赛查丽纳说："她漂亮得很，我喜欢她。"

康斯坦斯说："她做姑娘的时候还不如我呢；她是蒙马特尔街上的女裁缝，替你爸爸做过衬衫的。"

皮罗托说："好吧，名单先从最阔气的人物开场。赛查丽纳，写下来：德·勒农库公爵和公爵夫人……"

康斯坦斯叫道："我的天哪！赛查，我们单单为了卖花粉而认识的客人，一个都不能请。德·布拉蒙-绍弗里王妃和你故世的干妈德·于克塞尔侯爵夫人，论起亲戚来比德·勒农库公爵还要近一些，难道你也请她不成？两位德·旺德奈斯先生、德·玛赛先生、德·龙克罗尔先生、德·哀格勒蒙先生，还有别的顾客，你都请吗？你好糊涂，你得意得昏了头了……"

"对！可是德·封丹纳伯爵和他的家眷呢？嗯？圣罗克事变以前，他常到玫瑰皇后店里来的，绰号叫做大个子雅克，和他一起的还有德·蒙托朗侯爵，绰号叫做好汉，德·拉比亚迪埃先生化名叫南特人。那时候他们总是亲亲热热的跟我拉手，对我说：'亲爱的皮罗托，拿出勇气来！为了王家，跟我们一同牺牲吧！'我们都是参加那次阴谋的老伙计啊。"

康斯坦斯说："你要请封丹纳伯爵就请吧。德·拉比亚迪埃先生爷儿俩来了，也得有人陪陪他们。"

皮罗托说道："赛查丽纳，写罢。——先是塞纳省省长；不管他来不来，总是市政府的领袖，既是大人，就得尊敬。——再写上区长德·拉比亚迪埃先生和他的少爷。（名字后面要注明客人的数目。）——我的同事副区长格拉内和他太太。那太太长得真难看，可是没办法，不能不请。——国民自卫军上校、开首饰铺的居雷尔先生，居雷尔太太和两位小姐。——以上是所谓官方。现在轮到大人物了。——德·封丹纳伯爵和伯爵夫人，他们的女儿爱米莉·德·封丹纳小姐。"

赛查太太道："那姑娘骄横透了，不管什么天气都把我叫到她车门口去讲话。她要来的话，一定是来取笑我们的。"

赛查道："那么她大概会来的了。"他只希望客人越多越好。"写下去，赛查丽纳。——我们的房东德·格朗维尔伯爵和伯爵夫人，据但维尔说，伯爵是高等法院里最了不起的角色。——啊，我想起来了，德·拉比亚迪埃先生明天请德·拉塞佩德伯爵亲自出马，主持我的授勋典礼。应当送一份跳舞会外加吃饭的请帖，给这位荣誉勋位总裁。——还有沃克兰先生。赛查丽纳，后面写明跳舞会带吃饭。顺手把希弗维尔和普罗泰兹两家也写上吧，免得忘记。——塞纳省初级法院推事包比诺先生和他的太太。——拉贡家的朋友，御前传达官蒂里翁先生和他太太，还有他们的小姐。听说这位小姐要嫁给卡缪索前妻生的一个儿子了。"

康斯坦斯说："赛查，别忘了包比诺先生的内侄，昂赛末的表兄荷拉斯·毕安训。"

"对啦。哦，赛查丽纳已经在包比诺名下写上四个人

了。——还有德·拉比亚迪埃先生手下的科长拉布丹先生和他太太。——同一个科里的科香先生，玛蒂法的不出面的合伙老板，还有他的太太和儿子；顺便也写上玛蒂法先生、太太、小姐。”

赛查丽纳道：“玛蒂法替他们的朋友柯尔维尔夫妇、蒂利埃夫妇说过情，还有萨亚他们。”

赛查道：“等会再说；先写上咱们的经纪人于勒·德马雷先生和德马雷太太。”

赛查丽纳道：“跳舞会里的美人儿，要数这位太太第一了；在所有的太太中，我最喜欢她。”

“还有但维尔和但维尔太太。”

康斯坦斯说道：“接手皮勒罗叔叔铺子的科克兰先生和太太，也写上了吧。他们打算好来的，可怜的小奶奶叫我的裁缝做了一件挺漂亮的跳舞衣服，白缎子衬里薄纱面子的长袍，绣着生菜花，差点儿没象进宫朝见一样穿起铺金衣衫来。不请她是要恨死我们的。”

“写上去，赛查丽纳。咱们是生意人，应当尊重同行——还有罗甘先生和他的太太。”

“妈妈，你瞧着吧，罗甘太太的钻石项链和她所有的金刚钻都要戴出来了，还要穿上那件钉着马林[1]镂空花边的衣衫。”

赛查接着说：“勒巴先生和他太太。——还有商务法庭庭

---

① 马林，比利时城市，以出产花边著名。

长、庭长太太和两位小姐。刚才写官员的时候我把他们忘了。——卢杜阿先生、太太、小姐。——银行家克拉帕龙先生、杜·蒂耶先生、葛兰杜先生、莫利讷先生、皮勒罗先生、皮勒罗的房东、丝绸业的富商卡缪索先生和他太太，还有他们的少爷，一个在综合理工学院念书，一个已经做了律师，听说因为和蒂里翁家攀了亲，快要当法官了。"

"只能在外省吧？"赛查丽纳说。

"还有卡缪索的老丈卡陶先生和他的几位少爷。呦！还有勒巴的老丈人、鸽子街的纪尧姆先生和他的太太，两个老人不过来坐坐罢了。——还有亚历山大·克罗塔、赛莱斯坦……"

"爸爸，别忘了安多希·斐诺先生和戈迪萨尔先生，两个年轻人对昂赛末先生都很有帮助。"

"戈迪萨尔？他吃过官司。可是没关系；反正他为了我们的头油过几天就出门了……写上吧！你还提到安多希·斐诺，他跟咱们有什么相干？"

"昂赛末先生说他将来是个人物，才气跟伏尔泰差不多。"

"是个作家么？全是不信上帝的家伙。"

"请他吧，爸爸；能跳舞的男人本来就不多。再说，你那张头油的仿单写得多好，就是他的手笔。"

赛查说："哦，他相信咱们的油么？写上去，好孩子。"

赛查丽纳说："嘿！我保举的人也上了名单了。"

"再写上我的书办米特拉尔先生；咱们的医生欧德里先生，这是为了礼貌，请请罢了，他不会来的。"

赛查丽纳说："他要来打牌的。"

赛查太太说："喂，赛查，我希望请吃饭要请洛罗神甫。"

赛查说："我已经写信去了。"

赛查丽纳说："噢！别忘了勒巴的小姨子奥古斯婷·德·索迈尔维太太。她真可怜！身体很坏，勒巴说她伤心死了。"

赛查叫道："嫁给艺术家就是这么个下场。"又压低着声音对女儿说："瞧，你妈睡着了。哈哈，赛查太太，明儿见。"接着又问赛查丽纳："你妈的跳舞衣衫怎么啦？"

"放心，爸爸，一定赶得上。她还以为只有一件跟我一样的绉纱衫呢。裁缝说不用试样子了。"

赛查看见太太睁开眼来，便提高着嗓子问女儿："一共多少人啦？"

赛查丽纳答道："一百零九，连伙计们都算上。"

皮罗托太太说："这么些人安置到哪儿去呢？"又天真的补充道："再说，过了这个星期天，还有星期一呢。"

从一个阶层爬上另一阶层的人，没有一件事肯办得简简单单的。无论什么人，连皮罗托夫妇在内，天大理由也不准走上正在装修的二楼。赛查答应打杂的拉盖，送他一套新衣服开跳舞会那天穿，只要他严格看守，完全按命令办事。当年拿破仑为了娶奥国的玛丽-路易丝，大修贡比涅行宫的时候，就不愿意零零星星的进去参观；皮罗托也是这样，他要让自己出其不意的快乐一下。可见皮罗托和拿破仑这两个老冤家无意之中又碰上了，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布尔乔亚的虚荣心。所以临时就得葛兰杜先生挽着赛查的手走进新屋，象向导带游客参观画廊一般。一家人还别出心裁，各自发明一套

惊人之笔。赛查丽纳这个宝贝女儿，把她小小的家私一百路易，统统买了书送给父亲。有一天，葛兰杜告诉她，父亲房里要有两个书架，因为建筑师也有他的惊人之笔，把卧室同时设计成书房。赛查丽纳听了，就拿全部积蓄捧到书店的柜台上，送父亲一套藏书：什么博叙埃、拉辛、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莫里哀、布丰、费讷隆、德利尔、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拉封丹、高乃依、帕斯卡尔、拉阿尔普，反正是到处看得见而她父亲永远不会去翻的普通书。跟着来的当然是一份数目惊人的装订账单。那个不守时间，可是赫赫有名的装订艺术家图弗南，答应十六日中午交货。赛查丽纳没有办法，告诉了叔公皮勒罗，皮勒罗替她付了账。赛查给太太预备的惊人之笔，是一件钉花边的樱桃红丝绒衣衫，就是他刚才跟同谋的女儿提到的。皮罗托太太给新任的荣誉勋位骑士预备的惊人之笔，是一副金搭扣，一支独粒钻镶的别针。最后，给一家三口共同预备的惊人之笔是整套新装修的屋子，尤其是十五天以后送上门的那些账单。

赛查郑重考虑了一下，哪些请帖该自己送，哪些在晚上派拉盖送。他雇了一辆马车，叫太太坐上去；她帽子上插着鸟毛，披一条想了十五年而新近才到手的开司米披肩，倒反乡气十足，变得难看了。夫妇俩穿扮齐整，一个上午拜访了二十二份人家。

大请客的场面需要在家里准备好各种点心糖果，这些麻烦事儿，赛查都替太太打发了。他很聪明，跟有名的舍韦酒家办好交涉，租用他们的全套漂亮银器；这笔租金对于业主和田

地收入一样可观。舍韦承包酒菜，供给听差，还派一个体面的总管来带领，他们的举动行事保险没有问题。舍韦要求把中层楼上的厨房和饭间交给他做大本营，准定下午六点开一桌二十客的酒席，半夜一点供应一顿精美的冷餐。皮罗托向富瓦咖啡馆定了果汁冰淇淋，说好用镀金调羹，漂亮杯子，放在银盘里端出来。冷饮是向巴黎另外一家有名的铺子唐拉德定的。

喜事前两天，赛查看见他女人过于紧张，便道："你不用慌。中间一层交给舍韦、唐拉德和富瓦咖啡馆的人；维吉妮看守三楼。咱们把铺子关严，消消停停待在二楼就是了。"

十六日下午二点，德 拉比亚迪埃先生来接赛查上荣誉勋位办公厅，跟其他十几位骑士①一同由德·拉塞佩德伯爵授勋。区长上门的时候，花粉商正含着一包眼泪：康斯坦斯才送了他两件意想不到的礼物：一副金搭扣和一支独粒钻的别针。

赛查丽纳，康斯坦斯和伙计们集合在大门口，皮罗托一边上车一边说："有人这样爱我，心里真暖和。"

大家一齐望着赛查：他穿着黑丝袜，黑绸扎脚裤，全新的宝蓝大氅；大氅外面等会就要扣上一条鲜艳夺目的红丝带，照莫利讷说来是鲜血染红的。②

赛查回来吃晚饭，快活得脸都白了，挂着勋章对家里的镜

---

① 荣誉勋位五级勋章称骑士勋章。

② 勋章上面有宽二、三公分的一条红缎带，受勋的人平日只在上衣的钮子洞上扣一条红带作为标记。

子一面一面的照过来。他正在自我陶醉的兴头上，单是扣缎带决不过瘾，他确是得意扬扬，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样子。

他告诉太太说："总裁人真和气；德·拉比亚迪埃先生一开口，他就接受了我的邀请，答应和沃克兰先生一同来。德·拉塞佩德先生是个大人物，是的，和沃克兰先生一样了不起，写过四十本书呢！而且这位作家是贵族院议员。别忘了称呼他大人或是伯爵。"

"嗳，先吃饭啊，"他女人催着他，又对女儿说："你爸爸比小孩子还要不得。"

赛查丽纳对父亲说："你钮子洞上扣了红带子真好看，以后军警都要对你行礼了；明天咱们一块儿出去。"

"是啊，只要有岗位的地方，他们都要对我敬礼的。"

说话之间，葛兰杜和勃拉雄两人从楼上走下来。吃过晚饭，先生，太太和小姐可以去看看新屋子了。勃拉雄的领班伙计快要钉完窗帘钩子，另外三个人正在点蜡烛。

勃拉雄道："我们要一百二十支蜡烛。"

赛查太太道："一下子就是二百法郎出门了，照顾了特律东铺子，"她抱怨的话没说完，被赛查骑士瞪了一眼，拦住了。

勃拉雄道："骑士先生，你这个庆祝会场面可了不起啊。"

皮罗托心上想："哼！已经来拍马屁了！洛罗神甫特别嘱咐我要谦虚，不要上这种人的当。对，我不能忘了自己的出身。"

这位圣安东街上有钱的家具商，说话是有用意的，可惜皮罗托没听懂。勃拉雄想要赛查请他和他的老婆、女儿、丈母、姑

母，试了十几次没有成功，恨死了皮罗托，临走已经不叫他骑士先生了。

正戏之前的彩排开始了。赛查夫妇带着赛查丽纳走出铺子，从街上走进新屋。两扇大门重新做过了，气派不小，从上到下分做一块块大小相等的方格，每一格都嵌着一个上过漆的铁质图案。这种款式的门后来在巴黎极其普通，那时还很时新。穿堂底上是一座笔直的和合式楼梯，中间便是当初皮罗托老大不放心的那个楼梯座子，象笼子似的刚好安顿一个看门的老婆子。地下铺着黑白花纹的大理石，墙壁也漆成大理石颜色；顶上挂一盏四个烛台的古式吊灯。建筑师把华丽和素雅结合在一起。楼梯的踏级用的是磨光白石，铺了一条狭窄的红毯子，越发白得耀眼。第一个楼梯台通到中层楼。上房的门和临街的大门格式一样，不过是全部木料做的。

赛查丽纳赞道："多么雅致！又没有一点儿叫人注目的东西。"

"对啦，小姐；所谓雅是全靠平台、座子、嵌线和各种装饰的比例恰当；我不用描金，只用素淡的颜色，没有强烈的调子。"

赛查丽纳说："这是一门学问。"

于是大家先走进一间宽敞而大方的穿堂，铺着地板，装饰简单。朝里去是一间红白两色的客厅，临街一共有三扇窗，壁上的嵌线做得很漂亮，漆的颜色很文雅，没有什么闪光湛亮的东西。壁炉架两边砌着白石柱子，高头的几样摆设挑得很精，一点不俗气，跟其余的装饰很相称。总之，到处是一片和谐，

叫布尔乔亚看了只会莫名其妙的赞叹；那境界只有艺术家能创造，他们对最细微的东西都有一套装饰计划。一盏吊灯点着二十四支蜡烛，把红绸窗帘照得辉煌夺目；富有诱惑性的地板叫赛查丽纳只想跳舞。从大客厅进去，走过一间绿白两色的小客室，才是赛查的书房。

两座书架之间很巧妙的嵌着一个暖阁，葛兰杜打开门说道："我在这儿摆一张床，你或者太太不舒服的时候，可以各有各的卧房。"

赛查道："架子上插满了精装的书……噢！太太！太太！"

"这不是我，是赛查丽纳送你的。"

赛查把女儿抱在怀里，对建筑师说："对不起，我做父亲的动了感情了。"

葛兰杜答道："别客气，先生；你是在自己家里啊。"

小书房以棕色为主，用绿作陪衬。每间房的色调都有联带关系，衔接得非常巧妙：在这一间做主体的颜色，在另一间里只作为点缀；反过来也一样。赛查房内的护壁板上，光彩奕奕地挂着一幅《海洛与利安德》的版画。

皮罗托很高兴地问女儿："这些都是你买的吗？"

赛查丽纳答道："这幅美丽的版画是昂赛末先生送你的。"

原来昂赛末也有他的惊人之笔。

"好孩子，他对我就象我对沃克兰先生一样。"

接着是皮罗托太太的寝室。建筑师有心巴结这般好人，把这间房装修得特别华丽，讨他们喜欢。他事先答应要在这桩工程上费一番心血，他的确做到了。壁上是糊的白镶边白嵌线的

蓝绸，家具是用的蓝滚边的白细呢面子。白石的壁炉架上，时钟的座子是一个维纳斯女神蹲在一块石头上。一条土耳其花式的漂亮羊毛地毯，把这间屋的色调和赛查丽纳卧房的色调联成一片。她那个玲珑小巧的房间糊着波斯绸，摆着一架钢琴，一口带镜子的漂亮衣柜，小床上挂着简单轻便的帷帐，另外还有些女孩子们喜欢的小家具。

饭厅在皮罗托书房和他太太卧房的背后，从楼梯那边进出，装修的格局是所谓路易十四式，摆一架布勒①座钟，几口黄铜和螺钿嵌花的酒柜，糊壁绸上钉着铜帽钉。

三个人心花怒放，快乐得无法形容。皮罗托太太回到寝室的时候，丈夫送的镶花边樱桃红丝绒衣衫，已经由维吉妮轻手轻脚的放好在床上；等她一发觉，大家更是说不尽的高兴。

康斯坦斯对葛兰杜说：“先生，你做了这个工程，名气可大了。明儿晚上我们有一百多客人，他们都要称赞你呢。”

赛查道：“我一定替你扬名。来的都是商界中的头儿脑儿，你一夜功夫出的名胜过你盖一百幢屋子。”

康斯坦斯激动之下，再也不想到费用，也不想批评丈夫了。那也是有缘故的。她一向认为昂赛末聪明绝顶，能干非凡；当天早上他送《海洛与利安德》的版画来，告诉康斯坦斯护发油必定成功，他正在拚命的干。这个情人还担保，皮罗托这回摆阔虽然要花很多钱，但他在头油上分到的赚头，不出半年就好抵消。康斯坦斯提心吊胆了十九年，能够无忧无虑的快活

① 布勒(1642—1732)，法国有名的细木家具制造家。

一下，哪怕只有一天也是怪舒服的；因此她答应女儿再也不开口扫丈夫的兴，自己也决意痛痛快快的享受一番。

十一点左右，葛兰杜走了；康斯坦斯抱着丈夫的脖子，高兴得直淌眼泪，说道：

“啊！赛查！你叫我快活死了，我简直要疯了。”

赛查微笑道：“要能长久才好，是不是？”

“一定长久的，现在我不怕了。”

赛查道：“好吧，这一下你算是赏识我了。”

他们俩一个是没爹没娘的女孩子，十八年前在圣路易岛上小水手铺子里当领班小姐；一个是可怜的乡下人，手里拿着木棍，脚上穿着钉鞋，从都兰走到巴黎来的，如今一片好心，为了国庆居然办起大规模的喜事来；我想凡是胸襟宽大，肯承认自己缺点的人，必定认为他们是应当得意和高兴的。

赛查道：“天哪！现在要是有个客人上门，叫我出一百法郎也愿意。”

恰好维吉妮上来通报，说是洛罗神甫来了。

洛罗神甫当时是圣絮尔皮斯教堂的副堂长。精神的力量要算在这位圣洁的教士身上表现得最清楚了。接触过他的人对他都留着深刻的印象。一脸苦相，长得非常丑陋，叫你看了竟不相信他是个好人；但他道行高超，眉宇之间自有一副庄严的气概，预先照出天国的光彩。五官虽然难看，却有股天生的忠厚样儿把五官贯串在一起；不整齐的线条也被慈悲的火焰净化了，这种现象和使克拉帕龙暴露出兽性和下贱的现象正好相反。教士脸上的皱纹完全表现出希望、信仰、博爱三大美

德的妙用。他说话又慢又温和，深深的打入你的心里。他穿的是一般巴黎教士的服装，披一件栗色大氅。生性高洁，没有一点野心，将来天使们把他的灵魂交还给上帝的时候，还是和他生下来的时候一样纯洁。他经不住路易十六的女儿力劝，才接受了巴黎的一个教区，而且还是一个极清寒的教区。他瞧着皮罗托家豪华的场面，神气不大放心，对三个兴高采烈的商人笑了笑，摇了摇他花白的头，说道：

"孩子们，我的职务不是赶热闹，而是安慰受难的人。我特意来谢谢赛查先生，同时向你们道喜。等这个美丽的孩子出嫁的时候，我再来吃喜酒，别的宴会我不参加了。"

过了一刻钟，神甫走了；花粉商和他女人都没有敢请他参观新屋。严肃的客人来过一下，把赛查的一团高兴浇了几滴冷水。当夜各人睡在奢华的房里，平时想要的许多实用而美丽的小东西，这一下都到手了。赛查丽纳对着白石梳妆台的镜子，帮母亲卸装。赛查自己也置办了几样奢侈品，马上用起来。三个人想着第二天的快乐，睡熟了。

下一天，望过弥撒，做过晚祷，下午四点光景，把中层楼暂时交给了舍韦铺子的人，赛查丽纳和母亲两个开始打扮。赛查太太穿上镶花边的短袖樱桃红丝绒衣衫，再合适没有了：美丽的胳膊还很娇嫩，胸脯雪白，肩膀和脖子的线条非常优美，经过贵重的料子和富丽的色彩一衬托，越发耀眼。女人觉得自己风头十足的时候，都不免沾沾自喜；这点心情使赛查太太的希腊式侧影更加妩媚动人，象宝石上的雕像那么细腻的美，也全部表现出来了。赛查丽纳穿一件白绉纱衫，头上戴一个白

玫瑰的花环，腰里也系着一朵玫瑰，披肩一直遮到胸部，显得端庄稳重，包比诺看着简直被她迷住了。

公证人太太参观屋子的时候对丈夫说："这些家伙想压倒我们。"

她眼看自己比不上赛查太太漂亮，气恼得很。因为对手的高低，每个女人都心中有数。

罗甘轻轻的回答说："哼，日子不会长的。过些时候，你会在街上碰见这可怜的婆子搬着脚走路，家私都败光了，你还不是照样压倒她么？"

德·拉塞佩德先生坐了车把研究院的同僚沃克兰接着一起来。沃克兰态度非常殷勤。花粉商太太光彩奕奕，两位学者对她赞不绝口，用的都是一套科学的字眼。

化学家说："太太，你保养得这样年轻貌美，科学家就研究不出这个秘诀。"

皮罗托说："学士先生，这儿差不多是您自己的家。"又回过头来向荣誉勋位总裁解释道："真的，伯爵，我的家业全靠沃克兰先生帮忙。——大人，请允许我介绍商务法庭庭长。——这位是德·拉塞佩德伯爵，贵族院议员，法兰西最了不起的人物。"他又告诉陪着庭长的约瑟夫·勒巴："他写过四十本书呢。"

客人准时到齐。生意人请客照例兴致十足，特别热闹，夹着许多粗俗的打趣，叫人笑个不停。精致的菜，名贵的酒，吃得人人赞赏。回到客厅喝咖啡的时候，正好九点半。几辆出租马车已经送了一批女客上门，等不及的想来跳舞。过了一

小时，客厅里挤满了人，舞会的场面越来越大了。德·拉塞佩德先生和沃克兰先生起身告辞，急得皮罗托一直跟到楼梯头上还在苦苦挽留。包比诺法官和德·拉比亚迪埃先生总算被他留了下来。德·封丹纳小姐，拉布丹太太和于勒太太，是贵族，官场和金融界三方面的代表，相貌既漂亮，态度衣着又高雅大方，在场子里自然与众不同。其余的女客可是都穿得笨重、呆板、乡气；一般布尔乔亚的庸俗，和那三位太太的轻盈妩媚对照之下，愈加赤裸裸的刺目了。

这时，圣德尼街上的布尔乔亚正在耀武扬威，把滑稽可笑的怪样儿表现得淋漓尽致。平日他们就喜欢把孩子打扮成枪骑兵、民兵；买《胜利与武功》，买《士兵归田》的木刻，看了《穷人的葬礼》[1]赞叹不置；去国民自卫军值班的日子特别高兴；近郊有所自己的屋子，星期天一定得上那边玩儿。他们想尽方法学时髦，希望在区公所里有个名衔。这些布尔乔亚对样样东西都眼红，可是本性善良，肯帮忙，人又忠实，心肠又软，动不动会哀怜人：他们为富瓦将军的遗孤捐钱，也为希腊的复国运动捐钱，可不知道希腊人在海上打劫；美洲的难民区结束了好久，捐款还照旧送去[2]。他们为了好心而吃亏，品质不如他们的上流社会还嘲笑他们的缺点；其实正因为他们不懂规矩体统，才保住了那分真实的感情。他们一生清白，教养出一批

---

① 《胜利与武功》一八一七年起分册发行。以士兵归田为题材的绘画一八一九年起流行。《穷人的葬礼》画一口棺材后面跟着一条狗。

② 王政复辟初期，法国一批政治难民移居美洲。后来德卡兹内阁的政策比较带自由主义色彩，难民纷纷回国。

天真本色的女孩子，刻苦耐劳，还有许多别的优点，可惜一踏进上层阶级就保不住了；但是象克里萨尔① 那样的老实人娶起老婆来，还是喜欢这些头脑简单的姑娘。参加皮罗托家跳舞会的就是这一类布尔乔亚；在伦巴第街开药材铺，跟玫瑰皇后做了六十年交易的玛蒂法，便是他们出色的代表。

玛蒂法太太有心做出庄严的样子，裹着头巾，穿一件笨重的钉金片的紫酱衣衫，配上她自命不凡的气概，罗马人派头的鼻子，发亮的暗红皮色，倒也十分调和。至于玛蒂法先生，尽管国民自卫军操练的时节好不威风，老远就看见他滚圆的肚子，亮晶晶的挂着表链和一大串小玩意儿，但在家的确受着账台上的叶卡捷琳娜二世② 支配。他矮胖身材，鼻梁上夹着眼镜，高领头几乎碰到后脑勺子，他的低嗓子和丰富的辞汇特别引人注意。

他从来不说高乃依而说"崇高的高乃依"。提到拉辛总是"温厚的拉辛"。至于伏尔泰，噢！伏尔泰"无论写什么体裁都是第二流，机智多于天才，但终究是个天才。"卢梭么，"他多疑、骄傲，终于自己吊死了。"皮隆在布尔乔亚眼中是个大人物，玛蒂法讲些皮隆③ 的轶事，内容既无聊，口齿也笨拙。他有点儿色迷迷的，一心都在女演员身上；有人还说他学着卡陶老头和有钱的卡缪索的样，养着一个情妇呢。有时，玛蒂法太太

---

① 莫里哀的《女学者》中的克里萨尔是一个平庸老实，带点乡气的男子典型。

② 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6)，俄国女皇。

③ 皮隆(1689—1773)，法国十八世纪作家，遗有大宗诗歌及讽刺文学。

看见他要讲什么故事了，赶紧直着嗓子对他嚷："胖胖，讲话小心点儿！"她很亲密的把丈夫叫做胖胖。这位魁梧奇伟的药材王后使封丹纳小姐连贵族的尊严都顾不得了，一听见她对玛蒂法说："胖胖，吃冰别这样穷形极相，多难看！"就忍不住抿着嘴笑。

要说明上流社会和布尔乔亚的差别在哪儿，比要布尔乔亚消灭这个差别更难。那些女的为了身上的穿戴拘束不堪，可又念念不忘自己穿着新衣服：那副天真的得意样儿说明她们平时太忙，难得有跳舞的机会。至于另外三个妇女，虽则代表三个阶层，可是态度都随随便便，跟平常一样，不象是特意打扮起来的，既不因为穿戴华丽而自鸣得意，也不在乎人家的印象。她们穿好跳舞衣衫，照着镜子轻轻巧巧的收拾一两下就算停当。脸色不过分兴奋，跳舞的风度跟无名的天才在古雕塑上表现的一样潇洒、妩媚。其余的女人恰好相反，身上有着做活的标记，举动姿势都那么俗气，玩也玩得太高兴；眼睛东张西望，毫无顾忌，讲话直着嗓子，不知道跳舞会上的谈话应该低声细语，才有那种微妙的气氛。她们不会摆出一副俨然的正经面孔，在一言半语之间说些俏皮话，也不象有涵养的人那么气度安闲。所以拉布丹太太、于勒太太和封丹纳小姐，存心要来拿花粉商家的跳舞会取乐。在买卖人家的眷属中间，她们三个凭着懒洋洋的姿态，文雅的装束，脸上的表情，显得出人头地，好比歌剧院的主角在蠢俗的跑龙套中间一样凸出。大家瞪着眼打量她们，又诧异又忌妒。罗甘太太、康斯坦斯和赛查丽纳，可以说是生意人和三个贵族太太之间的桥梁。舞

会照例有个高潮，大片的灯光，音乐，快乐的心情，跳舞的兴致，使人飘飘然象喝醉了酒一般；大合奏越来越响亮，连人物的雅俗也分不清了。那天的舞会刚要热闹起来，封丹纳小姐预备走了，她正在找父亲一同回家，皮罗托一家三口就急忙赶来，不肯让贵族全部撤退。

傲慢的姑娘对花粉商说："府上有股特别优雅的香味，真是难得。"

皮罗托被众人捧糊涂了，没有听懂；他女人可是涨红了脸，不知道怎么回答。

卡缪索说："为了国庆办这样的喜事，也是你的光荣。"

德·拉比亚迪埃先生说："我很少看到这样有气派的跳舞会。"他在应酬场中说句把假话本来不算希奇。

但是皮罗托听了所有的好话都信以为真。

勒巴太太道："场面真好看，乐队也妙极了！你可愿意为我们多开几次跳舞会么？"

德马雷太太道："屋子多美！可是你亲自设计的？"

皮罗托居然扯起谎来，暗示装修的款式都是他的主意。至于赛查丽纳，每次四组舞都有人邀请；她觉得昂赛末·包比诺对她体贴极了。

离开饭桌的时候，昂赛末凑着她耳朵说："依我的心思，一定请你跳一次四组舞；可是我不能贪图一时快乐，伤害咱们俩的自尊心。"

但赛查丽纳偏要当夜的跳舞会由她跟包比诺两人开场；在她眼里，两腿笔直的男人走路谈不上风度。包比诺听着姑

母撺掇，一边跳舞，一边竟大着胆子对这个迷人的姑娘谈起爱情来，不过和胆怯的情人一样，只敢用旁敲侧击的方式。

“我的家业全靠你哪，小姐。”

“怎么靠我呢？”

“只有一个希望能使我挣起家业来。”

“那就希望吧。”

包比诺说：“你这句话包含多少意思，你知道没有？”

赛查丽纳俏皮的笑着说：“我是叫你对家业存着希望呀。”

跳完四组舞，昂赛末使劲抓着戈迪萨尔的胳膊，说道：“戈迪萨尔！戈迪萨尔！你非成功不可，要不然我就活不了。事业成功才能把赛查丽纳娶过来，她和我说过了。你瞧她多好看！”

戈迪萨尔道：“不错，她打扮得漂亮，并且还有陪嫁；咱们把她浸在油里就是了。”

卢杜阿小姐和克罗塔十分投机，叫皮罗托太太瞧着很伤心，因为她一向要女儿嫁一个巴黎的公证人，而罗甘已经指定克罗塔接他的后任。皮勒罗叔叔和小老头儿莫利讷招呼了一下，坐在书架旁边的靠椅上，瞧着牌桌上的客人，听人家谈话；有时也站在客厅门口张望，看太太们头上插着鲜花，跳起舞来象许多花篮在那里抖动。他的态度完全是一个看破世情的哲人。

男客都俗不可耐，只有杜·蒂耶算有了上流社会气派，拉比亚迪埃少爷是个初出道的公子哥儿，几个官方人物和于勒·德马雷也还比较象样。余下的人面孔多少有点滑稽，成为

这个跳舞会的特色。其中有一张脸尤其轮廓模糊，象一个共和政府时代的五法郎铜币，但身上的打扮使他显得很特别。读者想必知道，我说的就是那个巴塔沃大院的地头蛇。他穿着在柜子里放得发黄的细布衬衫；还有心卖弄，胸前戴着祖传的镶花边百裥颈围，扣一支似蓝非蓝的宝石别针；下身穿一条黑绸扎脚裤，两条纱锭般的细腿好容易撑住了他的身体。赛查得意扬扬，带着他参观建筑师在二层楼上装修的四个房间。

莫利讷道："哎！哎！先生，这是你的事儿。不过我的二层楼这样装修过了，将来好租到三千法郎出头呢。"

皮罗托说了句笑话扯开去了，可是也觉得小老头儿的口气把他刺了一针。

莫利讷象放冷箭一般说的将来好租到……那句话，意思是："这家伙是个败家精，我的二层楼很快就能收回。"

杜·蒂耶首先注意到这位房东在表链上挂着斤把重的小骨董，绿颜色的大氅已经发白，衣领翘成一副怪样子，神气活象一条响尾蛇。再加他脸色发青，眼露凶光，给杜·蒂耶印象更深。银行家便过去招呼这个放债的小头目，打听他为什么这样得意。

莫利讷一只脚站在大客厅里，一只脚站在小客厅里，说道："先生，这边是格朗维尔伯爵的产业，但一到那边，"他指着大客厅，"我就在自己屋里了，因为那幢屋子是我的。"

莫利讷最喜欢有人听他讲话，看见杜·蒂耶聚精会神听着，高兴极了，马上把自己的身分、习惯，冉德兰先生的蛮横，跟花粉商订的条件，讲了一遍；当然，要是他不通融，皮罗托的

跳舞会是开不成的。

杜·蒂耶说："怎么，赛查先生已经把房租付给你了？这和他向来的习惯完全相反。"

"噢！那是我要求的。我待房客好得很哪！"

杜·蒂耶私下想："倘若皮罗托老头破产，叫这个小混蛋当破产管理人倒再好没有。那张出口伤人的利嘴很有用处。他准是和多米蒂安一样，在家没事，拿掐死苍蝇做消遣的。"①

杜·蒂耶上了牌桌，克拉帕龙听着他的吩咐已经先入局了。杜·蒂耶觉得有了灯罩做掩护，那冒充的银行家就不会被人识破。他们俩的态度象素不相识的一样，你再疑心也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勾结。戈迪萨尔知道克拉帕龙的来历，只是不敢上前相认；那位有钱的掮客摆着暴发户面孔，好不威严的把戈迪萨尔冷冷瞪了一眼，分明是不愿意他过来招呼。

清早五点左右，跳舞会象一个明亮的花炮一般熄下来了。摆在圣奥诺雷街上的一百多辆马车，只剩下四十辆光景。大家跳着布朗热舞，过后又是沙龙舞、英国加洛普舞。杜·蒂耶、罗甘、卡陶的儿子、格朗维尔伯爵、于勒·德马雷，一块儿玩布约特。杜·蒂耶赢了三千法郎。东方发白，烛光黯淡了，打牌的客人过来看最后一次的四组舞。布尔乔亚的寻欢作乐照例要闹哄一阵收场。大人物走了。余下的都跳舞跳得兴高采烈，屋子里暖烘烘的，不管多么和顺的饮料总有些酒精在内，使老太太们僵硬的筋骨也松动起来，加入四组舞放肆一下。

① 多米蒂安是纪元一世纪时的罗马皇帝，相传他每天必有一小时以掐死苍蝇为乐。

男人们疯疯癫癫，烫的头发全走了样，掉下来挂在脸上，一副滑稽样儿叫人看了好笑。年轻的妇女做出轻狂的样子，头上的鲜花掉了不少。屋子里笑声不绝，仿佛专管诙谑的莫摩斯神到了世界上，给布尔乔亚来一套插科打诨的节目。人人想到第二天又得受工作束缚，便赶紧说笑打趣，玩个痛快。玛蒂法戴着女人帽子跳舞；赛莱斯坦一味的寻开心。四组舞跳个没结没完，有些女的换姿势的时候，拍手拍得特别过火。

皮罗托满心欢喜，说道："他们玩得多高兴啊！"

康斯坦斯对她叔叔说："只要不打烂东西就好。"

杜·蒂耶向他老东家告别的时候说："跳舞会我见得多了，这样盛大的场面还是第一回碰到。"

皮罗托那时的心情只有诗人能了解。读者想必记得贝多芬在八阕[①]交响乐中写过一段幻想曲，气魄的雄伟象一首诗，放在C小调交响乐的结尾作为高潮。主题的内容非常丰富，大概就因为此，这阕交响乐驾乎其他几阕之上。出神入化的作者用大段音乐作高潮的准备。哈巴纳克[②]完全了解作者的用意，他精神抖擞的舞动棍子，揭开一幅绚烂的画面，引进那个光芒四射的主题把全部音乐的威力发挥出来，叫诗人们听了不能不神摇魄荡。惟有这个时候，他们才体会到那个跳舞会对皮罗托精神上的作用，就等于贝多芬的音乐对诗人的作用。

---

① 贝多芬的交响乐一共有九阕，不是八阕。也许作者写作时，巴黎尚未演出第九交响乐。

② 哈巴纳克是十九世纪初期的法国乐队指挥，首先向巴黎人介绍贝多芬的作品。

一个姿容绝世的仙女拿着棍子冲出来；众天使拉开紫红缎子的帷幕，连悉悉索索的声音都能听到。一重重黄金的门户全是钻石做的铰链，雕刻精工，象佛罗伦萨教堂的铜门。五光十色的奇景目不暇接，巍峨壮丽的宫殿连绵不断，进进出出的人物都不是凡胎俗骨。象征财富的香烟袅袅不绝，幸福的神坛上灯烛辉煌，阵阵异香在空中荡漾。仙子们穿着蓝边的白袍，带着恬静的笑容在你面前翩然掠过，身段窈窕，美貌非人世所有。爱神在天上飞翔，拿着火把到处散着火花。音乐滔滔汩汩的流着，浸润你的心田，对每个人都不啻琼浆玉液；你觉得有人爱你，得到了渴望已久而说不出名字来的快乐。暗中的心愿一时都实现了，你深深的受了感动。乐队指挥带着你在天上遨游，正当你听着神奇的曲调恋恋不舍，心中喊着再来一次的时候，低音乐器却奏出一段音调深沉，神秘莫测的过门，突然之间把你送回到冷酷的世界上。

这便是那个美妙的最后乐章的最精彩的段落，那个精神境界就是赛查夫妇在跳舞会中经历到的。不过那阕商业交响乐的最后乐章不是贝多芬的作品，而是为他们伴奏的科利奈用笛子吹出来的。

皮罗托一家三口疲倦极了，也快活极了，早上朦胧入睡的时候，耳朵里还隐隐约约听见跳舞会的余音。赛查可没想到，这次喜事连同房屋的装修，新置的家具，当天的饮食，新做的衣衫和还给赛查丽纳买书的钱，一共要花到六万法郎。这就是王上给花粉商的钮子洞扣上一根害人的红丝带的代价。

赛查·皮罗托倘若倒霉的话，这笔大浪费尽可以把他送

上轻罪法庭。生意人花的钱要是被认为挥霍过度，他的破产就是犯法的。因为糊涂或者不会经营而上轻罪法庭，可能比犯了极大的诈欺罪而上重罪庭更可怕。在有些人眼里，与其做傻瓜，宁可做坏蛋。

# 第二部　赛查与苦难搏斗

## 八　几道闪电

跳舞会过后八天，十八年兴旺的家业，象一堆干草烧起来的火，烧到连最后一些火星也快熄掉了。赛查从铺子的玻璃窗里望着街上的行人，想着事业的范围，觉得担子很重。他向来日子过得简单，不是自己做货色来卖，便是批发来卖。如今做了地皮生意，在包比诺号子里搭了股，还有十六万法郎的票据抛在外面。要付这笔款子只有两个办法：或者是做老婆不喜欢的事，让票据在市场上流通；或者包比诺的生意做得意想不到的发达。许许多多念头把可怜的家伙吓坏了，只觉得头绪纷繁，无法掌握。再说，昂赛末当家又当得怎么样呢？皮罗托看待他象作文老师看待一个学生，始终不相信他的能力，恨不得站在他背后。他在沃克兰家曾经把包比诺踢过一脚，要他住嘴，可见那初出道的生意人叫花粉商着实担心。皮罗托绝对不让老婆女儿和伙计猜到他的忧虑，心境却好比塞纳河上一个普通的船夫忽然被海军部长派去指挥一艘军舰。他这个人本来不宜于思索，一有这些念头，脑子里更是布满了迷雾；

他站在那儿想看看明白。不料街上出现了一张他最讨厌的脸，他的新房东小个子莫利讷的脸。我们大概都做过一些梦，事情多得可以代表整整一生，其中常常有一个专门捣乱的怪物，象戏里的坏蛋一样。皮罗托觉得莫利讷就是命运派来当这一类的角色，跟他捣乱的。在喜气冲冲的跳舞会上，莫利讷就不怀好意的扮过鬼脸，对着豪华的场面恶狠狠的直瞪眼睛。这一回在皮罗托出神的当口突然露面，使他更多了一层反感，以前对这个小气鬼（这是皮罗托常用的词儿）的印象也回想起来了。

小老头儿的声音阴阳怪气的叫人难受，他说："先生，咱们事情办得太匆忙了，你忘了在合同后面批一句①。"

皮罗托接过合同预备补手续，不料又来了建筑师，跟花粉商打过招呼，装着莫测高深的样子在他身边转来转去。

终于他凑着皮罗托的耳朵说道："先生，你是知道的，开头吃一行饭多么不容易。你既然对我满意，请你帮帮忙，把酬劳给了我吧。"

皮罗托的现款和证券都掏空了，只能吩咐赛莱斯坦开一张三个月的二千法郎期票，预备一张收据给建筑师签字。

莫利讷话中带刺地说道："你把邻居的房租承担下来，我很高兴。今天早上看门的报告说凯龙逃走了，治安法官已经来封了门。"

皮罗托心里想："哎唷，但愿我那五千法郎不要吃倒账

① 我国的旧式契约在正文后面必加上一句"××契约是实"，外国契约亦有类似程式。

才好！”

卢杜阿也送发票来，一跨进屋子就接口道："人家还说他买卖做得挺好呢。”

莫利讷道："做生意的要告老了才算保险。”他一边说一边细磨细琢的把租约折起来。

建筑师打量着这个小老头儿，看得津津有味。艺术家只要遇到一张可笑的脸能证实他对布尔乔亚的想法，没有不高兴的。

他说："一个人撑了伞，就以为下起雨来不用怕了。”

莫利讷瞧着建筑师的脸，特别端详他的鬓脚和小胡子。两个人彼此瞧不起的程度正是不相上下。他故意留着不走，要在出门的时候把建筑师刺一下。莫利讷跟猫儿混惯了，举动和眼神都很象猫。

那时，拉贡和皮勒罗来了。

拉贡咬着赛查的耳朵说："我们把地产的事和包比诺法官说了，他认为做这种投机生意一定要拿到卖主的收据，把手续办完全，咱们才能算真正的业主……”

卢杜阿道："啊！你们买进了玛德莱娜那块地么？外边都在谈论，又要盖新房子了！”

油漆包工卢杜阿原想把账款快快收清，临时改变主意，觉得还是不要催得太紧的好。

他凑着赛查的耳朵说："我送发票来只是为了年终关系，不是急于要钱。”

赛查只管呆着脸望着账单，不回答拉贡，也不回答卢杜

阿。皮勒罗看他发愣，问道："喂，赛查，什么事啊？"

"没有什么。隔壁那个卖伞的破产了，我收了他五千法郎票据。要是票子靠不住，我就上了当，做了傻瓜。"

拉贡叫道："我早就告诉你的：一个人掉在水里就只想逃命，连老子的腿也会拖住不放，结果两个人都淹死。破产的事我见得多了：刚倒霉的时候不一定想骗人，后来也是迫不得已。"

皮勒罗说："这话不错。"

皮罗托踮起脚尖，把身子往上挺了一下，说道："啊！将来我要是能够进国会，或者在政府里多少有点势力的话……"

卢杜阿说："那你预备干些什么呢？你是个聪明人哪。"

莫利讷对有关法律的议论都感到兴趣，便留着不走。皮勒罗和拉贡向来知道赛查的意见，只因为大家都聚精会神，也就跟着别人一本正经的听下去。

花粉商说道："我要建议设一个法院，法官全是终身职的，再派一位受理刑事案件的检察官。在侦查期间，凡是现在由查账人，破产管理人和'执行裁判'所担任的职务，统统交给一个法官去马上执行。侦查完毕，法院应当宣布当事人属于哪一类，是可以复权的破产人呢，还是一个倒闭户。①可以复权的破产人必须把债务全部清偿；他和他妻子的财产可以由他保管；但他的权益，遗产，全部归债权人所有；他应当在债权人

① 复权是恢复公民权的意思，因破产人未清偿债务以前是停止公民权的。倒闭户专指诈欺或经营不当而破产的人。在法国法律上，破产人与倒闭人有严格区别。

监督之下负责管理。我们可以允许他继续营业，但签名的时候必须写明破产人某某，直到债务全部还清为止。至于倒闭户，就得象从前一样给他戴上一顶绿帽子，送到交易所去枷示两小时。他和他妻子的财产，他本人的权益，一律没收，交给债权人，还得把他逐出国境。”

卢杜阿道：“这样，生意场中可以少点儿风险。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买卖，总得多想想了。”

赛查气愤愤的说道：“现在的法律并没有执行。一百个做生意的，倒有五十个以上营业额超过资本四分之三，或者货色的卖价比资产负债表上开的低四分之一，他们就是这样捣乱市面。”

莫利讷道：“先生说的不错，现在的法律伸缩性太大了。破产人要不把家私全部拿出来，就得叫他名誉扫地。”

赛查道：“该死！象眼前这样，做生意的快要变做合法的强盗了：签一个字就好在众人银箱里拿钱。”

卢杜阿道：“你倒是硬心肠，皮罗托先生。”

拉贡老头道：“他这个态度是对的。”

赛查受了那笔小损失，气坏了，说道：“破产的人都不是好东西。”他听到邻居破产的消息，好似一头鹿听见了猎人的号角。

这时，舍韦酒家的茶房头儿送了发票来。接着，费利克斯的伙计，富瓦咖啡馆的小厮，科利奈手下吹单簧管的乐师，都带着账单来了。

拉贡微笑着说：“这是年关到啦。”

卢杜阿说："真的，你的跳舞会精彩极了。"

赛查对那些伙计说了声："这会我没有功夫，"他们便留下发票走了。

卢杜阿看见建筑师正在把皮罗托签的票子折起来，便说："葛兰杜先生，我的账单请你就审查吧，只消核对一遍就行，价目都是你代表皮罗托先生讲定的。"

皮勒罗听着，对卢杜阿和葛兰杜两人望了一眼。

他咬着侄婿的耳朵说："让建筑师跟包工的讲价钱，你上当了。"

葛兰杜走出铺子，莫利讷鬼鬼祟祟的跟上去，说道："先生，我说的话，你没有听进去；但愿你有把伞才好。"

葛兰杜听了大吃一惊。人心总是这样：越是非分之财，越是不肯放松。建筑师设计花粉商的屋子，的确一心一意拿出全身本领，花了不少时间，所费的心血值到一万法郎酬劳。他为了显本事，吃了亏。所以那些包工头儿很容易的把他拉拢了。劝他通同作弊的理由固然很动听，而且暗中还带着威胁的意思：要不依他们，他们会说他坏话，和他为难的；但对建筑师最起作用的还是卢杜阿对玛德莱娜地产的看法。据他说，皮罗托只是在地价上投机，并不打算盖房子。包工的和建筑师原象剧作家和演员一样相依为命。葛兰杜代皮罗托讲价钱的时候，也就帮着同行欺骗主顾。怪不得卢杜阿、沙法鲁、木工托兰三个大包工，都夸说葛兰杜脾气随和，跟他共事是最愉快不过了。葛兰杜在工账里头既然有一份好处，又料到皮罗托将来少不得要用票据付账，象付他的酬劳一样，所以听到小老头儿

的话，就觉得票据能不能兑现成了问题。艺术家向来对布尔乔亚心肠最硬，现在葛兰杜也要不客气了。到十二月底，赛查一共收到六万法郎的账单。费利克斯铺子、富瓦咖啡馆、唐拉德冷饮店，还有一些非付现款不可的小户，已经上门来讨过三次。这一类的小事情，在生意场中比真正的灾难更可怕，等于是灾难的预告。肯定的损失总有一个限度，精神上的恐慌却漫无止境。皮罗托银箱空了，心里怕起来了。他做了一辈子买卖也没遇到这种情形，其实对大多数的巴黎小商人一点不算希奇。但赛查天生懦弱，又不曾跟贫穷作过长时期的挣扎，一遇难关就心慌意乱，没了主意。

花粉商吩咐赛莱斯坦，把买主在店里挂的账一齐开了发票送出去。领班伙计从来没听见过这种命令，直要东家说了两遍才敢动手。当时做零卖生意的都喜欢说得好听，把买主叫做顾客，赛查就是这个脾气；他老婆反对也没用，落后只得说："随你怎么叫吧，只要他们付钱就行！"他们的所谓顾客都是一般有信用的阔老，只是付账要趁他们高兴，赛查放给他们的账经常有五、六万法郎。二伙计拿出账簿，把数目最大的客户抄下来。赛查怕见老婆。灾难的风暴已经把他吹得失魂落魄，他想上街去，免得被老婆发觉他的心事。

不料葛兰杜若无其事的闯进来叫道："先生，你好哇。"自命清高的艺术家一提到钱，老是装出这副洒脱的神气。他说："拿了你的票子，我一个钱都弄不到，请你给我现款吧。我到处想办法，苦极了；可是没有去找放印子钱的，也不愿意把你的票子传出去。我懂得生意经，知道流通票据会妨碍你的信

用，所以为了你的利益……”

皮罗托听着怔了一怔，说道："先生，讲话轻一些好不好？你真使我奇怪。"

这时卢杜阿又来了。

皮罗托笑着说："卢杜阿，你可知道……"

皮罗托话说了一半就停住。可怜他象信心十足的商人一样，还打算叫卢杜阿收下他出给葛兰杜的票子，借此笑话建筑师多心；但一看卢杜阿沉着脸，马上觉得自己太冒失了，暗暗吃了一惊。人家已经不放心你，你再来打哈哈，要不信用堕地才怪。真正殷实的商人遇到这个局面，一定收回票据，决不转给别人。皮罗托那时头昏眼花，好象望着一个深不可测的窟窿。

卢杜阿拉他到铺子的尽里头，说道："亲爱的皮罗托先生，我的账单已经查过，核过，没问题了，请你明天把钱准备好。我的女儿嫁给克罗塔，他需要钱，做公证人的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也从来没签过票据。"

皮罗托大模大样的回答说："后天来拿吧。"他想自己店里的账那时可以收来了。又对葛兰杜说："先生，你也后天来吧。"

"为什么不马上付呢？"建筑师问。

从来没扯过谎的赛查回答说："我作坊里要发工钱。"

他拿起帽子和他们一同出去，才带上大门，托兰、沙法鲁和泥水匠又把他拦住了。

沙法鲁说："先生，我们急于要用钱呢。"

"唉！我又不开什么金矿罗，"赛查不耐烦的回答了一句，急急忙忙丢下他们，一下子就走得老远。他心上想："哼！其中必有蹊跷。该死的跳舞会！个个人当我是百万富翁了。"转念又想："卢杜阿神气不大自然，准有人暗中捣鬼。"

他在圣奥诺雷街上走着，茫无目的，只觉得自己象冰消瓦解一般的化掉了。

## 九　一声霹雳

他在路角上和亚历山大·克罗塔撞了一个满怀，好似一只羊撞着另外一只羊，也好似一个数学家聚精会神想着一个算题，撞在另外一个数学家身上。

未来的公证人说："啊！先生，问你一句话：罗甘可曾把你的四十万法郎交给克拉帕龙？"

"事情不是你经手的么？克拉帕龙一张收据也没给我；我出的票子……是要贴现的……罗甘应当把我的二十四万现款交给克拉帕龙……我们说好要立正式合同……法官包比诺认为……要有收据！……可是……你为什么问我这个？"

"为什么问你这个？为了要知道你的二十四万法郎是在克拉帕龙手里还是在罗甘手里。罗甘和你来往了这么多年，也许他顾到交情，那笔钱已经交给克拉帕龙，那就算你逃过了！呃！我好糊涂！这笔款子和克拉帕龙的款子都被他卷走了，克拉帕龙幸亏只交了他十万。罗甘逃走啦，拿了我受盘事务所的十万法郎，也没有出收据。我把钱交给他，就象把荷包交给你一样放心。你们的卖主一个钱都没拿到，他们才看我

来着。你拿工场的地皮托他向人家抵押，其实你既没有借到款子，人家也没有什么钱好借给你；他们存在罗甘那儿的钱，跟你存的十万一起被他吞掉了……你的钱他早已挪用……你最近交出的十万他也拿了，记得还是我上银行去领的。"

赛查眼珠鼓得那么大，只看见一堆鲜红的火焰。

年轻的公证人又道："你的十万法郎支票，我盘进他事务所的十万，克拉帕龙的十万，这就是拐了三十万，不曾发觉的数目还没算进。罗甘太太急死了，恐怕有性命危险，杜·蒂耶先生整夜陪着她。杜·蒂耶不曾上当，也好险啊！罗甘磨了他个把月，要他加入地产生意，幸亏他全部资金都跟纽沁根银号做着别方面的投机。罗甘留给他太太的信简直不象话，我才看了来。客户的存款，他已经挪用了五年。为什么挪用的？为了一个情妇，叫做荷兰美人。罗甘卷逃以前半个月才离开她。那个挥金如土的女人弄到两手空空，家具给人拍卖了，还有约期票签在外面；她怕人追究，躲在王宫市场一家妓院里，昨天晚上被一个上尉谋杀了。总算老天有眼，报应得快；罗甘的家私准是她吃光的。有些女人觉得世界上没有一样动不得的东西，连公证人的事务所也敢吞掉，还了得！罗甘太太手头只剩下一些法定抵押品，坏蛋罗甘的产业全押在外面，押的钱已经超过了实际价值。事务所作价三十万。我还以为沾了便宜，一开头就多付了十万，没有拿到收据；还有业务上的亏累，要拿基金和保证金去抵偿。我一提到我的十万法郎，债主还会当我跟罗甘串通呢。一个人刚开业，名誉多么要紧。我将来最多只能收回三成。想不到我年纪轻轻就栽了

这么一个筋斗！一个人活到五十几岁还养女人！……老昏蛋！……二十天以前，他就叫我不要娶赛查丽纳，说你马上要没有饭吃了，你看他恶毒不恶毒！”

亚历山大尽可以讲个半天，皮罗托站在那儿象一块石头。每句话对他都是一记闷棍。他开头只看见火烧，这时只听见丧钟。亚历山大·克罗塔只道稳重的花粉商是个有魄力有办法的人，一看他脸色发青，呆着不动，不由得慌起来。他不知道罗甘卷走的不仅仅是赛查的财产。这生意人虽是奉教虔诚，也动了马上自杀的念头。与其给人家千刀万剐，还不如自寻短见；这时候想要一死了事也在情理之中。克罗塔搀着赛查的胳膊想把他扶着走，可是他两条腿软绵绵的象喝醉了一样。

克罗塔道：“喂，你怎么啦？我的好先生，拿出勇气来！这也不至于制你死命啊。再说，那四万法郎并没有损失，借主没有这笔钱，也不曾当面点交，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借据。”

“我的跳舞会，我的勋章，二十万法郎的票子抛在外面，现款都完了……拉贡夫妇，皮勒罗……还有我老婆，她把事情看得多清楚！”

多少沉重的念头，从来未有的苦恼，一时都涌上心头，吐出一大堆含含糊糊的话，象冰雹似的把玫瑰皇后花坛里的花全部打光了。

临了他说：“我这脑袋要砍掉才好，累赘得要命，对我又一无所用……，”

亚历山大说：“可怜的皮罗托老头！难道真有什么危

险么?”

“危险!”

“那么勇敢一些,奋斗吧。”

花粉商也跟着说:“奋斗!”

“杜·蒂耶是你的老伙计,他很精明,会帮你忙的。”

“杜·蒂耶?”

“好,跟我来。”

皮罗托说:“天哪!我不愿意这样的回家。假使我还有朋友,那就是你了;我对你有过一番心意,你也常在我家里吃饭,格藏德罗,看在我女人面上,雇辆车陪我溜溜吧……”

公证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赛查那个僵直的身体扶上马车。

花粉商一边哭一边说,声音呜呜咽咽的不大清楚;但他一淌眼泪,头上的铁箍倒松开了一些。他说:“格藏德罗,先到我家里转一转,你去告诉赛莱斯坦,罗甘失踪的消息,谁都不许泄露,不管为什么理由。那跟我夫妻俩性命攸关。你叫赛查丽纳出来,要她在母亲面前不让人家谈到这件事。便是对我们的好朋友也要防着,皮勒罗,拉贡,所有的人……”

克罗塔发觉皮罗托声音变了,心上一惊,知道他这番嘱托的确关系重大。克罗塔本来要去见法官,圣奥诺雷街是顺路。他替花粉商传了话。皮罗托象呆子似的坐在车厢里头,面色苍白,一声不响,赛莱斯坦和赛查丽纳看了害怕得很。

花粉商道:“这件事一定要保守秘密。”

格藏德罗私忖道:“啊!这可好啦。我只怕他就此完

了呢。”

克罗塔和法官谈了很久，公证人公会的会长也请来了。他们把赛查象一个包裹似的到处带着，他一动不动，也没开过一句口。晚上七点光景，克罗塔送花粉商回家。赛查想到要去见康斯坦斯，才挣扎出一些气力。年轻的公证人出于好意，先去通知皮罗托太太，说她丈夫得了病，大概是中风。

“他有点儿神志不清，”克罗塔做着手势，形容赛查头脑糊涂，“说不定要给他放血，或者贴几条蚂蝗。”

康斯坦斯万万想不到出了乱子，说道：“我早料到的；交冬的时候他没有吃药预防；这两个月又忙得象苦役犯，好象家里还等米下锅似的。”

赛查听着太太和女儿的劝告，上了床。向来看惯他的老医生欧德里，也派人去请了。欧德里老头是莫里哀描写的那种医生，生意兴隆，喜欢用药店里的老方子；虽是正式医师，给病人的药跟走江湖的半斤八两。他来了，仔细瞧了瞧赛查的气色，看出有脑溢血的症象，吩咐立刻在脚跟上贴芥子膏药。

康斯坦斯问：“他怎么会发病的？”

赛查丽纳过去和医生说了句话，医生就回答说：“天气潮湿。”

做医生的往往不得不故意胡说八道，替病人周围健康的人遮面子，或者保全他们的性命。老医生事情见得多了，听了一言半语就明白。赛查丽纳跟到楼梯上问他该怎么调养。

“要安静，不能有声音。等他神志清醒了，咱们再用补药来试一试。”

赛查太太在丈夫床头守了两天，发觉他常常昏昏沉沉的说胡话。他睡在太太那间蓝颜色的漂亮卧房里，看着窗帘床帷，动用家具和贵重华丽的东西，说了好些话，康斯坦斯听着莫名其妙。

有一回，他忽然坐起来，用庄严的声调东一段西一段地背商法条文：

"……支出部分倘有过于浪费情事……——喂，窗帘床帷，给我统统拿下来！"

康斯坦斯对女儿说："他发神经了。"

三天之内，情况严重，赛查大有神经错乱的危险。过后，都兰乡下人的强壮的体格毕竟占了上风，脑子清醒了。欧德里先生开了补药，让他多吃营养丰富的食物，又及时给了他一杯咖啡，他居然下床了。康斯坦斯疲劳过度，补了丈夫的缺。

赛查看她睡熟了，说了声："可怜的老婆！"

"喂，爸爸，勇敢一些！你这么能干，一定能挽回过来。放心，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昂赛末先生也会帮助你。"

这些空空洞洞的话，赛查丽纳说的声音既柔和，感情又亲切，叫意志再销沉的人听了也会振作起来，好比孩子长牙的时候，听母亲唱着歌就忘了痛苦。

"是的，孩子，我要奋斗。可是事情对谁都不能露一句口风；尽管包比诺关切我，也不能告诉他，还有你的叔公皮勒罗。我先要写信给我哥哥，他是教区的谘询委员兼大教堂的副堂长，没有什么开销，应该手头有钱。一年积上三、五千法郎，二十年下来也有十万了。外省的教士都有信用，要借也容易。"

赛查丽纳急于要把文具拿给父亲，端来一张小桌子，拿了些没用完的粉红请帖来。

赛查看了叫道："赶快把这些东西烧掉！我开这个跳舞会真是见了鬼，我要倒下来，人家会当我骗子的。得啦，别多说了。"

### 赛查·皮罗托给弗朗索瓦·皮罗托的信

亲爱的哥哥，我生意上遇到了困难，形势紧急，求你把所能调度的钱如数寄来，哪怕向人借也要。

你的　赛查。

你的侄女赛查丽纳要我代为致意。这封信我是趁她妈妈睡熟的时候写的。

这两句是赛查丽纳说了才添上的。她把信交给了拉盖，回到楼上说道："爸爸，勒巴先生来了，要跟你说话。"

赛查吓了一跳，仿佛一出事他就成了罪犯；他叫道："勒巴先生！他是个法官呀！"

做布生意的大商人一路进来一路说："亲爱的皮罗托先生，我太关心你了；咱们认识了这么多年，第一次当商务裁判，咱们俩是一块儿选上的。所以不能不来告诉你：有个放印子钱的比多，绰号叫羊腿子，拿着克拉帕龙银号转给他的几张票据，是你签出去的，给他们批上了恕不担保字样。这几个字不但使你受了侮辱，你的信用也跟着完蛋了。"

赛莱斯坦进来说："克拉帕龙先生要和你说话，要不要请

他上楼？”

勒巴说：“这一下正好弄个清楚，为什么要欺负人。”

花粉商看见克拉帕龙进来，就说：“这位是我的朋友勒巴先生，商务法庭裁判……”

克拉帕龙接口道：“啊！这位是勒巴先生，久仰久仰，原来是勒巴法官，姓勒巴的也真多，除了勒巴，还有什么……”

皮罗托不让他唠叨下去，抢着说：“勒巴先生看到我给你的票据，你明明说过不在外面流通的。他还看见票子上批着恕不担保几个字。”

克拉帕龙说：“是啊，那些票子并不流通啊，不过是在一个人手里，他和我做很多交易，叫做比多老头。我批明恕不担保是有道理的：如果这些票据预备流通，你会直接写他的抬头。我的地位，勒巴法官等会就能了解。这些票据做什么用的呢？付地价的。归谁付呢？归皮罗托。那么干吗要我签字替皮罗托作保呢？咱们合伙做地产生意，各付各的份儿。咱们对卖主要负连带责任，这已经够了。生意上的规矩，我决不马虎：应该收的款子我不出收据，不必要的担保我不做。我要防万一。签了字就得付钱。一笔账要付三次，我可不冒这个危险。”

“三次！”赛查说。

“是啊，先生，”克拉帕龙回答。“我已经在卖主面前替皮罗托作保，干吗再替他向放款的银行家作保呢？我们现在很为难，罗甘卷走了我十万。我的一半地价已经不是四十万，而是五十万了。罗甘又卷了皮罗托二十四万。勒巴先生，换了你，怎么办？请你设身处地想一想吧。你不认得我，正如我

不认得皮罗托先生一样。你听着。假定咱们合伙做买卖，股本各半。你的一份，全部拿现款付了；我这一份签了约期票交给你；你一片好心代我去贴现。而你忽然知道那个有钱，有名望，——你爱把他说得怎么了不起都可以，——那个诚实可靠的银行家克拉帕龙背了六百万法郎的债，破产了：那个时候，你会签字替我作保么？那你不是发疯么？告诉你，勒巴先生，我刚才替克拉帕龙假定的情形，就是皮罗托现在的情形。地产生意要是作废了，第一，我为了负着连带责任，要把钱还给买主；第二，假使我替皮罗托做了保，还得代他还清票面上的金额，可并不……"

皮罗托问："还给谁呢？"

克拉帕龙不理他，自顾自往下说："可并不能到手皮罗托名下的那份地产，因为我没有优先权；我想要那一份地，还得出钱去买！所以我可能为一笔交易付三次钱。"

"还给谁呢？"皮罗托老钉着问。

"还给那个贴现的人呀，倘若我签字作保，而你遇到什么不幸的话。"

皮罗托说："先生，我不会破产的。"

克拉帕龙说："好吧，你当过商务裁判，是个精明的生意人，你知道一个人样样都要防到；所以我照章办事，你看了不必奇怪。"

勒巴说："克拉帕龙说得不错。"

克拉帕龙接着说："在生意上我当然不错。但这是一桩地产买卖。我，我这方面应当收进什么呢？……现款呀，因为我

需要拿现款付给卖主。丢开二十四万法郎不谈，”克拉帕龙眼睛望着勒巴，“那我相信皮罗托先生一定能凑足的；”他又望着皮罗托说：“现在我来问你要一笔两万五的小数目。”

赛查觉得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冰了，叫道：“两万五！先生，请问是什么名目？”

“哎，亲爱的先生，咱们必须经过公证，把买卖的手续做完全。地价么，咱们之间好商量；国库的税可对不起！税局只肯现钱交易，不跟你说废话的。这个星期之内，我们要缴四万四千法郎的税。我今天上这儿来，万万料不到会受你埋怨，因为想到二万五千法郎可能使你为难，而且事有凑巧，我替你抢救了……”

皮罗托道：“什么？”他这一嚷，谁都听得出他心里着急。

“噢！不过是个小数目。罗甘有两万五的零碎票据托我贴现，我收在你名下替你付税款和其他的费用，以后我有清账给你的；两万五中间还得扣除贴现的利息，所以你还欠我六七千法郎。”

勒巴说：“我觉得这些事都很公道。克拉帕龙先生做生意非常内行；我处在他的地位，对一个不相识的人也是这么办的。”

克拉帕龙说：“皮罗托先生决不会就此倒下来，老奸巨猾的狼不是三拳两脚打得死的；我看见过一些狼，头上中了子弹还跑得象……嘿！跑得就象狼一样快。”

勒巴说：“罗甘做出那样的下流事儿，谁料得到？”勒巴看见赛查一声不出，又知道他在本行之外做了这么大一笔投机

生意，不由得心里害怕。

克拉帕龙说："我还差点儿出一张四十万法郎的收据给皮罗托先生呢，那我就苦了。我上一天给了罗甘十万法郎。亏得我们彼此信任，才没有多受损失。正式合同没签订以前，资金放在他事务所里还是放在自己家里，我们当时都觉得无所谓。"

勒巴说："应该各人把钱存入银行，到付的时候再提出来。"

赛查道："我就是把罗甘当作银行的啊。"又望着克拉帕龙说道："不过他在这笔交易里头也有份儿。"

"是的，他口头说过搭四分之一，"克拉帕龙回答，"我让他拿了我的钱逃走，是我糊涂；还好没有糊涂到把钱都交给他。要是他还我十万，再交足他的一股二十万，那还有办法。可是这桩生意要熬上五年才有油水，他决不会寄钱来的。假定他真象人家说的只卷走三十万，那也不算希奇，在外国要舒舒服服过日子，一年非有一万五进款不行。"

"那个强盗！"

克拉帕龙接着说："唉！天哪！罗甘为了迷一个女人落到这个田地。哪个老头儿敢担保，自己再要动心的话，能够不受情欲支配，不给它拖下水？咱们这些老实人反正不知道他怎么了局。哎！最后一次的爱情，势头最猛烈。卡陶、卡缪索、玛蒂法……都养着女人！我们上当，只能怪自己。看着公证人做投机，怎么不提防呢？凡是公证人、票据经纪人、中间人，一做买卖就有毛病。他们要破产的话，总是非法的倒闭，要进

重罪法庭的；所以他们宁可上外国去逍遥自在。这种糊涂事儿，我下次再也不干了。我们心肠太软，因为那些人常常请我们吃饭，开漂亮的跳舞会，总而言之是台面上的人物，所以就不叫他们受缺席判决，也不责怪他们。我们这办法是不对的。”

“大大的不对，”皮罗托说，“有关破产和倒闭的法律都需要修正。”

勒巴对皮罗托说：“你要我帮忙的话，我一定效劳。”

多嘴的克拉帕龙接口道：“他才不需要帮忙呢。”杜·蒂耶把他池子里灌足了水，打开了水闸；因为他在杜·蒂耶那儿上了一课，现在不过是照样背一遍罢了。“皮罗托先生的一笔账清楚得很：据小克罗塔说，罗甘欠的债将来能偿还一半；皮罗托先生除了这笔收入，还能收回那张四万法郎的借票，人家根本没有什么钱出借；他可以拿产业向别处去抵押。咱们只要在四个月之内付给卖主二十万。这期间，皮罗托先生得想法把期票兑现，因为罗甘卷逃的款子即使能还一半，也还不能算在账上去抵挡那些票据。可是他尽管手头紧一些……开几张约期票在市面上流通一下，还是对付得了的。”

花粉商听见克拉帕龙把他的问题分析过了，作了结论，指点了他一条出路，不觉的又有了勇气，态度也变得坚定起来，有决断了；同时也非常佩服这个前任掮客的能力。杜·蒂耶认为，最好让克拉帕龙相信他杜·蒂耶也吃了罗甘的亏，便特意要克拉帕龙把十万法郎转交罗甘，罗甘又暗中还了杜·蒂耶。克拉帕龙可是真的心里着急，把他的角色表演得很自然，

逢人便说罗甘卷走了他十万法郎。杜·蒂耶觉得克拉帕龙不够辣手，多少还要讲道德，有顾虑，不能把计划全盘告诉他；而且也知道克拉帕龙没有本领猜到他的内情。

后来有一天，这个生意上的傀儡因为被杜·蒂耶当作用旧的工具一般扔掉而抱怨的时候，杜·蒂耶回答说："我们开场要不欺骗最老的朋友，就没有人好欺骗了。"

勒巴和克拉帕龙一同走了。

皮罗托想道："这一关我是过得了的。欠人的票据总共有二十三万五千法郎，内中七万五是装修房子的费用，十七万五是地价。收入方面：罗甘可能还我十万；借票作废，收回四万，就是十四万。只消在护发油上赚十万，再靠几张周转票据[1]或者向银行借一笔钱，把我支持到能够弥补损失，地皮涨价的时候。"

一个人遇到不幸，只要用着能安慰自己而多少也有些道理的推论，把希望寄托在空中楼阁上面，往往就可以得救。很多人把建筑在幻想之上的信心当做毅力。——也许希望就抵得上一半勇气，所以被天主教看做美德。许多弱者不是靠着

---

[1] 商人（假定为某甲）在周转不灵的时候，往往商得熟人（假定为某乙）同意，请其出面承当付款人，然后由某甲出一由某乙支付之期票。倘某乙是银行家，则此种情形等于某甲在某乙银行中存款不足而出一空头支票，不过事先经某乙之银行同意而已。另一种情形是某甲请求某乙出一期票。以上两种票据目的都是拿去暂时抵挡一下或作贴现之用。但在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如前一例所举），或出票人与受票人之间（如后一例所举），并无真正交易需要偿付。此种票据统称为周转票据，实际都是空头票子。

希望支持，才能定下心来等待时来运转么？

## 十 高级银行界

皮罗托决定向别处求救之前，先把情形告诉叔岳。他从圣奥诺雷街走到布尔东奈街，被一阵阵莫名其妙的苦恼刺激得非常难受，以为又闹病了。他肠子里滚热的象火烧一般。的确，凡是靠肚子感觉的人总觉得肚子不舒服，靠头脑感觉的总觉得头痛。生命力集中在身体上什么部分完全由气质决定，但在大风浪中受到伤害的必然是这个部分：所以懦弱无能的闹肚子痛，拿破仑是没头没脑的睡觉。一个爱面子的人要能够克服傲气，放弃自信，一定先得几次三番被无情的事实逼迫，象踢马刺似的把他的心刺得没有了办法才行。皮罗托直打熬了两天才去见叔岳，而且还是为顾到亲戚关系才下了决心的：无论如何，他的情形不能不向严厉的五金商交代。但是到了门上，象孩子走进牙医生诊所那样要发晕的感觉又来了；不过他的心虚胆怯关系到整整一生，而不是为了暂时的痛楚。皮罗托慢吞吞的上楼，看见老人家坐在火炉旁边看《宪政报》，面前的小圆桌上放着他菲薄的午餐：一块小面包，一些牛油，一块布里乳饼，一杯咖啡。

“他真是一个看破世情的哲人，”皮罗托这么想着，暗暗羡慕叔岳的生活。

皮勒罗脱下眼镜，说道：“我昨天在大卫咖啡馆听说罗甘出了事，他的情妇荷兰美人被谋杀了。我们通知过你不能做空头买主；克拉帕龙的收条你该拿到了吧？”

“唉！叔叔，就是啊，你一针见血把毛病说出来啦，我没有拿到收据。”

“该死，那你可倾家荡产啦，”皮勒罗说着，把报纸掉在地下；虽是《宪政报》，皮罗托仍旧替他捡了起来。①

皮勒罗心里涌起许多念头，把他那张象徽章上的肖像一般严肃的脸变得铁青，仿佛一片金属在造币机器里轧过了一道。皮罗托滔滔不绝的说着，他却坐着一动不动，从玻璃窗里望着对面的墙壁出神。他分明是一边听一边思索，很冷静的把事情的正面反面掂着分量。他从莫尔丰迪河滨道搬进这四层楼的时候，已经渡过了生意场中的难关，看事情和弥诺斯王②一样清楚。

皮罗托说到最后，是央求皮勒罗卖掉六万法郎公债，等着皮勒罗回答。他说：“叔叔，你的意思怎么样？”

“唉，可怜的侄儿，我不能这样做，你的处境太危险了。拉贡夫妇跟我都要损失五万法郎。两个老实人听着我的主意，把伏钦矿山的股票卖了；万一遭到损失，我的责任倒不是偿还他们资金，而是救济他们，救济我的侄女和赛查丽纳。说不定你们几个人吃饭都要成问题，我可以供给……”

“吃饭也成问题？”

“是啊，吃饭成问题。你看看清楚吧：这一关你是过不了的！我那五千六百法郎利息，可以抽出四千给你们和拉贡分着用。你一倒霉，我知道康斯坦斯的脾气，她会拼着性命干

① 《宪政报》是当时的自由党报纸，而皮罗托是保王党。

② 神话中的弥诺斯王是一个以正直出名的法官。

活，吃的穿的，什么都不要了，而你赛查，你也是的。”

“事情还没绝望呢，叔叔。”

“我不是这样看法。”

“我要向你证明相反。”

“那我再高兴没有。”

皮罗托一声不响，走了。他希望来得点儿安慰和勇气，不料又挨了一下闷棍，固然没有第一下那么厉害，不曾使他头脑发昏，可是伤了他的感情，而这可怜虫是把感情看做性命一般重的。他在楼梯上走了几级，又回上来。

他冷冷的说道：“叔叔，康斯坦斯还不知道这件事，你至少得瞒着她；请拉贡他们也别扰乱我家里的安宁，这样我才好跟苦难拼命。”

皮勒罗点点头答应了，又道：“勇敢一些，赛查！我看出你生我的气；将来你想到老婆跟女儿，会明白过来的。”

他素来佩服叔岳头脑特别清楚，所以听了他的意见大为灰心，从满怀希望的高峰上直跌到泥塘里，变得毫无主意了。一个没有象皮勒罗那样受过磨练的人，遇到生意上的大风浪就只能受局势支配，一忽儿听从别人，一忽儿自作主张，好象跟着磷火在黑夜里东奔西窜。他听凭旋风把他卷走，不会躺在一边不理，或是站在高处看清风向，想法躲开。皮罗托正在苦闷的当儿，忽然想起借款的纠葛，便到维维安讷街去找他的诉讼代理人但维尔。倘若借款有希望作废，就得趁早办起手续来。

花粉商看见但维尔穿着白呢晨衣坐在火炉旁边，态度安

详，严肃。办案子的人大概都是这副神气，天大的秘密在他们都是听惯了的，保持冷静也是必要的。皮罗托却是第一回注意到。他说出他的倒霉事儿，心情就象一个受了伤害的人那么兴奋，激动，既为了家财不保而发急，又为着自己的生命，荣誉，妻儿子女而难过得要命：在这种情形之下，代理人的态度是会叫他心里发凉的。

但维尔听完了他的话，说道："既然不曾有现款交割，只要能证明借主存在罗甘那儿的钱早已没有了，你的借据当然可以作废。对方只能在罗甘的保证金项下取得赔偿，和你的十万法郎一样。我在可能范围之内担保你胜诉，没有上堂就赢的官司是没有的。"

这样一位高明的法学家说出这种话来，使花粉商恢复了一些勇气，他要求但维尔在半个月以内解决。但维尔回答说，大概不出三个月，案子可以判决，把借据撤销。

花粉商叫道："怎么，要三个月！"他先还以为有了生路呢。

"就算很快能开庭，我们也没法叫对方跟着你走：他会利用诉讼程序来拖延日子，律师也不是每次都能出庭的。谁敢说对方不会让法院缺席判决，然后再上诉呢？亲爱的先生，我们不能要怎样就怎样，"但维尔微笑着说。

皮罗托说："可是在商务法庭……"

"噢！商务裁判和初审法院的推事性质完全两样。你们办起案子来又快又马虎，法院可是要经过许多程序。这也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益。倘若当庭就来个判决，叫你损失四万法郎，你愿意不愿意？同样，对方看到这笔款子保不住了，当

然会起来反抗。诉讼程序规定的期限等于司法上的防御工事。”

“你这话不错，”皮罗托说着，向但维尔行了礼，走了，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他走在街上又道：“他们说的都不错。就是钱！钱！”在喧闹沸腾的巴黎，——现代就有一个诗人把巴黎比做一个酿酒的桶，——这一类自言自语的忙人不在少数。

他回去，收账的伙计告诉他，因为快到新年，主顾都留着发票，把收据退回了。

花粉商在铺子里大声叫道：“那么是到处都弄不到钱啰！”

他咬咬嘴唇，伙计们都抬起头来望他。

这样过了五天；五天之内，勃拉雄、卢杜阿、托兰、葛兰杜、沙法鲁，所有没拿到钱的债主开头都相信对方，心平气和，后来一步一步心境转变，直闹到脸红耳赤，杀气腾腾为止。在巴黎要扩大信用极不容易，但大家起了疑心，把你的信用越缩越小的风潮，却来得比什么都快。等到债主一起恐慌，在生意上处处提防的时候，就会变得下流无耻，比债务人更要不得。他们先是眉开眼笑，礼貌周全；慢慢的就红着脸急躁起来；接着又冷言冷语的刺人；然后是因为失望而发脾气；然后是抱着成见，面色铁青；然后是预备好了法院的传票，狠狠地把你辱骂一顿。圣安东街上有钱的家具商勃拉雄，没有弄到跳舞会的请帖，这时便拿出恼羞成怒的债主面孔来进攻：他要在二十四小时以内把账款收清；他也要求抵押品，不要家具，而要那个能抵到四万法郎的厂基作担保。但这般人虽然声势汹汹，终究还有歇手的时候让皮罗托能透一口气。

为难的局面才不过开始，赛查非但不拿出决断来把头上几个浪头压下去，倒反花足心思把唯一能帮助他出主意的人，他的老婆，蒙在鼓里。他自己常在店门口和四周围望风。他把暂时的困难告诉了赛莱斯坦，赛莱斯坦瞧着东家，诧异得直瞪眼睛，觉得赛查变得渺小了。一向百事顺利，头脑平常的人，所谓本领不过是日常工作中得来的一些经验，遇到患难就要显原形的。

赛查没有魄力抵抗四面八方的威胁，但估量局势的勇气还是有的。十二月底和正月半，家里的开支和到期的票据，应付的房租和现金账，一共有六万法郎，十二月三十一先得付三万；收入勉强可以凑到二万，还缺一万。他觉得事情并不绝望，因为他已经象冒险家一样过一天算一天，只管眼前了。他自以为想出了一个高明的办法，趁周转不灵的内情还没张扬出去的时候试一试，向那个大名鼎鼎的弗朗索瓦·凯勒去借钱。凯勒是银行家，演说家，慈善家，出名的肯做好事，肯帮巴黎商界的忙，因为要永远当选为巴黎的议员。他是自由党，皮罗托是保王党；但花粉商完全凭感情看人，认为正由于政见不同，借款才更有希望。假定需要什么票据做担保，忠心的包比诺一定会帮忙。他打算叫包比诺签三万法郎左右的期票。只要挨到官司打赢的时候，就好拿厂基去做押款；他已经答应一些最迫切的债主，将来把这个产业给他们做担保。花粉商原是肚里藏不住话的，平时生活上有一点儿小波动就要在枕边告诉他亲爱的康斯坦斯，希望她鼓励，让她说出相反的意见来指点他。如今他的难处，跟领班伙计，跟叔岳，跟老婆，都没法

商量，压在心上的念头也就格外沉重。但他做人厚道，处处抱着牺牲精神，宁可自己受罪，不肯拿火把丢到老婆心中去，打算等危险过去以后再告诉她；也说不定他是没有胆子把这个惊心动魄的秘密说出来。但正因为他害怕老婆，倒反有了勇气。他每天早上到圣罗克教堂去望读唱弥撒，把心里的话向上帝诉说。

他祷告上帝，求保佑；祷告完毕又私下想："倘若回家的路上遇不到兵，我的要求就一定成功，那就算上帝给我回音了。"

他很高兴，果然没遇到兵。可是他的心抽得那么紧，需要另外一颗心让他诉诉苦。赛查丽纳完全知道他的心事，他第一天就把坏消息告诉了女儿。他们俩便偷偷的递着眼风：闷在肚里的失望和希望，热烈的祝祷，互相关切的问答，心照不宣的默契，都用眼睛来传达。皮罗托在老婆面前装做得意快活，兴致很高。康斯坦斯问到什么，他总说：喲！样样都顺手；包比诺生意兴隆！其实他想都没想到过包比诺。头油销得很好！给克拉帕龙的票子一定能照付，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这种假装的快乐真是可怕。老婆在华丽的床上睡熟了，皮罗托却坐起来，想着自己的倒霉事儿发楞。有时赛查丽纳穿着衬衣，雪白的肩上披着围巾，光着脚走过来。

"爸爸，我听见的，你在哭，"她说着也哭了。

皮罗托把要求大人物弗朗索瓦·凯勒接见的信写出以后，变得神思恍惚，女儿看着不能不带他到外边去走走。他这才发觉街上的大幅红招贴，一眼就看到护发油几个字。

正当玫瑰皇后走了背运，在西边沉下去的时节，包比诺商

行却光芒四射，在绚烂的东方升起。昂赛末听着戈迪萨尔和斐诺的主意，把头油大刀阔斧的推销出去。近三天来，巴黎城内最注目的地方贴了两千张广告。走路人谁都免不了劈面看到护发油三个字和斐诺想出来的一句简短的口号，意思是要头发生长是办不到的，把头发染色是有害的，还有一段沃克兰向科学院宣读的报告，保证用了护发油，本来没有生命的头发就能生存。巴黎的理发店和花粉铺，家家门上都挂着一个金漆框子，嵌一张充羊皮纸的漂亮招贴，高头印着《海洛与利安德》版画的缩影，底下题了一句：古代民族就是用护发油保护头发的。

"哦，他发明了框子，广告就好永远做下去了，"皮罗托自言自语地说着，瞧着银钟铺子的橱窗呆住了。

女儿说："难道你没看见咱们家里的框子么？昂赛末先生送来的时候，还带了三百瓶油交给赛莱斯坦。"

他回答说："没看见。"

"赛莱斯坦已经卖掉五十瓶给过路客人，六十瓶给老主顾。"

赛查叫了声："哦！"

花粉商被大难临头的乱钟敲得糊里糊涂，老是在天旋地转中过日子。上一天，包比诺白白的等了他一小时，只能跟康斯坦斯和赛查丽纳谈了一会话。她们说，赛查全副精神都在那笔大生意上。

"噢！是的，那笔地产生意。"

幸而包比诺最近一个月没有走出五钻石街，夜里睡在工

场里，星期日也在那儿干活，没有碰到过拉贡、皮勒罗和他那个当法官的叔叔。他晚上只睡两个钟点，可怜的孩子！手下只有两个伙计，而照他的营业快要用到四个了。做买卖最要紧的是机会。骑马要抓住马鬃，对好运气也是一样，抓得不紧就发不了财。包比诺心里想，倘若六个月以后能够对姑丈姑母说："行了，我天下打定了，"那一定受到欢迎；再替皮罗托弄到三、四万法郎盈余，皮罗托也必然对他另眼相看。他既不知道罗甘卷逃，赛查吃了倒账而周转不灵，自然不会在皮罗托太太面前泄漏什么秘密。

包比诺答应斐诺，只要报上一个月宣传三次护发油，他每种大报出五百法郎，次一等的报纸每种出三百；而大报一共有十种，次一等的也有十种。斐诺算好八千法郎里头可以到手三千，作为他踏进投机的大赌场的第一笔资本。他便象饿虎一般向朋友和熟人进攻，赖在编辑部里不走，早上闯进每个编辑的卧房，晚上跑遍每个戏院的后台。

"好朋友，别忘了我的头油；不是为我自己，都是为了朋友，你知道是为了那个乐天派的戈迪萨尔。"斐诺跟人说话，开头和结尾都少不了这几句。他看中报上每一版最后一栏的末尾，送稿子去做补白，稿费让编辑去拿。他狡猾不亚于想当正角的跑龙套，机警不亚于每月挣六十法郎的小厮，专门写些满纸恭维的信，迎合每个人的虚荣心，帮总编辑干些不干不净的勾当，但求能用他的稿子。送钱呀，请吃饭呀，做些卑鄙龌龊的事呀，为了无孔不入的钻谋，什么手段都使得。排字工人半夜里拼版，手头总有些现成的材料以防万一，不是社会琐闻，

便是别的补白；斐诺就用戏票去贿赂他们。他守在印刷房里，仿佛自己有什么文章，等着要改校样。他到处拉好关系，替护发油打了一个大胜仗，把勒尼奥膏，巴西水和别的新出品全打倒了。这些都是第一批利用报纸的商家，懂得连续不断的宣传文字对群众能发生很大的影响。那时大家还天真，好些新闻记者都是笨蛋，不知道自己的威力，一心只在女戏子身上，关切什么佛洛丽纳，蒂丽娅，玛丽埃特等等。个个都是他们捧出来的，他们自己可一无所得。斐诺所钻谋的既不是要捧什么女演员，也不是要上演什么剧本，更不是要人家接受他写的杂剧，发表他要拿稿费的文章；相反，他还在恰当的时候送钱给你，请你吃饭呢。因此家家报纸都提到护发油，说它和沃克兰的分析完全符合，说染色是危险的，说世界上竟有人相信药物能使头发生长，更是可笑。

戈迪萨尔看了这些宣传文字十分高兴，拿着报纸去破除大众的成见，在外省做到所谓马到成功，这句话是后来的投机商人仿效他的作风行出来的。在那个时代，外省的省府都受着巴黎的日报控制；说来可怜，他们还没有自己的刊物呢！所以外省人都把报纸研究得很仔细，从标题一直到印刷所的名称，都要加以推敲；舆论受了压迫，往往在这些地方打埋伏，暗中讽刺。戈迪萨尔靠着报纸帮忙，在头一批去宣传的城市里就大获成功。外省的小铺子都愿意要镜框和印着版画的招贴。斐诺在杂耍戏院把望加锡油很有风趣的捉弄了一下，引得观众哈哈大笑。他叫一个小丑拿一把没有马鬃，只有眼子的破扫帚，涂上望加锡油，登时密密麻麻长出鬃来。这个挖苦的节

目传出去，到处把人笑死。后来斐诺嘻嘻哈哈的说，当初要没有那三千法郎，他会穷死愁死的。三千法郎对他的确是笔财产。在那次推销头油的运动中，他第一个懂得广告的力量，运用得那么巧妙，充分。三个月以后，他当了一份小报的总编辑，临了又把报纸盘下，从此起家。在外省和边境上，掮客队伍中的缪拉将军①，大名鼎鼎的戈迪萨尔，正在生意场中马到成功，替包比诺商行打胜仗。同时，包比诺商行拼命进攻报纸的结果，在舆论界也打了胜仗，跟以前的勒尼奥膏和巴西水宣传得一样热闹。发动舆论的战术，早期就推广了这三样商品，给三家铺子发了三笔大财。从此以后，成千成万的野心家都拥进新闻界的阵地，行出花钱登广告的规矩，成为商业上的大革命。

那时包比诺商行正在巴黎的墙上和所有的橱窗里耀武扬威。这样的宣传效果，皮罗托是没法估计的，他只对赛查丽纳说了句："小包比诺正在走我的老路！"他不懂得时代变了，也体会不到新式广告的威力，不知道新方法的速度与范围打到商界中去要比以前快得多。皮罗托开过跳舞会以后，没有踏进过工场，完全不知道包比诺的活动和忙碌。昂赛末把皮罗托的工人都包了下来，自己睡在工场里。在他看来，所有的箱子上，打好包的货色上，发票上，到处都有赛查丽纳的影子。伙计们上街办事去了，他就脱了上装，把衬衫袖子卷到臂弯，劲头十足的钉着箱子，心里想："她一定会嫁给我的！"

① 缪拉将军（1767—1815），拿破仑部下的猛将，后来成为他的妹夫，被封为那不勒斯王。

赛查不知道见了那位金融界的大头儿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盘算了整整一夜。凯勒是自由党，有人攻击他那一派存心要推翻波旁王室，倒也不是冤枉他们。第二天，赛查到了乌塞街，走进银行家住宅的时候不免心惊肉跳，慌张得厉害。他和巴黎所有做小买卖的一样，对于上层银行界的人物与生活习惯是完全陌生的。

巴黎的大银行和一般工商界之间有一些中等银号，是银钱业的得力的居间商，而且使银钱业多一重保障。康斯坦斯和皮罗托做买卖一向不超过本钱，银箱从来没空过，证券都藏在家里，没有要那些中等行庄帮过忙，高级银行界当然更没人知道他们了。生意人因为没有需要而不在外边调动款子也许是错误的；但大家在这一点上看法还不一致。不管怎么样，皮罗托的确后悔以前没签过票据。但是凭着副区长身分和他的政治地位，他以为只要亲自出马，闯上门去就行，不知道那位银行家见客的场面与众不同，宾客之多简直跟进宫朝见相仿。皮罗托被带进客厅，里间便是这个头衔一大串的名人的书房。会客室里等着一大批人，有议员，有作家，有新闻记者，有交易所的经纪人，有大商人，有代理人，有工程师，还有一般穿过人堆，在书房门上用暗号敲几下就能随便进去的熟客。

这地方是反对党每天设计划策的大本营，左派政客串演大规模悲喜剧的排练场；皮罗托看着他们忙忙碌碌，愣住了，心里想："我在这里算什么呢？"

他听见右边有人在谈论政府的借款，建筑总署要完成几条运河的干线，需要几百万款子！左边一批专拍银行家马屁

的记者，谈着上一天议院里开会的情形和凯勒的即席演说。皮罗托在两小时等待期间，看见那位亦官亦商的银行家出现了三次，都是送贵客，送出书房三步就回进去了。末了一位是富瓦将军，弗朗索瓦·凯勒一直把他送到穿堂。

皮罗托好不苦闷的想道："我完啦！"

银行家回进书房的时候，一大批清客、朋友、存心来弄些好处的人，都拥上去包围他，象一群狗看见了一条漂亮的母狗。有几条大胆的小狗不管主人愿意不愿意，竟自溜进宝殿，谈上五分钟，十分钟，或是一刻钟。有的临走哭丧着脸，有的心满意足，或者摆出一副俨然的神气。时间慢慢的过去，皮罗托好不心焦的瞧着钟。谁也没注意到有他这么个人，憋着一肚子苦恼，呆在壁炉那边的描金椅上受罪。他坐的地方紧靠书房的门，门内就有那包医百病的仙丹：借款！赛查很伤心的想到，象凯勒这样天天威势十足的场面，自己在家里也曾经有过一时，比较之下，更显得他此刻在泥坑里陷得多么深了。想到这里，他辛酸极了。他一边等着一边咽下了不知多少眼泪，还几次三番的祷告上帝，希望凯勒能买他面子。因为他感觉到，凯勒虽则面上装做一团和气，好象谁都可以跟他亲近，骨子里却傲慢专横，动不动会发火，狠巴巴的只想控制别人，叫天性和顺的皮罗托看了害怕。最后只剩十来个人了，他打定主意只等书房门一响，就站起身来说："我是皮罗托！"表示自己的身分并不比这位大演说家低多少。花粉商这股进攻的勇气，竟不输似当年第一个冲进莫斯科碉堡的掷弹兵。

他站起来预备报出姓名的当口，心里盘算："不管怎样，我

到底是他区里的副区长。”

弗朗索瓦·凯勒马上和颜悦色，分明是要表示殷勤。他瞧了瞧花粉商身上的红丝带，往后退了一步，打开书房门让他进去。可是楼梯上一阵风似的冲过来两个人，凯勒在门口和他们谈了一会。

一个说：“德卡兹① 要和你说话。”

另外一个嚷道：“就是为推翻马尔桑宫② 的事！王上看清楚了，倒向我们这边来了！”

“等会咱们一同上议院去，”银行家说着，回进屋子，态度活象一只青蛙想装做一条牛。

皮罗托心里乱糟糟地想道：“他怎么还有功夫想到他的买卖呢？”

显赫的权势象太阳一样照得花粉商眼花缭乱。昆虫本来只能在微弱的光线或晴朗的夜色之下生存，遇到亮光就睁不开眼睛。皮罗托看见一张大桌子上堆着政府的预算和国会的大宗文件。好几册《政府公报》③ 的合订本翻开着：刚才有人查过，把某某大臣说过而早已忘了的话打着框框，预备拿到议会去质问，逼大臣当场抵赖，让无知的群众笑话一场，他们是不懂一切事情都跟着形势变的。另外一张桌上放着成堆的卷宗、节略、计划书，以及新兴的实业界为了看中银行家的钱而

① 德卡兹(1780—1860)，一八一八至一八二〇年任内阁首相。

② 马尔桑宫是杜伊勒里宫中的一座大楼，当时的御弟阿图瓦伯爵的府第。保王党中的极端派都集中在那里，密谋反对路易十八的政策。

③ 《政府公报》是记载当时政治材料最完备的日报。

送来的大批材料。豪华的书房里到处是图画、雕塑、艺术品；壁炉架上全是摆设；和国内外利益攸关的文件堆得象货物一般。皮罗托看着这些暗暗吃惊，越来越觉得自己渺小，越来越害怕，身子都凉了半截。弗朗索瓦·凯勒的书桌上放着一叠叠的票据、借票、商业文件。凯勒坐下来，把一些不需要复核的信很快的签字。

他说："先生，承蒙光临，有什么事呢？"

那只贪心不足的手始终拿着笔在写，经常向全欧洲说话的声音向皮罗托说了这两句，而且是只对他一个人说的。皮罗托听着，肚子里好似给烙铁烫了一下，马上装出一副银行家近十年来看惯了的巴结的神气。凡是为了什么要紧事儿，——只有对请求的本人才要紧的事儿，来甜言蜜语迷惑他的人，都是这副嘴脸，叫银行家看着先就抬高了自己的身价。当下凯勒用拿破仑式的眼风向赛查瞅了一眼，把他的心思全看透了。有些暴发户就是这一点可笑，连皇帝手下的小兵都没当过，偏偏要学拿破仑的眼风。皮罗托在政治上是个右派，是官方的小喽罗，投起票来是拥护专制政体的；银行家的眼光落在他身上，好比验关员把货色打了一个铅印。

"先生，我不愿意耽误您时间，话不会多的。我是为了一桩生意到这儿来问一声，贵行能不能答应放款。我当过商务裁判，法兰西银行知道我的名字。假使我有证券在手里，我就向法兰西银行去申请了，先生您也是那边的董事。我很荣幸，曾经和放款委员会主任蒂邦男爵在商务法庭共过事，他不会拒绝我的。可是我从来没向银行借过钱，也没签过票据；我的

签字在外边没人知道，所以要通融一笔款子很困难……”

凯勒摇了摇头，皮罗托以为他听得不耐烦了。

他接着说：“事实是这样：我在本行之外做了一笔地产买卖……”

弗朗索瓦·凯勒始终在批阅文件，忙着签字，似乎并不理会赛查的话，但又对他点点头表示鼓励。皮罗托看了觉得事情有希望，不禁松了一口气。

凯勒很和气的招呼道：“你说吧，我听着呢。”

“我跟人合伙，买进玛德莱娜近边的地，认了一半股子。”

“不错，克拉帕龙银号做的那笔大生意，我在纽沁根那儿听说过。”

花粉商又道：“倘若能用我那份地产或者我的铺子，做十万法郎押款，我就好周转一个时期，等我新出的化妆品赚出钱来，那也是很快的事。必要的话，我可以拿包比诺铺子的票据作担保，那个新开的铺子……”

凯勒似乎对包比诺商行不感兴趣；皮罗托知道路子走的不对，赶紧停住，但静下来也觉得心慌，便接着说：

“至于利息，我们……”

银行家说：“是啊是啊，事情好商量的，你可以相信我很愿意效劳。可是我这样忙，全欧洲的金融都在我肩膀上，议会把我所有的时间都占去了，许多生意只能由我手下的人研究，这一点想必你不会奇怪。请你到楼下去找我弟弟阿道尔夫，把抵押品的性质跟他说清楚。倘若他同意，你和他两个明天或是后天清早五点再来看我，我考虑问题总在那个时候。承蒙

你相信我们，我们很高兴。咱们虽是政敌，但象你这样明理的保王党瞧得起我们，也是我们的光荣……”

这句政客的口头禅，花粉商听了十分兴奋，答道：“先生，您的好意我想我还当得起，便是王上也特别加恩，赏我勋章……因为我在商务法庭当过裁判，还替王家打过仗……”

“是的，皮罗托先生，你的名气就是一张护照。不可能的交易你也不会提出来的。放心，我们一定帮忙。”

这时有个女的从皮罗托早先没注意到的一道门里进来，原来是凯勒太太，贵族院议员贡德维尔伯爵的两个女儿中的一个。

她说：“朋友，你上国会之前，我有话跟你说。”

银行家叫道：“哎哟！两点了，议会里已经开火啦。对不起，先生，我们要推翻内阁……你找我兄弟去谈吧。”

他把花粉商送到客厅门口，吩咐当差：“陪这位先生去见阿道尔夫先生。”

一个穿号衣的佣人带着皮罗托在迷魂阵似的楼梯上穿上穿下，往另外一间办公室走去。那边的气派虽比不上主人的书房，可是更加实用。花粉商把希望寄托在*倘若*两字上面，心里很舒服，他摸着下巴，认为大人物说的几句恭维话兆头也挺好。所懊恼的倒是跟波旁家作对的人竟有这样的风度，这样的才干，这样的口才。

他抱着这些幻想走进一间光秃冰冷的办公室，摆着两张拉盖的书桌，几把简陋的椅子，挂着旧窗帘，铺的地毯也薄得很。这间办公室和另外一间的关系，正好比厨房之于餐厅，工

场之于商店。金融界和工商界的业务在这里解剖，各种交易在这里分析，对有利可图的企业也在这里先捞进一笔油水。凯勒弟兄在商界中向来以手段惊人出名，能够在几天之内创办一门独行生意，一眨眼就把钱赚足。他们研究法律的漏洞，毫无廉耻的盘剥人家，用交易所的行话来说，叫做大敲竹杠。比如要他们帮一点儿小忙，替什么字号出出面，开个往来户等等，都要回佣。他们也布置一些表面上合法的圈套，给前途不大可靠的企业垫款，等它发达之后再在紧要关头抽回资金，把事业抢过来；这种恶辣的手段不知害了多少股东。总之，所有的阴谋诡计全是在这间屋里筹划的。

弟兄俩扮着不同的角色。在楼上，弗朗索瓦是个政治家，才华出众，气派和王爷一般，恩惠，诺言，大量布施，叫每个人心里欢喜。跟他打交道，什么都方便，谈起生意来非常痛快。对一般初出道的角色和新进的投机商，他甜言蜜语，有求必应，代他们说出心里的话，把他们迷得神魂颠倒。到了楼下，阿道尔夫却以政务繁忙为理由替弗朗索瓦开脱，事情还得他来精明细到的打过算盘。他扮的角色是代人受过的兄弟，百般挑剔的家伙。所以要和这个奸诈的银行作成交易，一句话不能作数，要两句话才行。在富丽堂皇的书斋里说得多好听的行，到了阿道尔夫办公室往往变做一个斩钉截铁的不。这种先答应，后推翻的办法，既可以从容考虑问题，又能叫一般不很高明的同行摸不着底。

银行家的兄弟正在和有名的帕尔马谈话。帕尔马是凯勒银行的亲信，看见花粉商进来就走了。阿道尔夫比哥哥精明，

是个十足地道的黑心人，尖眼睛，薄嘴唇，皮肤发青。他听完了皮罗托的话，低着头从眼镜上面把他瞅了一眼。那眼风可称为银行家的眼风，跟放印子钱的和诉讼代理人的一样：又贪又冷，又明朗又暧昧，发出来的光又强烈又阴沉。

他说："请你把有关玛德莱娜地产的契约送来。既然是抵押品，在决定放款和谈判利息之前，先得审查那些文件。倘若生意可靠，我们免得你负担太重，可以不预扣利息，只消分一部分利益就行。"

皮罗托在回去的路上想："啊，我懂了。海狸被人追急了，只能剥掉一层皮。反正让人家剪毛总比送命好。"

那天他回到家里满面笑容，这点儿快乐倒不是假装的。

他告诉赛查丽纳："我得救了，我能够向凯勒银行借到一笔款子。"

直到十二月二十九，皮罗托才重新踏进阿道尔夫·凯勒的办公室。他第一次上门，阿道尔夫不在家，大演说家要在巴黎郊外几十里地方买一块地，兄弟替他察勘去了。第二次，凯勒弟兄正在商量事情，整个上午不见客：政府要借笔款子，先要银行家出一张允条① 送国会。他们约皮罗托星期五再去。这样的一再拖延把花粉商急坏了。好容易捱到星期五，皮罗托进了办公室，坐在壁炉旁边，对着窗子，阿道尔夫·凯勒坐在壁炉的另外一边。

银行家指着手里的文件说："我看过了，先生；可是你付了

① 商业惯例，买卖的一方往往要求对方，先出一函件，声明愿意成交某桩买卖。此项函件称为"允条"。

多少地价？”

“十四万。”

“是现金么？”

“是票据。”

“兑现了没有？”

“还没到期。”

“可是你付的地价倘若高过行市，我们还谈得上什么保障？那只能拿你的人缘和声望来担保了。做买卖可不能凭感情。假定你付了二十万，其中十万按市价说是多付的，那我们还有十万法郎做十万放款的担保；将来我们可以代你把地价付清，地产归我们。但是要这么办，先要知道那笔生意做得做不得。等五年功夫求一个对本对利，还不如把本钱放在银行里调度。局势的变化那么多。你想再签新的票据来付到期的票据么？那很危险！怕吃小苦，就闯大祸。你这笔交易跟我们不合适。”

这句话给皮罗托的打击，好比刽子手把犯人身上刺了字，定了罪名。他吓得魂都没有了。

阿道尔夫说：“家兄对你非常关切，特别和我提到你。你不妨把整个情形说一说，咱们来研究一下，”他说着向花粉商瞟了一眼，好比一个交际花准备付房租了。

皮罗托嘲笑莫利讷的时候何等气概，不料他这一下自己就变做莫利讷。银行家有心打趣，想叫可怜虫说出他的心事；他盘问生意人的本领，不输似包比诺法官审问罪犯。他拿话一逗，赛查就把经营的事业，女苏丹两用香皂，润肤水，连同罗

甘事件，为了空头借款而打官司等等，都说了。皮罗托看见凯勒笑盈盈的转着念头，不住的点头耸脑，便私下想，"他听着我呢，关心我呢！借款有希望了！"其实阿道尔夫是在暗笑皮罗托，象皮罗托从前暗笑莫利讷一样。

一个人给倒霉事儿弄得头脑不清的时候，说话总是没结没完；皮罗托说到后来，露了本相，显了底，掏出他的最后一笔赌本，要求人家接受护发油和包比诺商行做抵押品。

老实人一厢情愿的存着希望，听凭阿道尔夫·凯勒把他试探，打量。阿道尔夫看出花粉商是个没出息的保王党，快到破产的关头。区里有一个副区长倒台，尤其是一个新近受勋的官方人士，阿道尔夫觉得非常高兴。他便老实告诉皮罗托既不能给他放款，也不能向他的哥哥，大演说家弗朗索瓦说情。就算弗朗索瓦一时糊涂，发起善心来想帮助一个政敌和意见与他相反的人，他阿道尔夫也要竭力反对，不让他做傻瓜去支持拿破仑的老冤家，在圣罗克事变中受伤的人。

皮罗托气愤之极，恨不得把高级银行界的贪心、冷酷和假慈悲数落一顿；但他心里难过得不得了，只能对凯勒弟兄的后台，法兰西银行的制度，结结巴巴的批评了几句。

阿道尔夫说："连普通银行都拒绝的户头，法兰西银行更不会放款了。"

皮罗托说："法兰西银行每年公布盈余的时候自鸣得意，说在巴黎商界中只损失一二十万法郎：这就表示它没有尽到责任。法兰西银行是应当扶植巴黎的商业的。"

阿道尔夫做了一个不耐烦的手势，站起身来笑了。

"巴黎是金融界中最滑头最危险的地方，法兰西银行要是给那些困难户垫款，一年下来就得宣告清理。它单单提防市面上流通的票据和靠不住的证券，已经够吃力了，怎么还能研究那些要求放款的人的业务？"

皮罗托一边穿过院子，一边想："明天就是三十日星期六，我缺少的一万法郎上哪儿去找呢？"

生意场中的规矩，月底逢到假期，款子就得早一天付。

## 十一　一个朋友

花粉商走到大门口，刚好一匹精壮的英国马，浑身大汗，拉着一辆当时巴黎街上最漂亮的双轮车在门口停下。皮罗托泪眼模糊，差点儿没看见。他恨不得让车子撞倒，死掉算了；那也许人家会说他遭了意外，事情才搅得一团糟的。他没有认出，来的是身段苗条的杜·蒂耶，穿着漂亮的晨装，一面把缰绳递给跟班，一面拿毯子盖了牲口，那匹纯血种的马背上湿漉漉的全是汗。

他招呼老东家道："怎么在这儿呀？"

其实他早已知道。凯勒弟兄向克拉帕龙打听赛查，克拉帕龙按照杜·蒂耶的吩咐，把花粉商多年的信誉说得一文不值。可怜虫的眼泪虽然马上止住，已经充分泄露了他的心事。

杜·蒂耶说道："你可是来要这些阿拉伯人[①]帮忙的？哼！你不知道这批商界上的刽子手作了多少坏事！他们囤足了靛

① 阿拉伯人是和犹太人一样以重利盘剥出名的。

青，把靛青抬价；为了要收进大米，操纵市场，就压低行情，逼人家低价抛出。他们都是手段毒辣的海盗，没有王法，没有宗教，没有良心的！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来，难道你不知道么？看你手头有桩好买卖，就放款给你；等到你被买卖拖住了，就来收回款子，逼你三钱不值两文地把事业让给他们。他们在勒阿弗尔、波尔多、马赛干的好事，人家会告诉你一大堆呢！他们拿政治做幌子，遮盖了多少混账事儿！所以我老实不客气盘剥他们。亲爱的皮罗托，咱们一块儿走走罢。——约瑟夫，马热得很，你牵着它去溜一下。值到三千法郎的牲口也是一笔资本呢。”

他说着往大街那边走去。

“告诉我，亲爱的东家，——因为你是我老东家啊，——是不是要用钱？他们问你要抵押品么？那些混账东西！我是知道你的，凭你的票据，我就借钱给你。我的钱是清清白白，千辛万苦挣来的。我是到德国去发的财。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把王上欠的债六折收进；你作的保对我帮助不小，我很感激。你要是缺少万把法郎，在我这儿拿吧。”

赛查叫道：“怎么！杜·蒂耶，这话当真么？不跟我开玩笑吧？不错，我手头紧了一点，不过也是暂时的……”

杜·蒂耶回答：“我知道，为了罗甘。唉！我也损失了一万法郎，老混蛋借去做了逃跑的盘缠；可是将来罗甘太太分到了共有财产，会还我的。我劝那可怜的女人别发傻，丈夫为一个婊子欠下的债，千万不能拿她的财产去还。她要能全部归清当然很好，可是对债主怎么能照顾了这个，亏待了那个呢？

你不是罗甘那样的人，我知道，你宁可把自己一枪打死，也不肯叫我损失一个钱的。哦！已经到昂丹大道了，上我家里去坐坐吧。"

这个暴发户带了老东家有心不进办公室，而穿过一间间上房，还特意放慢脚步让皮罗托看看他豪华的餐室和两间客厅。餐室里挂着从德国买来的名画；至于客厅的精致讲究，皮罗托只有在德·勒农库公爵府上见识过。

屋内到处描金，摆满了艺术品，奢侈的小摆设，名贵的花瓶，以及使康斯坦斯的房间相形失色的许多小东西，把皮罗托眼睛都看花了。他自己摆过阔，知道摆阔的代价，心里想：

"他哪儿来的几百万家私呢？"

皮罗托走进杜·蒂耶的寝室。一比之下，他女人的卧房好比跑龙套住的四层楼，这里却是歌剧院红角儿的住宅。天花板上糊着紫色缎子，用白缎子嵌线做衬托。地下铺着东方出品的青莲地毯，床前另有一条银鼠的脚毯。家具和零星用品都式样新颖，说不尽有多么讲究。花粉商停下来看一架美丽的座钟，雕着爱神和普绪喀①的像，原作是一个有名的银行家定做的，杜·蒂耶同他商量，弄到了这个独一无二的复制品。最后，老东家和老伙计两个走进一间书房，完全是公子哥儿的气派，精致可爱，不象做交易的地方，倒象是谈情说爱的场所。罗甘太太因为杜·蒂耶照顾了她的财产，送他一把镂金的裁纸刀，一个雕刻精工的孔雀石信插，还有一些穷奢极

① 据希腊罗马神话传说爱神厄洛斯爱上绝色女子普绪喀（又译普赛克），美神从中作梗，历尽艰辛曲折，方始团聚，后世文艺作品常以此为题材。

侈，高价买来的小骨董。铺的地毯是最讲究的比利时出品，不但眼睛看了舒服，而且软绵绵的厚羊毛踏上去的感觉也与众不同。杜·蒂耶把花粉商让在壁炉旁边坐下，可怜的花粉商却是眼花缭乱，狼狈得很。

"和我一块儿吃饭好不好？"

杜·蒂耶打了铃，进来一个当差比皮罗托还穿得整齐。

"请勒葛拉先生上来。再到凯勒银行门口叫约瑟夫回家。你进去告诉阿道尔夫·凯勒，说我不去看他了，交易所开市以前，我在家里等他。——吩咐下面开饭，要快一点！"

这几句话把花粉商听呆了。

"杜·蒂耶居然叫那么威风的阿道尔夫到这里来，把他当做狗一样的呼来喝去！"

一个小不点儿的当差进来拉开一张桌子。桌子太小巧了，皮罗托早先没看见。接着端来一盘肝酱，一瓶波尔多红酒，还有几样精致的菜，都是皮罗托家逢年过节才吃的。杜·蒂耶非常得意。世界上只有一个皮罗托有权利瞧他不起，所以他恨透了皮罗托；现在看他坐在自己面前，好象看一只绵羊在抵抗一只老虎。他忽然有了一个慷慨的念头，暗里盘算是不是报仇已经报够了。一方面是刚刚在心中冒起来的怜悯，一方面是正在平息的仇恨：他在两者之间决不定怎么办。

他想："我尽可以在生意上把这个人毁掉，他和他妻子女儿的性命都操在我手里。我为他女人受过罪，有个时期还想娶他女儿，把整个前途放在她身上呢。现在他的钱给我拿来了。还是让这个饭桶在水里漂一下再说吧，反正逃不出我

手掌。”

老实人往往不识时务，做起好事来没有分寸，样样都直往直来，心口如一。皮罗托已经倒了霉，还要进一步自讨苦吃，把老虎给得罪了，无意中刺伤了他的心。他一句话就把杜·蒂耶变成他的死冤家，而且还是一句赞美的话，表示一个人诚实有德，极坦白极高兴地说出来的。

出纳员来了，杜·蒂耶指着赛查说道：

“勒葛拉先生，给我送一万法郎上来，再替这位先生预备一张三个月的期票，写我的抬头。你知道，这一位就是皮罗托先生。”

杜·蒂耶给花粉商倒了一杯波尔多，捡了些肝酱。花粉商看到自己有了生路，不由得象抽筋一般的笑起来。他摸着表链，直要老伙计说着：“怎么不吃呀？”他才送一口东西到嘴里。看他这副神气，可知杜·蒂耶把他推落进去的陷坑有多么深；而且现在拉他上来，将来仍可以推他下去。等出纳员回上楼，赛查签好期票，十张钞票一装进口袋，他再也忍不住了。一会儿以前，他的街坊和法兰西银行都要知道他付不出款子，他也非向老婆承认亏空不可；现在一切都挽回过来了！一个人得救的快乐，强烈的程度和失败的苦恼差不多。可怜虫情不自禁，连眼睛都湿了。

杜·蒂耶道：“怎么啦，亲爱的东家？今天我这样对你，明天你不是会同样对我么？那不是平常得很，跟打个招呼一样么？”

老实人站起来抓着老伙计的手，一本正经，加强了语气说

道："杜·蒂耶，这一下我又敬重你了。"

"怎么！以前你是瞧不起我么？"杜·蒂耶在一帆风顺的势头上受了这个耻辱，脸孔涨得通红。

花粉商发觉闯了祸，吓了一大跳，说道："那也不见得……有人提到你和罗甘太太的关系。喝！跟别人的老婆……"

杜·蒂耶暗暗想道："好家伙，你明明是放屁！"这一句是他当掮客时代的口头禅。

他这么一想，又回到原来的计划上，决意把这个正人君子打倒，踩在脚下。皮罗托拿着杜·蒂耶的把柄，又是个规矩体面的人，杜·蒂耶非叫他在生意场中身败名裂不可。社会上的深仇宿恨，不管是为了政治还是私事，不管在女人之间还是在男人之间，原因都不外乎被人拿住了赃证。物质的损失，面子的伤害，都还能补救，甚至挨了巴掌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惟独犯案的时候被人撞破是无法挽回的！……罪犯和见证的决斗，一定得拼个你死我活才罢休。

杜·蒂耶嘻嘻哈哈地说道："噢！罗甘太太！那不正是年轻人的风头么？我明白了，老东家，大概外边说我借了她的钱吧。事实正相反，她的财产被丈夫的亏空拖累了，是我替她救过来的。我的家业来路很清白，刚才告诉过你了。你知道我本来一无所有。年轻人的处境有时候真窘，弄得不好，会越来越穷。就算我们象共和政府那样用摊派方式借钱，我们总还如数归清，比政府老实得多。"

皮罗托道："不错，我的孩子……伏尔泰不是曾经说，上帝把悔过看做人的美德么？"

这句话对杜·蒂耶又是当头一棍，他接口道："就是不能用卑鄙手段拐骗邻人的财产，比如你三个月之内宣告破产，把我的一万法郎变了一把灰……"

"我怎么会破产？"皮罗托一面喝了三杯酒，一面也得意忘形了，"我对破产的意见，大家都知道。做买卖的破了产，等于死了一样，我是活不下去的！"

杜·蒂耶道："来，干一杯，祝你健康！"

花粉商答道："祝你发财！你为什么不在我店里买花粉呢？"

杜·蒂耶道："说老实话，我怕见你太太，她老是引起我的幻想！你要不是我的东家，真的，我……"

"啊！说她漂亮的不止你一个，好多人都为她动心，不过她是爱我的！喂，杜·蒂耶，好朋友，你索性帮忙帮到底吧。"

"怎么呢？"

皮罗托把地皮生意说给杜·蒂耶听，杜·蒂耶瞪着眼睛，认为那笔买卖太好了，把花粉商的聪明和眼光着实恭维了一番。

"听到你赞成，我很高兴。杜·蒂耶，亲爱的孩子，你是金融界的大人物，很可以介绍我向法兰西银行借一笔款子，让我等到护发油赚钱的时候。"

"我可以介绍你找纽沁根银行，"杜·蒂耶阴损了皮罗托，还打算叫他把破产人的丑态全部表演出来。

他坐在书桌前面写了一封信：

## 致　巴黎德·纽沁根男爵

亲爱的男爵，

兹介绍第二区副区长，巴黎花粉界最知名的实业家，赛查·皮罗托先生前来拜访。他希望和你在商业上发生关系。倘或有所请求，务恳予以信任。你帮了他的忙，就等于帮了我一样。

F·杜·蒂耶。

杜·蒂耶签的名在i上面漏掉一点。对于一般和他在生意上有来往的人，这个缺笔是个暗号；有了这暗号，不管信上介绍的话多么恳切，请托多么热烈，都不发生作用。原来表示杜·蒂耶伏在地下，苦苦央求的许多惊叹号，是别有苦衷或者是没法拒绝而写上去的，应当作为无效。收信的朋友看到i上面缺掉一点，就说几句空话把来人敷衍一番了事。好些上流人物，连要人在内，都象小孩子般受过做经纪人的，做银钱生意的，当律师的骗；他们都有两种签字，一种是有效的，一种是无效的；便是最精明的人也免不了上当。你直要把真信假信的效果都领教过了，才能识破这个狡计。

赛查念了信，说道："杜·蒂耶，你救了我了！"

杜·蒂耶说："你尽管去借吧；纽沁根看到我的字条，你要借多少就多少。事情不巧，这几天我的资金没法调动；要不然，我也不打发你去找这位金融大王了。跟纽沁根男爵比起来，凯勒弟兄不过是虾兵蟹将。纽沁根是罗氏① 转世。拿了我

① 约翰·罗(1671—1729)，苏格兰银行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监，为西印度公司的创办人。

的信，包你正月半可以过关；以后咱们再瞧着办。纽沁根和我是最要好的朋友，问他要一百万，他也不会拒绝的。”

皮罗托临走对杜·蒂耶感激不尽，心上想：“这就跟打了保单一样了。对，一个人做的好事永远不会落空的！”

他想着人生的大道理出神了。可是还有一桩心事扰乱他的快乐。这几天他拦着老婆不让她去查看账目；银钱出入都交给赛莱斯坦照管，自己也帮着做一些。他为妻子女儿装修布置的漂亮房间，他要她们痛痛快快受用一下。但是兴头过去了，要皮罗托太太不当家作主，不象她所谓的亲自当垆，那是她死也不肯的。皮罗托的戏法已经变完，为了不让太太看出亏空的痕迹，什么手段都用过了。向老主雇讨账的事，康斯坦斯就大为反对，把伙计们埋怨了一顿，还说赛莱斯坦不该拆铺子的台，只道是他一个人出的主意。赛莱斯坦听着皮罗托的嘱咐，一声不出，由她埋怨。伙计们都知道老板是受老板娘控制的；夫妇两个谁真正掌权，只能瞒外人，不能瞒自己人。事到如今，皮罗托非把实情告诉太太不可了，向杜·蒂耶借的钱必须在家里说明理由。他回去，康斯坦斯正在柜上查看到期应付的账，现金想必也点过了；皮罗托看着不由得心惊肉跳。

她等丈夫在身边坐下了，咬着他耳朵问：“明天拿什么付账呢？”

“拿现款啊，”他说着掏出钞票，向赛莱斯坦招招手，叫他收下。

“哪儿来的？”康斯坦斯问。

“等晚上告诉你。——赛莱斯坦，你在借贷项下记一笔：三个月到期，一万法郎，户名杜·蒂耶。”

康斯坦斯吓了一跳，跟着说了声：“杜·蒂耶！”

赛查说：“我要去找包比诺。我还没有去看过他，太不应该了。他的油销路好么？”

“送来的三百瓶都卖完了。”

“皮罗托，你别出去，我有话跟你讲，”康斯坦斯说着，抓着丈夫的胳膊直奔卧房，那副急迫样儿在别的场合准会叫人发笑。到了房里，她看见只有女儿在场，才说：“杜·蒂耶！偷过咱们三千法郎的杜·蒂耶！你怎么跟这个畜生打交道……”又凑着他耳朵说：“当初他还想勾引我呢。”

“那是年轻人一时糊涂，”皮罗托忽然头脑开通起来。

“皮罗托，你这一向行动不对，连工场都不去了。我感觉到出了什么事了。你得告诉我，一点不能隐瞒。”

皮罗托道：“好，告诉你吧。咱们差点儿破产，一直到今天早上为止。现在可挽回过来了。”

于是他说出半个月来痛苦的经历。

康斯坦斯叫道：“你上次病倒，原来是这个缘故！”

赛查丽纳道：“是的，妈妈。爸爸真勇敢。人家要爱我象爸爸爱你一样就好啦。他只怕你心里难过。”

可怜的女人倒在火炉旁边的沙发上，吓得面无人色，说道：“我的梦应验了。我一切都料到的。我做恶梦的那个晚上，在你拆掉的老房间里，我就跟你说过。咱们什么都要弄光，只剩一双眼睛落眼泪。哎唷，可怜的赛查丽纳呀！我……”

皮罗托嚷道："唉，你啊，我正需要勇气，你这不是替我泄气么！"

"对不起，朋友，"康斯坦斯握着赛查的手，那种温存体贴的感情直透入可怜的丈夫心里。"我不应该这样。既然倒了霉，我决计一声不出，逆来顺受，我有力量撑下去。放心，你不会听到我有什么抱怨的话。"

她扑在赛查怀里哭着说："朋友，拿出勇气来！要是你勇气不够，我给你。"

"我的油，太太，我的油会救我们的。"

康斯坦斯说："但愿上帝保佑！"

赛查丽纳说："昂赛末不是会帮助爸爸么？"

赛查叫道："我马上去看他。"妻子惨痛的声调把他深深感动了；相处了十九年，赛查还没有完全认识她。他说："康斯坦斯，你不用再害怕。这是杜·蒂耶给纽沁根的信，你念吧；借款是拿的稳了。这期间，我的官司也可以打赢了。而且，"他又扯了一个必要的谎，"还有咱们的叔叔皮勒罗呢。只要拿出勇气来就行。"

康斯坦斯微笑道："只要勇敢就行，那倒好了！"

皮罗托卸掉了重担，走在路上好象才从监牢里释放出来。可是内心经过这些剧烈的斗争，消耗的意志和精力都来不及补充，不能不动用生命的老本；他只觉得说不出的疲倦。皮罗托已经老了。

五钻石街上的包比诺商行，两个月来面目大不相同。店面重新漆过了。五颜六色的柳条篮装满了瓶子，叫见识过兴

隆气象的商人看在眼里十分舒服。地板上堆满着包装用的纸。栈房里放着许多小桶，装着各式各样的油，都是忠心的戈迪萨尔兜来的定货。铺面和后店堂的楼上做了账房间。一个烧饭的老婆子兼管包比诺和三个伙计的家常杂务。铺面的一角有个装着玻璃门的小房间，包比诺平时守在那儿，束着一条粗呢围身，戴着绿布套袖，耳朵上夹着一支笔；有时埋头钻在纸堆里，象皮罗托上门的时候一样忙着拆那些装满汇票和定单的信。包比诺听见老东家说了声："喂，孩子！"便抬起头来，把小房间上了锁，高高兴兴的走出来，鼻子冻得通红；因为大门开着，铺子里也没有生火。

包比诺恭恭敬敬的说道："我怕你永远不来了。"

伙计们都过来瞻仰花粉业中的大人物，得过勋章的副区长，老板的合伙人。这种不声不响的敬意，皮罗托看了心里非常舒服。他在凯勒弟兄面前多么渺小，这时却也觉得应该学学他们的功架：便摸着下巴，得意扬扬的提起脚跟，挺着身子，说些无聊的俗套。

"嗯，朋友，早上起得早么？"

包比诺答道："别说起早，还不大有功夫睡觉呢。生意好的当口要抓住机会……"

"我不是早说的么？我的油就是一笔财产。"

"是的，先生；不过推销的方法也有关系。为你的宝石，我很花了些镶工。"

花粉商说："那么情形怎么样？可有赚头啦？"

包比诺叫道："怎么！一个月功夫就有赚头啦？戈迪萨尔

才不过出门了二十五天；他一句话没跟我说，就搭着驿车走了。他真忠心！这也是沾了我叔叔的光！”他又凑着皮罗托耳朵说：“报纸要花到我们一万二千法郎呢。”

皮罗托道：“报纸！……”

“你没看报么？”

“没有。”

包比诺说：“那么你是什么都不知道了。招贴、框子、印刷，花了两万！……还买了十万个瓶子！……现在样样都是下本的时候。我们正在大批生产。我常在工场里过夜；要是你上那儿去，可以看到我发明的一个小型榛子钳，不会蛀的。这五天，光是替客户代办制药用的油，就赚了三千法郎佣金。”

“你真会动脑筋！我早看出来了。”皮罗托摸着包比诺的头发，把他当做小娃娃一样。

这时有几个人走进铺子。

皮罗托跑来只闻到肉香，一时还吃不到肉，便丢下包比诺让他去料理事情；他说：“再见了，星期天咱们一起在你姑母家吃饭。”他心上想：“真怪！眼睛一眏，小伙计就这样会做买卖。”包比诺的得意和自信，跟杜·蒂耶家穷奢极侈的排场，同样使他诧异不置。“我把手放在昂赛末头上，他脸色就不大好看，仿佛他已经成了弗朗索瓦·凯勒那样的人物。”

皮罗托没想到，伙计们拿眼睛望着包比诺，做老板的在店里总得保持老板的身分。老实人在这里象在杜·蒂耶家一样，为了好心肠又做了一桩糊涂事儿。他不能把真情实感藏

在心里，只会俗不可耐的表现出来；亏得是包比诺，换了别人，准会生他的气的。

皮罗托夫妇两个过了十九年幸福的生活，星期日拉贡家的饭局是他们最后一次的快乐了，而且是完美的快乐。拉贡住在圣絮尔皮斯-小波旁街，一幢古老房子的三层楼上。房子外表很象样；里面的护壁板画的是牧羊姑娘穿着大裙子跳舞，羊群在那里吃草，完全是十八世纪的风光。而拉贡夫妇作为十八世纪布尔乔亚的代表也再合适没有：古板，严肃，生活习惯叫人看了好笑，心里始终敬重贵族，对王上跟教会都忠心耿耿。家具、时钟、桌布、碗盏，样样都年代久远，因为古色古香，反倒显得新式了。客厅里糊的是大马士革旧花缎，挂着织锦缎窗帘，摆几张大沙发和几口什景柜子。一幅出色的包比诺肖像还是拉图尔①的手笔。画上的包比诺是拉贡太太的父亲，做过桑塞尔的市政官，从画上看是个挺好的好人，满面笑容，活象走运的暴发户。拉贡太太在家还有一条英国种的查理小狗②做她的配角，躺在小小的洛可可式③硬沙发上，可爱得很。当然，那张沙发从来没有派过克雷比庸沙发的用场。④老夫妻俩有许多优点，尤其是家里藏着沉淀清楚的陈年葡萄酒，和安福太太精制的几种饭后酒。据说有些男人尽管不存

---

① 拉图尔(1704—1788)，法国名画家，尤擅色粉画。

② 一种特殊的英国狗，以受英王查理二世钟爱得名，至今呼为查理狗。

③ 洛可可是十八世纪装饰美术上的一种风格，偏于细巧繁琐。

④ 克雷比庸，十八世纪的法国作家，写的言情小说内有一篇题目就叫做《沙发》。

希望，仍旧死心塌地爱着美丽的拉贡太太；那批酒就是他们从中美洲捎给她的。所以他们家的小小的饭局很受赞赏。老厨娘冉奈特赤胆忠心的服侍两个老人，恨不得偷了果子来替他们做果酱。她攒的钱不存银行，专买奖券，希望有朝一日能有大笔奖金送给主人。她虽则上了六十岁，逢到有客人来的星期天，还是忙着在厨房里招呼饭菜，在饭厅里侍候，手脚的轻健，便是在《费加罗的婚姻》中以扮苏珊娜出名的马尔斯小姐也要输她几分。

请的客人是包比诺法官、皮勒罗叔叔、内侄昂赛末、皮罗托一家三口、玛蒂法一家三口，还有洛罗神甫。缠着头巾参加跳舞会的玛蒂法太太，这回穿着蓝丝绒衫、厚纱袜、山羊皮鞋，戴着绿色海虎绒镶边的羚羊皮手套，罗士呢①夹里的帽子上插着莲馨花。十个客人五点钟都到齐了。拉贡夫妻要求他们都准时。人家请他们，也得提早开饭，七十老人的胃不能依照时髦社会的新规矩把晚饭的时间推迟。

赛查丽纳料到拉贡太太会把她的座位排在昂赛末旁边。只要是女人，不管是热心宗教的还是痴呆混沌的，在爱情方面没有一个不精明。所以花粉商的女儿把自己打扮得叫包比诺神魂颠倒。康斯坦斯素来把公证人一行看做王太子似的，招克罗塔做女婿的事没有成功，觉得很难过；现在帮女儿装扮，也还有些心酸。她想着女儿的前途，有意把赛查丽纳的围巾披得低一些，让一部分肩膀和长得特别好看的脖子露在外

---

① 一种用羊毛、棉纱与丝混合织成的料子。

面。希腊式的双叠襟的紧身儿半开半合，一共有五道褶裥，把浑圆的胸部勾画得十分迷人。淡灰呢衫束着绿滚边的飘带，身腰越发显得苗条柔软。耳上戴着镂金的环子。往后梳的头发叫人一眼就看到皮肤娇嫩无比，加上隐隐约约的血管，皮色有了变化，没有反光的部分更表示她生活纯洁。一句话，赛查丽纳那天晚上娇艳极了，连玛蒂法太太也不能不承认，但她没想到母女俩的意思是非把小包比诺的心勾住不可。

两个受着爱情煽动的孩子，站在冷风从隙缝里直钻进来的窗洞底下，放低着声音甜甜蜜蜜的谈心；皮罗托夫妇跟玛蒂法太太都不去打扰他们。并且大人们的谈话也热闹起来了，包比诺法官漏出一句关于罗甘逃走的话，说他是第二个出事的公证人，这一类的罪行从前是没有的。拉贡太太听见罗甘的名字，马上踢了踢她兄弟的脚，皮勒罗也提高嗓子盖住法官的声音；两人都对他指着皮罗托太太打暗号。

“我全知道了，”康斯坦斯对她的朋友们说，声音又柔和又难过。

皮罗托怯生生的低着头，玛蒂法太太问他：“罗甘究竟拿了你多少？外边谣言，说你被他拖倒了。”

“他拿了我二十万。另外四万，他假装是代我向一个主顾借的，其实他早已把那个主顾的钱挪用了；为此我们正在打官司。”

包比诺道：“这案子下星期可以宣判。我把你的情形向庭长说了，想你不会怪我吧。庭长吩咐把罗甘事务所的案卷调到评议庭来，查他从什么时候起挪用主顾的存款，但维尔提

出的事实也得核对证据。但维尔替你省钱，亲自出庭辩护。”

皮罗托问道："我们会胜诉么？"

包比诺回答："不知道。案子分发在我的一庭，可是即使要我参加评议，我也不预备出席。"

皮勒罗说："这样简单的官司难道还有疑问么？款子怎么交割，由哪几个公证人作证，借据上不是都应当写明的么？罗甘要是给抓到了，一定得送去做苦役。"

法官说："在我看来，借主应当在罗甘事务所的出盘费和保证金项下取得赔偿。可是比这个更简单明了的案子，高等法院评议庭有时也有六票对六票的事。"

昂赛末·包比诺终于听见了他们的谈话，问赛查丽纳："怎么，小姐，罗甘逃走了？赛查先生一句也没跟我提，我可是为他拼命都愿意的……"

赛查丽纳懂得为他两字实际是指他们一家；天真的姑娘就算误会了他说话的音调，他那种火剌剌的眼神，决不可能误会。

她说："我知道，对父亲也说过了。但他把全部事情瞒着妈妈，只告诉我一个人。"

包比诺说："你在这件事情上和他提起我，足见你看到了我的心，不过是不是全看到了呢？"

"也许是吧。"

包比诺说："那我真高兴。只要你让我完全安心，不消一年，我挣的钱就能叫你父亲听到我求婚不再那么冷淡。从今

以后，我每天只睡五个小时了……”

“别伤了身体，”赛查丽纳的声调叫人学都学不来，投向包比诺的眼风也透露了她的心意。

赛查离开饭桌的时候对老婆说：“我看两个年轻人彼此爱上了呢。”

康斯坦斯放低了调门回答：“那不是很好么？女儿找到了一个精明强干的丈夫。最漂亮的聘礼就是才干。”

她急急忙忙离开饭厅，直奔拉贡太太的卧房。赛查在饭桌上说了几句毫无见识的话，叫法官和皮勒罗听着好笑；康斯坦斯想起可怜的丈夫这样懦弱，没有力量抵抗患难，不由得暗暗伤心。她不知怎么总防着杜·蒂耶；做母亲的不懂拉丁文，也知道那两句古话：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①。她伏在女儿和拉贡太太怀里哭了，但不愿意透露伤心的原因，只说：“这是一时冲动。”

晚上，老年人打牌消遣。年轻人玩一些又有趣又文雅的集体游戏，正好给布尔乔亚那种无伤大雅的调情打趣做掩护。玛蒂法夫妇也跟青年人一起玩儿。

康斯坦斯在回家的路上说：“赛查，你年初三就该去看纽沁根男爵，把月半的款子早点准备好。万一出了岔儿，一天两天怎么想得出办法呢？”

赛查道：“对，太太。”又握着她的手说：“亲爱的，没想到我送了这样一笔礼物给你们过年！”

---

① 拉丁文：即使希腊人拿了牺牲来祭神，我还是怕他们。——维吉尔：《埃涅阿斯纪》。

在黑洞洞的马车里，母女两个看不见皮罗托，只觉得热烘烘的眼泪掉在她们手上。

康斯坦斯道："别失望，朋友。"

赛查丽纳道："不会有问题的，爸爸。刚才昂赛末先生告诉我，他为你拼命都愿意。"

"为我，也是为我们一家，是不是？"赛查说着，神气又快活起来。

赛查丽纳握着父亲的手，意思是说她跟昂赛末订婚了。

新年的头上三天，皮罗托收到二百张贺年片。卷进了苦海，再看到这些虚假的友谊和亲热的表示，心里的确很凄惨。皮罗托到有名的银行家，纽沁根男爵府上白跑了三趟。既是新年，应酬特别多，见不到银行家也在情理之中。最后一次，花粉商一直撞进银行家的办公室：管事的是个德国人，说纽沁根先生参加了凯勒家的舞会，早上五点才回家，九点半以前不会见客。皮罗托跟德国人谈了半小时，德国人对他的事居然关心起来。当天，这位总管送来一个字条，说男爵准定明天十三日中午接见他。虽然每过一个钟点都象喝一杯苦水，一天的时间还是过得很快。花粉商雇了一辆马车，在银行家住宅近边停下来。院子里已经摆满车辆。看到这份赫赫有名的人家的气概，可怜的老实人心直往下沉。

"他可是倒账倒过两次呢，"皮罗托这么想着，走上摆满鲜花的漂亮的楼梯，穿过一连串穷奢极侈的房间。但斐纳·德·纽沁根男爵夫人就是以排场阔绰出名的。

圣日耳曼区的贵族还没有肯招待男爵夫人，男爵夫人有

心要和他们之中最有钱的人家见个高低。男爵正陪着太太吃中饭。办公室里等的人很多，可是男爵说只要是杜·蒂耶的朋友，随时都可以进来。骄横的当差听着主人的话，脸色马上不同；皮罗托看着，不由得战战兢兢的存了希望。

男爵站起来向皮罗托点点头，对太太说："对不起，亲爱的；这位先生是个忠心的保王党，杜·蒂耶极要好的朋友，又是第二区的副区长，开的跳舞会场面伟大，简直是东方气派，你一定很高兴见见他的。"

男爵夫人道："是啊，我要能够向皮罗托太太讨教一下，上几课才高兴呢，费迪南……（花粉商暗暗想：噢，她对杜·蒂耶是叫名字的！）和我提到那个跳舞会，着实夸赞了一番；他平时什么都不佩服，要他称赞可不容易呢。费迪南是个严格的批评家，样样都要求十全十美。你是不是马上再开一个跳舞会呢？"她问话的神气亲热得不得了。

花粉商拿不准她的话是挖苦还是一般的客套，只能说："太太，我们这种可怜的人是难得消遣的。"

男爵说："你府上的装修还是葛兰杜先生主持的呢。"

但斐纳·德·纽沁根说："啊！葛兰杜！是那个从罗马回来的、年轻漂亮的建筑师么？我真喜欢他，他给我在纪念册上画了些素描，妙极了。"

一个犯叛逆罪的人在威尼斯的异教裁判所穿上受刑的靴子，① 也不见得比衣服穿得好好的皮罗托更痛苦。他觉得每

---

① 欧洲的宗教迫害至十八世纪尚未停止。意大利与西班牙的异教裁判所都以毒刑著称，此处所谓受刑的靴子是一种特殊的刑具。

句话都在刻薄他。

男爵用刺探的神气把花粉商瞪了一眼，说道："我们也举行一些小小的舞会，所以你瞧，大家都喜欢来这一套。"

桌上摆着精致的饭菜，但斐纳指着说："皮罗托先生愿意和我们吃顿便饭么？"

"夫人，我是来谈生意的，我……"

男爵说："对！太太，你允许我们谈生意么？"

但斐纳略微点点头，问男爵："你是不是想买香粉呀？"

男爵耸耸肩膀，转过来朝着万分焦急的赛查说："杜·蒂耶对你非常关心。"

可怜的花粉商想道："啊！好容易谈到正事了。"

男爵又道："凭着他的信，你在我行里要借多少就多少，只要不超过我的财产……"

天使在沙漠中赐给夏甲的水①叫人喜欢和安慰的作用，大概和这几句怪腔怪调的法文②输入皮罗托血管里的甘露差不多。狡猾的男爵有心保留难听的口音，跟德国犹太人说的法文一样，以便日后抵赖，说人家把话听错了。

好心的、可敬的、伟大的银行家装出一副阿尔萨斯人的忠厚样儿，说道："我可以给你开个往来户，手续是这样的……"

皮罗托听着完全定心了。他是生意人，知道不预备帮忙决不会谈到成交的细节。

---

① 《旧约·创世记》载：亚伯拉罕的埃及妻子夏甲被逐，带着儿子在沙漠中行走，断水将死，遇天使指示井水获救。

② 原文中所有纽沁根的说话，每个字都是念别音的。

“你知道，客户不论大小，向法兰西银行借款都要两个保人。你去开一张期票来，写上咱们的朋友杜·蒂耶的抬头，我签了字当天送给法兰西银行；你早上填好数目，下午四点就能拿到现款，利息照银行的规定。我不拿佣金，不拿扣头，什么都不要，我能够为你效劳就很高兴了……不过有一个条件！”他用左手的食指轻轻碰了一下鼻子，做了一个绝顶俏皮的动作。

“男爵，不管什么条件，你不用说出来我就接受了，”皮罗托以为他要在生意上分一部分赚头。

“那个条件我看得很重要，我要内人象她说的向皮罗托太太上几课。”

“男爵，千万别取笑！”

银行家一本正经的说：“皮罗托先生，一言为定；你下次开跳舞会一定要请我们。内人眼红得很，她要参观你的屋子，个个人都对她说好得了不得。”

“噢！男爵！”

“你不答应，我就不放款！你是个红人呢。我知道你请了塞纳省省长，他本是要来的……”

“噢！男爵！”

“你还请了内廷侍从拉比亚迪埃，还有封丹纳，他和你一样受过伤……在圣……”

“共和四年正月十三，男爵。”

“还有德·拉塞佩德先生，还有研究院的沃克兰先生……”

“噢！男爵！”

“哎！哎！副区长先生，别这样谦虚；我知道王上说你的跳舞会……”

“王上？”皮罗托问了这句，没有能知道下文。

一个年轻人挺随便的走进屋子；漂亮的但斐纳远远听出脚声，脸就涨红了。

纽沁根男爵招呼道：“你好，亲爱的德·玛赛，来陪陪我太太吧。听说我办公室里挤满了人，我知道为什么。伏钦矿山要发红利了！清单已经送到。太太，你又多了十万法郎利息，可以买些首饰插戴，其实你不打扮也够漂亮了。”

皮罗托嚷道：“哎哟，我的天！拉贡夫妇把那份股票卖了呢！”

“说的是谁呀？”那漂亮哥儿笑着问。

纽沁根已经走到门口，掉过头来说：“啊，我觉得那些人……德·玛赛，这一位是皮罗托先生，你的化妆品就是在他店里买的；他开的跳舞会场面伟大，简直是东方气派；王上还给了他勋章……”

德·玛赛举起手眼镜照着皮罗托，说道：“嗯，不错，这张脸有点面熟。那么纽沁根，你是打算把你的买卖加些花粉，上点儿油么？……”

男爵装着气恼的样子，说道：“唉，拉贡在我行里有个户头，我有心照顾他们，他们就是不愿意多等一天。”

皮罗托嚷道：“噢！男爵！”

老实人看到事情毫无分晓，便顾不得向男爵夫人和德·

玛赛告辞，急忙去追纽沁根。纽沁根已经走在楼梯上，花粉商直赶到楼下，正当银行家快进办公室的时候才追上。可怜的家伙觉得掉进了窟窿，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纽沁根一边开门，一边看见了，说道：

“唔，不是讲妥了么？你去找杜·蒂耶先把手续办好。”

皮罗托只道德·玛赛可能对男爵有些影响，便象燕子一样飞快的奔上楼梯，溜进饭厅。男爵夫人和德·玛赛应该还在那里；他走的时候，但斐纳正等着喝咖啡牛奶呢。他看见咖啡已经端来，可是男爵夫人和漂亮哥儿都不在了。当差看到花粉商表示诧异，对他笑了笑。他只得慢吞吞的下楼。

赛查立刻赶到杜·蒂耶家，门上说杜·蒂耶下乡看罗甘太太去了。花粉商雇了一辆轻便马车直奔马恩河畔诺让，加了钱要车子跑得跟班车一样快。到了马恩河畔诺让，看门的说先生和太太已经回巴黎。皮罗托筋疲力尽，回到家里，把经过情形告诉了妻子和女儿。康斯坦斯平日生意上有一点儿不如意就牵肠挂肚，摆脱不开；赛查想不到她这时竟会极尽温存的安慰他，说事情一定能顺利解决。

第二天早上七点，天还没有亮，皮罗托就到了杜·蒂耶住的那条街上，守在那儿。他塞了十个法郎给门房，要求和杜·蒂耶的贴身当差说句话。总算赛查有面子，见到了当差，又塞了两块金洋，央他等主人起床就带他进去。他跟一般清客和求情的人一样，靠着这些小小的牺牲，受着很大的委屈，达到了目的。八点半，他的老伙计刚刚披上晨衣，脑子还没完全醒过来，打着呵欠，伸着懒腰，嘴里向老东家道歉的时候，皮罗托

终于见到了他心目中独一无二的朋友，没想到他是一只只想报仇的老虎。

皮罗托道："不客气，不客气。"

杜·蒂耶问："找我有什么事啊，赛查？"

赛查心慌意乱，把纽沁根男爵的回话和条件告诉杜·蒂耶。杜·蒂耶似听非听，一边找他壁炉用的吹风，一边埋怨当差炉子没生好。

赛查没看见当差在旁边听着，后来发觉了，很难为情的停了下来。杜·蒂耶却心不在焉的催他："说吧说吧，我听着呢！"他只得继续说下去。

可怜虫浑身大汗，连衬衫都湿了。等到杜·蒂耶朝他瞪着眼睛，夹着一丝丝黄筋的银色眼珠闪着凶光，直瞧到他心里去的时候，赛查的汗又变成冰凉冰凉的了。

"亲爱的东家，你出的票子，克拉帕龙银号没有担保就转给了羊腿子，现在被法兰西银行退回：这能怪我么？你当过商务裁判，怎么做出这种糊涂事儿？我做的是银钱生意，我可以借钱给你，可不能让我签的字碰法兰西银行的钉子。我全靠信用吃饭。在这一点上咱们都一样。你要不要现款呀？"

"我缺的钱，你能全数借给我么？"

"那要看数目了。你要多少呢？"

"三万。"

"哎唷唷！那可了不得！"杜·蒂耶说着哈哈大笑。

花粉商被杜·蒂耶的排场弄迷糊了，听见笑声，只道他瞧不起这个小数目，不禁松了一口气。杜·蒂耶按了铃。

"叫出纳员上来。"

当差说："还没有上班，先生。"

"嘿！这些混蛋不把我放在眼里！已经八点半了，人家上百万生意都成交了。"

过了五分钟，勒葛拉先生来了。

"咱们现金还有多少？"

"只有两万了。先生吩咐买三万法郎公债，月半要用现款交割的。"

"不错；我糊里糊涂还没睡醒呢。"

出纳员阴阳怪气的把皮罗托瞟了一眼，出去了。

杜·蒂耶道："一个人的底细瞒得过别人，瞒不过出纳员。"说到这里停了一会，急得花粉商脑门上冒出一颗颗的汗珠。接着又说："小包比诺新近做了老板，你不是加了股么？"

皮罗托很天真地答道："是啊。凭他的票子，是不是你能借我一笔大数目？"

"拿他五万法郎票据来，我去跟一个叫高布赛克的商量，要他利息低一些。他要有大宗款子存放是好说话的；我知道他现在就有。"

## 十二 破产前夜

皮罗托好不伤心地回到家里，还没发觉那些银行家把他当作羽毛球似的抛来抛去。倒是康斯坦斯心下明白，款子是借不到的了。已经有三个银行家回绝，大家对一个象副区长这样显要的人物，还有不打听清楚的么？所以法兰西银行也

不会有什么希望的。

她道："还是想办法把票子展期吧。去找你的合伙老板克拉帕龙先生；凡是月半到期的债主，你都得去跟他们商量展期。商量不通，再拿包比诺的票据去贴现还来得及。"

皮罗托垂头丧气地说道："明天已经十三了！"

用他仿单上的话来说，他是多血质的人，情绪和思想的波动对他是很大的消耗，必须靠睡眠来补足。赛查丽纳带父亲到客厅里，把埃罗尔德①作的一支很美的乐曲，《卢梭的幻梦》弹给他听，给他解闷。康斯坦斯坐在他身边做针线。可怜的家伙把脑袋倒在沙发背上，每次睁开眼睛望老婆，老婆都挂着温柔的笑容。他就这样睡着了。

康斯坦斯道："可怜！不知有多少苦难等着他啊！……要他顶得住才好！"

赛查丽纳看见母亲哭了，问："哎，怎么啦，妈妈？"

"亲爱的孩子，我看破产就在眼前了。要是你爸爸非摊出账簿不可，咱们决不能求人家哀怜。孩子，你得准备去做个女店员。你要能勇气十足的挑起你的担子，我也就有勇气从头再来。我知道你父亲的性格，他不会私藏一个钱的；我也要放弃我的权利，②样样东西都交给他们去拍卖。你呀，孩子，明天把你的首饰和衣服送到叔公家里去，你用不着负责。"

这几句话说得十分朴素十分真诚，赛查丽纳听了惊恐万

---

① 埃罗尔德(1791—1833)，法国作曲家。

② 法律规定妻子的财产不需要用来偿还丈夫的债务；但妻子可放弃此项权利，帮助文夫了清。

状，打算去找昂赛末，但是又顾到体统，不敢去。

第二天早上九点，皮罗托到了普罗旺斯街，心中的苦闷跟前几天又是不同。向人借款在生意上是常事，要做买卖，每天都需要资金。但要求把票子展期却是走向破产的第一步，两者之间的关系仿佛轻罪法庭之于重罪法庭，犯过小案子就有犯大案子的可能。提到展期的话，你的窘迫和周转不来的秘密就给别人知道了，你是缚手缚脚听另外一个生意人摆布了；而在交易所里是不作兴发善心的。

从前，花粉商走在巴黎街上眼神饱满，信心十足；现在却心里疑疑惑惑的不大敢踏进克拉帕龙的家。他开始懂得银行家的心不过是身上的一个器官。克拉帕龙嘻嘻哈哈的快活劲儿多么粗野，言语举动又多么下流，要去见他实在有些害怕。

"他平民气息重一些，说不定还有点儿心肝。"

这是赛查被处境逼出来的第一句牢骚。他迸着最后几分勇气，走上又小又破落的中层楼。从底下望去，楼上的绿窗帘已经被太阳晒得发黄。门上钉着一块椭圆形的铜牌，刻着办公室三个黑字。他敲了几下，没人答应，便自己推门进去。这地方不仅简陋，而且寒酸、小气、邋遢。隔做办公用的房间，下半截是白木板，上半截钉着铜丝网；里面一个办事员都没有，只有几张木头发黑的台子和斜面的书桌。空荡荡的办公桌上堆着墨水瓶，墨水已经发霉，鹅毛管的笔杆扭成月牙形，乱糟糟的鹅毛象小娃娃的头发；另外还有些文书夹、纸张和没用的印刷品。走道里地板的破旧、龌龊、潮湿，象公寓里的会客室。

门上标着账房二字的第二间屋子，跟第一间那个不三不

四的怕人样儿正好相配。屋子的一角有一个橡木做的大笼子，围着铜丝网，开了扇活动小窗，笼内放着一口其大无比的大铁箱，大概除了给耗子在里头翻筋斗，不会再有别的用处。笼子的门开着，摆着一张奇形怪状的办公桌，一把颜色发绿，全是破洞的椅子，钻在外面的马鬃和主人的假头发一样乱七八糟，卷成一个个小圈儿。这间房没有改作办公室之前，分明是间客厅，主要的家具是一张铺着绿呢台布的圆桌，四周摆着几把黑皮面子，帽钉的金漆已经剥落的旧靠椅。壁炉架款式还大方，下面的盖板干干净净，炉子肚里也全无烟熏火炙的痕迹。大镜子上撒满了苍蝇屎，一副寒酸相；和镜子派头差不多的是一座胡桃木的座钟，准是在什么老公证人那里拍下来的；一对满是油腻、没有蜡烛的烛台已经叫人看了难过，加上那个座钟，更觉得可厌。粉红镶边的灰色糊壁纸上到处有烟熏的污迹，可见从前住的人烟瘾很大。这间屋跟报上所谓编辑室的那种恶俗的房间再象没有。皮罗托不敢冒失，在第三间屋子的门上短促的敲了三下。

克拉帕龙叫道："进来！"听克拉帕龙的声音，他和房门还隔着一段，屋子也是空荡荡的没有东西。花粉商只听见炉子里的火烧得毕毕剥剥的响，却看不见银行家本人。

实际上这一间的确是克拉帕龙的私人办公室。拿凯勒的声势煊赫的会客排场，和这个冒充大企业家的特别邋遢的环境比较，那差别就象凡尔赛王宫之于休伦① 酋长的棚屋。花

---

① 休伦，北美洲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

粉商见识过了金融界的光华灿烂的一面，如今要看到它丑态百出的一面了。

室内的家具全新的时候还算漂亮，但住的人生活散漫，把家具用旧了，弄脏了，毁坏了，撕破了，丢失了，搅乱了。办公室后面拦出一个长方形的小间，作为克拉帕龙睡觉的地方。他一见皮罗托，马上披了一件腻答答的睡衣，放下烟斗，来不及地把帐子拉上，动作之快，叫老实的花粉商对他的生活起了疑心。

空头银行家招呼道："先生，请坐。"

克拉帕龙没有戴假头发，头上横七竖八包着一条围巾，睡衣半开半阖的当口还露出一件手织的白毛线衫，长久不换，变了棕色，叫皮罗托看着觉得格外恶心。

"和我一块吃饭好不好？"克拉帕龙记起花粉商的跳舞会，打算回敬一下，同时也好分散皮罗托的注意。

他急急忙忙把圆桌上的纸张文件搬开，原来摆着一碟肝酱、一盘牡蛎、一瓶白酒、一盘浸着沙司的红烧香槟腰子：明明是屋子里藏着一个美人儿。壁炉里烧着煤球，烤着一盘嫩黄的鲜菇焖蛋。台上放着两份刀叉，两条隔夜用脏了的饭巾，叫最老实的人看了也会心中有数。克拉帕龙自以为手段高明，不管皮罗托推辞，硬要留他吃饭。

"我原来等着一个人，他失约了，"滑头的掮客嚷着，故意要钻在被窝里的人听见。

皮罗托道："先生，我专诚来商量事情，不会耽误你太久的。"

克拉帕龙指着一张拉盖的书桌和堆满文件的桌子，说道："我忙死了，人家不让我有一点儿空闲。我只有星期六才见客，不过亲爱的先生，你老人家来了，我随时奉陪！我连谈爱情，逛马路的功夫都没有了；对生意的感觉也麻木了；一个人要有恰当的悠闲，感觉才新鲜。现在你休想再看见我一事不做，在大街上闲逛了。唉！我看到买卖就头痛，连听都不愿意听；我有的是钱，就是不得享福。老实说，我真想旅行，到意大利去！噢！亲爱的意大利！不管它国内怎么乱，到底是个好地方，可爱得很。在那儿准会碰上一个又是懒散又有气派的意大利女人！我一向喜欢意大利女人。你可曾跟意大利女人相好过？没有么？那就跟我一块儿去。咱们去游览威尼斯，总督大人的乡土。唉！威尼斯落在野蛮的奥国人手里，糟糕透了，他们完全不懂艺术。好吧，咱们把生意呀，运河呀，借款呀，政府呀，一古脑儿丢开。只要荷包里有了钱，我脾气才随和呢。管它，咱们去旅行吧。"

皮罗托道："我只有几句话，说完就走。你把我的票据转给了比多先生。"

"你是说羊腿子么？那个好说话的小老头儿，一见生财的羊腿子……"

皮罗托道："是啊。我希望……在这一点上我相信你是重情义，守机密的……"

克拉帕龙弯了弯腰。

"我希望把票据展期……"

"那不行，"银行家斩钉截铁的回答。"做这桩交易的不止

我一个人。我们样样都开会商量，象国会一样，可是意见一致，好比锅子里煎咸肉，一块贴着一块。嗨，嗨，我们商量的事可多呢！玛德莱娜的地产算不得什么，真正的事业还在旁的地方。亲爱的先生，在爱丽舍田园大道上，在快要完工的交易所四周，在圣拉扎尔区和蒂沃利公园①一带，我们都有投资，要不然还说得上做买卖么？玛德莱娜那块地算得什么！不过是顶顶起码的小生意罢了。嘿！我们才不讹诈人呢，告诉你，"他把皮罗托的肚子拍了一下，抱着他的腰，又道："得啦得啦，咱们吃着饭谈吧，"克拉帕龙因为拒绝了皮罗托的要求，借此缓和一下。

"我奉陪就是，"皮罗托说着，心里想："吃就吃吧，活该那个人倒霉！"花粉商开始感觉到那笔地产买卖有点不明不白，打算灌醉了克拉帕龙，逗他说出真正的合伙老板。

银行家叫道："好极了！——喂，维克图瓦！"

他这么一叫，来了个十足地道的莱奥纳德②，打扮得象个卖鱼婆。

克拉帕龙吩咐道，"告诉伙计们，我今天不见客，管他什么纽沁根、凯勒弟兄、羊腿子，或是别的什么人！"

"除了朗泼勒尔先生，别的伙计还没有来。"

克拉帕龙道："有什么贵客都叫他招呼；别让无名小卒闯进里面来。告诉他们，说我正在想办法对付……对付香

---

① 当时一个游艺场。

② 法国十八世纪勒萨日的小说《吉尔·布拉斯》中，有一个替强盗烧饭的老婆子，相貌奇丑，叫做莱奥纳德。

槟酒!"

要灌醉一个掮客出身的家伙是办不到的。赛查只想探听秘密，听他咭咭呱呱的满嘴粗话，只道他醉了。

皮罗托道："混账的罗甘始终是跟你们一起的，你应当写信去，说他拖累了朋友，要他帮帮朋友的忙。他和我每个星期日都一同吃饭，认识了有二十年了。"

"罗甘么?……那个糊涂蛋！他的股子是归我们的了。朋友，你别发愁，事情总有办法。你月半先把款子付了，以后咱们再瞧着办……我说瞧着办……(来，干一杯!)因为股本和我没有关系。你不付么?我也不跟你翻脸。这桩生意，我不过在买进的时候拿一笔佣金，将来卖出去再分一些赚头；凭这两个条件，我替他们操纵卖主……明白没有？你的合伙老板都是有实力的，所以我不怕，亲爱的先生。今日之下，生意分得很细。一桩交易要许多有本领的人合起来做才行。你打算跟我们合伙么？可不能拿头油木梳来骗我们：那是不行的！不行的！还是刮大众的钱，做投机的好。"

花粉商道："投机？投机是什么样的买卖?"

克拉帕龙答道："投机是抽象的买卖。据金融界的拿破仑，伟大的纽沁根说，这一行十几年之内还不会有人懂。它能叫你垄断一切，油水的影踪还没看见，你就先到嘴了。那是一个惊天动地的规划，样样都用如意算盘打好的，反正是一套簇新的魔术。懂得这个神通的高手一共不过十来个。"

赛查睁着眼睛，竖起耳朵，竭力想把这些杂七杂八的行话弄个明白。

克拉帕龙停了一会，又道："你听我说，这一类的玩意儿需要人手。有的人只有思想没有钱，会用脑子的人都是这样。他们只会转念头，只会花钱，对什么都不注意。好比一只猪在长满鲜菇的林子里东闯西撞，背后跟着一个有钱的好汉，但等它发见了好东西咕噜咕噜地叫。会思想的人碰到什么好买卖，有钱的人就拍拍他肩膀，说道：'怎么回事呀？朋友，你是没有出路的，腰板儿也不够硬；给你一千法郎，买卖让我来做。'好吧，银行家便召集一般实业家，说道：'朋友们，动手吧！印起章程来！别开玩笑！'大家拿起号角，吹起喇叭，叫着：'来呀，五个铜子变一百万！'或是一百万变五个铜子，什么金矿呀，煤矿呀……乱吹一阵。他们收买了科学家艺术家的意见，大锣大鼓的敲起来；看客来了：他们出钱看戏，我们管收钱。猪给关在屋里啃番薯，别人拿了钞票欢天喜地。事情就是这样，亲爱的先生。你来做生意吧，你愿意当什么？当猪呢，当傻瓜呢，当小丑呢，还是当百万富翁？你去想想吧，我把现代的放款理论告诉你了。有事尽管来找我，我兴致老是好得很。法国式的兴致，又正经又轻松，对买卖没有害处；正是相反，常在一起干杯的人，彼此最容易了解。来！再来一杯香槟。酒好得很。那是一个真正埃佩尔内①人送我的，我做过酒生意，替他卖了不少，都是好价钱。我发迹了，他还感激我，想起我，倒也难得。"

大家公认为思想深刻，能干非凡的人，说话竟这样轻薄，

---

① 埃佩尔内是法国出产香槟酒有名的城市。

没有顾忌，叫皮罗托听了非常奇怪，不敢再问下去了。他喝了香槟，脑子乱轰轰的糊涂得很，可是还想起杜·蒂耶向他提过一个名字，便打听克拉帕龙，有个叫高布赛克的银行家是怎样一个人，住什么地方。

克拉帕龙说："亲爱的先生，你竟到了这个田地么？向高布赛克借钱好比请巴黎的刽子手看病。他一开口就是五分利，他是阿尔巴贡的徒弟，会把加那利岛上的金丝雀，做好标本的蟒蛇，折成现钱借给你；夏天给你皮货，冬天给你花布。① 你打算拿什么票子给他？不把你老婆、女儿、阳伞、帽笼、木靴、镢头、钳子，跟你地窖里的木柴一齐押给他，休想他收你没人担保的光票子！……啊，高布赛克，高布赛克！他是个凶神恶煞，金融界的刽子手，谁给你介绍的？"

"杜·蒂耶。"

"啊！坏蛋！不错，他是这样的人。以前我们做过朋友，现在见面不打招呼了。你该相信我讨厌他是有根据的：我把他的龌龊心思都看透了。在你那个漂亮的跳舞会里，他叫我坐立不安。我受不了他的臭架子，他不过是搭上了一个公证人的老婆，哼，我要弄女人起码是侯爵夫人。杜·蒂耶！我才瞧不起呢。要我敬重他，休想！嗨，你这老头儿倒真有一手，先开了个跳舞会，过了二十天就来要求把票子展期！你本领不小，前程远大得很呢。来，咱们一块儿做生意吧。你的名气可以给我派用场。噢！杜·蒂耶天生能了解高布赛克。可是他

① 莫里哀喜剧《吝啬鬼》（旧译《悭吝人》）中的主角阿尔巴贡，出借银钱时一部分是现款，一部分以旧货抵充。

不会有好结局。要是他真象人家说的替高布赛克做幌子，他的日子也不会长。高布赛克好比一只老蜘蛛，走遍了世界，张着网蹲在一边。早晚总有那么一天，放印子钱的会把他的代理人咽噜一口吞下，象我干这杯酒一样。那才痛快呢！杜·蒂耶叫我落过圈套！……噢，该死的圈套。”

这掮客出身的家伙胡说八道了一个半钟点，还打算讲一个故事，说马赛城里有个议员爱上一个女戏子，女戏子扮了美人阿尔塞娜[①]登台，被池子里的保王党大喝倒彩；皮罗托不想再听，预备走了。

克拉帕龙还是往下说：“那议员在包厢里站起来吆喝：喂！喝倒彩的人站出来！……是女的，我收下；是男的，咱们来见个高低；倘不是女的，也不是男的，就叫他天打雷劈！……你知道这笑话后来怎么收场……”

“再会了，先生，”皮罗托说。

“你还得来找我呢，”克拉帕龙回答，“凯龙的第一张票子给退回了，是我签的字，所以我付了钱。[②]我叫书办来找你。不管怎么样，生意要紧。”

这番丑态百出的假殷勤给皮罗托的打击，跟凯勒的冷酷和纽沁根的德国式的挖苦，同样的攒心刺骨。克拉帕龙的亲昵，灌饱了香槟说的荒唐无耻的话，把清白的花粉商侮辱了；他觉得是看到了金融界最下等的场所。他下了楼，到了街上，茫茫然不知道往哪儿去。沿着大街向前，到了圣德尼街才想

---

① 《美人阿尔塞娜》是十八世纪末期的一出神话喜剧。

② 出票人以外的第三者在支票或期票背后签过字，等于做了保人一样。

起莫利讷而转往巴塔沃大院。他又踏上那座转弯抹角的肮脏的楼梯。上次来他神气活现，正在最得意的势头上。——现在他想到莫利讷的尖酸刻薄，自己还得去央求他，不由得直打哆嗦。跟花粉商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房东坐在壁炉旁边，但这一回是吃过饭在那里消化食物。皮罗托向他提出了要求。

"一千二百法郎的票子要展期？"莫利讷冷言冷语的装做不相信，"你不至于吧，先生？月半拿不出一千二付我的票据，难道把我的收条给退回来不成？呃！那我要生气了，在银钱上面我是一点不讲礼貌的。房租是我的进款，没有进款，我欠人家的账怎么办？这个规矩对大家都有好处，做买卖的决不会反对。钱是不认人的；钱没有耳朵，没有心肝。今年冬天好冷，木柴也涨价了。你月半不付钱，限期付款的通知十六日中午就送到你府上。你的书办米特拉尔老头也是我的书办，他会顾到你的地位名望，把通知书用封套装起来送给你。"

皮罗托说："先生，我从来没接到过限期付款的通知。"

莫利讷说："样样事情总有一个开头的。"

小老头儿这副赤裸裸的凶狠的面目，吓得花粉商失魂落魄，耳朵里只听见破产的钟声，每一下钟声都使他想到自己根据那套铁面无情的法学理论，关于破产说过多少话。他的言论映在脑膜上，每个字都象用火焰写成的。

莫利讷说："喂，你忘记在付我的票子上批明房租两字，让我能保持优先权。"

"我的处境不允许我做一件侵害债权人利益的事，"花粉商看见悬崖峭壁就在眼前，发呆了。

“好，先生，很好。我还以为跟房客把租赁的事学到家了呢，想不到跟你又学了一次乖，票据原来是收不得的。啊！我一定要告你，你这句话分明说你的票子是不兑现的了。这种案子和巴黎所有的业主都有关系。”

皮罗托走出门去，对人生厌恶透了。他本是那种温柔、软弱，一碰钉子就灰心，有点儿成功就高兴的人。那时赛查的指望只剩下一个忠心的小包比诺了，他走到天真汉广场，自然而然想起他来。

“好孩子！六个星期以前，我在杜伊勒里公园把他提拔起来的时候，谁想得到有这种事儿！”

那是下午四点光景，正是法官们下班的时间。预审推事包比诺碰巧去看他的侄儿。这位法官看人的精神活动，眼光最厉害，无论怎么隐蔽的心思都瞒不过他；无关大体的行为，他也能看出作用，看出作恶和犯罪的根苗。他对皮罗托留着神，皮罗托可没有发觉。他只因为有这个叔叔在场，心里懊恼，在法官眼中就特别显得态度拘束，心不在焉的在想什么。小包比诺耳朵上夹着笔，照例很忙，对赛查丽纳的父亲也还是那么五体投地。赛查和他的合伙人东拉西扯，法官觉得完全是装幌子，骨子里必有什么大事情来央求。狡猾的推事料定花粉商为了打发他，会先走一步；他便赖在那儿，不管侄儿乐意不乐意。皮罗托一出门，法官也跟着离开，但注意到皮罗托在五钻石街通往屠夫奥布里街的那一段闲荡。这一点小枝节叫老包比诺对赛查的用意更起了疑心。他朝伦巴第街走去，等花粉商一回进昂赛末的铺子，又马上赶回来。

赛查对他的合伙人说："亲爱的包比诺，我要求你帮个忙。"

包比诺一片热心地问："帮什么忙呢？"

皮罗托叫道："啊！你这是救了我的命了！"他在冰岛上旅行了二十五天，忽然看见闪出一道温暖的光，快活极了。"我名下的盈余，我要预支五万；咱们以后再算账。"

包比诺定睛望着赛查，赛查把眼睛低了下去。这时法官又出现了。

"孩子……——啊，对不起，皮罗托先生。——孩子，我忘记告诉你……"

他拿出法官的威严做了一个手势，把侄儿叫到街上，不管他光着头，只穿一件上衣，径自和他一边讲一边朝伦巴第街走去。

"侄儿，你老东家恐怕已经山穷水尽，要摊出账簿来了。没有落到这一步之前，哪怕清白了四十年，哪怕是最规矩的人，为了保住面子，也会跟昏了头的赌棍一样，什么事都作得出来。他们会出卖老婆、女儿，拖累最知己的朋友，把别人的财产拿去抵押，会进赌场，会做戏，会撒谎，会哭……反正什么出奇出怪的事我都见过。你也亲眼看到罗甘那副忠厚样儿，大家样样事情都会闭着眼睛信托他的。我说这些苛刻的话不一定指皮罗托先生，我相信他是老实人。不过倘使他要求你做什么不合生意上规矩的事，比如签周转票据，滥发期票等等，——我认为那就是欺诈的第一步，因为都是空头票子；你得答应我，没有和我商量之前，无论什么票据都不签出去。你

该记住，倘若你爱他的女儿，为了你的爱情就不能断送你的前途。要是皮罗托先生非倒不可，两个人一同倒下去有什么好处？你的铺子本来还可以做他的退步，把你拖倒了不是大家的生路都断绝了么？”

包比诺道：“谢谢叔叔；俗语说得好：人家劝你，听懂就是便宜。”这时他才明白老东家为什么说出那样伤心感慨的话来。

包比诺皱着眉头回到黑洞洞的铺子里。皮罗托也看出他神气变了。

“请你上楼，到我房间去吧。伙计们忙虽忙，我们讲话还是听得见。”

皮罗托跟在包比诺后面，心里的焦急仿佛一个判了罪的人不知道是撤销原判还是驳回上诉。

昂赛末道：“亲爱的恩人，我对你的忠心，想必你信得过；我对你完全死心塌地。只是请你允许我问一声，这笔数目是不是能把你完全救过来，还是不过拖延日子，将来仍旧要爆发的？要是这样，拖我下水有什么用？你需要三个月的期票，可是我到期一定付不出。”

皮罗托脸色发白，很庄严的站起来望着包比诺。

包比诺着了慌，说道：“你一定要，我就签吧。”

“没有良心的东西！”花粉商迸着最后一些力量，冲着昂赛末说出这句话，好象把昂赛末脸上盖了一个耻辱的印。

皮罗托走向大门，出去了。包比诺听了那句可怕的话大为震动，等到定了定神，冲下楼梯，奔到街上，花粉商早已不见

了。可是赛查丽纳的情人耳朵里老是听见那个惊心动魄的罪名，眼中也老是看见可怜的赛查那张突然变色的脸。包比诺从此和哈姆莱特一样，身边有了一个可怕的鬼魂。①

## 十三　交出清账

皮罗托象醉汉似的在那一区的几条街上乱转。后来到了河滨大道，顺着大道一直走到塞夫勒，在小客店里宿了一夜，痛苦得糊里糊涂了。他太太虽然惊骇，却不敢派人出去寻访。在这种情形之下，冒冒失失的一声张就会闯祸。康斯坦斯识得大体，顾着生意上的信誉，宁可暗中着急。她等了一夜，一面担惊受怕，一面做祷告。她心上想，赛查是死了呢，还是到城外去走什么最后的门路了？第二天早上，她装做若无其事，好象是知道丈夫不回家的原因的。但到下午五点赛查还不回来，她就把叔叔请来，要他到验尸所去看看。勇敢的女人自己坐镇在柜台后面，女儿在她身边做绣作。两人面上一本正经的招呼顾客，既不愁眉苦脸，也没有什么笑容。

皮勒罗回来的时候把赛查带回家了。皮勒罗从交易所出来，在王宫市场碰到他退退缩缩的正想进赌场。那天是十四。开出晚饭来，赛查吃不下去。过分抽搐的胃没法接受食物。饭后的时间更不好过。忽而希望，忽而绝望，一下子体会到各种各样的快乐，一下子又感到最剧烈的痛苦：这种翻来覆去的折磨，对性格懦弱的人最伤身体。皮罗托已经打熬了上百次，这

① 这是指哈姆莱特的被人谋杀的父王向哈姆莱特显灵的事。

时又尝到这种滋味。他要睡到六层楼去，说："我不要看到我荒唐胡闹的成绩。"赛查太太花尽气力，把他硬留在富丽堂皇的客厅里，正好皮罗托的诉讼代理人但维尔来了，一直闯进客厅，说道：

"官司打赢了。"

赛查听了，抽搐的脸马上松下来，但那种快活的表情叫皮勒罗和但维尔都看了害怕，母女俩吓得跑到赛查丽纳房里去哭了。

花粉商叫道："那我可以做押款了？"

但维尔道："你不能这样冒失。他们还要上诉，说不定会重判。大概一个月之内可以定局了。"

"一个月！"

赛查迷迷糊糊的打起瞌睡来，谁也不想把他叫醒。这是精神瘫痪的症象：肉体还活着，还在受罪；脑子可暂时不活动了。康斯坦斯、赛查丽纳、皮勒罗和但维尔都看得很清楚，觉得他能放松一下的确是上帝的恩惠。这样，皮罗托在夜里才不至于再受攒心刺骨的痛苦。他坐在壁炉旁边的大靠椅里；太太坐在壁炉的另外一边，留神看着他，嘴角上那个温柔的笑容说明女人的本性比男人更近于天使，懂得同情心要极尽温存的表现出来。这是天使独有的本领；我们承蒙上天的好意，一生也有过几回在梦中见到这种天使。赛查丽纳坐在小凳上，靠在母亲脚下，不时把头发挨着父亲的手磨来磨去，借此表达她的心意；父亲这样悲痛，跟他说话当然是不合适的。

皮勒罗这个看破世情的哲人，心上对什么事都有准备；他

坐在椅子里象洛皮塔尔大法官①坐在议会的花楼上，和但维尔低声谈着，脸上所表现的智慧不亚于埃及的斯芬克司。大家都相信但维尔老成持重，康斯坦斯也赞成和他商量。好在一本账都在她脑子里，她便凑着但维尔的耳朵把情形告诉他。他们在发呆的花粉商面前谈了个把钟点，但维尔望着皮勒罗摇摇头。

但维尔用着吃公事饭的那种镇静得可怕的态度，说道："太太，应当把账簿摊出去。就算你用了什么方法过了明天这一关，至少还要付出三十万法郎才能拿全部地产去押款。负债五十五万；账面的资金为数不小，而且很有出息，问题就是不能变现款。我认为与其从楼梯上滚下去，不如从窗里跳出去。"

皮勒罗说："孩子，我的意思也是这样。"

赛查太太和皮勒罗把但维尔送走了。

赛查丽纳轻轻站起，吻着父亲的额角，说了声："可怜的爸爸！"叔公和母亲回到楼上的时候，她又问父亲："难道昂赛末一点办法都没有么？"

这个名字把赛查记忆中唯一清醒的部分击中了，好比一按琴键，小锤子就跳起来打在弦上。他叫了声："没良心的东西！"

小包比诺被皮罗托咒骂过后，再也睡不着觉，心里也一刻不得安宁。可怜的青年恨他的叔叔，跑去找他，他受着爱情鼓

---

① 米歇尔·洛皮塔尔(1506—1573)，法国政治家，曾任大法官。

动，把能说会道的本领一齐拿出来，想说服这个老资格的法学家，叫他回心转意；可是把话说给一个法官听，等于把水滴在漆布上。

昂赛末说："生意上的习惯，当家的股东可以从将来的盈余里面预支一部分给不出面的股东；而我们的公司的确会有盈余的。我把买卖全盘考虑过了，我觉得有力量在三个月之内付出四万法郎。赛查先生是个规矩人，四万法郎一定会拿去付他的票据。那么，即使将来宣告破产，债权人对我们也无可责备。并且，叔叔，我宁可损失四万法郎，不愿意失掉赛查丽纳。现在她已经知道我拒绝出票，要瞧不起我了。我有话在先，答应替恩人拼命。我的情形，正如一个年轻的水手不能不拉着船长的手一同沉下去，正如一个小兵不能不和将军同归于尽。"

法官握着侄儿的手说道："你心肠是好的，做买卖可不行，我永远看得起你。"接着又说："为这件事我转了很多念头，我知道你爱赛查丽纳爱得发疯，我认为你的感情和生意上的规矩都可以顾到。"

"啊！叔叔，你要能想出办法来，我的荣誉就保全了。"

"既然头油是一笔产业，就叫皮罗托把他的一份股子活卖给你吧；那你就可以给他五万法郎。活卖契约我来替你起草。"

昂赛末拥抱了叔叔，回去签了五万法郎期票，从五钻石街直奔旺多姆广场。花粉商说了句"没良心的东西"回答女儿，象从坟墓里发出来的声音叫赛查丽纳、康斯坦斯和皮勒罗非

常诧异，一齐朝他望着。正在这时候，客厅的门开了，包比诺出现了。

他抹着额上的汗，说道："亲爱的东家，你要的票子，我拿来了。"

他把票据递过去，又道："我把店里的事仔细算过了，你放心，我到期一定照付；赶快拿去挽回你的荣誉吧！"

"我知道他一定帮忙的，"赛查丽纳嚷着，抓起包比诺的手象抽筋一般使劲握着。

赛查太太拥抱了包比诺。花粉商站起身来，模样象一个好人听见了最后审判的号角，又好象才从坟墓里走出来。他狠命的伸出手去，预备接那五十张贴着印花的票子。

"等一等！等一等！"严厉的皮勒罗叔叔说着，把包比诺的票子抢了过去。

赛查和他的老婆，赛查丽纳和包比诺，一家四口被叔叔的举动和声调吓呆了，看着他把票子撕掉，扔在火里烧起来，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拦。

"叔叔！"

"叔叔！"

"叔公！"

"先生！"

四个人异口同声，表示他们的心情完全一样。皮勒罗勾着小包比诺的脖子，把他搂在怀里，亲了亲他的额角。

他说："凡是有良心的人都要佩服你，你也的确值得人家佩服。倘使你爱上了我的女儿，哪怕她有一百万，你只有这些

(他指着票据烧成的一堆灰),我也答应你们半个月之内结婚。"他指着赛查道:"你的东家简直胡闹。"——皮勒罗又沉着脸对花粉商说:"侄儿,别做梦了!做买卖是靠钱,不是靠感情的。眼前这一套固然了不起,可是没用。我在交易所里待了两个钟点,你连两个铜子的信用都没有了。大家都在谈论你出了事,说你要求把票子展期,被人拒绝了;向好几个银行家借款都没借到。他们说你挥霍滥用,还爬了六层楼去见一个喜欢嚼舌头的房东,要求把一千二百法郎的票子展期;说你开跳舞会是为了遮盖你的穷……有人还说你根本没有什么钱存在罗甘那儿。照你敌人的说法,你是把罗甘的事做借口。我托一个朋友打听,他证明我没有猜错。个个人都料到包比诺要发票子了,说你帮他开店就是为了要滥发票据。总而言之,现在市面上宣传的无非是一个人想要向上爬而招来的毁谤和难听的话。你拿着包比诺的五十张票子到处去跑吧,跑上八天也没有一个人肯接受,不过是多受一些奚落罢了。票子一共签了多少,谁能证明?大家算准你要把这可怜的孩子为你牺牲。你只能白白的毁了包比诺公司的信用。凭这五万法郎票据,你知道最冒险的贴现商肯给你多少?两万,两万!听见没有?生意场中有时要能站在众人面前三天不吃饭,好象肚子闹积食似的,然后到第四天,人家让你进伙食房,给你放款。这三天,你可撑不住:问题就在这里。可怜的侄儿,勇敢一些,把账簿摊出去吧。趁我和包比诺在这里,等伙计们睡了,我们两个代你动手,免得你伤心难过。"

"叔叔!……"花粉商合着手叫。

“赛查，难道你愿意等资金弄光了，再摊出账簿来丢人么？你在包比诺店里的股份现在还能替你争回点面子。”

这道最后的无情的光把赛查的眼睛照亮了，他终究把可怕的真相整个儿看清了。他倒在靠椅上，从椅上又滑到地下跪着，头脑混混沌沌的变了一个小娃娃。老婆以为他要死过去了，蹲下身子想扶他起来，赛查却合着手，翻起眼睛，当着叔岳，女儿和包比诺的面，诚惶诚恐的做了一段非常动人的祷告，表现他是个真正的旧教徒；康斯坦斯看了也跟着他一起跪下。

“天父在上，但愿你的圣名受到崇拜，但愿你早日统治世界，天上地下都遵照你的意旨。**求你赏赐我们每天的面包**，原谅我们对你的冒犯，象我们原谅冒犯我们的人一样；求你帮助我们抵抗诱惑，脱离罪恶。阿门。”

坚忍淡泊的皮勒罗含着眼泪；赛查丽纳失魂落魄，把头靠在包比诺身上哭了；包比诺面色惨白，直僵僵的象一座雕像。

皮勒罗抓着包比诺的手臂，说道：“咱们下去吧。”

十一点半，他们把赛查交给他老婆和女儿照管，下楼去了。领班伙计赛莱斯坦却进了上房，走到客厅来。自从暗中有了这次风波，铺子都是他在管理。赛查丽纳听见脚声，急忙去开门，不愿意他看见主人的狼狈样儿。

赛莱斯坦道：“今晚上来的邮件，有一封图尔的信，因为写错地址，给耽误了。我想是先生的哥哥寄来的，所以没有拆。”

赛查丽纳道：“爸爸，图尔的伯父有信！”

赛查叫道：“啊！救星到了。我的哥哥啊！哥哥啊！”他一

边说一边吻着信封。

## 弗朗索瓦·皮罗托给赛查·皮罗托的复信

最亲爱的弟弟，收到你的信，我非常难过。我为你做了一台弥撒，求上帝看在他的儿子面上，看在我们的救世主为我们流的血面上，对你大发慈悲。我一边 Pro meo fratre Caesare① 做祷告，一边含着眼泪想着你；正当你需要手足之情鼓励你的时候，我竟不在你身边。但是正直可敬的皮勒罗先生一定能代替我的。亲爱的赛查，你悲伤的时候，别忘了尘世的生命是暂时的，是一种考验；我们为了上帝的圣名，为了神圣的教会，为了遵守福音书的教训，为了道德而受的苦难，将来都会得到酬报；否则世界上的一切都没有意思了。我知道你敬上帝，心地好，所以我把这些教训再说一遍。有些人象你一样遭到了人间的风暴，自家财产卷进了险恶的波涛，痛苦不过，可能在患难中亵渎神明。你既不能诅咒伤害你的人，也不能诅咒有心折磨你的上帝。你不要看着尘世，要把眼睛望着天上：弱者的安慰，穷人的财富，富人的恐怖，都在天上……

康斯坦斯说："皮罗托，先别念这些，看看他有没有寄钱来。"

"咱们以后常常要把这封信拿出来念。"皮罗托抹着眼泪，展开信纸，掉下一张王家金库的汇票；他抓住了票子说道："我知道他会寄来的，好哥哥！"

他带着哭声，断断续续的往下念道：

---

① 拉丁文：为我的兄弟赛查。

……我去见了德·利斯托迈尔太太，不说原因，只要求她把能够调度的钱一齐借给我，补充我的积蓄。承她慷慨，我居然能凑足一千法郎，托图尔的税务局汇交金库。

"好大的数目！"康斯坦斯瞧着赛查丽纳说。

我只要在生活中减省一些不必要的开支，三年之内就能还清德·利斯托迈尔太太的四百法郎；所以，亲爱的赛查，你不必放在心上。我把我在世界上的全部财产都给你了，但愿这数目能帮你解决生意上的困难，那想必也是暂时的。我知道你一丝不苟的脾气，所以我预先声明：这笔款子，你既不用给我利息，也不用在生意兴隆的时候还我。这种好日子很快会来的，假如上帝肯倾听我每天的祷告。上一封信是你两年前写的，我看了以为你已经富足有余，我可以把自己的积蓄救济穷人了；可是现在，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了。等到你把暂时的风暴挨过以后，替我把这笔钱留给侄女，让她出嫁的时候买些小玩意儿，纪念我这个老年纪的伯父：我便是到了天上也要永远举着手，求上帝祝福她和所有她心爱的人。最后，亲爱的赛查，别忘了我是一个可怜的教士，象田野里的云雀一样全靠上帝照应，悄悄的走着我的路，竭力服从我们救主的诫命；所以我没有多大需要，你在艰难的处境中不必有所顾虑，只要想到我深深的爱着你就行了。

我并没把你的情形告诉我们那好心的沙帕鲁神甫，但他知道我在写信，要我代他向你全家多多致意，祝你们永远兴旺。再会了，最亲爱的弟弟。在你眼前的情形之下，我只希望上帝保佑你和你妻子女儿都身体康健，还希望你们大家在患难中保持耐性和勇气。

图尔，圣迦西安大堂副堂长　弗朗索瓦·皮罗托

皮罗托太太气愤愤的，说："一千法郎！"

赛查正色答道："收起来吧，他只有这些；而且是咱们女儿的。这笔钱还能养活我们，不用向债主求告。"

"债主还以为你抽逃了大笔资金呢。"

"我可以拿出信来。"

"他们会说是假装的。"

皮罗托大吃一惊，叫道："天哪！天哪！我过去就是这样疑心别人的，其实那些可怜虫的处境就和我现在一样。"

母女俩都不放心赛查，便一声不响的坐在他身边做针线。清早两点，包比诺轻轻推开客厅的门，向赛查太太招招手，要她下去。皮勒罗看见侄女来了，脱下眼镜，说道：

"孩子，还有些希望，不是全部完了。让我和昂赛末两人去试一试；谈判要有许多波折，你丈夫是吃不消的。明天你守在店里，有人来讨账，你就把地址记下来；我们到四点钟可以完事。我的计划是这样：我跟拉贡方面，你们不用担心，可以不谈。可是就算罗甘那儿的十万存款已经付给卖主了，你们眼前也不会多出十万来。签给克拉帕龙的十四万法郎，在无论什么情形之下都得照付；因此你们的亏空并非由于罗甘的倒账。要对付你们的债务，早晚得拿厂房去抵借四万，另外叫包比诺签六万法郎票据。所以咱们还能挣扎一下；过后再拿玛德莱娜的地产去做押款。只要你们主要的债权人肯帮忙，我决不爱惜我的财产，尽可把年金卖掉，没有饭吃也没关系。那时包比诺也要弄得半死不活。至于你们，可再也经不起生意上的小风波了。但是头油的盈利一定很大。我和包比诺商量过，决意帮你们挣扎一下。啊！只要看得见成功的希望，我吃

干面包过活也是快活的。关键都在羊腿子和克拉帕龙的合伙老板身上。七点到八点，我和包比诺去找羊腿子，就能把他们的主意弄明白了。”

康斯坦斯扑在叔叔怀里，激动得不得了，除了抽抽噎噎的哭声，一句话都没有。包比诺和皮勒罗不知道克拉帕龙和诨名羊腿子的比多全是杜·蒂耶的替身，而杜·蒂耶只希望在报上小广告一栏里看到象下面那样惊人的启事：

> 商务法庭裁定公告：花粉商赛查·皮罗托，住巴黎圣奥诺雷街三九七号，业已宣告破产。兹决定一八一九年一月十六日为破产开始①之期。
>
> 商务法庭裁判：哥本海姆-凯勒；　监查人：莫利讷。

昂赛末和皮勒罗把赛查的银钱事务研究到天亮。早上八点，两个勇敢的朋友一声不响，向格勒内塔街出发。一个是老战士，一个是新进的班长，他们要不做皮罗托的代表，永远不会知道走上羊腿子家楼梯的人心里是什么一种滋味。两人都很难过。皮勒罗好几次把手按着脑门。

住在格勒内塔街上的人不知有多少种行业，街道的样子叫人看了恶心。屋子的建筑都很难看。到处是工场的垃圾，龌龊得无以复加。羊腿子住在一幢屋子的四层楼上。上下翻动的窗子嵌着肮脏的小格子玻璃。楼梯一直通到街上。看门女人住在中层的一间小房子里，只靠楼梯取光。除了羊腿子，所有的房客都是做手艺的。工人们不断的进进出出，踏级上

① “破产开始”是一个法律概念。

不是泥巴就是泥浆，看天气而定，还老堆着垃圾。在臭气扑鼻的楼梯上，每一层都有红地金字的招牌，刻着老板的姓名和货物的样品。大门多半开着，望进去可以看到住家和作坊乱糟糟的混在一起；叫喊声、咕噜声、歌唱声、唿哨声，震耳欲聋，活脱是下午四点左右的动物园。① 二层楼上气味难闻的小房间里，做的是巴黎什货中最漂亮的背带。三层楼上，在最肮脏的垃圾堆中，做的是过年时候摆在橱窗里最花俏的纸匣。羊腿子临死留下一百八十万家财，却始终住在这幢屋子的四层楼上，人家怎么劝他都不愿意搬出去；他的侄女萨亚太太在王家广场的住宅里替他预备了一套房间，他也没有接受。

羊腿子家那扇干干净净的灰色门上挂着一根门铃的绳子，下面吊着拉手；皮勒罗一边拉铃一边说："拿出勇气来！"

羊腿子亲自来开门。花粉商的两个保护人在破产的阵地上打冲锋，先走过一间整齐、冰冷、没有挂窗帘的屋子。主客三人一齐到第二间房内坐下。贴现商面对着壁炉；炉子肚里积着不少灰，木柴正在跟火焰抗争。房间象地窖一般通风不良，严肃得象修道院，摆着放高利贷的人通用的绿色文件夹，叫包比诺看着心里发冷。他呆呆的瞧着三色小花儿的浅蓝糊壁纸，还是二十五年前裱糊的。他把凄凉的眼睛转到壁炉架上，看见一只竖琴式的钟，一对塞夫勒② 的细长蓝花瓶，镀金镂花，十分华丽。这是群众捣毁了凡尔赛宫，从王后寝宫里散出来，落在羊腿子手中的；花瓶旁边配着两个式样顶难看的熟铁烛台，

---

① 下午四点左右是巴黎动物园喂动物的时间。

② 巴黎近郊塞夫勒镇设有王家瓷厂。

不伦不类，说明那名贵的东西是在什么情形之下得来的。

羊腿子说："我知道你们来不是为自己的事，而是为了大名鼎鼎的皮罗托。那么怎么呢，朋友们？"

皮勒罗说："你什么都知道，不用我们多说。开着克拉帕龙抬头的票据在你这儿，是不是？"

"是的。"

"你可愿意把到期的五万法郎票据换包比诺的票据？贴现的利息照扣就是了。"

羊腿子脱下那顶好象和他一块儿出世的绿色鸭舌帽，露出一个光光的脑袋，颜色象新鲜牛油；他涎皮赖脸的说道："你拿头发油付账，我拿了有什么用呢？"

皮勒罗道："你一寻开心，我们只好滚蛋了。"

羊腿子装着一副有心讨好的笑容回答："你说这句话，真是个明白人。"

皮勒罗还想试一试，说道："要是我替包比诺作个保，行不行呢？"

"皮勒罗先生，你的大名和金条一样靠得住，可是我用不着金子，只要银子。"

皮勒罗和包比诺告辞出来。包比诺到了楼下，两条腿还在发抖。

他对皮勒罗说："这能算个人么？"

老人答道："据说是吧。昂赛末，这次短短的访问，你得永远记着。你刚才看到的就是不戴面具，脱下了漂亮衣衫的银钱业。意外的事故好比榨酒机上的螺杆，咱们是葡萄，银行家

是酒桶。玛德莱娜的地产准是一笔好买卖，我看不是羊腿子便是他背后的什么人，想逼倒了赛查，把他的一份抢过去。事情很明白，没有救了。银行界就是这么回事，永远不要去央求它！”

那个可怕的早晨，皮罗托太太破天荒第一次把上门收账的客户记下来，打发银行里的老司务空手回去。勇敢的女人因为能代替丈夫受罪，心里很安慰。她越来越焦急的等着昂赛末和皮勒罗。十一点，他们回来了：一看脸色就知道大势已去。破产是没法避免的了。

可怜的女人说：“他要伤心死了。”

皮勒罗正色答道：“要是那样倒好了。不过他是虔诚的教徒，眼前只有他的忏悔师洛罗神甫能帮助他。”

皮勒罗、包比诺和康斯坦斯，等伙计把洛罗神甫请来。赛莱斯坦已经造好清册，只等赛查签字。店里的伙计向来对老板有感情，这时都很难过。四点钟，好心的神甫来了，康斯坦斯告诉他家里遭了不幸，他就象小兵冲上敌人的缺口一样上了楼。

皮罗托嚷道：“我知道你为什么来的。”

神甫说：“我久已知道你能心悦诚服的听从上帝的意志；问题是要实际做到。你应当把眼睛望着十字架，想到救世主受的苦难多么惨酷，那么上帝给你的折磨，你也就能忍受了……”

“家兄劝过我了，我已经有了准备。”赛查拿出信来递给忏悔师，他自己也重新念过了。

洛罗神甫道："你有一个慈爱的哥哥，一个温柔贤慧的太太，一个孝顺的女儿；你的叔岳皮勒罗和叫人心疼的昂赛末是两个真正的朋友；拉贡夫妇是两个宽容的债主；所有这些好心肠的人会不断的给你安慰，帮你背起十字架。你得答应我拿出殉道者的决心来应付患难，不能泄气。"

皮勒罗等在客厅里，神甫咳了一声通知他进来。

赛查安安静静的说道："我完全听天由命。遭到了不光彩的事，我只应该想办法洗刷。"

可怜的花粉商的声音、神色，使赛查丽纳和教士都很诧异。其实是挺自然的。倒霉事儿揭穿了，肯定了，倒反好受；不比那翻来覆去的变化叫你忽而狂喜，忽而苦不堪言，把人折磨得厉害。

"我做了二十二年的梦，今天醒过来，手里仍旧拿着一根出门上路的棍子，"他说着，又恢复了都兰乡下人的面目。

皮勒罗听了这话，把侄婿拥抱了。赛查看见他女人，昂赛末和赛莱斯坦都在场。赛莱斯坦手里的文件，意义清楚得很。赛查态度安详，瞧着这些人，他们的眼神都是凄凉的，可是友好的。

"等一等，"他说着摘下勋章，交给洛罗神甫，"请你保存起来，等我能问心无愧的戴上身的时候再给我。"又对伙计说："赛莱斯坦，替我写信辞掉副区长，稿子请神甫念，你照写，日子填十四，写好了叫拉盖送到德·拉比亚迪埃先生府上。"

赛莱斯坦和洛罗神甫下楼去了。大约有一刻钟功夫，赛查房里寂静无声。家里的人都想不到他会这样刚强。赛莱斯

坦和神甫回到楼上，赛查把辞职的信签了字。皮勒罗拿清册交给他，可怜的家伙仍不免浑身紧张了一下。

“上帝，可怜我吧！”他一边说一边签了那可怕的文件，递给赛莱斯坦。

愁眉不展的昂赛末忽然神色开朗的说道：“先生，太太，请你们答应我跟赛查丽纳小姐的亲事。”

在场的人听了，除开赛查，都冒出眼泪来。赛查站起身子，握着包比诺的手，声音嘶嗄的说道：“孩子，你永远不能娶一个破产人的女儿。”

昂赛末眼睛紧钉着皮罗托，说道：“先生，那么倘若小姐也同意，你能不能当着你全家的面答应，在你复权的那一天允许我们结婚？”

屋子里声息全无。花粉商的疲倦的脸上的表情叫个个人看了感动。

他终于说道：“好吧。”

昂赛末用一个没法形容的姿势去握赛查丽纳的手；赛查丽纳也伸出手来让他亲吻。

他问赛查丽纳：“你也同意么？”

她回答说：“同意。”

“这样我才算自己人，有权利来照顾这里的事了，”他说话的神气很古怪。

昂赛末急急忙忙走出去，不愿意让自己的快乐和东家的痛苦成为对比。要说昂赛末对这次破产觉得高兴倒也未必，但爱情是多么专横多么自私的东西！便是赛查丽纳也有些情

绪跟她的悲痛发生矛盾。

皮勒罗凑着赛查丽纳的耳朵说："趁此机会，咱们把所有的痛疮都揭开了吧。"

皮罗托太太的表情只是痛苦而不是同意。

皮勒罗问赛查："侄儿，你以后打算干什么？"

"还不是做我的买卖？"

皮勒罗说："我的意思不是这样。你应该把买卖结束，拿资产都分给债主，从此不在市场上露面。我以前常常想，碰到你这种情形我该怎么办？……做买卖是样样要预料到的。一个生意人不想到破产，好比一个将军永远不预备吃败仗，只算得半个商人。我么，我要是破产了，才不干下去呢。怎么！老是看到那些被我拖累的人而脸红么？让他们用猜疑的眼光来瞧我，不声不响的在肚子里怪怨我么？上断头台的滋味，我还能想象……一眨眼，什么都完了。可是天天长出个脑袋来叫人天天把它砍掉，我不想受这种刑罚。好多人会若无其事，照旧做他们的买卖。好吧，他们比我克洛德-约瑟夫·皮勒罗强。要继续做生意，就得现钱交易；可是你做了现钱交易，人家就说你原来藏着私蓄，不拿出来还债；没有钱吧，又永远爬不起来。算了吧！还不如放弃资产，让债主把铺子出盘，自己干别的事儿。"

"干什么呢？"赛查问。

"谋一个差事呀。"皮勒罗说。"你不是还有些后台么？比如德·勒农库公爵夫妇、德·莫尔索太太、旺德奈斯先生。写信给他们，去见他们，他们可能把你安插在宫里当差，给你几

千法郎；你女人也能挣到这个数目，你女儿说不定也行。事情不是没有办法。你们三个人一年可以凑到万把法郎。十年就好还掉十万债，因为你们挣来的钱一个都不用花：我拿出一千五百法郎做她们母女俩的开销；至于你，咱们再瞧着办。”

听了这些入情入理的话而细细思索的是康斯坦斯，不是赛查。

皮勒罗上交易所去了。那时交易所的场子是一个临时用木板搭的圆形大厅，在费多街上进出。

花粉商一向是被人注意和妒忌的人物，他破产的消息已经传出去，在上层商界中引起许多议论。他们在政治上都是立宪派，认为皮罗托庆祝领土解放简直是胆大妄为，侵犯了他们的感情。反对党的人要把爱国作为他们的独家权利。保王党尽可以爱国王，但爱国是左派的专利：民众是属于他们的。在领土解放这件事情上做文章，应当由左派包办才对，政府不该让官方人士出面庆祝。皮罗托是受宫廷保护的，是拥护政府的，是一个顽固的保王党，共和四年正月十三还为了反对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而作过战，那简直是侮辱自由①。一个这样的人倒下来，在交易所里当然会引起许多谣言和一片叫好声。皮勒罗想探听舆论，研究一番。在最热闹的一堆人里，他看见杜·蒂耶、哥本海姆-凯勒、纽沁根、老纪尧姆和他的女婿约瑟夫·勒巴、克拉帕龙、羊腿子、蒙日诺、卡缪索、高布赛克、阿道尔夫·凯勒、帕尔马、希弗维尔、玛蒂法、葛兰杜和卢

① 这里所谓“自由”是指大革命中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大口号里的自由。

杜阿。

哥本海姆-凯勒对杜·蒂耶说："你看，做人真要谨慎啊！我两个舅子差点儿放款给皮罗托！"

杜·蒂耶说："我送掉了一万法郎，半个月以前他向我开口，我只凭他一个签字就给了。不过他从前帮过我忙，我损失这笔款子也并不懊恼。"

卢杜阿对皮勒罗说："你的侄婿作风跟别人一样！请客！摆阔！骗子流氓把灰沙撑在人家眼睛里，骗人家信任，倒还罢了；一个公认为最老实的人也玩起老把戏来叫我们上当，谁想得到！"

高布赛克道："他们就跟蚂蝗一样。"

羊腿子道："我们只能相信房子住得破破烂烂，象克拉帕龙那样的人。"

胖子纽沁根男爵对杜·蒂耶说："喂，你介绍皮罗托来想捉弄我！"又转身对开厂的哥本海姆说："不知他什么意思，幸亏他没叫皮罗托向我要五万法郎，我真会给的呢。"

约瑟夫·勒巴插嘴道："噢！男爵，你不能这样说。你明明知道法兰西银行不收他的票据是你在放款委员会上叫银行拒绝的。我到现在还很敬重这个可怜的人，他的事真有点儿古怪……"

皮勒罗握了握勒巴的手。

蒙日诺说道："这件事的确弄不明白，除非羊腿子背后躲着什么银行家，想把玛德莱娜那桩买卖拆合。"

克拉帕龙截断了蒙日诺的话，说道："一个人越出本行，就

会碰到这样的事。他要不抢着买地，抬高巴黎的地价，要是他自己去经营护发油，就只损失罗甘那儿的十万法郎，决不会破产的。现在他只能顶着包比诺的名义做生意了。”

羊腿子道："当心包比诺！"

在这一大批商人嘴里，罗甘被称为不幸的罗甘，花粉商被称为没用的皮罗托。仿佛一个是为了痴情而得到大家的原谅，另外一个是为了想向上爬而过失更大。羊腿子从交易所出来，回格勒内塔街之前，到佩兰-加斯兰街去找那个卖干果的玛杜太太。

他拿出一副笑里藏刀的面孔说道："胖老太婆，小买卖做得怎么样？"

"马马虎虎，"玛杜太太恭恭敬敬的说着，把独一无二的靠椅让高利贷的债主坐了。原来她只有对她"亲爱的先夫"才会这样低声下气的表示亲热。

玛杜太太平时对最好的主顾也要挖苦；拉车的倘若跟她使性子或是耍花腔，准会给她摔在地下；要她十月十日跟着大众冲进杜伊勒里王宫，她决不害怕，便是叫她代表中央菜市场的女摊贩去向王上请愿，她说话也不会发抖：这样一个女人独独对羊腿子十二分恭敬。玛杜在他面前马上会软下来，他只要用狠毒的眼睛一扫，她就直打哆嗦。本来么，老百姓见了刽子手发抖的日子还长着呢，而羊腿子便是小商小贩的刽子手。在中央菜市场，无论什么势力也及不上做银钱生意的。跟这一行比，世界上别的制度都不足挂齿。就算法律吧，在中央菜市场也是由派出所所长代表的，群众只认得他。但是坐在绿

色文件夹后面放印子钱的人，大家担惊受怕去央求的那个人，会叫你笑话也说不出了，声音也变了，眼睛也没有神了，个个老百姓都变得必恭必敬。

"有什么事吩咐我么？"玛杜太太问。

"小事情，小事情。你只要准备一下，把皮罗托的票子收回去，给我现款。老头儿破产了，他发的票子都马上要兑现。明儿我把账单送过来。"

玛杜太太先是把眼睛睁得圆圆的象猫一样，接着又爆出火星来。

"啊！那个流氓！坏蛋！他亲自到这儿来，说是什么副区长，吹牛吹了一大堆！该死！生意是这样做的么？那些区长，就是相信不得，政府老是欺骗我们。哼，我要讨账去，不给不行！……"

"唉！碰到这种事儿只有各管各，自寻生路，我的乖乖！"羊腿子说着抬起腿来走了，动作的干净俐落活象猫儿跳过一块湿地；他的绰号也许就是这样来的。他又道："有些大人物也在打主意，想找个脱身之计呢。"

"好！好！我要去把我的榛子收回来。——玛丽-冉娜！我的木靴跟兔子毛披肩赶快拿来，慢一点就揍你。"

羊腿子搓着手，心上想："这一下街上可热闹啦。皮罗托在街坊上出丑，杜·蒂耶一定高兴。那个糊涂蛋的花粉店老板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杜·蒂耶，可怜他象一条断了腿的狗一样。他算不得一个男子汉，真没出息。"

玛杜太太的神气好象圣安东城关的群众起来暴动，晚上

七点光景在可怜的皮罗托门口出现了。她走路用了劲，火气更大了，横冲直撞的推进门去。

“混蛋滚出来，给我钱！给我钱！要不，我拿你的丝袋、缎带、扇子，拿你的货色去抵当我的两千法郎！区长骗老百姓钱，听见过没有？你不给我，我叫你去做苦工，我去找检察官，我要去告状！今天拿不到钱，我不走！”

有一个柜子里放着许多贵重东西，玛杜太太装模作样要拉开柜上的玻璃。

赛莱斯坦轻轻的对旁边的伙计说：“火绒①烧起来了。”

这句话被卖干果的女人听见了。一个人发起脾气来，感觉不是特别迟钝，就是特别灵敏，看体质而定。她把赛莱斯坦狠狠的打了一个嘴巴，那猛烈的程度在花粉业中还是破天荒第一次。

她说：“教你对太太们放尊重些，我的儿！看你还敢抢了钱再糟蹋人么？”

皮罗托恰好在铺子后间；皮勒罗想把他带走，他为了守法，硬要等法院来逮捕。皮罗托太太跑出来对玛杜说：

“太太，看上帝份上，别惊动街上的人。”

“哼！我就要他们进来，我要讲给他们听听，笑话不笑话？我的货色，我满头大汗挣来的钱，给你们拿去开跳舞会！嘿，你穿得象王后娘娘，把我这样的可怜虫当绵羊，剪了羊毛来披在你身上！耶稣基督！要我偷人家的钱，我是心惊肉跳，觉得烫手的！我肩膀上只披着兔子毛，那是我自己挣来的！你们

① “玛杜”在法文中的意思就是火绒。

是强盗，是贼，不给我钱，我……”

她向一只细工镶嵌的木匣子扑过去，里头全是贵重的化妆品。

赛查走出来说道：“太太，你放手。这里的东西已经不是我的，是我债主的了。现在只剩下我这个人，你要我去坐牢，我向你担保一定等在这儿(他掉了一滴眼泪)，你叫差人，叫商务警察来抓就是了……。”

他的声调，姿势，表示他的确能说到做到，把玛杜太太的火气平下去了。

赛查又道：“我的本钱给一个公证人拿走了，连累别人不是我的错。欠你的账，过些时候一定归还，哪怕要我卖命，在中央菜市场当小工，我也要还的。”

玛杜太太道：“得啦，你是个好人。太太，刚才的话请你原谅；我也是急得要投河了，羊腿子要告我，我手头只有十个月的期票，拿什么去付你们那些该死的票子呢？”

皮勒罗走出来说：“明儿早上来看我，我叫一个朋友给你想办法，利息只要五厘。”

“咦！是皮勒罗老头。”她又对康斯坦斯说：“不错，他是你的叔叔。好吧，你们都是规矩人，不会叫我吃亏的，是不是？——明儿见，老革命，”她招呼告老的五金商。

赛查定要在残破的家里呆下去，认为可以跟所有的债主表明心迹。康斯坦斯苦苦哀求，要他走开，皮勒罗却赞成赛查的办法，把他送上了楼。乖巧的老头儿赶去找欧德里医生，说明皮罗托的情形，弄到一张催眠药的方子，配了药，晚上回到

侄婿家里。他串通了赛查丽纳，硬要赛查和他们一起喝点酒。麻醉药把花粉商催眠了。他过了十五小时醒来，已经被关在布尔东奈街皮勒罗家里；老人自己在客厅里搭一张帆布床睡了。叔叔用马车把赛查带走的当儿，康斯坦斯听见车子出发的声音，马上觉得支持不住。我们的精神，往往是为了支持一个比我们更软弱的人而勉强提起来的。现在家中只剩下娘儿两个，康斯坦斯不禁放声大哭，好象丈夫死了一样。

赛查丽纳坐在母亲膝上把她百般抚慰，那种象猫一样的温存只有女人对女人才会表现出来。她说："妈妈，你说过只要我有勇气挑起我的担子，你就有力量抵挡患难。别哭了，亲爱的妈妈。我预备进一家铺子去做事，决不想起咱们过去的生活。我可以跟你年轻时候一样，去当个领班小姐，绝对没有半句诉苦或是难堪的话。我心中存着一个希望。你没听见包比诺先生怎么说么？"

"好孩子，他将来不是我的女婿……"

"噢！妈妈……"

"倒是我真正的儿子。"

赛查丽纳拥抱着母亲，说道："一个人倒霉至少有这么一点好处，可以认清楚谁是真正的朋友。"

赛查丽纳在母亲身边当着母亲的角色，把她的悲伤减淡了些。第二天上午，康斯坦斯到王上的侍从，德·勒农库公爵府上留下一封信，要求当天约个时间接见。同时她又去见德·拉比亚迪埃先生，把公证人拖累赛查的情形告诉他，请他在公爵前面说句好话，她怕自己说不清楚。她想替皮罗托谋

个差事，说他可以当一个最诚实的出纳员，假如诚实也有等级可分的话。

德·拉比亚迪埃说道："王上才发表封丹纳伯爵当内廷总管，咱们要赶紧才好。"

下午两点，德·拉比亚迪埃和赛查太太到了圣多明各街勒农库府上，走上宽敞的楼梯，去见王上特别喜欢的那个贵族，假如路易十八真有什么人特别喜欢的话。这位爵爷是上一世纪留下来的少数真正贵族之一，接见赛查太太的态度很客气，使她看着心里有了希望。花粉商的女人虽然痛苦，神气却是又庄严又朴实。因为痛苦也有它的庄严，能够使俗人脱胎换骨。要做到这一步，只要做人真实就行；而康斯坦斯就是一个绝不虚伪的女人。

事情需要立刻面奏王上。谈话之时，下人通报德·旺德奈斯先生来了，公爵叫道：

"啊，你的救星到了！"

年轻的旺德奈斯曾经到皮罗托店里去过一二次，买那些往往和大东西同样重要的小玩意儿，所以也认识皮罗托太太。德·勒农库公爵把拉比亚迪埃的意思说了。旺德奈斯听见于克塞尔侯爵夫人的干儿子遭了不幸，立刻同拉比亚迪埃先生去见封丹纳伯爵，叫皮罗托太太等着。

德·封丹纳伯爵和拉比亚迪埃一样是个有血性的内地绅士，虽然参加过旺代事变①，几乎是个无名英雄。他对皮罗托

① 一七九三年，一部分贵族及教士在法国西部旺代地区武装暴动，反抗大革命。

并不陌生，当年在玫瑰皇后见过的。凡是替王家流过血的人，那时王上只能在暗中关切，免得自由党人大惊小怪。封丹纳先生是路易十八宠幸的人，大家说他是王上的心腹。他不但答应给皮罗托安排一个职位，还亲自去看值班的勒农库公爵，要他求王上当晚接见，还要求御弟接见拉比亚迪埃，因为御弟对这一位旺代战役中的外交家特别喜欢。

当天晚上，封丹纳伯爵从杜伊勒里宫出来，上皮罗托太太家，说等她丈夫签了破产协议书，宫里就可以正式发表他做公债准备金库的职员，年俸二千五百法郎；内廷其他的职位都已经派给候缺的贵族了。

皮罗托太太要做的工作还多，上面的事不过是一部分。可怜的女人到圣德尼街猫打球店里去找勒巴，碰见罗甘太太坐着漂亮的马车上街买东西。她跟俊俏的公证人太太照了一面。得意的女人看到破产的女人，不由得满面羞惭，给康斯坦斯添加了几分勇气。

她对自己说："我才不拿别人的钱坐车摆阔呢！"

勒巴对她很殷勤。她请他替女儿物色一家上等铺子，谋一个职位。勒巴当场没有说什么肯定的话。但是八天以后，赛查丽纳就进了巴黎一家最殷实的时装店；这家铺子正好在意大利区新开一个分店。赛查丽纳每年支三千法郎薪金，由店里供给膳宿。铺子的银钱出入和大小事情都要她管，位置比领班小姐还高一些，实际是做男女东家的代表。

至于赛查太太，她当天就去找包比诺，要求代他照管银钱，文牍和家务。包比诺懂得，花粉商太太只有在他店里才能

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绝不低微的地位。厚道的孩子给她三千法郎一年，管吃管住，还腾出他的卧房来，自己搬到阁楼上原来伙计住的地方。

这样，花粉美人在豪华的屋子里享了一个月福，就住进那个怕人的房间，望出去只看见一个又暗又潮湿的天井。当初昂赛末，戈迪萨尔，斐诺三个人便是在这间屋里发行护发油的。

商务法庭派莫利讷做监察员来接管皮罗托的资产，康斯坦斯叫赛莱斯坦帮着，按清册点交。然后母女俩走出铺子，打扮得很朴素。虽则一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这儿过的，她们可是头也不回，径自往叔叔皮勒罗家走去。两人不声不响的上布尔东奈街，和赛查一起吃晚饭。自从分别以后，这是他们第一次相见。饭桌上很凄凉。每个人心里都已经盘算过一番，把责任的轻重和自己的勇气都衡量过了。三个人好似准备跟风暴搏斗的水手，对于前途的危险都心中有数。皮罗托听说那些大人物多么热心，给他安排了一个前程，精神马上振作起来；但一知道女儿落到那个田地，他哭了。接着，看见妻子勇气勃勃的重新开始工作，他又向她伸出手去。

他们都抱做一堆，心也打成了一片。三个人中最懦弱最消沉的皮罗托，竟然举起手来叫道："咱们应当存着希望！"皮勒罗看着这动人的一幕，生平最后一次掉了眼泪。

他对赛查说："为了省钱，你和我一起住，就睡在我那间房里，吃也吃我的。我已经孤零零的冷静了好多年，你就代替我那个死了的孩子吧。你到小圣堂街的金库去办公也只有几步

路。”

皮罗托叫道：“慈悲的上帝！在狂风暴雨的高潮上，就有一颗明星在指引我。”

存着听天由命的心，遭难的人受完了他的苦难。这时皮罗托的下坡路已经走完，他认输了，又变得坚强了。

# 第三部 赛查的胜利

## 十四 破产概况

一个做买卖的交出清账以后，只能在国内国外找个存身之处，百事不问的呆在那里，象孩子一样：法律宣告他是个丧失公民权的人，不能再有任何法律行为。但事实并不如此。要重新露面，只消有一张通行证就行；那是没有一个商务裁判，没有一个债权人会拒绝的，因为破产人没有这证件，走出去可以被关进监狱；而有了那保障，就能以和谈使节的身分出入敌人的阵地，当然不是为了看热闹，而是因为有关破产的立法处处和他作对，必须想办法抵抗。一切涉及私有财产的法律都有一个作用，就是鼓励人钩心斗角，尽量出坏主意。破产的人正如利益受到某一条法律妨碍的人，一心一意只想摆脱法律的束缚。在丧失公民权的时期，破产人的处境好比一条蛹。这个时期大概有三个月，因为有许多手续要办；然后召开会议，由债权人跟债务人签订和约，叫做协议书。顾名思义，这时候各方面的利益经过了剧烈的冲突，又协调了。

商务法庭收到破产人的清账，立刻指定一位商务裁判来保护一般小额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要保护破产人，防债主们气愤之下和他为难。完成这双重的使命原是很有意义的，假如商务裁判有时间的话。裁判另外指派一个监察人，授权他审核清册上的资产，执管破产人的生财、证券、存货。最后由书记处定一个日期，登报公告，召开全体债权人会议。所有的债主，不管真的假的，都得到场，任命几个临时破产管理人来代替监查人。从此以后，破产管理人就坐上破产人的席位；由于法律的假定，他们竟变了破产人的替身；一切都可以由他们清理、拍卖、谈判；为了债权人的利益，天大的事都能作主，只要破产人不出来反对。

多数巴黎的破产案只到临时破产管理人的阶段为止，原因如下。

债主受了骗，吃了亏，上了当，遭了损失，受了奚落，一心想出气，在任命一个或几个正式破产管理人的时候，情绪最激动。可是尽管债主受了骗，吃了亏，上了当，遭了损失，受了奚落，在巴黎为了买卖而生的气，也气不到九十天。生意场中，只有应付未付的票据到了三个月会突然站出来。至于债权人，经过破产的各种程序，来来回回，筋疲力尽，到九十天早已在他们贤慧的小娘子身边睡着了。这一点可以帮助外国人懂得，法国的所谓临时跟正式并无分别：在一千个临时破产管理人中，真正转变为正式破产管理人的不到五个。破产引起的仇恨怎么会平息，是不难了解的。但破产这出戏必须解释清楚，才能使一般没有福气做过买卖的读者懂得，破产案在巴黎

怎么会变成法律上荒谬绝伦的大笑话，而皮罗托的破产又怎么会变成闻所未闻的例外。

这出精彩的商业戏清清楚楚分成三幕：监查人一幕，破产管理人一幕，签订协议书一幕。和所有的戏文一样，这出戏也有两个场面：一个是演给观众看的，一个是藏在幕后的；一个是坐在池子里看的，一个是要在后台看的。

后台的角色有破产人和他的商务代理人①，有破产管理人和监查人，当然还有商务裁判。

商务裁判是世界上性质最古怪的法官；这是在巴黎人人知道，巴黎以外没人知道的。这位法官随时要防作法自毙。巴黎就有过商务法庭的庭长宣告破产的事。当这种差事的，不是什么退休的老商人因为一生清白而得到这个职位作为报酬，而是一个忙于应付许多大企业，主持一家大字号的在业商人。在我们京城里，商务纠纷泛滥成灾，不断出现，裁判的责任就在于审理这些案子；但他当选的主要条件是必须有许多应接不暇的业务在手里。商务法庭照理应当成为一个过渡的机构，使生意人经过这个阶段再慢慢的置身显贵；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组成商务法庭的全是一般在业的商人，一遇到冤家对头，象皮罗托遇到杜·蒂耶那样，就会吃自己判决过的案子的亏。

因此，商务裁判势必成为这样一个人：大家在他面前说

① 商务代理人的性质近于诉讼代理人，但限于代理商务案件，出席商务法庭；而且不是象律师，诉讼代理人，公证人等属于司法机关管辖的公务人员。

很多话，他耳朵听着，心里想着自己的业务，把公事都交给破产管理人和商务代理人去办，除非遇到希奇古怪的案子，盗窃的方法非常特别，使他感觉到债权人或债务人是些精明家伙。这个角色放在这出戏里，好比会议厅上供的王上的半身像。你要找他么？他早上五点至七点之间在堆栈里，假如是个木材商；或是在铺子里，倘若他象过去的皮罗托一样做花粉生意；再不然，是晚上吃过饭，桌上摆着饭后点心的时候；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忙得要命。所以这人物往往是不开口的。不过我们对法律也得说句公道话：有关商业的法规订得很匆忙，缚住了商务裁判的手脚；在好些场合，他明知是骗局而无法阻止，只能加以批准；这一点我们等会就要谈到。

监查人本是债主方面的人，但他可以倒在债务人方面。每个人都希望破产人多照顾自己，多沾些便宜；因为大家总以为债务人还有些私蓄没拿出来。监查人对双方都能帮忙，或者替破产人的事业留个余地，或者替有势力的债主多捞一把：他是两面不得罪的。能干的监查人往往用赎回债务的办法把破产的裁定撤销，替破产人恢复地位，使他象皮球一般从地上直跳起来。监查人反正向着粮草充足的一面，不是保障债主中的大户而牺牲债务人，便是为了债务人的前途而牺牲债主。可见全剧的关键就在监查人这一幕。监查人和商务代理人一样，在戏里的作用非常重要；一定要酬劳有了把握，他们才肯当这个角色。一千桩破产案，倒有九百五十桩的监查人站在破产人一边。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时代，差不多总是由商务代理人跑去见商务裁判，向他提出监查人的名单；那必然是他

们夹袋中的人物，熟悉破产人的业务，有办法把大众的利益和走了背运的体面朋友的利益加以调和的人。近年来，精明的法官往往叫人家提名，然后故意撇开这个人而另外派一个比较规矩的人。

在这一幕里，所有真真假假的债主都出场，以便指定几个临时破产管理人，其实就是正式的破产管理人，理由上面已经说过了。在这个选举大会上，五十铜子的债主和五万法郎的债主同样有投票权；表决只算票数，不问债权大小。到会的还有破产人带来的冒牌选举人，只有他们在选举的时候从来不缺席。大会推出几个债主作候选人，交给有职无权的主席——商务裁判，去从中挑出破产管理人。所以，商务裁判几乎老是在破产人的夹袋中去挑出合乎破产人脾胃的破产管理人：这又是一个弊病，使破产案成为一出有法律保障的大喜剧。走了背运的体面朋友这时大权在握，可以把预谋的偷盗变成合法的了。一般说来，巴黎的零售商是没有什么可责备的。等到一个开小铺子的老板交出清账的时候，老婆的披肩也卖了，饭桌上的银器也抵押了，什么方法都想尽了，才两手空空、家徒四壁地倒下来，连请商务代理人的公费都没有。商务代理人也不把他放在心上。

债主在协议书上照例放弃一部分债款，允许破产人复业；法律规定，表决这份协议书的时候，债权人的数目和债款的数目都要有一定的多数才能通过。要完成这件大事，破产人、破产管理人和商务代理人，必须在错综复杂，互相冲突的利害关系之间，拿出高明的外交手段来周旋。最普通最常用的策略，

是为了拉拢一部分债主来凑足法定多数，债务人不得不在协议书规定的清偿成数之外，对那一部分债主另外再给些好处。这种大规模的欺诈简直无法防止：前后三十届的商务法庭都知道，因为商务裁判自己也做过这种事。他们积累了长时期的经验，最近才决定把敲诈性质的期票宣告无效。债务人为了本身利益，照理会出面告发，因此商务裁判希望用这个办法来防止破产案的不道德。但那些人自有本领使破产案变得更不道德，债主会想出更无赖的花样来；那些花样，商务裁判站在法官的立场上固然认为非法，但是站在商人的立场上也有利可图。

还有一个普遍采取的手段是虚造一些债权人，象杜·蒂耶虚立银号一般，引进一批克拉帕龙做破产人的化身：一方面减少真正的债主的清偿成数，作为破产人日后的资本，一方面也操纵了债权人的数目和债款的金额，以便通过他的协议书。合法而正经的债权人这个名称就是这样产生的。捣乱而非法的债权人好比选举团里的冒牌选民。合法而正经的债权人有什么办法对付捣乱而非法的债权人呢？打倒他们，把他们赶出去么？要赶出冒牌的债主，合法而正经的债主就得放下自己的买卖，委托一个商务代理人；而商务代理人因为无利可图，宁可照管破产案，把这桩小官司敷衍了事。而且要撵走捣乱的债主，必须钻到他们千头万绪的买卖中去，追溯到年深月久的时代，翻查老账，请求法院把冒牌债主的簿册调来，寻出作假的痕迹指给法官看，上堂申诉，到处奔走，把大众已经冷却的心重新鼓动起来。对付每一个捣乱而非法的债主，你都得使出

堂吉诃德式的气力。就算对方的捣乱被你证明了，他也不过对法官们说一声："对不起，你们误会了，其实我是很正经的"，说完打个招呼，一走了事。官司打来打去也损害不到破产人的权利，他尽可以跟堂吉诃德一直缠到高等法院。这期间，堂吉诃德自己的生意也形势不妙，可能破产了。

结论：破产管理人是债务人选择的，债权是债务人审核的，协议书是债务人自己安排的。

在这种情形之下，有多少阴谋，多少斯卡纳赖尔式的把戏，弗隆坦式的花招，马斯卡里尔式的扯谎，司卡班式的空袋子，[1]可能从上面两套手段中发展出来，也可想而知了。作家要是愿意动笔，每桩破产案的材料都足够写成《克拉丽莎·哈洛》[2]那样十四大卷的著作。我们只举一个例。帕尔马、羊腿子、韦布律斯特、凯勒、纽沁根一帮人的师傅，赫赫有名的高布赛克，曾经想借一桩破产案，对一个以前给他吃过亏的生意人狠狠还敬一下。他拿到债务人一批期头开在协议书签订以后的票据，上面的数目加上清偿的成数，等于他的全部债款。高布赛克叫大家通过的协议书，把债权情让了百分之七十五。这样，债权人都吃了大亏，高布赛克却得了便宜。但破产人以破产商号的名义签出的违法票据，也有百分之七十五的折扣。结

① 斯卡纳赖尔是莫里哀喜剧《打出来的医生》中的主角，是个粗俗狡猾的乡下人。弗隆坦是古代喜剧中无耻而俏皮的仆人。马斯卡里尔与司卡班都是莫里哀笔下精明能干、刁钻促狭的仆役。司卡班捉弄主人的父亲，说有刺客在搜寻他，叫他躲在袋里，把他痛打了几顿，诡说是刺客打的。

② 《克拉丽莎·哈洛》，英国作家理查逊（1689—1761）有名的长篇小说。

果高布赛克，了不起的高布赛克拿到的刚够一半，所以他遇到那个债务人，打起招呼来挖苦之余不乏敬意。

破产人在破产以前十天所做的交易都可能被认为非法，所以一般精细的朋友特意物色一批为了利害关系跟破产人同样希望早日签订协议书的债主，跟他们做交易。一般极精明的债主去找一般极愚蠢或者极忙的债主，把破产案的前途说得万分黯淡，把他们的债权买下来，代价只及将来清偿成数的一半；买进的人日后除了在清偿成数中收回成本以外，还能赚到一半，或是三分之一，或是四分之一。

破产的事好比有一所被抢劫过的屋子锁在那里，里头还剩着几袋钱。一个生意人要是从窗子里，从屋顶上，从地窖里，从什么窟窿里钻进屋子，摸到一袋两袋钱，把自己的份头加多一些，就算交了好运。在总崩溃的局面中，象别列津纳河边①那样只听见各自逃生的叫喊声中，什么事都又真又假，又合法又非法，又老实又不老实。一个人能不吃亏，别人就佩服他。而所谓不吃亏就是损害了别的债权人，自己捞进一笔。法国有过一桩轰动全国的大破产案：在一个设有高等法院的城市里，法官们和一些破产人都有银钱来往，便通同作弊，把法律的尊严破坏得干干净净；结果不得不把案子移送别的法院审理。地方上一朝发生了倒闭案，什么商务裁判，什么监查人，什么最高法院，都不起作用的了。

生意上这种漆黑一团的情形，巴黎人体会很深；做买卖的

① 拿破仑侵俄大军撤退时在白俄罗斯别列津纳河畔受到袭击，伤亡惨重。

都认为破产是没人保险的意外事故，只要自己被拖累的数目不大，即使空闲，也不肯冒冒失失为之浪费时间，宁可把损失作为烂账，自己还是做自己的生意。至于做小买卖的，老是为要应付月底的账弄得焦头烂额，关心自己的命运都来不及，怎么还敢打一桩又拖日子又费钱的官司！他也不想了解破产的内情，只学着大商人的样；他知道了损失，只有垂头丧气的份儿。

现在的大商人不再宣告破产，而是大家客客气气的办清理了：债务人能还多少，债权人就拿多少，出张收据把债务了结完事。这样既免得丢脸，又免得被法院拖延日子，既不用出商务代理人的酬金，也不必把存货压低价钱。个个人觉得破产的结果不如清理实惠。因此巴黎宣告清理的事比宣告破产的事多。

破产管理人的一幕，主要是证明凡是破产管理人都很清白，和破产人并无勾结。池子里的看客多多少少当过这个差事，知道所谓破产管理人就是有保障的债主。他听着人家的话，爱怎么相信就怎么相信；他在三个月之内把人欠欠人的账务审核完毕，然后在签订协议书的那一天出场。那时，临时破产管理人向大会提出一个简短的报告，通行的格式大概是这样：

"诸位先生，破产人总共欠我们一百万。我们把他当作一条沉没的破船一样全部拆卸了。钉子、木材、破铜烂铁，一共卖到三十万。因此我们放的债可以收回三成。债务人不是剩下十万八万而居然还有这个数目，我们觉得很高兴；我们宣布

他是个正人君子，应当对他情让一部分债款，以资鼓励。我们建议发还他资产，让他在十年或十二年之内偿还我们百分之五十，这是他答应我们的数目。协议书预备好了，请大家到办公室去签字！”

听了这篇话，商人们都心满意足，彼此拥抱，庆贺。协议书一经批准，破产人就恢复了商人的身分：资产拿回来了，买卖也重新做起来了；答应的清偿成数将来付不出的话，尽有权利再宣告破产。这种由第一次破产牵出来的第二次破产也是常有的事，好象女儿出嫁了九个月，做母亲的又生了一个孩子。

倘使协议不成，债权人便任命一批正式的破产管理人，拿出穷凶极恶的手段来了，例如联合经营债务人的业务，调度他的财产，没收他将来应得的东西，执管他的父亲、母亲、姑母等等的遗产。但是要实行这一类严厉的办法，债主们先得订一份共管的合同。

由此可见，破产有两种：一种是破产人还想复业的，一种是掉在水里情愿沉到河底去的。这个区别，皮勒罗知道很清楚。他和拉贡一样，认为经过第一种破产的人很难保持清白，经过第二种破产的人很难恢复元气。他先劝皮罗托把资产全部放弃，接着在市场上委托了一个最老实的商务代理人去执行，要他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债权人支配。按照法律规定，在办理破产手续的时期，破产人一家的口粮应当由债主供给；但皮勒罗通知商务裁判，说侄女和侄婿的生活归他维持。

杜·蒂耶早已布置好，要叫他的老东家在这一回破产中

一刻不停的受罪。办法如下。因为时间在巴黎非常宝贵，两个破产管理人通常只有一个管事，另外一个不过是装装样子，署个名，象公证文件中的第二个公证人。而那个实际负责的管理人又往往依靠商务代理人。因此在巴黎，上面所说的第一种破产案进行非常迅速，在法定限期以内样样都封好，包扎好，端整好，安排好。不出一百天，商务裁判就能象那位大臣一样狠心地说一句："华沙的秩序恢复了！"① 杜·蒂耶的意思是要叫花粉商在生意场中永远不得翻身。破产管理人的名单原是杜·蒂耶在幕后操纵的，皮勒罗看了觉得大有文章。外号叫羊腿子的比多是债主中的大户，偏偏百事不问；吹毛求疵的小老头儿莫利讷并无损失，却样样当家作主。杜·蒂耶有心把商场中一个正人君子的尸首扔给那只小豺狼，让它玩弄够了再吞下去。

债主们开过会，任命了破产管理人。小老头儿莫利讷回到家里，说承同胞们瞧得起，不胜荣幸；同时也很高兴有个皮罗托让他监护，好比孩子有一条虫儿可以捉弄了。这位业主一朝有着法律撑腰，就买了一部商法来研究，还要求杜·蒂耶多多指教。幸而勒巴得到皮勒罗的通知，早就要求商务法庭庭长挑选一位精明而宽大的裁判。杜·蒂耶希望指派哥本海姆-凯勒，结果却发表了候补商务裁判卡缪索；他是自由党，有钱的丝绸商，皮勒罗的房东，据说是个正派人。

赛查一生最难堪的一个场面是不得不和小老头儿莫利讷

① 一八三一年俄军占领华沙，残杀起义人民。法国众议院开会时提出质问，当时的法国外交大臣塞巴斯蒂亚尼回答说："华沙的秩序恢复了！"

谈判。赛查一向把他看做一文不值，不料由于法律的假定，他竟一变而为赛查·皮罗托了。①皮罗托由叔岳陪着到巴塔沃大院，走上六楼，踏进那所恶心的屋子。现在老头儿既是他的监护人，又是债权人的代表，差不多也是他的法官。

赛查叹了一声，皮勒罗问："怎么啦？"

"唉！叔叔，你不知道莫利讷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十五年来，我不时看见他晚上在大卫咖啡馆玩骨牌，所以我陪你来。"

莫利讷对皮勒罗客气得不得了，对破产人却是一脸瞧不起的样子。小老头儿早已转过念头，把自己的态度举动，连最细微的地方都研究过了。

皮勒罗道："你要问些什么？债权是一点没有问题的。"

小老头儿说："噢！债权是合格的，都审查过了。债权人都是正经而合法的！可是法律到底是法律，先生！破产人的开支跟他的财产不相称……事实证明那个跳舞会……"

"你也参加的，"皮勒罗插了一句。

"……花到近六万法郎，或者说为了跳舞会用到这个数目，而当时破产人的财产不过十万多一些……这就有资格送轻罪庭，照过失破产起诉……"

皮勒罗看见皮罗托听着吓坏了，就对莫利讷说："你是这个意思么？"

"先生，当然事情有所不同；皮罗托先生做过区政府的官

① 上文说过，破产管理人等于破产人的化身，可以支配破产人的全部财产。

员……”

皮勒罗说："难道你叫我们来，就是告诉我们要送轻罪法庭么？你这种做法，今晚大卫咖啡馆的人都要笑死了。”

小老头儿似乎很怕大卫咖啡馆的舆论，他带着吃惊的神气望着皮勒罗。这位破产管理人本以为皮罗托是一个人来的，打算拿出一副审判员面孔，表示他大权在握，是个朱庇特①。他想好了一套严厉的话，预备象控诉犯人一般搬出来吓唬皮罗托，把轻罪法庭当做板斧似的在他头上晃来晃去，拿皮罗托的惊慌失措开开心；然后听着他的央告而缓和下来，表示自己宽宏大量，叫皮罗托受了侮辱还一辈子的感激不尽。他没料到，上门的不是一条可以由他摆布的虫儿，却是一个生意场中的老手。

他说："先生，没有什么可笑的。”

皮勒罗答道："哦，你对克拉帕龙相当慷慨；你放弃了大众的利益，只想自己多得好处；我要以债权人资格出来干涉。我们还有商务裁判呢。”

莫利讷说："先生，我是清白的。”

皮勒罗说："我知道，你不过想不吃亏。你精明得很，对付这件事象对付你房客一样……”

听到这一句，破产管理人马上恢复了业主的身分，好比猫儿变的女人又追起耗子来了。②他说："噢！先生，我在蒙托

---

① 朱庇特，罗马神话中地位最高的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② 《伊索寓言》中有一猫儿变的女人，在谈情说爱之间忽然停下来去追耗子。

格伊街上的官司还没审结。事情又出了岔儿。被告是个主要房客，诡计多端，他说既然预付了一年房租，只有一年……”

皮勒罗对赛查瞅了一眼，要他特别注意。

“……说既然已经预付房租，他就可以搬走他的家具。因此又是一场官司。在他账目没付清以前，我是要有担保的，因为他还可能欠我修理费。”

皮勒罗说：“不过法律规定，房客的家具只担保房租。”

“还有附带的费用呢！”莫利讷觉得被皮勒罗抓住了弱点。“那条法律怎样解释有判例可作根据；不过条文本身也需要修改，我正在起草一份备忘录，向司法大臣指出这方面的漏洞。政府应当关心业主的权利，这也是为了国家。税收根本要靠我们业主的。”

皮勒罗说：“你的确能向政府说明问题，可是关于眼前这件事，我们能向你说明什么呢？”

莫利讷架子十足的说道：“我要知道皮罗托先生有没有收过包比诺先生的钱。”

“没有，先生，”皮罗托回答。

接下来讨论皮罗托在包比诺号子里搭股的问题，双方同意包比诺的垫本应当如数归还，不把皮罗托欠的一半开办费列入破产账内。破产管理人莫利讷在皮勒罗掌握之下，不知不觉变得客气了，可见他很重视大卫咖啡馆的舆论。临了他居然安慰皮罗托，还邀请他和皮勒罗在他家里吃便饭。要是前任花粉商一个人来，说不定会惹莫利讷生气，把事情弄僵的。这一回，正如在别的场合一样，皮勒罗老头做了皮罗托的

护身神。

根据商法规定，破产人一定要受一次痛苦的磨难：决定他命运的债权人大会，他必须随同商务裁判和临时破产管理人到场。对于一个满不在乎的人，或者是只想翻本的生意人，这个不愉快的仪式并不怎么可怕；但要一个象皮罗托那样的人出席大会，他的痛苦就象判了死罪的囚犯到了临刑的前夜。皮勒罗想尽办法使侄婿在那天不至于太难堪。

莫利讷得到破产人的同意，把处理的办法决定如下：——关于神庙街厂基的官司，高等法院业已判决皮罗托胜诉。破产管理人决定把那块地出卖，赛查也不反对。杜·蒂耶因为知道政府要开一条运河穿过神庙街，把圣德尼区和塞纳河的上游连接起来，拿出七万法郎买了皮罗托的厂基。——赛查放弃在玛德莱娜地产中的权利，归克拉帕龙承受，条件是：一、克拉帕龙不再要皮罗托负担登记税和立文契的一半费用；二、地价由克拉帕龙负责，将来在破产账内分摊给卖主的清偿成数，也归克拉帕龙领取。——花粉商在包比诺店里的股份，作价四万八千法郎卖给包比诺。——玫瑰皇后那个铺子盘给赛莱斯坦·克勒韦尔，作价五万七；存货，生财，屋子的租赁权，连同女苏丹香皂和润肤水的所有权在内；工场的十二年租约和工场用具也一并转让。这样清算之后，现金共有十九万五千，再加皮罗托在罗甘破产案中所能收回的七万，一共是二十五万五千。① 负债的总数是四十四万，债主还能收回百分

① 十九万五千加七万是二十六万五千，巴尔扎克又算错了。

之五十以上。

破产这件事好象是做化学实验，调皮的破产人总想法叫自己在实验过程中发胖。皮罗托经过蒸馏，得到这个成绩，把杜·蒂耶气坏了。他满以为皮罗托的破产是丢人的，没想到竟然很有面子。杜·蒂耶不花一个钱到手了玛德莱娜的地产，但他并不把这笔赚头放在心上，只巴望可怜的花粉商从此完蛋，受尽唾骂，丢尽脸面。照现在的情形看，债主们在大会上倒是会对皮罗托喝彩叫好的。

皮罗托的勇气一点一点的恢复过来，皮勒罗这个聪明的医生也跟着一点一点的下药，把料理破产的种种经过告诉他。许多忍痛牺牲的办法对债务人都是沉重的打击。生意人眼看自己花了多少钱和多少心血置办起来的东西，三钱不值两文的卖出去，不能不伤心。皮罗托听了叔岳报告他的消息，呆住了。

"玫瑰皇后只盘五万七么？存货就值到一万；住房花了我四万；工场，工具，模型，锅炉，一共花到三万；铺子里别的东西就算打个对折，也还值到一万；还有香皂和润肤水的所有权抵得一个农场呢！"

倾家荡产的赛查这样哼哼唧唧的怨叹，皮勒罗并不着慌。这位退休的老商人听着，好象一匹马站在大门口淋着阵雨；但皮罗托为了要出席大会而沉着脸一声不响，皮勒罗看着倒急起来了。社会上每个阶层的人都有虚荣，都有弱点，懂得了这一点，就能体会到在商务法庭当过裁判的人，如今以破产人的身分走进去是什么一种滋味。皮罗托从前帮过人家忙，多少

人在庭上向他道谢；他对破产的看法那么严厉，在巴黎商界中也尽人皆知，他说过："交出清账的时候还是个规矩人，从债权人大会出来就变成骗子了！"而他现在竟要到那儿去当众出丑！那不是受毒刑是什么！叔岳特意拣了个适当的时间，和他提到要跟债权人在大会上见面的事，让他心上有个准备。但法律上这一项规定竟要了皮罗托的命。皮勒罗看着他不声不响、灰心绝望的表情，不由得很紧张，夜里还隔着板壁听见他嚷着：

"不行！不行！我活不到那一天的！"

皮勒罗由于生活朴素，性格非常坚强，可还是能了解一般人的软弱。他决意不让皮罗托和债权人见面的时候受难；他可能痛苦不过，当场倒下来的，但那个会又无法避免。在这一点上，法律的条文很明确，很严格，非遵守不可。只要破产人拒绝出席，就可以被送往轻罪法庭以倒闭罪起诉。但法律只能强制破产人到场，而并没有权力强制债权人到场。只有在一定的情形之下，债权人大会才是个重要的仪式，例如破产人犯了欺诈罪，需要剥夺他产权，订立破产财团的合同；或者是沾便宜的债权人和吃亏的债权人发生争执；或者是协议书把债主的利益损害太过分了，表决的时候破产人不容易获得法定多数。至于从头至尾都照规矩办事的破产案，正如从头至尾都做好手脚作弊的破产案，大会只不过是个形式。

皮勒罗把债权人一个一个的拜访过来，请他们委托各自的商务代理人代表他们出席大会。除了杜·蒂耶，每个债主把赛查打倒以后，都真心的对他表示同情。他们知道花粉商

的为人，知道他账目清楚，做的买卖多么规矩。所有的债主看见没有一个捣乱的债权人，觉得很高兴。莫利讷是监查人，后来又是破产管理人，在赛查家里看见可怜虫把什么东西都留下了，甚至包比诺送的版画，他随身的穿戴、别针、金搭扣、两只表，也统统撂在那里。本来这些东西拿走了也不能算不诚实。康斯坦斯仅有的几样首饰也留下了。这样动人的守法的行为，轰动了商界。皮罗托的敌人说他幼稚可笑；明理的人却也还他一个公道，认为这样过分的老实究竟了不起。两个月以后，交易所里的舆论变了。连不相干的人也承认皮罗托的破产是市场上一桩绝无仅有的希罕事儿。债主们知道能收回百分之六十，都答应了皮勒罗的要求。商务代理人本来为数不多，几个债主只能托一个人做代表。结果皮勒罗把这个可怕的大会减缩到只有三个商务代理人、两个破产管理人、一个商务裁判，以及他自己和拉贡。

到了那个庄严的日子，早上皮勒罗对侄婿说："赛查，今天你到会场去不用怕，差不多没有什么人。"

拉贡有心陪他的债务人一同去。一听见玫瑰皇后的老主人那个细小生硬的声音，老伙计脸色变了；可是好心的小老头儿对他张开了手臂，皮罗托便象孩子扑向父亲怀里一样扑上去，两个花粉商都掉了眼泪。破产人看见人家这样宽容，也有了勇气，和叔岳一齐跨上马车，十点半，三个人到了圣梅丽修道院，当时商务法庭的所在地。在那个时间，破产庭上一个人都没有。日子和钟点是皮勒罗跟破产管理人和商务裁判商量好的。债主都由商务代理人代表出席，因此赛查·皮罗托用

不到胆怯。但卡缪索的办公室碰巧就是皮罗托从前的办公室，他走进去不能不大大的激动，再想到等会还得上破产庭，更觉得心惊胆战。

卡缪索对皮罗托说："天气冷得很；诸位先生大概也愿意待在这里，不到庭上去挨冻了吧？（他故意不说破产庭。）各位请坐。"

大家坐下了，法官把自己的椅子让给局促不安的皮罗托。商务代理人和破产管理人都签了字。

卡缪索对皮罗托说道："因为你放弃资产，债权人一致同意把其余的债权情让。协议书的措辞，你看了很可以安慰。你的商务代理人不久就会把协议书办好批准手续。现在你没事啦。"卡缪索又握着他的手说："亲爱的皮罗托先生，本庭全体裁判对你的处境表示同情，对你的勇敢并不觉得奇怪。没有一个人不佩服你规矩老实。你在患难中的表现证明你不愧为当过商务裁判的人。我在生意场中混了二十年，一个商人倒下来还能得到大众敬重，还是第二回看到。"

皮罗托含着泪握着法官的手。卡缪索问他以后打算干什么，皮罗托回答说要去工作，挣起钱来把全部债务都还清。

卡缪索道："为了做成功这桩了不起的事，倘若短少几千法郎，尽管来找我。这种事情在巴黎太少有了；我要能亲眼看到，很高兴拿出一些钱来。"

皮勒罗、拉贡和皮罗托一齐告退。

走到商务法庭门口，皮勒罗对皮罗托说："嗯，你看，不是什么无边苦海吧？"

可怜的家伙很感动的回答："叔叔，我知道一切都是你安排的。"

拉贡说："现在你地位恢复了，这儿到五钻石街不过几步路，去瞧瞧我的内侄吧。"

要皮罗托看见康斯坦斯坐在中层楼上一个又矮又黑的小房间里办公，当然心里不会好过。房间正好在店面高头，窗子被店门上面包比诺的招牌遮去三分之一，挡住了一部分光线。

皮罗托这时已经死心塌地，倒反兴冲冲的指着包比诺的招牌说道："哼！这是亚历山大① 手下的一员大将呢。"

皮罗托这点儿高兴明明是勉强的，也很天真的流露出他自命不凡的心理始终没有消灭。拉贡年纪上了七十，听着仍不免打了一个寒噤。赛查看见他女人拿着一叠信，下楼来送给包比诺签字，马上脸色发白，淌下眼泪。

"你好，朋友，"她笑嘻嘻的招呼赛查。

"你在这儿舒服不舒服，我看是用不着问的了，"赛查望着包比诺说。

"就好比在儿子家里一样，"她那副感动的神气把前任花粉商也感动了。

他拥抱着包比诺，说道："我再也没权利叫他做儿子了。"

包比诺道："别失望。你的头油销路很好，一方面靠我在报上宣传，一方面也靠戈迪萨尔出力。他跑遍全国，把招贴、仿单，到处散发；如今又在斯特拉斯堡印德文仿单，就要攻进

---

①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公元前 356—前323），功业彪炳。

德国去了。我们接到了三万六千打定货。”

赛查叫道：“三万六千打！”

“我在圣马尔索区买了一块地，价钱不贵，预备盖厂房。神庙街的工场我仍旧保留。”

皮罗托凑着康斯坦斯的耳朵说道：“太太，只要人家帮点儿忙，咱们一定爬得起来的。”

## 十五　最精彩的表现

从这一天关系重大的日子起，赛查和他的妻子女儿有了默契。可怜的小职员想做一件即使可能，也是天大的难事：——把欠的债全部还清。①在狠命要求清白这一点上，三个人是一致的；他们都变得脾气啬刻，一钱如命，什么都舍不得享受。赛查丽纳为自己打算，拿出女孩子家的热情来关切她那一行买卖。她常常熬夜，想办法推广铺子的营业，设计衣料的图案，尽量发挥她做生意的天赋，叫东家看了也不能不劝她少辛苦些，同时送她一些额外的酬劳。但是首饰衣着，她都不收；只说：“给我现钱吧！”

她按月把薪金和外快交给叔公皮勒罗。赛查夫妇也是这样。三个人都承认自己没有能力，不敢担负调度资金的责任，把积蓄托皮勒罗全权处理。老叔重新拿出做生意的本领，在交易所里买卖期货，赚一点钱。后来才知道，他在这方面得到

① 按照惯例，破产人只要偿还协议书上所规定的清偿成数；所谓全部还清是把债主情让部分也归还。

于勒·德马雷和约瑟夫·勒巴的帮助，他们俩都很热心，指点他做一些没有风险的交易。

前任花粉商虽则住在叔岳身边，也不敢打听自己和妻子女儿挣来的钱是怎么存放的。他走在街上低着头，不让人家看见他那张灰心绝望，痴呆混沌的脸。赛查还责备自己穿的衣料太讲究。

他用天使般的眼神望着叔岳，说："至少我不曾叫债主养活我。你哀怜我，给我一口饭吃，我是吃了安心的，因为全靠你大发慈悲，我的薪水才能积起来还债，一个钱都没有饱我的私囊。"

商人们遇到这个小职员，再也看不出当年花粉商的影子。他满面愁容，留着伤心的烙印；而且从来没有心事的人上了心事，更是神色大变，叫不相干的人看了也深深体会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意义。一个人的形销骨立不是勉强做得出的。生性轻薄，没有天良，什么都不在乎的人，面上永远不会显出他受过苦难。只有宗教才会在落魄的人身上盖一个特殊的印记。他们相信未来，相信上帝，眉宇之间自有一道微弱的光说明他们的信仰，还有一种坚忍与希望交融的气息令人感动。他们象放逐的天使站在天国门外痛哭一样，知道自己所受的损失。破产的人不能在交易所中露面。赛查被赶出了诚实的国土，仿佛是一个渴望上帝宽恕的天使。

皮罗托倒下来以后，思想变得非常严肃，一连十四个月不愿意有任何娱乐。他明知拉贡夫妇是最可靠的朋友，但无论如何不肯上他们家去吃饭；也不接受勒巴、玛蒂法、普罗泰兹和希

弗维尔的邀请，便是沃克兰先生请他也不去，虽则他们都很想表扬赛查高超的德行。他宁可一个人呆在房间里，不愿意让债主瞧他一眼。朋友们越殷勤，越使他想起眼前的处境而心酸。康斯坦斯和赛查丽纳也不在外边走动。她们只有星期日和例假才空闲，在望弥撒的时候来带赛查一块儿去，过后在皮勒罗家里陪他。皮勒罗把洛罗神甫请来，他的话对受着考验的赛查有鼓励作用。他们就是这么几个自己人守在一起。退休的五金商向来把诚实二字看得极重，决不嫌赛查过于认真。他只想把赛查见了不会脸红而抬得起头来的人，多找几个来和他做伴。

一八二一年五月，掌握他们命运的叔叔第一次给这个与患难相搏的家庭安排了一个节目，酬劳他们的辛苦。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是康斯坦斯接受赛查求婚的纪念日。皮勒罗和拉贡夫妇在苏镇合租了一所乡下小房子，打算请一席进宅酒快活一下。

星期六晚上，皮勒罗对侄婿说："赛查，明天我们下乡，你也去。"

赛查写得一手好字，晚上替但维尔和另外几个诉讼代理人抄写文件。他得到本堂神甫的特许，星期日也在拼命干活。

他回答说："我不去。有一份监护人的委托书，但维尔先生等着用。"

"你老婆和女儿那么辛苦，也该慰劳慰劳她们了。我只请几个熟朋友：洛罗神甫、拉贡夫妇、包比诺和他的叔叔。而且我要你去。"

当年玫瑰皇后的领班伙计，在苏镇的一棵树底下快活得差点儿发晕；后来赛查夫妻俩常常想再去瞧瞧那棵树，因为事情忙，没有去成。那天包比诺来陪赛查和他的妻子女儿同走，康斯坦斯在马车上一路向赛查递眼色，赛查却始终沉着脸，没有笑容。她咬着他耳朵说了几句话，他只是摇摇头，一声不出。康斯坦斯的深情始终不变，可是表现得多少有些勉强；赛查看了，脸色非但不开朗，倒反越来越阴沉，忍不住要掉眼泪。可怜虫二十年前走这段路的时候，年轻，有钱，希望无穷，发疯般爱着一个和现在的赛查丽纳一样美丽的姑娘，做着幸福的梦；如今却在车厢里看见他心胸高尚的孩子熬夜熬得脸色苍白，他勇敢的女人受着折磨，象被火山喷射过的城市，只剩下一片悲壮的美。只有他们的爱情仍旧和从前一样。赛查的态度吓得女儿和昂赛末只能把快乐压在心里；但在赛查眼中，这一对正反映了他二十年前那个可爱的场面。

"孩子们，你们快活吧，你们是有这个权利的，"可怜的父亲声音很沉痛。他又道："你们尽可以相爱，心里不会有一点儿疙瘩。"

皮罗托说着这最后两句，拿起他女人的手亲吻，那种虔诚与钦佩的情绪比兴高采烈的快乐更加使康斯坦斯感动。他们到乡村别墅的时候，皮勒罗、拉贡夫妇、洛罗神甫和包比诺法官已经等在那里。这五个人全是忠厚长者；他们的态度、眼神、说话，都不让赛查有局促不安的感觉，因为大家看他还是象新近落难的神气，心里都很难过。

皮勒罗把赛查和康斯坦斯的手拉在一起，说道："上欧尔

奈森林去蹓蹓吧，带昂赛末和赛查丽纳一起去；四点钟再回来。”

拉贡太太看见她债务人的痛苦那么真实，也动了感情，说道：“唉！当着我们，他们就觉得拘束；等会他会高兴的。”

洛罗神甫说：“这是没有罪孽的忏悔。”

法官说：“他只有经过了患难才能变得伟大。”

遗忘是一般刚强的，有创造力的人的法宝，他们会象自然界一样的遗忘；自然界就不知道有什么过去，只管日以继夜，孜孜不倦的生育。象皮罗托那样的弱者不是把痛苦作为惩前毖后的教训，反而在痛苦中讨生活，浸在里头，天天回顾以往的苦难，折磨自己。

欧尔奈森林象花冠一般罩在巴黎郊外一个最秀丽的山头上，群狼盆地在底下展开着迷人的景色。两对男女走上通往森林的小径。天气晴朗，风光明媚，田野里才长出一片嫩绿：赛查看着这些又想起了青春时代最美好的日子，抑郁的心情慢慢松动了。他抓着老婆的手臂贴在他忐忑乱跳的胸口，眼睛不再苍白无神，居然有了些喜悦的光彩。

康斯坦斯说道：“啊，可怜的赛查，这才是你本来的样子。我觉得咱们的行事还不错，偶尔出来玩一下也不算过分。”

可怜虫答道：“我怎么能够呢？啊！康斯坦斯，只有你的感情是我独一无二的财产。是的，我已经不相信自己了；我筋疲力尽，只盼望多活几年，把这一世的债还清了再死。至于你，亲爱的妻子，你是我的智慧，你小心谨慎，早已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你是没有什么可责备的，你能够快乐。咱们三个人，

只有我一个人做错了事。二十年前你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和我一同在这条小路上蹦蹦跳跳，象今天我们的孩子一样；在十八个月以前那个害人的跳舞会里，我看见我的康斯坦斯，我一生唯一的爱人，也许比年轻的时候更美。不料二十个月中间，我竟把你的美貌，把我名正言顺认为可骄傲的东西给毁了。……我越认识你，越爱你了……噢！亲爱的！”他说这三个字的语气打动了康斯坦斯的心，“我宁可你埋怨我，不要安慰我。”

她说：“想不到做了二十年夫妻，女人对丈夫的爱情还会更进一步。”

赛查听了，把所有的苦恼都暂时忘了；他是感情丰富的人，康斯坦斯那句话对他简直是无价之宝。他也就高高兴兴地走近他们的那棵树，碰巧还留在那儿，没有砍掉。夫妻俩坐下来，望着昂赛末和赛查丽纳莫名其妙地沿着一片草坪绕圈子，也许他们以为在向前走呢。

昂赛末说：“小姐，你想我会那么卑鄙，那么贪心，把你父亲在护发油中的股份买下来捞一笔么？我是一片至诚把他的一份存在一边，想法子生利。我拿他的资金给人贴现；凡是不十分可靠的票据，我都收在自己名下。只有等你父亲复权以后，咱们俩才能结合；我凭着爱情给我的力量，正在使这一天提早到来。”

这个秘密，包比诺没有向岳母透露过。但便是世界上最天真的男人，也免不了要向情人表现自己的伟大。

赛查丽纳问：“这一天很快会来么？”

包比诺说："快了。"

这句话说得那么动人，端庄纯洁的赛查丽纳不禁把额角向心爱的昂赛末凑过去，姿态十分庄严，昂赛末又热烈又恭敬地吻了一下。

她带着调皮的神气对父亲说："爸爸，情形很好，你开心一点，说说话吧，别那么愁眉苦脸的。"

多么融洽的一家四口回到皮勒罗屋子的时候，不大会察言观色的赛查也发觉拉贡夫妇的态度有所不同，好象发生了什么事。拉贡太太对他特别亲热，眼神和语气都表示：我们的钱拿到了。

吃到饭后点心，当地的公证人来了，皮勒罗一边让坐，一边望了望皮罗托，皮罗托疑心有什么出其不意的事，可想象不出事情有多大。

皮勒罗说："侄儿，一年半中间，你们三人的积蓄，连本带利一共有两万法郎。协议书上规定我应该收回的三万早已收到，拿出来加在一起，咱们就有五万法郎可以还债。拉贡先生应得的成数三万法郎已经收了。今天苏镇的公证人再给你一张收据，证明你欠这两位朋友的债业已本利归清。余下的款子存在克罗塔那儿，预备付给卢椎阿、玛杜老婆子、泥水匠、木匠，还有几个最急迫的债主。明年咱们再瞧着办。只要有时间和耐性，前途乐观得很。"

皮罗托的快乐简直无法形容，他扑在叔岳怀里哭了。

拉贡对洛罗神甫说："给他把勋章戴上吧。"

神甫把红丝带扣在皮罗托的纽子洞上；皮罗托当晚对着

客厅的镜子照了几十回，那副快活的神气叫自命高雅的人看了会发笑，但那些老实的布尔乔亚觉得很自然。

第二天，皮罗托去找玛杜太太。

她说："啊！是你，好人儿。你头发这样白，我认不得了。可是你们有事情做，不会饿肚子。我做牛做马，忙得昏天黑地，象这样辛苦的牛马也该行个洗礼了。"

"太太……"

"噢！我不是埋怨你，我收条也给了你了。"

"我来通知你，今天我托克罗塔公证人把你余下的债全部付清，还有利息……"

"真的么？"

"望你十一点半到他事务所去……"

"噢！这样的信用，一百年也碰不到几回，"她好不天真地望着皮罗托，表示佩服。"亲爱的先生，我跟你那个红毛小子做的交易都挺好，他和气得很，从来不还价，有心让我多赚一些，补偿我的损失。好朋友，我不要你的钱，给你收据好了。玛杜发起火来会大叫大嚷，可是她有这个，"她说着拍拍胸脯。那个肥大的肉靠枕在中央菜市场上是绝无仅有的。

皮罗托道："不行！法律规定得清清楚楚，我一定要全部付给你。"

她道："那我不客气了，明儿我上中央菜市场去替你扬名吧。啊！这种新戏文也是少有的呢！"

皮罗托又去见克罗塔的丈人，承包油漆的卢杜阿；情形和玛杜家大同小异。外边在下雨，赛查把雨伞放在门角里。主

人夫妇正在吃中饭，暴发的油漆包工看见伞上的水在漂亮客厅里淌开去，态度很不客气。

“喂，什么事，皮罗托老头？”口气的粗暴跟有些人对付讨厌的乞丐一样。

“先生，你女婿没有和你说过么？……”

“说过什么？”卢杜阿很不耐烦，打断了他的话，以为他有什么要求。

“……他没有请你今天上午十一点半到事务所去，立一张收据，把我欠你的账全部收回么？”

“啊！是这么回事……请坐，皮罗托先生；和我们一块儿吃点东西吧……”

卢杜阿太太也说：“别客气，吃个便饭吧。”

胖子卢杜阿问：“那么你境况很好啰？”

“不，先生；我天天在办公室里啃干面包，才积起几个钱。不过只要日子长一些，人家为我受的损失，我希望都能够赔偿。”

油漆包工咬着一块涂满肝酱的面包，说道：“的确，你是个讲信用的人。”

卢杜阿太太问：“那么皮罗托太太干什么呢？”

“在昂赛末·包比诺店里管账。”

卢杜阿太太悄悄对丈夫说了声：“他们多可怜啊！”

卢杜阿道：“亲爱的皮罗托先生，你要是用得着我，尽管来，我可以帮你忙……”

“先生，希望你十一点钟到，”皮罗托说着，告辞了。

这第一批成绩使破产人有了勇气，可是精神并不安定。

恢复名誉的念头大大扰乱了他的心绪，脸上的血色完全没有了，两眼无神，腮帮也陷下去了。他早上八点上班，下午四点下班，总得走过小圣堂街，大氅还是出事那天穿的一件，而且穿得很小心，象穷排长爱惜他的军装一样。满头白发，脸色发青，神气虚忒忒的，沿着墙根象做贼的一般溜过去，因为他眼尖，远远看到熟人就躲开。但有些人硬把他拦住了说：

“朋友，大家都知道你的行事，觉得你们三个人太刻苦了。”

有的说：“不用急，银钱的伤口还是医得好的。”

有气无力的赛查有一天回答玛蒂法说：“不错，可是精神上的伤口是没法医的。”

一八二三年年初，开圣马丁运河的事定局了，神庙区的地价马上飞涨。按照开河的计划，从前属于皮罗托而后来给杜·蒂耶买去的那块厂基，正好一割为二。杜·蒂耶要是能在限期以内交出土地，运河公司肯出惊人的高价收买。但赛查和包比诺订的租地合同使这笔买卖无法成交。银行家便到五钻石街来找包比诺。包比诺和杜·蒂耶固然毫无关系，但赛查丽纳的未婚夫对这个人有股说不出所以然的仇恨。一帆风顺的银行家偷过钱，暗里阴损赛查等等，包比诺一概不知，但他心里有个声音对他叫着：“这是一个逍遥法外的贼。”他看到杜·蒂耶就厌恶，当然不愿意跟他做交易，尤其那时眼看杜·蒂耶靠着从老东家手里抢来的东西发财，心里更气恼，因为玛德莱娜的地价也开始涨了，这是一八二七年上价钱达到最高峰的先兆。银行家一说明来意，包比诺便捺着火气，瞪着

他说道：

“你要我放弃租约也可以；不过要六万法郎，少一个钱都不行。”

“六万法郎！”杜·蒂耶说着，把身子挪动了一下，好象预备走了。

“我的租约还有十五年，另外找一个工场每年得多花三千法郎。所以要就是六万，要就不谈，”包比诺说着，回进铺子；杜·蒂耶跟了进来。

两人越争越激烈，皮罗托的名字也提到了。赛查太太下楼来看见了杜·蒂耶，这还是跳舞会以后第一次。银行家发觉老东家娘完全变了一个人，不由得怔了一怔，他看到自己作孽的成绩也害怕起来，把头低了下去。

包比诺告诉赛查太太：“杜·蒂耶先生靠你们的地产赚了三十万，却不肯拿出六万来赔偿咱们租约的损失。”

“那要合到三千法郎一年利息呢，”杜·蒂耶加重着语气说。

“三千法郎！……”赛查太太跟着说了一句，声音很自然，可是意义深长。

杜·蒂耶马上脸色发白，包比诺望着皮罗托太太。大家半晌不作声，弄得昂赛末愈加莫名其妙。

杜·蒂耶从袋里掏出一张贴好印花的文契，说道：“克罗塔已经把放弃租约的文书写好，你签个字，我给你一张六万法郎的支票。”

包比诺望着赛查太太，万分诧异，竟疑心自己做梦了。

杜·蒂耶凑在高脚书桌上签支票的当儿，康斯坦斯上楼去了。包比诺和杜·蒂耶交换了票据，杜·蒂耶冷冷的打个招呼，走了。

杜·蒂耶的马车停在伦巴第街上，包比诺望着他朝那方向走去，心上想："做了这笔意想不到的交易，再过几个月，就能把赛查丽纳娶过来了。我亲爱的姑娘不用再拼命干活了。想不到赛查太太眼睛一瞪，事情马上成功！她跟这个强盗有什么关系呢？刚才的情形真怪。"

包比诺派人拿支票到法兰西银行去兑现，自己上楼找皮罗托太太谈话。她不在账房间，想必在卧室了。逢到丈母和女婿脾气相投的时候，关系是不错的，昂赛末和康斯坦斯的情形就是这样。当下他赶往赛查太太的卧室。情人的理想快实现了，自然心情很急。他象猫儿似的一纵纵到丈母身边，发见她正在念一封杜·蒂耶的信，奇怪极了。杜·蒂耶在皮罗托店里当过领班伙计，包比诺认得他的笔迹。赛查太太房里点着一支蜡烛，地下烧着几封信，黑洞洞的纸灰正在飞扬，叫包比诺看了浑身发冷。他眼睛很尖，无意中把丈母手里的信看了开头几句：我爱你，我的天使，你明明知道，为什么……

"你对杜·蒂耶有什么力量，能够使他答应这样一笔交易呢？"包比诺笑着问，但肚里存着恶意的猜疑，笑得非常古怪。

"咱们不谈这个，"赛查太太的神气慌张得可怕。

"好吧，"包比诺迷迷糊糊的回答，"咱们换个题目谈谈。你们的苦日子快要结束啦。"

他打了一个转身，走到窗口把手指在玻璃上敲敲打打，眼睛望着天井，心里想："就算她爱着杜·蒂耶，我也没有理由不规规矩矩的做人。"

"你怎么啦，孩子？"可怜的赛查太太问。

包比诺突然说道："护发油的纯利有二十四万两千法郎，一半就是十二万一千。扣掉我付给皮罗托先生的四万八，还剩七万三，加上我放弃租约得来的六万，你们就有十三万三。"

赛查太太听着，激动得那么厉害，包比诺连她心跳的声音都听得见。

他接着又说："我始终把皮罗托先生看做合伙老板。我们可以把这笔钱给他还债。皮勒罗叔公还替你们存着两万八积蓄，所以总共有十六万一。欠叔公的二万五，他准定肯出一张收据作为清讫的。至于我借钱给丈人，作为预支下一年度的盈余来凑起一笔数目把他的债还清，那是谁也不能干涉的。这样，……他……他就可以……复权了。"

"复权了！"赛查太太嚷着，在她的椅子上跪下了。

她放下信，合着手做了一个祷告，划了十字，叫道："亲爱的昂赛末！亲爱的孩子！"

她捧着他的头，吻着他的额角，抱着他做出许多疯疯癫癫的样子。

"赛查丽纳真是你的了！这一下她才快活呢，可以离开那个铺子，不用再卖命了。"

"这都是爱情的力量，"包比诺说。

“是的，”做母亲的微笑着回答。

包比诺眼梢里瞅着那封可怕的信，说道：“我告诉你一个小小的秘密。我帮赛莱斯坦盘进你们铺子的时候，有个条件，要他原封不动的保存你们的房间。我早打定主意，可没有想到运道这么好。你们以前的屋子，赛莱斯坦从来没进去过；他答应转租给你们，所有的家具仍旧是你们的。我预备和赛查丽纳住三楼，让她永远跟你们在一起。我结了婚，白天待在铺子里，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为止。我想拿出十万法郎把赛查先生的股份买下来，让你们有笔财产；加上他的薪水，你们一年就有一万法郎进款。这样你不是称心了么？”

“别再说了，昂赛末，我快活得要发疯了。”

赛查太太态度象天使一般，眼睛那么纯洁，美丽的额角没有一点儿阴影，显而易见跟那些在包比诺脑子里打转的念头是不相容的；他决意把自己许多可怕的思想彻底廓清。皮勒罗的侄女所过的生活，所有的观念，不可能和不贞二字连在一起。

昂赛末说道：“亲爱的母亲，我刚才不由自主的起了疑心，可怕极了。倘使你要我快活，请你马上把我的疑心去掉。”

包比诺伸出手去拿了信。

康斯坦斯脸上的惊慌把他吓了一跳；他说：“杜·蒂耶写的这封信，我无意之间看到了开头几句。我向他提的条件多么苛刻，你一下子就使他接受了；这件事跟这封信连在一起，太古怪了，恐怕谁都会象我一样往坏处想的。你一瞪眼，一句话，就能……”

“别说了，”赛查太太抢回了信，当着昂赛末的面烧了。“孩子，我为了一点小小的过失，受了很重的责罚。统统告诉你吧，昂赛末。我不愿意你疑心了母亲，影响到女儿；并且我也用不着脸红：我告诉你的话同样可以告诉我丈夫。杜·蒂耶曾经想勾引我，我马上通知了丈夫，决定把杜·蒂耶辞退。正要歇他生意的那一天，他偷了我们三千法郎！”

包比诺恨恨的说道：“我猜着了。”

“昂赛末，为了你的前途，你的幸福，我不能不把这桩秘密告诉你；可是你得象我和赛查一样，永远藏在心里，不告诉别人。你该记得，赛查因为现金的数目不符，埋怨过你们。为了免得打官司，不要断送这个人，赛查另外放了三千法郎在柜子里，正是我这条开司米围巾的价钱，那是我迟了三年才到手的。现在你明白了，我刚才为什么叫起来。我还做了一桩无聊的事，也告诉你吧。杜·蒂耶写给我的三封情书，完全暴露出他的人品，我保存着也是多事，”她叹着气低下头去，“我没有看第二遍。可是留着总不妥当。今天看到杜·蒂耶，我想起了，上楼来把信烧掉；你进来的当口，我正在看最后一封……事情就是这样。”

昂赛末把一条腿跪在地下，亲着赛查太太的手，那种美妙的表情使两人都淌了眼泪。丈母扶起女婿，把他抱在怀里。

那一天注定是赛查的快乐日子。王上的私人秘书德·旺德奈斯先生，到办公室去找他。两人一齐走到金库外面的小院子里。

德·旺德奈斯子爵说道：“皮罗托先生，你想还清债务的

努力，碰巧被王上知道了。他对于这样难得的行为非常感动；他也知道你为了责备自己，不戴勋章，要我来吩咐你戴上。陛下还想帮助你履行义务，从他私库中拿出一笔钱叫我转交给你，他很遗憾不能多帮助你一些。这件事你得严守秘密。陛下认为他做的好事张扬出去就失了帝王的气度。”子爵说完，交给皮罗托六千法郎。皮罗托听着这篇话，说不出有多么感动。

他只能支吾其辞的说了几个不连贯的字，旺德奈斯微微笑着，举了举手，走了。可怜的赛查所坚持的那种道德观念在巴黎实在太少见了，所以他的行事无形中引起大家的钦佩。约瑟夫·勒巴、包比诺法官、卡缪索、洛罗神甫、拉贡、卢杜阿、拉·比亚迪埃、赛查丽纳的东家，那个大公司的老板，都在谈论赛查。外边对他的舆论早已改变，这时更把他捧到了云端里。

“瞧，这才是一个君子！”赛查在街上好几次听到这句话，心中的感觉好似一个作家听见有人指着他提到他的名字。这样的好名声把杜·蒂耶气坏了。赛查拿了王上给的钱，第一个念头就是还老伙计的债。他往昂丹大道走去，银行家在外边办公事回来，恰好在楼梯上碰到他的老东家。

“怎么样，可怜的皮罗托？”他装着亲热的样子问。

赛查很高傲的答道：“什么可怜！我有钱啦。今晚上还清了你的债，我可以安心睡觉了。”

这句表示多么诚实的话深深地刺痛了杜·蒂耶。他虽则受人敬重，自己却心虚得很；他听见有个压制不住的声音在心中叫：“这个人可了不得！”

“你还我钱么？你做什么生意啊？”

退休的花粉商肯定杜·蒂耶不会把他的话传出去，便说：“先生，我再也不做生意了。我碰到的那种事，没有一个人料得到的。谁敢说将来不会再有一个罗甘拿我作牺牲品呢？我的行事传到王上耳朵里，承蒙他同情我，鼓励我，刚才给了我一笔款子，使我能够……”

杜·蒂耶打断了他的话，问道：“要不要收据？你打算马上付么？……”

“是的，连本带利，全部付清。劳驾你上克罗塔那儿去一趟，好在没有几步路。”

“还要经过公证人么？”

赛查道：“先生，我想要复权总可以吧？有了合法的证件才没有人能否定……”

杜·蒂耶和皮罗托一同往外走，说道：“好，走吧，路近得很。可是你哪儿弄来这么多钱呢？……”

赛查道：“不是弄来的，是流着汗挣来的。”

“你欠克拉帕龙银号的数目大得很呢。”

“唉！是啊，那是最大的一笔，我看我这条老命要为之拼掉的了。”

杜·蒂耶恶狠狠的说道：“这数目你永远还不出的。”

赛查暗暗想：“他说的不错。”

回家的路上，可怜的人一不小心走了圣奥诺雷街。他一向避开那条街，免得看到他的店和老家的窗子。三个月的痛苦，已经把他在那儿过的十八年幸福生活抹得干干净净。从

他倒霉以后，这是他第一次看见老房子。

他心上想："早先我还打算在这里养老的呢。"

他一看见新招牌上写着：

赛莱斯坦·克勒韦尔

前赛查·皮罗托老店

就加紧脚步走过去。但他又想起窗口好象有个淡黄头发的女人，不由得叫起来："那不是赛查丽纳么？……我真是眼花了。"

事实上他的确看见了女儿、老婆和包比诺。两个情人知道皮罗托从来不打老店门前过，又想不到他当天会碰到那样的事；只因为要给他办一次庆祝的喜事，先来布置一下。他们这样突如其来的露面把赛查弄得奇怪之极，呆在那里不动了。

莫利讷跟玫瑰皇后对面一家铺子的老板说："哦，皮罗托先生在瞧他的老屋子。"

花粉商的老邻居回答说："可怜的人！他在这儿开过多阔气的跳舞会……来的车子就有二百辆。"

莫利讷说："那次我也来的；过了三个月他破产了，我还是破产管理人呢。"

皮罗托赶紧溜了，两腿打着哆嗦一直奔到皮勒罗家里。

皮勒罗已经知道五钻石街的事，深怕象复权那样的喜讯过于刺激，侄婿会受不住。他经常看着可怜的家伙情绪起伏，念念不忘的想着他对破产的看法多么严厉，他的精力一天到晚都在消耗。在赛查心目中，名誉虽然扫地，还有恢复的日子。

这个希望使他的痛苦更没有平息的时候。皮勒罗便想叫侄婿心上先有个准备，然后再告诉他好消息。皮罗托进门的当儿，他正在盘算用什么办法。皮罗托讲起王上对他的关切，表示非常高兴，皮勒罗觉得倒是个好现象。他又说看见赛查丽纳在玫瑰皇后楼上，诧异得不得了；皮勒罗认为这更是个机会，可以把话引入本题。

他说："赛查，你可知道这件事的来历么？那是因为包比诺性急，要紧和赛查丽纳结婚。他的确等不及了；而且也不能为了你过分的要求诚实，叫他年纪轻轻的放着现成酒席不吃，只啃他的干面包。包比诺准备拿出一笔钱来，把你所有的债都归清。"

皮罗托说："这是他出钱买老婆了。"

"帮丈人复权不是挺有面子么？"

"人家可以提出异议的。并且……"

"并且，"叔岳装做生气的样子，"你只能牺牲自己，不能牺牲女儿。"

两人越辩越激烈，其实是皮勒罗故意逗他的。

皮勒罗嚷道："倘若包比诺不是借钱给你，而是为了不剥削你的利益，当你合伙人看待，把他给你还债的款子作为你在头油的盈利中应得的一份，预支给你……"

"那我好象串通了包比诺欺骗债主。"

皮勒罗假装被这个理由驳倒了。他很了解人的心理，知道这好人夜里睡在床上也会在这一点上和自己争执的。那样他就会常常想到复权的念头，以后再听到事实不至于太刺

激了。

赛查吃晚饭的时候问："可是为什么我老婆女儿都在老房子里呢？"

"昂赛末要把屋子租下来做新房。你女人也赞成。他们已经瞒着你把婚约公布了，① 叫你不能不同意。包比诺说，等你复权以后再和赛查丽纳结婚，就显不出他的义气了。王上给你六千法郎，你收了；至亲的赠与，你倒不愿意接受！你欠我的钱，倘若我给你一张收据作为清讫，是不是你也拒绝呢？"

赛查道："那我可以接受，但是也不能阻止我拿了收据再积起钱来还你。"

皮勒罗道："算你一丝不苟就是了。看一个人诚实不诚实，我是内行。不过你刚才的话真是岂有此理。债还清了，怎么还说是欺骗债主？"

赛查留神望着皮勒罗。皮勒罗看他愁眉不展了三年，第一次笑逐颜开，心里也很激动。

赛查道："不错，债可以还清了……但是我把女儿卖了钱啦！"

"那是我自己愿意的，"赛查丽纳嚷着，和包比诺一同出现了。

两个情人踮着脚尖走进皮勒罗的屋子，后面跟着皮罗托太太；走到穿堂，刚好听见赛查说出最后那句话。他们三人雇着马车，已经到那些还没清讫的债权人家里去过，约他们当晚

① 教徒结婚以前必先在教堂公布男女双方的姓名，征询有无异议。

在克罗塔事务所会齐。克罗塔正在预备收据。赛查认为自己仍旧欠着债，现在这个办法是移花接木，钻了法律的空子。但他的顾虑经不起多情的包比诺有力的批驳。赛查听到下面一句话，也觉得良心上有了交代，无话可说了。

包比诺问他："你要你女儿的命么？"

"要我女儿的命！"赛查愣住了。

包比诺道："这笔钱，我良心上认为是你存在我店里的，我有权利在你生前送给你。这样你还不接受么？"

赛查道："好，我接受。"

"那么咱们今晚就到克罗塔事务所去，免得再翻案；同时我们的婚书也可以在那里商量好了。"

## 十六　在天上

但维尔把申请复权的状子和一切证明文件准备定当，送进巴黎高等法院的检察署。

办理复权手续和赛查丽纳的结婚公告需要个把月，皮罗托在那个时期心情烦躁，骚动得厉害。他一味着急，只怕活不到批准复权的那个光荣的日子。他说他的心莫名其妙的乱跳，隐隐然作痛；它一方面被痛苦折磨得差不多了，一方面也受不住极度的快乐。

判决复权的事在巴黎高等法院非常少见，十年也难得碰到一次。处世严肃的人总觉得法院的仪式有种说不出的庄严与伟大。制度给人的观念完全根据人的感情而定，我们心目中认为它伟大，它就伟大。倘若一个民族丧失了信仰（不是宗

教），孩子们从启蒙教育开始就做惯赤裸裸的分析，把一切保存传统的束缚都放松的话，这个民族就会瓦解；因为那时民族只靠卑鄙龌龊的利害关系结合，只靠计算精明的自私自利的需要来结合。皮罗托受着宗教思想的熏陶，他对法律的看法就是我们应当有的看法，就是说法律是社会的代表，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法律总是众人公认的规则的庄严的表现。执行这圣职的人必需洞达人情世故，不动感情，保持冷静，才能监护那些激动人心的利益；所以法官愈是白发苍苍，年老体弱，他的职务愈显得庄严神圣。

踏进古老的巴黎法院，走上高等法庭的石扶梯而心情激动、不能自已的人，现在已经很少了，退休的花粉商却是其中的一个。

石扶梯的地位摆得非常恰当，气象森严，可惜没有几个人注意到。法院正面有一个列柱成行的走廊，扶梯通到走廊上，大门开在正中央。走廊右手通往一个极大的前厅，左手通往圣教堂。在这两座大建筑旁边，一切都可能相形见绌，显得渺小的。圣路易教堂①是巴黎最堂皇的建筑之一，从法院走廊那面走过去，有股说不出的阴沉和神秘的感觉。相反，那间其大无比的前厅十分明亮；而且你也不大容易忘记法国历史和这间大厅的关系。外面的石扶梯确是气概不凡，才不至于被两座巍峨雄壮的建筑物压倒。法院前面围着一排镂花的铁栅，透过铁栅望到行刑的广场，也许会令人心悸。从石扶梯上

① 圣路易教堂是圣教堂的别称。

去，正面一间大厅是高等法院民庭外面的穿堂，等于法院的前厅。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当时破产人的心情。许多朋友，现任商务法庭庭长勒巴、经手他破产案的商务裁判卡缪索、老东家拉贡、忏悔师洛罗神甫，陪着他爬上石级，周围的环境自然而然使他紧张起来。有了那位圣洁的教士在场，人世的荣誉在赛查眼中也更加显得庄严。老于世故的皮勒罗，打算叫侄婿事先就高兴得过分一点，免得临到喜事，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危险。老花粉商刚在家里换衣服，几个真正的朋友就来了，认为陪他上法院也是他们的荣幸。他见了来客十分快活，那种兴奋的心情正好使他能应付法庭上庄严的场面。大厅上坐着十几位法官，皮罗托还遇到另外一些朋友在场旁听。

一开庭，皮罗托的诉讼代理人简单扼要的提出了申请。庭长摆一摆手，请检察官起来发表意见。他原是公诉机构的代表，这一回却以检察署名义要求庭上恢复当事人的名誉，认为根据他的行事，应该这样宣判。这是绝无仅有的仪式，因为法院只能对当事人加以赦免。皮罗托听了德·格朗维尔伯爵的演说多么激动，凡是有感情的人都想象得出。以下就是那位有名的法官的演辞大要。

"诸位先生，一八二〇年一月十六日，塞纳省商务法庭裁定皮罗托破产。他的破产既不是由于轻举妄动，也不是为了投机取巧或是其他不名誉的行为。我们不能不公开宣告：造成这桩祸事的原因是那些一再发生的罪案，使法院和巴黎人士一致痛心的罪案。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因为腐败的风气和

革命思想正在不断发展，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巴黎才有些公证人会背弃了几百年的光荣传统，在几年之内发生的破产案跟前朝两百年间发生的一样多。这些司法界的公职人员原是群众财产的监护人，半官性质的人物，不料利欲熏心，也有了立致钜富的妄想。”

原文在这里插进一大段议论，德·格朗维尔伯爵为了适应他的地位，乘机把拿破仑党人、自由党人和王上其他的政敌一齐控诉在内。后来局势的发展证明这位法官的担心并非没有根据。

他接着说：“一个巴黎的公证人卷走了皮罗托的存款，促成他的破产。从法院对罗甘的判决书看，可以知道罗甘欺骗他的主顾到什么程度。后来，债权人和皮罗托成立了协议。为了表扬皮罗托，我们不能不特别指出：目前的破产案大多黑幕重重，经常玷辱商界的名誉；可是皮罗托的手续办得那么规矩清白，在一般的破产案中是绝对看不到的。债权人清点他财产的时候，发见他把所有的小东西都留下了：他的衣服，饰物，一切个人用品，不但他的，连他妻子的也留在那里；她为了增加资产，把她的全部权利放弃了。由此可见，过去使皮罗托被任为区政府官员的声望是不虚的，因为当时他是第二区副区长，刚好得到荣誉勋位勋章。他的受勋不但因为他是忠心耿耿的保王党，参加过共和四年的战斗，在圣罗克教堂的石级上流过血；而且还由于他在商务裁判任内所表现的识见和息事宁人的精神，受到大众的钦佩与爱戴；最后还因为，他是个谦虚的市政官。原来发表他当区长，他没有接受，却推荐了一位

更有资格的人物，高贵的德·拉比亚迪埃男爵。皮罗托对于这个英勇的旺代党人，早在形势险恶的时代就佩服的。”

赛查凑着叔岳的耳朵说：“这番话说得比我好多了。”

“因为这个诚实的商人和他妻子女儿把全部财物放弃了，债权人才能收回百分之六十的债款。他们在协议书上对皮罗托表示敬意，声明放弃余下的债权。这些文件的措辞值得庭上注意。”

检察长随即把协议书的摘由念了一遍。

“协议书上的条件这样宽大，换了别的破产人尽可自认为已经释放，早就得意扬扬在大庭广众之间露面了。皮罗托可不是这样，他鼓着勇气，暗中订着计划，要争取象今天这样一个光荣的日子。他不怕任何艰难。我们敬爱的王上给了他一个职位，让圣罗克的老战士有个糊口之计。破产人把薪水都留给债主，连生活费用也不在其中开支，因为他亲属中间也有人热心相助……”

皮罗托淌着眼泪，紧紧握着叔岳的手。

“他的妻子和女儿也赞成皮罗托这个高尚的愿望，把劳动所得交入总账。母女两人放弃了原有的身分去过低微的生活。诸位先生，这些牺牲是极不容易的，值得大大的表扬。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皮罗托叫自己挑的是怎样的一副担子。”

说到这里，检察官宣读损益计算书的摘要，把剩下的债款和债权人的姓名都念了。

“诸位先生，现在每一笔债款都连本带利付清了，他所拿到的不是需要法院作严格调查的，私人出的收据，而是无法作

弊的经过公证的收据。当然，我们也尽了责任，按照法律规定审核过了。我要求庭上不是恢复皮罗托的名誉，而是恢复他的权利，这才合乎公道。这一类的例子，法院是难得看到的，我们不能不嘉奖当事人的行为；而且他叨蒙圣眷，已经受到王上的鼓励。”

然后他按照公事格式作了结论。

推事们当庭讨论了一下，审判长便站起来宣判。

他的最后几句话是这样说的：“本人代表全体法官向皮罗托表示，本院能宣布这样的判决，感到很满意。——书记官，传下面的案子。”

有名的检察长的演说已经给皮罗托披上光荣的袍褂；巴黎的高等法院在法国居于第一位，如今庭长再来一个郑重的声明，表示铁面无情的司法界也受了感动，更使皮罗托快乐得无以复加。他坐在听审席上走不动了，仿佛身子钉在那里，呆呆的望着法官，觉得他们都是天使，给他重新打开了社会的大门。叔岳挟着他的手臂把他拉到前厅。赛查过去没有服从路易十八的命令，这时却不由自主的把荣誉勋位的红丝带扣上了纽孔。朋友们立刻把他围住，抱着他抬上马车。

“你们带我上哪儿去啊？”他问勒巴、皮勒罗和拉贡。

“回到你家里啊。”

“不。现在是三点钟，我要到交易所去享受一下我的权利。”

皮勒罗吩咐赶车的：“上交易所。”他又对勒巴做了个暗号，因为发觉赛查有些叫人担心的症象，怕他会神经错乱。

前任花粉商让皮勒罗和勒巴，两个德高望重的商人一边一个搀着，走进交易所，后面跟着拉贡。他复权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三位商人最先碰到的就是杜·蒂耶。

"啊！亲爱的老东家，你问题解决了，我很高兴。我很爽快的让小包比诺敲了一笔，也许对你的苦尽甘来也帮了一点儿忙。我看到你幸福很快活，好象看到我自己幸福一样。"

皮勒罗道："你也不能不如此。以后你也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

杜·蒂耶道："先生，你这句话怎么说呢？"

勒巴道："嘿！嘿！当然是从好的方面说罗。"他听见皮勒罗冷言冷语的借此出气，不由得微微一笑。勒巴对杜·蒂耶的事一无所知，可是也觉得他是个坏蛋。

玛蒂法过来招呼赛查。一般名声最好的生意人都围拢来向花粉商热烈道贺，说了许多恭维的话，争着和他拉手，叫不少人看着忌妒，也叫有些人看着心里惭愧，因为在交易所里走动的人半数以上都办过清理。羊腿子和高布赛克在大厅的一角谈天，他们望着诚实的花粉商，好比物理学家初次看到电鳗；这种身上的电力相当于一个干电池的鱼，是动物界中最古怪的东西。

赛查尝过了胜利的滋味，踏上马车回老屋子去。他疼爱的赛查丽纳和忠心的包比诺就要在那里签订婚约了。赛查在车上怪里怪气的笑了一阵，叫三个朋友都为之一怔。

青年人有个缺点，以为别人都和他一样坚强。这缺点也是从他的优点来的。他对人对事都不留神细看，只用他青春

的火焰去渲染一切，甚至把自己过剩的生命力强加在老年人身上。跟赛查和康斯坦斯一样，包比诺对皮罗托的跳舞会念念不忘，始终留着一个豪华的印象。在三年艰苦的岁月中，康斯坦斯和赛查嘴上不说，脑子里都时常听到科利奈乐队的音乐，看见漂亮的来宾。那次的快乐虽然事后受了重罚，他们仍觉得回味不尽，心情和亚当与夏娃偶尔想起禁果的滋味差不多。天使们的传种接代原是不可思议的神秘，自从吃了禁果，他们的子孙就有了生与死的苦恼。但包比诺尽可以心里甜蜜蜜的想起那个跳舞会，用不到有什么悔恨：风头十足的赛查丽纳就是在那次舞会上答应他的亲事的；他那时还是个穷小子，可见赛查丽纳的确是爱他的人。所以他把葛兰杜装修的住宅向赛莱斯坦买下，要他原封不动的加以保存的时候，在他一片诚心把赛查夫妇的零星什物一齐保管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存着一个梦想要开个跳舞会，庆祝婚礼的跳舞会。

他很热心的筹备这次喜事；开支方面只有必不可少的项目才按照老东家的办法，可并不学他的铺张浪费；浪费过一次已经够了。筵席仍旧由舍韦承包，请的客也差不多相同。洛罗神甫替补了荣誉勋位团总裁，商务法庭庭长勒巴当然在邀请之列。包比诺也请了卡缪索，答谢他对皮罗托的照顾。罗甘夫妇的缺，由德·旺德奈斯先生和德·封丹纳先生填补了。跳舞会的请帖，赛查丽纳和包比诺发得很郑重。他们俩都不喜欢把婚礼办得大张晓喻，叫朴实温厚的人看了不舒服，特意把跳舞会定在签婚约的日子。康斯坦斯又找到了那件樱桃红衣衫，当时只穿过一天，她的光彩只露了一露就完了。赛查丽纳

要叫包比诺出其不意的快活一下，又穿起从前的跳舞服装来；这套打扮，包比诺不知向她提过多少回。所以屋子里那个令人销魂荡魄的场面，皮罗托只见过一个晚上的场面，又要在他眼前出现了。康斯坦斯，赛查丽纳和昂赛末，一个都没想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刺激对赛查多么危险；四点左右，他们等着他，快活得象小孩子一样。

诚实不欺的商界英雄在交易所露了露面，情绪的激动已经无法形容，可是圣奥诺雷街还有一个更强烈的刺激等着他。一进老房子，他看见楼梯依旧簇新，楼梯底下站着他的女人，穿着樱桃红的丝绒衣衫，还有赛查丽纳、德·封丹纳伯爵、德·旺德奈斯子爵、德·拉比亚迪埃男爵和赫赫有名的沃克兰先生。皮罗托眼睛前面马上罩了一层薄薄的幕；皮勒罗搀着他的手臂，觉得他浑身上下打了一个寒噤。

冷静的皮勒罗对多情的包比诺说："你做得过分了，灌他这许多酒，他受不住的。"

在场的人个个欢天喜地，也就把赛查的激动和身子的摇晃看做应有的兴奋，没想到会致命的。

赛查回到家里，重新看见了他的客厅、来宾 穿着跳舞衣衫的妇女，忽然听见贝多芬的大交响乐在脑子里在心里响亮起来，仍旧是那一段雄壮的最后乐章。出神入化的音乐从一个调子转到另一个调子，放出光芒，发出异彩；喇叭声震动了他疲倦的脑子；这是他的脑子的最后乐章了。

他听着想象中的音乐支持不住了，过去抓着老婆的胳膊，凑着耳朵说："我不舒服。"他因为内部充血，已经喊不出声

音来。

康斯坦斯吓了一跳，立刻扶他进房。他好容易走到里面，扑在一张靠椅上说道："去请欧德里医生！请洛罗神甫！"

洛罗神甫来了，客人和穿着跳舞服装的妇女也跟着进来，大家团团围着，呆住了。太太跪在他身边。赛查当着这些漂亮人物的面，握了握忏悔师的手，把脑袋倒在康斯坦斯怀里。他胸部已经爆断一根血管，再加动脉瘤把他的呼吸阻塞了。

洛罗神甫说道："一个正直的人死了！"他的声调非常庄严，指着赛查的手势就象伦勃朗画的《基督叫拉撒路复活》的手势。①

耶稣曾经命令土地交出它的俘虏；这位圣洁的神甫却告诉天上，有一个为了诚实而殉道的商人需要赏他永恒的棕榈。②

一八三七年十二月，巴黎

傅雷译

---

① 拉撒路是耶稣的门徒，死后数日被耶稣从坟墓中唤起，竟告复活。下文"耶稣曾经命令土地交出它的俘虏"就是指拉撒路复活。十七世纪荷兰名画家伦勃朗用这个题材作过一幅铜版画。

② 基督教传说，天国以棕榈赐与殉难的人，作为光荣的标识。

# 纽沁根银行

## 献给珠尔马·卡罗夫人①

夫人，您那聪慧与正直的头脑被朋友们视若珍宝。对我而言，您既是最有鉴赏力的读者，又是最宽容的姐妹，难道我不应该把这篇作品敬献给您吗？请惠予接受我的友情的见证，这友情我是引以为傲的。您和其他几位具有同样高尚心灵的朋友读完作为《赛查·皮罗托》附篇的《纽沁根银行》，你们就会理解我的思想。这两个相映成趣的故事不是包含着深刻的社会教训么？

德·巴尔扎克

您知道，在巴黎，哪怕是最高雅的酒楼，每间雅座的隔板都是很薄的。就说韦里酒家吧，最大的厅堂便用板壁隔成两间，板壁随时可以拆下或装上。我讲的故事并不发生在韦里酒家，究竟在哪里我有难言之隐。我有个女伴，至于她是谁，我只能象亨利·莫尼埃笔下的普律多姆②那样讲："我可不想牵

① 聚尔马·卡罗夫人，巴尔扎克的挚友。

② 亨利·莫尼埃(1799—1877)，法国讽刺作家和漫画家，他塑造的普律多姆是个言不及义、废话连篇的典型。下文引自《女门房家里的故事》。

累她。”我们在一间小厅里，一边吃着甜食，一边闲聊，从各方面讲这都是一席相当可口的晚餐。我们说话的声音很低，因为我们发现墙壁的厚度有限。在上烤肉之前，隔壁的房间一直没有人，只听到柴火毕毕剥剥的声音。八点钟，响起了杂沓的脚步声，有人讲话，接着茶房送上了蜡烛，这说明有客人来了。从讲话的口音中我辨出了客人是哪几位。

如今，在新一代人中间，新浪潮层出不穷，这四位客人便是活跃在浪尖上的几只最大胆的鱼鹰。他们是和蔼可亲的年轻人，而他们的生活却颇为可疑。他们一无固定收入，二无地产，可是日子过得相当安逸。现代工业目前已经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战争，他们就是战争中神出鬼没的职业军人；他们让他们的债权人戚惶愁闷，自己却逍遥自在。他们留意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衣着打扮。不过，一旦勇敢起来，他们也能象冉·巴尔①一样，坐在火药桶上抽雪茄，这大概是为了别把自己的角色演砸。他们比最恶毒的小报还要刻薄，甚至刻薄到嘲笑自己。他们有眼力，不轻信，爱打听；既贪婪又挥霍成性；既忌妒别人又沾沾自喜。他们是深思熟虑、有独到见解的政治家，他们分析一切，猜测一切。他们巴望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不过目前还没有脱颖而出。四人中只有一位爬上去了，可也不过勉强够着梯子脚。所谓爬上去，光有钱还不说明问题。一个暴发户只有胁肩谄笑地过上半年，才能发现自己缺少的是什么。这位爬上去的叫安多希·斐诺，寡言少语，冷若冰霜，总

① 冉·巴尔(1650—1702)，曾当过海盗，后因在法国对英国等国家的海战中立了功，被任命为海军军官。

摆出道貌岸然的样子，肚子里却是一包草。用得着你的时候，他有低三下四的勇气，用不着你了，他也有翻脸不认人的手段。他好比《古斯塔夫》那出舞剧中的丑角，从后面看是公侯，从前面看是无赖①。这个工业界的大亨豢养了一个马屁精，是报馆的编辑，名叫爱弥尔·勃龙代，人挺聪明，就是太吊儿郎当；有点名气，也有能力，然而很疏懒；明知人家是利用他，他却心甘情愿；有时厚道，有时刁钻，全凭他兴之所至。这便是那种有人喜欢却无人敬重的角色。论心眼，他赶得上喜剧里贵妇人的贴身丫环，有人要借他那支笔，他不会拒绝，要借他的心，他也会答应。在女人气的男人当中爱弥尔最讨喜欢。说到女人气的男人，一位俏皮的文人讲过这么一句话："他们穿软缎鞋比穿靴子可爱。"第三位名叫库蒂尔，专干买空卖空的勾当，他移花接木，一桩买卖失利，用另一桩买卖的成功来抵偿。他在水面上漂浮，全仗着手脚有一股刚劲的力量，在水中扑腾固然笨拙却毫不胆怯。他在巴黎这个一望无际的欲海里东游西荡，想寻着一个小岛，然而这小岛是否可以供他安身立命还很难说。显然，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归宿。说到最后那位，光名字就够叫人发憷的了：毕西沃！可惜，这已经不是一八二五年的毕西沃，而是一八三六年的毕西沃，三六年的毕西沃已经成了玩世不恭的小丑，话一出口又激烈又刻毒；因为多年的心血都付诸东流，也因为未能在大革命②

① 指剧作家斯克里布（1791—1861）的舞剧《古斯塔夫三世或假面舞会》，在最后一个舞蹈里，人物都戴上双脸面具。

② 此处指一八三〇年的七月革命。

中趁火打劫发大财，他便象一头发狂的野兽，无论见到谁，都要以地道杂耍戏院皮埃罗①的风度踹人家一脚。谈起社会新闻和种种见不得人的丑事，他如数家珍，并且添枝加叶，说得神乎其神。他象小丑似地在大家肩头蹦来蹦去，又象一个刀斧手，在每人肩头都砍上一刀。

我们的四位邻居一阵狼吞虎咽，风扫残云，也和我们一样用饭后甜食了。我们一直悄然无声，因而他们以为这边是空房间。雪茄的烟雾弥漫缭绕，他们既有香槟酒提精神，又有精美的甜品助兴，于是讲开了朋友间的亲密话。这些话从骨子里透出一股阴森森的凉意，听罢，再柔和的感情也会变得僵硬，再高贵的灵感也会烟消云散，笑声会显得尖刻，欢乐会转为怨恨。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窥见没有上帝保护的灵魂的空虚，他们讲这番话除了利己的动机外没有其他目的，而利己主义正是我们这个和平时代的产物。惟有狄德罗攻击人类的小册子《拉摩的侄儿》能够与他们的谈话相比，狄德罗的小书有意写得极放肆，为的是揭人类的疮疤。他们的言谈是赤裸裸的，狄德罗认为尚可讨论的东西他们也毫不敬重。他们是用毁灭来建设；他们否定一切，只崇拜怀疑论所接受的一样东西：金钱的万能、全知和无所不适。他们先把恶言秽语朝着熟人头上泼过去，接着就把矛头对准了知心朋友。毕西沃开始讲话时，我打了一个手势，表示我想留下来听一听。他说些什

① 皮埃罗，著名哑剧演员德比罗（1796—1846）创造的滑稽角色，当时常在杂耍戏院演出。

么，呆会儿诸位就知道了。这是一篇最吓人的即兴演讲，难怪表演者受到几位厌世者的崇拜。演讲尽管经常被打断，讲了又停，停了又讲，我还是用脑子全部记下来。他的一席话从内容到形式都够不上文学作品，但可以算是描写当代怪现状的杂录。当今世道，大概也只好讲这一类故事，倘要追究责任，自然应该由这位主讲人承担。毕西沃描述登场人物的对话时不断变换嗓音，同时摹仿他们的一举一动。想必他表演得惟妙惟肖，因为旁边的三个听众不时发出赞叹与喝彩。

“拉斯蒂涅把你顶回来了？”勃龙代对斐诺说。

“干脆利落。”

“为什么不用报纸吓唬他？”毕西沃问。

“他哈哈大笑。”斐诺回答。

“拉斯蒂涅顶了德·玛赛这个死鬼的位置，不管是在官场还是在社交场上，他早晚要青云直上。”勃龙代说。

“他究竟怎样发的财？”库蒂尔问，“一八一九年，他和大名鼎鼎的毕安训还住在拉丁区破烂的公寓里哩。他家里吃烤金龟子，喝土造酒，按月挤一百法郎寄给他，他父亲的产业不到一千埃居；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要抚养。可是现在……”

“现在他每年有四万法郎收入。”斐诺说，“两个妹妹都得到一大笔陪嫁，和贵族人家联了姻。他还把地产的用益权留给了母亲……”

“一八二七年我见到他，”勃龙代说，“他还一文不名呢。”

“噢，一八二七年。”毕西沃说。

“可是现在，”斐诺说，“人家趾高气扬，眼看就要当上大

臣，贵族院议员，想当什么就当什么！人家三年前就和但斐纳体面地分了手，不见到可靠的甜头他不会结婚，最后准保娶一个大户人家的千金，家伙！这小伙子勾搭上一个阔太太，真够聪明的。"

"我说朋友们，人家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勃龙代说，"他爬出穷困的狼窝，又落进了凶神的虎口。"

"你很了解纽沁根。"毕西沃说，"一上来，但斐纳和拉斯蒂涅却把他当作好人。在纽沁根眼里，女人好比屋里的一个小玩意，一件摆设。这个人之所以叫我感到是个彻头彻尾的痛快人，是因为他干干脆脆说他女人是他的财产的象征，是一件不可少的东西，可是在政治家、大金融家日理万机的生活中，这东西毕竟是次要的。他曾经亲口对我说，波拿巴最初对约瑟芬的态度蠢得象小市民，他既然有勇气拿约瑟芬当垫脚石，后来却又和她结婚，简直太可笑了。"

"有地位的男人对妇女都该持东方人的看法。"勃龙代说。

"纽沁根男爵把西方和东方熔于一炉而铸造出可爱的巴黎学派。他讨厌德·玛赛，因为德·玛赛不听使唤。拉斯蒂涅正中他的意，他利用拉斯蒂涅，拉斯蒂涅却不知道。他把全部家庭负担撂给了拉斯蒂涅。拉斯蒂涅得负责满足但斐纳一切心血来潮的愿望，他得带她到树林散步，得陪她看戏。这个小政客今天抖起来了，可过去好长一段日子他得把生命耗在看情书、写情书上。起初欧也纳① 动不动就挨骂，但斐纳高

① 拉斯蒂涅的名字。

兴，他必须有笑脸；但斐纳不高兴，他必须哭丧着脸；但斐纳头疼，但斐纳要同他讲体己话，他就必须奉陪；他把自己的全部光阴、每分每秒，还有宝贵的青春全都奉献给了这位巴黎女人，去填补她无所事事时的空虚。但斐纳要是同他商量什么样的项链最合适，那就说个没完。她大动肝火也罢，讲俏皮话骂人也罢，他反正只能忍受。另一面，但斐纳却必须向男爵献殷勤，真是一报还一报。男爵在一旁暗自发笑；当他发现拉斯蒂涅在重压下不堪其苦的时候，他就作出猜到什么事情的样子，于是两个情人又被共同的恐惧拴在一起了。”

“一个阔太太能叫拉斯蒂涅过上体面日子，这我明白，可是他的钱是哪儿来的呢？”库蒂尔问，“这么巨大的一笔财富总得有个来由吧，可是有谁说他曾经做过一笔好生意么？”

“他继承旁人的财产。”斐诺说。

“谁的？”勃龙代问。

“他遇上的傻瓜们的。”库蒂尔说。

“他并不全靠抢，我的小心肝。”毕西沃说，

“诸位休要惊慌忧愁，
我们的时代与欺骗是密友。①

“我来讲讲他的财产的来由吧。开讲之前，先给这位有识之士鞠个躬。咱们这位朋友并不象斐诺说的是个毛头小伙子，他是个绅士，会赌博，摸熟了纸牌，赌馆里的人都知道小看

① 这是套用莫里哀《伪君子》第五场第七幕里的台词，原句是：“先生们，诸位休要惊慌愁闷，我们的君主与欺骗是敌人。”

他不得。该精明的时候，拉斯蒂涅比谁都精明，他有如军人，倘没有三个月的期限，没有三个人签字画押，没有保人，他的勇气是绝不拿出来的。他有时显得专横固执，而且颠三倒四，忽而换个念头，忽而变个主意，没有一定之规。但是一旦遇到正事，需要拿出办法来，他就全力以赴，可不象咱们这位勃龙代替别人争吵，分散自己的精力。拉斯蒂涅凝神屏息，聚集力量，窥伺方向，寻找突破口，然后使出吃奶的劲头扑过去。他以缪拉的气势冲进对方的营垒，把东家、股东以及整个商场冲得稀里哗啦。一旦缺口打开了，他便恢复懒懒散散、无忧无虑的生活；又变成了南方人，悠哉游哉，言不及义；又变成那个无所事事的拉斯蒂涅。他一觉睡到日上三竿，因为紧要关头他没有打过盹。"

"说得好，不过你倒是讲他的财产问题呀。"斐诺说。

"毕西沃在寻我们的开心。"勃龙代说，"拉斯蒂涅的财产是但斐纳·德·纽沁根，这女人不是等闲之辈，胆大心细。"

"她可曾借钱给你？"毕西沃问。

四个人一起大笑。

"你把她看错了。"库蒂尔对勃龙代说，"这女人要说精明就精明在能讲几句刻薄话，能死心塌地爱着拉斯蒂涅，叫他感到是个负担；对他百依百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意大利女人。"

"讲到钱可不象。"安多希·斐诺尖刻地说。

"别吵，别吵。"毕西沃打着圆场，"讲了这些，你们还敢骂可怜的拉斯蒂涅是靠着纽沁根银行过活的么？还敢骂他住别

人为他安置的房间，就象过去电鳗①依赖咱们的朋友德·吕卜克斯？你们堕入圣德尼街的世俗之见了。首先，抽象地讲，照鲁瓦耶-科拉尔②的说法，这个问题可以经得住纯理性的批判，至于非纯理性的批判……”

“他那一套又来了。”斐诺对勃龙代说。

“不过他讲的有道理。”勃龙代高声说，“这个问题很古老了。拉夏泰涅赖和雅尔纳之所以会有一场恶斗，答案就在这里。当时传说雅尔纳和他的丈母娘关系密切，岳母对女婿宠爱过了头，供他花天酒地地挥霍。假如一件事确凿无疑，那就不该往外说。亨利二世当然不管这个，说了雅尔纳许多丑话，拉夏泰涅赖为了尽忠王上，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于是发生了这场决斗，法语中于是也就有了这样一句成语：‘雅尔纳的一击’。”③

“喔，一句成语居然如此源远流长，原来还是贵人那里来的。”斐诺说。

“老兄过去是报纸杂志的老板，不一定知道这么多。”勃龙代说。

“世上有一些女人，”毕西沃神色严肃地说，“也有一些男人，他们把自己的生命一劈两半，只拿一半给人（注意，鄙人的

---

① 电鳗莎拉·高布赛克的女儿爱丝苔·高布赛克的绰号。爱丝苔是一绝色烟花女，电鳗的绰号喻其美貌象电鳗放出的电流一样有震慑人心的力量。

② 鲁瓦耶-科拉尔(1763—1845)，法国哲学家。

③ 拉夏泰涅赖(1520—1547)和雅尔纳(1509—1572)两位贵人于一五四七年决斗，雅尔纳出其不意地用剑背猛击拉夏泰涅赖，制之于死命，后人于是称决定性的一击为“雅尔纳的一击”。

意见是以人道主义公式为依据的)。他们认为任何物质利益都与感情无关,生命、时间、名誉都无妨献给女人,但是大可不必因此糟蹋印有伪造者依法处死的薄纸片①。反过来,他们从女人那里也分文不取。是嘛,倘以为灵魂的结合应该伴随着利益的结合,那世上的一切都会变得无聊起来。这种理论有人提倡,不过实行者寥寥……"

"嗐!完全是扯淡!"勃龙代说,"黎塞留那位风流元帅②,壁炉暗门那段艳事过后,他送给德·拉波普利尼埃夫人一千金路易的津贴。天真的阿涅丝·索雷尔③把全部财产都带给了查理七世,查理七世照收不误。雅克·科尔④用金钱维护法兰西王位,国王听之任之,尔后却象个女人似的以怨报德。"

"先生们,"毕西沃说,"爱情中倘没有割不断的情谊,那我觉得便是逢场作戏的胡闹。既然留有余地,又何必山盟海誓?这两种针锋相对而又同样极不道德的理论是无法调和的。依鄙人之见,谁不敢彻底结合,谁就肯定认为早晚要分手,因此,幻想可以休矣!谁不相信自己的激情是永恒的,谁的激情就是可耻的(此言百分之百出自费讷隆⑤之口)。所以,老于世

① 指纸币。

② 指红衣主教黎塞留的侄孙黎塞留元帅(1696—1788)。据说他命人利用他情妇德·拉波普利尼埃夫人家的壁炉板装了一扇暗门,他可以自由出入而不被人发现。

③ 阿涅丝·索雷尔(1422—1450),法王查理七世的宠姬。

④ 雅克·科尔(1395—1456),法国富商,出资帮助查理七世与英国作战,后却被查理七世流放,没收全部财产。

⑤ 费讷隆(1651—1715),法国教育理论家和作家。

故的人，有眼光的人，正人君子衣冠楚楚之辈都认为利与情的彻底分家势在必行。有人光知道爱，偌大的天下只看见他自己和他的情妇，这种人是疯子！他们把荣华富贵视若尘土，意中人的手套、佩带的茶花，在他的眼里却抵得上几百万！在他们家里你固然看不见流水般地花钱，然而在漂亮的杉木匣子里却可以看到精心保存的残花碎瓣！他们彼此不分你我，对他们来说不再有我，你，就是有血有肉的上帝。有什么办法呢？这种藏在心里的病你能禁得了？世上总有一些傻瓜，他们只会爱，不会算计，也总有一些明白人，他们恋爱时不忘精打细算。"

"毕西沃叫我五体投地。"勃龙代高喊，"斐诺有何高见？"

"换个地方，"斐诺把头昂得高高地说，"我同正人君子们唱一个调；不过在这里，我的想法……"

"和你有幸与之同桌进餐的无赖们一样。"毕西沃说。

"对，是这样。"斐诺说。

"你有何见解？"毕西沃问库蒂尔。

"一派胡言。"库蒂尔高声说，"一个女人要是不愿拿自己的身体当垫脚石，让她崇拜的男人成功，那她就是只顾自己的女人。"

"勃龙代，你呢？"

"我嘛，我照此身体力行。"

"既然如此，"毕西沃用无比尖刻的声调说，"拉斯蒂涅的意见就和诸位不同了。取而不予是卑鄙的，甚至还有些轻薄；但是假如取而百倍地归还，学大贵族的风度，那就是一种侠义行为。拉斯蒂涅就是这样想的。与但斐纳·德·纽沁根钱财

不分家，拉斯蒂涅觉得很丢人。他是怎样地悔恨，我可以讲给你们听听。我亲眼见他谈起自己的处境，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真的，他真哭了！……是在晚饭后。那么，据你们……”

“得，又来了，你想和我们开玩笑。”斐诺说。

“绝无此意，这不是讲拉斯蒂涅嘛。他的痛苦据你们看证明了他的堕落，因为这说明他爱但斐纳远不如过去爱得深了！但是，有什么法子？这根刺扎在可怜的年轻人心里。他是病入膏肓的贵族，而我们却是高尚的艺术家。总之，拉斯蒂涅是个穷鬼，但斐纳是阔太太，可是拉斯蒂涅却想叫但斐纳富上加富！你们信不信？……他终于办到了。拉斯蒂涅起初准备象雅尔纳那样斗一场，后来却成了亨利二世的应声虫，他用亨利二世的这句名言自勉：‘没有绝对的道德，只有见机行事的道德。’他的发家史就同这句话有关。”

“请老兄快开始你的故事，莫再引我们自己糟蹋自己。”勃龙代以优雅而宽厚的口气说。

“啊哈！小家伙，”毕西沃一边说，一边向他的后脑勺轻轻拍去，仿佛是为他祝福，“多喝点香槟酒，你的损失就补回来啦。”

“嘿，看在我股东的份上，”库蒂尔说，“讲你的故事好么？”

“我正要开头，”毕西沃回答，“你却讲起什么份上，叫我想到了结局。”

“如此说来，这故事里有股东？”斐诺说。

“都是大富翁，和你的股东一样。”毕西沃答道。

“我觉得，”斐诺说，装出很严肃的腔调，“你对好朋友不妨

客气点，你免不了有时也会向他借一张五百。……”

“茶房！”毕西沃嚷起来。

“叫茶房干什么？”勃龙代问。

“讨五百法郎还给斐诺，这样就没有人来箝住我的口舌，我的借条也可以撕了。”

“讲你的故事吧。”斐诺一边说，一边干笑了几声。

“我指你们为证，”毕西沃说，“他自以为了不起，我可不受他管。他以为出五百法郎就可以叫我缄口不语！你要是不学会揣摸别人的心理，你就永远别想当大臣。这样吧，”他又用讨好的口气说，“我的好斐诺，我讲我的故事，谁也不攻击，这样咱们就两讫了。”

“他马上要讲，”库蒂尔笑着说，“纽沁根如何叫拉斯蒂涅发了财。”

“此话的确不假。”毕西沃说，“纽沁根在银行业中是怎样一个人，你们并不清楚。”

“可惜你讲不出他早年的情况。”勃龙代说。

“我确实是在他家里认识他的。”毕西沃说，“然而过去我和他在大街上碰过面也并非不可能。”

“在当代，纽沁根银行的崛起算得上一大奇闻。”勃龙代说，“一八〇四年，纽沁根还默默无闻，当时银行家听说证券市场上有纽沁根银行承兑的十万埃居票据就会不寒而栗。这位伟大的金融家感到了地位的卑微。怎样把名声打出去？他停止支付。好！他的名声原来只限斯特拉斯堡和鱼贩子区，现在一下子传遍所有的证券市场！他用毫无价值的证券偿还顾

客，重新开始支付，他的证券立刻在全国流通起来。鬼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的证券又恢复了价值，重新受到欢迎，并且有了利息。大家争先恐后地购买纽沁根银行的证券。一八一五年，这家伙在滑铁卢战役前把资金集中起来购买公债，形势紧张时他又停止支付，用伏钦煤矿的股票进行清理，卖出的价比他当初吃进的价高出百分之二十！千真万确，先生们！他预见到如今成为德·奥勃里翁伯爵的老父葛朗台要破产，就向那个好老头索债，夺去他十五万瓶香槟；他又从迪贝尔格手中夺去同样数目的波尔多葡萄酒。这三十万瓶收下的酒，朋友，三十个苏一瓶收下的，从一八一七年到一八一八年，他请驻扎在王宫市场的联军① 品尝，每瓶六法郎。如今，纽沁根银行的票据和纽沁根的名字在欧洲已经家喻户晓了。这位显赫的男爵本来已濒临深渊，却居然又青云直上，换一个人就会坠下去，摔得粉身碎骨。他两次清理，虽然恨不得把债权人都碾死，然而每次都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收益，叫人好生奇怪！纽沁根成了世界上头号正派人。等他第三次停止支付，纽沁根银行的票证肯定会发行到亚洲、墨西哥、澳大利亚，连未开化的地区都能见到。这个阿尔萨斯人，这个犹太人的儿子，因为有野心才皈依天主教的，猜透他心肠的只有乌弗拉尔②，他说：'如果纽沁根撒开了金子，那他一定是抓住了金刚石！'"

"他的老伙计杜·蒂耶和他不相上下。"斐诺说，"想一想，

---

① 指拿破仑百日政变失败后，进驻巴黎的俄、英、普等外国联军。

② 乌弗拉尔(1770—1846)，法国金融家。

按杜·蒂耶的出身说，他除了爹娘给他的一个肉身子，其他一无所有。这家伙在一八一四年还囊空如洗呢，如今却这般地抖起来。这些年他交了朋友，却没有树敌，这一点我们这班人(我没说你，库蒂尔)谁也没办到。还有，他把自己的过去包藏得滴水不漏，除非你把阴沟掏个底朝天，否则你甭想知道到一八一四年他还在圣奥诺雷街一家花粉店当小伙计。”

“呸！呸！呸！”毕西沃说，“莫拿杜·蒂耶这样的小骗子与纽沁根相比。杜·蒂耶是只狼，他的成功全仗嗅觉灵敏，一闻到哪儿有尸体，便头一个冲上去啃块好骨头。再说，看看这两个人：一个尖嘴猴腮，象只猫，长得又细又高；一个方头大耳，体态肥满，沉稳得象只口袋，冷静得象外交官。纽沁根的手掌又大又厚，两道目光有如山猫，从来不露声色。他的深沉不在明处，而在暗处。这家伙深不可测，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的财。而杜·蒂耶呢，他那两下子就象拿破仑说什么人来着，是纺得太细的纱，早晚得断。”

“依我说，纽沁根比杜·蒂耶高明的地方只有一点，就是纽沁根比较明智，知道一个银行家当上男爵就行了，杜·蒂耶却想混个意大利的伯爵头衔。”

“你这么看吗，勃龙代？……老朋友，听我讲一句。”库蒂尔说，“首先，纽沁根敢于说老实人都是装装门面的。其次，要真正了解他，非了解他的生意不可。他做生意，银行仅仅是个小部门，他还卖东西给政府，卖酒，卖羊毛，卖染料，总之这么说吧，能赚钱的东西他都卖。他无所不能。金融界这头巨象能把议员卖给政府，把希腊卖给土耳其。在他看来，商业——

学库赞的口气——为万品之总，百业之首①。这样看银行，银行就成为一种彻头彻尾的政治，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头脑，它能把一个受过磨练的人推到道德准则之上，对这样一个人来说，道德准则太狭窄了。”

“你说得不错，小家伙。”勃龙代说，“不过，天底下只有你我才知道，金钱的世界从此就狼烟四起了。银行家征服别人，牺牲千万人的性命，谋的是不可告人的目的，他的士卒就是许多顾客的个人利益。他运筹谋划，设置埋伏，调兵遣将，攻城夺地。银行家大都与政治靠得那么近，其结果是卷到政治中间，断送了自己的财产。内克②银行被政治毁了，著名的撒母耳·贝尔纳③险些破产。每一个世纪都有这么一个银行家，他家财巨万，却既没有留下财产，也没有留下继承人。出力打倒罗的帕里斯兄弟④，包括罗本人——建立股份公司的人在他面前都是小巫见大巫，还有布雷⑤、博戎⑥，这些人作古之后统统没留下一点血脉。银行就象时间，专门吞食自己的孩子。银行家要是怕断子绝孙，就必须当贵族，建立一个王族，查理五世的财神爷富盖⑦就是这样，他被册封为巴本豪森亲

① 库赞(1792—1867)，法国哲学家，他曾说哲学是“普遍性的学问”(Spécialité des généralités)，这里说商业是百业之首，原文是“totalité des variétés”，“unité des Spécialités”，所以说是学库赞的口气。

② 内克(1732—1804)，瑞士银行家，曾两次出任路易十六的财政总监。

③ 贝尔纳(1651—1739)，路易十四时代的银行家。

④ 帕里斯，兄弟四人，都是法国银行家。

⑤ 布雷(1710—1777)，法国银行家。

⑥ 博戎(1718—1786)，法国银行家。

⑦ 富盖，德国的银行世家。

王，后代绵延至今……在《哥达年鉴》里可以找到。银行需要贵族头衔，这是自我保护的本能，它自已可能并不自觉。雅克·科尔建立了一个贵族大家族，称作努瓦穆蒂埃家族，路易十三朝时家道中衰。这人倾家荡产，维护了合法君主，该有何等的力量！他死的时候是爱琴海一个小岛上的亲王，在岛上修了一座雄伟的教堂。①”

“嗬！听你的历史课，我们可就与时代脱节了。如今王上晋封贵族的权力被褫夺了，什么男爵、伯爵，都是关起门来搞的，可悲可叹！”斐诺说。

“看来你是留恋买官鬻爵那一套，”毕西沃说，“你是对的。咱们书归正传。博德诺你们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不认识。那好，我就讲这一段。世事如过眼云烟！十年前，这可怜的小伙子是有名的花花公子，如今已经全然失去了踪迹，你们谁都不知道他，就象刚才斐诺不知道‘雅尔纳的一击’这个典故一样。（斐诺，我是随便讲的，不是取笑你！）不过博德诺真是圣日耳曼区的世家子弟。好，我就拿这个呆子当作第一个出场人物吧。首先，他的全名是戈德弗鲁瓦·德·博德诺。斐诺也好，勃龙代也好，库蒂尔也好，我也好，谁也不会否认这是一个优越的姓氏。当三、四十名美丽的贵夫人，披好斗篷，由她们的男人和崇拜者簇拥着等候马车时，戈德弗鲁瓦·德·博德诺走出舞场，听见身旁报出自己的姓名召唤他的下人的喊声，这时他的面子是不会难堪的。其次，上天赐给人类

---

① 这段关于科尔的记载与史实不符。

的肢体器官他如数具备，而且都很健全。眼睛上没有翳，不戴假发，也不用装假腿肚；双腿既不往里弯，也不向外曲；膝盖不水肿；脊梁挺直，身材瘦削；手又白又细，很好看；头发漆黑；肤色既不象杂货店伙计那样红，也不象卡拉布里亚①人那样黄。最后一点，这是顶重要的！博德诺不是那种英俊小生，不象我们有些朋友，除了卖弄漂亮脸蛋外，其他一无所有。不再说这个了，刚才讲了，这是可耻的！博德诺枪打得准，马骑得很帅；曾经与人决斗，为的是一桩小事，不过并没有把对手杀掉。诸位知道吗，要讲清楚在十九世纪的巴黎，完整的、纯粹的、不掺假的幸福，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的幸福是怎样构成的，必须深入到数不清的生活小事中去。鞋匠早就把博德诺的脚的尺寸记在心里，鞋子做得漂亮极了，裁缝也喜欢给他做衣裳。戈德弗鲁瓦说话不带喉音，不带加斯科涅音，也不带诺曼底音，发音纯正而准确。领带打得端端正正，就象斐诺。哀格勒蒙侯爵因为妻子的关系算是他的表兄，又是他的监护人。(他父母双亡，这又是一桩幸事！)他可以去也确实经常去各银行家家里做客。幸好他年纪轻。把寻欢作乐当作唯一法则，逃避凄凉阴沉的角落，专找赏心悦目的场所，这是他这般年龄的人的权利，故而圣日耳曼区的居民对他的行踪并没有多加非议。最后，他是采取了防疫措施的(我的意思你明白，勃龙代)。尽管他有这许多优点，他或许还是自认为命苦。咳！咳！不幸的是，幸福从表面看起来意味着某种绝对的东西，于是乎许多白

---

① 卡拉布里亚，意大利西南部的小国。

痴便因此而发问：'什么是幸福？'一位十分聪明的女人说得好：'你认为幸福在何处，它就在何处。'"

"她宣布了一个可悲的真理。"勃龙代说。

"也是合乎道德的真理。"斐诺补充说。

"太合乎道德了！幸福好比善与恶，它表示的是某种相对的东西。"勃龙代又说，"惟其如此，拉封丹才希望随着光阴的流逝，罪人逐渐安于现状，最后呆在地狱中也如同鱼儿得水一般自在。"

"连开杂货铺的也都很熟悉拉封丹的话。"毕西沃说。

"同样是二十六岁的青年，一个住在巴黎，一个住在布卢瓦，他们的幸福可不是一码事。"勃龙代说，仿佛没听见毕西沃的话，"有人根据这一点便大骂舆论随风转舵，这些人不是无赖，便是无知。近代医学最大的成就是在一七九九到一八三七年间，从推断阶段转到实证科学阶段，伟大的巴黎分析学派在这个转变中起了巨大作用。近代医学已经证实，经过一定的时期，人就有脱胎换骨的变化……"

"变起来就象雅诺的小刀①，而你却以为它一直如此。"毕西沃又说，"因此，通常称为幸福的这件小丑的百衲衣上是打着许多菱形补丁的，那好，博德诺的衣服却既无窟窿，也无污迹。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难说不交上桃花运，就是说，或许会有人爱他，那原因嘛，不是因为他青春貌美，不是因为他才

① 雅诺是道尔维尼的剧本《挨打的人认罚》中的人物。雅诺把一把木柄小刀交给一个叫苏仲的人，对他说："拿着，这是最好的一把，已经用坏了两个刀柄、三个刀锋，可它还是这样。"

气横溢，也不是因为他风度翩翩，甚至也不是因为他在爱，而是不知不觉就爱上他了。不过，还是用鲁瓦耶-科拉尔的话说，这爱情终究是抽象的。这个青年揣着情人绣的钱包，里面却可能空空如也；他可能拖欠房东的房租，拖欠鞋匠的鞋钱，拖欠裁缝的成衣钱，弄得那裁缝终于象法兰西一样，热心肠冷下来了。总之，他可能是个穷光蛋！幸福倒是幸福，然而穷困老是来煞风景，他又不和我们一样主张财产汇合论。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精神上幸福、物质上贫困更倒霉的了。这就好比我现在的处境，一条腿被门缝钻进来的风吹得冰凉，另一条腿被炭火烤得滚热。希望你能理解我，勃龙代，你背心口袋那地方是否与我有同感？你我之间且把心这个字放下不谈，心会破坏思想。我继续讲！戈德弗鲁瓦·德·博德诺倒是能得到生意人敬重的，因为总有钱付给他们。刚才讲到的那位聪明妇人，我没有指名道姓，因为，她的心诚然不怎么好，但是她还健在……”

“是谁？”

“埃斯巴侯爵夫人！她说过，年轻人应该住在公寓的中二层里，房间里别让人嗅到一丝一毫家庭气味，不要厨娘，也不要厨房，雇一个老头当听差，看到别人安定的生活别眼热。依她的见解，其他式样的住房都是低级趣味的。戈德弗鲁瓦·德·博德诺信守这条纲领，在马拉凯河滨道一幢楼房的中二层安了家。不过，他在房间里摆了一张床，在这个小问题上，他不得不和成家的男子一样；再说这张床很小，他其实难得在上面睡一睡。倘若一位英国妇女偶然走进他的房间，她不会

看到任何improper①的东西。斐诺，你以后可以请人给你讲讲支配英国的这条improper的伟大戒律！不过，你我既然有一千法郎借据的关系，我就先为你大概讲一讲吧。我到过英国，真的！(凑到勃龙代耳边说："我给他增长的见识，价值何止两千法郎。")在英国，斐诺，你和一个女人难分难舍混了一夜，在舞会上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第二天，你在街上碰到她，你露出认识她的神情：improper！你出席宴会，发现左边是一位身着燕尾服的男客，模样讨人喜欢，谈吐不俗，一点也不倨傲，态度随和，没有丝毫英国人的架子，遵循法国人找和蔼可亲的人作伴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你上前同他攀谈：improper！舞会上，你走到一位美丽的太太身边邀她跳舞：improper！你激动，你争论，你笑，你在谈话时坦露胸襟、灵魂、思想；你表白自己的感情，赌牌时你就赌，谈话时你就说，餐宴时你就吃：improper！improper！improper！当代机智而深刻的思想家斯丹达尔曾经形象地描绘过improper，他写道，一位大不列颠的勋爵独自一人坐在火炉边，他竟然不敢跷起二郎腿，怕的是improper②。一个英国女人，哪怕她是激烈的清教徒(就是那种宁可叫一家人饿死，也不能让他们improper的严格的新教徒)，在卧室里同另外两个人闹翻了天③也不算

---

① 英文：有失体统。下同。

② 未见诸斯丹达尔的著作，可能得之于同斯达丹尔的谈话。

③ 原文是en faisant le diable à trois。法文中有成语faire le diable à quatre(大吵大闹)，这里用trois(三)代替quatre，为的是和下文接待一个朋友相对，意思是接待两个以上的客人无妨，接待一位男客就会招来非议。

improper，但是倘在这卧室里接待一位男友，她就自认失了名节。就因为这个所谓improper的缘故，总有一天伦敦城和全城居民会化为一堆石头。”

“英国人用你说的这种冷静态度干出许多庄严的蠢事，而我们有些糊涂虫竟然想照搬到法国来。”勃龙代说，“这真叫那些到过英国而同时忘不了优雅迷人的法国风俗的人心惊肉跳。瓦尔特·司各特因为害怕improper，一直不敢如实地描写妇女的形象，最近他还后悔在《中洛辛郡的心脏》中塑造了美丽的艾菲。”

“老兄不想在英国犯 improper 的错误吧？”毕西沃问斐诺。

“怎么样呢？”斐诺说。

“劳驾往杜伊勒里宫一行，那里竖了一尊大理石像，仿佛一个消防队员，雕刻家称之为地米斯托克利①，请尽量摹仿这位骑士的姿势走路，那你就不会improper了。多亏有人谨守improper 的伟大戒律，戈德弗鲁瓦才获得了圆满的幸福。事情是这样的。戈德弗鲁瓦有一个小厮，是小厮，不是听差，对世事懵里懵懂的人才把小厮唤作听差。那小厮是个爱尔兰小鬼，名叫帕迪、乔比、托比（随你怎么叫），身高不过三尺，胸宽不及两拃，长一张鼠脸。神经经过杜松子酒的锻炼，机灵得象只松鼠。驾车的技术很高明，无论在伦敦还是在巴黎都出不了岔子。蜥蜴般圆溜溜的眼睛，和我的眼睛一般敏锐。他象老

---

① 地米斯托克利（公元前约525—前460），雅典的将军、政治家。

弗朗柯尼①一样精于马术，象卢本斯笔下的少女一样生着金发，脸蛋子红润。不动声色好似一位亲王，老于世故有如一位退休的律师，而他的年龄才十岁。总而言之，这是一朵名副其实的堕落之花，赌钱，骂街，喜欢蜜饯和潘趣酒，讲起人的坏话比得上无聊的小报，大胆狡猾比得上巴黎街头的顽童。早先他是一位著名的英国爵士的招牌和钱袋，替爵士在赛马场上赢了七十万法郎。爵士对这孩子爱得要命，这是一个小尤物，除了爵士家，伦敦谁家也没有这般小的小厮。乔比在赛马场上，神气活象一只小鹰。可是，爵士却终于把托比辞了，那原因不是他贪吃，不是偷盗，不是伤人，不是言语放肆，不是缺乏规矩，不是冒犯了夫人，不是把手伸进了夫人女仆的口袋，不是被老爷赛马场上的对手收买，不是星期天在外面放荡，总而言之，不为任何一桩罪过。所有这些事托比都可能干，他甚至可能不等老爷发问，就先跟老爷讲话，而老爷对仆人的错误也是会宽容的。托比的许多行径，老爷都能忍受，他太喜欢托比了。小厮驾起双轮马车，两匹马一前一后地跑，他骑在后面一匹马上，双脚刚刚齐着辕木，模样就象意大利绘画中散布在天父周围的小天使。一位英国记者用生花妙笔描写了这个小天使，他以为雄虎②没有这般漂亮的，他愿意跟人打赌，帕迪肯定是一只驯化过的雌虎。这篇文章惹出了是非，弄不好会闹出头等的 improper 来。头等的improper是要上绞刑架的。爵士不敢大意，故而辞退了托比，太太对此深为赞许。'老虎'是

---

① 弗朗柯尼(1738—1836)，意大利著名骑师，后移居法国。

② "小厮"(tigre)原义是"雄虎"。

雕是雄受到了怀疑，弄得托比到哪里都找不着工作。当时，戈德弗鲁瓦在伦敦的法国使馆，正值春风得意之际，他听说了托比、乔比、帕迪的遭遇，便收容了这小厮。他找到这孩子时，他正捧着一罐蜜饯抹眼泪，因为他把爵士为补偿他的不幸送给的金币丢了。戈德弗鲁瓦回国时，这个迷人的英国小厮便进口到了法国，他的出名，就是靠的这小厮，恰如库蒂尔的出名靠的是他的背心。他因此不费吹灰之力便加入了而今称为格拉蒙俱乐部的同盟会。他既已辞去外交官的职务，就碍不着任何人的野心，又没有危险思想，所以到哪里都受欢迎。换了我们，倘若到处碰到笑脸，自尊心就会受到伤害，我们爱看的是嫉妒鬼那张痛苦的鬼脸，而戈德弗鲁瓦却不喜欢有仇人。正所谓一人一个口味！现在开始讲点实在的东西，讲讲物质生活！我在戈德弗鲁瓦家吃过好几顿饭，他那间套房许多人都知道，因为有一间神秘的化妆室。化妆室布置得很雅致，舒适的东西很齐全，有壁炉，有浴缸，出口通向一个小扶梯，门扇不发出声音，门锁开启自如，铰链润滑，窗户装着毛玻璃，挂着密不透光的窗帘。倘说卧室呈现或可能呈现最挑剔的水彩画家所追求的那种闲适的散乱，倘说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公子哥儿放荡生活的气息，那么这间化妆室就是一座圣殿了：洁白、干净、整齐、温暖，密不透风、铺着地毯，慌乱中可以赤着脚、穿着内衣跳进去。这里打着一个懂得生活的、真正公子哥儿的印记！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生活的细节，最能暴露人的个性，片刻之间就显示出他到底是个人物还是个蠢物。刚才提到的侯爵夫人，不对，这回是罗什菲德侯爵夫人，她有一次气

冲冲地跑出一间化妆室，以后再也不踏进去了。在戈德弗鲁瓦的化妆室里，她可是什么improper的东西都没看到。戈德弗鲁瓦在里面摆了一个小衣柜，装满了……”

“女人的衣服！”斐诺说。

“要命，你真是个肥胖的杜卡莱①！（我永远也不能把他培养成材！）告诉你，不对，里面装的是点心、水果、精致的小瓶马拉加酒、吕内尔酒、路易十四时代式的小吃，可以叫讲究的、训练有素的胃口，大户人家后代的胃口得到享受的东西应有尽有。一个刁滑的、精通兽医术的老仆人又看管马匹，又看护戈德弗鲁瓦，他是故世的博德诺先生留下的，对戈德弗鲁瓦怀着根深蒂固的感情。仆人的这种病态感情现在终于给储蓄所治愈了。一切幸福都建筑在数字之上。诸位对巴黎的生活，连同他全部畸形的骨骼都了如指掌，你们当然会想到，戈德弗鲁瓦每年需要大约一万七千法郎的收入，因为他交纳十七法郎的税，而且胡乱花掉一千埃居。好，亲爱的朋友们，戈德弗鲁瓦成人的那天，哀格勒蒙侯爵向他公布了监护账目——我们同子侄就做不到这一点，在总账上给他记了一万八千法郎的年金。他父亲的巨额财产被共和时期的大贬值敲掉了一笔，到帝政时代又遭到拖欠偿还的打击，全部剩余就是这些了。高尚的监护人还在被监护人的名下在纽沁根银行存了积攒的三万法郎。他以大贵族的宽容和帝国老兵的随和态度对戈德弗鲁瓦说，这笔钱省下来是供他这个年轻人玩乐的。‘如

① 杜卡莱，见本卷第49页注①。

果你听我的，戈德弗鲁瓦，’他补充说，‘别学许多人的样子把钱乱花了，玩也要玩得有意义。到都灵的使馆当个随员，然后到那不勒斯，再从那不勒斯到伦敦，有这笔钱，不愁玩乐，又能增长见识。以后，你如果想谋个职业，这一段光阴和这些钱都不算白花。’已故的哀格勒蒙为人比他的名声要好得多，你我若被后人议论，就不会有这样的好话。”

“一个二十一岁的青年，刚开始生活就有一万八千利勿尔的年金，那他算是毁了。”库蒂尔说。

“除非他一毛不拔，或者出类拔萃。”勃龙代说。

“戈德弗鲁瓦访问了意大利的四大名城，”毕西沃接着说，“游览了德国、英国，在圣彼得堡稍事停留，又游历了荷兰。不过，上面讲的那三万法郎同时与他分了手，因为他的日子过得仿佛有三万法郎年金似的。他随便走到哪儿都吃上等的鸡鸭、肉冻和法国葡萄酒，到处都听人讲法文，结果就等于没有走出巴黎。他本来也想换一副坏心肠，一副石头心肠，不再想入非非，学会听什么话都不脸红，学会不着边际地夸夸其谈，学会窥探权势人物秘密的利害……呸！他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了四种语言，就是说，表达一个思想要用四种语言去对付。他从国外回来，和好几个枯燥无味、在国外叫做‘好福分’的寡妇分了手，他怯生生的，懵懂无知，心地善良，对谁都信任，有幸被谁请到家里去，他就不说人家的坏话。他太忠厚了，干不了外交这一行。总之，他就是我们说的那种老实孩子。”

“一句话，就是那种攥着一万八千法郎的收入，一见到什么股票就投资的小娃娃。”库蒂尔说。

“库蒂尔这鬼东西惯于提前分红，这回竟把我故事的结局提前讲出来了。刚才讲到哪儿啦？讲到博德诺回国。他在马拉凯河滨道住下来。除却日常生活的开支，在意大利剧院和歌剧院订的包厢有时一千法郎还难以维持。他和别人打赌，输了二十五或三十个金路易，他当然要掏腰包，倘赢了，他也胡乱花掉。这种事我们就不会干，除非我们也有他那股受骗同人家打赌的傻劲。博德诺有一万八千利勿尔的年金，仍然觉得手头拮据，感到必须建立今天所谓的流动资金。他的信条是不要挖了自己的墙脚。他去向监护人请教。‘我的孩子，’哀格勒蒙对他说，‘公债的面值已经与市场价格相等，把你的公债卖掉吧，我和你表姐的公债已经卖掉了。现在我的钱全部存在纽沁根银行，百分之六的利。你也可以这么做，还能多得一分利，这一分利就足够你过舒坦日子了。’过了二三天，我们的戈德弗鲁瓦果然过上了舒坦日子，他的收入既与他多余的支出相平衡，于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幸福便圆满了。倘若可以用一道目光询问全巴黎的青年——因为据说在最后审判时就有一道目光询问全世界世代受苦的芸芸众生，无论是国民自卫军还是野蛮人——问问他们，对于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幸福是否在于：出门有马或有一辆单人或双人马车；有一个拳头大小的小厮，象托比、乔比、帕迪一样脸色红润；晚上花十二法郎雇一辆舒适的双座四轮马车；衣冠整齐，合乎上午八时、十二时、下午四时及晚间的衣着规范；在每一座使馆都被奉为上宾；与不同国度的人萍水相逢，共同采撷短暂的友谊之花；漂亮而不俗气，有好名声、好服饰、好仪表；住一套小巧玲珑的中二层住

房，格局仿佛刚才讲的马拉凯河滨道的房子；能在牡蛎岩饭店招待朋友，不必事先同自己的钱包磋商；在从事诸如此类合情合理的活动时不至于被很好，但是钱呢这句话所阻拦；三匹纯种骏马耳根总能扎上新的粉红饰带，自己的帽子总有一个新衬里。每一个青年，包括你我这样的上流人士在内，都必然回答说这样的幸福并不圆满，情况恰如玛德莱娜① 缺少祭坛。圆满的幸福必须爱并且被爱，或者爱而不被爱，或者被爱而不爱，或者能够乱七八糟地爱。现在我们可以来讲精神方面的幸福了。一八二三年一月，博德诺在巴黎他喜欢的几个社交场中已经立定了脚跟，可以卖弄他的口舌，他开始安安逸逸地享受。这时他感到需要一把小伞为自己遮阳，需要一位正经人家的女子来让他苦苦相思，他不想学一般的年轻人，跑到歌剧院后台，象笼里的母鸡似地叽叽咕咕，嚼着从普雷沃太太店里花四个苏买来的玫瑰花的花梗。总之，他决意把自己的感情、思想、爱慕全都奉献给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天哪，女人！起先他别出心裁，想尝试一段痛苦的爱情。他围着漂亮的表姐哀格勒蒙夫人身边转了一阵，居然没有发现早有一位外交官同她跳过浮士德的华尔兹。一八二五年在尝试、寻求、徒劳的献媚中度过了，没有找到他所追求的爱的目标。强烈的爱情是十分罕见的。当今这个时代，在大街上和社会风俗中都堆起了许多堡垒！说实在的，弟兄们，我对你们讲，improper 已经影响到我们。既然现在有人笑话我们同肖像画家、拍卖行老

① 玛德莱娜即《新约》中抹大拉的马利亚，一个改邪归正的妓女，后成为女圣徒，巴黎著名的玛德莱娜教堂即以她的名字命名。

板、时装店的老板娘比高低，我就不详细描写戈德弗鲁瓦中意的那个女人了，免得你们叫苦连天。年龄，十九岁；身高，一米五；头发，金黄色；眉毛，idem.[①]；蓝眼睛，中等额头，钩鼻子，小嘴，下颏短而上翘，鸭蛋脸；特征，无。以上是这位意中人的护照。请各位不要比警察、全法兰西的市长和镇长先生、宪兵以及其他一切权力机关更挑剔吧。她活脱就是梅迪契[②]的维纳斯雕像，这是真话。戈德弗鲁瓦头一回应邀参加纽沁根夫人的舞会——她靠这些舞会很便宜地赚了一个好名声——，在一组四对舞上看见了他钟情的女人。这女人一米五的身材令他倾倒，金黄色的头发有如水花四溅的瀑布披在小巧、稚气、红润、象把鼻子贴在泉水的亮晶晶的窗户上观看春天的花朵的水神的脸庞上（这是我们的新文风，句子和刚才吃的通心粉一样长）。idem 的眉毛（但愿莫惹翻了警察署长），能够叫可爱的帕尔尼[③]写六行诗，这位性情活泼的诗人一定会很优雅地把这双眉毛比作爱神丘比特的弓，同时指出箭就在弓的下面。不过，这箭是柔弱无力的，也没有箭镞，因为它至今还含着绵羊般的柔情，壁炉画上的德·拉瓦利埃夫人[④]不能当着公证人的面表白爱情，就只好当着上帝的面表白爱情时，就带着这样温顺的表情。金黄的头发、碧蓝的眼睛，配上软绵绵、又放荡又规矩的舞姿，你们知道这会产生怎样一种效果吗？这种

---

① 拉丁文：同样。

② 指梅迪契山庄，建在罗马品齐奥山上。

③ 帕尔尼（1753—1814），法国诗人。

④ 德·拉瓦利埃夫人（1644—1710），路易十四的情妇，失宠后进修道院。

时候，一个年轻姑娘不会火辣辣地打动你的心，不会象那些用西班牙乞丐似的目光盯住你的褐发女人，她们的目光好似说：要钱还是要命！给我五法郎，不然我就看不起你。这些傲慢（而且多少有点危险！）的美人可能会惹得不少男人动心，但是我以为，说到结婚，一个金发女郎，能够得天独厚地既表现出无穷的温情和妩媚，又不放弃劝告男人、挑逗戏耍、放肆的言谈、假装的嫉妒等等权利和一切抬高女人身价的东西，她与一个狂热的褐发女郎相比，无论如何要保险得多。这样的女人是很可贵的。伊索尔和所有阿尔萨斯姑娘一样，皮肤白皙（她生于斯特拉斯堡，讲德语稍微带一点法国腔，听起来很悦耳），舞跳得妙不可言。她的脚，警察局的雇员未作记录，其实应该载入'特征'栏。这双脚值得注意，一是因为其小巧，二是因为它们能跳出一种老舞师称为'弗利克-弗拉克'的特殊舞步，这种舞步可以和马尔斯小姐动人的朗诵相媲美，因为所有的缪斯都是姐妹，舞蹈家和诗人同样生活在人间。伊索尔的双脚跳出清晰、准确、明快、迅速的舞步，很能传达心曲，'她很有弗利克-弗拉克风。'这是马塞尔① 对人的最高评价。马塞尔在舞蹈家中是唯一堪称大师的人。当时讲起马塞尔大师，有如在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讲到弗里德里希大帝②。"

"他写过舞剧吗？"斐诺问。

"写过，例如《四元素》、《文雅的欧洲》。③"

---

① 马塞尔（？—1759），法国著名舞蹈家，曾是路易十五的宫廷舞蹈教练。

② 弗里德里希大帝（1712—1786），普鲁士国王。

③ 《四元素》是一出舞剧，《文雅的欧洲》是一出歌舞剧。

“这是什么时代，”斐诺说，“堂堂的王公大人竟养一群跳舞的！”

“improper！”毕西沃又说，“伊索尔跳舞不踮脚尖，她脚踩实地，摇摆而不颤抖，肉感不多也不少，恰好合乎一个姑娘的摆动分寸。马塞尔的话很富于哲理，他说不同身分的人应该有不同的舞蹈：已婚女人不同于年轻姑娘，法官不同于银行家，军人不同于侍从；他甚至认为步兵的舞应该不同于骑兵的舞。他从这一点出发，进而分析了整个社会。诸如此类的区别我们听起来实在玄妙得很。”

“啊！”勃龙代说，“你触动了一个大疮疤。假如马塞尔的话被人理解，法国大革命就不会发生了。”

“戈德弗鲁瓦漫游欧洲时不去仔细观察国外的舞蹈就好了。”毕西沃说，“他要是没有这些渊博而又被视为无聊的舞蹈知识，兴许不会爱上那个姑娘的。可是，拥挤在圣拉扎尔街华丽的客厅中的宾客有三百多，偏偏只有他一个人能理解会说话的舞蹈所表达的爱情。宾客们都注意到了伊索尔·德·阿尔德里热的舞姿，然而，在这个人人都喊着：‘滑吧，别停下来！’① 的时代，一个人说：‘这姑娘舞跳得棒极了’（这是公证人事务所的一个办事员）；另一个人说：‘这姑娘舞跳得真迷人’（这是一位戴头巾的贵妇人）；第三位，一个三十岁的女人说：‘小姑娘舞跳得真不坏！’再提一句马塞尔，我们可以摹仿他的名言说：‘四人舞的第二式包含了多少东西！’”

---

① 这原是诗人鲁瓦（1683—1764）为一幅题为《溜冰》的版画写的四句诗的最后一句，后成为一句成语，意思是人生匆匆，对一切均不必拘泥。

“请你讲快一点！”勃龙代说，“你太装腔作势了。”

毕西沃朝勃龙代斜睨了一眼，又说：“伊索尔穿一件朴素的白绉丝连衣裙，头上插了一朵茶花，腰带上插了一朵茶花，裙子底边插了一朵茶花，还有一朵茶花……”

“得了，你这是桑丘的三百只羊了。①”

“这就是文学，亲爱的！《克拉丽莎》是一部杰作，长达十四卷，然而最蹩脚的杂剧家用一幕戏就可以把它讲完。你听得有趣就行，又何必抱怨？伊索尔的装束叫人看了甜蜜蜜的。你怕是不喜欢茶花吧？喜欢大丽花？不是？那好，赏你一个栗子，接着！”毕西沃说。他一定扔给勃龙代一个栗子，因为我们听到了栗子落到盘子上的声音。

“好吧，是我的不是，请老兄继续，好不好？”勃龙代说。

“我接着讲。”毕西沃说，“拉斯蒂涅和戈德弗鲁瓦是莫逆之交，他手指佩带着叶片完整、洁白如雪的茶花的小姑娘对博德诺说：‘把她娶过来岂不美哉？’戈德弗鲁瓦凑近他的耳朵回答：‘是呵，我也这么想哩。我在想，与其无时无刻不为幸福担惊受怕；与其好不容易才传达一句话，而听的人却心不在焉；与其学米兰和科西嘉的风俗，在意大利剧院张望一位女人的帽子上是插着红花还是白花，到布洛涅森林去看马车车沿上是否倚着一只戴手套的手；与其象仆人偷酒喝那样躲在门背后偷吃一口点心；与其象邮差一样为寄信和收信绞尽脑汁；与其

① 见《堂吉诃德》第一卷第二十章，桑丘向堂吉诃德讲山羊过河，一只又一只数，惹得堂吉诃德不耐烦起来。

从短短的两行字里去领略无穷的柔情，今天要念对开五大卷，明天却只收到两页——这太叫人厌烦了；与其尾随在马车后，徘徊在树篱旁，还不如索性放纵卢梭所向往的可贵的激情，爽爽快快地爱上伊索尔这样的姑娘，打定主意，假如两人情投意合、心心相印，就娶她为妻。总之，要做一个幸福的维特①！'

'这家伙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大傻瓜。'拉斯蒂涅心想，但是他并不笑。'我要是你，也许会实行禁欲主义，其中乐趣无穷，既新鲜，又特别，而且不破费。你的蒙娜·丽莎②很可爱，但是我必须事先警告你，她象芭蕾舞音乐一样愚蠢。'拉斯蒂涅讲最后一句话的口气和神情叫博德诺起了疑心，以为朋友有意给他泼冷水，以往当外交官的经验竟使他怀疑拉斯蒂涅是他的情敌。一个人在事业上的失败往往会使他终生蒙上阴影。拉斯蒂涅见戈德弗鲁瓦这样盲目地爱上了伊索尔小姐，便走到正在游艺室里谈话的一个身材高大的姑娘身旁，附在她耳边说：'玛尔维娜，你妹妹的网里刚抓住一条一万八千法郎收入的大鱼，他出身名门，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品貌也端正。你要留神，如果他们真的相爱，你就要了解伊索尔的心事，不论给那人什么回话都要先由你斟酌。'将近夜里两点，仆人进来，走到一位四十岁年纪的妇人身旁：'男爵夫人的车备好了。'夫人的模样很象阿尔卑斯山的牧羊女，打扮得象歌剧《唐璜》中的泽琳娜③一般风流，伊索尔立在一旁。戈德弗鲁瓦于是看

---

① 歌德名著《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主人公。

② 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上的人物。

③ 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一位风流的农村姑娘。

见他那位德国民谣中的美人拉着古里古怪的母亲走到前厅，后面跟着玛尔维娜。他假装（真是孩子！）去找不知蹲在哪个蜜饯罐子旁边的乔比，很高兴地看到伊索尔和玛尔维娜用皮大衣把活泼的母亲裹起来，然后互相为在巴黎走夜路整理着穿戴。两姐妹用眼睛的余光观察着戈德弗鲁瓦，就象老练的猫，明明觑见了耗子，表面上却装着并不在意。他又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穿着仆人制服的阿尔萨斯人给三位女主人送来肥大的毛皮鞋，讲话、衣着、举止都很得体，他心中觉得踏实不少。伊索尔和玛尔维娜差别之大在亲姐妹中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姐姐生得高大、褐发；伊索尔长得小巧、苗条；妹妹线条纤细优美，姐姐体格粗壮结实；伊索尔属于以柔弱无力取胜的女人，连中学生也会见义勇为，加以保护；玛尔维娜则是《你可曾在巴塞罗那见过？》① 中的安达卢西亚女人。伊索尔同姐姐站在一起，好似一幅肖像油画旁的一张小画片。'她是富人家的。'戈德弗鲁瓦回到舞厅对拉斯蒂涅说。'谁？''那姑娘。''噢！伊索尔·德·阿尔德里热。她确是富人家的。母亲守寡，纽沁根过去曾在她丈夫斯特拉斯堡的营业所里工作。你还想见她？雷斯托夫人后天举办舞会，阿尔德里热男爵夫人和两位小姐都要参加，去向雷斯托夫人说几句恭维话，她就会邀请你的！'在以后的三天里，戈德弗鲁瓦黑洞洞的脑袋瓜里老是闪现出他的伊索尔、白色的茶花、伊索尔头部的各种动作。当我们长时间地注视一件特别明亮的物体之后，闭上眼

① 法国诗人缪塞（1810—1857）的诗，后由蒙普（1804—1841）谱成歌曲，描写了一个热情美貌的安达卢西亚姑娘。

睛仍然能够看见它，虽然形象略小，但色彩艳丽、晶莹流光，在黑暗中熠熠闪亮。”

“毕西沃，你老在现象上纠缠不清，多给我们描绘一些场景行不行？”库蒂尔说。

“场景来了！”毕西沃说，他一定摆出了咖啡馆招待的姿势，“先生们，这就是你们点的场景！斐诺，当心！扯紧你的嘴，象‘布谷鸟’① 车夫拉紧了那匹瘦马的马嚼子那样！泰奥多拉-玛格丽特-威廉明娜·阿道菲斯夫人（就是阿道菲斯银行与曼海姆公司的阿道菲斯）是阿尔德里热男爵的遗孀。她不是那种肥胖的德国女人，那种德国女人都长得很结实，皮肤白皙，爱好思考，脸呈金黄色，象啤酒瓶里的泡沫，具有小说里常写的德意志的古朴品质。阿尔德里热夫人的双颐依然光润，颧骨象纽伦堡的玩具娃娃一样红扑扑的。鬓角明显地垂着几绺螺圈形的发卷；目光炯炯有神；看不见一丝白发；身材瘦削，她一定很注意自己的体形，这特别可以从她穿紧身连衣裙上看出来。可惜尽管她不乐意，额头和眼角还是刻上了几道皱纹，她当然和尼侬② 一样，巴不得这几条褶子能挪到脚底板上去。然而它们却极顽固，偏偏在最显眼的地方划出弯弯曲曲的道子。她的鼻子轮廓已不够清晰，鼻尖开始发红，更讨厌的是竟与颧骨的颜色一致。她是家庭的独苗，被父母惯坏了，也被丈夫、被斯特拉斯堡市以及永远崇拜她的两个女儿宠坏了，所以到这般年纪还穿粉红色衣服、短裙子，为使身材显得苗条，还

---

① 一种老式双轮公共马车的名称。

② 尼侬·德·朗克洛（1620—1705），法国历史上著名的才貌双全的贵妇。

在紧身衫的领口打个结。一个巴黎人看见她从街上走过，便会笑起来，以为俗不可耐，他不考虑客观情况，就象如今陪审团审理弑兄案件时不考虑减刑的理由一样。嘲笑别人的人都是一些浅薄之徒，因为浅薄，故而又狠毒。这些人从不考虑他们讥笑的对象身上有哪些东西是属于社会的，因为自然只造就了未开化的人，社会才造就愚人。"

"我觉得，毕西沃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是个完人，"勃龙代说，"当他不挖苦别人时就嘲笑自己。"

"勃龙代，为了这句话我会报答你的。"毕西沃意味深长地说，"小巧的男爵夫人固然浮躁、自私，不知道忧虑，不善于算计，然而她有这些缺点，责任在阿道菲斯银行和曼海姆公司，在阿尔德里热男爵盲目的爱情。男爵夫人温顺得象只绵羊，心地善良，容易激动，不幸的是感情不能持久，因而不免显得反复无常。男爵去世后，牧羊女真想随丈夫去死，她的痛苦实在太真切、太剧烈了；可是……第二天午饭时端上来她爱吃的豌豆，于是这些可口的小豆粒便把一场可能发生的悲剧化为乌有。两个女儿和家人都对她怀着盲目的感情，男爵夫人因为有事，没看到送殓时令人断肠的场面，全家都因此抚额称庆。伊索尔和玛尔维娜在亲爱的母亲面前把泪水往肚里咽，《安魂曲》唱起来时，她俩正带着母亲挑选、订做丧服。寿木停放在宽大、黑色、打蜡的灵台下面之后——这灵台重修之前曾经为三千个尸体尽过职，我请教过殡仪馆一位有哲学头脑的化妆师，在我请他喝的第一杯与第二杯白葡萄酒之间他告诉我的，当一位表情漠然的低级教士扯着嗓子唱Dies

irae①，一位表情同样木然的高级教士诵着经文的时候，穿着黑衣服的朋友们分散在教堂里，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你们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吗？（这就是你们要的场景。）说说看，你们知道有哪些人在场？'据你看，阿尔德里热老头留下多少？'德罗什问泰伊番，就是那个死前不久为我们办了一次空前热闹的宴会的泰伊番……"

"德罗什当时已经是律师了吗？"

"他是一八二二年开业的。"库蒂尔说，"父亲是一个收入从来没有超过一千八百法郎的穷职员，母亲开一家卖印花纸的小店，这样的人开业当律师真要有点胆量。不过从一八一八年到一八二二年，他是狠命干的。刚进但维尔事务所是四等帮办，到一八一九年就升到二等了！"

"德罗什！"

"一点不错。"毕西沃说，"德罗什曾经和我们一样没有固定职业，穷得叮噹响。他穿够了身子窄、袖子短的衣服，绝望中发奋攻读法律。那时，他刚买了一个空头营业证，是个两袖清风的律师，没有顾客，除却我们这伙人也没有其他的朋友，而盘买事务所的借款和保证金都要付利息。"

"那时候他给我的印象活象植物园里跑出来的老虎。"库蒂尔说，"干瘦，红头发，眼珠子是西班牙烟草的颜色，肤色灰暗，面孔冷冰冰，毫无表情。对寡妇很粗暴，对孤儿也不留情。工作刻苦勤奋，帮办们见到他个个心惊胆战，不敢稍有懈息。

① 拉丁文：愤怒的日子。葬礼弥撒的第一句，指最后审判之日。

他精通业务，狡诈诡谲，两面三刀，口蜜腹剑，从来不动感情，怀恨记仇用的也是司法人员的方式。”

“也有好的一面。”斐诺喊起来，“他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他干的第一件好事就是把玛丽埃特的兄弟高德夏聘为首席帮办。”

“巴黎只有两类略有差别的律师。”勃龙代说，“一类律师为人老实，恪守法律条文，办官司很卖力，但不兜揽生意，办案一丝不苟，对顾客能提出中肯的建议，遇见可疑点则劝顾客让步，总而言之，是象但维尔那样的律师。另一类律师有如饿鬼，只要报酬可靠，什么事都可以干。他搬弄是非，不过不是在大山之间，大山都被他出卖了，而是在星斗之间①。他想方设法让流氓对老实人胜诉，如果老实人偶尔不守规矩的话。倘若这类律师中有人过分放肆地要弄戈南大师②的诡计，法院就强迫他出让案子。德罗什，咱们的朋友德罗什，他很明白一批可怜的穷鬼是如何可怜巴巴地干律师这个行当的，因此他接的一批案子，当事人都是战战兢兢惟恐败诉的。一有什么诉讼，他便以一个决心摆脱贫困的人的勇气抢上去拼力地干。他很有头脑，办案又卖力，一些政界人物的案子在他手里起死回生，例如我们亲爱的德·吕卜克斯，当时他的处境本来是很

① 法语成语faire battre des montagnes，直译是“挑动大山相斗”，意思是在本来毫无关系的人中间挑起冲突；说律师挑动不和的不是大山，而是星斗，意思是挑动重要人物之间的矛盾。

② 戈南大师，据说是十六世纪的一位魔术师，法国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和故事。

不妙的，这样德罗什就在政界找到了后台。他为了摆脱困境必须这么做，因为起初法院对他的印象不好！而他总是花费很大的气力去纠正顾客的错误！喂，毕西沃，言归正传吧？……德罗什怎么会在教堂里？”

“‘阿尔德里热留下了七十万到八十万法郎。’泰伊番回答德罗什。‘什么？算了吧！只有一个人了解他家的财产。’死者的一个朋友韦布律斯特说。‘谁？’‘那个狡猾的胖子纽沁根。呆会儿他准会跟到墓地去。阿尔德里热过去是他的老板，为了报恩，他把老好人的资金全都利用上了。’‘他的寡妻很快就会发现日子和过去大不相同了！’‘什么意思？’‘因为阿尔德里热生前太爱他的妻子！别这么笑，人家看着我们呢。’‘快看，杜·蒂耶来了。来得太晚，已经念《圣经》了。’‘他准保会娶大小姐。’‘可能么？’德罗什说，‘他和罗甘太太正打得空前火热呢。’‘他么！火热？……你不了解他。’‘你了解纽沁根和杜·蒂耶的情况么？’德罗什问。‘我来告诉你。’泰伊番说，‘纽沁根是这样一种人，他吞掉过去的老板的财产，然后再还给他……’‘呃！呃！’韦布律斯特说，‘教堂里真潮湿，呃！呃！’‘怎么还法？……’‘是这样。纽沁根知道杜·蒂耶有一大笔钱，他想让杜·蒂耶娶玛尔维娜，但是杜·蒂耶信不过他，谁要是看见了其中的内幕，一定觉得这场把戏很有趣。’‘怎么，’韦布律斯特说，‘玛尔维娜已经该出嫁啦？……真是人生易老呀！’‘玛尔维娜已经二十岁了，朋友。阿尔德里热是一八〇〇年结婚的。婚礼那天和玛尔维娜的出生那天，他都在斯特拉斯堡请我们美美地热闹了一通。玛尔维娜生在一八〇一年，亚眠和

约① 那一年，而今年是一八二三年。韦布律斯特老爹，那时候，一切都受莪相② 的影响，所以他给女儿取名玛尔维娜。过了六年，到了帝政时代，掀起了一阵疯狂的骑士热，就是什么《到叙利亚去……》③，完全是胡言乱语。阿尔德里热因此给二女儿起名叫伊索尔④。伊索尔今年十七岁。两位小姐都该出阁了。’‘不出十年，这几个女人就会穷得一文不名。’韦布律斯特对德罗什说，好象是说什么机密。‘阿尔德里热的跟班还在。’泰伊番说，‘就是在教堂尽头唱诗班里干嚎的那个老头，两个小姐都是他看着长大的。为了保住女主人有吃有穿，他什么都能干。’（唱诗班：Dies irae！合唱队的孩子们：dies illa！）泰伊番说：‘再见，韦布律斯特，一听见唱 Dies irae，我就想起可怜的儿子。’‘我也走了，这里太潮湿。’韦布律斯特说（in favilla⑤）。

“聚在门口的穷人：‘好心的先生，给几个子儿吧！’教堂守门人：‘呼！呼！请资助教会。’唱诗班：‘阿门。’一位朋友：‘他是怎么死的？’一个调皮鬼：‘脚后跟的大筋断了。’一个过路人：‘请问死者是谁？’一位亲戚：‘孟德斯鸠院长。’圣器管理人对穷人说：‘走开，走开，给你们的钱都交给教堂了，别再讨了！’”

---

① 法国与英国的停战和约，签订时间是一八〇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② 莪相，苏格兰英雄。苏格兰诗人麦克菲森（1736—1796）的伪托作品《莪相作品集》对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起曾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品中一个人物名叫玛尔维娜。

③ 《到叙利亚去……》是创作于一八一〇年的一首歌曲。

④ 这个名字来自克莱芒斯·伊索尔，传说她是图卢兹百花诗赛的发起人。

⑤ 拉丁文：化为尘土。葬礼弥撒中的词。

"真是描述得淋漓尽致!"库蒂尔说。

(我们的确仿佛亲耳听见了教堂里发生的一切。毕西沃什么都能摹仿，就连遗体被抬走的声音他也能用脚蹭地板来表示。)

"诗人、小说家、作家用美丽的篇章描写巴黎风俗的不乏其人。"毕西沃说，"但是只有我刚才讲的葬礼是最真实的。大凡为可怜的死鬼送葬，一百个人就有九十九人在教堂里谈生意，讲游乐。若想看到一点真正的悲痛，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再说，哪有不带私心的悲痛?"

"嗐! 嗐!"勃龙代说，"再也没有比死更不受人尊敬的了，大概因为没有什么比死更不值得尊敬的东西了吧? ……"

"普天之下，概莫如此。"毕西沃说，"教堂的仪式结束后，纽沁根和杜·蒂耶陪伴亡灵到墓地，老跟班步行。车夫赶着车跟在神甫的车后面。'喂，我嗦(说)，老朋友，'在大街拐弯处纽沁根对杜·蒂耶说，'现在增丝(正是)举(娶)玛尔费(维)娜的好司(时)机，举(娶)下玛尔费(维)娜，你就层(成)了则(这)个眼泪汪汪的家庭的泡(保)护人，你就悠(有)了一个家，一个窝，就能得到一钻(幢)房子，家具色(设)备齐全。而且，玛尔费(维)娜保险丝(是)一个泡(宝)库。'①

"我好象真地听到罗贝尔·马凯尔·德·纽沁根这老东西在讲话!"斐诺说。

"'一个迷人的姑娘。'费迪南·杜·蒂耶说，口气很热烈，

① 纽沁根是阿尔萨斯人，讲法语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

却并没有热情。”

“一句话就画出了杜·蒂耶的全貌!”库蒂尔叫道。

“‘不了解她的人可能会觉得她丑，但是我知道，她很高尚。’杜·蒂耶说。‘也很勇看(敢)。老朋友，应该举(娶)她，她准会丝(是)一个无私、贤慧的妻子。砍(干)我们则(这)个鬼营森(生)，虽(谁)死虽(谁)活没悠(有)人能自滔(知道)，能扣(够)信任老婆的心，就丝(是)很大的愉快。你自滔(知道)，但斐纳给我太(带)来一百多万，但我情愿要不会悠(有)则(这)么多贝(陪)嫁的玛尔费(维)娜。’‘那她能有多少?’‘我也嗦(说)不准，’纽沁根男爵说，‘反怎(正)总悠(有)一笔钱。’‘她有一个喜欢粉红衣服的母亲。’杜·蒂耶说。这句话打断了纽沁根的试探。吃罢晚餐，纽沁根男爵告诉威廉明娜-阿道菲斯，存在他那里的钱只有四十万法郎了。曼海姆的阿道菲斯的女儿眼见自己落到了年收入只有二万四千利勿尔的境地，她计算来计算去，脑子里一笔糊涂账。‘怎么搞的！怎么搞的!’她对玛尔维娜说，‘我一向能有六千法郎交给裁缝给我们做衣服的！这些钱你父亲是从哪儿弄来的？二万四千法郎就等于一无所有了，我们穷了。天哪！你外公要是还活着，看见我落到这步田地，他准会气死的！可怜的威廉明娜!’她失声痛哭。玛尔维娜不知道怎样劝慰母亲，只好说母亲还年轻标致，还可以穿粉红衣服，还可以去歌剧院和滑稽剧院，就坐在纽沁根夫人的包厢里。她用宴会、舞会、音乐会、华贵的服饰、出尽了风头这一类梦想哄骗母亲，直哄得那妇人果真躺在蓝丝幔帐下做起美梦来。她优雅的卧室隔壁便是两天前的夜里刚刚咽气的

冉-巴蒂斯特·德·阿尔德里热男爵的卧房。我用三言两语交代一下男爵的历史。这位阿尔萨斯人早年在斯特拉斯堡开银行，逐渐累积了约摸三百万法郎的财产。一八〇〇年他三十六岁，他在大革命中创立的家业进入了鼎盛时期，这一年，他娶了曼海姆的阿道菲斯的女继承人。他娶她既是想她的家产，也是看上她的人品。这姑娘是阿道菲斯一家人的掌上明珠，没出十年，财产自然便转到她手里。阿尔德里热被皇帝和国王陛下[1]册封为男爵，因为他的财产扩充了一倍。对于恩赐他贵族头衔的这位伟人，阿尔德里热怀着满腔的热忱，因此他过分认真地看待他的英雄在奥斯特利茨的胜利，到一八一四和一八一五年间他终于破了产。诚实的阿尔萨斯人并不停止支付，他绝不用他认为不可靠的股票偿付债权人；他敞开大门，凡要求兑现的，来者不拒，最后终于落得与银行业告别。正如他往日的一等职员纽沁根所说：'老实，但太愚蠢！'债务清理完毕，还剩五十万法郎，固然还有对帝国的债权，可惜帝国已经不复存在。'过分信任拿波（破）仑就得到则（这）样的下藏（场）。'他看到清理结果，这样说道。如果你曾经在一座城市叱咤风云，一旦成了无足轻重的人物，怎么还能继续呆在那里呢？……阿尔萨斯的银行家象所有破产的外省人一样来到巴黎。他勇敢地使用三色吊带，上面还绣着代表帝国的鹰，而且一头钻进了波拿巴党人的圈子。他把证券全都存到纽沁根那里，纽沁根按总值的百分之六付息。帝国债券纽沁根也

---

[1] 拿破仑既是法兰西皇帝，又是意大利国王。

收下了，仅仅打了六折，这使阿尔德里热握住了纽沁根的手：'我早就知道能在你身上找到一颗阿尔萨斯人的心！'纽沁根把债券转手卖给了我们的朋友德·吕卜克斯，这一次却是按债券的全数金额成交的。阿尔德里热尽管一蹶不振，可是仍有四万四千法郎的工业收入，烦恼在他之所以难以解脱，是因为夹杂着一种忧郁感。凡习惯在商业的尔虞我诈中生活的人，一旦失去了进行这种争斗的资格，都会有这样的忧郁感。阿尔德里热夫人的财产也完全毁了，这个年轻女人对生意一窍不通，听任别人轻易地拿走了她的财产。阿尔德里热决心牺牲自己——高尚的心灵！——去换取妻子的幸福。于是男爵夫人重新获得了昔日的欢乐，失去斯特拉斯堡社交界的空虚感被巴黎的享受填补了。那时候，纽沁根已经象今天这样是金融界的把头，这位精明的男爵考虑到自己的名誉，对那位老实的男爵始终以礼相待，如此的盛德在纽沁根的沙龙里传为佳话。每到冬天，阿尔德里热的本金就要缩减一些，然而要对阿道菲斯家的明珠发几句哪怕最微不足道的怨言，他也没有这个胆量。世界上就数阿尔德里热的爱是最天真、最不明智的。老实，但太愚蠢！弥留之际他还自问：'没有我她们怎么办？'于是，当老好人单独和老跟班维尔特在一起时，在两次窒息的间隙中，他把妻子和女儿托付给了维尔特，似乎这一大家子只有这位阿尔萨斯的卡勒勃①是有头脑的人。三年后，到了一八二六年，伊索尔已经二十岁，玛尔维娜依然待字闺中。玛尔维娜对

---

① 司各特的小说《莱默莫尔的未婚妻》中的一个忠实的仆人。

社会有了较为深入地了解之后，发现世上的一切关系都是虚假的，一切都经过权衡，都有不变之规。她和大多数有教养的女孩子一样，不懂得生活的奥秘、金钱的意义、赚钱的艰辛、事物的代价，因此这三年中，每一次教训对她来说都不啻是一次伤痛。阿尔德里热去世后，遗留在纽沁根银行的四十万法郎全部转到男爵夫人的名下，因为她继承了这笔钱，男爵还欠着她十二万法郎。她手头一紧就动用这笔款子，仿佛这是永不枯竭的金库。正当咱们的雄鸽向他的雌鸽靠拢的时候，熟悉往日老板娘脾气的纽沁根一定已经把寡妇的经济状况向玛尔维娜摊牌了，存款只剩三十万法郎，因此二万四千利勿尔的收入已经降到一万八千。维尔特居然这样维持了三年！听纽沁根讲了实情，玛尔维娜换了马，卖掉了车，辞退了车夫。这一切都瞒着母亲。男爵夫人府上的家具都已经使用了十年，可是没有力量换新的；与此同时，府中的一切都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彩，故而在喜欢和谐的人看来，这倒是弊中有利。过去，男爵夫人是一朵保养得十分娇嫩的鲜花，而今已经如同深秋的枯枝败叶中一朵残存的玫瑰，冷了、蔫了。我对你们讲，我可是目睹这大户人家慢慢地、一步一步败落下去的！太可怕了！天地良心。这是我最后一次感到忧伤，打那以后，我对自己说：‘为别人操那么多心未免太傻！’我当小职员的时候，哪家请我吃过饭，我就傻乎乎地为哪家操心，听到有人讲这家人的坏话我就挺身而出，我自己从来不骂人家，我……唉，我那时真幼稚！昔日的明珠听女儿讲罢她们的处境，不禁大叫：‘可怜的孩子！我的裙子以后请谁做？我再也不会有新帽子，

再也不能请客，再也不能做客了！'你们认为，男人是否堕入情网根据什么来判断？"毕西沃中断他的叙述，问道，"我是说怎样知道博德诺是否真的爱上了小巧的金发女郎？"

"办事心不在焉。"库蒂尔说。

"一天换三次衬衣。"斐诺说。

"先决的问题是，"勃龙代说，"卓越的人物是否可能和是否应该堕入情网？"

"朋友们，"毕西沃说，显出感伤的神情，"我们要象提防凶恶的野兽一样提防一种人，这种人发现自己爱上了一个女人，就打一记响指或者把烟蒂掷在地上，说道：'罢了，世上女人多着呢！'这种公民，政府倒可能把他雇到外交部去。勃龙代，我提醒你注意，戈德弗鲁瓦已经离开外交界了。"

"这么说，他是陷进去了，傻瓜要想显得了不起只有一个机会，那就是爱情。"勃龙代说。

"勃龙代呀勃龙代，我们为什么这么可怜？"毕西沃喊道。

"斐诺为什么这样有钱？"勃龙代说，"我以后告诉你，算了，我的孩子，咱俩心照不宣。你瞧，斐诺刚才一个劲地给我灌酒，好象是我替他把劈柴搬上了楼。可是饭到终席，酒应该慢慢呷。后来呢？"

"你刚才说了，戈德弗鲁瓦陷进去了，他与高大的玛尔维娜、轻佻的男爵夫人和小巧的舞蹈女郎都已经混得很熟。他沾染了世上最谨慎、最唯唯诺诺的奴性。这家人的破败相没有把他吓跑。嗐！……有什么关系！他逐渐看惯了所有这些破烂。客厅里的家具上那些白花绿底织锦罩子在这个青年眼

里从来不显得陈旧、破烂，既没有污迹，也不必更换。窗帘，茶几，炉台上的小摆设，洛可可式的烛台，经纬毕露的克什米尔地毯，钢琴，印花小餐具，丝丝挂挂、满是洞眼而颇具西班牙风格的餐巾，男爵夫人蓝色卧室前的波斯式客厅以及客厅里每一件陈设，这一切对博德诺说来都是神圣的。只有容颜流光溢彩，因而思想、精神、灵魂都在暗处隐而不露的美丽而愚蠢的女人才能叫人这般迟钝，因为聪明的女子从来不滥用自己身上的优越条件。女人要夺走一个男人的心，必须渺小而愚蠢。有一次，博德诺亲口对我讲，他很爱那个神情严肃的老维尔特！古怪的老头对未来主人之虔诚不亚于天主教徒对待基督的圣体。老实的维尔特是德国的加斯帕尔①，喜欢喝啤酒，忠厚的外表下藏着精明，犹如中世纪的大主教袖筒里笼着匕首。维尔特看出戈德弗鲁瓦是伊索尔未来的丈夫，便以阿尔萨斯人的忠厚态度布了曲折蜿蜒的迷魂阵，这是所有粘合材料中粘合力最强的胶水。阿尔德里热夫人的improper是根深蒂固的，她认为男欢女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每次伊索尔和玛尔维娜一道出门，上杜伊勒里花园或者去爱丽舍田园大道与熟悉的后生相会，母亲总要说：'好闺女，痛痛快快地玩吧！'能对两姐妹说长道短的只有她们的朋友，不过朋友们都维护她们，因为在阿尔德里热家的客厅，每个人都可以无拘无束，这在全巴黎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花上几百万，怕也未必能找到阿尔德里热家这样的晚会。这里可以巧妙地谈论一切，

① 在法国的民间传说和文学作品中屡有叫加斯帕尔的人物出现，这里多半指杂剧中描写的貌似忠厚实则精明狡诈的人物。

服饰不用那么考究，每个人都轻松自在，即便提出要吃饭都不算什么。姐妹俩高兴给谁写信就给谁写信，收到回信也坦然自若，男爵夫人就在旁边，但她从来不想过问一声信里讲的什么。令人尊敬的母亲的自私精神给了两个女儿各种方便。自私委实是世上最可爱的感情，这是从这样一个意义上讲的：自私自利的人不愿意遭受麻烦，因而他们也不去麻烦别人。他们绝不用刺耳的忠言、尖厉的责骂去干扰周围人的生活，也不会由于表现出过分的友爱，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管，结果象马蜂似的螫人……"

"你说到我心里去了。"勃龙代说，"可是，亲爱的，你不是在讲故事，你是在闲磨牙……"

"勃龙代，假如你没有喝醉，我真替你害臊！我们四个人，正经有文学修养的只有他！因为有他在场，我才赏脸把诸位都当作鉴赏家，才把我的故事尽量加以发挥，到头来他反倒批评起我来！朋友们，精神贫乏最显著的标志就是罗列事实。《恨世者》① 这出卓越的喜剧证明了，艺术就是在针尖上修建巍峨的宫殿。鄙人思想的奥妙就在于它好似仙女的魔杖，十秒之内（喝干这杯酒的时间！）能把萨布龙平原② 变成因特劳肯市③。莫非你们愿意我讲的故事象发射炮弹那么直来直去，象司令官的报告那么干巴巴？我们本来谈笑风生，可是这个报人，他不喝酒时是厌恶书本的，这会儿喝醉了却要我象书

---

① 莫里哀的喜剧。

② 萨布龙平原，当时是巴黎郊区一个荒凉地带。

③ 因特劳肯市，瑞士一城市。

本那样讲呆话（毕西沃竟然假哭起来）。呜乎，法兰西人的想象，有人要折断它幽默的锋芒！Dies irae①。为老实人②痛哭吧。《纯粹理性批判》、《象征论》③以及德国人印成结结实实五大卷的各种体系万岁！德国人不知道，从一七五〇年以来，巴黎就有这些体系了，不过是用精炼的语言表达的，这便是我们民族智慧闪光的宝石。每一位大人物死了，勃龙代都要在报上编造所谓临终遗言，其实他们什么也没说，勃龙代这是自取灭亡。”

“讲你的故事吧。”斐诺说。

“我是想向你们解释，一个人如果不是股东（向库蒂尔致敬！），那么他的幸福是什么。你们难道看不出来，戈德弗鲁瓦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获得一个青年梦想的最大幸福？……他琢磨伊索尔，为的是让伊索尔理解他！……互相理解的事物应该是互相近似的，而与虚无和无限近似的，却只有它们自己。虚无就是愚蠢，无限就是天才。戈德弗鲁瓦和伊索尔这两个情人的书信是世上最愚蠢的，洒了香水的信笺穿梭往来，写的无非一些时髦的字眼：‘天使！伊奥利亚的竖琴声④！有了你我就满足了！在我男子汉的胸膛里也有一颗心！软弱的女人！可怜的我！’现代感情的陈词滥调应有尽有。戈德弗鲁瓦

---

① 见本卷第371页注①。

② 伏尔泰中篇哲理小说《老实人》的主角。

③ 指德国哲学家克鲁塞（1771—1858）的著作《古代民族主要是希腊人的象征和神话》。

④ 古希腊伊奥利亚人的一种乐器，可在风中震响，这里喻为爱的心声。

到别人家里做客很少呆上十分钟，和女人谈话又没有自命不凡的神气，因而女人们都以为他很有才气。他其实是这样一种人，这种人被认为聪明其实并不聪明。最后，你们可以判断一下他陷进去有多深：乔比、马、车在他的生活中都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他常常坐在男爵夫人对面古老的绿色大理石壁炉旁边一把舒适的安乐椅中，目不转睛地瞧着伊索尔，一边喝茶，一边和夫人的几位常客聊天，只有这时候，他才感到幸福。那几位常客照例每天晚间十一点到十二点到儒贝尔街来。在夫人府上可以毫无顾忌地玩布约特牌，我在那里总是赢。若是伊索尔把穿着黑缎子鞋的漂亮的小脚伸过来，引得戈德弗鲁瓦看上半天，那他一定坐到最后，对伊索尔说：'请把你的鞋给我……'伊索尔抬起脚，跷到椅子上，脱下鞋递给戈德弗鲁瓦，同时投去一个眼神，就是那种眼神！反正，你们该明白的！时间长了，戈德弗鲁瓦终于发现玛尔维娜有一个重要的秘密。杜·蒂耶每次敲门，玛尔维娜的双颊都要泛起红晕，嘴中喃喃道：'费迪南！'可怜的姑娘望着这只两条腿的老虎，眸子里放出光来，仿佛壁炉的炭块被穿堂风吹旺了。杜·蒂耶拉她到靠墙的茶几或窗户下进行一番旁白时，她就流露出无限喜悦的神情。一个女人能如此钟情，以致变得象个孩子，让别人把她的心思看得一清二楚，这是十分罕见的，也是十分美妙的。天啊，这种女人在巴黎之难得，相当于到印度去找会唱歌的花。尽管打从阿尔德里热一家人在纽沁根家露面之日起，玛尔维娜与杜·蒂耶之间便建立了友谊，然而杜·蒂耶始终没有娶玛尔维娜，德罗什热烈地追求玛尔维娜，咱们狠心的朋

友杜·蒂耶也没有表现出醋意。玛尔维娜的陪嫁看起来不会少于五万埃居，德罗什想拿这笔钱偿还开业的债务，因此这位法律界的人士竟假装含情脉脉的样子！杜·蒂耶无所谓的态度当然深深伤害了玛尔维娜的心，可是玛尔维娜爱得太深，不忍心把杜·蒂耶拒之门外。这姑娘是个很有良心很有感情、内心坦露无遗的人，在她身上有时自尊屈从于爱情，有时受伤的爱情又让自尊占了上风。而咱们的朋友杜·蒂耶，他不慌不忙、冷冰冰地接受玛尔维娜的爱情，安静地享用那柔情蜜意，仿佛猛虎得意地舔食沾在嘴边的鲜血。每隔两天他就要出现在儒贝尔街，为的是看看玛尔维娜如何爱他。这鬼东西当时有一百八十万法郎，财产问题他大概并不看重。他不但抵制了玛尔维娜，而且抵制了纽沁根和拉斯蒂涅两位男爵，两位男爵曾狡猾地布下迷宫，想诱使他每天花四个法郎坐在马车夫屁股后面，奔跑七十五里路，而且不给他指引走出迷宫的线！戈德弗鲁瓦看到未来的姐姐夹在一个银行家和一个律师之间，终于忍不住指出，她这种地位是可笑的。'你想劝我当心费迪南，想了解我和他的秘密，'玛尔维娜直率地回答，'亲爱的戈德弗鲁瓦，不要再提这件事了。费迪南的出身、经历和财产在这件事情上是无关紧要的，请相信是某种奇异的东西在起作用。'不过，几天以后，玛尔维娜把戈德弗鲁瓦拽到没人的地方，对他说：'我看德罗什这个人不老实（这便是爱情的本能！），他好象愿意娶我，偏偏又去追一家杂货店的小姐。我倒想知道他是不是把我当作不得已而选择的人，结婚对他是不是金钱的交易。'德罗什这个年轻人固然很精明，却没有看透

杜·蒂耶的心思，他怕杜·蒂耶果真要娶玛尔维娜，因此事先就准备好一条退路。他的生意当时很不景气，除却一切支出，挣的钱勉强能够偿还债务的利息。这些事女人们完全不懂，对她们来说，一颗赤诚的心抵得上几百万财富！”

“既然德罗什和杜·蒂耶到头来都没有娶玛尔维娜，”斐诺说，“你何不讲一讲费迪南心中的秘密？”

“秘密嘛，听我道来。”毕西沃回答，“通常的规律是：一个姑娘哪怕曾经忸怩了十年，只要她终于把鞋给了人①，那个人就不会娶她，他……”

“胡说八道！”勃龙代打断他的话，“既然过去相爱，现在就可以相爱。要说秘密，还是听我说，通常的规律是：假如你有希望成为但泽公爵、法兰西元帅②，那就别在当一名小军曹时就结婚。请看杜·蒂耶和什么人攀了亲吧！他娶了格朗维尔伯爵的一位千金，这是法国最古老的官宦人家之一。”

“德罗什的妈有一个朋友，”毕西沃又说，“是一家药铺③的老板娘，老板发了大财，把铺子出盘了。开药铺的人都有一些怪念头，他把小姐送进寄宿学校，想叫她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个玛蒂法凭着二十万法郎，一心想让小姐嫁个好人家，二十万货真价实的现钱，闻不到半点药味。”

“是和佛洛丽纳相好过的那个玛蒂法？”勃龙代问。

---

① 意即委身于人。

② 但泽公爵（1755—1820），名勒费弗尔，帝国的公爵和元帅。

③ 这种药铺既卖药材，又卖日用杂货，所以文内有时称杂货铺。

“不错，就是他，也就是卢斯托的玛蒂法①，一句话，咱们的玛蒂法！这一家人一度销声匿迹，后来又回来了，住在觅午街，这里和他们在那里发了财的伦巴第街完全不同。我同这一家人是很熟的。我在部里服苦役，一天八小时挤在一群头号笨蛋中间的时候，碰到过几个奇人，他们说服我相信，黑影里也有起伏，最庸俗不堪的地方也有几个有棱角的人！是的，朋友，这个布尔乔亚和那个布尔乔亚并不相同，好比拉斐尔不同于纳图瓦尔②。德罗什太太这寡妇想让儿子同玛蒂法家结亲，算盘打了不止一天两天了，尽管她面前有个大障碍，是一个叫科香的小伙子，在财政部当职员，父亲是玛蒂法的有限合伙人。在玛蒂法夫妇的眼里，律师的身分，用他们的话说，能为女人的幸福提供保障。母亲的计划，德罗什是同意的，目的是准备有个退路。因此，对觅午街上这家开药铺的，他不能不去敷衍。我替你们把这一雄一雌买卖人的生活描写一番，你们就可以懂得，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幸福。两口子住在一幢房子的一楼，有一个小花园，他们经常望着园子里的喷泉自得其乐，那喷泉在一个直径六尺的水池中央，从硬石灰石的小圆台里昼夜不停地涌射出来，水柱象麦秸般又细又长。他们每天都起大早，为的是看看花园里的花开了没有；无所事事，惶惶不可终日，为了穿戴才穿戴，看戏时感到无聊；经常往来于巴黎和吕扎尔什③之间，因为他们在吕扎尔什有一座乡间别

① 因卢斯托是玛蒂法的情敌。详见《幻灭》。

② 纳图瓦尔（1700—1777），法国画家。

③ 离巴黎不远的小城。

墅，我曾在那里吃过饭。勃龙代，有一天他们要我表演点什么，我就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有很多插曲的故事！从晚上九点直讲到半夜。等我的第二十九个人物刚出场（报上的连载小说是偷我的！），原先碍于主人的地位一直硬撑着的玛蒂法，这时也终于在连续眨巴了五分钟眼睛之后，同其他人一样鼾声大作起来。第二天，所有的人都恭维我，说我故事的结尾讲得好极了。和杂货铺老板两口子过从甚密的有科香夫妇、阿道尔夫·科香、德罗什太太，还有一个叫包比诺的小家伙，他正开着一家药铺，常向他们讲讲伦巴第街的新闻（他是你的熟人，斐诺！）。玛蒂法太太喜欢艺术，时常购置一些石版画、套色版画、着色画之类，都是花钱不多的东西。先生的消遣是研究新兴企业，尝试搞点投资，为的是寻求一点刺激（佛洛丽纳改掉了他软塌塌、好闲逸的脾气）。只要讲一件事，你们就可以知道我这位玛蒂法的思想是如何深刻了。老先生向几位侄女道晚安时总是说：'你去睡吧，侄女们！'据他说，他怕说'你们'会刺伤她们的心①。小姐是一个没有风度的姑娘，看上去象大户人家的使女，能够马马虎虎地弹一首奏鸣曲，写漂亮的英文，懂法文，拼写正确，一句话，接受的是不折不扣的布尔乔亚教育。姑娘急不可耐地想出嫁，为的是离开家庭，她腻烦这个家庭就象海军军官腻烦值夜班；必须说明，姑娘值班是值整个一个白天。管他德罗什也罢，科香也罢，公证人也

① 法国人的习惯，一家人之间以"你"相称，称"您"则多半表示疏远，但玛蒂法是对几个侄女说话，理应称"你们"（法文形式同"您"），他却为避疏远嫌疑而称"你"。

罢，卫兵也罢，冒牌英国绅士也罢，总之，什么样的丈夫都行。我看她对生活一无所知，觉得怪可怜的，想向她揭示生活的重大奥秘，可是，呸，玛蒂法夫妇却因此请我吃了闭门羹。我与布尔乔亚永远不可能互相理解。”

“她嫁给古罗将军了。”斐诺说。

“不到四十八小时，戈德弗鲁瓦，过去的外交官，便看透了玛蒂法一家人和他们可耻的阴谋。”毕西沃接着说，“他向玛尔维娜报告的时候，碰巧拉斯蒂涅也在风流的男爵夫人家，正坐在火炉边聊天。有几句话传进了他耳朵，他猜到他们在讲什么，当他看到玛尔维娜那尖刻而满意的神情，心里就越发明白了。那天夜里，拉斯蒂涅在男爵夫人家一直呆到凌晨两点——居然还有人说他自私！博德诺走了，夫人也去睡了，屋里只剩下拉斯蒂涅和玛尔维娜，这时，拉斯蒂涅用诚挚的、父辈的口吻向玛尔维娜说：‘请记住，曾有一个年轻人，他困得要命，靠拼命喝茶才坚持到凌晨两点，为的是能够郑重其事地对你说：结婚吧。别再固执了，别再纠缠于自己的感情，别再去多想有人打着卑鄙的算盘，一只脚踩在这里，一只脚踩在玛蒂法家，什么也别考虑，赶快结婚！对一个姑娘来说，结婚就意味着把自己交给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必须保证她起码过上小康的生活，他的经济必须有保障。我懂得人情世故，姑娘也好，母亲也好，老太太也好，一谈到婚姻，便都要在感情问题上唱虚伪的高调。其实无论是谁，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好的地位。姑娘嫁给了有身分的人，当妈的就说她做了一桩好买卖。’拉斯蒂涅向玛尔维娜讲了一大套他的婚姻理论，照他看来，结婚就

好比建立一家商行，目的是合伙生活。‘我绝不打听你的秘密，’最后他对玛尔维娜说，‘你的秘密我全知道。男人之间是无话不谈的，你们女人吃完饭走出门以后也一样。好吧，听我最后讲一句：结婚吧。如果你不结婚，请记住今天晚上就在这间屋里，我曾经恳求你结婚！’拉斯蒂涅这席话含着命令的口吻，它引起的不是注意，而是思索。他态度之坚决令人吃惊。玛尔维娜思想中最敏感的地方被触动了，这正是拉斯蒂涅的目的。到了第二天，她还在想着这问题，她想探寻拉斯蒂涅讲这番话的动机，但是茫然理不出头绪。”

“你说得天花乱坠，拉斯蒂涅怎样发的财我却一点儿没听出来。你把我们当成喝了六瓶香槟酒的玛蒂法之辈了。”库蒂尔嚷道。

“我就要讲到这儿了。”毕西沃也嚷道，“你们已经沿着许多小河走过来，所有这些小河最后汇合成四万利勿尔的年收入，好多人看着眼红呢！就这样，拉斯蒂涅把这些人全都攥到了手心里。”

“德罗什、玛蒂法一家、博德诺、阿尔德里热一家、哀格勒蒙。”

“此外还有百多人呢！……”毕西沃说。

“好啦！快说他怎样发财的吧！”斐诺喊道，“我知道的事不少，可我就是猜不到谜底。”

“勃龙代已经把纽沁根头两次清理对你们讲了一个大概，现在我来详细介绍第三次清理。”毕西沃说，“一八一五年停战以后，纽沁根便懂得了我们这些人今天才明白的道理，那就是

金钱只有在多得无法估量时才能成为一种力量。他看着罗特希尔德兄弟暗自眼红。他有五百万财产，他想有一千万！他知道，有一千万，就能赚到三千万，而靠着五百万，他只能赚到一千五百万。因此他决计实行第三次清理！这个伟大的人物想白白赖下债权人的钱，用毫无价值的股票来支付。到了证券市场上，这样的计划是不会以如此一目了然的形式出现的。纽沁根的清理就好比用一个馅饼向一群大孩子换一个金路易，这帮大孩子和过去的小孩子一样，喜欢馅饼，不喜欢金路易，殊不知用一个金币可以买到二百个肉饼。"

"你这叫什么话，毕西沃？"库蒂尔叫起来，"这是再光明正大不过的事。如今哪一个星期没有人给老百姓几块馅饼，同时向老百姓讨一个金路易？可是老百姓并不是非掏钱不可呀！他们并非没有权利问个明白呀！"

"你巴不得他们都被迫当股东。"勃龙代说。

"那不成，"斐诺说，"那还要才能干什么？"

"这话从斐诺嘴里说出来真不简单，"毕西沃说。

"是谁教他的？"库蒂尔问。

"总之，"毕西沃说，"纽沁根曾经有幸两次把馅饼送出去，可是后来馅饼却涨价了，超过了他当时收进的价格。这是他原先没料到的。这倒霉的福分叫他万分懊恼。这种福分最终会置人于死地的。他等了十年，就是想寻找机会纠正过去的失误，发行表面上值几个钱的股票，而这些股票……"

"不过，"库蒂尔说，"照你这样解释银行业，那就什么买卖都做不成了。光明正大的银行家得到光明正大的政府的赞

许，说服最精明的股票投机商买进了不久便下跌的债券，这不是一次两次了。比这更精彩的事你们也见过！不是有人发行过股票——依然是经政府同意，受到政府支持的——来偿还一定数量债券的利息，为的是维持债券的市价并得以脱手抛出吗？这些措施和纽沁根式的清理大同小异。”

“这种事小打小闹地干会显得鬼鬼祟祟，”勃龙代说，“大张旗鼓地干就成了金融业务。有一些专横行为发生在个人与个人之间是犯罪，扩大到一定程度就不算什么了，犹如一滴氢氰酸，溶解到一大桶水里就失去了毒性。你杀了一个人，人家送你上断头台，然而为了政府的随便什么利益，你杀了五百人，对这种政治罪恶，社会是肃然起敬的。你从我的文件柜里盗走五千法郎，人家送你去服苦役，然而你以盈利为诱饵巧妙地刺激一千个股票商购买某个濒临破产的共和国或者王国的公债，这些公债就象库蒂尔说的，是为了偿还公债本身的利息，这样做任何人都不会怨恨你。这就是我们生活的这个黄金时代的真正原则！”

“掌握这样巨大的一部机器，”毕西沃说，“必须有许多帮手。第一步，纽沁根银行有目的、有计划地用五百万法郎在美洲进行一项投资，纽沁根做了周密的计算，使投资利息的兑现要经过较长的周期。经过这样一番安排，纽沁根银行的资金空虚了。不论什么清理，都必须师出有名嘛。纽沁根银行的私人存款和发行的股票合计大约有六百万法郎。私人存款中有阿尔德里热夫人的三十万、博德诺的四十万、哀格勒蒙的一百万、玛蒂法的三十万、夏尔·葛朗台——就是德·奥勃里翁

小姐的丈夫——的五十万，等等。纽沁根建立了一家工业股份公司，他盘算略施小计，拿公司的股票支付债权人，他这样做很可能引起怀疑，可是他精明得很，公司是借别人的名义办的！……创办这家公司的宗旨是让它起到相当于密西西比公司①在罗氏体系中的作用。把证券市场上最能干的角色都吸引来为自己的计划卖力，同时并不向他们透露自己的计划，这是纽沁根的拿手好戏。他故意向杜·蒂耶透露了一个庞大的、稳操胜券的计划，内容是建立一家股份公司，集中雄厚的资金，以期在营业初期便可以为每位股东赢得巨额利润。这样的股份公司眼下仅此一家，恰好又赶上游资充斥市场的时机，保险可以提高股票的价格，因此发行股票的银行一定有利可图。请想一想，这是发生在一八二六年的事。这个计划非常实惠，也非常聪明，杜·蒂耶听了不能不动心，然而他又很自然地想到，万一公司失利，会招来四面八方的唾骂，因此他建议把一个经理推到前台，明里让这位经理管理这台贸易机器。现在你们知道杜·蒂耶建立克拉帕龙银行的秘密了吧，这是他的一大创造……”

“不错，”勃龙代说，“克拉帕龙是金融责任编辑，是煽动肇事的，又是替罪羊。如今我们更厉害了，我们写上：请与某某办公室联系，某街、某号。一般人在那里只看到几个小职员，头戴绿色鸭舌帽，俏皮得象小听差。”

“纽沁根用他的全部信誉支持克拉帕龙银行。”毕西沃说，

---

① 约翰·罗创办的一家投机公司。

“在任何一个股票市场上抛出一百万克拉帕龙证券都不用担惊受怕。杜·蒂耶因而建议把他的克拉帕龙银行推到前台。建议被采纳了。在一八二五年那时候，股东还没有多少工业观念，流动资金还不为人所知！经理们发行起红利股票来一点也不缩手缩脚，他们不在银行存款，也不作任何保证。他们不屑于向股东介绍合股资金的情况，说什么向他们索要的股份不超过一千、五百甚至二百五十法郎！那时也不公布说 in aere publico①的状况不会超过七年、五年甚至三年，不用多久就会看到结果。那还是经营艺术的童年时期！甚至没有人想到利用大型商业广告来刺激公众的想象力，从所有人的腰包里掏钱……”

“到没有人愿意掏钱的时候，自然会想到的。”库蒂尔说。

“最后一点，这些企业当时还不存在竞争。”毕西沃说，“纸浆厂、花布印染厂、锌板厂、剧院、报纸还不是如今这样象猎狗见到猎物似地扑向奄奄一息的股东。好的股份生意如库蒂尔所说，虽然有人天真地公之于众，还有专家(他们是科学界的骄子！……)的报告加以说明，其实是在交易所的阴暗角落中悄悄地、不顾廉耻地进行的。金融界投机商的所作所为，好比是演奏《塞维勒的理发师》②里那首名为《谣言》的曲子，他们演奏得Piano, Piano③，造出烟幕来，让人们咬着耳朵嘀咕，说

① 拉丁文：关于公债。这里的意思是“关于公众钱财”。

② 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根据法国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的同名剧本改编的歌剧。《谣言》是第二幕中音乐教师巴西利奥唱的一首歌。

③ 意大利文：轻轻地，微弱地。（音乐术语）

生意如何好。他们对受害人即股东的盘剥只在家里、交易所里和社交场中进行，方法是巧妙地散布流言，流言越传越凶，终于汇成四位数字牌价的tutti① 。”

“不过，尽管咱们是朋友，诸位可以随便说我，我还是要再谈谈这个问题。”库蒂尔说。

“你是首饰匠么，若斯先生？②”斐诺说。

“斐诺将永远是守旧派、立宪派、顽固派。”勃龙代说。

“不错，我就是首饰匠。”库蒂尔说，“为了我的利益，轻罪法庭刚刚把赛里泽判了刑。我认为新方法比起老方法来不知要少多少骗人的把戏和危险，不知要公正多少倍。有了广告，可以思考，可以观察。倘若哪位股东上了当，那他一定是有意的，因为人家并没有把猫装在口袋里卖给他③。工业……”

“好哇，你也讲到工业了！”毕西沃叫起来。

“工业可以从中渔利。”库蒂尔继续说，并不理会毕西沃打断他的话，“政府如果干涉贸易，妨碍贸易自由，那它就干了一件必须付出高昂代价的蠢事，其结果不是限价，就是专卖。我以为，最符合贸易自由原则的莫过于股份公司！触动股份公司就要对资本和利息都负起责任来，这是愚蠢的。随便什么买卖，盈利和冒险都成正比！只要货币在不停地运动，它的流通采取什么方式与国家有什么关系？只要永远有固定数量的

① 意大利文：大合奏。

② 典出莫里哀的喜剧《医生的爱》第一幕第一场。主人要他的朋友为治小姐的病提供良方，首饰匠若斯建议为小姐买首饰珠宝，后用“你是首饰匠，若斯先生”指怀着私心提建议的人。

③ 意为“哄骗他”、“蒙住他的眼睛把货卖给他”。

富人纳税，谁有钱谁受穷与国家有什么关系？再说股份公司、合资企业以及形形色色的红利企业在世界上贸易最发达的国家英国已经时兴二十年了。英国人什么都怀疑，每届议会都要产生成千上万条法令，然而从来没有一个议员起来反对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对治疗金银满柜症最有效，而且用的是草药！”毕西沃说，“是胡萝卜！①”

“听我讲！”库蒂尔激动起来，“你有一万法郎，你向十个企业各买了一千法郎的股票。有九股都泡了汤……（事实上不可能！老百姓比任何个人都厉害，我不过这样假设），只有一股成了气候！（偶然的！同意！并非有意为之！得了！开玩笑！）这样，把财产分成十股的聪明赌客就遇上了一笔美妙的投资，和获得伏钦矿山股票的人差不多。先生们，这里没有外人，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吵吵嚷嚷的家伙都是伪君子，他们吵嚷是因为他们既没有做生意的头脑，又没有大吹大擂的魄力，又没有经营的手腕。证据很快就会有的。不久你们就能看见，贵族老爷、朝中权贵、部长大臣黑压压一大片涌来搞投机活动，他们的爪子比我们还会捞，他们的主意比我们的还要弯弯绕，尽管他们缺乏我们的才干。如今的时代，股东的贪婪不亚于老板的贪婪，干一桩事业需要何等的才智！创立了克拉帕龙公司，而且眉头一皱，便计上心来的人是何等伟大的催眠师！你们知道由此应该得出的教训么？当今的时代

① 法语成语tirer une carotte（胡萝卜），意为敲诈钱财，股份公司之类专门欺骗股东，所以毕西沃想到这个成语，不过只用了半截。

并不比我们这班人好！我们生活在一个贪得无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事物的价值是毋庸考虑的，重要的是一样东西转手推出去时，能从中渔利；这东西所以能转手，是因为就贪心不足而言，认为有利可图的股东和招揽股东的老板是半斤八两！”

“了不起呀！库蒂尔他真了不起！”毕西沃对勃龙代说，“他可以以人类伟大造福者的名义要求为他塑像。”

“他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傻瓜的财产，天经地义是聪明人的金库。”勃龙代说。

“先生们，”库蒂尔说，“乐个够吧。换个地方，我们就必须正襟危坐地恭听临时规定的法令讲的那些令人尊敬的蠢话了。”

“他说得对。”勃龙代说，“先生们，现在是什么世道！只要智慧之火一点燃，临时制定的法律就把它扑灭。立法者几乎全都是从小地方出来的，他们在家乡是从报纸上研究社会；他们用国家机器来压制智慧之火，机器一爆炸，他们就哭得呼天抢地，恨得咬牙切齿！这世道就会制定税收法和刑事法！所有这些情况用一句话可以说明，你们想听吗？那就是：*国家不复有宗教！*”

“哈！太棒了，勃龙代！”毕西沃说，“你揭了法兰西的疮疤，这疮疤就是税收制度，它阻碍了法兰西的发展，其严重性为兵荒马乱的战祸所不及。我在部里服过七年苦役，夹在一帮布尔乔亚当中，那时有一个人，很有才能，他决心改革整个财政制度……那好，我们请他滚了蛋。倘若他改革成功，法兰

西现在也许会趾高气扬，也许会以重新征服欧洲作为消遣，所以，我们赶走他是为了各民族休养生息。本人当时用一幅漫画断送了那位拉布丹。①”

“我使用宗教这个字眼，并不是指陈腐的说教，我是从大政治家的立场上使用这个词的。”勃龙代说。

“请你解释一下。”斐诺说。

“好的。”勃龙代说，“对里昂事件，对在街上用大炮轰击共和派，街谈巷议一时沸沸扬扬，然而一直没有人讲出事情的真相。共和派利用了骚乱，就和造反的人要掌握武器一样是明摆着的。我把真相告诉你们，听起来可能又古怪又深奥。里昂的商业是不讲感情的商业，除非事先订货并且保证付款，否则一码绸布都不给你织。一没有订货，工人就挨饿，即使有活干，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简直连苦役犯也不如。七月革命以后，日子困苦到了极点，丝绸工人举起了大旗：‘没有面包毋宁死！’对这样的呼声，政府理应加以研究，这是里昂生活费用昂贵造成的。里昂市计划修建许多剧院，成为一座大都市，故而横征暴敛。共和派嗅到了为面包铤而走险的气氛，把丝绸工人组织起来，工人们便以双重姿态②投入了战斗，因此才有里昂三日③。可是一切都终于重归旧秩序，丝绸工人又住回贫民

---

① 参见《公务员》——作者原注。

② “双重姿态”的含义不明确，可能是说一方面抱着胜利的希望，另一方面又知道很可能失败。

③ 里昂三日指一八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至二十三日，即里昂工人起义后，在驻军撤离和成立临时政府以前的三天。临时政府于十二月三日被消灭，起义宣告失败。

窟。本来丝绸工人一直是诚实清白的，你称给他们多少捆生丝，他们就织成多少绸交给你。现在他们想，他们被商人坑骗了，于是他们抛掉了诚实清白，他们在手指上蘸上油，仍旧是收多少丝，交多少绸，但是他们卖出的绸布的重量是以油来表示的①。法国的丝绸因此有了'油绸'的丑名，这样下去很可能招致里昂的毁灭，招致法国整整一个商业部门的毁灭。工厂主和政府本应该去消除病痛的根源，他们却用烈性药把病痛硬压下去。本应该派一个能人，一个象泰雷院长②那样的被称为不道德的人到里昂去，而他们却动用了武力！由于这次动乱，那不勒斯绸涨到四十苏一码，现在这些绸布大概都已经售完了；工厂主也一定想出了控制生产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办法我也说不清。缺乏远见的生产体系出现在法国并不奇怪，这个国家一位伟大的公民理查-勒努瓦③曾在没有订货的情况下雇用了六千工人干活，给他们饭吃，可是他碰到了一些愚蠢的大臣，竟然眼睁睁地看着他在一八一四年纺织品价格的改革中倒下去，落得倾家荡产。他是法国历史上唯一值得树碑立传的商人。现在倒是有人为他募捐，可是没有人认捐，与此同时，富瓦将军④的子女却得到了一百万法郎的捐款。里昂的做法是合乎逻辑的：它了解法兰西，这个国家没有丝毫宗教感

---

① 就是说，卖多少绸布，里面就掺了多少油。

② 泰雷院长见本卷第45页注②。

③ 理查-勒努瓦（1765—1839），法国企业家，法国现代纺织业的奠基人。

④ 富瓦将军，见本卷第101页注①。

情。理查-勒努瓦的遭遇正属于富歇①所说的那种比罪行还严重的错误。"

"做买卖的方法多少有点江湖术士的味道。"库蒂尔说，又回到他被打断的话题上，"江湖术士这个词现在变得平淡了，意思介乎公正与不公正之间，因为我可以问：从什么地方开始算是跑江湖？又到哪里为止？究竟什么叫跑江湖？够朋友的请告诉我谁个不是江湖术士？说呀？凭良心说，江湖术士是最宝贵的社会成分！说做买卖是头天晚上办货，第二天白天就卖，那是胡扯！连一个卖火柴的小贩也懂得囤积的道理。囤积商品的观念，圣德尼街上号称最清白的店家有，投机商中号称最胆大妄为的人物也有。货栈堆满了，就要推销，要推销，就必须鼓动买主，中世纪的招牌和今天的商品说明书盖出于此！在推销和硬塞之间我实在看不出有丝毫区别。商人买进残次商品，这是可能发生，理应发生，事实上经常发生的事，因为卖主总是哄骗买主。这个嘛，你们可以去问问巴黎最诚实的人，就是那些大字号的老板罢……每个人都会向你津津有味地介绍他想出什么办法，把别人卖给他的劣等货脱手卖出去。著名的米纳尔公司就是靠卖劣等货起家的。圣德尼街卖给你的只能是沾了油污的袍子，他们专干这种勾当。最高尚的买卖人也会以最坦诚的态度对你说出这句最缺德的话：'买

① 富歇(1759—1820)，法国政治家，据说当吉安公爵被拿破仑枪决后，他曾说"这比罪行还严重，这是错误"，因为错误在政治家来说是失败。然而也有人说此语出自塔莱朗之口，而圣勃夫认为这是德·提默尔特说的。

卖臭，快脱手。'刚才勃龙代向你们讲了里昂事件的本末，现在我讲一个小故事，作为我理论的说明。有一位织工，很有抱负，但是太爱他的妻子，因而必须养活一大群子女。他信仰共和国，买进一批红色羊毛，织成大量毛线鸭舌帽。这种帽子巴黎街头的顽童曾经每人一顶，你们想必都见过。这是怎么回事，你们等会儿就可以知道了。共和国失败了，圣梅丽事件①后，毛线鸭舌帽滞销了。一个工人，望着妻子儿女和一万顶哪家帽店都不收的红色毛线鸭舌帽，他伤的脑筋之多不亚于发现向不可靠的企业投资了一千万股票的银行家。你们知道这个工人，这个贫民区的罗、这个织帽子的纽沁根想出了什么办法？他到小酒店拉了一个浪荡鬼，就是那种在关卡②附近的乡村舞会上捉弄警察的家伙，他请这个浪荡鬼装扮成住在歇里斯旅社的一个做买卖的美国船长，叫他到一家阔气的帽店去，在这家帽店的货架上还剩一顶红色毛线鸭舌帽。这家伙跑到帽店，说他想买一万顶这样的帽子。帽店老板觉察到有希望与美国做大买卖，便立刻赶到织工家，掏出现金把那一万顶帽子全包下了。结局如何你们都明白：美国船长不见了，鸭舌帽堆积如山。不过，若因为买卖中有这一类小毛病便指责贸易自由，那无异于以某些罪恶未受惩罚为借口指责司法部门，以社会造成某些苦难为理由谴责社会未能组织得尽如人意。从鸭舌

---

① 一八三二年六月五日至六日，共和党人举行起义，在圣梅丽修道院街进行街垒战。

② 当时巴黎通往郊区的许多路上设有关卡，既是税收机关，又是治安机关。

帽、圣德尼街到股票、银行，结论诸位自己下吧！”

“库蒂尔，奖你一顶花冠！”勃龙代一边说，一边把餐巾拧成一个圈套在库蒂尔头上，“先生们，我还想更深入地谈一谈。而今的理论固然有缺陷，但是毛病出在哪儿呢？毛病来自法律！来自整个法律体制！来自立法者！从外省派来的那些小县城的大人物，他们满脑袋装的是道德观念。倘若不同司法发生冲突，这些观念对日常生活是必需的。然而一旦这些观念阻止一个人发展到立法者应该具有的高度，就会显得愚蠢不堪。法律尽可以禁止情欲的这种或那种表现(赌博、彩票、妓女，等等，随你们说吧)，但是法律永远消灭不了情欲本身。消灭情欲，就是消灭社会，因为情欲即便不由社会产生，也为社会所推动。赌博的欲望潜伏在每一个人的心底，姑娘也好，外省人也好，外交官也好，无一例外，因为大家都希望得到飞来之财。你用种种限制禁赌，那么赌博的愿望就会立刻从别的方面表现出来。你愚蠢地取缔彩票，厨娘们并不因此就少揩主人家的油，她们把揩来的油水存到储蓄所，不是四十个苏，而是二百五十法郎，因为工业股票、合资经营的股份这些都变成了彩票，变成了没有赌桌的赌场，搂钱的耙子是无形的，牌局是算计好了的。赌场关门了，彩票取缔了，那帮白痴便弹冠相庆：法兰西变得高尚了，他们以为已经把赌棍一扫而光，殊不知赌博一直在进行！所不同的只是收入不再归国家，叫人讨厌的捐税代替了人家欢欢喜喜交纳的捐税。自杀事件也并未减少，因为赌棍是从不自杀的，自杀的都是他们的受害者。法国流到国外的资金，还有法兰克福彩票暂且不提了。国民议会立

法，贩卖法兰克福彩票的人以死罪论处，其实做这桩生意的正是检查官和同业工会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立法者蠢猪式博爱论的真正内容。鼓励储蓄是一项十分愚蠢的政策。我们可以设想，人们一旦对企业的经营状况产生不安情绪，政府的政策就会造成为钱排长队，就象大革命时出现面包队一样。有多少人上储蓄所，就会有多少起骚乱。不论哪个角落里有三个青年举起一面大旗，革命就会爆发。话说回来，这固然是很大的危险，然而比起人民道德的败坏来，我觉得又不足挂齿了。每一个储蓄所使人们感染上利息造成的恶习，害得许多人暗地里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无论是教育还是理智都遏制不住。这就是博爱论带来的恶果。伟大的政治家必须是恶棍的集中体现，否则社会就甭想治理好。正人君子式的政治家就如一架有感觉的蒸汽机，或者好比一边掌舵，一边谈情说爱的舵手，非把船弄沉不可。拿国家一亿法郎中饱私囊，同时把法国治理得蒸蒸日上的首相难道不比靠国家的钱才得以下葬但却把国家整得千疮百孔的首相更受欢迎么？一边是黎塞留、马扎兰、波将金[①]这三个时代不同却同样有三亿法郎财产的政治家，一边是既没有从指券[②]中渔利，也没有染指没收的贵族和教会财产的高尚的罗贝尔·兰代[③]，或者是那些断送了路

① 黎塞留（1585—1642），法国大主教，路易十三时任首相。马扎兰（1602—1661），法国大主教，黎塞留死后继任首相。波将金（1739—1791），俄国元帅，政治家。

② 指券，一七八九至一七九七年流通于法国的有国家财产作担保的证券，后作为通货使用。

③ 罗贝尔·兰代（1746—1825），法国执政府时代的财政部长。

易十六的高尚的白痴，孰去孰从难道还有什么可犹豫的么？你继续讲吧，毕西沃。”

“我不准备向你们解释纽沁根用金融家的才干建立起来的工业股份公司的性质，”毕西沃说，“这有诸多不便之处，更何况这家公司还存在，交易所还挂着它股票的价格。公司的计划切实可行，它的目标是长期有效的，所以股票初创经圣上钦准，当时票面价格是一千法郎，虽然曾经一度下跌到三百法郎，可是后来又回升到七百法郎，这中间尽管历经一八二七、一八三〇和一八三二年的社会风暴，却终于恢复了票面价格。一八二七年的金融危机曾经使公司的股票贬值，七月革命后它曾变得一文不值，但是由于公司的生意有可靠的市场（纽沁根不会搞亏本的买卖的），所以股票的价格就有了保证。总之，有好几家大银行参与了公司的经营，因此讲得再详细一点就要失礼了。公司的资本号称一千万，实际上是七百万，其中三百万为创办人和发行股票的银行家所有。一切都经过周密的策划，头六个月便用假分红的办法使每股股票赚进二百法郎。这样，一千万法郎有二成利，杜·蒂耶得到的利息是五十万法郎。这在金融界的术语中称为给大肚汉的礼品！纽沁根用一块印刷石板和五分之一令的粉红色纸赚进了几百万，他用这些漂亮的股票去投资，股票小心地收藏在办公室里。实际出资的股票用来创办企业，他买了一幢大厦，开张营业。纽沁根还握有说不清在哪儿的一座铅银矿、一座煤矿和两条运河的股票，都是从资本提成的红利股，因为这四个项目的经营活动全面展开，又具有先进的设备和良好的声誉，离不开他的

创业之功。如果股票看涨，纽沁根可以指望捞到贴水，然而他却不计算贴水，让贴水浮在水面上，好吸引鱼儿上钩！他象拿破仑集中兵力那样把全部证券集中起来，以便在当时已经初见端倪并在一八二六和一八二七年彻底改变欧洲证券市场面貌的危机中进行第三次清理。倘若纽沁根也有他的瓦格拉姆亲王，他也会站在桑东①山顶上说：'仔细研究这个市场，某日、某时，会有大批资金涌入！'可是，这样的话他对谁说呢？杜·蒂耶倒是他的同谋，然而是不自觉的，自己还蒙在鼓里。我们这位实力雄厚的男爵从头两次清理中懂得，必须笼络一个人，叫这个人象活塞那样去对付债权人。纽沁根没有侄甥，也不敢收纳心腹。他需要一个人，象克拉帕龙一样忠心耿耿，但必须有头脑，有风度，是真正的外交家，一个有资格当大臣，也有资格为他效劳的人。这样的人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半载能找到的。就在那时，拉斯蒂涅被男爵的甜言蜜语哄得迷迷糊糊，以为自己简直就是那位西班牙亲王，既得国王宠信，又为王后垂青②，以为纽沁根已成为他指掌间一个有价值的玩物。他讥讪纽沁根，很长时间里不了解纽沁根的才识。但是，当他在纽沁根身上发现了他本来自以为独具的能力时，他对纽沁根就刮目相看了。拉斯蒂涅到巴黎后不久便学会了对整个社会抱着鄙夷的态度。一八二〇年以后，他和纽沁根一样，认为诚实不过是虚假的外表，人世不过是形形色色的污秽与欺骗的结合。他承认有例外，但他厌恶整体：他不相信有道

① 奥斯特利茨村附近的高地。

② 指一七九二年至一八〇八年的西班牙首相戈杜瓦。

德，只相信有在一定情势中讲道德的人。这种信念是他站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山坡上那一时刻的产物。那天他把但斐纳的父亲送到这里。那老头老实得可怜，被我们的社会哄骗了，也被他自己真实的感情哄骗了；被女儿抛弃了，也被女婿抛弃了。他死了。拉斯蒂涅那时便立下了玩世的决心，同时他又决计披上高尚正直的品质和漂亮风度的外衣在这世界上立住脚。这位青年贵族从头到脚披上了自私的盔甲，当他发现纽沁根有同样的披挂时心里便生出敬重之情。中世纪的比武场上，一个从头到脚裹着盔甲、骑着骏马的骑士对披着同样的甲胄，跨着同样战马的对手便怀着这样的感情。话虽如此，当拉斯蒂涅沉醉于温柔之乡时，他的心肠又软下来。纽沁根夫人这样的女子，她们的友情是能够叫人丢掉一切私心的。但斐纳头一次表示爱情便碰到了已故的玛赛这架伯明翰出产的机器①，被他玩弄了，因此对拉斯蒂涅这个充满了宗教感情的外省青年，她自然怀着无限的眷念之情。她的柔情蜜意打动了拉斯蒂涅。纽沁根象所有的老板对待手下干活的人一样，把鞍辔架在拉斯蒂涅身上的时候，他正在考虑进行第三次清理。也许他认为对亲近者应该如此，也许是作为一种报偿，他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拉斯蒂涅，并向他提出，他可以当他的同伙。男爵觉得让老婆的情人知道自己的计划是很危险的。拉斯蒂涅则真的以为男爵遭了灾，纽沁根还让他感觉到只有他可以解救这家银行。可是，线团上线缠多了就难免要打结。拉斯

① 德·玛赛是《人间喜剧》中英国爵士杜德莱的私生子，故称之为“伯明翰的机器”。

蒂涅为但斐纳的财产担忧，他认为但斐纳应该独立，要求纽沁根和她把财产分开。同时他暗暗发誓，一定要叫但斐纳的财产增加两倍，以报答她的恩爱。由于拉斯蒂涅只字未提他自己，纽沁根便恳求他在大功告成之际接受二十五股每股一千法郎的铅银矿股票，拉斯蒂涅收下了这笔馈赠，以免纽沁根难堪！咱们这位朋友劝玛尔维娜结婚的那个晚上，正是纽沁根反复启发拉斯蒂涅的第二天。拉斯蒂涅看见千百个幸福家庭在巴黎街上来来往往，他们以为自己的财产万无一失，如戈德弗鲁瓦·德·博德诺、阿尔德里热一家、哀格勒蒙一家，他就有如一个年轻的将军头一次检阅出征的军队，不禁打了一个寒噤。伊索尔和戈德弗鲁瓦这两个年轻人还在谈情说爱，他们不就象在岩石下会面的阿客斯和伽拉忒亚，巨人波吕斐摩斯就要把山崖推倒压在他们身上吗？①……"

"毕西沃这猢狲还真有点天才。"勃龙代说。

"哈！如此说来，我不装腔作势了。"毕西沃说。他感到自己讲得很成功，颇有些沾沾自喜，他朝席间几位惊叹不已的听众扫了一眼，停顿了片刻，又说："两个月里，戈德弗鲁瓦尽情地享受一个即将成家的男人的小乐趣。在这种时刻，青年男女就象春天筑巢的鸟，飞来飞去地寻找柔软的草，用嘴衔回去，垫在准备孵化小鸟的窝里。伊索尔的未婚夫用一千埃居在木板街租赁了一幢小楼，舒适方便，既不太大，也不太小。

① 据希腊神话，巨人波吕斐摩斯爱上水仙伽拉忒亚，但伽拉忒亚却爱上了牧羊人阿客斯。阿客斯和伽拉忒亚在岩石下会面，被波吕斐摩斯发现，他推倒岩石，将阿客斯压死。

他每天早上去看工人干活，注意检查油漆的质量。他把舒适这个唯一可宝贵的英国货搬进了小楼：安装了暖气，使房间里保持恒温；家具经过精心挑选，既不过分刺眼，也不过分雕琢；房间里色调清新，看上去很柔和；每一扇窗户都装上里外两道帘子；此外还购置了银餐具和崭新的马车。马厩、马具间和车库整修一新。托比、乔比、帕迪听说家里将要有女人，而且还有一位 lady ①，显得兴高采烈，在车库里上窜下跳，手舞足蹈，活象一只挣脱了锁链的旱獭。一个筹办婚事的男人，到处挑选挂钟，口袋里塞满各种料子的样品去见未婚妻，征求她对布置卧室的意见，当爱情激励他不辞辛苦地东奔西跑时，他就毅然地不辞辛苦、东奔西跑，这时候他的激情是可以叫老实人，特别是那些供应商兴奋之至的。一个二十七岁的英俊后生和一个二十岁的、会跳舞的绝代佳人结为伉俪，是世界上最令人高兴的事，而戈德弗鲁瓦却为送给新娘的礼物一愁莫展，所以他决定请拉斯蒂涅和纽沁根太太吃饭，征求他们对这件大事的高见。他灵机一动，想到可以把表姐夫哀格勒蒙和表姐，还有赛里齐夫人一同请来。上流社会的女人一般还是比较喜欢偶尔到青年男子家里作客，以求消闲解闷的。"

"那是她们逃学的地方。"勃龙代说。

"人家总要来看看未来的小夫妻在木板街的小公馆吧。"毕西沃说，"女人们喜欢这种活动，就象怪物喜欢吃新鲜肉一样。她们借年轻人的欢乐，恢复自己的青春，因为年轻人的欢乐还没有遭到骄奢淫逸生活的摧残。餐桌摆在小客厅里。为

① 英文：夫人。

了庆祝从此埋葬了单身汉的生活，小客厅布置得象仪仗马一般华贵。午餐从饭店包订，特地点了几样精细的菜肴，都是女人上午欢喜吃的、啃的、呷的。上午是女人胃口好得吓人的时候，不过她们不肯承认，因为她们假如在上午说：'我饿了！'那就好象很丢面子。'怎么就你一个人？'戈德弗鲁瓦见拉斯蒂涅独自前来，便问他。'纽沁根夫人心情不好。呆会儿我再细说。'拉斯蒂涅回答，带着闷闷不乐的神气。'吵架了？……'戈德弗鲁瓦大声问。'没有。'拉斯蒂涅说。下午四点，女人们都飞到布洛涅森林去了，拉斯蒂涅独自留在客厅里。他伫立在窗口，忧郁地望着托比、乔比、帕迪。帕迪象拿破仑似的把双臂交叉在胸前，威风凛凛地站在已经套好车的马面前，他只能用他尖嫩的吆喝声指挥那匹马，而那牲口竟对乔比、托比俯首帖耳。'喂，你怎么啦，老朋友？'戈德弗鲁瓦对拉斯蒂涅说，'你脸色好难看，你心神不定，高兴的模样是装出来的。得不到完美的幸福你一定很苦恼。不能同心爱的人到市政府和教堂正式结婚，这确实叫人伤心。''我要对你讲的事，老朋友，不知道你有没有勇气听，不知道你是否能想到，我对一个人的友情需要有多深才能明知有罪，也要把不该说的话说出来？'拉斯蒂涅说话的语气叫戈德弗鲁瓦感到仿佛挨了一鞭子。'什么事？'他说，脸色变得惨白。'我看到你高兴，感到很难过，看到一切都准备好了，家里喜气洋洋的，我又不忍心把这件秘密瞒着你们。''请简单些。''你得以名誉起誓，对这件事你缄口不言象座坟墓。''象座坟墓。''如果这秘密牵涉到你的亲朋好友，你不会告诉他们。''不会。''那你听我说。纽沁根昨天晚

上到布鲁塞尔去了。如果不能进行清理，那就要宣告破产了。但斐纳今天上午刚刚向法院递了财产分割的呈子。不过你还来得及挽救你的财产。'‘怎么挽救?'戈德弗鲁瓦说，他感到血液都在血管里凝固了。‘只需要写一封信给纽沁根，用半个月前的日期，要求把你的全部存款兑换成股票(拉斯蒂涅叫他要克拉帕龙公司的股票)，在半个月，一个月，也许三个月内，你还能按比现在高的牌价把股票卖掉，还能有一点赚头。'‘可是哀格勒蒙刚才还同我们一起吃饭，他在纽沁根那里有一百万呢。'‘听着。我不知道纽沁根是否有足够的股票来还他；再说，我不是哀格勒蒙的朋友，我不能泄露纽沁根的秘密，你也不能对哀格勒蒙讲，你要讲出一个字，后果由你承担。'戈德弗鲁瓦纹丝不动地呆着，足足呆了十分钟。‘你同意吗?写还是不写?'拉斯蒂涅冷酷地说。戈德弗鲁瓦取出笔墨，照拉斯蒂涅的口述写了一封信，签上了名字。‘可怜的表哥!'他叫道。‘各人自扫门前雪吧。'拉斯蒂涅说。‘又哄住了一个!'他离开戈德弗鲁瓦时又暗自说了一句。当拉斯蒂涅在巴黎四处活动时，交易所里是怎样一副景象你们不难想象。我有一个外省来的朋友，呆头呆脑的，下午四、五点钟走过交易所时他问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聚集在这里聊天，他们涌过来涌过去，彼此有什么好说的，国家证券的价格早已敲定，他们还在这里游荡什么。‘朋友，'我对他说，‘他们吃饱了饭，到这里来消食。消食的当儿，他们就动脑筋给邻居编派一些坏话。没有这一摊子，巴黎的商业就没有保障。生意都是从这里做大的。这里有这么一个人，比如说帕尔马吧，他的权威相当于王家科学院的西纳

尔[1]，他说：要做投机生意，于是投机生意就做起来了。’”

“先生们，这个犹太人真是个人物。”勃龙代说，“他受的教育不是大学的，而是大千世界的。而且，他的渊博并不妨碍他深刻；他懂什么就懂得很彻底；他天生具有做生意的才干。他是控制着巴黎市场的那些投机商的掌玺官，不经他考察，他们一桩生意也不做。他不苟言笑，聆听着，研究着，思考着，你同他谈话，见他全神贯注，以为他上钩了，不料他却说：‘这对我不合适。’最不寻常的事，在我看来，是他和韦布律斯特已经是十年的搭档，两人的关系中居然从未出现过阴影。”

“这只有在最强的人之间和最弱的人之间才能办到。介乎二者之间的中不溜的人总要争争吵吵，并且很快便分道扬镳成为仇人。”库蒂尔说。

“你们知道，”毕西沃说，“纽沁根老谋深算，早就巧妙地散布了消息。到四点钟左右，这消息在交易所大厅里就象一颗炮弹一样炸开了。‘有一条严重的消息你听说了吗？’杜·蒂耶把韦布律斯特拉到角落里对他说，‘纽沁根跑到布鲁塞尔去了，他老婆已经向法院提出财产分离的要求。’‘他搞清理你是不是同谋？’韦布律斯特微笑着说。‘别开玩笑，韦布律斯特。’杜·蒂耶对他说，‘持有他的证券的人你都认识，听我说，你我可以联合做笔生意。我那家新公司的股票行市上涨二成，三个月内可望上涨二五成。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可以分到可观的股息。’‘别鬼头鬼脑的。’韦布律斯特说，‘讲吧，讲下去。

---

[1] 西纳尔是巴尔扎克小说虚构的人物。

你这魔鬼的爪子又长又尖，可偏偏用来抓牛油。'‘你听我讲嘛，否则我们就来不及行动了。刚才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才想出这个主意的。我亲眼看见纽沁根夫人哭得泪人儿似的，她害怕自己的财产丢了。'‘可怜的女人！'韦布律斯特带着讥讽的表情说。‘还有呢？'这位过去住在阿尔萨斯的犹太人见杜·蒂耶不说话了，便追问他。‘还有，我这里有一千法郎的股票一千股，是纽沁根交给我抛出的，你懂了吗？'‘懂！'‘我们照九折或八折吃进一百万纽沁根银行的证券，从这一百万证券可以赚到一大笔差额，因为我们既是债权人，又是债务人，我们把水搅混就可以摸鱼！不过我们得小心，持券人可能会认为我们是为纽沁根干的。'韦布律斯特明白了杜·蒂耶的鬼花样，他握住杜·蒂耶的手，向他望了一眼，那是女人要同女邻居开玩笑时才有的目光。‘喂，你们听说了吗？'马丹·法莱克斯对他们说，‘纽沁根银行拒付了。'‘嘘！'韦布律斯特回答，‘别散布这个消息，让持有他的证券的人继续做他们的买卖。'‘你们了解灾祸的底细么？……'克拉帕龙插进来说。‘你呀，你什么也不懂。'杜·蒂耶对他说，‘什么灾祸也不会有，只会有全部支付。纽沁根的买卖会重新开张的，只要他愿意，我就可以向他提供资金。我清楚他拒付的原因：他的资金全都花在墨西哥了；他从墨西哥运回金属材料，有西班牙大炮，这些大炮铸造得太糟糕，简直能从里面掏出金子来，还有教堂的大钟、金银器皿，总之是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王朝的全部残骸。这样，资金回笼就慢了。亲爱的男爵银根有点紧，如此而已。'‘这是真的。'韦布律斯特说，‘我愿意用八折贴现买进他的股

粟。’纽沁根银行停止支付的消息象一颗火星落到草堆上，迅速蔓延开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鉴于头两次清理的经验，大家都对纽沁根银行抱有信心，都抓住纽沁根银行的证券不放。‘必须请帕尔马助我们一臂之力。’韦布律斯特说。纽沁根银行的证券吃进最多的是凯勒兄弟，而帕尔马则是凯勒家奉若神明的权威。帕尔马只消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韦布律斯特说动了帕尔马，他答应敲一下警钟。第二天，交易所里人心惶惶。凯勒听从了帕尔马的劝告，以九折出让纽沁根银行的证券。他们在交易所立刻受到效法，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极精明的。泰伊番以八折抛出三十三万法郎的证券，马丹·法莱克斯以八五折抛出二十万。只有羊腿子看出了其中的奥秘！他火上加油，使惶恐的气氛越发剧烈，他的目的是乘机吃进一些，然后倒手出让给韦布律斯特，从中赚到百分之二、三的利。他发现玛蒂法呆在交易所的一个角落里，这个可怜虫在纽沁根银行有三十万法郎存款。药店老板面无血色，形容憔悴，他见到可怕的羊腿子竟禁不住地哆嗦起来。羊腿子是他住过的街区的贴现商，出现在他面前是要把他劈成两半。‘坏啦，祸从天降，纽沁根银行处理①了。好在与你无关，玛蒂法老爹，你早已脱开干系了。’‘哪里，你错了，羊腿子，我有三十万法郎陷进去了，那是我准备做西班牙公债生意的钱。’‘要是那样，你这笔钱反倒算得救了，不然的话，会被西班牙公债吃得一个子儿也不剩的。纽沁根银行的这笔钱我愿意

---

① 金融界的暗语，“清理”之意。

替你贴一点，比如，打对折让给我。’‘那我不如等清理呢。’玛蒂法说，‘还没听说过哪家银行清理低于五折的。唉！亏损不超过一成还凑合。’从前的药店老板说。‘那么，八五折怎么样？’羊腿子说。‘你倒怪性急的。’玛蒂法说。‘再见吧。’羊腿子说。‘八八折干不干？’‘好吧。’羊腿子说。到那天晚上，杜·蒂耶他们共吃进了二百万法郎的证券，由杜·蒂耶为三个临时的搭档向纽沁根银行做了帐。第二天，三个人都领取了差额款。再说头一天，漂亮小巧的老太太阿尔德里热男爵夫人正与两位千金和戈德弗鲁瓦在吃饭，拉斯蒂涅来了，一副外交家的神气，谈话便转到这场金融危机上来。纽沁根男爵对阿尔德里热一家有强烈的感情，他作出安排，万一出现不测，他就用最好的证券也就是铅银矿的股票支付男爵夫人。不过，为了确定男爵夫人的态度，必须由夫人自己出面要求这样处理她的存款。‘可怜的纽沁根，’男爵夫人说，‘他出了什么事？’‘他目前在比利时，他夫人要求财产分立；不过他正在向几家银行寻求财源。’‘天哪，这使我想起我那可怜的男人！亲爱的拉斯蒂涅先生，你同他家关系那么密切，心里一定很难过。’‘如果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人都能平安无事，那么他的朋友日后肯定会得到补偿的。他能够摆脱困境，他是个能干人。’‘更是个老实人。’男爵夫人说。一个月后，纽沁根银行开始清理欠债，方法很简单，只需要一封信，要求将存款买成指定的股票。其他银行方面，手续也很简单，只需要将纽沁根银行的股票兑换成行市看涨的股票。正当杜·蒂耶、韦布律斯特、克拉帕龙、羊腿子等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从国外以百分之一的

差额吃进纽沁根银行的证券时——因为他们把纽沁根的证券兑换成看涨股票时又可以赚一笔，巴黎证券市场上谣言四起，越传越凶，因为现在谁都不用担心了。人人都在议论纽沁根，人人都在研究他，批评他，编派着诽谤他！他那样的奢侈！他那些企业！一个人象他那样干，是非垮台不可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就在抨击纽沁根的tutti①进入高潮时，有人惊讶地收到他们在日内瓦、巴塞尔、米兰、那不勒斯、热那亚、马赛、伦敦的往来客户的函件，客户们不无惊奇地指出，对纽沁根的证券，有人愿意奉送百分之一的差额，而他们却通知客户纽沁根已经破产。'这里面一定有鬼。'投机商们说。法院已经宣判纽沁根夫妇财产分立。不久，问题变得更复杂了，因为据报载，纽沁根男爵先生已经返回巴黎，他到比利时是为了与一位知名企业家商谈一座旧煤矿的开采问题，就是博絮森林的那座矿井，当时煤矿的经营已陷入困境。男爵在交易所重新露面，不过他并不去澄清关于他的银行的种种流言蜚语，他不屑借报纸的声明讲话。他花了二百万法郎在巴黎近郊买了一份壮观的房地产。六个星期之后，波尔多的报纸披露，两艘纽沁根银行租用的货船已经进入河口，船上满载价值七百万法郎的金属材料。帕尔马、韦布律斯特和杜·蒂耶到这时才如梦方醒，原来这又是纽沁根设下的圈套。不过，终于恍然大悟的也只有他们三个人。这三个小学生仔细研究了这场金融闹剧的演出，发现它竟然早在十一个月前就开始酝酿了，因此他们宣

---

① 见本卷第395页注①。

布，纽沁根不愧是欧洲最伟大的金融家。拉斯蒂涅于此道一窍不通，不过他也赚了四十万法郎，这是纽沁根让他从巴黎的绵羊身上拔的毛。这笔钱他给两个妹妹做了陪嫁。哀格勒蒙从表弟博德诺那里得到消息，便去求拉斯蒂涅把他的一百万存款买成运河股票，办成之后，拉斯蒂涅可以有百分之十的回扣。这条运河至今尚未完工，因为纽沁根在运河的开凿问题上着实愚弄了政府，使得那些享受开凿权益的人认为迟迟不竣工对自己反而有利。夏尔·葛朗台也央求但斐纳的情夫为他把存款折换成股票。总之，十天时间里，拉斯蒂涅扮演了罗的角色，许多美丽的公爵夫人都向他要股票。如今这年轻人每年大概有四万法郎的收入，来源是铅银矿的股票。”

“既然大家都赚了，那么谁又亏了呢?”斐诺问。

“这便是故事的尾声。”毕西沃说，“哀格勒蒙侯爵和博德诺把存款换成股票，几个月后便分得了假股息，尝到了甜头，因此他们便抱住股票不放(我以他们为例，别人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们的本金增加了百分之三。他们对纽沁根大唱赞歌，就在有人怀疑纽沁根会停止支付时，他们也为他辩护。戈德弗鲁瓦终于和意中人伊索尔完了婚，并且获得十万法郎矿山股票。婚礼那天，纽沁根在家里举办了一场舞会，其规模之大超过人们的想象。但斐纳赠给新娘一串美丽的红宝石项链。伊索尔翩翩起舞，这回不是作为姑娘而是以幸福的少妇的身分跳舞了。小巧的男爵夫人看上去越发象阿尔卑斯山的牧羊女。《你可曾在巴塞罗那见过?》中的女人玛尔维娜从杜·蒂耶嘴里听到冷冰冰的劝告，叫她嫁给德罗什。德罗什受到纽沁根和拉斯蒂

涅的鼓励，准备商谈一下婚姻中的实际问题，可是一听说陪嫁用矿山股票代替，他便中断了谈话，又回到玛蒂法家。然而到了觅午街，律师又碰到了该死的运河股票，那是羊腿子拒付现金，硬塞给玛蒂法的。你们看，德罗什在他希望得到的两笔陪嫁上都撞上了纽沁根的耙子。没过多久，大难就临头了。克拉帕龙公司生意做得太大，资金发生梗阻，尽管买卖依旧兴隆，却停止兑现利息和支付股息。祸不单行，一八二七年偏偏又是个多事之秋。到了一八二九年，克拉帕龙名声太臭，继续当两位巨人的傀儡已经不合适，终于从基座上栽下来。股票从一千二百五十法郎跌到四百法郎，尽管实际上可以值到六百法郎。纽沁根自然洞悉股票的实际价格，于是他又买进。小巧的阿尔德里热男爵夫人早已卖掉了矿山股票，因为一分一厘的股息也拿不到。基于同样的理由，戈德弗鲁瓦也卖掉了老婆的股票。他和男爵夫人一样，把矿山股票换成了克拉帕龙公司股票。可是他们债台高筑，因此又不得不在行市最低时把克拉帕龙公司的股票卖掉。他们原有七十万法郎，现在只剩下二十三万了。他们清理了账目，剩下的钱小心谨慎地照七十五法郎的价格买了三厘公债。戈德弗鲁瓦过去是那么快活，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现在却背上了一个愚蠢的不能忍受逆境的老婆，结婚刚到半年，他就发现心爱的女人是个傻瓜。更有甚者，他必须负担一个吃不上面包还总惦着梳妆打扮的丈母娘；为了生活，两个家庭不得不合在一起过。戈德弗鲁瓦思量在财政部谋一个薪俸一千埃居的职位，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去央告几个已经冷淡下来的老关系为他活动。朋友么？……

到温泉去休养了。亲戚么？……万分惊异，口中应道：'你是怎么搞的，亲爱的，不过交给我好了！可怜的孩子！'可是一刻钟以后便把这事抛到了脑后。博德诺的职位还是靠纽沁根和旺德奈斯的关系才弄到的。这几位又可敬又可怜的人如今搬到了塔博尔山街，住在一幢楼房加层上面的四楼上。阿道菲斯第四代明珠玛尔维娜现在两手空空，她给人教钢琴课，以免成为妹夫的负担。她又黑，又高，又瘦，又干，俨然是从帕萨拉卡[①]家里逃出来的木乃伊，在巴黎满街乱跑。一八三〇年，博德诺丢了官，夫人又为他添了第四个宝贝。主人家有八口，仆人有两口（维尔特和妻子！），而钱呢，一年八千利勿尔。如今矿山股票的利息相当可观，一千法郎股票就有一千法郎的入息。是拉斯蒂涅和纽沁根夫人买进了戈德弗鲁瓦和男爵夫人的矿山股票。七月革命后，纽沁根被封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荣获荣誉勋位勋章。尽管从一八三〇以后他没有再进行清理，然而据说他现在已拥有一千六百万到一千八百万法郎的财富。他对七月敕令[②]看得很准，因此他花掉全部资金，在三厘公债跌到四十五法郎时大胆买进，他向朝廷表示他这样做是出于一片忠心，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串通杜·蒂耶，吞没了菲利浦·勃里杜这个大怪物的三百万法郎！不久前，男爵到布洛涅森林去，路上经过里沃利街，他看见阿尔德里热男爵夫

---

① 帕萨拉卡，法国考古学家。

② 七月敕令，一八三〇年七月法王查理十世颁布的敕令，内容有封闭报纸，解散议会，改变选举法等，敕令引起资产阶级的强烈不满，成为七月革命的导火线。

人正在街廊下。小老太婆戴着绿面粉红里的帽子，穿着花裙子，披着纱布，总之，她永远象，而且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象阿尔卑斯山的牧羊女，因为她过去不明白家境何以殷实，现在也不明白何以会穷困潦倒。她斜倚着可怜的玛尔维娜，就英勇献身而言，玛尔维娜是堪称楷模的。玛尔维娜看上去象是老妈妈，而男爵夫人反倒象是年轻的女儿。维尔特跟在她们后面，手里抓着伞。'则(这)就丝(是)那些我无法叫她们发财的苯炭(蛋)。'男爵对同他一块散步的库安泰先生说，这位先生是一位阁员，'党派之争已经过去，你再给可怜的博德诺安排个位置吧。'由于纽沁根的关照，博德诺回到了财政部。阿尔德里热一家对纽沁根感恩戴德，把他看作大英雄，因为他每次举办舞会都忘不了邀请阿尔卑斯山的牧羊女和两位千金。纽沁根是怎样三次有计划地神不知鬼不觉地盗窃公众的财富，而且尽管他不愿意，却叫公众发了财的，世界上谁也说不清。对谁来说，他都是无可指责的。倘若有人说金融界是经常发生杀人越货的地方，那是最恶毒的诽谤。票据诚然看涨看跌，证券价格诚然有增有减，然而这样的潮起潮落是自然的，是大气运动的结果，并且和月亮的作用有关。伟大的阿拉戈[①]不曾对这个重要现象提出科学的理论，这实在是罪过。从这一切无非得出一条关于金钱的真理，这条真理在任何一本书中都未见记载……"

"什么真理?"

---

① 阿拉戈(1786—1853)，法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

"债务人比债权人更强大。"

"哈!"勃龙代说,"要我看,我们刚才讲的这许多都可以借用孟德斯鸠概括《法意》的一句话来说明。"

"什么话?"斐诺问。

"法律是蜘蛛网,大苍蝇穿网而过,小苍蝇落于网中。"

"那你说怎么办?"斐诺问勃龙代。

"我主张专制政府,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镇压思想反对法律的一切活动。是的,专制能够帮助法制拯救人民,因为宽恕的权利是单方面的:国王可以特赦一个招摇撞骗的破落户,但对受骗上当的人却没有任何帮助。法制毁掉了现代社会。"

"应该把这些告诉选民!"毕西沃说。

"已经有人这样做了。"

"谁?"

"时间。德·莱昂大主教①说得好:倘若自由是古老的,那么王政是永恒的。一切思想健全的民族都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回到君主政体。"

"听,隔壁有人。"斐诺说,他听见我们走出房间。

"隔墙总是有耳的。"毕西沃说,他大概醉了。

一八三七年十一月于巴黎

罗 芃 译

---

① 指圣波尔·德·莱昂的主教德·拉马尔什,他曾在一七九一年拒绝接受规定由公民推举教士、主教、大主教的《教士公民组织法》。

# 卡迪央王妃的秘密

献给泰奥菲尔·戈蒂耶

他的朋友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七月革命摧毁了许多受到王室扶持的贵族产业，在这场灾难之后，德·卡迪央王妃居然能够巧妙地把她本人的挥霍浪费所造成的家庭的破产，算在这次政治事变的账上。她的丈夫德·卡迪央亲王早已随同王室离开法国，把她留在巴黎，所欠债务，虽变卖了一切可变卖的财产，仍不足以偿还。然而债务只能由亲王本人负责，他既离家出走，王妃便不受任何法律上的追究。这个贵族大家庭，因长子世袭财产已被没收，它的处境也就和波旁王朝长房其他家庭的处境同样糟糕。于是这位当初以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称号显赫一时的女人，这时便采取明智的办法，决心过完全隐退的生活，希望世人把她忘掉。恰好当时巴黎正受到一股令人晕头转向的革命浪潮的冲击，不久，以前的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称号，便被后来的王妃称号所掩盖。在七月革命中登上历史舞台的大部分新社会的演员都不知道这改名换姓的事，因而这位王妃竟成了

一位陌生人物。

在法国，公爵的称号高于其他一切称号，甚至超过亲王的称号。抛开一切诡辩，就纹章学来说，所有的称号实际上毫无意义，因为贵族之间是完全平等的。这种值得赞赏的平等，过去曾被法国王室慎重地保持下来；今天仍然如此，至少表面上是如此，这是因为，许多法国国王只给自己的孩子们以普通的伯爵称号。正是按照这种制度，早先弗朗索瓦一世①在给爱讲究排场的查理五世的一封回信中只签署了“弗朗索瓦，旺弗的领主”这个简单的称号，以表示他对别人的一大堆显赫称号的蔑视。路易十一②做得更好，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没有爵位的贵族，皮埃尔·德·博热。封建制度到了路易十四③时代，受到极大的破坏，在他的君主专制政体下，公爵的称号成为贵族阶级的最高荣誉，并且最为人们所羡慕。尽管如此，在法国还有两三家王族家庭，因为过去他们占有十分广大的亲王领地，直到今天其地位还在公爵之上。例如德·卡迪

---

① 弗朗索瓦一世(1494—1547)，法国国王，他和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1500—1558)为争霸欧洲进行了三十多年的战争。

② 路易十一(1423—1483)，法国国王，查理七世之子，以有谋略著称，在他的统治下，不但使诸封建王侯归服，并能削掉他们一部分权力，以巩固王朝的统治，对完成法国的统一有所贡献。

③ 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五岁继王位，一六六一年亲政后，采取各种措施加强王权，宣称“朕即国家”。他还下令取消一六三一年以来大资产者以重金购得的贵族称号，对贵族头衔和特权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这个措施无异抬高贵族的特权地位，阻塞大资产阶级加入贵族等级的道路。

央家族，拥有一个摩弗里纽斯公爵的爵位，是指定给长子继承的。至于其他子弟，只授予普通的德·卡迪央骑士的称号。这便是上面所说的几家例外的王族中的一家。象从前的罗昂王族的两个亲王那样，德·卡迪央亲王在他们家里也有权利设立一个王座，还可以有侍从、陪臣给他们服役。我认为这一番解释是有必要的，不仅为了避免无知之辈的愚蠢批评，也是为了给一个所谓正在逝去的社会的大事件留下佐证。对这个社会，许多人在推倒它，但并不了解它。德·卡迪央家的家徽是金色作底，上有五个相互联结的黑色长菱形图案，中间有条横带，刻着作为箴言的拉丁文 Memini①，家徽上有封口皇冠，既无人物像，也无边饰。今天大批外国人涌向巴黎，他们对纹章学几乎一窍不通，却开始把亲王的称号搞得时髦起来。事实上只有那些拥有领地和享有殿下称号的人，才算得上真正的亲王。法国贵族对亲王称号的轻蔑，和路易十四把公爵爵位提到最高的地位，使法国无法要求给予现存的几个亲王（拿破仑家族的亲王除外）以殿下称号。正是为了这个原因，德·卡迪央家族的亲王们，至少从表面上看，较之欧洲大陆的亲王，是处在卑下的地位的。

圣日耳曼区上流社会的人们，都以一种谨慎的尊敬态度来保护德·卡迪央王妃。首先由于她有尊贵的姓氏，这个姓氏是人们始终尊敬的那些姓氏之一，其次由于她的不幸遭遇，虽然人们已不再去议论它；最后因为她美貌，这是她从失去的

① 拉丁文：纪念。

荣华中唯一保存下来的东西。过去她曾为之增光的这个社会，对于目前她的闭门不出，采取变相出家的态度，深感满意。这一得体的举动，对她来说，比对其他一切女人都更是一种巨大牺牲。法国人对任何高尚的事情都是很敏感的，这位王妃的隐退使她在舆论界里赢回了她过去在荣华富贵中所失去的一切声誉。她现在唯一还与之来往的人，便是她从前的女友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她既不去参加大集会，也不去参加节庆活动。王妃和侯爵夫人的互相拜访，总是在大清早，象是有意避人耳目。每当王妃来她女友家赴晚宴，侯爵夫人便让人把大门关上。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如此热诚对待王妃，实在令人钦佩：她把原来在意大利歌剧院楼上的包厢退掉，换了个楼下的包厢，以便德·卡迪央夫人能够悄悄地来到剧院，而不致被人发现，看戏以后，又能秘密出去。很少有别的女人能如此体贴入微，因为这么一来，她们就会失掉让一个垮了台的情场老对手跟在自己屁股后头转的乐趣，也不能夸口说自己是她的恩人。这位王妃不愿公开接受侯爵夫人的车子，而是秘密地乘坐，这样可以省去制做耗资巨大的豪华服装。从来不曾有人知道德·埃斯巴侯爵夫人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德·卡迪央王妃；但是，她的行为无疑是很高贵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为王妃做了一大堆琐碎小事，要是一件件孤立地来看，有点近乎儿戏，可是就整体来说，却是伟大的。到一八三二年止，三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些日子，象是在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风流韵事上，投下了无数雪块，把她洗刷得一干二净；现在倒要费很大的劲，才能回忆起她前一段生活中的种种严重

情况。这位过去被无数侍臣所崇拜的皇后，她的轻佻放荡行为，大可以撰写成几部小说，而今人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美妙的漂亮女人，三十六岁的年纪，可是完全可以说自己只有三十岁，尽管她的儿子乔治·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已十九岁。这位年轻人长得象安提弩斯[①]一般美，却象约伯[②]一般穷，看来日后他会有极大的成就。他母亲认为首要的是给他找一门豪富人家结亲。也许这个打算就是她所以和侯爵夫人保持亲密关系的秘密；因为这位侯爵夫人的沙龙在巴黎要数第一，在那儿，也许有朝一日，她能够在许多富有的小姐中给乔治找到一个妻子。王妃认为从现在起，到她儿子该结婚的时候，还有五年时间，这是空虚和孤独的漫长岁月，因为要使一门好亲事获得成功，她的行为应该成为有节操的表率。

王妃住了米罗梅尼尔街一家价钱便宜的小旅馆楼下的一整层。她利用从前的豪华生活所遗留下的那些东西布置了房子，所以在她的住所里，仍然显出大贵族夫人的华贵，房子里到处陈设着漂亮的东西，显示主人过的是高级的生活。在她的壁炉台上可以看见一幅精美的弥尔贝尔夫人[③]画的查理十世的小画像，在画像下面刻着国王赠送字样；与之对称的是一幅皇后的肖像，皇后过去对王妃特别好。在一张桌子上闪耀着一

---

① 安提弩斯，古希腊美男子，罗马皇帝亚德里安的嬖臣。他死后亚德里安大帝令人为他塑像纪念，后世以他为美少年的典型。

② 约伯，乌斯人，传说原极富有，神为考验他，令他为疾病和痛苦所折磨，夺去他的女儿，并使他一贫如洗，他都忍受下来，最后神赐福予他，使之比过去更富有。——典出《旧约·约伯记》。

③ 弥尔贝尔夫人(1796—1849)，法国微型肖像画家。

本最华贵的肖像画册，这是在我们这个纷扰不安的工业社会里任何自诩不凡的资产阶级妇女所不敢公开摆出来的东西。这种大胆行为绝妙地把这个女人描绘出来。画册里的肖像包括她的三十来个亲密朋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她的情人。“这个数目本身就是一种诽谤；大体上说，有那么十来个，也许就差不多了，”德·埃斯巴侯爵夫人这话说得很漂亮，有分寸，又损人。画册里面的马克西姆·德·特拉伊，德·玛赛，德·拉斯蒂涅，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德·蒙特里沃将军，德·龙克罗尔侯爵兄弟和阿瞿达-潘托侯爵，加拉蒂奥讷亲王，年轻的德·葛朗利厄公爵和德·雷托雷公爵，漂亮的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年轻的德·赛里齐子爵等人的画像，都是当时最有名的画家用最艳丽的笔触，精心描绘的作品。现在王妃对画册中的人物最多不过接待两三个，她很有风趣地把这本画册叫做她的《错误行为汇编》。不幸的遭遇使这个女人变成一位好母亲。在王政复辟的十五个年头里，她自己太爱玩乐了，哪有功夫想到儿子；可是，在过着隐居生活的时候，这个著名自私的女人开始认识到，要是把母爱发展到极点，她过去那种荒唐行为，就会得到真正的宽恕，好心肠的人们对于一个好母亲是会原谅一切的。既然再没有别的东西可留恋，她就把全部的爱都用在儿子身上。何况乔治·德·摩弗里纽斯又是能够使母亲的一切虚荣心都得到满足的那种孩子；王妃也就为他作出各种牺牲：她给乔治一个马厩，一间车房；楼上小小一层三间临街的房子是乔治的住所，布置得很精致。她为了儿子，自己多方节约，省下钱来给他购置一匹乘马、一匹拉马，

还雇一个小仆人。她自己呢，贴身女仆就只有一个了，做饭的也只留下一个她从前用过的厨娘。公爵的小厮托比的差使相当繁重，他原是已故的博德诺(这是当时上流社会取笑这个破落的风雅青年的说法)的小老虎，现在已二十五岁了，但被认为始终只有十四岁。他一个人要照顾马匹，洗刷双轮马车或英国式轻便双轮车，还要收拾房间，跟随他的主人出入，此外，如果王妃偶尔要接待某个大人物的时候，他还得站在王妃的前厅通报。想当年，在王政复辟时代，漂亮的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是巴黎的皇后之一，而且是烜赫一时的皇后，她那种奢华的生活，也许比得上伦敦最富有的时髦女人的生活，今天看到她住在离她过去的宏伟府邸只有几步远的米罗梅尼尔街平凡的蜗居里，不禁令人感慨万分。那所府邸已被投机者所捣毁①，任何富有的人都住不上了。当时在那所府邸里，她有三十个仆人侍候才算勉强过得去，不仅拥有巴黎豪华的接待室，还有最漂亮的小套间，在里面举行最奢华的招待会。如今，她只住一套有五个房间的房子：一间前厅，一间餐室，一间客厅，一间卧室，一间梳妆室；供差使的佣人，就只有两个妇女了。

“啊！她为儿子所作的牺牲真令人钦佩，”这位尖刻饶舌的德·埃斯巴侯爵夫人说，“而且这种牺牲并非做给别人看的，她内心是幸福的。以前我们万万想不到这个如此轻佻的女人，竟能够下这样的决心，并且以这样大的毅力坚持下去！

---

① 大革命后有些投机商人廉价购买贵族府邸或旧时代建筑物，加以拆毁，出卖其材料牟利。

因此，我们那好心的大主教鼓励她，对她表示好感，甚至说服德·五天鹅老伯爵夫人去拜访她一次。”

再说，我们还该承认，只有皇后，才懂得如何从一个并非完全丧失的崇高地位上主动下台，而又不致失去身分。只有那些深知自己本身一钱不值的人，在垮台后，才表示遗恨或者怨天尤人，还在留恋那些明知已是一去不复返的荣华岁月，因为他们明白再一次发迹是不可能的。她过去习惯于逍遥在奇花异草之中，这些名花秀草如此美妙地衬托出她本人的美貌，使人不能不把她比作一朵奇葩。现在她被迫放弃了这种生活，但她选中了一套楼下的房子，房前有一个美丽的小花园，园内有许多灌木，草地总是碧绿的，这给她安静的隐居生活带来了愉快。她大约每年有一万二千法郎的收入，而这笔菲薄的收入，还是从两个方面拼凑起来的。其中一笔是年轻公爵的姑母德·纳瓦兰老公爵夫人给的补助金，这笔按年度给的补助金，给到青年公爵结婚那天为止。另一笔补助金是德·于克塞尔公爵夫人从她遥远的领地寄来的，她象所有的老公爵夫人那样善于攒钱，在她们面前，阿尔巴贡只能算一个小学生。亲王生活在国外，时刻听命于他的被流放的主子们，分担他们的厄运，忠心耿耿地为他们服务。他也许是他的主子们周围的人中最聪明的一个。这位德·卡迪央亲王的地位还能够保护他在巴黎的妻子。当夫人① 策划在旺代举事的时

① 指贝里公爵夫人（1798—1870），法王查理十世的儿媳。一八三〇年随查理十世流亡国外，一八三二年返回法国，曾在旺代举事北伐，欲推翻路易-菲力浦的政权，最后以失败告终。

候，那位替我们征服非洲的元帅①，正是在她家里和一些正统派的主要头头举行会议，因为王妃已是个默默无闻的人，而且她的困境不大可能引起现政府的怀疑！王妃眼看自己就要到四十岁了，这是爱情破产的可怕时刻，因为过了这个年龄，对女人来说，就没有多大作为了，于是她便投身到哲学的王国里去。整天读书，而过去整整十六年，她曾对一切正经的事情都表示最大的嫌恶。今天，在女人的心目中，文学和政治代替了过去的宗教信仰，而且成了她们的虚荣心的最后隐遁所。在一些时髦的小圈子里，人们纷纷传说狄安娜要写一本书。自从她由美丽的、漂亮的女人，一变而成为有智慧的妇人，在她完全被人遗忘之前，这位王妃竟使在她家里举行的招待会，成为人们获得最高荣誉的场所，使被她接待的人身价百倍。正是在这种种活动的隐蔽之下，她蒙骗了她初期的情人之一德·玛赛，他是一八三〇年七月建立的资产阶级政权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有时她晚上接待他，而与此同时那位元帅却和几个正统派人物在她的寝室里悄悄地密谋如何夺取王朝的政权，可是这种事，没有政治思想配合做舆论准备是不可能成功的，可惜阴谋家们却偏偏忽略了这一成功的因素。把一位首相玩弄于股掌之上，把他当作屏风，借以掩盖一个反对他自己的政府的阴谋，这是一位美貌妇人的漂亮的复仇手法。这次

① 指布尔蒙元帅(1773—1846)，他在拿破仑帝国时期当过将军，波旁王朝复辟后出任军职，于一八二九年任国防大臣，一八三〇年远征阿尔及利亚成功，晋升为元帅。

冒险堪与当年的投石党的举事[①]相媲美。王妃写信向夫人汇报密谋举事经过，那真是世界上最有文采的信。德·摩弗里纽斯公爵曾经去旺代一趟，竟能从那里秘密回来而不受牵连，而他又并非和夫人所干的危险事业无关。可惜当一切都似乎已经失败的时候，夫人便把他打发回来，不然也许这个青年人的高度警惕性会挫败那次内部的背叛。不管在资产阶级人士的眼中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过错有多么大，可是由于她儿子的行为，在贵族阶级人物的眼中，这些过错一定都被涂抹掉了。把一个有光荣历史的贵族家庭的独生子和继承人送去冒险，这种行为是高贵和伟大的。有那么一些所谓的机灵人，他们以政治上的功绩来挽救自已私生活上的过错，或是以私生活上的无可指责来挽救政治上的过错；可是，德·卡迪央王妃却无任何这类打算。也许在所有这么做的人当中，象她这样的人毕竟不多。可以说，世上的事情，多半是在这种颠三倒四的情况下发生的。

一八三三年五月，最初那些好天气中的某一天下午两点钟左右，德·埃斯巴侯爵夫人和王妃在最后的阳光照耀下，漫步在围绕园里草地的唯一小路上，这不能说是散步，只能说是来回兜圈子。从墙上反射过来的阳光，使这个散发着花香的小小空间，有一种暖洋洋的气氛，花儿是侯爵夫人带来的礼品。

“我们不久将会失掉德·玛赛，”德·埃斯巴夫人对王妃

① 投石党事件，十七世纪法国地方贵族为对抗中央集权而发动的内战，发生在路易十四未成年之时。

说，“你想借助他使摩弗里纽斯公爵重振家业的最后希望也将随之破灭；因为，自从你那么巧妙地玩弄了这位大政治家，他又重新对你萌生爱情了。”

“我儿子绝不会向幼支①投降，”王妃回答说，“哪怕他因此饿死，哪怕我不得不为他工作。但是，贝尔特·德·五天鹅并不讨厌他。②”

“孩子们可不受他们父辈所受的约束。”德·埃斯巴夫人说。

“我们别说这些了，”王妃说，“要是我不能笼络好德·五天鹅侯爵夫人，大不了让我儿子娶一个铁匠的女儿，象那位小德·埃斯格里尼翁所做的那样！”

“你爱过他吗？”侯爵夫人问道。

“不，”王妃一本正经地回答，“德·埃斯格里尼翁的天真简直近乎外省人的愚蠢，这一点我发现得太晚了，也可以说是太早了。”

“德·玛赛呢？”

“德·玛赛吗，他玩弄我，象玩弄一个娃娃。我那时候多么年轻啊！我们决不会爱那些向我们摆出一副教师架势的男人，他们太刺伤我们的自尊心了。”

“那位上吊的可怜的小青年呢？”

“吕西安？他俊美得象安提弩斯，也是一位大诗人，我从

---

① 指波旁王朝的幼支奥尔良公爵。

② 后来贝尔特·德·五天鹅嫁给了乔治·德·摩弗里纽斯。

心底里喜欢过他，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可是，他却爱上了一个妓女，因此我把他让给德·赛里齐夫人了……要是他愿爱我，难道我会把他让给别人？”

“太奇怪了！你竟然碰上一个以斯帖①！”

“她比我长得更漂亮，”王妃说，“你看，我在完全的孤独中生活快三年了，”停了一会儿后她接着说，“可是，这种安静却一点不难受。惟有对你，我才敢说，在这儿，我才感到幸福。我对于别人对我的崇拜早已麻木，那种令人疲倦，却无快乐的生活，那种肤浅的不能透过内心的激动，使我生厌。我发现所有我认识的男人都是渺小的、卑劣的、浅薄的家伙，没有一个能引起我的哪怕是最轻微的赞赏，他们都是缺乏质朴、伟大、细致感情的人。我宁愿遇上一个向我发号施令的人。”

“亲爱的，难道你也和我一样吗？”侯爵夫人问道。“当你打算要恋爱的时候，难道你从来没有遇到过爱情？”

“从来没有，”王妃回答说，打断了侯爵夫人的话头，一面把手按在她的胳膊上。

两人走到一丛盛开的茉莉花底下，在一张粗糙的木头长凳上坐下来。两人都说出了对她们这种年龄的女人来说是庄严的话语。

“就象你一样，”王妃接着说，“也许我比别的女人更加被人喜爱过；可是，我心里明白，尽管我经历过那么多风流韵事，我却没有得到幸福。我做了不少疯狂事儿，可是都为了一个

① 以斯帖（又译爱丝苔），古代一绝色犹太女子，波斯王阿述埃吕斯的王后，恰与吕西安所爱的妓女同名。

目标，我越是向这目标走去，它却越往后退！在我衰老了的心中，我感到有一种从未被玷污过的纯洁，是的，在无数的经验下面还埋藏着一种可能被人欺骗的最初的爱情；同样，尽管受过无数的屈辱和疲劳，我感觉到自己还年轻漂亮。我们可以恋爱而不感到快乐，我们也可能感到快乐而并非恋爱。可是，若能既恋爱又幸福，同时享受人类这两种巨大快乐，那真是奇迹。可惜这种奇迹并没在我身上出现。”

“它也没在我身上出现。”德·埃斯巴夫人说。

“在我的隐居生活中，我被一种难堪的悔恨所折磨，我是玩乐过来的人，却没有恋爱过。”

“这是一个多么难以令人置信的秘密呵！”侯爵夫人不胜感慨地说。

“啊！亲爱的朋友，”王妃回答说，“这些秘密，只能对我们自己说说；在巴黎，谁也不会相信我们。”

“再说，如果我们两人不是都过了三十六岁，”侯爵夫人接着说，“我们自己也许不会承认……”

“是的，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有很愚蠢的自傲心！”王妃说，“我们有时候很象那种可怜的青年，他们在人前玩弄一支牙签，要使人相信他们刚刚吃过一顿丰盛的晚餐。”

“总而言之，我们就是这么一种人啦。”德·埃斯巴夫人妩媚地说，同时做了个纯洁而有教养的动人姿态。“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有足够的活力，还可以在情场上再翻本。”

“记得那天，你告诉我，贝阿特丽克丝和孔蒂一起走了，我整夜都想着这件事，”王妃略停了一会儿接着说，“她能这么轻

易地牺牲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前途，而且永远离开社交界，必定是觉得这样很幸福！”

“她是个小傻瓜，”德·埃斯巴夫人严肃地说，“德·图希小姐能够摆脱孔蒂，正觉得十分高兴呢。贝阿特丽克丝根本没意识到，一个上流社会的妇女甘心放弃自己的情人，而且未用一分钟来保卫自己的所谓幸福，这正说明孔蒂没有能耐。”

“那么，她以后会不幸啦？”

“她已经倒霉了，”德·埃斯巴夫人接着说，“离开自己的丈夫有什么好处？对一个女人来说，这不正好是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吗？”

“这么说，你认为德·罗什菲德夫人不是因为想让自己在安静中享受一种真正的爱情才决心这样做的？而这种爱情带来的种种乐趣，对我们两人来说，还是一个梦想。”

“不，她不过是摹仿德·鲍赛昂夫人和德·朗热夫人罢了，我对你不妨说，这些人如果不是处在现在这么个平庸的世纪里，就会成为象拉瓦利埃，蒙泰斯庞，狄安娜·德·普瓦蒂埃，德·埃唐帕公爵夫人和德·夏托鲁一样伟大的人物。①你也是同样情况。”

“噢！就只缺国王了，亲爱的朋友。啊！我真愿意把这些

---

① 蒙泰斯庞侯爵夫人（1640—1707），路易十四的情妇。狄安娜·德·普瓦蒂埃公爵夫人（1499—1566），亨利二世的情妇。德·埃唐帕公爵夫人（1508—1580），弗朗索瓦一世的情妇。德·夏托鲁公爵夫人（1717—1744），路易十五的情妇。以上这些女人都因为受到当时的国王的宠爱，富贵荣华，显赫一时，成为历史上著名风流人物。

女人叫回来，问问她们是否……”

“可是，”侯爵夫人打断王妃的话头说，“毫无必要叫死人出来说话，我们就认识一些活着的女人，她们都很幸福。譬如，关于这类事情，我和德·蒙柯奈伯爵夫人私下里就谈过二十多回，十五年来她和那位小爱弥尔·勃龙代在一起，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了；他们互相从未有过一次不贞的行为，也没有过不坦率的思想；他们今天就和定情那天一样相亲相爱；可是，我们的谈话常常受打搅，老是在谈到最有趣的时刻被打断。这种长期的亲密关系，正象德·拉斯蒂涅和纽沁根夫人，象你的表妹德·冈夫人和她的奥克塔夫的关系那样，都有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们可不知道，亲爱的朋友，世人给了我们最大的荣誉，把我们比做摄政王朝宫廷中的放荡女人，而我们却象两个寄宿学校的女学生那么纯洁。”

“要是象她们那种纯洁，我倒高兴了，”王妃用自嘲的口吻说，“可是，我们的天真却糟得很，真令人感到屈辱，有什么办法！让我们把这个羞辱献给上帝，当做我们对幸福的徒劳无益的追求的赎罪祭礼吧。亲爱的朋友，这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在晚秋时节找到我们在春天和夏天错过了的鲜艳花儿。”

“问题不在这里，”侯爵夫人在经过一阵回顾既往的充分的沉思之后说，“要说引起别人的热情嘛，我们还相当漂亮；可是，我们却永远不能使任何人相信我们的美德和纯洁。”

“要是谎言的话，就会立即得到好意的品评，巧妙的加工，使之成为可信的东西，然后象一颗美果那样被人吃掉；可是，要使人相信一个真理，那你别想！多少最伟大的人物在这一

点上都遭了殃，"王妃补充说，脸上露出一种美妙的微笑，惟有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画笔才能表达。

"有时候糊涂人倒挺会恋爱，"侯爵夫人说。

"但是，对这种事，糊涂人也还不至于糊涂到轻信的程度。"王妃提醒说。

"你说得对，"侯爵夫人笑着回答，"可是我们该找寻的对象既不是傻瓜，也不是能干的人。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天才人物。惟有天才才有儿童的天真，对爱情有对宗教那样的虔诚，并且甘心情愿被人绑住眼睛。你看看卡那利和绍利厄公爵夫人吧。要是你我能遇上那些天才人物才好哩。他们那时也许距离我们太远，也太忙了，而我们那时却太轻浮，太沉浸在享乐之中了。"

"啊！我在没有尝到真正的爱情快乐之前，真不愿意离开这个世界。"王妃大声地嚷道。

"激起别人的爱情算不了什么，"德·埃斯巴夫人说，"而是要自己也感受到爱情。我看很多女人都只是爱情的借口，而无名副其实的恋爱。"

"我最近感受到的爱情是一种神圣的美妙的东西，"王妃说，"这个爱情本来该是有前途的。这回是我偶然碰上，恰好又是我们所需要的天才人物，多么难得的机会啊，因为有姿色的女人要比有天才的人更多。可惜魔鬼干预了这件事。"

"亲爱的朋友，从头到尾都告诉我吧，对我来说这还是个全新的事儿哩。"

"我本人最初发现这个美妙爱情，还是在一八二九年的冬

天。每个星期五在歌剧院的池座里，我都看到一个约莫三十岁的青年，专诚为我到歌剧院来，他老是坐在同一个座位上，用火热的眼睛望着我，可是，由于他自觉我们之间的距离太大，也许还因为觉得没有可能成功，因而常常显得忧郁。"

"可怜的孩子！一个人陷入情网，就变得傻气了，"侯爵夫人说。

"每当幕间休息的时候，他就到走廊里遛来遛去，"王妃因为侯爵夫人友好的讽刺打断了她的话头，微微一笑，接着又说，"后来有两三回，他为了看我，或者为了让我看见他，就把鼻子贴在我对面包厢的玻璃窗上。每当有人来拜访我，我总看到他贴着我的门站着，这样他就可以偷偷看我一眼；后来他终于认清了和我来往的是些什么人，当他们向我的包厢走来，他便紧跟着他们，目的是要趁包厢门打开的机会，捞点什么好处。不用说，那可怜的小伙子不久便知道我是谁了，因为他见过德·摩弗里纽斯先生和我的公公。从那时候起，我发现这位素不相识的神秘人物，在意大利歌剧院，老是坐在我包厢对面的位置上欣赏我，那种既天真又陶醉的神态才真美哩。从歌剧院出来，也和从滑稽剧院出来一样，我看见他一动也不动。当他看到我靠在某个受宠男人的胳膊上时，他的眼睛就没有那么光亮了。再说，他没对我说过话，没写过信，更没有任何表示。你得承认，这是种很高的风格。有时早上我回府邸的时候，又见到我的崇拜者坐在我家车房门旁的护门石上。这位多情人有一双很美的眼睛，一把又浓又长的扇形胡须，一撮下唇胡髭，一把上唇胡髭，还有颊髯；这样，在他的脸上就只能看

到洁白的双颧和漂亮的前额了。另外，他的头长得可真象古代人的头。你知道在七月那些暴乱的日子里，亲王是负责防守杜伊勒里宫靠河边码头这一带的。一天晚上，他从圣克鲁回来，整个局势看来已经绝望了。他对我说，‘亲爱的，在四点钟时候，我差点没有被打死。一个暴徒把枪瞄准我，这时候一个长胡子的青年，我仿佛在意大利歌剧院见过，他正在指挥进攻，却突然把枪口拨开了。’结果这一枪不知道到底打死了谁，只晓得是一个骑兵联队的副官，当时正站在离我丈夫两步远的地方。这个青年人准是一位共和党人。一八三一年，当我搬到这儿来住的时候，我发现他背靠着这所房子的墙站着。他似乎对我的灾难感到高兴，他觉得这种环境似乎使我们接近了；可是自从圣梅丽街垒战以后，我就再没见到他，他准是在那场战斗中牺牲了。在举行拉马克将军葬礼的前夕，我和我儿子步行出去，我那共和党人忽前忽后，老是跟踪我们，从玛德莱娜广场到全景巷，我所去的地方，一路上都能见到他。”

“这就是全部故事吗？”侯爵夫人问道。

“是的，”王妃回答，“啊！占领圣梅丽教堂那天早上，一个小鬼要亲自和我谈话，交给我一封用普通信纸写的信，信上签署的是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的名字。”

“把信给我看看，”侯爵夫人说道。

“不行，亲爱的朋友，藏在这个人心里的这种爱情太伟大、太神圣了，我不能泄露他的秘密。现在当我想起这封简短而可怕的信的时候，心情还不能平静。这个死去的人比所有得到过我的青睐的活着的人都更能使我的心灵激动，我老是想

念着他。"

"他叫什么名字?"侯爵夫人问道。

"呵,一个很普通的名字,米歇尔·克雷斯蒂安。"

"幸亏你说出他的名字,"德·埃斯巴夫人热情地接着说,"我可常听别人谈起他。这位米歇尔·克雷斯蒂安是一位著名人物的朋友,这人就是你想要认识的达尼埃尔·德·阿泰兹,他每个冬天总来我家一两次。这位克雷斯蒂安确实是死在圣梅丽修道院了,他的朋友可真不少。我曾听说他是象德·玛赛一流的大政治家,只是时机未到,一旦时机到来,准会平步青云。"

"这么说,还是让他死了的好。"王妃带一种忧郁的表情说,在这种表情之下隐藏着她真正的思想。

"你愿意抽一天晚上到我家里和德·阿泰兹见见面吗?"侯爵夫人问道,"这样你们就可以谈谈你的亡人啦。"

"亲爱的朋友,我十分乐意。"

在这次谈话后几天之内,勃龙代和拉斯蒂涅,他们两人都认识德·阿泰兹,便答应德·埃斯巴夫人设法让德·阿泰兹到她家吃晚饭。如果没有事先说好有王妃在场,这种许诺无疑会是轻率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位大作家决不会放过和王妃会面的机会。

达尼埃尔·德·阿泰兹是我们当代既有好品性、又有才华的罕见人物之一,由于他作品的成就,即便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声望,至少已得到学术界的尊敬和很高的评价。他的声望无疑还会提高,但是当时在内行人看来,已经达到它发展的顶

峰。他属于这一类作家，不管迟早，终归要得到他应有的位置，而一旦就位，就会稳如泰山。他出身穷贵族，深知在他的时代只有个人成名才能享有一切。他违背一个富有的叔父的意愿，在巴黎社会这个格斗场上，进行过长期的奋斗。他叔父在他还是一个无名之辈时，无情地拒绝给他援助，忍心让他陷在极端贫困之中，而到他成名之后，却赠给他一笔财产。这种违反常理的做法只能用虚荣心来解释。这个突然转变，并没有改变达尼埃尔·德·阿泰兹的生活方式。他继续象古代人那样简朴地进行他的工作，而且更加勤奋，还接受了众议院右翼议员的席位。自从他获得荣誉后，有时也偶尔出入交际场所。他的一位老朋友，大名鼎鼎的医生荷拉斯·毕安训，曾经介绍他认识拉斯蒂涅男爵，他是内阁某部的副国务秘书，并且是德·玛赛的好朋友。这两位政治家做出相当高的姿态，自愿帮助达尼埃尔、荷拉斯和其他几个米歇尔·克雷斯蒂安生前的亲密朋友，使他们能够把这位共和党人的尸体从圣梅丽修道院取出来，并给他举行葬礼。在当时政治局势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又违背严厉的行政措施，肯帮这个大忙，着实不容易。正是出于感激心情，使得德·阿泰兹和拉斯蒂涅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要是这位副国务秘书和著名的大臣不懂得利用这种情况，就不算得高明了；他们终于赢得了米歇尔·克雷斯蒂安的几个朋友，尽管政见不同，他们也愿意参加当时的新政府。其中一个叫莱翁·吉罗的，先是被任命为行政法院查案主事，后来做到参政院参事。达尼埃尔·德·阿泰兹的生活，整个是为了工作，对交际场所他不过偶尔涉足，这种场合对他象是

个幻梦。他的家象个修道院，他在那儿过的是本笃会修士般的生活。他饮食有节制，做事有规则。他的朋友们都知道，直到如今，他害怕和女人接触，就象人们害怕遇到一桩横祸。他对女人观察得太细致了，不可能不产生恐惧；结果越是对女人深入研究，最后反而一无所知，就象那些莫测高深的战略家，常常在意料不到的阵地上打败仗，因为那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已不符合他们兵法上的教条了。至今他还是个天真的小伙子，却摆出一副最有修养的观察家的模样。这种矛盾现象，表面上似乎不可能，其实对那些善于衡量机能和感情之间的鸿沟的人来说是很好解释的：他们之中有些人运用头脑，有些人凭借感情。因此一个人可以是伟人，而同时又是坏蛋，就象一个人可以是傻瓜，同时是最卓绝的情人。德·阿泰兹是个得天独厚的人。这种人才思敏锐，脑力充沛，既不缺乏意志的力量，也不缺乏伟大的感情。他还有一种罕见的天赋，既是实践家，同时也是思想家。他的私人生活是高尚的、纯洁的。如果说他过去一直小心翼翼，躲开爱情，那是因为他有自知之明，他事先就知道爱情的威力对他会有多么重大的影响。长期以来他为自己光荣的著作打好坚实的基础，进行劳累的工作，加上凄凉的贫困生活，这些倒成了他最好的预防剂。后来生活舒适了，他便和一个相当漂亮的女人发生了最平凡的、最不可解的关系。这女人出身平民阶级，未受什么教育，也没有风度，因此他一直小心地把她藏起来，不让别人看见。米歇尔·克雷斯蒂安承认天才人物有本领把最粗俗的女人变成仙姑，把最愚蠢的女人变成才女，把村妇变成侯爵夫人。一个女人

越是十全十美，在他们的眼里越没有价值；因为照他的看法，他们的想象力在这上面并不起任何作用。他还认为，对下等人物来说，爱情只是单纯的感官需要；对上等人物来说，爱情乃是最巨大和最吸引人的精神创造。为了替德·阿泰兹辩护，他举出拉斐尔①和福纳丽娜②的例子为证。他本人原可以作为这类事情的一个典型例子，对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他就是把她看成一位天使的。其实对德·阿泰兹的稀奇古怪行为，还可以用许多办法来为他辩护：也许他首先就感到失望，认为世上无法找到一个符合一切才智之士梦寐以求的幻想中的美女；也许他的心过于敏感，过于细致，不能交给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也许他更喜欢一方面重视自然的需要，一方面保留自己的幻想，把自己想象中的爱人供奉在心里；也许他逃避爱情，是因为他认为恋爱和他的工作不可能协调，又会妨碍他有规则的修道院式的生活。最近几个月来，德·阿泰兹成了勃龙代和德·拉斯蒂涅的嘲笑对象，他们责备他不但对上流社会没有认识，对女人也一无所知。据他们的看法，他的著作已经相当多了，相当有成就了，可以让自己娱乐娱乐了。他已经有了一笔可观的财产，却还过着大学生的生活；他不懂得享受，既不会享用自己的钱财，也不会享用自己的荣誉；他

---

① 拉斐尔（1483—1520），古罗马大画家、雕刻家、建筑家，有许多不朽的杰作传世。

② 古罗马著名的美女，为拉斐尔所爱，她是面包师的女儿，她的绰号福纳丽娜就是这么来的，她的真名是玛格丽特。拉斐尔为她画了幅著名的画像，使她的美貌永垂不朽，原画现藏罗马。

不懂得贵族出身、有教养的女人所激发的高贵优雅的热情，会带来美妙的快乐；他只懂得爱情粗俗的一面，难道这不是有损于他的身分吗？爱情，如果降低到只受自然规律的支配，在他们看来这是世上最愚蠢的事情。人类社会的光荣业绩之一，是创造了女人，她在自然界的地位原不过是个雌性动物；社会把她造就成引起人们永久的情欲的对象，而大自然原来只想把她作为永远繁殖人种的工具；后来，人类终于发明了爱情，并使它成为人类最美好的宗教。德·阿泰兹一点也不了解语言的美妙动人之处，一点不懂得灵魂和精神不断提供的爱情的凭据，一点不懂得娴雅的仪态所引起的高尚的欲望，一点不懂得上流社会妇人能把最粗俗的事物化为神奇。他也许对妇人有所认识，但是，他不懂得女人的神性的一面。一个女人要能够很好地恋爱，应该具有非常丰富的才艺，灵魂和肉体都要有充分的华丽装饰。最后，这两个伤风败俗的家伙一面极力夸耀构成巴黎魅力的既颓废又耐人寻味的思想，一面认为德·阿泰兹十分可怜，因为他赖以养生的只是没有任何佐料的"清淡食物"，因为他没有尝过巴黎高级庖厨的"珍馐美味"，这一来，竟强烈地刺激了他的好奇心。德·阿泰兹曾把他的心事向毕安训医生倾吐过，因此他知道德·阿泰兹在这方面的好奇心终于觉醒了。长期以来，这位大作家和一个平庸的女人发生密切的关系，其结果远没有因习惯而喜欢她，反而变得对她无法忍受；然而象所有单身汉那样，过度的胆怯，使他终于抑制住自己的感情而安于现状。

"你到底算什么？"拉斯蒂涅问道，"你家拥有一个正面

红、金两色斜线分角式，反面镶珐琅图案的盾形家徽，你倒不把这个庇卡底的古老纹章镶在自己的马车上？你每年收入三万法郎利息，还有你的稿费；你已经证实了我们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那句音义双关的箴言：Ars, thesaurusque virtus[1]，当你在布洛涅森林驱车漫游时，难道不想把它炫耀一番！要知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纪，自己的德行，要由自己去显示。”

“既然拉福蕾这类俗物能使你快乐[2]，如果她能懂你的作品，你就把她留下，我会原谅你，”勃龙代说，“可是亲爱的朋友，如果说你在物质方面只满足于啃面包的话，那么在精神方面你甚至连面包都没有……”

达尼埃尔和他的朋友们之间这类小小的友好的交锋，已经继续好几个月了。就在这时，德·埃斯巴夫人请求拉斯蒂涅和勃龙代说服德·阿泰兹来她家晚餐，说是德·卡迪央王妃非常渴望认识这位著名人物。这类好奇心对某些女人来说，就象走马灯对于孩子们，是为了眼睛的小得可怜的享受，而且往往叫人大失所望。一个有才干的人，越是在远处有名声，到了近处就越令人失望；别人越是把他想得光芒四射，相见之下，他就越显得黯然失色。在这种情况下，好奇心一旦落了空，就常常会产生对这个人物的不公正的评价。无论是勃龙代或拉斯蒂涅都不能骗过德·阿泰兹，可是他们笑着对他

---

① 拉丁文：艺术乃德行之宝库。

② 拉福蕾是莫里哀剧中的女仆，此处暗指与德·阿泰兹同居的那位平民女子。

说，这是送上门来的绝好机会，正好用来洗涤他那蒙了污垢的心，并借此尝尝一位巴黎贵妇人的爱情的无上滋味。又说王妃肯定是已经爱上他了，他不用担心，在这次会面中，他将赢得一切，他决不会从德·卡迪央夫人一手把他扶上去的台座上垮下来。勃龙代和拉斯蒂涅都认为把这个爱情硬派在王妃头上，不会有任何不妥之处，她可以担当得起这种诽谤，她过去的风流韵事就不少。于是，两人就轮流给德·阿泰兹讲述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风流艳史：最初是她和德·玛赛发生轻佻行为；然后是她和德·阿瞿达之间的不检点的来往，她曾使他和老婆闹翻，借此来替德·鲍赛昂夫人报仇；第三是她和年轻的德·埃斯格里尼翁的暧昧关系，他陪她到意大利旅行，为了她弄得名誉扫地；后来她又和一位著名的大使搞得很不幸，和一位俄国将军倒很幸福；他们还说她怎样成为两位外交部长言听计从的秘密顾问等等。德·阿泰兹告诉他们，他从可怜的亡友米歇尔·克雷斯蒂安那儿知道了关于她的事情，比他们能告诉他的还要多；克雷斯蒂安暗地里崇拜她达四年之久，几乎为她发了疯。

“我常常陪我的朋友去意大利歌剧院，去大歌剧院。”达尼埃尔说，“那不幸的人和我在路上奔跑，那速度比得上拉车的马儿，为的是能透过马车的玻璃窗来欣赏王妃的芳容。幸亏这一爱情，德·卡迪央亲王才逃了性命，米歇尔曾阻止一个顽童，没让他把亲王打死。”

“好吧，你将会得到一个现成的题材，”勃龙代笑着说，“好啦，这才是配得上你的女人，她若是对你无情，那只会是由于

感情太细腻，而且她将十分温柔地教导你懂得举止优雅的诀窍；可是，你得当心，她曾经耗光了许多人的财产！漂亮的狄安娜属于那种败家精，她们不要人家花费一文钱，可是人家都愿意为她花费千百万法郎。你只管全心全意去爱她，但你手上可要紧紧抓住你的钱袋。就象吉罗德①的《洪水》里那个老头儿那样。”

经过这番谈话，王妃被说成深渊般的深不可测，皇后般仪态万方，外交官那么腐败，宗教秘义的传授那么神秘，海上女妖那么危险。这两位有才智的人，显然无法预料这场玩笑将如何结局，他们终于把狄安娜·德·于克塞尔塑造成一个最可怕的巴黎贵妇，一个最机灵的妖艳女人，一个世上最迷人的妓女。尽管他们说得头头是道，这个被他们如此轻薄地糟蹋的女人，对德·阿泰兹来说，仍然是纯洁和神圣的，他对她的好奇心，已经用不着再加刺激了；他一开始就同意接受邀请，而这两位朋友对他也就再没有别的要求了。

德·埃斯巴夫人一得到回音，就去拜妨王妃。

“亲爱的朋友，你近来觉得自己很漂亮，很迷人吗？”她向她问道，“过几天到我家来吃饭吧，我要把德·阿泰兹奉献给你。我们这位天才，性格是最孤僻的，他害怕女人，而且从未恋爱过。你就照这个题目去作文章吧。他是极端聪颖的，他的纯朴会使你去掉任何怀疑。他的颖悟属后发性的，他能后发制人，会打乱你的一切计谋。今天你可以来他一个措手不及，

---

① 吉罗德（1767—1824），法国画家，《洪水》是他一八〇六年的作品。

明天他就不会上你的当了。”

“啊！假如我只有三十岁，我就要痛快地乐一乐！”王妃说，“直到如今，我所缺少的是一个可供玩弄的聪颖的男人。过去我所碰到的只是伙伴，从未遇上对手，爱情本当是一场战斗，却成了一场游戏。”

“亲爱的王妃，你得承认我是够慷慨的了，因为，施恩于人①……”

两位女人相视而笑，同时友爱地互相握着手。无疑，她们两人彼此都掌握着对方的重要秘密，而且这种秘密肯定是既不仅仅限于与一个男人有关，也不仅仅是限于对一件事情的相互帮忙；因为女人之间要有真诚和持久的友谊，还须她们进一步同流合污才能巩固。一旦两位朋友发生冲突，要拼老命的时候，彼此怒目而视，各自紧握有毒的匕首，双方旗鼓相当，那时刻她们给人的景象，该是多么惊心动魄，直到其中的一位，无意中掉下手中的凶器，才打破这种平衡。话说回来，一个星期以后，在侯爵夫人家里举行了一次所谓小节日的晚会。那是专为亲友们举行的集会，所有来客，都只接到口头邀请，而且在这样的晚会时，外面的大门总是关着的。这一天的晚会只有五位客人：爱弥尔·勃龙代和蒙柯奈夫人，达尼埃尔·德·阿泰兹，拉斯蒂涅和德·卡迪央王妃。算上这家的女主人恰好是三男三女。为了使德·阿泰兹和德·卡迪央夫人会面而做的准备工作，说是偶然碰上的机会，决不会有如此周

① 这是一句成语的前半，整个句子是：“施恩于人，从施给自己开始。”意思是说：“在想给别人做好事之前，应先想到自己。”

到。今天，在穿着打扮上，王妃还算得上最高明的能手之一，对女人说来，这是首要的艺术。她穿一件敞胸式蓝天鹅绒长袍，衬着白色宽大长袖子，在脖子上围一条略微有点皱襞的蓝色滚边网纱围巾，足有四指那么高，围巾覆盖着她的肩部，就象人们在拉斐尔的画像中看到的那样。她的女仆给她梳的是别出心裁的发式，把几朵欧石楠巧妙地藏在她那头松鬈下垂的金发里面，这头金发是她所以成为出名的美人的原因之一。可以肯定地说，狄安娜看起来不到二十五岁。四年的孤寂生活和充分的休息，使她的肤色恢复了青春的鲜艳。再说，难道没有这样的时刻，当女人们有了要讨人喜欢的欲望，她们就格外显得漂亮？对于脸部的变化，意志的力量也不是没有影响的。如果说，强烈的情绪激动，能使多血质的人洁白的皮肤发黄，淋巴质的人因忧郁而脸色发青，那么欲望、愉快和希望就有力量使人容光焕发，眼神灵活闪亮，使人的容貌象在晴朗的早晨，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显得更加艳丽。王妃那著名的洁白皮肤，现在变成一种成熟的肤色，这使她有一种威严的神气。眼下，由于多次反躬自省，和被各种严肃思想所困扰，她那象在沉思的、绝美的前额和她那双蓝眼睛的缓慢而庄严的眼神，出奇地协调。就算最高明的相学家，也不可能从她那特别纤细的面部线条，看出她内心隐藏的计谋和决心。有些女人的脸孔因为沉着和机敏能使科学受骗，使观察上当；要能够有效地考察她们，便应该在她们各种情欲发挥作用的时候，这是有困难的；不然就在各种情欲发挥过作用之后，那时也就不再有什么用处，这时候女人已经老去，再用不着隐蔽了。王

妃正是这种令人无法猜透的女人，她可以随心所欲扮演各种角色：淘气、天真得象个孩子；或者狡猾无比，一本正经和莫测高深。她来侯爵夫人家里，有心要扮成温柔朴素、尝尽生活苦酒的女人，一个心地善良而遭受诽谤、又逆来顺受的女人，总之，是一位受挫伤的天使。她来得很早，为的是要在壁炉旁的双人长靠椅上和德·埃斯巴夫人坐在一块儿。她喜欢让人看见她在一个有意安排，却掩盖在优美的自然状态下的姿势。这是一种经过精心琢磨，刻意寻找的姿势，这种姿势使全身漂亮的线条，从足部到美妙的胯部，再从令人惊叹的圆润丰隆的部位，直到肩膀，使整个婀娜秀丽身躯的侧面，突出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一个裸体美人也不会比穿一条经过精心安排的裙子更诱人，因为它掩盖着一切，同时又把一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她还有巧妙的一手，是许多女人都想不出来的，使侯爵夫人大吃一惊：狄安娜让年轻的摩弗里纽斯公爵陪她赴宴。在一瞬间的思索之后，德·埃斯巴夫人很机灵地握着王妃的手说：

"我懂得你的用意！开头一下子就让德·阿泰兹接受一切困难，以后你就用不着去对付这些困难了。"

蒙柯奈伯爵夫人和勃龙代一起来。拉斯蒂涅偕德·阿泰兹一起到。王妃对这位名人不说一句俗人用来厌烦他的恭维话；而是表现出优雅、尊敬的和蔼态度，这该是她让步的最后限度了。她对法国国王和亲王们大概也是持这种态度。她似乎很高兴见到这位大人物，并且对寻找过他感到满意。象王妃这样风雅的女人，其所以与众不同，主要是在听别人说话的

态度上，以及她们那种不带嘲弄意味的亲切神态，礼貌就在这种态度上表现出来，正如美德要在实际言行上体现出来一样。当这位名人说话的时候，她那种专心聆听的姿态比之最合口味的恭维话还要令人陶醉一千倍。这次介绍两人认识是由侯爵夫人以一种既不夸张又恰如其分的方式来完成的。晚餐席上，德·阿泰兹被安排坐在王妃旁边，王妃远没有模仿一般惯作媚态的女人那样过分节食，却吃得很香，并且不失身分地显示出一个纯朴女人的样子，没有任何标新立异的举止。在上完一道菜到上另一道菜中间，她利用大家都在谈一个话题时，找机会同德·阿泰兹单独聊天。

"先生，坐在您身旁使我感到快乐，其中的秘密，"她说，"在于想要知道一些您那不幸朋友的事情，他为了和我们不同的另一目标而献身，我欠他的情，却没能向他感恩报答。德·卡迪央亲王象我一样感到遗憾。我知道您是这个可怜孩子的最好朋友之一。你们之间的纯洁、牢固的友谊，使您有亲近我的权利。我想从您那里知道关于这个您所十分亲近的人的一切，该不会使您感到惊奇吧。尽管我是归附那个被流放的家族，并且持有保王派政见，我可不是那类认为别人既然是共和党，就不可能有高贵心地的人。君主与共和两种政体，是仅有的不窒息美好感情的两种政府形式。"

"夫人，米歇尔·克雷斯蒂安是一位天使，"达尼埃尔用感动的声调回答说，"我不知道在古代的英雄人物里面，有哪一个能超过他。您可不要把他当做那种狭隘的共和党人，一心只想恢复国民公会和公安委员会的可爱的措施。不。米歇尔

梦寐以求的是在整个欧洲实施瑞士的联邦制。在我们之间不妨承认，居首位的应是辉煌的个人专政政体，我认为这种政体特别适宜于我们国家，米歇尔主张的制度则是在旧大陆上消灭战争，就是要排除昔日相互兼并所造成的封建割据局面，在新的基础上把它重建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共和党人是和他的理想最为接近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七月革命和在圣梅丽修道院事件中，他给他们以一臂之助的原因。尽管在政见上完全分歧，我们两人始终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这番话是对你们两种不同性格的最好的赞词。"德·卡迪央夫人小心翼翼地说。

"在他一生的最后四年中，"达尼埃尔接着说，"他把对您的爱情只向我一人倾吐过。这种推心置腹，把我们已经很亲密的兄弟情谊又加深了一步。夫人，惟有他才能象您应该受到的那样来爱您。不知有多少次在陪伴您的马车回您家的路上，我们受到雨淋，为了要保持和您的马车在一条平行线的同一点上，我们和您的马儿进行竞赛，目的是为了看您……欣赏您！"

"先生，这么说来，我真该向你们赔偿损失了，"王妃说。

"唉！为什么米歇尔现在不在这里呢？"达尼埃尔用感伤的声调回答。

"也许他不会长久地爱我，"王妃十分悲伤地摇了一下头说，"共和党人在思想上比我们专制派还更专制。我们由于宽大而犯罪。他无疑是把我想得太完美了，他迟早会发现自己错了。我们女人所遭受的诽谤，恐怕并不下于你们在文学生

活上所受到的诽谤。不同的是我们既不能用光荣，也不能用我们的著作来进行自卫。人家不相信我们本来的面目，却相信别人给我们虚构的假象。也许不久人家就会对他来一个以假混真，把社会上认为真的，其实是虚构的女人，来代替那个不为人知的女人，真正的我。那时候，也许他就会认为我是不配接受他对我的高贵感情，认为我是不可能了解他的了。”

说到这里，王妃以极其优雅的姿势摇了一下头，使她满头漂亮的金色发卷摆动起来，这个动作所包含的重重疑虑和她内心的痛苦是难以言表的。达尼埃尔明白这一切，他只有用充满激情的目光瞧着王妃。

“然而，七月动乱之后很久，在意大利歌剧院的回廊下重又见到他的那天，”王妃接着说，“我差点控制不住自己想走过去拉住他的手，当众人的面紧紧握住它，把我的花束送给他。但我又想这种感恩的表示，也许要惹起旁人的误解，就象过去我的许多高尚行为，直到今天还被认为是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的疯狂举动，这种事我永远无法解释清楚，只有我儿子和上帝才了解我。”

这些话语是在听者的耳边轻声说的，为的是不让别的宾客听到，用的是无愧于最高明的喜剧演员的声调，必然打动人心，同样也会打动德·阿泰兹的心。问题绝不在于她要讨好这位著作家，这个女人所追求的是为了一个死者而恢复自己的名誉。她可能受过诽谤，现在她想知道的是她在这个爱她的死者眼中，是否始终未丧失光彩，他是否抱着他的全部幻想而死去，

"米歇尔是属于那类爱情专一的人，他是以海可枯，石可烂，爱情绝对不变的态度去恋爱的，"德·阿泰兹回答说，"即使自己选错了对象，他也甘心忍受痛苦，永远不会放弃自己选中的人。"

"难道他就是这样来爱我的吗？……"她以一种无上幸福的狂热神情失声道。

"是的，夫人。"

"那么，我曾经使他幸福过啦？"

"整整四年。"

"一个女人听了这样的事情，是决不会不感到骄傲和高兴的。"她把她那副温柔、高贵的脸孔转向德·阿泰兹，含羞带愧地说。

这一类喜剧女演员最高明的手法便是当话说得太过火时，便设法掩饰自己的态度，如果自己认为话说得不够充分时，便用她们的眼睛来代替嘴巴。这类巧妙的、不谐和调子悄悄地混入她们的或真或假的爱情乐曲里，反而会产生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

"难道不是么，"她再降低声音，并且确信自己的话语已产生效果，便接着说，"能使一个伟人幸福而自己又不犯罪，这难道不是已完成了自己的人生吗？"

"他没有给您写过信？"

"写过，但是，我想要把事情弄得更有把握，因为，先生，请您相信我，他把我抬得这么高，他自己会不会弄错了。"

女人们都懂得给自己的话语带上一种特殊的神圣感。我

不晓得她们用的是什么感动人的办法，使话语的思想意义扩大和加深了；如果曾为她们着迷的听众，日后不去计较她们曾经说过的话，其目的就完全达到了，这就是辩才的特点。她今天的发式是用辫子盘成宝塔，嵌着美丽的欧石楠，看起来象戴上了一顶漂亮的皇冠。即使戴上真正的法国皇冠，她的前额大概也不会比今天更威严。这个女人看来好象是在诽谤的海浪上行走，就象救世主当初在太巴列湖[1]的波浪上行走似的，她的身躯裹在逝去的神圣爱情里，就象天使的头顶上围着光环那样。一点不使人感到勉强，或是想显得伟大多情，她给人的感觉，只是纯朴和安宁。一个活人也许永远不能象这个死者那样，对王妃如此效忠。德·阿泰兹是一个孤独的脑力劳动者，对他来说，社会实践是陌生的，而且，研究工作又给他裹上了一层层保护性的幕布，他完全上了这种声调和这番话的当。他被这种优美的举止迷住了，他欣赏这位被不幸的遭遇磨练出来、在隐居生活中休息过来的、十全十美的美人儿；他崇拜结合在这个女人身上的如此罕有的卓绝智慧和高洁心灵。一句话，他现在希望的是接受米歇尔·克雷斯蒂安的遗产。这种热情开始发生的时候，象在大多数深刻的思想家身上那样，只是一个概念。现在他看到了王妃，研究了她头部的形状，非常柔和的面部轮廓，她的身段，她的脚，她长得如此细嫩的双手，而且是在最近处看到，这是他当初陪他的朋友发狂地追逐王妃的马车时所办不到的。他注意到了被爱情激发的

---

[1] 典出《新约·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在太巴列湖上行走，如履平地。

人在自己身上发现的精神上的第二视觉这种奇怪的现象。那么，曾被爱情的烈火照亮了眼睛的米歇尔·克雷斯蒂安，他怎能看不清楚这颗心，这个灵魂呢？这么说来，这位联邦主义者，他一定已经猜透其中的秘密了！无疑他曾经也是幸福过的。因此，在德·阿泰兹看来，王妃是有很大魅力的，她的头顶仿佛被一种诗意的圆光所环绕。晚餐中作家回想起了那位共和党朋友对他吐露的失望心情，和自以为被爱时的种种希望；在谈到这个女人时，以真实感情抒发出来的美好诗篇，当初曾仅仅为他一个人而朗诵。现在出于偶然，狄安娜无意中竟利用了这些准备工作。一个人从密友的地位转变到情敌的地位，很少有不懊恼的，德·阿泰兹却能够实现这种转变而不至于犯罪。他一下子发现，上流社会之花的贵族妇女和一般平民女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尽管他对于平民女人的认识还只限于一个样品；他终于从他身上最易受影响的地方，从他的灵魂和天才最敏感之处被抓住了。他一方面被自己的天真和一心想要占有这个女人的强烈欲望所驱使，另一方面却发现自己被贵族社会和王妃的仪态，不妨说被王妃的威仪设置在他们之间的障碍隔开了。因此，对他这个一向习惯于不尊重自己所爱的女人的人来说，这种局面就有某种刺激性，好象一个诱饵在吸引他，他必须吞下它而又不得不默默地忍受它的刺痛，因而它就具有更强烈的诱惑力。直到晚餐上果点的时候，谈话还停留在米歇尔·克雷斯蒂安问题上，对达尼埃尔也和对王妃一样，这是个绝好的借口，让他们低声说话：无非是些爱情啦，同情啦，预见啦，对王妃来说，这是她装做一个被误

解、被诽谤的女人的好机会；对德·阿泰兹来说，是占据那位死去的共和党人的位置的机会。也许这位天真的汉子自己也觉得奇怪，为什么现在对死去的朋友竟没有那么怀念了。精制的饭后果点在餐桌上闪闪发光，多头的银烛台上烛光辉耀；一束束鲜花，排列得象条光彩夺目的篱笆，把宾客们分隔开来；花荫下，摆满了各种颜色的果品和甜食；这时，王妃很高兴地用一句甜蜜蜜的话，来结束这场长时间连续不断的密谈。她的话语伴随着迷人的目光，这种目光会使人觉得金发女人变成了棕发女人，正是用这种传神的目光，她巧妙地表达了她的思想：认为达尼埃尔和米歇尔是一对精神上的孪生兄弟。从此刻起，德·阿泰兹便以孩子般的快乐、中学生般得意的神情，重新投入了大伙的一般性谈话。后来王妃以最纯朴的态度挽着德·阿泰兹的胳膊，回到侯爵夫人的小客厅里去。穿过大客厅的时候，王妃放慢了脚步；当她和挽着勃龙代胳膊走的侯爵夫人隔开一段相当长的距离时，她让德·阿泰兹停下来。

"对可怜的共和党人的朋友来说，我不愿意成为一个不可接近的人，"她告诉他，"尽管我给自己定出了一条规矩，不接待任何人，可您是世上唯一能进我家来的人。请您不要以为这是一种恩惠。恩惠从来只对陌生人施舍，我认为我们已经是老朋友，我要把您当米歇尔的兄弟来看待。"

德·阿泰兹只有紧紧挟住王妃胳膊的份儿，他找不出半句话来回答。用过咖啡之后，狄安娜·德·卡迪央以一种娇媚的动作，围上她的大披肩，站起身来。勃龙代和拉斯蒂涅已

经是两个极其高明的政治家和习惯于社交活动的人，自然不会用任何资产阶级的大呼小叫来挽留王妃；但是，德·埃斯巴夫人拉着她朋友的手让她坐下来，凑着她的耳朵说：

"你稍等一下，让仆人们吃过饭，车子还没备好哩。"

她对进来收拾咖啡托盘的仆人做了一个手势。德·蒙柯奈夫人猜想王妃和德·埃斯巴夫人还有话要说，于是把德·阿泰兹、拉斯蒂涅和勃龙代拉来和她一起，并用巴黎女人最拿手的荒唐打趣来和他们逗乐。

"喂，你觉得他怎么样？"侯爵夫人问狄安娜。

"他是个可爱的孩子，刚从襁褓里出来。真的，这回也象过去一样，不经战斗就会胜利。"

"这太令人失望了，"德·埃斯巴夫人说，"可是，还有办法可想。"

"这话怎么说？"

"让我来做你的情敌。"

"随你的便，"王妃回答说，"我已经打定主意。天才是思想的一种表现，我不知道心灵在那里占据什么位置，这问题我们以后再说。"

听了最后这句莫测高深的话，德·埃斯巴夫人就加入大伙的谈话去了，既没有因为随你的便这句话而感到自尊心受伤，也不太想知道这次会面有什么结果。王妃坐在壁炉旁的双人靠椅上，约莫一个钟头，那姿势就象盖兰①描绘的狄

① 盖兰（1774—1833），法国历史画家，其名画之一是《狄东和埃涅阿斯》。

东①那样，一副懒洋洋和沉醉于爱情的样子，却在全神贯注地倾听别人的谈话，有时以一种不加掩饰、但又不过分的爱慕神情望着达尼埃尔。当车子已准备好，她便和侯爵夫人握握手，对蒙柯奈夫人点点头，悄悄而去。

晚会在王妃退场后继续进行。大伙都来凑德·阿泰兹的热闹，他在神态激昂的情况下，大大施展了他的才华。拉斯蒂涅和勃龙代这两个伙伴，无论在聪明和才智方面，显然都是第一流的。至于两位妇女，她们两人早已是上流社会中数得上的最聪颖的人物。今晚的宴会好比沙漠中的旅行，暂时在一个绿洲上作一次小憩。这是一种稀有的幸福，特别受到这些在社会上，在沙龙中，在政治界经常处于戒备状态的人物的欣赏。有一些人得天独厚，象天上造福人类的星星那样，它们的光辉既能启发人的智慧，也能温暖人的心窝。德·阿泰兹便属于这类杰出人物。一个作家到了象他这样高的地位，习惯于想到一切，有时候却忘记了在社会上不该把什么都说出来。他不可能象那些经常在社会上活动的人那样说话有节制；但是，由于他的差错往往带有新奇的气息，人们也就不大去和他计较。由于他这种罕有的风趣和他那充满青春气息的纯朴，竟使德·阿泰兹成为一个十分高尚的奇特人物；今天的晚会也因此成为一次愉快的聚会。他和拉斯蒂涅男爵一齐出来，男爵用自己的马车把他送回家去，路上两人当然会谈起王妃

① 狄东是一传奇式人物，她是提尔国王贝吕斯的女儿，因丈夫被她哥哥所杀，逃亡至地中海滨建立迦太基国。特洛亚（又译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逃亡至迦太基，和狄东相爱，后又将她遗弃，狄东失望而自杀。

来，拉斯蒂涅问他觉得王妃怎么样。

“米歇尔爱她是有道理的，”德·阿泰兹回答，“这是一个奇妙的女人。”

“十分奇妙，”拉斯蒂涅开玩笑地说，“听你的语气，我看你已经爱上她了。不出三天，你将到她家里去，我是一个老资格的熟悉巴黎行情的人，不会不知道你们之间将要发生些什么事情。好吧，我亲爱的达尼埃尔，我恳求你千万不要让金钱利益和爱情混在一起。你可以爱王妃，如果你自己觉得对她产生了爱情；可是，要想着点你的财产。她从来没拿过，也没要过任何人一分钱，她家于克塞尔和卡迪央的姓氏实在太显赫了，不允许她做出这种事；但是，据我所知，除了她自己的一笔非常可观的财产之外，她还挥霍了好几百万哩。怎么花的？为什么花？用什么方法花？谁也不知道，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十三年前，我曾见她在二十个月内，吞掉了一个可爱青年的和一个老公证人的财产。”

“十三年前！”德·阿泰兹说，“她到底有多大年纪？”

“难道你没看见她的儿子么？”拉斯蒂涅笑着说，“就是席上那位十九岁的青年，德·摩弗里纽斯公爵，那么，十九加十七是多少……”

“三十六岁！”吃惊的作家大嚷道，“我以为她才二十岁。”

“她会接受的，”拉斯蒂涅说，“在这方面请你不必担心，对你来说，她将永远只有二十岁。你将要进入一个极其荒唐的社会。——晚安，你已经到家了，”男爵看见他的马车驶进拜尔丰街，德·阿泰兹自己的一所漂亮房子前面时说，“这星期

我们在德·图希小姐家里再见。”

德·阿泰兹让自己堕入情网，就象我们的托比①大叔那样，不作任何抵抗；他以无条件的崇拜，和专心的倾慕去进行这场恋爱。而王妃，这个人间尤物，这个畸形的巴黎社会最杰出的创造之一（在巴黎，行善或作恶两样都方便），她变成了梦里的天使——虽然不幸的时代已把这句话变得很俗气。为了很好地了解这位著名作家的突然转变，应当懂得孤独的生活和不断的工作使他保持心地纯洁；和一个下贱女人在一起，爱情被压缩到只为满足生理的需要，而且成为难以忍受的事，这一切激发了懊悔心，引起各种欲望和奇怪的念头，并且在灵魂的最高境界产生神圣的感情。聪明的王妃发现德·阿泰兹还象个小孩，象个中学生。而在漂亮的狄安娜方面，也发生了和德·阿泰兹几乎相似的精神上的忽然醒悟。她终于遇到这个所有女人都希望得到的卓越的男子，哪怕只是为了玩弄他；这种男性的力量是女人们所愿意服从的，哪怕只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控制它；她终于找到了兼有伟大的智慧、诚实的心灵，以及新鲜的激情的男人。而且，使她喜出望外的是，所有这些精神财富，都集中在一个她所喜爱的外形上。她觉得德·阿泰兹很美，也许他真是很美。尽管他已经到达严肃的壮年，已是三十八岁的人，可是，由于他过的是严肃和规矩的生活，还能

① 托比是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的著名小说《项狄传》中主角特里斯唐·项狄的叔叔。他是一位退伍军官，为人心地纯洁，有骑士风度，同时又很温柔，寡妇瓦德曼爱上了他，她运用女性的狡猾手段，使托比也爱上了她。

保持青春的样子；而且象所有坐办公室的人，象达官贵人那样，他的身体也到了恰到好处的丰满程度。年纪很轻的时候，他的外表就让人觉得和将军时代的拿破仑有点相似。这种相似现在仍未消失，尽管他的眼睛是黑的，浓密的头发是深棕的，而那位君主的眼睛却是蓝的，头发是栗色的；但是，昔日在德·阿泰兹眼睛里流露的那种热切、清高的锐气，却因为事业获得成功而变得温柔了。他那蕴藏着丰富思想的宽大前额豁达明朗。过去他面部深深的皱纹，现在已经不见了。舒适的生活使他脸色红润起来，而过去在他的青年时代，穷苦的生活和长期努力艰苦奋斗的结果，曾使他脸色发黄。假如你留心观察古代哲学家美丽的面部形状，你就会察觉到人类面部的各种完美的变形，每张脸都各有其特色，而深思熟虑的习惯，脑力劳动必需的经常安静常使面部端正。象苏格拉底那类最愁苦的脸相，经过长期的思索就变得非常平静，几乎到了神化的地步。德·阿泰兹那威严的头部显得高贵而质朴，加上孩子般自然的天真表情，和动人的和蔼可亲态度。他摈弃那种虚假的礼貌，而社会上有些很有教养、很可爱的人却常常出于虚假的礼貌，竭力装出他们本身所缺乏的各种优良品质，其结果往往伤害了那些发现上了他们的当的人。由于离群索居，德·阿泰兹可能对一些世俗的规矩不大了解，可是因为他从来不冒犯别人，他的孤僻反而使有巨大才能的人所特有的亲切显得更加可爱；他们为了把自己置于社会的平等地位，宁愿把自己的优越性藏在家里，就象亨利四世那样，他们把背脊给孩子们当马骑，把他们的智慧借

给傻瓜。①

王妃回到家里的时候，她对自己不提出任何问题，正如德·阿泰兹在王妃施展的魅力面前不想进行任何反抗。对她来说，一切都很明白，她现在既是以自己的本领，又是以自己的天真来恋爱的。如果她有所考虑的话，那就是问问自己，是否配得上这么伟大的幸福，自己对上天到底做了什么好事，值得它给自己送来这么一位天使。她愿意不辜负这个爱情，并使它永远存在，永远为自己所有，以便最后在她已能窥见的天堂里，慢慢地了结她这漂亮妇人的一生。至于向对方进行抵抗，打情卖俏，自谴自责嘛，她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她所想的完全是别的事情。她已经了解天才人物的伟大，她已猜想到他们不会把优秀妇女置于通常的法则之下。因此通过这种聪明过人的女性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她决定，只要阿泰兹一动情欲，她便让步。根据在这一次会见中，她对德·阿泰兹性格的了解，她估计这一情欲的表白不会过早，她不会没有时间来做她想要做的事，也就是使自己在这位卓绝的情人眼中处于她理应占有的地位。

从此一出无人知道的戏开演了，这是一出在两个人物心灵深处演出的戏，其中一个势必要上另一个的当，他们采取的刁邪手段超出了人们所能想象的范围。这是一出既险恶又滑

① 亨利四世(1553—1610)，自一五八九年起成为法国国王。据说有一次他在皇后面前和孩子们玩，他在地上爬，让孩子骑在背上。西班牙大使进来看到，大为惊异。国王问他："你有孩子么，大使先生？"他回答说："有，王上。"国王说："你这么说，我就可以在房间里转完这一圈了。"

稽的戏，和它相比，《伪君子》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可是，这出戏并非是舞台上的戏，而是既自然又合情理，并且是迫不得已而为的，一句话，这是一出可怕的戏，而又应该被称为是邪恶的反面的戏。王妃开始叫人去搜集德·阿泰兹的著作。关于他的著作，早先她连一个字也没看过；尽管如此，她却和他进行过二十分钟充满赞美之词的讨论而不露破绽！现在她把阿泰兹的书全读了。她还打算把他的书拿来和现代文学中最好的作品相比较。到了德·阿泰兹来看她的那天，她竟患了精神上的消化不良症。她在等候这次拜访，每天都做一次高超的打扮，每次打扮都表示一个思想，并使人通过眼睛来接受它，却既不明其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她全身的打扮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种配合得很和谐的灰色的调子，是一种半居丧的装束，显出漫不经心的娴雅风度。这是一个仅仅为了某种骨肉之情，也许就是为她的儿子，才愿意活着的妇人的服装。她自己对生活已感到腻味，对人生表示一种高雅的厌恶，却还不到自杀的程度，她正在这座人间地狱里消磨她的岁月。她接待德·阿泰兹的态度，象个久已期待他来临的女人，而且似乎他已经到过她家上百次了；她居然象款待一位老相识那样款待他，她随便做一个手势，指给他一把双人靠椅，让他坐着等候她写完一封已开始的信，这就已经使他觉得很舒服。他们的谈话以最普通的方式进行，谈的无非是天气，部里的情况，德·玛赛的病情，正统派的希望。德·阿泰兹是专制政体的拥护者，一个在议会里和十五到二十个代表正统派的议员坐在一起的人，王妃不可能不知道他的政治见

解，她终于找到办法来告诉他，当初她是怎样玩弄德·玛赛的；后来，由于谈到德·卡迪央亲王对王室和夫人的忠诚，她便把德·阿泰兹的注意力引到亲王身上。

“至少他是爱他的主子们并为他们效忠的，”她说。“他在政治上公开表现的气概给我的安慰，足以补偿他个人性格给我带来的一切痛苦。因为，”她接着说，巧妙地把亲王放在一边，“你什么都懂，你是否注意到，男人们都有两种性格：一种性格是对内的，对他们的妻子的，属于他们的私生活的，这是种真性格；在那里，用不着假面具，用不着隐藏，他们懒得去装假，而是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他们常常是可怕的。可是社会，沙龙，宫廷，君主，政界却把他们当作伟大、高贵、慷慨的人物，他们身披德行的外衣，满嘴华丽的词藻，所有美好的品质他们都具备，这种玩笑开得多么可怕！可是人们还奇怪，为什么某些女人和丈夫在一起时嘴上露出莫名其妙的微笑，为什么她们对丈夫表示一种优越感和冷淡态度……”

王妃让自己的手从靠椅的扶手上垂下来，未把话说完，但是，这个动作却巧妙地补足了她的话。她注意到德·阿泰兹正在留神观看她那美妙地靠在软绵绵的靠椅里的柔软身体，忙于欣赏她身上穿的长袍呈现出的曲线美，以及一个美丽的小褶裥在胸衣上的起伏，这种大胆的打扮，只适合于身材相当苗条的人，才会万无一失。她重新恢复她的思路，那说话的神情好象是在对自己说话。

“我不再说下去了。你们这些作家，你们终于使得那些自以为不为人所了解，不曾遇上好的配偶而引人注意的女人，成

为十分可笑的对象。我认为这样做是最低级的资产阶级行径；女人们，要么服从，这就什么都别说了，要么反抗，那就是玩世不恭。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应保持沉默。说真的，我既不完全懂得服从，也不完全懂得反抗；也许这是应该保持沉默的更为重大的理由。女人们向人诉苦是多么愚蠢呵！如果她们不是最强者，那是因为她们没有智慧，没有谋略，缺乏机敏，她们活该倒霉。在法国不是有些女人当上皇后吗？她们玩弄你们男人，不是随心所欲吗？她们什么时候要玩弄你们就什么时候玩弄，而且要怎样玩弄你们就怎样玩弄。”

她以一种奇妙的女性的傲慢动作，耍弄她的小香盒，那神情充满了嘲弄的乐趣。

“我常常听到一些可怜的卑微女性，悔恨自己生为女子，而宁愿生为男人；我就常常用哀怜的眼光来看她们，”她继续说道。“假如我能选择的话，我宁愿再次做女人。靠强力取胜，靠你们自己制订的法律所赋予你们的一切权力取胜，这有什么乐趣！而当我们看到你们跪在我们脚下，说蠢话，做蠢事的时候，当我们由衷感到这是弱者的胜利时，这才是令人陶醉的幸福呢！因此，在我们获得成功的时候，我们便应该保持沉默，不然就会失掉我们的威力。如果我们女人失败了，出于自尊心，尤其应该沉默。奴隶的沉默会使主人恐怖。”

这种喋喋不休的空谈，是以一种如此温柔的嘲笑口吻，并配以如此妩媚的头部动作，吹进德·阿泰兹的耳朵的，从未见识过这种女人的德·阿泰兹象一只鹧鸪碰上猎狗似地被镇住了。

“我恳求您，夫人，”他终于说话了，“请您给我解释一下，一个男人怎么能够使您痛苦呢？我敢断言，在所有女人都可能显得平庸的场合下，您却是高贵的，再说，您还有这种独特的叙事方式，能使一本菜谱变成引人入胜的书。”

“您的友谊倒来得真快，”她说话的音调突然变得严肃，使得德·阿泰兹的态度也认真起来，而且有些不安了。

谈话的话题改变了，时间也已不早。这位可怜的天才人物告退的时候，后悔自己显得太好奇，伤了人家的心，并且深信这个女人受过难堪的痛苦。其实她过去的生活尽是在寻欢取乐，她是一个真正的女性的唐璜①，稍微不同的是，并非她邀请那尊石像来参加夜宴，而且毫无疑问，她将会比那尊石像更为厉害。

不提一提德·卡迪央亲王，这个故事就无法继续下去。这位亲王的另一头衔德·摩弗里纽斯公爵，比他的亲王头衔更为人所熟知。不把情况交代清楚，王妃的奇迹般的谎言就会索然无味，不明底细的人，对她为得到一个男人而扮演的这出可怕的巴黎喜剧，就会感到莫名其妙。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先生是德·卡迪央亲王的嫡子，他是一个身材瘦长的人，外表非常优雅，举止温文，谈吐可爱，他当了上校，是由于上帝的照顾，变成好军人则完全出于偶然；加上他象一个波兰人那样勇敢，不分青红皂白，动辄诉诸武力。他懂得利用大兵的行话

---

① 唐璜是西班牙的传奇人物，典型的宫廷贵族，放荡不羁，专事玩弄女性。他曾诱拐一位少女，并侮辱少女父亲的石像，甚至开玩笑邀请石像赴宴，不料石像果然应邀前来，扼死了唐璜。

来掩盖自己头脑的空虚。从三十六岁起，他就被迫象他的主子国王查理十世那样对女性完全失去兴趣；也和他主子那样，由于年轻时候太讨女人喜欢而受到惩罚。十八年间，他在圣日耳曼区，成为人们崇拜的偶像，他象所有贵族子弟那样，过着放纵的生活，除了寻欢作乐，别无所事。他的父亲在大革命中倾了家，波旁王朝复辟时，重又恢复了职守，管理一座皇宫和处理俸给、年金等事；这种肥缺的收入使这位老亲王生活得很好，又恢复了复辟王朝以前大贵族的架子。赔偿法案颁布后，他收到的赔款全部花在他那宏大的府邸的豪华排场上。这座府邸是他唯一能收回的不动产，府邸的绝大部分屋宇为他的儿媳所占用。这位德·卡迪央老亲王在七月革命前不久死去，享年八十七岁。他吃光了他老婆的财产，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和纳瓦兰公爵之间有着不愉快的关系，后者第一次结婚娶的便是他的女儿，他欠女婿的账很难还得清。德·摩弗里纽斯公爵从前曾和德·于克塞尔公爵夫人有过密切的关系。一八一四年，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先生到了三十六岁，公爵夫人看见他穷，但是很为朝廷宠爱，便把女儿嫁给他。女儿拥有大约五、六万法郎的年金，还未算上她将来该继承的母亲的遗产。德·于克塞尔小姐就这样成了公爵夫人，她母亲预见到她将可能得到最大的自由。由于出乎意料的幸运，他得了个儿子，有了继承人后，公爵便让他妻子在行动上享有完全的自由。他本人则从这个驻防地到另一个驻防地，尽情娱乐，冬天来巴黎过冬，欠下很多债，总是由他父亲去还。他对妻子宽大为怀，每次回巴黎总是提前八天通知公爵夫人。他为自己

部队的人所崇拜，为皇太子所宠爱，是一位机灵的侍臣，有点喜欢赌博，可没有任何特殊嗜好；王妃曾开玩笑地说过，她未能使他下决心找一个歌剧院的舞女做朋友，哪怕是为了礼貌和对她的尊重①。公爵本人继承他父亲生前的职务，很懂得博取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两位国王的欢心，这足以证明他虽无才干，却把自己的公事办得相当不错；可是，他的这种行为，这种生活，全是经过最光彩的油漆粉饰的：优雅的言谈，高贵的仪态，豪华的服装，把他装扮成了一个完美的形象；总之，即便是自由派也都喜欢他。他本人已经不可能再继续卡迪央家的传统了，这个传统，照那位老亲王的说法，就是吃光老婆的财产，因为公爵夫人本人已经吃光她自己的财产了。这些奇特的事在宫廷里和在圣日耳曼区，已为人所共知。因此，王政复辟时期的最后五年间，如果有人谈及此事，就不免被人嘲笑，就象他还想搬出丢兰纳②或亨利四世的死亡③当新闻那样。因此，在谈到这位可爱的公爵的时候，没有一个女人不是对他恭维备至，说他一直对他的妻子好得不得了，很难再有人能象德·摩弗里纽斯公爵那样对他的夫人那么好的了；他任他的妻子自由支配自己的财产，他在任何场合都保护和支持

---

① 法国贵族社会由于财产的分配和生活的腐化，往往老贵族娶年轻女子，老贵妇嫁年轻男子，因此造成妻子找情夫，丈夫找情妇的风气，彼此默许对方自由行动。

② 丢兰纳(1611—1675)，法国将军，为人俭朴。他的为将之道，得力于深思熟虑，屡立战功，最后在战场上被一颗炮弹炸死。

③ 法国经过长期内战后，逐渐统一，亨利四世正要实行他的复兴法国的宏伟计划的时候，被人暗杀致死。

她。不论是出于自尊心，出于善意，还是出于骑士精神，德·摩弗里纽斯先生曾经在各种不同情况下挽救过公爵夫人，换了别的女人，遇到这种情况，准难免遭殃，尽管有她周围追随她的人，尽管有德·于克塞尔老公爵夫人，纳瓦兰公爵，她的公公和她丈夫的姑母的名望做后盾，也会无济于事。今天，德·卡迪央亲王已被公认为贵族中性格最好的人之一。也许这种出于无可奈何的忠贞，就是侍臣们所取得的自我克制的最大胜利。德·于克塞尔夫人把女儿嫁给德·摩弗里纽斯的时候，她已经四十五岁了，长久以来她目睹这位旧日爱友的成功，不但没有妒意，甚至还表示关切。当她女儿和公爵结婚的时候，她表现了一个贵族妇人的良好品行，这种品行挽救了这次不道德的婚姻。尽管如此，宫廷中的坏舌头还是找到取笑的材料，说什么这种好品行并未使公爵夫人付出多大的代价，虽然五年来，她热中祈祷，并象那些自知有许多地方需要宽恕的女人那样表示忏悔。

许多天以来，王妃在文学方面的知识，越来越显得出色。由于她白天和黑夜不停地阅读，她能大胆地涉及那些最困难的问题，那种不怕艰苦的精神，真值得大大赞扬。德·阿泰兹大为惊异，他怎么也想不到狄安娜·德·于克塞尔在晚上向他背诵她早上阅读过的东西，正象许多作家那样。因此他把她看做一位优秀女人。这些谈话往往离开了狄安娜的目标，她打算再回到她的情人谨慎退出的那种亲密交心的境地；可是，象阿泰兹这种气质的男子，一旦受惊吓，要他回到原来的境地并不是很容易的。然而，在一个月的文学论战和柏拉图

式的空谈之后，德·阿泰兹胆子大了，每天三点钟就来拜访，六点钟告辞，然后晚上九点钟再来，一直留到午夜或清晨一时，很有规律，象一个迫不及待的情人。每当德·阿泰兹要来的时候，王妃在打扮上多少有一番讲究。这种相互讨好，双方都很讲究，表明了他们自己所不敢承认的感情。王妃完全猜透，这个大孩子害怕最后摊牌，而她却渴望有这么一次摊牌。尽管如此，在德·阿泰兹每时每刻的无言的爱情表白中带有一种敬意，这使得王妃无限喜欢。两人都感觉到每天他们都更趋一致，因为既没有任何事先的协议，也没有任何明确决定能够阻止他们两人在思想上的接近，不象通常的恋人之间，一方提出明确要求，另一方加以抗拒，不管这种抗拒是真心或者故意撒娇。象所有比他们的实际年龄显得更年轻的男人那样，德·阿泰兹怀有强烈的情欲，但又害怕失去欢心，因而陷于犹豫不决的困境。要是一个年轻女人处在同样境地，就根本无法理解其中滋味。但是，王妃是情场老手，经常故意造成这种情景，她就不会不从中尝到乐趣。因此狄安娜以很大的兴趣享受这种甜蜜的儿戏，何况她很知道如何使得这种游戏适可而止。她象一位大艺术家在欣赏自己的一幅大作品的腹稿，深信一旦灵感到来，这幅还飘荡在创作的玄虚之境的杰作，将会得到完成。不知有多少次，当王妃看见德·阿泰兹准备前进的时候，她不是很得意地用一种威严的神气把他阻止了吗！她甚至能够控制这个青年人心中的秘密风暴，她只须用眼睛一瞟，伸出手让他接个吻，或者用动人的温柔声调，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就可以掀起或平息这种风暴。这种把戏由

她冷静地想妥，而又运用得出神入化，使她的形象越来越深地镂刻在这位聪明的作家的灵魂里。在她的身旁，她喜欢把他变成一个信赖人的、单纯得几乎有点傻气的孩子；可是，有时她也反躬自省，于是她禁不住赞美阿泰兹是如此伟大同时又如此单纯。这个妖冶妇人所玩弄的手法，不知不觉也把她自己和她的奴隶束缚在一起了。终于，狄安娜本人对这位堕入情网、极能忍耐的伊壁克泰都斯①反而焦急起来，当她确信已把他摆布得对她惟命是听时，她却又把厚厚的绑带缚在他的眼睛上。

一天晚上，达尼埃尔发现王妃在沉思，一只胳膊搁在一张小桌上，她那漂亮的金色头发被灯光照耀着；她把一封信放在桌布上玩弄。当德·阿泰兹已看清楚是张信笺后，她便把它折叠起来，塞在腰带里。

"您怎么啦？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德·阿泰兹问道。

"我收到德·卡迪央先生一封信，"她回答说，"不管他对我犯有多大的错误，看了他的来信，我不禁要想到他现在的处境：本人在流放中，没有了家，他心爱的儿子也不在身边。"

这些话语是用充满人情味的声调说的，显示出她有天使般的同情心。德·阿泰兹感动得不得了。这位情人的好奇

---

① 伊壁克泰都斯，古罗马哲学家，主张禁欲和忍让。他曾在罗马沦为奴隶，传说有一次，他的主人在暴怒之下，用刑具扭绞他的腿，他从容地说："你会把它弄断的，"结果腿真被弄断，他又说，"我不是早告诉你了吗？"作者在这里把德·阿泰兹比作这位斯多葛派哲人。

心，可以说，几乎已经变成心理学和文学上的好奇心了。他很想知道这个女人到底伟大到什么程度，她所宽恕的又是什么样的侮辱，为什么这些被公认为轻佻、狠心、自私的贵族妇人，竟能变成天使。他回想起以前想要了解这颗高尚的心时，曾经被拒绝过，此刻，当他握住漂亮的狄安娜伸给他的透亮、柔软、指头象玉笋般的纤手时，他连说话的声音都发抖了，他说：

“我不知道我们的友谊是不是已经深到足以让您告诉我，您为什么而痛苦。您旧日的苦恼大概与您如今所想的心事有关吧。”

“是的，”她说出这个字时，声音如此甜蜜，就连图卢①的笛子也从未吹出过这般悦耳的声音。

她重新陷入沉思，她的眼睛模糊起来了。达尼埃尔以十分不安的心情期待着回答，深深感到这是庄严的时刻。他那诗人的想象力使他仿佛看见云块逐渐散开露出了圣殿，在圣殿里，上帝脚边，他就要看到那只受伤的羔羊。

“到底怎么啦？……”他以一种温柔和平静的声调说。

狄安娜看了这位温柔的求爱者一眼，然后慢慢地低下头来，终于眼睛一转，在她的眼波中流露出一种最高贵的羞耻之心。也许只有最不近人情的人才可能设想，在如此柔情脉脉的眼波中含有虚伪的成分。然后狡黠的王妃重又仰起她那美丽的小脑袋，再一次用多情的眼光注视着这位伟大人物渴求

① 图卢（1786—1865），法国著名的笛子演奏家。

的眼睛。

“我能说吗？我应该说吗？”她答道，有意无意中做出一种迟疑的姿态，一面以梦幻般的无限温柔的神态望着德·阿泰兹。“男人们对这类事情太缺乏信用了，他们总以为没多大义务替别人保守秘密。”

“啊！如果您对我不信任，我为什么还要到您这儿来？”德·阿泰兹大声嚷道。

“唉！我的朋友，”她答道，她的这声感叹犹如情不自禁的自白，令人动心。“当女人一经决定自己的终身，难道她还能另有什么打算？问题不在于我的拒绝（我能拒绝你什么呢？）；而在于，如果我说了出来，您会对我有什么看法。我很愿意把目前在我这个年龄，我所处的奇特地位向您倾吐；可是，如果一个女人揭露自己婚姻的秘密创伤，从而泄漏另一个人的阴私，您会作何感想呢？丢兰纳曾对强盗信守自己的诺言；难道对我的刽子手们，我就不该有丢兰纳的诚实吗？”

“您答应过别人严守秘密吗？”

“德·卡迪央先生从不认为有必要叫我保守秘密。难道您除了要我的心之外还要更多的东西吗？暴君！难道您要我为您而牺牲我的诚实吗？”她说道，同时向德·阿泰兹瞟了一眼，那意思是她对这场所谓的交心，比对她整个人还更重视。

“如果您害怕我有什么恶意，那么您把我这个人看得太平凡了。”他以一种掩饰不住的苦楚神情说。

“我的朋友，请原谅，”她回答说，一面拉过他的手，望着，

把他的手握在自己的双手里，用手指非常温柔地摩抚着它。“我了解您的一切优点，您曾经把您的整个一生告诉我，您的一生是高贵的，美好的，卓绝的，它和您的大名相称；礼尚往来，也许我也应该把我的一生告诉您？可是，我担心现在把那些并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秘密告诉您，我就会在您的眼中显得堕落了。何况，也许您，诗人和孤独者，您不会相信社会上有这样的丑恶。啊！当您在创作您的悲剧的时候，您不知道，在那些外表上看来极其和睦的家庭中扮演的悲剧，超过了您所写的。您也不知道，那些表面贴金的不幸事件，不幸到了何等程度。”

“我全都知道，”他大声嚷道。

“不，您什么也不知道。”她接着说，“难道女儿能揭发自己的母亲？”

听到这句话，德·阿泰兹觉得自己好象一个黑夜迷失在阿尔卑斯山的人，当早上阳光初露时，发现自己两腿跨在一个无底深渊的边上。他呆呆地望着王妃，身上凉了半截。狄安娜以为这位天才人物是个神经脆弱的人，可是，她从他的眼里看到一种光彩，这才使她安下心来。

“总之，对我来说，您几乎成了一位法官，”她说话时神气沮丧，“我可以说，象所有被诽谤的人那样，我有权利表明我的无辜，如果大家还能回想得起，我是一个被社会强迫抛弃它的可怜的隐居者！我曾经是，现在仍然是被人们指控为行为轻佻，做了那么多缺德事的人，这倒使我有权利找一颗能保护我的心，在那儿隐藏起来，不至于被人驱逐出去。我常常看到

人们在审判别人时，往往对无辜的人加以很大的伤害，因此，我始终认为不屑把自己的心事说出来。再说，我能向谁诉说呢？这些残酷的事实，我们只能向上帝，或是我们认为和上帝很接近的人申诉，譬如说，一位神甫，或者我们自己的化身，那么，如果我的秘密不是在这里，”她说时用手按按德·阿泰兹的心，“象它在这里一样……”她又用手指压压自己的胸衣，“那您就不是伟大的德·阿泰兹，我也可能被骗了！”

泪水湿润了德·阿泰兹的眼睛，狄安娜目不转睛地偷看他，好象要吞掉这些眼泪。那动作之敏捷，比得上母猫捕鼠的本领。德·阿泰兹在两个月的充满社交礼节的交往之后，第一次敢于握住这只温暖馨香的手，把它拿到嘴边，给它一个优雅、肉感的长吻，从手腕起直吻到指甲，使得王妃低下头来，她预料，事情会象文学作品写的那样发展下去。她在想，天才人物应该比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比社交人物，外交官，甚至军人（他们没别的事可干，只会谈情说爱）更懂得恋爱。王妃是情场老手，她懂得，多情的性格往往表现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一个有经验的女人，能够从一个简单的动作看出一场恋爱的前途，就象居维埃①看到一只兽足化石的碎片就能说：这是属于有多大体积的动物的残骸，它是有角的或无角的，肉食的或草食的，或是两栖的，生于距今多少万年。王妃深信，德·阿泰兹在爱情上的想象力一定象他文笔方面的想象力一

① 居维埃(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

样丰富，因此她认为有必要逗引他，使他的情欲和信任达到最高峰。于是她迅速地抽回她的手，动作漂亮而充满感情。这个动作比她说一句："行了，您要我死在您面前不成！"还更有表达力。她的眼睛盯着德·阿泰兹的眼睛好一会儿，眼神里同时显示出幸福、假正经、恐惧、信任、忧郁、暧昧的欲望和处女的羞怯等种种感情。这时候，她好象只有二十岁！请想想，为了准备迎接这个喜剧性的撒谎时刻的到来，她曾经在她的打扮上花了前所未有的艺术匠心，此刻她靠在沙发上，就象一朵迎着朝阳含苞待放的鲜花。不管她是真情还是假意，达尼埃尔已经为她陶醉了。

这里请允许我冒昧提出个人的看法：应该承认，被这样一个女人长期骗下去倒是很美妙的。当然，舞台上的塔尔玛常常比真实的她要强得多。可是，德·卡迪央王妃难道不是这个时代最了不起的喜剧演员吗？她所缺的只是剧院里全神贯注的观众罢了。不幸的是，在被政治风暴震撼的年代里，女人们象睡莲那样消失了，这些花儿，要使它们盛开，让我们赏心悦目，就需要有一个晴朗的天空和最温暖的和风。

时机已成熟了。狄安娜现在要用一部经过长时间准备的、头绪纷繁的小说，象用一束纷乱的野藤，把这位大人物捆扎起来，而他却会象在基督教信仰的全盛时代，一个新信徒倾听使徒宣讲使徒书信似的去诚心倾听她的故事。

"我的朋友，我母亲现在还住在于克塞尔，她在我十七岁那年，也就是一八一四年，把我嫁给德·摩弗里纽斯先生（你看，我已多么老啦！），这不是因为她爱我，而是因为她爱他。她

是在还债，偿还她唯一爱过的男人以及他给她的全部幸福的债。噢！你不要对这种可怕的精心设计的婚姻感到惊奇，这是常有的事。许多女人不大象母亲，倒更象别人的情妇，正如大多数女人是良母，却不是贤妻。爱情和母性这两种感情被时代的风尚大大发扬，它们经常在女人的心中展开斗争，当两者力量悬殊时，势必要有一方被消灭，这就使某些不同一般的女人，成为我们女性的光荣。象您这样天分高的人，应该懂得这类事情，傻瓜们才会对此感到惊异，可这些事情却是真实的，甚至是可以用性格不同，气质不同，爱好不同，地位不同等理由来解释的。就拿我来说，我忍受了二十年的不幸和失望，诽谤与烦恼的重压，过了二十年毫无意义的享乐生活，到了现在，难道不是准备拜倒在一个真心爱我，永远爱我的男人脚下吗？可是，这么一来，岂不又要遭到世人的谴责？然而，受了二十年的苦以后，难道不该趁我还漂亮的时候，把未来的十几年奉献给一种真诚、纯洁的爱情吗？这不至于在上帝面前降低我的价值，我也没有那么愚蠢。我忍受着白天的酷热和劳累直到晚上，我完成了我每天的任务，我也该赢得我的报酬……”

“多好的天使啊！”德·阿泰兹在想。

“总之，我从没因为德·于克塞尔公爵夫人对你眼前这个可怜的狄安娜不象对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先生那么好而怨恨她。我母亲很少见我，她已经把我忘了；可是，就女人对女人来说，她对我很坏，后来这种女人对女人的不良关系发展为母亲对女儿的丑恶关系。那些过着象德·于克塞尔公爵夫人这

种生活的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女儿远离她们，我是在结婚前半个月才参加社交活动的。你可以想到我是多么单纯呵！我什么都不懂，根本不可能猜到这一联姻的秘密。我有一笔可观的财产：每年六万法郎收益的森林地产，坐落在尼维尔内省，那是革命政府忘记拍卖的财产，也说不定是因为它附属于雄伟的昂济城堡，所以不能卖；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先生满身是债。后来我懂得了什么叫做负债，可我当时太不谙世务，根本想不到负债是什么滋味。我的财产收益攒下来的钱，正好用来清理我丈夫的债务。当我和他结婚的时候，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先生三十八岁，可是，就象军人在战争年代那样，这些岁月应该加倍计算。啊！他看起来远不止七十六岁。我母亲四十岁时还很自负，我置身于两种嫉妒之间。十年来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呵！……啊！有谁能了解我这个曾被人多方猜疑的可怜的小妇人的痛苦呢！我受着嫉妒自己女儿的母亲的监视！天呀！……你们这些写悲剧的人，你们绝不能创作出一个这么悲惨，这么残忍，象我本人的经历那样的剧本。在一般情况下，根据我对文学的很肤浅的知识，一出悲剧是一连串的行为、对话、动作，这一切最后导向一个悲剧的结局。可是，我现在向你说的这一出悲剧，乃是最可怕的正在进行中的悲剧，就象雪崩似的，早上塌下来压在你身上，晚上又再塌下来压着你，而第二天也将照旧塌下来压住你。在我对你说这些事情时，我身上还在发冷，我要让你了解这个没有出路的洞穴，它就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如果什么事情都该对你说的话，我来谈谈我那可怜的儿子的诞生，他可以说就是我本

人……你会因为他和我那么相似而感到惊奇吧？他的头发、眼睛、面型、嘴巴、微笑、下巴、牙齿都和我的一样……他的诞生是偶然的，要不然就是我母亲和我丈夫商量好的。我结婚后很长时间内还是处女，结婚的第二天就等于被遗弃，做了母亲还不是妇人。公爵夫人乐于让我一直蒙在鼓里，为达此目的，一个母亲对女儿来说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我嘛，可怜的小女孩，在修道院长大，象一朵神秘的玫瑰花儿，对婚姻的事情，一窍不通，我发育得很晚，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我享受着家庭和睦的快乐。总之，我由于初次当母亲，觉得非常高兴，更何况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乐趣。这种当母亲的乐趣使我不想我丈夫，再说，我并不喜欢他，他自己也不作任何努力来讨人喜欢。人家经常在我耳边嘀咕，说什么，一个当母亲的人，应该更加知道尊重自己。再说，一个少女也常常喜欢扮演'妈妈'的角色。按照我当时的年龄，一个孩子正好代替了玩具娃娃。我是那么自豪能有这朵美丽的花儿，因为乔治很美，……简直是朵奇葩！当你有福气抚养、照顾这么一位小小的天使，你还会想到世界吗！我最喜欢很小的小孩，他们粉红、雪白，可爱极了。我嘛，我眼中只有我的儿子，我和他一起生活，我不让保姆给他穿衣、脱衣、换衣。照顾小孩，对孩子多的母亲们来说是多么麻烦，而对我却是多么快乐呵！但是，我毕竟不完全是傻瓜，尽管人家想尽办法把我的眼睛蒙住，过了三、四年后，阳光也终于照射进来。你能想象四年之后，也就是一八一九年，我觉醒时是怎样的情景吗？当时流行的《兄弟如仇》[①]这出

① 《兄弟如仇》是拉辛的第一部悲剧。

戏，如果拿公爵夫人和我，我们母女当时所处的地位相比，那只能说是一出皆大欢喜的戏；当时我向我母亲和我丈夫挑战的办法是冶容盛饰，到处卖弄风情，引起社会上的纷纷议论；天知道人们是怎么议论我的啊！我的朋友，你知道，那些被猜疑为和我有轻佻行为的男人，倒成了我用来打击敌人的一把匕首。因为忙于报仇，我忘了我这是在伤害自己。本来天真无邪象个孩子，我倒被认为是个淫邪女子，是世上最坏的女人，而我却一点不知道。世人也真蠢，真是瞎了眼睛，真是无知到极点；他们只注意揭露那些供他们消遣，满足他们恶毒心肠的秘密，至于那些最伟大，最高尚的事情，他们却闭住眼睛不屑一顾。可是，在这个时期，我自己觉得，我有一种由于清白无辜反遭人诬蔑所激起的反抗精神，这种反抗精神充分表现在我的眼神，我的姿态和我的傲慢行为上。这一切对于伟大的画家来说，倒是作画的绝好题材。我的暴风雨般的愤怒，我的激流般的轻蔑，倒增加了我所参加的各种舞会的光彩。啊，这逝去的诗情！人们只有在二十岁时，由于极端愤慨，才能激发出这样绝妙的诗篇。过了一些时候，人们就不再发怒了，只有厌倦；人们对恶习坏事，也不觉得奇怪了，人们变得懦弱，胆小。我嘛，当时我真行。我扮演着世上最蠢的人的角色，我白担着罪名，却没有实利。但凡能影响我名誉的事我都很乐意去干！啊！我干的尽是孩子们的淘气事。我曾同一位糊涂青年到意大利去，当他向我求爱时，我便把他扔在那儿；可是，当我获悉他曾为我而犯错误（他弄虚作假取财！），我便跑去救他。我母亲和我丈夫知道这些事情的秘密，把我当败家

精，控制我的用度。噢！这一回，我直接向王上求援。路易十八，这个没心肝的人，竟然为之感动，他从他的私库里给了我十万法郎。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这个青年人，你在社交场所也许曾经见过，后来他结了一门非常富裕的亲事）为了我自投深渊，这下终于得救了。由于我的轻佻行为惹出的这场风波，使我开始反省了。我发现我自己反而成了我的复仇行为的第一个牺牲品。我母亲，我的丈夫，我的公公，有社会来维护他们，他们似乎对我的疯狂行为都加以保护。我母亲知道我是骄傲的，高贵的，是典型的德·于克塞尔家的人，绝不至于做出卑鄙的行为，于是她为自己造的孽而感到恐惧，这时候她已经五十二岁，于是她离开巴黎，回到于克塞尔去生活。现在她懊悔她所犯的错误了，她用极度的宗教热忱和对我的无限慈爱来赎回她的罪过。可是，一八二三年上，她把我一个人留下来，让我和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先生单独生活在一起。噢！我的朋友，你们男人，你们不会了解一个养尊处优的老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惯于受到贵族妇女崇拜的男人，在他家里既听不到谄谀，也找不到谄谀的人，离开了一切，因而变得更嫉妒，这还算什么家！我本想，当德·摩弗里纽斯先生完全属于我的时候，我便做一个好妻子；可是，我碰到的却是心情恶劣者的粗言恶语，老迈无能的人的奇行怪癖，糊涂虫的童心稚气，心满意足的人的趾高气扬，总之，我碰到的就是这么一个人，他象世界上最讨人厌的哀歌，而他竟把我当一个小女孩看待，不管什么时候他都喜欢挫伤我的自尊心，用他的经验来压低我，喜欢向我证明我是一个毫无所知的人。他无时无刻不

在伤我的心。总之，他做尽一切来使别人憎恨他，来使我有权利背叛他；可是，我因为好心肠和想做好事，上了我自己的当，竟有三、四年之久！你知不知道耻辱这两个字，它使我做出了别的疯狂行为？你永远也创作不出这类社交界卓绝的诽谤文章吧？'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回到她丈夫身边来了，'有人这么说。'——呸！这是堕落到头的结果，把死人弄活也算是一种胜利，她就只有这种事好做了。'我的最好的朋友这么回答，她还是我的亲戚哩，在她家里我有幸得和你相遇。"

"是埃斯巴夫人！"达尼埃尔大声嚷道，同时做了一个恐怖的姿势。

"噢！我已经原谅她了，我的朋友。首先，那句话说得非常俏皮，也许我本人，对那些象我从前那么纯洁的可怜女人，也会说出更残酷的带刺的警句。"

德·阿泰兹再次吻这位圣女的手，她把母亲剁成碎块端上来之后，又把你们已认识的德·卡迪央亲王描绘成一位有三重保护的奥赛罗①，再把她本人痛骂一番，最后自己承认错误，目的无非是想要把自己打扮成贞洁的女子，来蒙骗天真的作家，就象最蠢的女人也知道不惜任何代价把童贞奉献给自己的情人。

"我的朋友，您知道，我重进社交界时声名赫赫，并且打算在那里大显身手。我被迫进行一些新的战斗。首先我必须获得我的独立，并使德·摩弗里纽斯先生无计可施。此外还由

① 奥赛罗，莎士比亚同名悲剧的男主人公。被认为是痴情、妒忌而凶暴的丈夫的典型。

于别的原因，我又过起奢侈浪费的生活来。为了麻醉自己，为了忘记现实的生活，我过的是极其荒唐的日子。我大肆炫耀，开各种舞会，摆出王妃的架子，结果背了一身债。在家里，我疲劳得在酣睡中忘记了自己，一觉醒来，我仍然很漂亮、快乐，世人以为我疯狂；可是，在这场以荒唐行为反对现实生活的可悲的斗争中，我花光了我的财产。一八三〇年的暴动，正好发生在我的天方夜谭式的生活的尽头，也正是我遇到我所希望经历的最纯洁、最神圣的爱情的时候（我说的是真话！）。你得承认，当一个女人的心灵受到种种利害关系和多方面的意外事故的压抑，当她已到了女人觉悟自己受骗的年龄，当我看到在我周围那么多女人都因为爱情而获得幸福的时候，渴望这种纯洁神圣的爱情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吗？啊！米歇尔·党雷斯蒂安为什么要那么庄重呢？这对我来说，又是一种嘲弄。有什么办法呢！在垮下来的时候，我什么都丧失尽了，我对任何事情都不存幻想；我把一切都榨干了，除了唯一的一个果实，对它我再也没有兴趣，也没有啃它的劲头了。最后，当我必须离开社会的时候，我发现我对它已毫无留恋。这里面似乎有神意所在，就象我们在临死之前经历的麻木状态。”（她做了一个充满宗教虔诚的姿势）“那时，一切都好象为我作了安排，”她接着说，“整个王朝的覆灭，以及王朝的废墟，正好作为我埋葬自己的场所。我的儿子给我许多安慰。母性的爱使我觉得其他别的感情都是骗人的！世人对我的隐退觉得奇怪，可是，我却在隐居生活中找到幸福。噢！要是您能知道，这儿，站在您面前的可怜人，她是多么幸福啊！把一切都牺牲给

我的儿子，我便忘记了其他幸福，我也不知道人间还有别的幸福。有谁能相信，对德·卡迪央王妃来说，生活就是由一个不幸的新婚之夜，和所有别人强加给她的种种风流韵事，以及一个小女孩对两种可怕的激情的挑战所构成的？不，谁也不能相信。今天，我害怕一切。只要回想起过去我碰到那么多虚伪的事情，遭遇过那么多不幸，即便是真实的感情，真正的、纯洁的爱情，也许，我也会加以拒绝，就象有钱人上过冒充不幸者的当，后来连对真的穷苦人也拒绝施舍，从此压根儿对做慈善事业感到厌恶。所有这一切都是可怕的，对不对？但是，请您相信，我对您所说的正是不少女人的真实故事。”

最后这几句话是用开玩笑的、轻松的口吻说的，这一来又使人回想起这个女人的优雅和嘲弄的风姿。德·阿泰兹早已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在他眼里，那些为了杀人，为了严重的盗案，为了在票据上作弊而被法院送进监狱的人，比起上流社会的人物来，简直都是小圣人了。这一首在谎言的武库里铸造，在巴黎的斯提克斯① 河水里淬砺过的残酷的哀歌，是用无可模拟的真实音调唱出来的。作家对这位可爱的女人默默地欣赏了一会儿，这时候她躺在沙发上，两手从沙发的扶手上垂下来，就象一朵花儿，两边各沾着一滴露珠。在这场揭露秘密的谈话之后，她显得精疲力尽，无限颓丧，仿佛她在讲述自己的过去时，又重新感受了一次她过去所受过的全部痛苦，总

---

① 斯提克斯河，希腊神话中的冥河。相传古希腊英雄阿喀琉斯初生时，他母亲提着他的脚浸在这条河水里，使其周身刀箭不能入，只有脚跟上未被水浸过的地方是致命的弱点，后来他就因在脚跟上中箭致死。

之，她此刻是一位忧郁的天使。

“您来判断吧，”她突然情绪激动地站起来说，举起一只手，眼睛里发出闪光，那是所谓的二十年的贞洁在闪光，“请您判断一下，您的朋友的爱情给我的印象会有多么深；可是，由于命运的残酷嘲弄……或者，也许是上帝……因为我承认，那时候若是有一个男人，当然是一个配得上我的男人向我求爱，我会轻易委身于他，因为我是那么渴望幸福！然而，他死了！为救谁的命而死呢？……为了救德·卡迪央先生的命！现在您还会奇怪我为什么陷入沉思吗？……”

这是最后的一击，这一下，可怜的德·阿泰兹支持不住了，他跪下来，把头埋在王妃的两手中，哭了，倾泻着只有天使们才会洒落的甜蜜的眼泪，如果天使也会哭的话。因为达尼埃尔的头埋在她的双手里，德·卡迪央夫人便能够在她的嘴唇上闪露出一丝狡猾的胜利的微笑，就象猴子们耍了个高超的把戏时的微笑，如果猴子们也会笑的话。

“啊！我可抓住他了，”她心里在想。

的确，她把他抓得很牢。

“那么，您是……”他说，一面仰起他那英俊的头，一往情深地望着她。

“……是圣女，也是殉难者，”她微笑着补充说，显然觉得这句古老的笑话有点庸俗，可是，由于她的微笑充满残忍的快乐，倒给了它一个动人的意义。“如果您看见我在微笑，那是因为我在想着那位世人所熟悉的王妃，想着这位德·摩弗里纽斯公爵夫人，世人把德·玛赛，那不要脸的政治扒手特拉伊，

小傻瓜德·埃斯格里尼翁，拉斯蒂涅，吕邦泼雷这些人，都说成是她的情人，还有大使们，部长们，俄国将军们，还有谁？整个欧洲吧！人们见我把这些人的肖像收进我的画册，都妄加评论，而当初我叫人做这本纪念画册时，原以为凡是爱慕我的人都是我的朋友。啊！这多么可怕。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让人家拜倒在我的脚下；其实我应该对他们一概蔑视，这才是我应有的信仰。”

她站起来走向窗前，那种步伐简直美妙非凡。

德·阿泰兹留在壁炉旁他原来坐的矮靠椅上，不敢跟随王妃到窗前去，可是他望着她；他听到她擤鼻子的声音，却不见她擤鼻子。哪有王妃擤鼻子的？狄安娜用尽办法想使人相信她多愁善感。德·阿泰兹相信他的天使在流眼泪，他跑过去，搂住她的腰，把她紧紧贴在他的心上。

“不，放开我吧，”她用微弱的声音喃喃地说，“我的疑心太大了，不会对别人有什么好处。要使我恢复正常的生活，不是一个男人的力量所能胜任的。”

“狄安娜！我将永远爱您，我要补偿您失去的全部生活。”

“不，您不要对我这么说，”她答道，“此刻，我很惭愧，我在发抖，就象我犯了最大的罪恶似的。”

这时她已完全回复到象少女那么天真无邪了，同时她又显示出象皇后一般的威严、伟大、高贵。要描写出这场巧诈行为的效果，简直不可能。她的手段是如此巧妙，以致象德·阿泰兹这样毫无经验、心地纯良的人相信这是百分之百的真事。这位伟大作家默不作声，惟有崇拜的份儿，站在窗口完全处于

被动的地位，他等待一句话，而王妃在等待一个亲吻；可是，对他来说，她实在太神圣了。王妃觉得身上有点发冷，这才走向沙发，照刚才那个姿势坐下来，她的两脚已冻僵了。

"这将需要很长的时间，"她在这么想，一面望着达尼埃尔高高的前额，和那具有最高德行的脑袋。

"她是女人吗？"这位深刻的人类心灵的观察家在问自己。"和她打交道究竟该怎么办？"

直到清晨两点钟，他们还在说些蠢话，而象王妃这样的天才女人却有本领把这些蠢话变得意味无穷。狄安娜自称太衰弱，太老，太过时了；德·阿泰兹却给她反证，说她的皮肤是最细嫩的，摸起来最滑腻，看起来最洁白，闻起来最馨香，她还年轻，正在如花似锦的妙龄，其实她自己对此也深信不疑。他们从这种美谈到那种美，从这个细节说到那个细节，中间穿插着象这样的话语："你真的相信吗？"——"你疯了！"——"这是情欲！"——"只消半个月，你就会看出我的本来面目。"——"总之，不久我就四十岁；人们能爱一个这么老的女人吗？"德·阿泰兹这时雄辩滔滔，却又象中学生那么幼稚，语句中充满最夸张的形容词，王妃听到这位聪明的作家象个在求爱的少尉，尽说一些蠢话，她做出全神贯注倾听的样子，似乎十分感动，可是，心中却在暗笑。

当德·阿泰兹走到街上，他心里在想，自己的态度是不是太过恭敬了。他在脑子里重新回忆一遍刚才那场奇怪的秘密谈心，当然，这里所叙述的是太过简单了，要把整个甜蜜丰富的内容以及谈话过程中使用的种种手法和姿态全记下来，恐

怕需要整整一本书。这位如此天真、如此深沉的人的追忆虽然清晰，但比之这个故事本身的纯朴、深刻、以及王妃动人的声调，就未免显得不够用了。

“这是真的，”他睡不着觉，心里在想，“社会上确有这类悲剧；社会用优美的风度当鲜花，用恶毒的诽谤当锦绣，用风趣的故事来掩盖这类可怕的悲剧。我们所创作的东西永远也超不过现实。可怜的狄安娜！米歇尔曾经预感到这个谜，他说在这层坚冰之下便是火山！毕安训，拉斯蒂涅，他们说得对：当一个男人能够把理想中的伟大和欲望的满足混合在一起，爱上这么一个有美好风度、聪明绝顶、雅致非凡的女人，那应该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幸福！”

于是，他自己测量一下他的爱情，认为这个爱情的深度是无限的。

第二天下午两点钟，德·埃斯巴夫人因为有一个多月不见王妃，又未收到她片纸只字，便怀着非常好奇的心情来看望她。在见面后的最初半个小时内，这两条狡猾的水蛇的谈话是最有趣不过的了。狄安娜·德·于克塞尔象避免穿一件黄色袍子一样，避免谈到德·阿泰兹。侯爵夫人却在这个问题上兜圈子，就象沙漠里的游牧人，在一队富有的行商队周围打转似的。狄安娜觉得很有趣，侯爵夫人却气得发狂。狄安娜在等待，她想利用她的女友，把她当做一只猎狗。这两个当代社会赫赫有名的女人中，有一个要比另一个强些。王妃比侯爵夫人略胜一筹，侯爵夫人内心也承认这点。这也许就是她们能保持友谊的秘密。较弱的一个蹲伏在她的假忠诚里，以便

窥伺时机。所有弱者都知道要长期耐心等待，一旦机会到来，便扑向强者的咽喉，使劲地咬她一口，留下个痛快的印记。这一手，狄安娜是看得清楚的。整个贵族社会都被这两位朋友表面上的亲密友好蒙骗了。当王妃发现在她女友的唇边露出一点询问的表情，她就立即向她说道：

"哎，亲爱的朋友，我欠了你一笔账啦，你给了我一个十全十美的、巨大的、无限的、天堂上的幸福。"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还记得三个月前，在这个小花园里，就在这张长凳上，我们浴着阳光，在茉莉花丛下反复思考的问题吗？啊！惟有天才人物才懂得恋爱。德·阿尔伯公爵①曾对卡特琳娜·德·梅迪契②说：'一条鲑鱼的头，胜过所有青蛙的头。'我愿意把这句话用在我的达尼埃尔·德·阿泰兹身上。"

"怪不得我再也看不到你们，"德·埃斯巴夫人说。

"我的天使，请答应我，如果你看到他，请你只字也不要提起我。"王妃拉着侯爵夫人的手说，"我很快乐，啊！我的快乐超过了一切言语能形容的程度，你是很了解的，在社会上，说一句话，开一个玩笑，该有多么深远的影响。一句话可以杀人，只需在这句话里注入一些毒液！一个星期以来，要是你能知

---

① 德·阿尔伯公爵(1508—1582)，先后被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任命为将军，以残酷镇压叛乱著名。

② 卡特琳娜·德·梅迪契(1519—1589)，亨利二世的王后，查理九世未成年时由她摄政，她是一位有权势，有谋略，有见识，同时又迷信的人物。

道，我是多希望你也能享受到这么一种爱情！对我们女人来说，在结束我们女人的生活之前，能沉睡在一种纯洁、忠诚、完美、专一、热烈的爱情中，尤其是在长期的寻找之后，那真是一件甜美的事，也是一个绝妙的胜利。”

“你为什么要求我对最好的女友保持忠实？”德·埃斯巴夫人问道，“难道你怀疑我会在你的背后捣鬼吗？”

“一个女人拥有这样一个宝库时，她就担心会失掉它，这种感情是很自然的，因此产生恐怖思想。我也知道我的想法是荒谬的，亲爱的，请原谅我。”

过了一会儿，侯爵夫人走了；看见她出去，王妃心里想：

“她将怎样来收拾我呢！但愿她把我的老底都兜出来！可是，为了让她省点气力，免得从我这里把达尼埃尔拉走，我主动把他送上门去。”

下午三点钟刚过了一会儿，德·阿泰兹来了。在有趣的谈话当中，王妃打断他的话头，把她漂亮的手搁在他的胳膊上。

“请原谅，我的朋友，”她对他说，“我几乎忘记了这么一件看起来象儿戏，其实是最关紧要的事。自从我和您相遇的那无比快乐的一天以来，您至今没有跨进德·埃斯巴夫人的大门；您到她家去一趟吧，不是为您，也不是为了礼貌，而是为了我。也许，由于您，她已经成了我的敌人，要是她知道自从在她家夜宴后，您嘛，可以这么说，就没离开过我的家。再说，我的朋友，我也不喜欢看到您抛弃和您来往的朋友、您的社会关系、更不用说您的事业和您的著作了。否则我又会遭到千奇百怪

的诽谤的，人家还有什么话说不出来？‘什么我把您控制住啦，把您吸引住啦，我害怕和别人比较啦，我还想出风头啦，我要紧紧抓住俘虏不放，因为自己心里明白，这是最后一次胜利啦！’等等，有谁能猜得到您是我唯一的朋友？要是您象您所说的那样爱我，您就去想法子让大家相信，我们之间的关系，纯粹是，而且仅仅是兄妹关系。现在您继续谈下去吧。”

这位温雅的女人用她那无法形容的妩媚姿态来整理她的长袍，使之摆动得非常美妙动人，德·阿泰兹简直永远被她这种媚态所征服了。在这一席话里，有某种说不出的巧妙和高雅之处，使他感动得流泪。他觉得王妃脱离了一般女人的卑贱和庸俗，这些女人只知道坐在沙发上互相争吵、挑剔，寸步不让；王妃却有一种少见的豁达气魄；她根本不需要和他说什么，他们之间的结合，是一种高贵的默契。这既不是昨天，也不是明天，也不是今天的问题，而是当他们两人认为需要的时候，而且没有一般女人那种所谓为爱情作出牺牲的没完没了的作态，大概她们事先就知道，在这场交易中会失掉的是些什么，至于那些确信自己在这场交易中会赢得胜利的女人，对她们来说，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在王妃的话语中，一切都象一个许诺似的捉摸不定，又象一个希望那样甜蜜，然而，却象一种应得的权利那样确实。我们得承认，只有这类著名的、卓绝的女骗子，才有这种超凡的气度，在其他女人变得俯首帖耳听人摆布的事情上，她们却始终象皇后那么威严。对比之下，德·阿泰兹就可以衡量出这些女人和其他女人之间的距离了。王妃始终显得尊严和漂亮。这种高贵风度的秘密，也

许就在于贵族妇人懂得如何用艺术手法脱掉她们身上的披纱。在这一方面，她们达到了可与古代裸体女雕像相媲美的程度；要是她们身上还留一块布片，她们就会显得猥亵。而资产阶级女人却老是想把自己包裹起来。

德·阿泰兹被灌足了迷汤，象马儿套上了马具，又受到最卓越的德行的支持，于是他服从王妃的命令到德·埃斯巴夫人家去。夫人向他施展出浑身解数，却只字不提王妃；她光请他改天到她家来吃晚饭。

在这一天的宴会上，德·阿泰兹看到许多宾客。侯爵夫人邀请了拉斯蒂涅，勃龙代，德·阿瞿达-潘托侯爵，马克西姆·德·特拉伊，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两位旺德奈斯，杜·蒂耶，巴黎最富有的银行家之一，德·纽沁根男爵，拿当，杜德莱夫人，大使馆最无信义的随员中的两个，以及德·埃斯巴骑士，他是这个沙龙中最莫测高深的人物之一；他嫂子的一半智谋，是从他那里来的。

马克西姆·德·特拉伊笑着向德·阿泰兹问道：

"您常见到德·卡迪央王妃吗？"

德·阿泰兹冷漠地点一下头作为答复。马克西姆·德·特拉伊是一个高等刺客，无法无天，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和他要好的女人，无不被他搅得破产，让她们把钻石首饰拿去抵押，可是，这种行为却被一层光彩的外表所掩盖，他有动人的举止，有魔鬼的聪明。人人都害怕他，也都蔑视他；可是，谁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敢于得罪他，人们都是以最客气的态度对待他，他一点没有自知之明，要不，他就是跟大家一样虚伪。他

多亏德·玛赛伯爵的提拔，已经爬到了他力所能及的最高地位。德·玛赛老早就认识马克西姆，断定他能够完成他交给他的某些秘密任务和外交任务，他果然把这些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德·阿泰兹一些日子以来，已经常参与政治活动，所以对此人了解得一清二楚，也许只有他具有相当高尚的性格，敢于大声说出众人心里想说的话。

"您一定是为了她才对议院不关心的。"德·纽沁根男爵用带德国口音的法语说。

"啊！王妃是那类最危险的女人，男人要是踏进她的家门，准会倒霉，"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低声道，"我的丢脸的婚姻就是她造成的。"

"危险的女人？"德·埃斯巴夫人说，"别这么说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从未听人说过，也未亲自见过王妃有任何行为不是出自于高尚感情的。"

"让侯爵说下去吧，"拉斯蒂涅嚷道，"曾被一匹漂亮马儿甩下来的人，他当然知道马儿的缺点，并把它卖掉。"

听到这句刺激性的话，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便望着达尼埃尔·德·阿泰兹说：

"我希望先生和王妃的关系并未到达妨碍我们谈论她的程度吧？"

德·阿泰兹保持沉默。德·埃斯格里尼翁很聪明，他理会了拉斯蒂涅的意思，便给王妃有声有色地描绘了一个辩护性的肖像，使整个筵席都活跃起来。因为这个玩笑开得十分隐晦，德·阿泰兹听了莫名其妙，他便转向邻座的蒙柯奈夫

人，问她这些笑话的意义。

“看来您对王妃的看法挺好，但是，除了您，据说，所有同席的宾客都曾经受过她的宠爱。”

“我可以向您保证，您这个意见，完全不对，”达尼埃尔答道。

“可是，这儿的德·埃斯格里尼翁先生，他是佩尔舍地方的贵族，十二年前为她完全破产了，而且为了她，几乎被送上断头台。”

“我知道这件事，”德·阿泰兹说，“德·卡迪央夫人曾经把德·埃斯格里尼翁先生从重罪法庭救出来，您看，今天他是怎么样来报答她的！”

德·蒙柯奈夫人听了又惊异又好奇，呆呆地望着德·阿泰兹，然后，转眼望着德·埃斯巴夫人，示意让她看德·阿泰兹，好象对她说：“他已经着了魔道！”

在这段简短的谈话里，德·卡迪央夫人受到德·埃斯巴夫人的保护，可是，这种保护却起了避雷针的作用，引来雷电。当德·阿泰兹重新加入大家的谈话时，他听到马克西姆·特拉伊说出这样的话语：

“在狄安娜身上，荒淫不是后果，而是根源，也许正是这个根源使她具有一种美妙的天性；她不贪图什么，也不故弄玄虚；她的最考究的追求，就象受了最天真的爱情的启示，使你不可能不相信她。”

这一番话似乎特意为象德·阿泰兹这样有修养的人而准备的，说得如此凝练有力，简直象是一种定论。每个人都不再

提王妃了，她好象已被人一顿乱棍打死了。德·阿泰兹用嘲笑的神态望着德·特拉伊和德·埃斯格里尼翁。

"这个女人的最大错误就是去和男人们比赛花钱。"他说，"她也和他们一样浪费嫁资外的财产，她打发她的情人们去借债，她吃掉嫁资，她使孤儿们破产，她败掉古老的城堡，她引别人犯罪，甚至也许自己也犯罪；但是……"

德·阿泰兹这席话是对那两位的回答，这两位人物中的任何一位，都从未听到过比这更激烈的言语。在听到"但是"这个词时，整个筵席好象受到了突然的打击，每个人都惊愕地举着叉子，眼睛轮流注视着勇敢的作家和把王妃一棍子打死的人，大家在可怕的沉默中等待他的结论。

"但是，"德·阿泰兹用轻松的嘲弄口吻说，"德·卡迪央王妃夫人比起男人们来，有一大优点，那就是当人家为她而遇到危险时，她便挺身而出，去救援他们，而且，不说任何人的坏话。为什么人们中不可以有一个女人玩弄男人，就象男人玩弄女人那样？为什么女性不可以有时也对男人来一下报复？……"

"天才到底比智慧厉害，"勃龙代对拿当说。

阿泰兹的这一连串讽刺话的确象炮兵的排炮对付步兵的排枪。大家连忙改变话题。看来，无论是德·特拉伊伯爵或是德·埃斯格里尼翁侯爵都不想和德·阿泰兹争吵。在用咖啡的时候，勃龙代和拿当来向这位作家致意，他们那种殷勤的样子谁也不敢模仿，因为，对德·阿泰兹行为的钦佩和害怕树立两个强大敌人的矛盾心理，显然很难调和。

“我们不是今天才知道你的性格和你的才能是同样伟大的，”勃龙代对他说，“你在这儿的行为，已经不象是一个凡人，而象是一位天神。既不受感情摆布，也不受想象力驱使；不为一个心爱的女人辩护，这使希望你这么做的人扑个空，否则，这一伙对文学界的名流嫉妒得要死的人就会得胜了……啊！请允许我这么说吧，这是私人外交的卓绝成就。”

“啊！你是一位大政治家，”拿当说，“要给一个女人报仇，却不替她辩护，这一手既巧妙也困难。”

“王妃是正统派中的一位女英雄，凡是有良心的人，难道不该义不容辞地保护她吗？”德·阿泰兹冷然地回答，“她为她主人们的事业所做的一切，将会饶恕她在生活上最疯狂的行为。”

“他说话很小心，不留给别人任何把柄，”拿当对勃龙代说。

“完全象是王妃真的值得别人替她辩护似的，”拉斯蒂涅插嘴说，这时候他也参与了他们的谈话。

德·阿泰兹到王妃家里去，她正在焦急万分地等待他。这次由狄安娜所促成的尝试，要是失败了，对她来说，其结果可能是致命的。这个女人心里感到痛苦，身上冒冷汗，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万一德·阿泰兹听信别人的话，不听信她的话，她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些人说的可是真话，而她说的却是假话。他性格这么好，灵魂这么纯洁，心地这么质朴，人品这么完美，还从来不曾有象他这样的人落到她的手里。她之所以编造了这么一套残酷的谎言，那是因为她想要体验真正的爱

情。而她在心中已经感觉到这个爱情在萌芽，她爱上了德·阿泰兹；她是注定非欺骗他不可了，因为，她想要保持那个曾在他面前表演过喜剧的高超女演员的形象。当她听到达尼埃尔走进餐厅的脚步声，她感觉到一种强烈的震动，一阵震撼她整个生命的战栗。这种激动心情在她这类身分的女人过去的生活中，哪怕是在最惊险的时刻，也从未有过。现在她心里明白，她已把自己的幸福作为赌注。她那凝视着空间的目光忽然落在德·阿泰兹的身上；她的视线象是透过他的肌肉看到他的灵魂，那儿连一点猜疑的阴影也没有！刚才那种由于恐惧而产生的可怕震动，此刻起了反作用，快乐几乎把幸福的狄安娜窒息了；因为人类忍受忧愁的能力总要比承受极大幸福的能力强得多。

"达尼埃尔，人家诽谤了我，您却替我报了仇！"她激动地说，一面站起来，张开胳膊准备拥抱他。

这句话引起他的极大惊奇，其中的来龙去脉，他根本不知道。达尼埃尔让那双美丽的手捧住他的头，王妃便圣洁地吻了吻他的前额。

"您怎么知道？"

"噢！多么傻的名人呵！你难道看不出我在疯狂地爱你吗？"

自从这一天以后，德·卡迪央王妃再也不成为社会上的问题人物了，人们也不再谈论德·阿泰兹了。王妃继承了她母亲的一笔财产，每年夏季，她在日内瓦的一座别墅里和这位大作家一起度过暑天，冬天回巴黎住几个月。德·阿泰兹则

只在议院里露面。后来，他的著作也出版得十分稀少了。故事到此是否就算结局？对聪明人来说，是的；对喜欢寻根究底的人来说，不是。

一八三九年六月于雅尔迪

**梁　均译**

# 法西诺·卡讷

那时候，我住在一条小街上，这地方你们一定不会知道，它叫莱迪吉耶尔街。这条小街从圣安东街上巴士底广场附近的一口喷泉对面开始，一直穿过樱桃园街。我爱好科学研究，晚上在一间阁楼里工作，白天的时间就在附近的莫苏伊图书馆度过。我过着俭朴的生活，安于象出家人一般清苦的生活条件——对工作着的人来说的确也非这样不可。天气好的时候，我也很少到布尔东大街去散步。只有一种嗜好能使我暂时放弃我好学的习惯；我喜欢观察我所住的那一区的各种风俗习惯，当地的居民和他们的性格。但是，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研究吗？我和工人穿得一样褴褛，又不拘礼节，所以他们对我倒也一点不存戒心。我可以和他们混在一起，看他们做买卖，看他们工作完毕后怎样互相争吵。对我来说，这种观察已经成为一种直觉，我的观察既能不忽略外表又能深入对方的心灵；或者也可以说就因为我能很好地抓住外表的一切细节，所以才能马上透过外表，深入内心。当我观察一个人的时候，我能够使自己处于他的地位，过着他的生活，就如同《一千零一夜》里下神的一样，可以附在别人的身上，借别人的口说出话来。

有时候，在夜晚十一、二点钟光景，我会在路上遇到一个工人和他的妻子从昂必居喜剧院出来，我会好玩地尾随着他们，从白菜桥大街一直跟到博马舍大道。这些忠厚的人起先总是谈论他们刚才看的那出戏，接着东拉西扯，话题就转到他们的家务事上去了；母亲一手牵着孩子，任凭孩子埋怨也好，问东问西也好，她都不理不睬；两口子开始计算着他们第二天将赚到多少钱，还给这笔钱安排了许多不同的用途。接着就谈起家常琐事：埋怨马铃薯的价钱太贵啦，冬天太长啦，燃料涨价啦，为了欠面包铺那么多钱怨天尤人啦。最后，越讲越起劲，夫妇俩都本性毕露，什么好听的话都用上了。听着这些人的谈话，我就能深深体会他们的生活，仿佛自己身上就穿着他们那身破旧不堪的衣服，脚上就穿着他们那双满是窟窿的鞋子；他们的欲望，他们的需求，这一切都深入了我的心灵，我的心灵和他们的心灵已经融为一体。这就象是一个醒着的人在那里做梦一样。对那些虐待他们的工头，或者催了好几次始终不给钱的坏主顾，我也和他们一样感到愤恨。我为了满足精神上的某些欲望，可以随心所欲地脱离自己的一切习惯，变成另外一个人，这就是我的消遣。我这种天赋是从哪儿来的呢？这是不是一种可以看透表面、洞悉事物本质的天赋？过分运用这分才能又会不会使我变成疯子？我从来也不追究我这种能力的来龙去脉；反正我有了这种能力，我就利用它。不过要知道，从那时候起，我已经把那称作"人民"的五光十色的东西加以分解，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以便识别他们好坏不同的各种品性。我那时已经明白这个区、这个革命的策源地可能有

些什么用处；这里有英雄、发明家、科学家，有流氓、无赖，有美德，有罪恶。这一切人都受到贫困的威胁，生活的担子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整天在醉乡之中，烈性饮料快把他们损耗尽了。你们简直难以想象，在这个充满痛苦的城市里，曾经有过多少被埋没了的奇遇，多少被遗忘了的悲剧！多少可怕的和美丽的事物！人类的想象力永远也不能达到这里面所隐藏着的真情，也没有人能够发现这些真情；非要深入其中，才能发现里面竟有那么些动人的场面：有悲剧性的，也有喜剧性的，然而都是机缘巧合的杰作。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把我将告诉你们的这个故事保留了那么久没讲出来；这故事不过是我脑袋里所藏的许多希奇古怪的故事中的一个，我的回忆就象摇彩票似的把它们从我的脑袋里摇了出来：这种故事我多得很，都和这一个同样怪诞，而且也都在我脑袋里藏着，可是，相信我，将来我都要一个个地把它们讲出来。

有一天，我的女仆，一个工人的妻子，来请我去参加她一个妹妹的婚礼。为了使你们明白这个婚礼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先得告诉你们，我按月给这可怜的婆子四十个苏，叫她每天早上来给我铺床，擦鞋，刷衣服，扫房间，做午饭；余下的时间她就去给人家摇一台机器，这个苦差使一天才不过挣十个苏。她的丈夫是个制家具的木匠，一天挣四个法郎。可是，他们家里有三个孩子，所以一家人往往连面包都吃不饱。我从来没见过比这对夫妇更正直的人了。后来我离开了这一区，但是在离开后的五年中，每逢我的生日那天，瓦扬大娘总来给我祝贺，还给我带来一束花和一些桔子，要知道她自己连十个苏的

积蓄都没有呢！贫穷使我们互相亲近。我除了给她十个法郎以外再也没有可给的了，而就是为了要给她这笔钱，我还往往需要借债呢。以上这些情况可以说明我为什么答应参加这次婚礼，我打算也去领略一下穷人们的欢乐。

婚礼的宴会和舞会都是在沙朗通街一家酒店二楼的大房间里举行的；房里的灯都罩着马口铁的灯罩，墙的下半截糊着肮脏的壁纸，糊到桌子般高，房间四壁放着一排木板凳。在这间屋子里，八十来个穿着节日盛装的男女，饰着花束和飘带，被这贫民酒店的气氛激发得兴奋异常，一个个脸上都红艳艳的，在那里旋舞，好象世界的末日快要到来似的。新婚夫妇的接吻使大家乐不可支，只听得一片嘻嘻哈哈的笑声，虽然有些轻浮，但比起大家闺秀羞答答的秋波，倒反更有体统。这群人粗卤地表示他们的欢乐，这欢乐好象具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感染力量。

但是，这次宴会的情景，这次婚礼，以及这些参加婚礼的人，都和我的故事没有一点关系。你们只要记住当时那种奇特的环境。请你们想象一下：一家漆得通红的低级酒店，在那里可闻到浓烈的酒味，可听到愉快的狂呼，你就处身在圣安东区，在那些沉湎于一夜狂欢的工人、老人和妇女中间！

乐队是由三百盲人院①的三个盲人组成的；第一个是提琴手，第二个是吹黑管的，第三个是吹笛子的。三个人演奏一夜，总共只能得到七个法郎的报酬。当然，出这样低的代

① 指一七八〇年在火枪手大厦旧址修建的盲人院，地处圣安东区的沙朗通街，当时可收容三百人。

价，他们决不会演奏罗西尼或者贝多芬的作品，他们只是随兴所至地演奏一些他们所熟悉的乐曲；但是谁也没有因此而责备他们，多么温文有礼啊！音乐是那么刺耳，我往四下里瞥了一眼以后，立刻注意到了这三重奏的乐队，待我认出了盲人院的制服，我马上就原谅了他们。这几位音乐家坐在窗旁，一定要走近他们才能看清他们的面貌。我没有立刻走过去，可是后来我一旦走近他们，不知怎的，婚礼、音乐就一下子在我眼前消失了。我的好奇心已经到了顶点，我的心灵已经深入到吹黑管的身心里面去了。那个提琴手和吹笛子的，面容都十分平凡，和一般盲人的脸完全一样：聚精会神，庄严肃穆；但是吹黑管的那个人的脸却不一样，象他这样的脸，往往一下子就能把艺术家或哲学家吸引住的。

你们想象一下：油灯发红的微光照亮了一座但丁的石膏像，满头银发，由于双目失明，更使这堂堂一表的脑袋上那种愁苦悲痛的表情加深了。但丰富的思想却使死了的双目复活过来，在某种独特的、顽强的欲望支配下，射出了炯炯的光芒，而这欲望本身，却深深地铭刻在一个突出的额头上，额上皱纹密布，活象是一垛古墙上的重重砖缝。老头儿随意吹奏，一点也不注意节拍和音调，他的指头时起时落，机械地按着陈旧的乐键；就是吹出一些怪音，他也毫不在乎，而那些跳舞的人也并不比那意大利人的两位伴奏者更注意这些怪音。我很希望他是个意大利人，而他倒真是个意大利人。这位年迈的荷马内心深处，似乎也藏着一部注定要被人遗忘的奥德修纪。在他身上，可以发现一种伟大而又暴戾的东西。这种伟大是

那么真实，所以它战胜了卑贱，这种暴戾又是那样有力，终于克服了贫困。在他那个模样高贵、颜色苍白的意大利型脸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可以使人为善，也可以使人作恶，可以使人堕落为苦役犯，也可以使人成为英雄。灰白色的眉毛将阴影投掷在它们下面的凹处，人们见了总是心惊胆战，生怕有思想的光芒在那里再现，就好象害怕手持火把和刺刀的强盗在某个山洞口出现一般。在这个血肉之躯的笼子里，似乎关着一头狮子，在向铁栅栏发怒咆哮，弄得精疲力竭，结果还是白费力气。绝望的火焰已化为灰烬，火山的熔岩已经冷却；但是，从这一脸的皱纹，这激动的神态，以及这残余的微烟中，仍能看出火山的爆发曾经是多么强烈，火焰的燃烧曾经是多么凶猛。这一切在他的脸上虽然已经变成冰冷的死灰，在我心里却反而唤起了火热的情绪。

在每次对舞完毕后，提琴手和吹笛子的总是忙于他们的酒杯和酒瓶，他们把乐器挂在红背心的钮扣上，向窗口放着食品的一张小桌伸过手去，还经常倒满了一杯酒递给那个意大利人，因为那张桌子在他椅子背后，他自己够不着；每次给他的时候，他总是点头表示感谢。三百盲人院的盲人们的这些动作是那么精确，常常使人非常惊奇，觉得他们的眼睛好象能够看见东西似的。我朝三个盲人走去，想听听他们说些什么；可是当我走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打量起我来，后来大概感觉到我不是一个工人，他们就默不作声了。

“吹黑管的那位，您是什么地方人？”

“我是威尼斯人，”盲人带着轻微的意大利口音回答说。

"您是先天性眼盲，还是……，"

"是因为意外的事故，"他急忙回答说，"得了青光眼。"

"威尼斯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我一直想去逛一次。"

老头儿的脸立刻容光焕发，皱纹微微颤动着，他激动得厉害。

"假如由我陪您一块儿去，您才不会白费时间呢，"他对我说。

"别跟他谈威尼斯了，"提琴手说，"不然我们这位总督①又要来他那老一套了，何况他已经有两瓶酒下了肚呢。"

"来吧，开始吧，怪音老头，"吹笛子的说。

三个人又奏起乐来；他们奏着四支对舞曲的时候，那威尼斯人好象感觉出我在他身边，猜测到了我对他所怀的极大兴趣。他脸上已经不再有那种冷冷的忧伤表情，也不知道是一线什么样的希望使他脸部的一切线条都明朗起来，象一股蓝色的火焰似的延烧到所有的皱纹。他微笑着，擦了擦那大胆的、可怕的额头；后来，他象一个就要谈自己最喜欢的话题的人那样，变得高兴起来。

"您多大年纪了？"我问他。

"八十二岁。"

"您眼睛失明有多少年了？"

"快五十年了，"他回答说，从他的语调里可以听出他不单为了失去视力，而且似乎还为了他曾被剥夺了某种很大的权

---

① 总督(doge)是威尼斯共和国的元首。

力而感到懊丧。

“他们为什么叫您总督？”我问他说。

“啊，那不过是开玩笑罢了！”他说，“我是威尼斯的贵族，我和别的贵族一样，也可能成为总督的。”

“那么，您叫什么名字？”

“在这里，我叫卡讷老头，”他说，“在名册上总是这么写的；可是用意大利文来说，我的名字是马尔科·法西诺·卡讷，瓦雷泽领主。”

“怎么？你是著名的雇佣兵队长法西诺·卡讷的后裔么？那个法西诺·卡讷所征服的土地后来到了米兰公爵们的手里。”

“Evero①，”他说，“那个时候，为了避免被维斯孔蒂家的人②杀害，卡讷的儿子逃到了威尼斯，在黄金文书③上登记了名字。可是现在这书没有了，卡讷家的人更不知去向了。”于是他做了一个可怕的手势，表示出他的被压抑了的爱国心和对世俗的厌恶。

“您既然曾经是威尼斯的贵族议员④，那您以前一定很有

---

① 意大利文：是啊。

② 维斯孔蒂是意大利的一个著名家族，在一二七七至一四四七年曾经统治过米兰。

③ 从前，威尼斯有一本册子，里面用金字写上所有贵族的名字，叫作黄金文书。此书已毁于一七九七年。

④ 威尼斯从十二世纪开始就是一个独立城市国家，称为共和国。财富集中于巨商手中，城市的统治权也都属于他们。总督即从威尼斯最著名的城市显贵家族组成的贵族院中推选出来的。

钱；您的财富是怎么失掉的呢？”

这样一问，他突然向我抬起头来，好象要看看我似的，这一动作实在悲切动人。他随即回答我说，“在不幸之中失掉了。”

他不再想喝酒了，那时吹笛子的老头递给他一杯酒，他却作了一个手势表示拒绝，接着他又低下了头。这一切都没有打消我的好奇心。当那三个乐器奏着对舞曲的时候，我把这位老威尼斯贵族细细观察了一番。我当时的感情是一般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所常有的那种强烈的感情。我的脑海中出现了威尼斯和亚得里亚海湾，从老人衰老的脸上，我似乎看到了那衰颓的城市。我仿佛就在那个为居民所热爱的城市里散步，从里阿尔托①到大运河，从斯拉夫人码头到利督岛，再回到壮丽无比的大教堂。我望着Casa Doro②的窗户，每个窗户上都有不同的装饰。我瞻仰着那些富丽堂皇的古老的大理石宫殿。总之，我似乎看到了一切美景；作为一个学者，我更能把这一切想象得尽善尽美，而且由于没有看到实际景物，所以也不会丧失我想象中的诗意。我又从这位雇佣兵队长后裔的生活历程中去寻找他不幸遭遇的遗痕，寻找他肉体和精神衰颓的原因，只是他肉体和精神上的衰颓倒使他身上此刻迸发出来的伟大及高贵的火花显得更加灿烂。我们的思想一定

---

① 里阿尔托是威尼斯大运河上的一座著名的桥，桥上筑有房屋，有银行等商业机构，人们就在这里进行交易。

② 意大利文：金房子。

是有共同之处的，因为我相信，一个人失去了视力以后，他的注意力就不会再被外界的一般事物所吸引，因此，内心思想的沟通也就一定来得更快。我们之间的意趣相投马上就得到了证实。法西诺·卡讷停止了吹奏，站起来，走到我身边对我说："我们出去吧！"这句话象一股电流似的在我身上起了作用。我让他挽着我的胳膊，一起出去了。

到了街上，他对我说："您愿不愿意把我带到威尼斯去？您能够信任我吗？您给我领路。您将会比阿姆斯特丹或伦敦的十大富翁更有钱，比罗特希尔德[1]家更富，总之，就象《一千零一夜》里所描写的那样富有。"

我想这人一定是个疯子；但是他的声音中有一种十分坚强的力量，使我不得不服从。我任他带着我向前走去，他象有眼睛似的把我引到巴士底的水渠那里。他在一个僻静的地方找了块石头坐下，后来那地方筑了一座把圣马丁运河和塞纳河连接起来的桥梁。我也在老人对面的另一块石头上坐下。在月光下，老人头上的白发闪闪发光，好象银丝一般。大街上传来的嘈杂声，并不能扰乱我们这儿的寂静。这寂静，这明朗的夜晚，这整个环境使当时的气氛神奇得不可思议。

"您对一个年轻人谈到百万财富，您想，为了得到这笔财富，就是叫他历尽千辛万苦，他难道会迟疑退缩吗！您不是在

① 罗特希尔德原为德国籍犹太人，十九世纪欧洲金融界巨头，其家族经济活动的影响遍及西欧各大首都。

和我开玩笑吧？”

“我要是对您说了瞎话，就不得好死！”他激愤地说，“我那时跟您现在一样，只有二十来岁，我有钱、长得漂亮、又是个贵族，我开始做第一种疯狂的事情——恋爱。谁也不会有我当时那样狂热的爱情了。甚至仅仅为了获得一个吻，我就会去躲在一只箱子里，甘冒被人刺死的危险。为她而死去——这似乎是我一生中唯一的愿望。事情发生在一七六〇年，我爱上了一个旺德拉米尼①家的女人。这是一位年仅十八岁的少妇，丈夫是萨格勒多家人，一个非常有钱的议员，三十多岁，狂热地爱着他的妻子。那时我和我的情妇就象两个天使那样纯洁无瑕。有一次，我们正在那里谈情说爱，被sposo②碰上了；当时我手无寸铁，他一下没把我逮住，我就向他猛扑过去，象绞鸡脖子那样用我的双手把他掐死了。事后我想和比昂卡一起逃走，可是她不愿意。女人就是这样的！我只得独自离开那地方，我还被判了刑，财产被扣留给我的继承人。可是我还是带出了我的金刚钻，五幅提善③的画，和我所有的金子。我到了米兰，在那里我倒可以不必担心，因为米兰当局对我的事情并不感兴趣。

“在我继续往下讲以前，我顺便提一件小事情，”他停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当一个女人在怀孕或受孕的时候会不会

---

① 旺德拉米尼，威尼斯的一个贵族家庭。

② 意大利文：丈夫。

③ 提善（又译提香，约1490—1576），意大利大画家，威尼斯派领袖，是彩色画的鼻祖。

把她的癖好遗传给她的孩子；可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母亲在怀着我的时候，对金子有一种狂热的癖好。我对金子也有一种偏爱，满足这种癖好在我一生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此，不论在何种环境之下，我从来不会没有一点金子在身边。我常常抚摸着金子。年轻的时候我还经常戴着首饰，手头上也总有那么二、三百个杜加①。”

说到这里，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两个杜加来给我看。

“我能用感觉辨认金子。现在虽然成了瞎子，我仍旧时常在珠宝店门前流连。这种癖性害了我，为了能玩弄金子，我后来成了一个赌徒，不过我不是骗子，所以后来终于受骗而破产了。当我身无分文的时候，我发狂似地想见一下比昂卡。因此我偷偷回到威尼斯。我又找到了她，隐匿在她家里，由她供养着我，就这样幸福地过了六个月。我当时打着如意算盘，梦想就这样下去，了却我一生。那时郡守也爱着她；他猜到自己有了一个情敌，因为意大利人在这方面感觉往往是很灵敏的。于是他窥视着我们，终于有一次我们在床上被他逮住了，这懦夫！你可以想象得到当时我们打的多凶！我没能杀死他，可是使他受了重伤。唉！这次遭遇把我的幸福给毁了，从此我再没有见过比昂卡。虽然这以后我还享受过极大的欢乐——我曾在路易十五宫中和一些极有名的贵夫人一起生活过。可是在任何人身上，我都找不到象我的威尼斯女人一样多的美德、柔情和仁爱。再说当时郡守虽然受伤，他手下还有

① 杜加，威尼斯古代金币名。

很多人，他把他们召集起来，围攻官邸；我竭力自卫，为了要在比昂卡眼前英勇地死去。比昂卡这时也在帮我想法杀死郡守，从前这女人不愿跟我一起私逃，但现在，过了六个月的幸福生活以后，她愿意为我死去，身上受了好几处伤。战斗中，有人把一件长大衣扔在我身上，逮住了我，把我裹了起来，带到一只船上，送到一个地牢里关了起来。我那时才二十二岁，虽然已经被虏，手中还紧紧握着那半截断剑，谁要夺走它，就非砍掉我的手腕不可。也许是由于一种偶然的巧合，更可能是由于一种防卫念头的驱使，我留下了这截断剑，把它藏在一个角落里，好象我还用得着它似的。我得到了治疗，我的伤口都不是致命的。二十二岁的青年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恢复健康。我本来该上断头台了，但我假装生病来拖延刑期。我认为我是在一间靠近运河的监狱里，我的计划是掘开墙壁，冒着被淹死的危险，游过运河逃走。我的计划是有根据的。每当狱卒来给我送饭的时候，我就读着墙上写的字[1]：*这边是宫殿，这边是运河，这边是隧道……*；最后，我终于明白了这里的地形。至于这地形究竟为何如此布置，我并不去考虑。但可以知道因为这儿的公爵府始终未曾竣工，所以墙上尚留有字句。恢复自由的愿望给了我智慧，我用指尖感觉出刻在一块石头上的阿拉伯字句。刻这些字句的人告诉他的后继者，说他已掘松了最后一层墙石的两块石头，并且已经挖了十一尺地道，为了完成这工作，必须继续挖掘地道，至于挖出来的石

---

① 因地牢很暗，只有在狱卒来时，由他带着的灯的照耀下，才能读墙上的字。

头和泥，则可以铺在牢房的地上。这监狱筑得相当谨慎，只须在外面加以防守就行了；可是即使狱吏们和检查官还不十分放心，他们也不易发觉地牢的地在渐渐填高，因为在进地牢的时候，还得下好几级台阶呢。对那从事过这项巨大工程的人说来，这项工程还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因为既然工程没有完成，那就说明这不知名的人已经死了。假如要使他这番心血没有永远白费，就得有一个被关进这地牢的人懂得他所刻的阿拉伯文；凑巧我曾在亚美尼亚人的修道院里学过东方语文，懂得这文字。那块石头后面还刻着一句话，说明这不幸的人的命运，他是为了他的巨大财富而被害的。因为这笔财富受到威尼斯的羡妒，最后终于被攫夺了去。要做出一定的成绩大约得费一个月工夫。在我工作得疲劳万分的时刻，我仿佛听到了金子的声音，看到了黄澄澄的金子，又似乎是钻石的光芒映得我头昏眼花了。啊！等一等！有一天晚上，我的那片钝铁触到了木头。我把那截断剑磨锐了，在那木头上钻了一个窟窿。为了工作方便，我象一条蛇似的俯伏在地上，光着身子象鼹鼠那样干活——就是说双手在前，肘子撑在地面的石头上。在我必须出庭受审前两天的晚上，我决心作最后一次的努力，终于凿通了那块木头，我那块铁片穿过木头后，什么也没触到。我把眼睛凑近洞口一看，你想我该是多么惊奇！我发现自己在一间地窖的旁边。在一丝微弱的亮光下，可以看到地窖里有一大堆金子。总督和十人会议① 中的一员，正

① 十人会议是威尼斯共和国的一个特务机构，专门监视民众的意志，侦察反政府的活动，有权逮捕任何公民，秘密审讯，乃至处死刑。

在洞窟里，还可以听到他们讲话的声音；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这里就是共和国的秘密宝库，有总督们的捐赠和从战争中掠夺来的财物。这下我有救了！当狱卒来巡查时，我向他提议帮我逃走，并叫他跟我一起走，我们一起把一切能带的财宝都带走。没什么可犹豫的，他同意了。正好有一艘船要开往黎凡特去，一切也都准备就绪，我把计划告诉了我的同谋者，他又转告了比昂卡，她将帮助我们执行。为了不走露风声，我们和比昂卡约好在士麦那地方见面。一夜功夫，洞挖得很大了，我们走进了威尼斯的秘密宝库。啊！这难忘的一夜！我看到了四只装满了金子的大桶，前面一间屋里许多银子分作两堆放着，中间空出一条道路，银块堆得象山一样，把五尺高的墙都遮住了。我的狱卒乐疯了；他又唱，又跳，又笑，在金子堆里狂舞着；我吓唬他：要是他再在那里浪费时间，或做出响声来，我就要把他掐死在这里。他太高兴了，起先竟没看到放钻石的那张桌子。我就轻巧地跳过去在我的水手上衣里及裤袋里装满了钻石。我的天！我拿的还不到三分之一呢。这张桌子下面放的是金块，我叫我的伙伴把金块尽量多装几口袋，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我一面告诉他，只有装上口袋，我们到了外国才不至于被人发现。我对他说，如果让人看到了这些珍珠、首饰、钻石，我们会被识破的。我们虽然那么贪得无厌，但也只能拿两千斤金子，这就需要我们从监狱到船上来回运六次了。我们用一袋十斤重的金子收买了河边的哨兵。至于那两个船夫，他们还以为是在给共和国效劳呢！天亮时候，我们动身了。当我们在大海中驶行时，我回想起夜间所发生

的一切和我那时的感受，我又仿佛看到了那一大堆金银财宝。据我估计，我留下没拿走的还有价值三千万的银子，价值二千万的金子，价值几百万的钻石、珍珠和宝石。想到这一切，我好象要疯了似的。我是多么渴望着得到更多的金子啊！我们在士麦那靠了岸，又马上坐船去法国。我们上了一艘法国船后，上帝给了我恩惠，替我摆脱了我的同谋者。我那时很高兴在偶然之中做了这件坏事，根本没考虑到会有什么后果。我们当时是那么紧张，以致总是目瞪口呆，一语不发，只等到了安全的地方，随心所欲地享受一番。当时那家伙乐晕了头脑，这倒也并不奇怪。以后你就会看到上帝是如何地惩罚了我。我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卖掉了三分之二的钻石，并把碎金子兑成了各种商业证券，这才放下心来。我在马德里隐匿了五年之久，到一七七〇年，我用一个西班牙假名来到了巴黎，生活得非常奢华。比昂卡已经死了。我享受着一笔六百万的财富。正在逍遥淫乐的时候，我的眼睛瞎了。假使这不是由于我在看金子时过分运用了我的视力，以致注定要失明的话，那么我深信我的残疾是由于在监狱里呆过，在石块中工作过的原故。那时，我爱上了一个女人，正准备把我的命运和她连结起来。我告诉了她我的真名实姓。虽然她出身于一个有钱有势的家庭，但由于路易十五对我的恩宠，我是很有希望得到她的。我完全信任了这个女子，她还是杜巴里夫人[①]的朋友呢；她劝我到伦敦去请一位有名的眼科医生治疗。可是，当我

---

① 杜巴里夫人是路易十五的宠姬。

们在伦敦呆了几个月以后，她就把我一个人抛弃在海德公园，席卷了我的全部财产逃走了，连一文也没有给我留下。我当时被迫隐匿起我的真名实姓，因为万一泄漏出去，我就可能受到威尼斯的报复，所以我也不可能去请求任何人的帮助。我是多么地惧怕威尼斯。那女人还指使一些暗探守在我的身边，他们利用我眼瞎的弱点，对我做了不少坏事。我的遭遇可以和吉尔·布拉斯①的遭遇相提并论，但我不拿这些来折磨您了。那时候，你们国家爆发了大革命。我被迫进了三百盲人院。那女人在比塞特②地方把我作为疯子留了两年，又把我送进盲人院。我一直没能杀她泄恨，因为我什么也看不见啊！而且我又太穷，没钱去收买一个人以助我一臂之力。假如在我失掉我的同谋者狱卒贝奈代托·卡尔庇以前，我向他打听一下我那地牢的确实位置，那我就能再轻易地找到那宝藏，因为在拿破仑征服共和国以后，我是可以回到威尼斯去的。虽说我现在瞎了眼，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到威尼斯去的啊！我一定能够再找到那监狱，我会透过围墙感觉出埋在水里的金子，因为威尼斯的政府已被推翻，比昂卡的兄弟旺德拉米诺也已经死了，这宝库的秘密再也没有人知道了。旺德拉米诺曾经当过总督，我希望他已经替我向十人会议讲过情，使我得到宽恕。我还给首席执政官写过信，向奥地利皇帝提议过订条约，可他们都把我当作疯子，婉言拒绝了。喂！让我们一起到

① 十七世纪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同名作品中的主人公。

② 比塞特，法国塞纳省的一个村庄，因有一所设备完善的收容老人、疯子的救济院闻名。

威尼斯去吧！我们去的时候象个乞丐，回来的时候就会成为百万富翁了；我们可以赎回我的一切不动产，你将作我的继承人，成为瓦雷泽的王子。”

我望着他的满头白发，在我前面象威尼斯运河一样平静地流着巴士底水渠的黑水。老人这一大篇推心置腹的谈话，象诗篇似的通过了我的想象。我被他这一席话弄得迷迷糊糊，没能立刻回答他。法西诺·卡讷一定以为我象别人一样在用一种带着蔑视的怜悯心对待他，所以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也许这段叙述又使他回忆起在威尼斯的那段幸福的日子，只见他拿起黑管，忧郁地吹起了一支威尼斯歌曲，一支船夫曲。在吹这曲子的时候，他又表现了他的天才，他那多情的贵族的天才。这首曲子有点象Super flumina Babylonis①。我觉得热泪盈眶了。假如这时有夜行人从布尔东大街过来，也一定会停住脚步，听一听这个流放者发出的最后祈求的声音；这首对一个失传族名的最后的挽歌，还混杂着对比昂卡的怀恋。可是，金子又占了上风，而这一致命的癖好把那一丝青春的气息给吹灭了。

“这份财宝，我不论醒着或梦中都看到它，”他对我说，“我仿佛在那里散步，钻石在闪烁着光芒，我不象您想象的那么瞎，金子和钻石照亮了我的黑夜，照亮了我这最后一个法西诺·卡讷的黑夜，因为这个贵族头衔，现在已经归了梅米家了。我的天！对一个谋害者的惩罚来得是多么快啊！圣母马

---

① 拉丁文：在巴比伦河上。

利亚……"

他又背诵了几首祷词，但我没听清楚。

"我们一起到威尼斯去，"我在他站起来的时候叫道。

"那么我终于找到一个人了，"他叫了起来，脸色通红。

我让他挽着我的手臂，把他送回去。到了三百盲人院的门口，他握了握我的手，这时候，又有几个参加婚礼的人回来了，一边还拼命叫嚷着。

"我们明天就动身吗?"老人问。

"等我们有了些钱就马上动身。"

"我们可以走去啊！我会沿路求乞……我还很健壮，一个人看到了金子就变年轻了。"

法西诺·卡讷在那年冬天去世。这可怜的人得了感冒，受了两星期的罪以后，与世长辞了。

一八三六年三月于巴黎

沈怀洁 译

# 萨 拉 金

献给夏尔·德·贝尔纳·杜·格拉依①

我沉浸在深深的默想中，那是一种在喧闹的晚会上一般人都会产生的默想，即便是轻薄的人也不例外。爱丽舍-波旁街的钟楼刚报过子夜。我坐在一扇窗下，身子隐在波纹呢窗帘的褶裥后面，因而可以随意观赏举办晚会的这家府邸的花园。园里树木有的枝桠还覆盖着积雪，影影绰绰显现在多云的天幕上。月光惨淡。在这种奇怪的氛围中，这一棵棵树看起来依稀象一个个尸布未曾裹严的幽灵，真是一幅巨大的群尸起舞的画面。再转过头来看看窗内，只见这边是活人在狂舞！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悬挂着闪闪发光的枝形吊灯，烛光把大厅照得通亮。巴黎最俊俏、最富有、门第最高的女人在此荟萃一堂，有的走来走去，有的翩翩起舞，她们艳丽夺目，雍容华贵，珠光宝气，头上、胸前、发辫间、衣裙上，处处点缀着鲜花，连脚上也装饰着花环。她们的衣裙发出欢快的窸窣声，她们放荡的舞步使衣衫上的花边和羽纱在美妙的腰肢四周飞旋

① 夏尔·德·贝尔纳·杜·格拉依(1804—1850)，法国文人。

翻动。有几个女人的眼睛不时向四处扫视，那灼灼的目光使蜡烛和钻石的光辉黯然失色，并且在那些热情的心里点起欲火。你还可以发现，有的女人在向情人意味深长地点头示意，对丈夫却不理不睬。大厅里不时突然爆发出赌客们的大声吼叫。钱币的撞击声、舞乐声和宾客的低语混成了一片。此外，弥漫在空气里的各种各样的香气和普遍的狂热情绪也刺激着人们兴奋的想象力，使那些被上流社会所有这些迷人之处所陶醉的人完全神魂颠倒了。就这样，在我的右方是一幅沉寂阴森的死亡图景，在我的左方是活人的狂舞纵饮行乐图；一边是冷冰冰、阴沉沉、披着丧服的大自然，另一边是寻欢作乐的人类。这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在巴黎各个角落以不同的形式千百次重现，使巴黎成为世界上最有趣、最富有哲理的城市，而我则置身于这两幅画的交界处，我本身也是一个既令人好笑又令人悲伤的精神大杂烩：左脚打着舞曲的节拍，右脚却似乎已经跨进了棺材。原因是舞厅里常有一股穿堂风，能把你的半边身子吹得彻骨冰凉，而另外半边身子仍感受着大厅里腾腾的热气。眼下我的右腿正是被这种穿堂风吹得冰冷。

“德·朗蒂先生成为这所宅邸的主人大概还不太久吧？”

“不，很久了，卡里利阿诺元帅把宅子卖给他已经十年了……”

“哦！”

“这些人大概有百万家财吧？”

“那还用说。”

“多么盛大的晚会！这排场太过于奢华了。”

“您认为德·朗蒂家和德·纽沁根家或者德·贡德维尔家一样有钱吗？”

“咦！您难道没听说过吗？”

我探出头来，认出这两个交谈者属于巴黎那类好奇之辈，这种人成天无所事事，尽忙着打听为什么？怎么样，他从哪里来？他们是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她干了什么？只见这两人低声说起话来，然后又走去坐在一张远离人群的沙发上，好谈得更自由自在些。对探求秘密的人来说，德·朗蒂的家史如同一个世间罕有的宝矿，可供他们开采发掘。谁也不知道，这个家族来自哪个国度，它那估计有好几百万的家产又是怎么得来的。靠经商？靠诈骗？靠海上掠夺？还是继承了什么遗产？这一家所有成员都会讲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英语和德语，其流利程度使人推测，他们在这些国家想必居住过相当长的时间。他们是游荡四方的波希米亚人，还是海盗？

“纵然是魔鬼又有何妨！”一些年轻的政界人物说，“他们对客人招待得那么好。”

“即使德·朗蒂伯爵曾经把某座卡佐巴宫①抢劫一空，我还是愿意娶他的女儿。”一个哲学家说。

是啊，谁不想娶玛丽亚尼娜呢？这位十六岁少女的美貌把东方诗人对美的神奇想象变成了现实。她本该象《神灯》中苏丹王的公主那样蒙上面纱才是。她的歌喉使玛利勃朗、索

---

① 卡佐巴宫，东方一位亲王的宫殿，极为豪华富丽。

塔格、福多尔①这样的天才歌唱家相形见绌，她们都不够全面，虽各有其特色，却不能达到总体的完美，而玛丽亚尼娜却兼有纯净的音质，细腻入微的感情表达，恰当的强弱和节奏变化，灵感和技巧，准确和感情，并善于把这些优点发挥到同等程度。这个姑娘是神秘诗意的化身，而这种诗意是联系所有艺术的共同纽带，是人们企求而寻觅不到的。玛丽亚尼娜温柔谦恭，天性聪颖，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她的美貌任何女人都比不上，除了她母亲。

你见过这样的女人吗？她们那令人震惊的美，不怕岁月的侵蚀，到三十六岁时好象比十五年前还更能激起男人的情欲。她们的面容如同一颗充满激情的心灵闪闪发光，每一根线条都迸发出智慧的火星，每一个毛孔都发出一种特别的光辉，尤其是在阳光或灯光下。她们那迷人的眼睛在对你表示召唤或拒绝，在向你倾诉或默默无言。她们一举手一投足都有讲究，却又显得很自然。她们那甜美温柔的嗓音表现出华彩的抑扬顿挫。她们对人的称赞往往使用比较的方式，这种赞词使自尊心极其敏感的人听了也非常舒服。她们的双眉微微一皱、眸子微微一转，或是嘴唇一撮，就使那些把自己的幸福乃至生命系在她们身上的男人诚惶诚恐。少女未经历过恋爱，而且轻信别人的话，容易受男人诱骗；可是在上述这类女人面前，倒是男人应该学会象若库尔先生那样，当他躲进情妇的化妆

① 玛利勃朗（1808—1836），出身于西班牙的法国著名女歌唱家。索塔格（1806—1854），德国女歌唱家，闻名欧洲。福多尔（1789—1870），法国著名女歌唱家。

室里，女仆关门时把他的两个手指轧在了门缝里，他也不叫一声。爱上这些魅力无穷的美人鱼，这不是拿自己的生命作赌注吗？可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类女人特别使我们男人着迷。德·朗蒂伯爵夫人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玛丽亚尼娜的兄弟菲利波，也象她一样继承了母亲那绝顶的美貌。用一句话来概括吧，这位少年是活生生的安提努斯，只是长得纤弱些。但是他那橄榄色的皮肤、浓重的眉毛、火热的目光预示着他将来必有豪情壮志，因而这种清瘦、文弱的体形与他的年龄显得无比和谐。如果说菲利波在所有少女的心坎里始终是理想男子的典型，那么他在所有母亲的思想上也一直是最佳的择婿对象。

两个孩子的俊美、聪慧、仪态完全是从他们的母亲那里得来的，他们的父亲却长得又矮又丑，而且满脸麻点。他性情阴郁象个西班牙人，令人讨厌象个银行家。不过，他被周围的人看成是一位深刻的政治家，大概因为他很少有笑脸，而且言必称梅特涅① 或惠灵顿② 的缘故。

这个神秘的家庭对人们有一种吸引力，犹如一首拜伦的诗，一首隐晦而又卓绝的诗，对其中的难懂之处，上流社会的人各有各的解释。德·朗蒂先生和他的夫人从不谈他们的出身，他们过去的生活，以及在世界各地的社会关系，这种谨慎本来不会长久使巴黎人感到惊奇。因为巴黎也许比世界上任

① 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兼外交家。

② 惠灵顿（1769—1852），英国将军兼政治家，曾领导英军在滑铁卢打败拿破仑。

何地方都更理解韦斯巴芗①的那句至理名言。在这儿，金币哪怕沾有泥污和血迹，也不会引起任何怀疑，而是能代表一切。一旦上层社会得知你的家产数目，它就把你归入拥有同等家产的那类人之中，从此，谁也不会问你是否真有贵族头衔，因为大家知道，这些头衔是多么不值钱。在巴黎这样的城市里，社会问题是通过代数方程来解决的，因此冒险家在此不乏飞扬跋扈的好机会。即便德·朗蒂家祖上是波希米亚人，现在它既然如此阔气，如此吸引人，上流社会也就原谅它来历不明了。然而不幸的是，这一家谜一般的历史颇象安娜·拉德克利夫②的小说，始终引起好事者的兴趣。

社会上有那么一些观察家，他们千方百计想知道你在哪爿店买的烛台；要是他们觉得你的住所很漂亮，便打听你付多少房租。这些人在伯爵夫人举办的庆祝会、音乐会、舞会、交际会上渐渐注意到一个奇怪人物，一个男人。他第一次露面是在一场音乐会上，大概是被玛丽亚尼娜迷人的歌声吸引来的。

"我怎么觉得有点冷。"坐在门边的一位夫人对她的邻座说。

听见这句话，站在她旁边的陌生人便走了。

"奇怪！这会儿我又感到热了。"怪人走后，那位夫人说。"您也许会说我疯了，可我还是禁不住认为，是刚才站在我旁

---

① 韦斯巴芗（7—79），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极其贪婪。他曾说："钱是没有气味的。"

② 安娜·拉德克利夫（1764—1823），英国惊险小说家。对巴尔扎克早期的作品有一定的影响。

边的那位穿黑衣服的先生叫我发冷。”

不久，生性喜欢夸大其词的上流社会便传出有关这个神秘人物一大堆极为有趣的想法，极为奇怪的形容词，极为荒诞可笑的故事。根据一些爱好神怪故事者的说法，那个怪人虽然还不完全是一个吸血鬼，一个东方神话里的吸血女怪，一个假人，一个浮士德① 或罗宾汉② 式的人物，但他和所有这些人形怪物都有相似之处。当时，巴黎的一些德国人竟将好说别人坏话的巴黎人编出来的巧妙嘲讽当成真事。陌生人是个老头。有些年轻人，惯于每天早晨用几个警句论定欧洲的未来，他们之中有几个人认为，陌生老头可能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拥有巨大的财产。一些小说家开始描写老人的生平，说是他在为米佐尔亲王效力的时期，曾犯下不少残酷的罪行。他们还提供了十分奇怪的细节。银行家们本是务实的人，他们竟也设想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奇谈，他们一面表示怜悯地耸耸宽肩，一面说：“罢了！这小老头儿是个热那亚的脑袋！”

“先生，恕我冒昧，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您说的热那亚脑袋是什么意思？”

“先生，这意思是说，怪老头的生命关系着巨大的资产，他的健康状况决定着德·朗蒂家的收入。”

我记得曾在德·埃斯巴夫人家见到一个施行磁气疗法的

---

① 浮士德，德国传说中的人物，他把自己的灵魂卖给魔鬼，以满足无餍的肉体享乐和求知欲。

② 罗宾汉，英国传说中的绿林好汉，司各特的小说《艾凡赫》中的主人公。

人。他引经据典，摆出令人信以为真的论点，试图证明那个陌生老头一经置于玻璃罩内，便是有名的巴尔萨莫，人称卡利奥斯特罗[1]。按照这位现代炼丹术士的说法，我们那位西西里的冒险家曾死里逃生，现在忙于为他的儿孙们炼金。大法官费雷特则一口认定，那奇怪的陌生人就是德·圣日耳曼伯爵。人们说这些话时语气幽默而带嘲弄（这是当今没有信仰的社会的一大特点），因而，德·朗蒂一家在人们心目中始终是一个疑团。再说，这家的成员对待矮老头的态度十分诡秘，令人难以查询他的生活情况，这些客观情况凑在一起，无怪世人作出上述种种揣度。

据说，老人在德·朗蒂的府邸住一套房子。每当他迈出自己套间的门槛在人前露面，立刻在全家引起轰动，好象是一桩了不得的大事。只有菲利波、玛丽亚尼娜、德·朗蒂夫人以及一名老仆人有资格搀扶陌生人行走与起坐。每个人都密切注视老人的每一个细小动作，似乎这是一个中了魔法的人，大家的幸福、生命、财产都系于他一身。这种态度是出于恐惧，还是出于敬爱之情呢？上流社会的人无法用任何推论来解答这个问题。这个家神在无人知晓的神殿深处藏了整整几个月，突然偷偷地不期而至，出现在大厅里，犹如过去传说中的仙女，从她们乘坐的飞龙上降临人世，来扰乱她们未被邀请参加的盛典。惟有那些有经验的观察家才能看出管家们的不安，虽然这些人善于巧妙地掩饰自己的感情。不过，有时过于

---

[1] 卡利奥斯特罗(1743—1795)，著名的意大利冒险家。

天真的玛丽亚尼娜，一面跳四组舞，一面会以惊恐的目光看一眼混在宾客中的老人。有时是菲利波悄悄穿过人群，奔到老人身边，温柔而关心地守着他，仿佛这个古怪的老人被碰一下，或吹口气就会破碎似的。有时伯爵夫人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走近他，以谦恭而温和、驯服而专横的表情对他讲几句话，老人几乎总是顺从她，于是伯爵夫人便把他领走，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把他架走。倘若德·朗蒂夫人不在场，伯爵就千方百计走到他身边，不过，要老人听他的话看来不太容易。伯爵象对待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似的对待老人，任他使性子，怕他发脾气。曾有几个不识趣的人冒冒失失向德·朗蒂先生提些问题，但冷淡而谨慎的伯爵总好象没听懂他们的问话。就这样，好奇者作过若干次尝试，每次都因为这家人的守口如瓶而一无所获。于是谁也不再想揭开那个严密保守的秘密了。后来，上流社会的包打听，东游西逛的闲人和政客们便懒得再去管这件事了。

可是，眼下在一间间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也许有那么几个哲学家，他们在吃着冷饮或把潘趣酒的空酒杯放回靠墙的桌子上时，正在这样议论："要是有人告诉我，这帮人原来是骗子，我才不奇怪呢！那老头儿总躲着人，一年才露两三次面，真让人怀疑他是个杀人犯……"

"或者是个搞欺诈破产的……"

"这两者几乎是一码事。吞掉一个人的财产有时比杀了他本人还要糟。"

"先生，我赌了二十路易，应该得四十路易。"

"可是，老天在上，桌上只剩三十路易了。"

"嘿，可不是，您看，这里人多么杂，简直没法赌钱。"

"是啊！对了，我们已经有半年没看到那精灵了，你说，他是个活人吗？"

"嘿！嘿！至多……"

最后这几句话是周围几个我不认识的人讲的，他们走开时，我正在把自己对光明与黑暗、生和死等问题的纷乱思考作一个归纳。我那奔放的想象力和我的视线一样，来往于达到高潮的晚会与花园里阴森森的画面之间。我不知道自己对人类社会的正反两面已思考多久了；突然，一个年轻妇女压低的笑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仿佛是天地的作弄，我头脑中悲凉的思想跑出来了，它就在我面前，化成了活生生的人。正如高大强壮的密涅瓦①从朱庇特的脑壳里钻出来一样。它有一百岁，又只有二十二岁；它既是活人又是死人。原来，小老头从他屋里跑出来了，就象疯子从病房里逃了出来。他不知什么时候悄悄站到了一排正在凝神静听玛丽亚尼娜唱歌的人后面，姑娘此刻就要唱完《唐克雷蒂》②中的咏叹调了。怪老头仿佛受什么舞台机关布景的控制，突然从地底下钻了出来。他一动不动，脸色阴沉，站在那里观看晚会的盛况，可能就是晚会的喧闹声传到他耳朵里把他吸引来的。他象一个梦游者，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某样东西上，以致看

① 密涅瓦，罗马女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女神。

② 《唐克雷蒂》，意大利著名作曲家罗西尼根据伏尔泰的同名作品创作的一部歌剧。

不见周围的世界，虽然身在其中。他毫不客气地紧靠着一位穿着雅致的年轻女子，这女子是一位舞星，巴黎最迷人的女人之一，体态婀娜，面庞白里透红，无比娇嫩，宛如儿童的小脸，线条那么细柔，皮肤那么晶莹，似乎能被男人的视线一下子穿透，正如洁净的冰块被阳光穿透一样。这一老一少站在我前面，挨得那么近，陌生人的身体蹭着年轻女子的纱裙、花环、微微卷曲的头发和飘拂的腰带。

少妇是我带来参加德·朗蒂夫人的舞会的。因她是初次来到伯爵的府邸，她笑出声来是可以原谅的；但是我赶忙向她示意。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一个什么不容违抗的动作，少妇一见便怔住了，而且立刻对站在自己身旁的人敬而远之。她在我身边坐下。老人似乎不愿离开这个美人儿，任性地缠上了她，那股一声不吭、无法解释的固执劲儿，是年纪老迈的人常有的。在这一点上老人和小孩很相象。为了坐在年轻女子身旁，他端来一张折椅。他的每个动作都象瘫痪病人那样僵硬笨重，犹豫不决，呆里呆气。只见他慢腾腾小心翼翼地坐下来，嘴里嘟哝了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声音微弱而颤抖，就象一颗石子掉入井里发出的声响。年轻女人用力捏住我的手，仿佛深怕自己掉进深渊。她看着老人，当老人把两只无光的，只能用黯淡的贝壳来比喻的绿眼球向她转过来时，她浑身一颤。

“我怕，”她俯在我耳边说。

“您可以大声说话，他听不见。”

“这么说，您认识他？”

“是的。”

于是她壮着胆子，对这个人类语言中找不出名称的造物审视了一会儿：这是一个没有血肉的形体，没有生命的生物，或者没有行动的生命。她被一种又害怕又好奇的心情所控制，正是这种心情驱使女人去寻找危险的冲动，去观看笼中的老虎或巨蟒，她们一面看，一面因为与这些危险的东西只隔着小小的障碍物而害怕。老人的背已经弯得象终年劳苦耕作的长工，但是不难看出，他的身材原本和正常人一样。他极端羸瘦，四肢细弱，说明他的体型始终是纤瘦的。他穿一条黑绸短裤，裤子在干瘪的大腿周围晃荡，起了很多褶子，活象一张卸下来的船帆。两条又细又短的腿支撑着奇怪的躯干。倘若一个解剖学家看到这两条腿，大概能一下子判断是什么疾病引起这种极度的消瘦。这两条腿简直可以说是交叉插在坟墓前的两根骨头，谁要是不幸看到这部脆弱的人体机器打上了如许衰竭的印记，都会产生一种恐怖感。陌生人穿一件老式的绣金白背心，衬衣白得耀眼。棕红色的英国花边襟饰在胸前形成黄色褶裥，襟饰之华丽连皇后也会羡妒，但配在他身上却起不了装饰的作用，反而丑若褴褛。襟饰正中别着一颗钻石，象太阳一样闪闪发光，其价值怕是难以估计的。这件过时的奢侈品本身很珍贵，但佩带在他身上并不雅致，反把这怪物的脸衬托得更突出。不过这身打扮真值得为他画一幅肖像。这张脸焦黑，瘦骨嶙峋，布满纵横交错的皱纹，下颏和太阳穴全凹进去，眼珠消失在黄色的眼眶里。因为出奇的瘦，上下颚骨非常突出，双颊成了两个大陷窝。脸上凸出的部位受到光

线程度不等的照射，形成古怪的反光和阴影，越发使这张面孔不象一张人脸。另外，岁月把脸上的黄色细皮紧贴在骨头上，变为一大堆皱纹，有的呈圆弧形，就象小孩把一块石子扔进水里后漾起的水波；有的呈星光辐射状，象窗玻璃破裂后的纹路，总之，这些皱纹又深又密，象书页的切口。也许有的老人的面容会比这更丑，然而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幽灵的脸让人觉得是人工造出来的，因为脸上还涂着发亮的白粉和红胭脂。这张面具上的两道眉毛在烛光下发出一种光泽，说明是细心画上去的。所幸，那骷髅似的头颅被金色的假发所遮盖，否则那副衰朽的模样将更不堪入目。假发做成数不清的发卷，揭示了一种奇怪的企图。此外，两耳垂着金耳坠，皮包骨的干枯手指上戴着指环，指环上镶着光彩夺目的宝石，胸前荡着闪闪发光的表链，象女人的项链上的珍珠，这种装饰也有力地表明这鬼魂似的人物有一种女性的爱俏心理。最后，那乌青的嘴唇始终保持着一种凝固不动的狞笑，犹如一个骷髅的表情。这个日本偶像似的人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发出一股麝香的味道，很象一位公爵夫人的继承人在清理家产时，从橱柜里翻出来的旧袍子发出的香味。当老人把目光移向听众时，那无光的眼珠仿佛是靠一种看不见的人工装置来转动的；当眼睛停止不动时，观察者简直怀疑这双眼睛曾经转动过。请想象一下，在这堆可谓人体的残骸旁边，是一位年轻女子，裸露着她雪白的颈脖、臂膀和酥胸，她那丰满的体形洋溢着生机勃勃的美，她的秀发齐齐地围着晶莹洁白的额头，惹人喜爱，她的眼睛不是接受外部的光线，而是本身焕发出柔媚、清新的光彩，

她那云彩般的发卷，温馨的气息，对她身旁这个影子般的、一碰就要化成灰似的老人来说，好象还是太沉重、太坚实、太有力了。啊！这真是生命与死亡的结合，就象我的思想，又象一个奇特的阿拉伯图案，或象一个下半身丑陋，却长着女人的上半身的怪兽。

“可是世界上常有截然相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我心中这样暗想。

“他发出墓地的气味。”年轻女子惊骇地说，一面靠紧我，似乎这样肯定能得到我的保护。从她那慌乱的动作，我看出她的确非常害怕。“真是可怕的幻影，”少妇又说，“我不能再呆下去了，要是再看他，我会以为死神来找我了。他是活人吗？”

她伸手去碰碰那怪物，这种胆量是女人从她们强烈的愿望中汲取到的。可是她浑身每个毛孔立即沁出冷汗，因为她一触及老人，就听到一声刺耳的尖叫，好象玩具人发出的叫声。这尖厉的声音（如果能称其为声音的话），发自几乎干枯的喉咙。紧接着是一声小儿的痉挛性的咳嗽，音响很特别。听到这声音，玛丽亚尼娜、菲利波和朗蒂夫人都朝我们看，目光如闪电。少妇窘得恨不能钻到塞纳河底下。她抓住我的手臂，拉着我向一间小客厅走去。男宾和女宾们都给我们让路。到了宅邸客房的尽头，我们走进一间半圆形的小客室。我的女伴跌坐在一张沙发上，仍然惊魂未定，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夫人，您真是疯了。”我说。

“可是，这能怪我吗？”她沉默了一会儿说，这当儿我欣赏着她的风姿。“朗蒂太太干吗让鬼魂在她府里游荡呢？”

“得了，”我说，“您装傻。您把一个小老头当成幽灵了。”

“别说了，”她回道，神情威严而带嘲讽，女人要别人听从她们时就摆出这种神情。“好一间漂亮的小客室！”她赞叹道，一面环顾四周，“蓝色缎子做帷幕总是绝妙的。色调多么清新！呵，好一幅画像！”她又说，同时站起身来，走到一幅配着精美画框的油画面前。

我们俩站在画前好一会儿，凝神观赏这画中的精品，它仿佛是由一支神笔绘出来的。画上表现的是躺在一张狮皮上的阿多尼斯①。小客室中央悬着一盏吊灯，灯罩是雪花石的，柔和的灯光正好照着这幅画，显出它所有的美妙之处。

“难道真有这么绝顶俊美的人吗？”她仔细端详了画像那优雅的线条、姿态、色彩和头发以后问我，脸上带着温柔的、心满意足的微笑。

“作为一个男人，他太美了，”她象审视一个情敌那样审视了一下画像后又说。

啊！此时我多么强烈地感到，一种妒忌在咬啮我的心啊！这种忌妒，曾有诗人试图描写过，可是过去我不以为然，那就是对雕刻品、油画、塑像的妒忌。艺术家们遵循一种把一切都理想化的原则，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往往过分夸大了人的美。

“这是一幅肖像画，”我回答说。“是维安②的手笔。可是

① 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俊美少年，被维纳斯所倾慕。

② 维安(1716—1809)，法国名画家，新古典主义流派的倡导者。

这位天才画家从未见过画像的原型。要是您知道这幅裸体画是根据一尊女人的雕像绘成的，您也许就不会赞赏到这种地步了。”

“那么画的是谁呢？”

我犹豫不答。

“我想知道，”她很快又说。

“我想，”我说，“这个阿多尼斯是朗蒂夫人的一位……一位……一位亲戚。”

我痛苦地看到，她已深深陷进对这张面容的沉思之中。她默默地坐下，我也坐到她身边，拿起她的手，她却毫无知觉！为了这幅画像，我被遗忘了！这时，寂静中响起了女人轻巧的脚步声和裙裾的窸窣声：年轻的玛丽亚尼娜进来了，她的光彩与其说是来自她天然的风姿和娇艳的打扮，不如说是来自她那天真无邪的表情。只见她慢步走着，以母亲的关怀和小辈的体贴搀着一个人，就是把我们从音乐厅里吓得逃出来的穿着衣服的幽灵。她领着他，担心地看着他移动那两条羸弱的腿。两人颇为艰难地走到一扇掩在帷幔后面的小门前。玛丽亚尼娜轻轻敲了敲门。立刻，象变魔术似的，出现了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犹如一尊家神。在把老人交给神秘的看守之前，年轻姑娘满怀敬意地吻了吻那具游尸，而且这个爱抚动作不乏动人的娇态，只有少数得天独厚的女人才掌握这种姿态的秘诀。

“Addio, addio[①]！”她那年轻的嗓音抑扬婉转地说。她甚

---

① 意大利文：再见。

至在最后一个音节上加了个美妙的颤音，不过声音很轻，仿佛想用这诗意的手法倾注她心中洋溢的感情。老人象是被某种回忆所震动，停在秘密小屋的门口。于是，在深深的静寂中，我们听到他胸口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他从戴满戒指的枯槁手指上，褪下一只最漂亮的，把它塞在玛丽亚尼娜的胸口。姑娘高兴地笑了起来，从胸口取出戒指，套在戴着手套的手指上，然后急忙向大厅奔去，这时大厅里正响起一支四组舞曲的前奏。她突然发现了我们。

“哟！你们在这里！”她绯红着脸说。她看看我们俩，好象要问什么，但随即又带着她这种年龄的人特有的活跃和无忧无虑，跑去找她的舞伴了。

“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年轻的女伴问我，“那是她的丈夫吗？我好象在做梦。这是哪里？”

“您还不明白吗？”我回答说，“夫人，您是个热情的人，您能理解最不易觉察的感情波动，也善于在男人心中培养微妙的感情，自始至终不会伤害它，不会破坏它，您最同情人们心灵的痛苦，您既有巴黎人的机敏，又有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的激情……”

她清楚地听出来，我的话里含有苦涩的讽刺意味，于是做出毫不介意的样子，打断我的话说：“您按照自己的好恶来看我，这种专断的形式倒挺特别！您要我不再是我自己。”

“啊，不，我决不想这样，”见她板起脸，我万分惶恐地说。“不过，您喜欢听人家讲，南国迷人的姑娘怎么在我们男人的心中激起强烈的情欲，这一点总不假吧？”

"是的，那又怎么样呢？"

"那么，明晚九点前后，我到您府上，向您揭开这个谜。"

"不行，"她倔强地说，"我现在就想知道。"

"您要什么，我就得服从您，这种权利您还没给我。"

"此时此刻，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知道这个秘密，"她说，那种使性子的娇态叫人不知如何是好，"明天也许我就不想听您讲了。"

随后，她莞尔一笑，我们俩便分手了；她，始终是那么高傲、厉害，我呢，始终是那么笨拙可笑。她竟狠心去和一位年轻副官跳华尔兹，我呢，待在那里，时而满心委屈，独自赌气，时而忍不住赞赏她，爱慕她，时而又感到一阵妒忌。

将近凌晨两点时，她离开了舞会。

"我不去你家了，"我心里想，"我再也不理你了。你比……我的想象力还要任性、古怪一千倍。"

然而第二天，我们俩却相聚在一间华丽的小客厅里，面前是旺旺的炉火。她坐在一张矮椅里，我席地坐在垫子上，几乎就在她脚边。我仰视着她的眼睛。屋外静悄悄的，屋里灯光柔和。这是一个美好的夜晚，一个难忘的时刻，一个在安谧和渴望中度过的时刻，其魅力永远使我们怀念，即使后来我们还有比此刻更幸福的时候。谁能抹去爱情初期的诱惑所留下的深刻印记呢？

"好，开始讲吧！我听着呢。"她说。

"可是，我有顾虑。这个故事有些地方对讲故事的人来说是危险的。要是我讲得激动起来，您就叫我打住。"

“行了，讲吧。”

“遵命。”

“爱乃斯特-冉·萨拉金是弗朗什-孔泰[1]地区一位诉讼代理人的独生儿子，”我停了一会儿讲道，“父亲为人正派，积攒下了年收入六到八千利勿尔的家产，这是一般律师的家产，可是过去在外省，就算是很可观的了。老萨拉金因为只有这一个儿子，对他的教育问题考虑得很周密，希望把他培养成法官，也希望自己活得长，晚年能看到马蒂厄·萨拉金（圣迪埃地方的一个农夫）的孙子坐在百合花徽[2]上，开庭的时候打瞌睡，这将是法院的莫大荣幸。然而老天不愿把这种欢乐赐给这位律师。小萨拉金很早就被送到耶稣会学校念书，从小表现出常人身上少见的不安分。他童年时就象那些才华出众的人小时候一样不同寻常。他性格桀骜不驯，总是按自己的意愿学习。他有时整整几个小时陷入纷乱的沉思，有时目不转睛地看同伴们玩耍，有时专心致志地画荷马史诗里的英雄。即使是玩耍时，他也带着一种不寻常的热情。要是他和同学之间起了纠纷，很少有不流血而收场的。当他的体力没有对方强时，他便用嘴咬。他时而非常活跃，时而消极被动；有时好象一无所长，有时又显得聪明过人。这种古怪的性格使同伴们见了他就胆寒，连老师也怕他三分。神甫给他们解释修昔底德[3]作品的某个章节时，他不好好学习希腊文的基础知识，却

---

① 弗朗什-孔泰是法国东部的一个地区，靠近瑞士。

② 百合花徽象征法国王室，这里指在王朝任要职。

③ 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5—前395），古希腊哲学家。

在那儿给可敬的神甫画速写，他还画数学教师、省长、听差的、阅卷的，他把所有的墙壁都涂满了一幅幅难以辨认的草图。在教堂望弥撒时，他不唱赞美诗，却在长凳上画画刻刻，或者要是弄到一块木头的话，便在木头上雕刻某个圣女的形象。如果他手头既没有木头或石头，又没有铅笔，他就用面包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不管是临摹用来装饰祭坛的画幅上的人物，还是即席创作，他总要在自己的位置上留下粗野的图画，内容淫荡，连最年轻的神甫也看不下去，而年老的神甫呢，据有些说话刻薄者称，他们看了暗暗微笑。最后，据耶稣会学校大事录记载，他被赶出了校门，因为有一个星期五，他在忏悔室等待忏悔时，把一块大劈柴雕成了耶稣像。这个雕像太亵渎神圣了，不能不给作者招来惩罚。他不是还曾经胆敢在圣体柜上放了一个形象猥琐的雕像吗！这以后，萨拉金来到巴黎找个安身之处，好躲过父亲的诅咒。他是那种个性很强、不知道障碍为何物、只服从天才需要的人。他被布夏东①收下来学画，白天在他的画室作画，晚上出去混口饭吃。布夏东对这位青年艺术家的长进和聪颖大为惊叹。不久，他看出，自己的学生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于是向他伸出援助的手，对他无比慈爱，把他当自己的孩子。终于，萨拉金的才华通过一幅作品显露出来了，在那幅画里可以看出未来的天才正在战胜青年人骚动的思想。于是，好心的布夏东设法把他重新交给老律师，求得宽宥。在这位著名的雕刻家的威望面前，老父亲的怒气

---

① 布夏东(1698—1762)，法国著名雕刻家和画家。

自然平息下来。整个贝桑松城为出了这么个未来的大人物而高兴。一向吝啬的老律师因虚荣心得到满足而陶醉，居然舍得花钱让儿子很气派地在社交界露面。学习雕刻需要多年勤奋的钻研，这倒使萨拉金那暴烈的性格，那不遵从正规艺术准则的天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受到驾驭。布夏东早已预见到，这位几乎和米开朗琪罗有着同样刚烈个性的年轻人，若任其激情奔放，将一发而不可收，因此设法用连续不断的工作加以遏制。他尽量把萨拉金那非同一般的狂热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看到他陷入某种构思不能自拔时，就不让他工作，叫他去消遣消遣；当他想要纵情放荡时，则交给他一些工程浩大的任务。但是，对付这个生性刚烈的人，最有力的武器是用软功，以柔克刚。他的老师之所以在他身上有那么大的威信，就因为他象慈父一样爱护他，使他由衷地感激。然而尽管布夏东对他的行为和习惯起着有益的影响，萨拉金在二十三岁时还是不得不离开老师了。他的天才和努力终于有了成果，他得到马里尼侯爵创立的雕塑奖（这位侯爵是蓬巴杜夫人的兄弟，为繁荣艺术出了不少力）。狄德罗夸布夏东的学生的这件雕塑是一件杰作。看到自己的学生动身去意大利时，布夏东，这位王家雕塑师，感到十分难过，因为，出于道德原则，他一直让这个年轻人对世事的认识保持一种混沌未开的状态。而且六年来萨拉金吃饭也和他在一起。正如后来的卡诺伐[①]一样，萨拉金热爱艺术到了疯狂的程度。他每天黎明即起，把自

① 卡诺伐（1757—1822），意大利著名雕塑家，其名作有《拿破仑半身像》，《拿破仑与胜利女神》等。

已关在画室里直到晚上才出来，整天与他的缪斯生活在一起，有时被他的老师硬拖着才去法兰西大剧院。布夏东试着把他带到若弗兰夫人①家和其他交际场合，但他在这些地方感到十分拘束，宁愿独个儿待着。对那个淫逸时代的寻欢作乐他也满心厌恶。他钟情的女人只有雕塑女神和歌剧院的名演员克洛蒂尔德，而且，和这位歌唱家的爱情关系也并不长久。萨拉金长得相当丑，又总是衣冠不整，性格狂放不羁，生活毫无规律，以致著名的歌仙时时害怕会发生什么灾难，不久便把雕塑家还给了他迷恋的艺术。关于他俩的事，莎菲·阿尔努②不知说过一句什么精辟的话。我想，她是很惊讶女友竟能斗过那些雕像。一七五八年，萨拉金动身去了意大利。在黄铜色的天空下，看着遍布这艺术之邦的灿烂的历史建筑，他那炽热的想象力燃烧起来。他到处游览，欣赏那些塑像、巨型壁画、油画。他满怀一比高低的豪情来到罗马，急切地渴望把自己的名字与米开朗琪罗和布夏东大师的名字刻在一起。因此，到罗马后的最初几天，他的时间一部分用在工作室创作，一部分用来观赏比比皆是的艺术作品。他沉浸在对艺术的陶醉之中，任何富有想象力的年轻人面对那些无与伦比的历史遗迹都会陶醉的。就这样半个月过去了，一天晚上，他去阿根廷大剧院看戏，见剧院门前挤着一大群人。他上前打听大家为什

① 若弗兰夫人(1699—1777)，她的沙龙聚集了当时有名的艺术家、哲学家、学者。她还赞助百科全书派。为此她在欧洲享有盛名。

② 莎菲·阿尔努(1744—1803)，十八世纪法国著名抒情女高音歌唱家，亦是位才女，写有回忆录。

么拥在这里，回答他的是两个名字：'藏比内拉！若默利[1]！'他进了剧院，坐在正厅前排，夹在两位胖得可观的abbafi[2]中间，不过还算幸运，他离舞台比较近。幕拉开了，他平生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音乐，卢梭先生在德·霍尔巴赫[3]男爵家的一次晚会上，曾雄辩地向他夸耀过意大利音乐如何迷人。年轻雕塑家的所有感官仿佛被若默利的美妙绝伦的和弦'润滑'了一遍，浑身舒展。意大利歌唱家们巧妙的配合，他们嗓音中特有的缠绵使他心醉神迷。他默不作声地坐着，一动不动，甚至感觉不到左右两位神甫对他的挤压。他的灵性全集中在耳朵和眼睛这两个部位了。他觉得他的每个毛孔都在倾听。突然，爆发了一阵几乎要把屋顶掀塌的掌声，prima donna[4]上场了。她娇媚地走到台前，无限动人地向听众鞠了一躬。剧场的灯光，听众的热情，舞台布景创造的幻象，当时颇为吸引人的服装打扮的效果，一切都相辅相成，为这女人增添魅力。当下，萨拉金高兴得喊出声来。此时此刻，他欣赏的是他理想中的美，这以前，他一直在自然中到处寻找这样完善的美：取这个模特儿的浑圆的腿（模特儿往往长得很丑），取另一个模特儿的乳房轮廓，取第三个模特儿雪白的肩，有时取某个少女的颈脖，某个女人的一双手，某个孩子光滑的膝头，可是从来没有能在巴黎灰冷的天空下找到古希腊雕像那样丰富、柔美

---

① 若默利（1714—1774），十八世纪意大利著名作曲家。

② 意大利文：修士。

③ 德·霍尔巴赫（1723—1789），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百科全书派。

④ 意大利文：歌剧女主角。

的线条。如今，藏比内拉把他如此热切渴望的女性形体的美好和匀称集于一身，活生生地、细微地显现在他眼前。对于形体，一个雕塑家是最严厉也是最热情的评判者。他看到一张表情丰富的嘴，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白得耀眼的皮肤，这些细节已经足以使一位画家神往了。再加上希腊雕刻家所崇拜的，并用凿刀表现出来的维纳斯的体态。胳臂与上身连结得那么优雅，颈子那么浑圆，双眉、鼻子的线条那么和谐，还有那毫无瑕疵的椭圆形脸庞，轮廓明晰而纯净，浓密而翘曲的睫毛，宽宽的、令人销魂的眼睑，他欣赏着这一切，真是百看不厌。这岂止是一个女人，简直就是一件艺术杰作！他从未敢企望世上有这样的造物，她身上蕴含的爱足以迷住所有男人的心，她的美在任何批评家眼里都无懈可击。萨拉金如饥似渴地看着她，好象她是皮格马利翁①所爱的那尊女人雕像，专门为他从底座上走下来了。当藏比内拉开始歌唱时，全场发狂了。雕塑家先是感到全身一阵寒冷，继而又感到身体的最深处，就是我们缺乏其它词而称之为心的地方，有一炉火在噼啪燃烧！他不鼓掌，也不说话，只感到一种疯狂的冲动，只有在这样的年龄才会有这种疯狂的冲动，因为，在这个年龄，欲望有一种可怕的、恶魔的威力。萨拉金想冲上舞台，抢走这个女人。他精神上感到一种压抑，这一现象很难解释，因为发生在人所观察不到的区域，可是他的体力却因精神上的压抑而百倍增强，这力量快要以令人痛苦的冲击力迸发出来了。此刻，

① 皮格马利翁，传说中的塞浦路斯国王和雕塑家。他爱上了自己所雕的少女像，美神阿佛洛狄忒怜其一片至诚，赋予雕像以生命，并使他们结合。

他看上去好象是个冰冷、呆滞的人。荣誉、学识、前途、生命、桂冠，顷刻间全崩溃了。得到她的爱，否则就去死，这就是他给自己的命运作出的选择。他已经完全迷醉了，剧场、观众、演员都不复存在，连音乐也听不见了。更有甚者，他和藏比内拉之间已没有任何距离，他已经占有她，他两眼盯在她身上，要把她抢走。有一种魔力使他感受到她的气息，呼吸到她头上发粉的幽香，看得见这张脸上平坦的部分，数得出洁白如缎的皮肤下隐约可见的蓝色血管。最后还有这婉转、清亮的歌喉，音质如银，歌声柔如轻纱，仿佛能随着丝丝微风而抑扬、舒展、渐强，或飘散。这歌声如此强烈地打动他的心，以致他不止一次由于快乐得直哆嗦而情不自禁叫出声来。这种令人痉挛的快乐，在人类的激情中是不容易领略到的。过了一会儿，他不能不离开剧场了。他两腿发抖，几乎支持不住身体。他精神萎顿，浑身无力，犹如一个神经质的人在大发雷霆以后软瘫下来。他刚才过于兴奋，也许是过于痛苦，生命已经耗尽，就象水从一个碰翻的花瓶里流掉了。他感到体内象给掏空了一般，精疲力竭，如同一个大病初愈的人那样虚弱。一种无法解释的忧伤涌上心头，他便走去坐在一个教堂的石阶上。背靠着一根圆柱，他胡思乱想起来，仿佛在梦境之中。刚才，情欲如同霹雳把他击倒了。回到寓所，他的创作欲突然高涨，这种时刻往往给我们揭示出生活中存在的新的原则。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爱情的狂热控制了他，既快意又痛苦。他要凭记忆画下藏比内拉，以此平息烦躁和极度的兴奋。这是一种思想的物质化。于是，在一张纸上，出现了表面平静而冷若冰霜

的藏比内拉，这是拉斐尔、乔尔乔涅①及所有大师们喜欢的姿态；在另一张纸上，她优美地把头转过来，正在唱一个华彩句段，那神情好象在听自己歌唱。萨拉金用铅笔勾勒出他心爱的女人的各种姿态：不戴面纱的，坐着的，站着的，卧着的，庄重的或柔情蜜意的，总之是借助这支狂热的笔，体现兴之所至的思想。当我们强烈思念自己心爱的女人时，这种思念能激发起丰富的想象。然而他的思想比他的画走得更远。他在想象中看见了藏比内拉，在和她讲话，在哀求她，和她一起度过千百年的幸福生活，设想她处在各种环境之中，设想和她在一起生活的远景。第二天，他让听差去剧院订了个靠近舞台的包厢，为期一季。象所有个性强的年轻人一样，他故意把实现计划的困难估计得很大，并且把能够毫无阻碍地欣赏自己所爱的女人看作是满足情欲的第一步。他正处于爱情的黄金时期，在这种时候，我们往往从自我的感情中得到乐趣，从自身汲取幸福。然而这个时期对萨拉金来说并不长久。当他正沉醉于这种既天真又给人快意的青春时期的幻觉之中时，一连串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星期以来他仿佛过了一辈子，白天揉拌黏土，用来塑造藏比内拉，而且塑得很成功，虽然隔着面纱、裙子、胸衣和缎结，他无法看到她的躯体；晚上，他很早就坐在自己的包厢里，一个人躺在沙发上，然后，象过足鸦片瘾的土耳其人一样，称心如意地体味那无穷无尽的幸福。他先是逐渐适应了藏比内拉的歌声在他身上引起的过于强烈的激动，

① 乔尔乔涅(1477—1510)，意大利画家，对威尼斯画派有很大影响。

随后，他的眼睛也能看她，甚至静静地端详她，而不象第一天见到她时那样感到一种压抑在心头的狂热就要象火山一样爆发。他的爱情变得平和了，但也更深沉了。另外，这位本来就不爱交际的雕塑家现在更不能容忍同伴们来打扰他的离群索居，因为这孤独的生活充满了藏比内拉的形象，充满了希望、狂想和幸福。他爱得那么热烈，那么纯真，以致犹豫不前，这种顾虑是我们初恋时常有的。想到不久就必须付诸行动，必须费尽心机打听藏比内拉住在哪里，是不是有母亲、叔叔、监护人、家庭；一想到要设法与她见面，和她讲话，他就感到他的心因为这些大胆的念头而膨胀起来，于是总把这些事推到以后去做，并且为这种肉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的享受而高兴。”

“可是，”罗什菲德夫人打断我的话，“在您的故事里，我既没看到玛丽亚尼娜，也没看到她那个小老头。”

“您眼里只有他，”我不耐烦地说，就象一个作者看见别人破坏了他的作品的戏剧效果。停了一会儿，我继续说：

“萨拉金每天那么忠实地坐在他的包厢里，他的目光里表达了那么深厚的爱，要是在巴黎，他对藏比内拉的歌声如此迷恋就会闹得满城风雨；可是在意大利，夫人，人们去剧院都只管自己看戏，各人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心事，不容别人用观剧镜窥视。尽管如此，我们的雕塑家的狂热还是没能长久地逃过歌唱家们的眼睛。一天晚上，这位法国人发现有人在后台笑他，若不是藏比内拉这时出了场，很难预料萨拉金会干出什么极端的举动。藏比内拉向萨拉金丢了个意味深长的眼风，这种眼风表达的意思往往超过女人心里想表达的。它完

全是一种启示：萨拉金被人爱着！‘如果这只是她一时心血来潮，’萨拉金想，心里已在责怪这女人过分热情，‘那么她还不知道，她将受到什么样的主宰。但愿她这种心血来潮能持久，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突然，有人在他的包厢门上敲了三下，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打开门。一位老妇人神秘地走进来。‘年轻人，’她说，‘如果您想得到幸福，就请小心点，披上一件大氅，戴上一顶大帽子，把帽子一直压到眼睛上，今晚十点左右请到科尔索大街，西班牙旅社门前。’‘我一定去。’萨拉金回答，一面把两个金币放在女管家皱巴巴的手里。他向藏比内拉做了个会心的表示，藏比内拉羞怯地垂下了她那令人销魂的眼睑，好象因为自己的心意被情人理解而感到幸福的样子。然后，萨拉金离开了包厢，跑回家去打扮一番，希望自己经过打扮能有几分吸引力。在剧院门口，一位陌生人拽住他的手臂，凑到他耳边说：‘当心，法国老爷，这事儿性命攸关。红衣主教西科尼亚拉是藏比内拉的保护人，他可不喜欢开玩笑。’此刻，纵然魔鬼用地狱般的深渊把萨拉金和藏比内拉隔开，他也会一步跨过去。这位雕塑家的爱情有如荷马描绘的神马，一瞬间越过了广漠的空间。因此他回答陌生人说：‘即使是死亡在家门口等着我，我只会走得更快。’‘Poverino！’① 陌生人大声说，然后走开不见了。嘿，对一个恋人谈什么危险，这不等于叫他花钱买良宵吗？

“他的听差从来没见他那么细心穿戴打扮过，他把布夏东

① 意大利文：可怜的人！

馈赠的那把最漂亮的剑、克洛蒂尔德给他的领结、缀满闪光片的礼服、银色坎肩、金色烟荷包、珍贵的挂表等等全从箱子里拿出来，穿戴齐整，就象一个姑娘要和第一个情人去散步一样。爱情使他如醉如痴，希望使他热血沸腾。到了约定的时刻，他把脸埋在大衣领子里，奔赴老妇人指定的约会地点。女管家正在那儿等着他。‘您晚了不少时间！’她说，‘跟我来。’她带着这位法国人穿过好几条小街，最后在一座外表相当富丽的高大建筑物门前停了下来。老妇人敲了敲门。门开了。她领着萨拉金走过迷宫似的曲曲折折的楼梯、长廊和一套套房间，只有朦胧的月光照着这些地方。不久，他们来到一扇门前，从门缝里透出强烈的灯光，还传出好些人欢快的笑声。突然，萨拉金感到目眩，原来，老妇人说了句什么话以后，他被接纳进了这套神秘的屋子。他发现自己置身在一间客厅里，烛光通明，摆设富丽堂皇。客厅中间，一张餐桌已经摆好，桌上一只只酒瓶林立，颇有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还有一个个小瓶，喜气洋洋，红色的棱面闪闪发光。在这群人里，他认出了剧院的男女歌唱家，夹着另外几位漂亮女人，大家似乎正准备开始一场演员们惯有的狂欢纵饮，就只等他一个人了。萨拉金压下心头的气恼，装出一副从容自若的样子。他本指望在一个幽暗的房间里，他心爱的女人坐在一盆炭火旁，两步外站着一个妒忌的男人，他杀死情敌，享受爱情，两人心贴着心低声互诉衷曲，冒险亲吻，两张脸儿靠得那么近，以致藏比内拉的头发摩挲着他那充满欲望和幸福得发烫的前额。然而他嘴里嚷道：‘万岁，疯狂的举动！Signori e belle

donne ① 你们对一个可怜的雕塑师如此盛情款待，我谨表示谢意，并请容我以后报答！'在场的全是他面熟的人，在接受了他们相当亲热的问候致意之后，他便设法靠近那张安乐椅，藏比内拉娇慵地躺在上面。啊！当他瞥见一只小巧的脚时，他的心是怎样地狂跳啊！这只脚穿着高跟拖鞋，早先这种鞋子，（夫人，请恕我冒昧直言）使女人的脚显得那么风骚，那么富有挑逗性，我真不知道男人怎能抵挡得住它的诱惑。路易十五时代欧洲和僧侣阶层之所以道德败坏，我想当时风靡一时的绿头绿跟、拉得平平整整的白袜子，短裙子和尖头高跟拖鞋或许是起了一点儿作用的。"

"一点儿！"侯爵夫人说，"您难道没有看书？"

我笑了笑接着说：

"藏比内拉肆无忌惮地交叉起双腿，还顽皮地摆动着放在上面的那条腿，一副公爵夫人的姿态，这与她那任性的、带有一种惹人喜爱的柔弱的美很协调。她已经卸去了戏装，穿一件紧身上衣，显出她细柔的腰肢，裙环和绣着蓝花的白缎裙子把她的身材衬托得更好看。胸脯白得晶莹，出于卖弄，最宝贵的部位故意用花边给遮住了。她的发式大致象杜巴里夫人的发式，戴着宽边软帽，脸儿显得更娇小可爱了，发粉对她也很合适。谁见了她都会钟爱她。她对雕塑家妩媚地笑了笑。萨拉金因为只能当着别人的面和她讲话而快快不乐，不过，他还是彬彬有礼地在她身旁坐下，和她谈音乐，赞美她神奇的才

① 意大利文：先生们和美丽的太太们。

华；不过他的声音由于爱情、恐惧和希望而颤抖。‘您怕什么？’维塔格利亚尼问道，他是剧团里名气最大的歌唱家。‘干吧，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是您的情敌。’说到这里，男高音歌手无声地笑了，所有会餐的人嘴唇上都浮起了同样的微笑。他们专注的神情中隐藏着某种狡黠，但堕入情网的人却察觉不出。萨拉金的秘密被公诸于众，他的心好象猛地给尖刀剜了一下。虽然他个性较强，虽然任何外界因素都不会影响他的爱情，但是他可能还没想到，藏比内拉几乎是个交际花，也没想到，他要么生活在纯洁和恬静的乐趣之中——这是少女爱情的甜美之处；要么生活在冲动和奔放之中——这是享受女演员的爱情瑰宝须付出的代价；两者不可兼得。他思考了一下，决定认命。晚餐的汤端上了桌。萨拉金和藏比内拉两人大大方方地并肩而坐。会餐的前半段时间，演员们还保持一定的分寸，雕塑家也有可能和歌唱家交谈。他觉得她还算机智和聪敏，可是却无知得惊人，她脆弱而迷信，仿佛机体的娇嫩在理性上反映出来了。当维塔格利亚尼打开第一瓶香槟酒时，萨拉金在他邻座的眼睛里看出，她对气体从瓶里释放出来而发出的轻微爆炸声感到很害怕。他看到，这个女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哆嗦了一下，便认为这是神经极其敏感的一种迹象。他喜欢她的这种脆弱。是啊，在男人的爱情里包含着多少保护的成分啊！‘您可以象使用一张盾牌一样使用我的力量。’男人们的爱情表白深处不都写着这句话吗？萨拉金太激动了，在美丽的意大利女郎面前反不会献殷勤了。象所有的恋人一样，他一会儿庄重严肃，一会儿谈笑风生，一会儿又凝神沉思。他看上去

在听同桌的谈话，其实，他们说什么，他一个字也没听见，他为自己能坐在藏比内拉旁边，能触到她的手，能为她效劳而沉浸在欢乐之中。这是一种别人不知道的欢乐。虽然两人之间有几次眉目传情，可是，藏比内拉在他面前的持重和克制态度仍然令他惊讶。不错，是她先踩他的脚，是她先使出多情而放荡的女人惯会的伎俩招惹他；可是听完萨拉金讲述一桩表现他的性格如何狂暴的事以后，她突然又摆出一副少女的谦和样子。后来，晚餐变成了狂欢，大家唱起歌来，有动听的二重唱，有卡拉布里亚歌曲，西班牙的谢吉第亚舞曲，那波利的坎佐那舞曲。人们的眼睛里、歌曲里、心里、声音里都带着醉意。晚会洋溢着迷人的活泼，真诚的轻松，以及意大利人的好脾气，这种气氛是那些只了解巴黎的聚会、伦敦的交际会和维也纳的俱乐部的人无法想象的。谑语和情话如同战场上空的子弹互相交错，笑声、亵渎宗教之言与祈求圣母马利亚或者al Bambino ①的话混成一片。有人躺在沙发上睡起觉来，一位姑娘听着人家对她表白爱情，把赫雷斯酒②泼在台布上也不知道。在这乱糟糟的场面中，藏比内拉好象给吓呆了，若有所思地坐在那里。她不肯喝酒，吃得倒不少；不过有人说，嘴馋也是女人的一种可爱之处。萨拉金一面欣赏他心爱的人儿的羞怯之态，一面对未来作了严肃的思考。'她大概要我娶她，'他想。于是他纵情想象和她结婚后的快乐。他觉得，他心底有一股幸福之泉，一辈子取之不竭。坐在他另一侧的维塔格

① 意大利文：祈求圣子耶稣。

② 赫雷斯酒是产在西班牙南部的一种白葡萄酒，世界闻名。

利亚尼老是给他斟酒，因此到早晨三点钟左右，他虽然没有酩酊大醉，却已无力抵抗自己的狂热了。冲动之下，他拉着藏比内拉向一间与客厅相通的小客室模样的房间跑去，到了客厅门口，他还不断回头看。他看见意大利女人手执一把匕首，'要是你靠近我，'她说，'我就不得不将这把刀捅进你的胸口。你走吧，否则你以后会鄙视我的。我太敬重你的性格了，不愿这样做，我也不愿失掉你对我的感情。''哈！哈！'萨拉金说，'用刺激的办法来熄灭热情，这可不是个好办法。难道你已经道德败坏到这种程度了吗？难道你的心已经衰老，却又象个年轻的交际花那样刺激男人的感情，用来做交易赚钱吗？''我提醒你，今天是星期五，'藏比内拉说，她被这个法国人的强暴吓坏了。萨拉金不是信徒，听了这话大笑起来。藏比内拉象小山羊似的一蹦，奔进了宴会厅。当萨拉金跟在后面跑进去时，迎接他的是一阵狂笑。只见藏比内拉晕倒在一张沙发上，脸色苍白，仿佛刚才的挣扎已经使她精疲力竭了。萨拉金对意大利语懂得很少，但是他听见心爱的女人对维塔格利亚尼说：'他会杀了我的！'这奇怪的情景弄得雕塑家又羞又愧。他恢复了理智，先是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后来说得出话了，便跑去坐在那女人身旁，向她表示对她的敬意。他居然有足够的力量对这女人讲了一大堆火热的言辞，以满足自己的情欲，真是画饼充饥。为了描绘自己对她的爱，他用尽了这一神奇的语言宝库里的所有珍宝，这种语言犹如一位殷勤的传话者，女人是很少不听信它的。

"天开始亮了，客人们兴犹未尽。一位妇女提议去弗拉斯

卡蒂。在场的人全都热烈欢呼，赞成到吕多维奇山庄去度过这一天。维塔格利亚尼下去叫车子。萨拉金有幸和藏比内拉乘坐一辆四轮敞篷马车。一出罗马城，一度因为瞌睡而受到压抑的欢快情绪又突然复苏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大家似乎都习惯于过这种奇怪的生活，习惯于连续不断地寻欢作乐，习惯于艺术家的冲动，他们把人生变成了永不终止的节日，可以毫无顾虑地开怀大笑。惟有雕塑家的女伴显得神情沮丧。'您不舒服吗？'萨拉金问，'您是不是宁愿回家？''我身体不那么结实，受不了这种无节制的吃喝玩乐。'她回答说，'我需要好好保养；不过，在您身边我感到很愉快！要不是有您在，我是不会留下来吃夜宵的；一夜不睡会使我显得憔悴。''您太娇嫩了！'萨拉金说，一面端详着这位迷人的姑娘那张可爱的小脸。'放纵狂饮会把我的嗓子搞坏的。''现在只有我们俩在一起，而且您也不必再害怕我的激情沸腾，我要您对我说声您爱我。''为什么？'藏比内拉反问道，'又何必呢？您可能觉得我挺漂亮。可是您是法国人，您的热情会过去的。啊！您不会象我希望的那样爱我的。''什么！''就是说不带庸俗的情欲目的。要纯真地爱。也许我憎恶男人更甚于憎恶女人。我需要以友谊作我的庇护所。世界对我来说是一片沙漠。我是个被诅咒的人，一辈子注定只能理解幸福、感受幸福、渴望幸福，可是却象很多人一样不得不眼巴巴地看着幸福随时随地离我而去。请记住，老爷，我没有欺骗您。我不准您爱我。我可以做您的忠实朋友，因为我很佩服您的勇气和性格。我需要一个兄弟，一个保护人。您就做我的兄弟和保护人吧，只是到此

为止。’‘什么！不能爱您！’萨拉金嚷道，‘可是，亲爱的天使，你是我的生命，我的幸福！’‘要是我说出一句话来，您会害怕得赶我走的。’‘啊，你故意卖弄！没有什么能吓倒我。你说吧！说你会葬送我的前程，说两个月后我就会死，说我会下地狱，只因为吻了你，’说着，他抱吻了她，不管藏比内拉怎么使劲躲开他狂热的吻。‘说吧，说你是魔鬼，说你要毁了我的全部财产、我的门第、我的名望！你是不是要我不再从事雕刻？说呀！’‘如果我不是女人呢？’藏比内拉用那温柔的银铃般的声音胆怯地问。‘你真会开玩笑！’萨拉金大声说，‘你以为能够骗过艺术家的眼睛吗？难道这十天来，我没有如饥似渴地看你，仔细观察和欣赏你完美的体形吗？只有女人才有如此浑圆、柔软的臂膀，如此优雅的轮廓和线条。啊！你要我恭维你！’她忧伤地微微一笑，喃喃道：‘这惹祸的美！’说罢，抬眼望望天空。这时，她的目光流露出一种说不出的恐惧，那么明显，那么强烈，以致使萨拉金不寒而栗。‘法国老爷，’她接着说，‘请您从今以后忘掉这一时的疯狂。我敬重您；至于爱情，从我这儿您是得不到的。这种感情已经在我心中给扼杀了。我没有感情！’她哭着说，‘舞台、掌声、音乐，我被迫为它牺牲一切的荣誉，这就是我的生活，我没有别样的生活。几小时以后，您就不会用现在的眼光看我了，您所爱的女人就不存在了。’雕塑家被一种挤压着心脏的愠怒所控制，答不出话，只能用燃烧的灼热目光看着这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她那柔弱的声音，那含着悲哀、忧伤和颓唐的姿态、举止和动作，唤起了萨拉金心里所有丰富的感情。她的每句话对他都是一个刺激。这时

他们已经到了弗拉斯卡蒂。雕塑家伸手扶他心爱的女人下车时，发现她浑身颤抖。‘您怎么了？’见她脸色发白，他问道，‘假如是我让您痛苦，哪怕是出于无心，那么您就叫我死！’‘一条蛇！’她指着一条在沟边游动的水蛇说，‘我害怕这种丑陋的动物。’萨拉金一脚踩扁了水蛇的头。‘您怎么有这么大的勇气！’藏比内拉凝视着被踩死的爬虫说，眼睛里含着显而易见的惊恐。‘嘿！现在您还敢说您不是女人吗？’艺术家微笑着问。他们俩赶上了同伴们，大家一起在吕多维奇山庄的树林里散步。当时，这个山庄是红衣主教西科尼亚拉的产业。对热恋中的雕塑家来说，这个上午过得太快了，但却充满了一连串的小事，透过这些事，他看到了这个软弱无力的女人有着卖弄风情、脆弱而且娇滴滴的性格。她那突如其来的惊吓，莫名其妙的任性举动，内在的心烦意乱，难以解释的冒险行为以及细腻入微的感情变化，都是典型的女人的表现。正当这群快乐的歌唱演员在山野信步漫游时，忽然远远瞥见几个武装到牙齿的大汉，他们的穿着就令人心里发憷。只听见有人喊了声‘强盗来了！’大家都三步并着两步跑，想躲进红衣主教的别墅。在这紧急时刻，萨拉金发现藏比内拉脸色煞白，知道她已经没有力气往前走了。他将她抱起来，抱着她跑了好一会儿，直跑到附近一个葡萄园旁边，才把她放下来。‘不知为什么，’萨拉金说，‘这种过分的脆弱要是放在其他任何一个女人身上，我一定会觉得丑恶、讨厌，一看到这种表现，我的爱情之火就会熄灭；可是表现在您身上却叫我喜欢，使我心醉。’‘呵，我是多么爱您！’他又接着说，‘连您的缺点，您的胆小害怕和浅薄，也给

您的性格增添了一种说不出的魅力。我觉得，我不会喜欢那种强壮的、萨福①式的女人，不会喜欢那种胆大的、精力充沛、感情激昂的女人。呵！你这个纤弱、温柔的女人，你怎么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呢？这天使般的、娇柔的声音如果从一个与你不同的躯体里发出来，那简直是违反常理的。'藏比内拉说：'我不可能给您任何希望。您别跟我说这种话了，会招人笑话的。我当然不能禁止您上剧院；不过，要是您真爱我，或者您要是明智点，您就别去了。听着，先生……'她用严肃的声音说。'呵！别说了，'头脑发热的艺术家说，'障碍只能使我心中的爱情之火燃烧得更旺。'藏比内拉一直保持着一种妩媚而谦卑的姿态，但却沉默不语，仿佛一个可怕的思想向她揭示了某种灾难。这时已到了该回罗马城的时候。她登上一辆有四个位置的轿式马车，却命令雕塑家一个人乘那辆四轮敞篷马车回去，她说话时的神气又威严又狠心。回罗马的路上，萨拉金下决心带藏比内拉私奔。整整一天他尽忙着制定各种行动方案，这些方案一个比一个更荒诞。夜幕降临时，他出去找几个人，想打听藏比内拉住的那幢豪华宅邸在城里什么地方。刚出家门，便遇到一位朋友。'老兄，'这位朋友对他说，'大使先生派我来，邀请你今晚去他府上。他举办一个精彩的音乐会，要是你知道藏比内拉将登台演唱……''藏比内拉！'听到这个名字便欣喜若狂的萨拉金嚷道，'我为她都发疯了！''你和所有的人一样，'伙伴回答说。'不过，你、维安、卢腾布格还有阿

---

① 萨福（公元前625—前580），古希腊女抒情诗人，曾组织一个学习诗歌、音乐、舞蹈的贵族女子团体。传说她主张女子个性解放。

尔格兰，① 如果你们真是我的朋友的话，请你们助我一臂之力，晚会后我要组织一次袭击。'萨拉金要求道。'干吗？我们不需要杀红衣主教，不需要……''不是，不是，'萨拉金说，'正派人不能做的事我决不会要你们去做。'没用多少时间，雕塑家已经为成就大业把一切安排停当。他是最后抵达大使府的客人之一，乘的是一辆旅行马车，拉车的马匹十分健壮，驾车的是罗马城数得上的精干的vetturini②。大使的官邸已经宾客满座，萨拉金一个也不认识。他好不容易来到大厅，藏比内拉正在那里演唱。'她怎么身着男装，脑后系一个发网，盘起了头发，腰间挎一把剑？大概是为了尊重在座的红衣主教、大主教和神甫们吧？'萨拉金问。'她？谁是她？'被问的那位年迈的贵族老爷道。'藏比内拉小姐呀！''藏比内拉小姐？'这位罗马亲王说，'您在开玩笑吗？您是哪儿来的？罗马各个剧院何曾有女人上台表演过？而且难道您不知道，在教皇统治的罗马，女人的角色是由什么样的人来扮演的吗？是我让他具备了这副嗓子，先生。这怪人所有的一切全是我给付的钱，包括他的音乐教师。哼，结果呢？我帮了这么多忙，他却并不感激，从来不肯进我的家门。然而，他现在能够走红，全得归功于我。'希吉亲王无疑能讲好久好久，但是萨拉金已经不在听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钻进了他的心。这猛烈的打击犹如五雷轰顶。他呆在那里一动不动，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那位所谓的男歌手。他那

---

① 卢腾布格(1740—1812)和阿尔格兰(1710—1795)都实有其人，前者是画家，后者是雕塑家。

② 意大利文：马车夫。

燃烧的目光对藏比内拉有一种磁性作用，歌唱家的眼睛终于突然朝萨拉金这边转过来，当下他那美妙的嗓子立即变了音。他发抖了！正在全神贯注倾听他演唱的听众席上，不由发出了一阵窃窃私语，愈加使他发慌；他坐下来，唱不下去了。红衣主教西科尼亚拉从眼角朝他所保护的人注视的方向窥测，瞥见了法国人；他向一个教士副官欠过身子，象是打听雕塑家的姓名。得到他想要的回答以后，他注意地审视了一下这位艺术家，随后给一位神甫下了几道命令，那位神甫很快不见了。这当儿，藏比内拉已经镇定下来，重新接下去唱那支给任意中断的曲子；然而演唱得很不好，而且尽管人家再三请求，他怎么也不肯再另唱一支歌。这是他第一次发脾气，耍性子，后来，他的任性与他的才华以及万贯家财一样使他闻名遐迩。而他的财产，据说是既得之于他的嗓音，也得之于他的美貌。‘藏比内拉明明是女人，’萨拉金自言自语道，以为只有他一个人在那儿。‘这件事里面有蹊跷，西科尼亚拉红衣主教欺骗了教皇，也欺骗了全罗马的人！’他立即出了大厅，召集了他的那帮朋友，让他们埋伏在大使官邸的院子里。当藏比内拉确信萨拉金已经离去，便似乎恢复了平静。将近午夜时分，演唱家巡游了一间间客厅，好象一个在寻找仇敌的人，然后他离开了晚会。就在他跨出大门的时候，几个男人迅速而巧妙地把他抓住，他们用手帕塞住他的嘴，把他放进一辆车里，这辆车是萨拉金事先租好的。藏比内拉吓得浑身冰凉，缩在车子的一个角落里，一动也不敢动。他看见自己对面是雕塑家那张叫人害怕的面孔，雕塑家保持着死一般的沉默。路程并不长。不

久，被萨拉金抢来的藏比内拉便置身在一间昏暗的、四壁空空的工作室里。吓得半死的歌唱家坐在一张椅子上，不敢看那尊女人的塑像，因为他认出这尊塑像就是他。他一句话不说，可是上下牙齿碰得直响。他吓得都麻木了。萨拉金在室内大步走来走去，突然他在藏比内拉面前站定。'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他用低沉的，变了音的声音说。'你是女人吧？西科尼亚拉红衣主教……'藏比内拉扑通一声跪下来，他不回答，只低下了头。'啊！你是女人，'发狂的艺术家大声叫道，'因为，即使一个男……'他没说下去，停了一下才接着说，'不，男人不会这么卑贱。''啊！别杀我，'藏比内拉泪流满面地说，'我是为了讨好伙伴们，才同意欺骗您的，他们想取乐。''取乐！'雕塑家应声说，声音响得象从地狱里发出来的，'取乐，取乐！你！你竟敢拿男人的感情开玩笑？''啊，饶了我吧！'藏比内拉说。'我应该叫你死！'萨拉金嚷道，并且盛怒之下，拔出了宝剑。'可是，'他带着冷冰冰的鄙夷神气又接着说，'我就是用匕首掏遍你的全身，难道能找出一点需要熄灭的感情吗？难道能找出一个有待满足的复仇之念吗？什么也没有，你只是个空皮囊。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要杀了你！不过……'萨拉金做了个厌恶的手势，扭过头去，于是他看到了那尊雕塑，'可这只是个幻象！'他喊道。随后他又转过头来冲着藏比内拉说：'一颗女人的心，过去对我来说，是一个庇护所，一片故土。你有和你相象的姐妹吗？没有。那么，你只有死！啊，不，还是让你活下去。留你一条命不是比死更叫你受罪吗？我惋惜的不是我的血，也不是我的生命，而是我的将来，和我的感情所遭遇

的命运。你这双细弱无力的手破坏了我的幸福。我要夺走你的哪一种希望才能补偿被你摧残的种种希望呢？你使我落到了和你同等的地位。从今以后，爱和被人爱这两个词语对于我也象对于你一样，是毫无意义的了。从今以后，看到一个真实的女人总使我联想到那个虚构的女人。'说着，他用一个绝望的动作指了指那尊雕像。'从此，我的回忆中永远会有一个女妖，她会把魔爪插进我所有的感情里，而且在其他所有女人的身上刻下"不完美"三个字。恶魔！你不能孕育生命，却在我心头灭绝了世上所有的女人。'萨拉金在被吓坏了的歌手对面坐下。两大颗泪珠从他干涸的眼睛里涌出，沿着他坚毅的双颊滚下来，滴落在地上：那是两滴狂怒的泪，两滴苦涩的泪，两滴灼热的泪。'爱情不复存在了！对任何欢乐，对种种的人类激情，我都已心如死灰。'说到这里，他抓起一把锤子向雕像掷去，但用力过猛了，反而没有击中。他以为已经把标志他的疯狂的艺术品毁掉了，于是重又拔出剑，挥舞着，要杀藏比内拉。歌手发出刺耳的尖叫。就在这时，跑进来三个汉子，雕塑家突然倒在地上，身上被刺了三刀。'我们是红衣主教西科尼亚拉派来的，'三个汉子中的一个说。'你们做了件好事，称得上是基督徒的善行。'奄奄一息的法国人说。三个黑夜中到来的密使告诉藏比内拉说，他的保护人很为他担心。这位保护人就在门外的一辆车子里等着，一旦藏比内拉被救出来就把他带走。"

听到这里，德·罗什菲德夫人对我说："可是，这个故事和我们在朗蒂府上见到的矮老头有什么关系呢？"

“夫人，西科尼亚拉把藏比内拉的塑像占为己有了，而且叫人照原样塑了个大理石的。这尊雕像现在就放在阿尔巴尼博物馆。一七九一年朗蒂家族就是在那里找到雕像的，并且请维安把它临摹下来了。您看到了一百岁的藏比内拉，随后又看到了二十岁时的藏比内拉的肖像，后来这幅肖像曾给吉罗德①借用来画他的《恩底弥翁》②。您可以看出，那就是阿多尼斯的原型。

“可是藏比内拉先生或者藏比内拉小姐呢？”

“不是别人，就是玛丽亚尼娜的叔祖父。您现在该理解，为什么朗蒂夫人必须隐瞒家产的来源，这笔家产是从……”

“别说了！”她说，一面对我做了个命令的手势。

我们俩在寂静中沉默了好一会儿。

“您在想什么？”我问。

“啊！”她大声说，一面站起身来，在屋里大步来回走着。她走到我面前看着我，用变了调的嗓音对我说：“您的故事使我对生活、对种种激情感到厌恶，而且这种态度短时间内不会改变。除了没有心肝的人，所有人类感情不都是以痛苦的失望而告终吗？做母亲的被孩子的品行不端或冷酷无情气得痛不欲生；做妻子的被丈夫欺骗；做情人的被心上人冷落、抛弃。友情！世上有友情吗？今后，如果在生活的狂风暴雨中我不能象岩石那样岿然不动，我就进修道院。虽然基督徒的未来也

① 吉罗德，见本卷第446页注①。

② 《恩底弥翁》，即《恩底弥翁的睡眠》。传说恩底弥翁是伊奥利安人的国王，亦说是一个牧人。月亮神爱上了他，让宙斯叫他永远沉睡。

是个幻想，可是这个幻想至少到死后才破灭。好了，您让我一个人呆一会吧！”

“瞧！”我说，“您真会惩罚人。”

“难道我不应该这样想吗？”

“是的，”我几乎是鼓起勇气回答说，“这个在意大利流传相当广的故事，可以使您高度评价当今社会文明的进步。因为现在已不产生戴比内拉这类不幸的人了。”

“巴黎真是个好客的地方；”她说，“它对一切都来者不拒。不光彩的家产也罢，沾满鲜血的家产也罢，它一概欢迎。罪恶和污秽全能在这里得到庇护和同情，只有道德廉耻不受崇敬。是啊，纯洁灵魂的乐土在天上！这里谁也不会认识我，我为此感到骄傲。”

随后，侯爵夫人陷入了沉思。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于巴黎

陆秉慧 译

# 皮埃尔·格拉苏

**献　　给**

佩里奥拉炮兵中校
以表明作者诚挚的敬意
德·巴尔扎克

每当你郑重其事地去参观雕塑和绘画的展览会——例如在一八三〇年革命后所举办的那些展览会——看到那些长长的画廊全都挤满了展品，你不总觉得一阵不安、一阵厌烦和一种悲哀吗？自从一八三〇年之后，“沙龙”①已不复存在。卢浮宫又一次受到一大批艺术家的袭击，而且他们还要在那儿长期盘踞下去。从前，沙龙把经过精心选拔的艺术创作陈列出来时，这些展品获得了最高的荣誉。在挑选出来的两百幅绘画中，观众再作一番挑选；于是一顶荣誉的花冠授予了某不知名人物的某一幅杰作，人们常为一幅作品展开激烈的争论。

---

① 指十八世纪开始的两年一度的优秀绘画、雕塑展览，称为“沙龙”。下面说到“沙龙”不复存在，意谓过去那种经过严格挑选才展出作品的传统已被破坏。

向德拉克洛瓦、安格尔头上倾泻下来的辱骂，在增进这两位画家的声誉方面，并不输于他们的信徒所发出的赞美和狂热的吹捧①。

今天，再没有哪个观众或是哪位评论家为这种"庙会"中的哪一件展品而慷慨激昂地辩论了。本来是评审团份内的评选工作，现在不得不由观众担当起来。这一工作使他们精疲力尽，等到全部看完一遍，展览会已经要闭幕了。

在一八一七年以前，被接受展出的作品从来没有超过画廊的第一第二两根廊柱；古代艺术大师的作品就陈列在这长长的画廊里。今年，展品把整个画廊都占满了，真叫观众大吃一惊。其实历史题材画啊，风俗画啊，"架上绘画"②啊，风景画啊，花卉啊，禽兽啊，还有水彩画啊，这八个品种中，每一种展出的作品值得观众一看的，不能超过二十幅，如果展出的规模超过这一范围，观众就应接不暇了。应征的画家越多，评选

---

① 一八二四年，安格尔(1780—1867)的《路易十三的宣誓》和德拉克洛瓦(1798—1863)的《希阿岛的屠杀》同时在巴黎沙龙展出。安格尔代表学院派古典主义，他的作品博得一片称颂，查理十世授予画家荣誉勋章。德拉克洛瓦是浪漫主义画派的先锋，他所追求的艺术效果在当时具有革新的意义，为此受到猛烈抨击，《希阿岛的屠杀》被讥嘲为"绘画的屠杀"。

在此之前，德拉克洛瓦于一八二二年在沙龙展出具有挑战性的《但丁的小舟》，引起当时艺术界的骚动，受到学院派的非难。

安格尔于一八〇六年在沙龙展出肖像画，受到讥嘲，以后于一八一四年、一八一九年在沙龙展出作品时，一再受到非难。

② 架上绘画，指尺幅不大、可在画架上进行工作的绘画作品，与大幅绘画、壁画等相对而言。

团的选拔就应该越严格。一旦陈列大厅伸展到了画廊，一切都被毁了。陈列大厅应该始终是固定的、有限的、没有伸缩余地的，在其中展出的将是每一品种中出类拔萃的作品。十年的经验证明了过去那种办法的好处。现在，展览厅已不再是一个竞技场，只有一片骚扰；不再是一个光彩夺目的展览会，而是一个闹哄哄的庙会；展出的不再是选择过的作品，而是一古脑儿全收下。结果怎样呢？伟大的艺术家被淹没了。《土耳其咖啡馆》、《泉水边的孩子》、《钩刑》、《约瑟夫》——德康[1]的这四幅作品如果和本年度的其他一百幅优秀作品一起陈列在展览大厅里，将会更引人注目、更有光彩；远胜过展出他二十幅作品却淹没在三千幅画中，在六个画廊里。

叫人难以理解的怪事是：自从展览会敞开大门、来者不拒之后，只听得人们大谈其埋没了天才；而在十二年以前，安格尔的《艺妓》以及西加隆的同名作品，籍里柯的《墨杜萨之筏》[2]、德拉克洛瓦的《希阿岛的屠杀》、欧也纳·德韦里亚的《亨利四世的洗礼》为艺坛名流（虽说他们有妬贤忌能的名声）所接受，不管批评家的种种责难，这些作品向观众表明，现在有感情饱满的青年画家崛起了。那时候并没有听到人们有什么埋怨声。

---

① 德康（1803—1860），法国美术由新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时期的画家，艺术技巧上有所创新，喜爱以中亚细亚的东方风光入画。

② 籍里柯（1791—1824），法国浪漫主义画派的先驱，其名作《墨杜萨之筏》的题材和表现手法均为古典主义画派前所未见。因此受到当时保守派的攻击。

现在，只要能在画布上涂几笔，就可以把作品送去展出，却到处听见人们在议论“不为人所理解的才华”。一旦不再存在鉴别，也就没有经过鉴别的作品了。不管艺术家们怎么办，他们将会回到评审这一关来；经过评审，再把作品推荐给群众欣赏，而画家本是为群众工作的呀，没有画院的评选，就没有沙龙；没有沙龙，很可能艺术就会趋于消亡。

自从展出目录的小册子变成了厚厚一大本，刊载在其中的名字有好多始终默默无闻，尽管在那些名字下面附有十个或十一、二个作品名称。在那许多名字中，最不为人所知的，也许是一个名叫皮埃尔·格拉苏的画家了；他来自富热尔①，在美术界，人们干脆把他叫做“富热尔人”。今天，他在社会上占据着很高的地位。正是因为他，才使人兴起感触，发了那一通牢骚；现在就拿来放在篇首，作为他的小传的一段开场白吧——其实这对艺术家这一族类中其他一些成员也是适用的。

一八三二年的时候，“富热尔人”住在纳瓦兰街，这街上都是些又狭又高、象卢克索的方尖塔②般的房屋。他就住在其中一幢的五楼上。这房子有一个走道，有一座黑暗狭窄、在转弯地方特别危险的小楼梯；每一层楼只有三扇窗，后面有一个

---

① 富热尔，法国西北部的一个小城镇，属布列塔尼地区，所以下文说：“他凭着布列塔尼人的那股倔强劲儿。”

② 卢克索，埃及城镇，位于尼罗河东岸，有古埃及帝王陵墓和庙宇；王陵和庙宇前矗立着方尖塔，作为纪念碑。法国入侵埃及时，曾劫掠卢克索的一个方尖塔，移置巴黎协和广场中央。

院子，更确切地说，有一口方“井”。格拉苏所住的套房共三、四间，一大间画室就在他的住房上面，面向蒙马特尔①，四壁漆成砖红色，方砖地很均匀地涂成棕色，打了蜡；椅子一律放上一个加边的小毡垫子；一张长沙发，虽说很普通，但是收拾得十分整洁，大可以放在杂货店老板娘的卧室里。那里的一切都显示出一个谨小慎微的人一丝不苟的生活和一个穷汉的那分操劳。另外有一只柜子，堆放画室中的杂物，有一张早餐桌，一个碗橱，一张书桌，以及种种绘画用具，全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就连那炉子也同样显示出荷兰人般爱好洁净的癖性。再加上来自北方的天光沉静稳定，透射进这宽大的画室，光线清晰而寒冷，使得这一洁净的特点更加突出了。②

“富热尔人”只是个风俗画家，不需要那些使历史画家们倾家荡产的巨大的绘画器具。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已才力不够，从不闯进那崇高的艺术领域去一试身手，他总是满足于架上绘画。

那一年的十二月初，——年年每逢这个季节，巴黎的那些生意人就要生出一个怪念头，那就是要把他们已经令人生厌的尊容传诸后世——皮埃尔·格拉苏一早起身，把各种颜色在调色板上挤好，生了炉子，正在吃一个泡在牛奶里的长面包，只等窗玻璃上的冰层融化，透进天光之后，就动手作画。那天天气晴朗而干燥。

---

① 蒙马特尔，巴黎一市区，位于北部，为艺术家集中的地区。

② 一般画室都采用北窗的光线，取其比较稳定，一天之内，较少变化。

艺术家吃着他的早餐，那种安详忍耐、与世无争的神情说明了很多问题。这时候楼梯上传来一阵脚步声，艺术家听出是埃利·玛古斯的脚步声。这个人对他的生活有着不小的影响——其实这类人物几乎对于所有的画家都具有那种影响。埃利·玛古斯是一个画商，一个"画布的高利贷者"。一句话，正当画家在他那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画室里开始动笔作画的时候，埃利·玛古斯突然来了。

"你怎么样，好吗，老坏蛋？"画家招呼他道。

"富热尔人"得过一枚十字勋章，玛古斯出二、三百法郎买他的画，他摆出一副潇洒的艺术家派头。

"买卖不好做啊，"玛古斯回答道，"你们全都口气很大，你们在画布上才不过六个铜子颜料，就开口要二百法郎——可是，你是个好小子，你！你是个有条有理的人，我来，是给你送一笔好买卖来！"

"Timeo Danaos et dona ferentes,"① 富热尔人说道。"你懂拉丁文吗？"

"不懂。"

"呃！好吧，那句话的意思是说：希腊人要是捞不到好处，是不会送上门去，让特洛亚人白占便宜的。从前他们说：把我的马儿拿去吧！现在我们的说法是：把我的狗熊拿去吧！②

---

① 见本卷第235页注①。

② "把我的马儿拿去吧！"典出荷马史诗《伊利昂纪》中希腊人使用木马计攻破特洛亚城的故事。"把我的狗熊拿去吧！"典出斯克里布的滑稽歌舞剧《熊和巴夏》，这句话是剧中人拉然若勒的口头禅。

——你的打算是什么呢，奥德修-拉然若勒-埃利·玛古斯？”

这就是画家们所谓的“画室中的打哈哈”，在这一番话里，让人看到富热尔人能把他的好脾气和机智表现到多大的程度。

“我不准备说你以后不会画两幅图画谢我，不要我一文钱。”

“噢！噢！”

“你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并不伸手向你讨，反正你是个正派的画家。”

“有话说吧。”

“嘿！好吧，我给你带来了一位爸爸、一位妈妈、再加上独一无二的一位独养女儿。”

“这三位个个都是独一无二的吧！”

“可不是！要给他们画三幅肖像。这些生意人，爱艺术爱得着了迷，从来不敢闯进画室中去。那位姑娘有十万法郎做陪嫁。你给这些人画像可是不吃亏的呀。说不定你这是给自己一家人画像呢。”

这块名字叫做埃利·玛古斯的德国旧木料也算是个人，他讲到这里，大笑起来，却是一阵干笑，叫画家听了不寒而栗。他仿佛听到了靡非斯特在做媒。①

“这三幅肖像画，每幅五百法郎，你送我三幅画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

① 靡非斯特，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魔鬼，以权力、智识、爱情引诱浮士德。

“可不是，”富热尔人高高兴兴地说道。

“如果你娶了那个独生女儿，你是不会忘记我的。”

“我娶媳妇，我？”皮埃尔·格拉苏嚷道，“我，我一向是睡惯单人床的，起惯早的，我的生活总是安排得有条有理的。——”

“十万法郎，”玛古斯说，“加上一个甜甜蜜蜜的姑娘，闪着一身金光，活活就是一幅提善的真品！①”

“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呢？”

“已经退休的商人；目前爱上了艺术。他们在达弗赖城有一座别墅，有一万到一万二千法郎年收入。”

“他们是干什么买卖的？”

“瓶子。”

“别跟我讲什么‘瓶子’，我好象听到了切软木塞子的声音，我的牙齿在发酸……”

“那么我把他们领进来好吗？”

“三幅肖像，我要把它们送到沙龙去展出，我不妨就试一下肖像画吧——嗳！好吧，就这样吧。”

老埃利走下楼去，带魏尔韦勒一家上来。

为了弄清楚这一次介绍画像对于画家将会起什么样作用，魏尔韦勒先生和夫人，以及他们的掌上明珠般的独养女儿

---

① 提善所作妇女像，肌体丰腴，头发闪耀着金红色的光彩。“闪着一身金光”既指画面的色彩效果，同时夸耀那位姑娘的身价。提善的真品是十分名贵的。参阅下文第593页：“四万法郎一幅提善？……那差不多是不要钱白送了。”

对于画家又会产生什么影响，那就有必要回顾一下皮埃尔·格拉苏过去的历史。

那时候，富热尔人还是个学生；他最初跟赛尔万学素描，在学院派的艺术世界里，赛尔万被公认为素描大师。接着，他又进了施奈尔的画室，要把怎样涂出富丽堂皇的色彩的诀窍学到手，施奈尔画师是以敷彩富丽堂皇著称的。但偏偏他对学生们十分保密，因此皮埃尔在那儿什么也没有捞到。这以后，皮埃尔又转到了索迈尔维的画室，去学艺术中叫做“构图”的那一门学问；但是“构图”对于他却是十分怯生，躲躲闪闪难以捉摸。于是他又试着去从格拉内，从德罗林那儿去偷学表现室内情调的秘密。这两位画师可不肯让人把他们的本领偷了去。最后，富热尔人在杜瓦尔-勒加缪①的画室中结束了他的学艺生涯。

在他的学艺期间，从这里转到那里，每进一个画室，富热尔人那种心平气和、循规蹈矩的脾气总是提供让人取笑的材料。但是不论在哪儿，他的谦逊，他的耐性，他的羔羊般的好性子，使他周围的同学们软下心来。大师们对于这个好小子可没有什么好感；大师们爱怜的是那班才气横溢、出类拔萃、谈笑风生、性如烈火的人，或是皱眉蹙额、冥思苦想、一望而知是大有前途的天才。富热尔人身上的一切都宣告他的平

① 以上提到的画家，基本上都是《人间喜剧》中虚构的人物，仅德罗林(1752—1817)和杜瓦尔-勒加缪(1790—1854)实有其人。

痛。他绰号叫做“富热尔人”，——那是埃格朗蒂讷所写的一个戏剧①中的画家的绰号——给他招来了数不清的侮辱；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既然是在那个城镇里生下来的，他就得接受这个绰号。

格拉苏无愧于他的姓氏②。长得矮矮胖胖，肤色黯淡，棕色的眼睛，黑头发，喇叭鼻子，宽嘴巴，长耳朵。他那一团和气、逆来顺受的神情，并没有把他那张气色极好、但是缺少表情的脸儿补救过来。他从来没有脸红脖子粗、慷慨激昂、以及标志着一个伟大艺术家的风趣机智，因此也就从来不会为之而受到折磨。

这个小伙子生下来为的是规规矩矩做一个生意人，从外省来到京城，在一个颜料商(马耶讷省人，跟奥日蒙是远房亲戚)的店铺子里做伙计。他凭着布列塔尼人的那股倔强劲儿，硬是叫自己成为一个画家。他在学画的那段时期，日子是怎样挨过来的，吃了多少苦头，那只有上帝知道了。他吃的苦头不下于那些大人物吃过的苦头；那些大人物，当初受尽贫穷的折磨，象被一群猎狗追捕的困兽那样被一帮庸人围攻着，同时还被渴望着报复的成群结队的“虚荣”追逐着。

后来，富热尔人自以为羽毛已经丰满，可以展翅起飞了，就在殉道者街高头③租了一间画室，在那儿开始拼命干起来。

---

① 埃格朗蒂讷(1755—1794)，法国喜剧作家。这里所说的戏剧不详，待考。

② 格拉苏(Grassou)从“肥胖的”(gras)一词而来，又和“胖胖的”(grassouillet)一词近似。

③ 巴黎地势呈坡形，所以街道有高头、低头之分。

一八一九年他初试锋芒，送到卢浮宫展览评审团那儿的第一幅画，描绘的是乡村中的婚礼场面——那是他下了死功夫模仿格勒兹①的作品。这幅画被淘汰了。

当富热尔人听到这不可挽回的判决时，并没有象那些才高志大的画家那样，暴跳如雷，或是因自尊心受伤而象癫痫病人那样大发歇斯底里，有时甚至闹到向艺术博物馆的馆长或秘书送去挑战书，或是发出暗杀的恫吓。富热尔人平心静气地把他的油画领出，用布巾把画包好，拿回到画室来，一边向自己发誓一定要做个大画家。

他把油画放在画架上，去找他过去的老师施奈尔，那是一位极有才能的画家，一位性情温和又有耐性的艺术家，上次举行沙龙时，获得了不折不扣的成功。于是他求他的老师来给他那幅被退回的作品指出一些缺点。那位大画家放下手头的一切就来了。当可怜的富热尔人把他领到那幅画的面前，施奈尔才看了一眼，就拉住他的手说道：

“你是一个好小伙子，你有一颗黄金般的心，哄骗你可不应该。听着，你仍然没有超出我们从前在画室里对你的看法。当一个人用画笔画出这样一些名堂来，我的好富热尔人，那他还是让颜料留在布律隆颜料商店，别去抄袭旁人的画来得好。趁早回去，戴上一顶棉睡帽，九点钟就上床睡觉；明天早晨十点钟，到哪家办公室去找一个工作，从此跟艺术脱离关系。”

“我的朋友，”富热尔人说，“我的画早已被判死刑了，我不

① 格勒兹（1725—1805），法国风俗画家，当时极受欢迎。

是向你讨一份判决书，而是问你要一个罪名。”

“呃，好吧！你画得太灰太冷，好象在眼睛上蒙了一块黑绉纱来看大自然；你的笔触笨重，画法杂乱，你的构图是从格勒兹那儿模仿来的；他自有他的本领来补救他的缺陷，而你却没有这些本领。”

施奈尔指出这幅画中这个那个缺点时，他看到了富热尔人那张脸上流露出深沉的悲哀；他心软了，于是把他带出去吃一顿饭，还说了一番话安慰他。

第二天，早晨刚七点钟，富热尔人已经在画架前动手修改他那幅被判决的油画了。他把画面的色调变成了暖色，他按照施奈尔的指点作了修改，重又涂改了人物。这样修修补补了一番，总觉得不对劲，他把这画拿到了玛古斯的店铺。

埃利·玛古斯本是荷兰人——比利时人——弗朗德勒人三者合一，因此有三重理由成为他那一号人：有钱而一钱如命。他从波尔多来到巴黎，做画商起家，住在佳讯大街。富热尔人一心指望依靠自己的调色板踏进面包铺，所以毫无顾虑地吃着面包夹胡桃，或者是面包和牛奶，或者是面包和樱桃，或者是面包加干酪，视季节而定。

玛古斯拿着皮埃尔送来的他的第一幅油画，眯着眼睛打量了半天，给他十五个法郎。

“一年挣十五个法郎，花费一千个法郎，”富热尔人微笑着说，“这才叫走得又快又远呢。”

玛古斯耸了一耸肩，咬着大拇指，① 心里在想：其实只消

① 咬大拇指，是心中在后悔的表示。

出五个法郎也就可以把这幅画买下来了。

这以后的几天里，每天早晨，富热尔人从殉道者街一路踱去，来到玛古斯店铺对面的林荫大道，混在行人中间，把目光投向他自己的那幅画；但是除他之外，那幅画没能吸引来往的行人看一眼。

一星期快要过去的时候，那幅画不见了。富热尔人装作一路闲逛的样子，来到了画商的店铺子，那个犹太人正好站在店门口。

"怎么样。你把我那幅画卖出去了吧？"

"不是在这儿吗？"玛古斯说，我正要给它装个边框，好送给哪个自以为懂画的人。"

富热尔人不敢再到这条林荫大道上来了。他动手画一幅新作品。他干了两个月，吃得象耗子般少，工作却累得象苦役犯在划船。

一天黄昏，他来到林荫大道上散步，不免又信步踱到玛古斯的店铺前。他看来看去，再也找不到他那幅画了。

"我已经把你那幅画卖掉啦，"画商对美术家说。

"卖多少钱？"

"我捞回了本钱，加上一点儿薄利。再给我画几幅荷兰人的室内景象，画一幅解剖讲解图，画一幅风景。你这些画我买下来好了。"

富热尔人真想张开双臂，拥抱这个玛古斯。他把他看成了父亲。他回到家中，心中充满着喜悦。这么说来，那位伟大的画家施奈尔错了！在这茫茫的巴黎城中，也有人和格拉苏

的心儿连在一起跳动。他的才华终于被人理解、被人赏识了!

这可怜的家伙,已经二十七岁了,天真无知得就象十六岁的男孩子。换了另一个人,换了那些心眼儿极多、善于猜疑的艺术家中的一个,就会注意到玛古斯的那种丑恶表情,就会留心看出他的胡髭抖动时,含有一种讽刺人的神气,就会看出他的两肩在耸动,这一切都泄露出司各特笔下的犹太人欺骗基督徒时的那种满意。①

富热尔人在林荫道上一路走去,心中乐滋滋的,满脸都是洋洋得意,看他那种神情,就象一个中学生在保护一位妇女。他碰到了他的一个同学约瑟夫·勃里杜,他是那类与众不同的怪才,日后必然要享大名、吃大苦。勃里杜的袋里“有几个铜板”(照他的说法),把富热尔人带到大歌剧院去。富热尔人可既没有看见芭蕾舞,也没有听见音乐;他是在构思一幅幅画面,他是在那儿挥笔作画。戏演到一半,他就向约瑟夫告别,奔向家中,在灯光下画起草图来。他想出了三十幅画面,都是让人感到十分面熟的东西。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天才了。

第二天他去买了颜料,买了好几种尺寸的油画布,他把面包、干酪在桌子上堆放好,给水壶添了水,给炉子准备好一大堆木柴,于是,按照画室里的说法,他开始在画布上“大动干戈”了。他雇了几个模特儿,玛古斯把布料子借给他。

在画室中关了两个月之后,富热尔人完成了四幅作品。他又去向施奈尔请教;这一回还把约瑟夫·勃里杜也请了来。那

① 可能指司各特的名著《艾凡赫》第十章中对犹太人高利贷者的一段描写而言。

两位画家看出这些画只是死心塌地模仿荷兰风景画家，模仿梅兹[①]的室内景象画；而第四幅画只是伦勃朗的《解剖讲解》[②]的翻版。

“永远跟着别人转，”施奈尔说，“啊！要富热尔人独创一格可真难呀！”

“你应当放弃画画，干别的什么行当去，”勃里杜说。

“干什么呢？”富热尔人问道。

“到文学上去闯一下吧。”

富热尔人把头低了下来，就象淋在雨中的一头羔羊。过了一会，他向二位求教，得到了一些有益的指点，于是把他的作品再修补一番，最后送到玛古斯那儿去，画商给了他每幅画二十五个法郎。这个价格使富热尔人一点好处都得不到，但是幸亏他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所以也没有什么亏损。

他去到画商的店铺那儿散步过几回，为的是看看他那几幅作品有什么动静。他忽然有一种奇怪的幻觉，他的作品画得那样干净利落，具有铅皮那样的“硬”度，就象画在瓷器上那样晶光锃亮，现在却象笼罩了一层迷雾，看来竟象是几幅古画了。刚好玛古斯从店铺里出去了，关于这一现象，富热尔人没法得到任何解释。他以为自己的眼睛发花了。

这位画家回到自己的画室，又开始画新的古画了。七年连续不断的工作，使得富热尔人能够在构图上、技法上画出可

---

① 梅兹（1629—1667），荷兰风俗画家。

② 《解剖讲解》是伦勃朗（1606—1669）的早期名作（1632），画题全称见下文第592页。

以过得去的作品来了；他画得不比哪个第二流画家差。玛古斯收买了、又卖出了这个可怜的布列塔尼人的全部作品。他这样辛辛苦苦，每年可赚一百来个金路易①，一年花费不超过一千两百法郎。

在一八二九年的展览会上，莱翁·德·洛拉，施奈尔和勃里杜，这三人在展览大厅里占据了好大一片地盘，而且在一个新的艺术运动中又居于领导地位，他们对于那个勤勤恳恳、终年穷困的老朋友产生了怜悯，因此设法使富热尔人的一幅作品通过了审查，而且陈列在大厅中。

这幅作品的题材非常有吸引力，在情调上跟维涅龙十分相似；在技法上，则又俨然是早期的杜比弗；②画的是一个被囚禁在监狱中的青年，正在被人剃去颈背上的头发；一边站着一个牧师，另一边有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少妇在哭泣；有一个法庭的书记在宣读一纸公文。破旧的桌子上放着一盆没有动过的饭菜。光线从高高的窗子的铁栅栏间透进来。这幅画很能叫市民阶层感到一阵战栗；他们的心弦果然颤动了。

富热尔人的构思是彻头彻尾从热拉尔·道③的杰作那儿搬来的。在《患水肿病的妇女》中，群像面对观众，现在他把群像转向了窗口；本来是临终的病人，现在变成了被判死刑的囚犯——同样的惨白的面容，同样的眼神，同样向上帝求恩，本来是一个荷兰大夫，现在换了一个神情冷峻的公务人员，那就

---

① 一个金路易值二十法郎。

② 维涅龙（1789—1872）、杜比弗（1790—1864）均为法国画家。

③ 热拉尔·道（1613—1675），荷兰画家，曾受业于伦勃朗，以风俗画著称。

是穿着黑制服的书记。但是他在热拉尔·道的少妇身边，添上了一个老婆子。最后，支配着这一组群像的是那个笑嘻嘻的，因此更显得残酷的刽子手。这虽然是剽窃，却掩饰得十分巧妙，谁都没有能看出来。

目录上这样写着：——

510.格拉苏·德·富热尔(皮埃尔)，纳瓦兰街27号，**舒昂党人的整容**(1809年被判死刑)①

尽管很平庸，这幅作品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成功，因为这使人想起了莫尔塔涅地方的"烧脚帮"案件。②天天都有成群的观众围聚在这幅大出风头的作品前。查理十世来到这幅作品面前停下了步子。郡主听说这个可怜的布列塔尼人毫无怨言地过着清苦的日子，对他热心得不得了。奥尔良公爵探问这幅画可有定价。教会里的人士告诉皇太子夫人，这幅画的题材充满了虔诚的思想；说实在的，图画中充满着一种宗教气氛，叫人感到十分满意。皇太子呢，对于方砖地上面的灰尘表示赞赏。这真是其蠢无比的大误会。原来富热尔人在那儿抹了一层隐隐约约的绿色，表示墙脚下的潮气。郡主出一千法郎买了这幅画，皇太子又订购了这同一幅画。查理十世把十

① 舒昂党，法国督政府时期在法国西部布列塔尼一带受蒙蔽的农民所组成的一支保王党别动队，出没于森林、沼泽地带，图谋推翻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一八〇〇年被拿破仑的军队所消灭。

② 烧脚帮，法国督政府末期，在法国南部、中部拦路抢劫、打家劫舍的匪帮，常用火刑逼迫受害者说出藏金所在，因此有"烧脚帮"之称，一七九九年被消灭。

字勋章授予这农民的儿子，这个农民在一七九九年曾为皇室的事业战斗过。那位伟大的画家约瑟夫·勃里杜却没有获得勋章。内政大臣给富热尔的教堂预定了两幅宗教画。对于皮埃尔·格拉苏说来，这次展览会成全了他的鸿运、他的荣耀、他的前程和他的生命。

创新，不管在哪一方面，就是受尽煎熬，慢慢死去；抄袭，就是兴旺。皮埃尔·格拉苏既然终于发现了这条金矿脉，他就紧抱住这一冷酷的格言不放了。这一条格言使社会上产生了那些不光彩的庸人，他们今天负责给社会的每一阶层选拔优秀人物，而为他们所看中的当然就是他们本人，而且理所当然要拼命排挤那些真正有才华的人。这一条放之四海的选拔原则糟糕得很；总有一天法兰西会摆脱它。

不过呢，富热尔人善良、温文，他那分谦逊，那分纯朴，以及他的受宠若惊，使得本来要谴责、要妒忌他的人也没有话说了。再说，站在他一边的还有那么多暴发户"格拉苏"，而他们和未来的"格拉苏"们又是连结在一起的。有些人被这位艺术家的无所畏惧的毅力所感动，把他比作多米尼坎①，说道："艺术上的辛勤是应该得到报酬的！格拉苏的成功并非是侥幸的！他埋头苦干了十年，难为这家伙！"

"难为这家伙！"这一赞叹语在对画家的拥护和祝贺中占了一半。怜悯抬高了许多庸才，就象嫉妒摧毁了那么多天才。报纸上的批评并不少，但是大有骑士风度的富热尔人全部都

---

① 多米尼坎(1581—1641)，意大利画家。

承受下来，就象过去他对于朋友的意见全都接受下来，表示出天使般的忍耐一样。

现在他有钱了，辛辛苦苦地挣来了一万五千法郎，因此给他在纳瓦兰街的套房和画室添置了一些家具；他在那儿画着皇太子订的画，还有大臣预定的两幅宗教画。到了指定的日子果然交货，那种约期不误，真叫部里的财务科灰心丧气，他们向来只习惯于另外一种方式。但是，羡慕那些做事有条不紊的人的运气吧！假使他耽误了时间，被七月革命赶上了，他的润笔就再也没有着落了。

到了三十七岁那年，富热尔人已替玛古斯制造了大约两百幅油画，外人全都一无所知。画了那么多东西，他的技法已经熟练到了那样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使得艺术家看了不禁耸耸肩膀，却叫那些生意人看了非常喜欢。格拉苏的朋友们都爱他为人方正仁厚，有求必应，待人忠心耿耿。如果说，对于他的调色板他们不抱敬意，那么对于那拿调色板的人，他们却是喜欢的。

“多么糟糕！富热尔人竟染上了画画那个坏毛病！”他的朋友们相互之间都这么说。

话又得说回来，格拉苏能够给人提出很高明的意见；他就象报纸上的那些专栏作家，他们自己写不出书来，可是一本书中有什么毛病他们却很能挑得出来。但是在那些文艺评论家和富热尔人中间有一点不同：对于美，他具有很好的欣赏能力，他能鉴别美，他的具体意见非常中肯，使得人家认为说得有道理而乐于接受。

七月革命以后，巴黎每次开展览会，富热尔人总是送去十一、二幅作品，而评审团总是会接受四、五幅。他省吃俭用，不多花一文钱；他的仆役就只一个替他料理家务的女仆。他的消遣只是去看看朋友，去看看艺术作品；偶尔也在法国作几次小小的旅行，算是享受一番。他盘算着要到瑞士去寻找灵感。这个糟糕的艺术家是一个优秀的公民。他在国民自卫军中服役，参加受检阅的行列；付房租、付账单，那种按时不误，达到了俗不可耐的地步。他的一生就是在工作和穷苦中过来的，因此他从来没有时间去谈情说爱。直到目前为止，他，是个光棍，是个穷汉，并不想把他那简单的生活变得复杂起来。

怎样积聚钱财，他是一窍不通的，因此每隔三个月，他就把一季度的收入和省下的钱送到他的公证人卡陶的事务所去。每当格拉苏存满三千法郎时，公证人就替他把这笔款子用抵押方式放出去，附带规定：如果债户是结了婚的，那么通过“代位清偿”，债权人同时取得债户的妻子的种种权利；如果债户有应付货款需要清理，那么他同时分享货主的种种权利。公证人亲自收取利息后，又把利息放到格拉苏的本金上去。画家盼望着那幸福的一天到来，那时候他的投资将会达到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数目，给他带来一年二千法郎收入。那时候他将具有艺术家的 l'otium cum dignitate①。他将真正从事绘画。啊！画出什么样的作品来！终于是货真价实的作品！功夫到了家的作品，叫你眼前一亮，叫你没得说的顶呱呱的作

① 拉丁文：悠闲与尊严。

品！他的前程，他的幸福的梦想，他的希望的顶点——你想知道吗？那就是被选入"法兰西研究院"① 当院士；再就是佩带荣誉勋位的玫瑰花形勋章！跟施奈尔和莱翁·德·洛拉平起平坐，比勃里杜更早进入"法兰西学院"！在他的上衣饰孔里别上玫瑰花饰！多美的梦哪！只有庸才会想得那样面面俱到！

听得楼梯上一阵脚步声，富热尔人把手伸进头发，理成一个松松的发顶，扣上了他那件瓶绿色丝绒背心的钮扣，颇吃惊地看到进来了一张脸儿，——在画室里，这种脸儿被通俗地称做西瓜②——这个水果搁在一只大南瓜上，那南瓜裹着一件蓝色呢衣服，上面点缀着一串叮叮当当的小饰物。那西瓜发出鼻息声，就象一只海豚；那南瓜靠着底下两个芜菁，——把它们叫做腿是不恰当的——向前挪动过来。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会这样给那个瓶子商人描一幅讽刺画，然后请他出去，说是他不画瓜果蔬菜。

富热尔人看着他的主顾，并没笑出来，因为魏尔韦勒先生在他的衬衫上别着一颗价值三千法郎的金刚钻。富热尔人看了玛古斯一眼，说道：可有油水呢！——这是当时画室里十分流行的一句行话。

听到了这句话，魏尔韦勒先生皱了皱眉头。这个生意人在他后面还引来了瓜果行列——那就是说，带来了他的夫人和小姐。那位夫人的面容有一层桃花心木的褐红色调。她看来很象可可椰子装上了一个头颅，束紧了一条腰带。她用脚

① "法兰西研究院"下设五个学院，艺术学院是其中之一。

② 指愚蠢呆笨、愣头愣脑的脸。

底板转动身子，穿着一件黑条纹的黄连衫裙。她很得意地让人看到她那副露指手套，戴这副奇形怪状的手套的双手肿得就象手套商画在招牌上的手套一样。在她那顶煤斗形的圆帽上飘着头等出殡仪仗用的羽毛①。两个肩膀从敞领的花边中显现出来，不论从后面看还是从前面看，都同样是圆滚滚的；这样，那个可可的球面体可说是圆满无缺了。那双脚，是画家们称作"蹄子"的那种形状，穿一双漆皮皮鞋，从皮鞋上面挤出半英寸肥肉，形成一圈皱边，算是装饰品。这双皮鞋是怎样硬穿进去的，那就不得而知了。

在她后面跟着一株石刀柏嫩苗，穿着一件黄绿相间的连衫裙，胡萝卜黄的头发（罗马人最爱这种头发）编成了辫子，盘在小小的头上，纤细的臂膀，白白的但是有雀斑的皮肤，天真无邪的大眼睛，白色的眼睫毛，稀稀的眉毛，一顶意大利草帽，围着一条白缎子帽檐，加上两个规规矩矩的绸缎蝴蝶结，一双红得象在害羞的双手，一双和她妈妈一样的脚。

这三位来宾在画室中东张西望，充满一种幸福的神情，显示出他们对艺术怀着一股可尊敬的热情。

"先生，就是您将要给我们画像吧？"做父亲的大着胆子问道。

"是啊，先生，"格拉苏回答道。

"魏尔韦勒，他呀，有十字勋章呢，"当画家转过身子时，那位妻子悄悄对她的丈夫说道。

---

① 当时巴黎有殡仪馆承包商，办理丧事，分几等规格，头等出殡仪仗队马头上插上好多羽毛，炫耀排场。这里显然是挖苦话。

“难道我会请没有得过勋章的画家来给咱们画像吗？”已退休的瓶塞商说道。

玛古斯向魏尔韦勒一家鞠了一躬之后就走了。格拉苏一直陪他到楼梯的平台。

“除了你，还有谁能发掘出这么一些大圆球来呢？”

“十万法郎的陪嫁！”

“好吧，可是这么一家人哪！”

“还有继承三十万法郎的希望，在布什拉街有住宅，在达弗赖城有别墅。”

“大街上的房子——瓶子——塞子——塞紧了瓶子——拔出了塞子……”画家说。

“你这一辈子从此吃穿不用愁了！”玛古斯说。

就象早晨的光线透进了他的阁楼那样，这一念头印进了皮埃尔·格拉苏的心坎里。当他让那位小姐的父亲摆好姿势的时候，就感到这位老人家极有仪容，而且对他那一张紫膛膛的脸盘喜欢起来了。

母亲和女儿象蝴蝶穿花似的围着画家打转，看他怎样做准备工作，感到十分惊异。在她们眼里，他就是一位尊神。这种在脸上显示出来的崇拜使得富热尔人十分得意。“金犊”①给这一家人笼罩了一层不可思议的反光。

“想必您挣的钱多得吓人吧，可是您花起钱来，也象你挣钱那样快吧？”那位母亲说道。

① 金犊，古代以色列人铸金为犊，奉作尊神（见《旧约·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这里作为拜金主义的象征。

“不，太太，”画家回答，“我不乱花钱，我没有条件吃喝玩乐。我的钱交给公证人安排；我有多少存款都在他的账册上，一旦把钱交给了他，我就不管了。”

“人家老是跟我说，”那位父亲嚷道，“说什么艺术家都是有孔的篮子，聚不起财来！”

“你那位公证人是谁呢？——假如我这样问不嫌唐突的话。”魏尔韦勒夫人问道。

“一个好人，非常直爽——卡陶。”

“哎哟哟，哎哟哟！真把人笑坏了！”魏尔韦勒嚷道，“卡陶也是咱们家的公证人呀！”

“请别动！”画家说。

“你坐好，别动，安泰诺尔，”他的太太说道，“否则画家先生没法画下去啦；要是你能够看到他是怎样下笔的，你就会懂得了。”

“我的天哪！”魏尔韦勒小姐跟她的爸爸妈妈说，“你们为什么不叫我学艺术呢？”

“维吉妮！”母亲嚷道，“有些东西女孩儿家是学不得的。等你出嫁之后……那就没有关系啦！到那时候再说吧，现在你还是安分点。”

这第一回画像，魏尔韦勒一家人和这位老实画家几乎已经混熟了。约定两天之后这一家人再来。在走出画室的时候，爸爸和妈妈要女儿先走一步；但虽然隔着一段距离，她还是听到了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那话中的意思是不会不引起她的好奇心的：——

"……一个获得勋章的人……三十七岁……有人向他订画的画家；他把钱存放在我们的公证人手里。咱们去问问卡陶怎么样？嗯，'德·富热尔太太'，这个称呼可不坏！……看样子，他可不是个坏良心的人！……你是想跟我说宁可要一个做买卖的人？……可是一个做买卖的人在没有退休之前，你可没法说准你的女儿结果到底会怎么样！而一个艺术家，又会积钱，……再说，咱们是爱好艺术的……总之！……"

当魏尔韦勒一家在议论他的时候，皮埃尔·格拉苏也在心里头评论魏尔韦勒这一家人。他感到再也没法安安静静待在他的画室里了。他到林荫大道去散步。路上经过的每一个红棕色头发的妇女他都要瞧一眼！他跟自己讨论的那套方式是最奇怪不过的：在金属中最光辉灿烂的要算黄金了，而棕黄色代表黄金；罗马人最喜爱红棕色头发的女人，他成为一个罗马人啦……如此等等。结了婚，过了两年，还有哪个男人会理会他妻子的皮肤、头发是什么颜色？美貌是转瞬即逝的……可是丑陋是永久的！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半幸福……

那天晚上，画家上床睡觉的时候，已经觉得维吉妮·魏尔韦勒十分娇媚可爱了。

当魏尔韦勒一家三口在第二回画像的那天光临画室的时候，艺术家笑容可掬地招呼他们。这个坏蛋已刮了胡子，穿上了一件洁白的衬衫，把头发梳得光光的，特地挑选了一条合适的裤子，脚下穿一双尖头的红拖鞋。那一家人同样满脸堆笑来回报画家的笑颜。维吉妮的脸儿红得就跟她的头发一个颜色，她低下了眼睑，扭过头去看画室中的那些习作。皮埃尔·

格拉苏觉得她那种忸忸怩怩的样儿十分可爱，而且风度优雅；可喜的是她既不象爸爸，也不象妈妈，不过她长得象谁呢？

“啊，我明白了！”他一再跟自己说，“当初那做母亲的心眼儿里另有一个人影儿呢。”

在画肖像的时候，这一家人和画家之间，你来我往地打趣起来，这位画家居然大着胆子说，他发觉魏尔韦勒爸爸十分“俏皮”呢。这一番恭维话说出了口，画家的那颗心就此对那一家人完全敞开了，而且一下子被占领了。他送给维吉妮一幅草图，送给她母亲一幅速写。

“不要钱的吗？”她们问道。

皮埃尔情不自禁地笑了。

“您可不能这样把画白送给人家呀，那等于在送钱，”魏尔韦勒对他说。

在画像画到第三回时，魏尔韦勒爸爸讲起他在达弗赖城的别墅中收藏了一批出色的名画——卢本斯，热拉尔·道，米埃里，泰尔比尔，伦勃朗（都是一幅以上），一幅提善，几幅保尔·波忒，等等。

“魏尔韦勒先生花起钱来真是傻乎乎的，”魏尔韦勒太太象在摆阔似地说道。“他收藏的画价值十万法郎呢。”

“我就是爱好艺术呀，”已经退休的瓶子商说道。

当动手给魏尔韦勒太太画像时，那位丈夫的肖像差不多已经完工了。这一家人的那股兴奋情绪简直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原来公证人已把画家着实赞美了一通，在他眼里，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象皮埃尔·格拉苏那样的老实人了；在艺术

家中，最正派、最规矩的一个就是他；再说，他已经积下了三万六千法郎。从前他过着苦日子，现在已经苦出头了。他每年可以挣一万法郎，他把收入的利息再放到本金上去。总而言之，他是怎么也不会叫他的妻子吃苦的。——这最后一句话是放到天平上的一个极有分量的砝码。魏尔韦勒家的朋友们耳边只听见谈论那位著名的画家。

等到动手给维吉妮画像的时候，富热尔人已经是魏尔韦勒老夫妇内定的女婿了。这一家三口流连在画室里，真是心花怒放，他们已经习惯于把那间画室当作自己的另一个家了。这个用心收拾得干干净净的、雅致的、具有艺术气息的场所，对于他们具有不可言喻的吸引力。"惺惺惜惺惺"，生意人爱的是生意人。

有一天，画像快要大功告成时，楼梯发出震天的响声，啪的一声，门儿被打开了，闯进来了约瑟夫·勃里杜；他好象是被一阵暴风雨卷来似的，只见他的头发被吹了起来，他那大脸盘上刻满了皱纹，眼睛里发出火光，满屋乱射；他在画室里走了一圈，然后奔向格拉苏，一边把自己的上衣往肚子上拉，想要把钮子扣起来，可是白费事，包钮中的钮扣已经掉了。

"柴这么贵，日子不好过啊，"他对格拉苏说。

"啊！"

"一些讨债鬼盯住了我。怎么，你画这些东西吗？"

"少说废话！"

"啊！当然！"

魏尔韦勒一家人看到忽然闯来这么一个怪人，极不高兴，

他们本来的红脸儿这会儿涨得象火烧一般的樱桃红了。

"挣钱的买卖!"约瑟夫接下去说道。"你口袋里掏得出钱吗?"

"你要的数目大吗?"

"一张五百法郎的钞票……在我的后面盯着一个老板——这些老板就象一群猎狗,他们一旦把你咬住了,吃不到肉就休想他们松一松嘴。真是什么样的一批家伙呀!"

"我给你写一张条子给我的公证人——"

"怎么,你有公证人吗?"

"是啊。"

"怪不得你到现在还用玫瑰红的色调抹那些脸蛋儿,拿来给香粉店做招牌倒是挺好!"

格拉苏不禁脸红了,维吉妮正坐着让他画像呢。

"还是把本人的真面目画出来吧!"这位大画家说下去。"这位小姐是红发姑娘,难道这算是罪大恶极吗?来到画里,无一不光辉灿烂。①给我在调色板上多挤些'丹红',把那两片面颊给我画成暖色调,把那些棕色的小雀斑点出来;给我象在面包上涂白脱那样把颜料涂上去。你想要画得比大自然本身更富于生气吗?"

"唠,"格拉苏说,"我去写条子,你接替我。"

---

① 来到画里,无一不光辉灿烂:意即一切都能入画,无须粉饰现实;表现在画中,不仅美的事物才是美的;即使在现实生活中被认为平凡的、丑的,在画家的笔下,也能获得艺术生命。罗丹所说:"在艺术家看来,一切都是美的。""'自然'是永远不会丑恶的。"意思相同。

魏尔韦勒摇摇摆摆地一直走到写字台边，凑着格拉苏的耳朵说道：

“那个捣蛋的家伙要把什么都搞糟了。”

“要是他肯给您的维吉妮画像，那要比我画的像胜过一千倍呢，”格拉苏气呼呼地说。

这位生意人听得这么说，就不作一声地退回到他妻子身边，他女人给那头闯进来的凶暴的野兽弄得莫名其妙；现在看到这头野兽在合作画她女儿的像，她怎么也放心不下。

“看，你就照这样画下去，”勃里杜把调色板交还，接过取款条子时这么说道。“我不谢你了！现在我能回到阿泰兹的庄园去了。我正在给他的餐厅画壁画；莱翁·德·洛拉也在那儿画几个门框上面的壁画，都是杰作。来看我们吧！”

他说走就走，也不哈一下腰、点一下头，他再不想多看维吉妮一眼——他已经看够了。

“这个人是谁？”魏尔韦勒太太问。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格拉苏回答道。

沉默了一会儿。

“您能肯定，他没有给我的画像带来不幸吗？”维吉妮问道。“他叫我感到害怕。”

“他只会给画像增添光彩，”格拉苏回答道。

“如果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那我宁可喜欢象你这样的伟大的艺术家，”魏尔韦勒太太说。

“啊！妈妈，格拉苏先生是一位伟大得多的艺术家。他将要替我画全身像呢，”维吉妮表示意见道。

天才画家的那种派头把这些谨小慎微的市民吓坏了。

一年里的初秋阶段，人们给它取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名称，叫做“小阳春”。在那样一位天才人物跟前，魏尔韦勒就象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般心慌意乱地鼓起勇气，邀请格拉苏下星期日光临他的乡间别墅。他知道一个生意人的家庭是没有什么东西好吸引一位艺术家的。

“你们这些艺术家们！”他说，“喜欢热情奔放，喜欢伟大的场面，喜欢和才气横溢的人在一起。但是我这儿有好酒；我还指望我收藏的那些名画可以补偿象你那样一位艺术家在我们这些生意人中间感到的气闷。”

可怜的皮埃尔·格拉苏，他从来没有听惯人家的恭维话，现在受到这一番崇拜，虚荣心被搔得痒痒的，怎么会不飘飘然起来呢。这位直心眼儿的艺术家，这个不光彩的庸才，这颗黄金般的心儿，这忠心耿耿的性格，这个笨拙的画匠，这个了不起的好小子，胸口挂着王家的荣誉勋章，把自己打扮得整整齐齐，准备去达弗赖城享受一年中最后的好天气。

画家毫不摆阔，搭着公共驿车来到了那儿，不禁羡慕瓶子商盖的别墅真漂亮。这别墅坐落在一个五英亩大的园林中间，占据了整个城镇最高的地形，放眼眺望，景色好极了。把维吉妮娶了来，那就是说，有一天这漂亮的别墅就是他的了。

魏尔韦勒一家人都出来欢迎他，那种热情、那种欢乐、那种天真、那种市民阶层的毫不掩饰的愚蠢，使他不知如何是好。这是胜利的一天。他们领着未来的女婿在淡黄色的园径上散

步。那些园径事先早已平整过、打扫干净，就象准备接待大人物似的。就连四周的树木也好象经过一番梳洗，草坪已经轧过；乡村的清新空气中飘来了厨房里几丝使人开胃的香味儿。整幢宅子，到处似乎都在欢呼："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光临咱们这儿啦！"小爸爸魏尔韦勒象一只圆苹果似地在他的园林里滚动着；那闺女象黄鳝般不住地扭动着身子；那位妈妈是一幅端庄的模样，在后面一步步跟着。这三个人缠住格拉苏不放，足足闹了七个小时。

吃过饭后——这桌酒席时间之长和这桌酒席之丰盛可以相互媲美——魏尔韦勒老夫妇隆重献宝的时刻来到了：打开陈列室的大门，只见里面照耀着的灯光都是经过精心布置的。三位邻居（都是退休的老商人），一位叔父（维吉妮有希望得到他一份遗产），特地请来给伟大艺术家作陪，此外还有维吉妮的独身老姑妈和其他几位宾客，他们一齐跟随在格拉苏后面进入了陈列室。大家都很想听听他会发表什么意见；他们听到魏尔韦勒宣称这些名画价值连城，吃惊得愣住了。看来这位瓶子商人要跟法王路易-菲力浦、跟凡尔赛艺术馆的收藏比一比高低呢。

这些名画都配上了极其考究的边框，一律钉上一方金属标签，金底黑字，上面写道：

**卢 本 斯**

《半人半羊神和水溪女神之舞》

一共收了一百五十幅名画，都上了一层凡立水，用拂帚掸过，有几幅画特地覆着绿色的幕布，因为年轻姑娘是看不得的。

大艺术家站在画前，手臂无力地垂下来，嘴巴张得大大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原来他认出这些收藏品中，有一半都是他画室中的产品。卢本斯就是他！保尔·波忒、米埃里、梅兹、热拉尔·道，都是他！他一个人抵上了二十位艺术大师！

“怎么一回事？你脸色发白呢！”

“女儿，端一杯水来！”那母亲嚷道。

画家抓住爸爸魏尔韦勒的上衣的一颗钮扣，把他引到陈列室的一角，装作象是在观看牟利罗的一幅作品似的——那一阵子正是西班牙画家的作品十分吃香的时期。

“您这些画是从埃利·玛古斯那儿买来的吧？”

“是呀！都是真迹！”

“我们自已人之间谈谈，那些画他要了您多少钱？——我这会儿就要向你指出来的那几幅画。”

这两个人在陈列室里转了一圈。宾客们看到画家带着一脸严肃的神情，由主人陪着，逐一观看那些杰作，都不由得感到十分惊异。

“三千法郎！”魏尔韦勒压低了嗓子道，“可是我对你说，四万法郎！”

“四万法郎一幅提善？”艺术家提高了声气说道，“那差不多是不要钱白送了。”

“我原先跟你说过嘛，我那些画价值五十万法郎呢！——”魏尔韦勒嚷道。

“那许多油画全都是我画的！”皮埃尔·格拉苏凑在他耳边说道。“我画了这些画，赚到的钱，全加起来不超过一万法郎……”

“你给我拿出证明来，”瓶子商说道，“那我就把我女儿的陪嫁再加上一倍；因为这么说来，你就是卢本斯，伦勃朗，泰尔比尔①，提善了！”

“那么玛古斯也就是一个第一流的画商了，”画家接着说道。

现在他恍然大悟，为什么他刚完成的画会忽然变成年深月久的样子，那个油画商为什么要指定题目向他定画。

“德·富热尔先生”（这家人坚持这样称呼皮埃尔·格拉苏）在他的崇拜者眼里一点也没有失去他的光彩；他的形象反而更加高大了。他给这一家人画了像，没有收取润笔，——自然，那三幅画献给了他的丈人、他的丈母、和他的妻子。

今天任何一个展览会都少不了皮埃尔·格拉苏的作品展出，在生意人的世界里他被认为是一个出色的肖像画家。他一年可以挣一万二千法郎，糟蹋五百法郎的画布。他妻子每

① 泰尔比尔（1617—1681），荷兰著名风俗画家。

年有六千法郎收入，这是陪嫁。他住在她娘家；魏尔韦勒老夫妇，格拉苏小两口子，彼此相处得十分融洽。他们自备一辆马车，可说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皮埃尔·格拉苏的活动范围不出生意人的社会圈子，在那里他被公认为当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从御座门到神庙街①这一带，没有哪一家的家庭肖像画，不是这位艺术大师的画室中的作品，而且没有一幅肖像画的价格是少于五百法郎的。那些资产阶级请他画像，最振振有词的一条理由是："不管你怎么说，反正他每年委托公证人投资两万法郎！"

在五月十二日那次暴动中，②格拉苏表现得极好，因此被授予荣誉勋位。他在国民自卫军中挂了营长的军衔。凡尔赛艺术馆不能不考虑必须向这样一位优秀的公民定购一幅描绘战争场面的油画；这位画家于是在巴黎到处闲逛，为了要碰到一位老同行，好轻描淡写地这样说道："国王委托我画一幅战争场面呢！"

德·富热尔夫人对她丈夫十分崇拜，给他生了两个孩子。这位画家真是一位好爸爸、好丈夫。然而他却没法从他心中驱除一个徘徊不去的念头：其他的画家们在取笑他；在那些画室中他的名字成了一个可鄙夷的词儿。报纸的文艺版从来不理会他那些作品。但是他仍然画下去，而且一步步在接

---

① 从御座门到神庙街，当时为巴黎中产阶级居住区。

② 应指一八三九年五月十二日"四季社"的巴黎起义。"四季社"为空想社会主义者布朗基(1805—1881)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有社员几百人，因为没有发动群众，起义失败，布朗基等起义者被判处无期徒刑。

近法兰西学院。终有一天他会跨进去的。①

再说，他也有感到痛快的时候，那是他得到了报复的机会！——那些著名的艺术家陷入困境的时候，他收买他们的作品。他还把达弗赖城别墅的陈列室里那些拙劣的东西拿下来，换上了真正的杰作——不是他的作品，而是真品。

说到庸才，如果跟皮埃尔·格拉苏比起来，还有可厌可恶得多的呢。再说，他乐于暗中帮助人，为人厚道，有求必应，那实在是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

一八三九年十二月于巴黎

**方　平译**

---

① 法兰西学院院士名额固定为四十人，逢到有院士逝世，由其余院士开全体会议，提名选举，接纳新院士，这是等机会的事，所以说："一步步在接近"，"终有一天他会跨进去的"。

# 题　解

## 赛查·皮罗托盛衰记

本篇早在一八三三年就开始构思，原拟编入戈斯兰书屋出版的《哲理故事集》，后因与戈斯兰关系破裂而搁浅。一八三四年七月，作者与威尔代书屋商定编入《哲理研究》，篇名定为《巴黎第二区副区长，荣誉勋位获得者，花粉商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由于种种干扰，此书进展缓慢，后威尔代资金周转困难，将《赛查》的版权转让给了巴黎书报联合出版发行公司。一八三七年，《费加罗报》买去了此书的版权，目的是将此书作为诱饵，赠给有奖订户（订阅三月或六月，奖书一本），以扩大报纸订数。一八三七年八月，作者对题材的处理作了较大变动，从哲理研究改为巴黎社会生活的一段故事，人物形象也有所升华，从此进展顺利，同年十二月十日左右脱稿，由《费加罗报》分两卷出版，一八三八年一月发行。全书分为三部，共十六章，附有简短的前言。一八三九年十二月，由夏庞蒂埃书屋印行第二版，取消了前言和各章标题，仅划分为“赛查登峰造极”和“赛查与苦难搏斗”两大部分。一八四四年收入菲讷

版《人间喜剧》第十卷，属“巴黎生活场景”。

这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巴黎商人发迹和破产的故事，从中可以看出巴黎商业发展的历史。作者写出了从个体小贩到小店主甚至批发商的发展进程，商业银行、股份公司、证券投机的出现，资本主义竞争的残酷无情及与此相联系的种种惊心动魄的惨剧。

小说的主人公赛查·皮罗托是《图尔的本堂神甫》中的皮罗托神甫的弟弟，相当平庸、相当愚蠢，虚荣心把他引向破产，荣誉感却又赋予他一种可敬的品格，终于使他的死达到了悲剧的高度，并使一部以商业竞争为题材的小说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美学价值。和在《猫打球商店》中一样，作者以温和的嘲讽态度塑造了他最熟悉的巴黎老派商人的形象，描绘了他们由于教育欠缺而产生的种种可笑观念和举止，极有韵味地表现了他们做买卖的精明干练和超出本行范围时的无知和愚蠢，他们在自己的店铺里是拿破仑，在奸诈的金融资本家和投机商面前却好比白痴，正当他志得意满，为一时的荣华所陶醉时，对方已利用他的轻信诱他跌入万丈深渊。

本篇采用傅雷先生的原译，此次根据法国七星文库最新版本作了订正。七星文库版和夏庞蒂埃版、菲讷版《人间喜剧》一样，不分章节，仅将全书分为“赛查登峰造极”和“赛查与苦难搏斗”两大部分。傅译所依据的加尼埃版却采用初版时的三部十六章。这次编入全集，我们仍保留了原译的分段和标题。

## 纽沁根银行

本篇至迟从一八三二年（甚至一八三〇年）就已开始构思，最初拟以《社会一瞥》为标题。一八三六年改为《高等银行》，一八三七年七、八月又改为《纽沁根银行》，原计划在《新闻报》上发表，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未能刊出。一八三八年十月稍作修改后，与《卓越的女人》（即《公务员》）、《电鳗》同时由威尔代书屋出版，同年十二月再版，一八四四年编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一卷，属“巴黎生活场景”。

《纽沁根银行》是《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的姊妹篇。本篇充分运用对话和叙事的技巧，刻画了与失败破产的赛查相对照的、无往不胜的银行资本家纽沁根。较之高布赛克和葛朗台，纽沁根是个更有雄才大略的冒险家，一只更加凶恶的狼。其手段的巧妙和毒辣，比一般的高利贷者和投机商不知高明多少倍。他通过三次假破产、假清理，杀人不见血地掠夺了千家万户的财产，成为法国首屈一指的金融巨头。而上当受骗者还把他当作天下第一等正直的银行家。正当赛查以生命为代价挽回名誉的时候，纽沁根却心安理得地享用非法聚敛的财富所带来的一切好处，被封为男爵并成为贵族院议员。他的帮凶拉斯蒂涅不花一文成本净赚四十万法郎，而那些把拉斯蒂涅当作心腹之交的人们却丧失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作者嘲讽地写道：“傻瓜们的钱，天经地义是聪明人的财产”。

**卡迪央王妃的秘密**

《卡迪央王妃的秘密》最初于一八三九年八月在《新闻报》上分成八个章节发表，标题是《一位巴黎王妃》，一八四〇年四月，由苏弗兰书屋作为《歌剧之乡》丛书第一卷出版，取消了文中的小标题，但保留了原有的章节。篇末署明写作日期为一八三九年七月。一八四四年九月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一卷，属"巴黎生活场景"，标题改为《卡迪央王妃的秘密》，取消了章节的划分，篇末所署写作日期改为一八三九年六月。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人间喜剧》中著名的高等贵族交际花卡迪央王妃，此人在《古物陈列室》中已经作过十分精彩的表演，七月革命以后，她人近中年，权势、财产一落千丈，居然能够审时度势，对自己的归宿作出妥善的安排，其盘算之精细，手段之巧妙，不亚于最高明的政治家、外交家。巴尔扎克对她的描绘，一贯采用嘲讽、揶揄的口吻，却并无丑化或漫画化的目的，甚至不无钦佩之意，倒是《幻灭》中那位目光锐利、才华盖世的德·阿泰兹，在这一场景中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了。

**法西诺·卡讷**

《法西诺·卡讷》最初于一八三六年三月在《巴黎纪事》上发表，一八三七年由德洛瓦耶和勒库收在二十卷本《哲理研究》第十二卷中出版。一八四三年由苏弗兰书屋在《外省的秘密》第四卷中再版，标题改为《卡讷老爹》。一八四四年收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卷，属"巴黎生活场景"，标题恢复为《法

西诺·卡讷》。

在一个以金钱为杠杆的社会里，嗜金症已成为一种广泛蔓延的顽症，只有少数坚强的灵魂能免受感染。这种病症的恶性发展，会使人丧失理性，沉溺于偏执的狂想，最后使人的精神、肉体遭到彻底毁灭。这篇小小的故事，当然纯属虚构，而小说中描写的精神状态，难道不正是作家考察人们内心世界的结果吗？

**萨 拉 金**

《萨拉金》最初分两章于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二十一和二十八日在《巴黎杂志》上刊载。一八三一年由戈斯兰书屋收入三卷本《哲理故事集》第二卷，一八三三年再版时，编入同一集子的四卷本第三卷。一八三五年由贝歇夫人收入《十九世纪风俗研究》第十二卷，即"巴黎生活场景"第四卷。一八四四年编入菲讷版《人间喜剧》"巴黎生活场景"时，取消了原来的分章和小标题。

这个貌似离奇的故事虽属虚构，却并非杜撰。二百年前意大利歌剧舞台上确有从童年时代就被阉割的美少年充当女歌手；腐化堕落的高级神职人员豢养男妓也已是公开的秘密。这篇小说的震撼人心之处，与其说是精确地描绘了艺术家萨拉金那种深沉狂暴的性格和来势猛烈的情欲，毋宁说是含蓄地刻画了因美貌而不幸的畸形人的复杂心理和终身伴随他的精神折磨，无论是艺术成就或万贯家财，都不能改变他的卑贱地位和排遣他心中的苦痛。

**皮埃尔·格拉苏**

《皮埃尔·格拉苏》最初的构思是两个短篇：《艺术家》和《女婿》。一八三九年八月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将两篇融合在一起，篇名是《艺术家》。同年十二月，本篇在《巴别塔》文集①第二集中发表，篇名定为《皮埃尔·格拉苏》。一八四〇年苏弗兰书屋出版《比哀兰特》时，附加了《皮埃尔·格拉苏》。一八四四年九月编入菲讷版《人间喜剧》第十一卷，列为“巴黎生活场景”。

本篇描写一个不入流的画家，终于以其平庸而受到宫廷和资产者的赏识，获得了勋章，成为一个富翁的女婿，有了稳定的财源和相当的社会地位。此人尽管在艺术上毫无建树，受到艺术家们的取笑，却被中产阶级视为当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而且总有一天会进入法兰西学院。相反，一些刻意创新的天才画家却往往不为人所理解，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艾珉

① 当时名作家的作品合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人间喜剧　　第十一卷
作者＝（法）巴尔扎克（ＢａＩｚａｃ，Ｈ．）著多人译
页数＝６０１
ＳＳ号＝１０３３８８６４
ＤＸ号＝０００００４６０８４０
出版日期＝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版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风俗研究·巴黎生活场景〔II〕
赛查·皮罗托盛衰记＆傅雷译
第一部　赛查登峰造极
一　夫妇之间的一场争论
二　赛查·皮罗托的出身
三　苦难的萌芽
四　铺张浪费
五　一个真正的哲人，一个伟大的化学家
六　两个明星
七　跳舞会
第二部　赛查与苦难搏斗
八　几道闪电
九　一声霹雳
十　高级银行界
十一　一个朋友
十二　破产前夜
十三　交出清账
第三部　赛查的胜利
十四　破产概况
十五　最精彩的表现
十六　在天上
纽沁根银行＆罗芃译
卡迪央王妃的秘密＆梁均译
法西诺·卡讷＆沈怀洁译
萨拉金＆陆秉慧译
皮埃尔·格拉苏＆方平译
题解